#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民國叢書

第四編

·96·

綜合類

約園雜著續編
張壽鏞著

約園雜著三編
張壽鏞著

上海書店

# 約園雜著續編

張壽鏞著

自序

余行年六十有六矣昔吾鄉王伯厚先生題困學紀聞云幼承義方晚遇難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困而學之庶自別于下民余何敢望王先生萬一而義方承於幼年難屯遇於晚歲固有同之者矣老而炳燭其明則未也勉焉用志不分則亦未也迴溯生平一溺於詞章再溺於簡牘三溺於詩多關靡於是思幡然易轍自號曰約園余何嘗有園有約乃有園圜者囿我者也余既不欲為物所囿而我心不能不有以囿之孟子云如追放豚余之所溺與放豚何異懔懔十餘年囿之以約庶乎免矣夫困而不學民斯為下余自少質魯深知困矣固不敢居學者之名而又無文人之實世衰道微勉於庸德庸行之中略求心之所安而已嘗與友人言求吾文於詞之中則詞未修繩吾文於法之內則法未守獨於理之所在則不敢輕意掉焉是區區者或有合於自別下民之意乎余

六十歲以前有所纂述兒輩既索稿去獻醜於世矣忽忽五六年又得八卷大兒星聯求之屢續以稿付之而紬繹王先生所以題困學紀聞者自勵焉辛巳夏約圜識

乙酉五月二十九日七十生日（用六十生日原題）

河漢江淮半涉身文章典籍過吾春巔狂世界天生我艱險工夫事在人今後士林肩任重宜探根本見聞真老翁七十無他望坐看專家奕奕神

治吏薄民禍起韓漢家鹽鐵且談桓恢宏大業羣聯易（恢復國家大業）事在聯軍復興光華有獨不然余負全責但望海內同志及吾黨合羣以赴事必有成）搜索殘編獨綴難（此次搜家鈔本一一爲之題跋與編集四明叢書已至一入集艱難同也）長子歸來知國況百般策劃在氓寬歡攜老幼游沂水（全家共六十五人）門下萬千盡珮冠

右詩敢求

賜和時事艱難和詩以外雖尺楮寸縑亦不敢領謹告親朋

張約園啓

# 約園雜箸續編目錄

卷五　四明叢書第七集序跋

卷六　和陶吟

# 約園雜箸續編卷一

## 定川言行彙攷

壽鏞謹案袁正獻公燮既撰定川行狀又作定川言行編後之撰定川傳者莫不以此爲祖雖周益國公必大撰墓碣亦本於行狀者也定川文集五卷既不可得謝山所錄之言行編壽鏞始亦未見全帙後得之於伏跗室馮氏爲煙嶼樓徐氏舊鈔本實載之沈氏家譜而正獻二十一世孫袁士杰錄之者也惟欲爲年譜取材既嫌闕略若不第其先後東鱗西爪又無能概其生平不揣謭陋既編定川遺書更就參稽之所及以行狀爲主以羣書所錄爲輔分別綱目名曰定川言行彙攷後有獲者得以增益古人云書之傳有其時也淳熙四先生惟定川之書獨罕見尤馨香禱祝

於後之君子之覽索焉

宋高宗紹興九年己未歲先生生

案行狀君諱煥字叔晦四明沈氏也　又案行狀得年五十三紹熙二年四月戊寅終攷紹熙二年爲辛亥逆溯而上先生之生爲紹興九年己未也

又案淳熙四先生舒廣平生於紹興丙辰長先生三歲楊慈湖生於紹興辛酉少先生二歲袁絜齋生於紹興甲子少先生五歲絜齋集跋祖姑歲月記某生於紹興甲子

沈氏世家定海中徙鄞

案定海志孫枝傳父允從從鄉先生沈銖學又云枝與樓鑰沈煥袁燮遊定志既傳孫枝而不爲定川立傳定昔合於鎮而先生又徙鄞故鎮志鄞志獨詳之然先生子孫有仍籍定海者是定志不爲先生立傳定志之陋也　又案徐兆昺四明談助先生本傳云今皂莢廟前沈氏其後裔也

十五年乙丑歲先生祖主簿公登進士

案鎮海縣志沈予霖傳予霖字澤夫父開不仕予霖貢辟雍登紹興十五年進士鎮志與誤熙特更正官惠州博羅縣主簿號逍遙翁　又案行狀自祖主簿公經行修明恬於仕進鄉里高其節

考簽判府君聞道於焦瑗隆於教子諸子皆修飭有聞

案鎮海縣志沈銖傳銖字公權嘗問道於焦瑗授伊洛指忠信孝友克紹先德容止莊敬衣冠端嚴造次必稽孔門之言是是非非無曲從茍且與人交面箴其失退無後言有古直諒之風士大夫信服銖事瑗極恭諸生事銖者一如之雖已貴莫敢廢家法焉高弟有舒烈孫允袁方張祖順銖愛祖順至育之於家故諸子皆修行飭名而煥尤偉特有大志　又案沈鏜傳鏜字高卿與兄銖弟銘皆爲焦瑗高弟與從子煥同登乾道五年進士　又案全謝

山四先生祠堂碑陰文云定川之父簽判公學於焦先生公路以傳程氏之學史忠定稱其忠信質直孝修於家行尊於鄉高弟舒烈作行狀是定川過庭之教所自出也　又案全謝山嬾堂記嬾堂之後人乾道八年進士烈受業沈簽判公權爲程氏之學云

先生自始知學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既冠成人慨然有追蹤古人主盟當世之心

案楊慈湖祭叔晦文云世方習謾波頹不可起叔晦不然如底中流而峙而足以起士大夫萎爾不振之氣　又案所著有經說王腰軒錄入宋元學案補遺四條第一條解曲禮道德仁義二句第二條解在朝言禮二句第三條解禮選子曰我欲觀夏道節第四條解故禮行於郊節壽鏞編定川遺書已錄入訓語先生精神靜專尤精於禮萬季野輯儒林宗派直接傳授者爲竺

大年攷奉化縣志大年著有禮記訂義一書汪元春序之謂其於道契本末之辨先後之閒多所發明有功於世惜原書未見然先生解禮有所授之斷可知已經說而外如朱子答書中云所云二圖之妄深荷留念言多枝葉而不既其實尤佩警切之戒又云二塗之疑足見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又云克己復禮前說已得之卻是看得不子細誤答了今承再論愈詳密無疑矣雖朱子答書在淳熙十年癸卯以後（據朱子年譜）然非平日之讀書聞道安能臻此

羣居鄉校以嚴見憚屬辭有典則清遒雄麗務以義理自勝

案袁蒙齋甫贈沈智甫序（先生子名省曾）曰先正獻公嘗言先生少年在鄉校刻志問學齋前有竹甚茂每於竹叢中讀書音韻洪暢聽者悚然　又案史忠定浩祭文云以言其學正而不駮因流知源橫渠伊洛以言其文傑出橋門朱子

祭文云大篇短章鏗金戛玉鉤玄闡幽海搜山抉今先生之文流傳者雖僅
而清遠雄麗以義理勝猶見一班
三十二年壬午歲鄉舉第二
案先生年二十四年爲紹興三十二年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歲監補第一
案鎭海縣志本傳明年補國子監爲選首是爲隆興元年
乾道二年丙戌歲考發判公登進士
案鎭海縣志沈銖傳乾道二年登進士以迪功郎監潭州嶽廟晚始得官史
浩篤布衣之好薦之孝宗召見上殿改秩承務郎發書鎭東軍節度通判廳
公事汪大猷復薦之
三年丁亥歲以行藝優諸生

案行狀又四年遂以行藝優諸生是爲乾道三年時師友道喪雖首善之地
合席同筆硯鮮有講磨之功君勇於進修不主先入
始與陸九齡爲友遂師事焉時先生與舒璘楊簡袁燮皆聚於學
案行狀始與臨川陸公子壽爲友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陸公極稱君
志氣挺然有任道之質君益自信晝夜鞭策有進無退求友如不及潛觀密
察　又案眞西山撰袁絜齋行狀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爲學錄公望
其德容睟盎肅然起敬亟親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璘亦
皆聚于學以道義相切磨器業日益充　又案楊慈湖二陸先生祠堂記復
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宗之包恢三陸先生
祠堂記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觀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爲
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子之旨者其後入太學一時知名咸師尊之　又

案宋元學案全謝山曰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楊袁舒皆自文安而沈自文達復齋諡文達世稱梭山先生宋史混而列之非也　又案薛應旂正學祠記宋興百餘年諸儒繼出至於直窺堂奥上遡本原而獨得夫傳心之學者象山陸氏也當時遊其門者若慈谿楊敬仲鄞袁和叔定海沈叔晦奉川舒元質皆其高第弟子以道義相切磨特以其師之學與晦庵朱氏入門路徑微有不同遂致往復論辨眞若忿爭雖其後會歸於一雝然相合而各得其本心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者矣今以一明州之地萃玆四賢而久無專祀不得與婺之何王金許並列毋亦朱陸之故也乎蔣鏞案蔣樗庵鄞志稱傳謂復從其弟九淵游不知何據竊謂定川雖師事文達然文達與象山同尊心學伯仲自爲師友而文達深觀默養優游而曲暢之者也定川之學潛觀密察雖得之文達然其薰染於象山者亦必多焉則謂之象山弟子也亦宜　又案文信國曰定川之學秋霜肅凝至有頹然衆中不自矜衒人莫之識而推爲之不可及者

案鎮海縣志本傳有云至有衆人莫之知而煥獨識之者蓋本行狀其注云

案袁燮撰言行編永嘉薛象先頹然衆人中不自矜炫人鮮能知之者君一見大稱之以爲學問識見在行輩中當爲第一聞者憮然其後同志與象先友聽其議論始服君爲知人

囊空無資冬或不絮忍窮勵志惟講習爲急

案袁蒙齋贈沈智甫序又云祁寒襪無絮則小籃貯故紙用以溫足所謂士大夫必先咬得菜根乃可有爲者其先生之謂歟　又案宋元學案補遺第一則姑蘇一巨室延以誨其子同舍以先生貧甚皆勸其往君曰吾方求益師友奈何捨去卒不行

既與諸賢定交又以諗後來者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吾曹生長偏方見聞固陋不以此時資明師畏友廓然開之何由自知不足前無堅敵短兵便爲長技大可懼也

案宋元學案錄言行編九則第一則吾儕生長偏方聞見狹陋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前無大敵短兵便爲長技甚可懼也與行狀字句略有出入　又案鎮海志本傳引聞者悚惕因煥以交賢士相與講明立身之要務本趨實爲不朽計皆自煥倡之　又案每語人曰當隆師取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延祐四明志錄之本諸墓碣

五年己丑歲試藝南宮名第二

案行狀主文自汪公應辰以下皆一時鉅儒　又案鎮志本傳作試南宮第一誤鄞志本傳依行狀作第二　又案時汪應辰爲吏部尚書明年罷應辰

正直能言立朝務革弊政

忠義天挺勇不顧利害危言切論指陳闕政無隱居次甲授迪功郎上虞縣尉

案鄞志本傳注云行狀及周必大所撰墓志言行編聞志蔣儔宋元學案鎮

海縣志俱作上虞尉燭湖集附煥撰孫介行狀亦自言尉上虞蒙齋集贈沈
智甫序言煥尉上虞張處士墓誌石刻在乾道五年稱右迪功郎新上虞縣
尉沈煥書惟宋史本傳寶慶志曹志言授餘姚尉然行狀與墓志最先出宋
史作餘姚尉當係刊本偶誤或仍寶慶志舊文之訛　又案紹興府志言煥
隆興中爲餘姚尉乾道中徙上虞尉則係無稽之談隆興中煥在太學尚未
成進士安得尉餘姚　又案餘姚縣志職官亦言煥乾道中任縣尉今攷行
狀並未言煥尉餘姚秖有爲浙東斡官時奉檄振救餘姚上虞二邑饑民餘
姚志載煥振荒事則可竟入之職官謬矣　又案鎮志本傳亦在於上虞縣
尉下有附注鄞志係襲鎮志之注而加詳焉

待次里中益講學不倦

案袁絜齋題晦翁帖亦云某待次里中先生既授上虞尉未即視事與絜齋

既以進士授江陰尉待次同

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闈痛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寢室之壁日省觀焉

案寶慶四明志以大書祭義數語繫之通判舒州歸傒官期下今依行狀爲未上上虞尉時事

嬰兒之慕不忘其初

案言行編先生嘗曰嬰兒戲於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悅了無閒隔學者此心常存可謂孝矣蓋自道也

深以嚴威儼恪爲戒簽判公每對賓客常拱立其旁侍酒則竟席不敢去小不合意嚴誨飭之不以年長故假借

案鎮海縣志沈銖傳訓子嚴少不合輒誨飭之不以年長故假借蓋本行狀

父子自爲師友講論道義閨門肅雝士益信而歸之門人弟子袪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槼矱端肅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銷中心悅服師道益尊

案父子自爲師友一語行狀寫其眞況惟鎭海志本傳錄之雖謝山重作沈傳未之述也鄞志本傳亦删蓋先生是時未赴尉任簽判公亦家居簽判公乾道二年登進士弟鍠及先生登乾道五年進士相隔僅三年銖傳言晚始得官者謂此也故行狀既曰父子自爲師友而宋元學案補遺附錄又曰兄弟自爲師友簽判既有子又有弟鍠銘定川既有父又有弟炳父子自爲師友兄弟自爲師友其樂可知　又案墓碣先娶楊氏有賢聲前一紀卒豐淸敏孫吏部郎中誼從以長女配之書畢命傳十二年曰紀時楊氏猶在也案言行編先生嘗曰學者工夫當自閨門始其餘皆末也今人驟得美名隨卽

湮沒者由其學無本不出於閨房故工夫不實自謂見道秖是自欺

尉曹三年葺學舍求版籍邑人賴之

案行狀尉曹三年不卑其官端居終日雖隆冬酷暑不少懈砥礪名節無秋毫私增葺學舍訓導有法馭下嚴紀律毋得輒至鄉井不得已而遣期以某日某時返命毋敢蹉跌訪求版籍得之胥吏家曰是政本也而此曹私之不謹隄防何以經久則鐍而藏諸榜其庫曰經界而歸權于其長有所閱視宰必關尉尉必請於宰始得啓封約束堅明吏姦莫措邑人賴之聲望藹然舉薦相屬固辭不受　又案此節敍任上虞尉政蹟與墓碣吏匿經界籍君拘

籍鐍之云云可互相參證

或稱之政府諷使來見卒無所詣

案全謝山增修宋元學案本傳云或傳參知龔茂良意令往見之卒不見卽

指此　又案王伯厚撰先賢祠堂記有云致嚴於進退行藏之際致察於義
　利理欲之幾蓋謂先生
淳熙三年丙申歲作淨慈寺記
　案記文已錄入遺書
四年丁酉歲調揚州學教授未上
　案墓碣淳熙四年調揚州州學教授未上
遊明招山與呂祖謙祖儉辨論古今
　案全祖望竹洲三先生書院記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尙無恙
相與極辨古今以求周覽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
之經綸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於開物成務而後巳　又案浙江通志
引金華府志云明招山在縣東一十五里宋東萊呂成公講學於此正德十

三年縣丞林有年立碑以昭先賢遺跡　又案武義縣志明招山在武義縣東山前有臘屐亭相傳晉阮孚理屐處　又案定川遊明招山謝山既云在成公未沒前故隸於此

八年辛丑歲除太學錄

案墓碣八年春詔爲太學錄　又案是年八月呂東萊卒朱子以是年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始至延諸生日與周旋見者不以蚤暮

案言行編爲學錄常正衣冠同僚私謂曰沈君莊肅如是我輩亦當如是盛暑時亦然同列率畏謗避嫌不敢與諸生語喟然曰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情意不接不可之大者獨延見無虛日　又案宋史舒璘傳璘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

先是舍法取士行藝優劣一决於試欲參以譽望司業難之持議如初

案言行編常爲司業言學職諸生之表非其人不可司業答以格法君曰茍用格而已一胥吏足矣司業不能平

會攷試殿帝偉其儀遣中貴詢姓氏及官有簡記意丞相復稱其居官匪懈忌者滋多介然自若

案畢沅續資治通鑑淳熙五年冬十一月丁丑以趙雄爲右丞相時雄尚在相位鄞志本傳作趙雄復稱煥居官匪懈宋元學案本傳孝宗偉其貌遣內侍問姓名而丞相趙雄盛稱先生居官匪懈以諷切其餘忌者滋甚

或謂姑安而職何行道爲太息曰道與職豈有二哉因發策諸生稱孟子之言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無愧於中者可無其人乎詞旨頗切

案袁蒙齋贈沈智甫序曰言心聲也發策之語直犯時忌惟先有輕利祿心

故耳使所重在利祿尙不敢略有忤怫況敢從其蠹根病髓而攻之耶若端憲沈先生之弘致淵識可謂達於重輕之分矣　又案魏了翁跋沈國錄太學私試策問曰否之三曰包羞其象四位不當也三以陰柔居上自知不當其位亦赧然不能自安然則彼斷斷者夫非盡人之子歟

遂論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抑之方會食監中聞命不驚食罷夷然斂別而出

案宋元學案本傳先生初與司業爭或謂司業深情厚貌宜少防之曰司業遇我厚豈敢逆詐哉既得罪方知下石者不獨一人司業與焉曰果厚貌深情乎亦無怨也

謂其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自取光寵哉吾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不愧友朋去無所恨

案墓碣云摘君與長官爭議玆可觀過矣

在職纔八十日補外得高郵教官闕

案墓碣在職纔八旬得高郵州教授而去　又案鄞志鎮志本傳作高郵軍教授

諸生送別有泣下者

案鄞志本傳引言行編云云

九年壬寅歲丁簽判公憂

案行狀明年丁簽判公憂是爲淳熙九年

十年癸卯歲始講學竹洲金華吕祖儉官明州倉監來會炳亦預焉

案宋史吕祖儉傳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

一年爲限自祖儉始云案東萊以淳熙八年八月卒踰一年子約赴明州是爲淳熙九年○又案子約侯濤山記壬寅之冬逐祿甬東又云會友人潘端叔主定海簿因趨郡檄言邑中侯濤之勝今年夏四月相與會云云　又案鄞志職官表主簿李浹注淳熙九年攷呂祖儉遊侯濤山記李叔潤偕行叔潤浹字也括昌人（括昌即括蒼）　又案宋史理宗本紀淳熙十年八月庚戌以史浩爲太保魏國公致仕　又案全謝山竹洲三先生書院記云三先生者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爲書四明洞天之闕以題之即所謂眞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於忠定觀中於是端憲兄弟並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爲吾鄉監倉昕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城東還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乃以場木爲製船（案大愚詩曰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老友著意修謝山以爲場木製）

船非也。每忠公興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　又案全謝山湖語云四先生之講堂俱在湖上而竹洲一曲爲端憲之幽居書帶之草偏庭除也皎皎季子高臥邱樊道義之樂長沖閒也　又案全謝山楊文元公書院記先是史忠定王館端憲於竹洲又延文元於碧沚袁正獻公時亦來預湖上四橋遊人如雲而木鐸之聲相聞　又案子約有泛舟至竹洲叔晦所居詩詩錄入遺書附錄卷一　又案張兆爵四明談助呂忠公監苗米倉在城東每訪端憲昆仲泛棹湖上入竹洲講堂討論竟日　又案宋元學案明州諸先生多里居慈湖開講於碧沚沈端憲講於竹洲絜齋則講於城南樓氏精舍惟舒文靖以宦遊出遂以呂祖儉大愚代亦稱爲四先生滕德粹爲鄞尉朱文公語之曰彼中有楊袁沈呂可與語也　又案朱子答滕德粹書云所識者楊敬仲簡呂子約監米倉所聞者沈國正煥袁和叔燮到彼

皆可從游也　又案鄞縣志名宦傳滕璘字德粹淳熙八年中乙科調鄞縣尉尉鄞者五年遷鄂州教授璘與楊袁沈呂是時相會尤爲可證　又案王伯厚九先生祠堂記大愚初至明其時方參佐浙西帥幕攷慈湖莫能名齋記云爲浙西撫屬淳熙十一年八月朔既領事是大愚與慈湖未嘗不相會蓋慈湖先有撫幹之命而任事在後耳又云廣平教授徽州絜齋以進士尉江陰獨叔晦以國正家居故往還不及三君攷廣平在徽州是也而絜齋則雖尉江陰尚未之任真西山撰絜齋行狀云遲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云云又攷絜齋題晦翁帖淳熙辛丑聚珍本誤作己丑是爲淳熙八年之歲四月大饑某待次里晦翁貽書郡守謝侯謂救荒之策合與某共講之久而呂子約爲倉官晦翁屢遺之書未嘗不拳拳云是絜齋亦與大愚相會伯厚所謂往還不及三君者誤也又云淳熙之舒沈楊袁諸公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根本闡繹經訓躬行

實踐學者知操存持養以入聖賢之域四先生之功也　又案蔣樗庵鄞志稿定川本傳云改通判舒州不赴時史忠定方退休里中割竹洲宅延居之煥與同里袁正獻慈溪楊文元奉化舒文靖俱承金谿之傳學業相勵稱淳熙四君子晚歲與朱文公呂成公及其弟忠公極論古今貽書往還攷蔣傳所云改通判舒州不赴乃在竹洲講學其說係據謝山宋元學案本傳詔還通判舒州待缺里居實非也改通判在淳熙十五年攷袁絜齋題晦翁帖淳熙辛丑之歲後七年予約爲大府寺丞與宋元學案呂祖儉傳云去以丁未正合是淳熙十四年大愚已徙官矣而竹洲講學若在十五年則大愚又何能預且王伯厚作九先生祠堂記云叔晦以國正家既居稱國正則未改通判可知朱子答滕德粹書亦稱爲沈國正尤爲時期相合故沈楊袁呂四先生聚於湖上可斷定爲淳熙十年十一年之間且在定川十三年幹辦浙東

公事之前無疑也謝山作楊文元公書院記旣曰沈楊袁來預湖上木鐸之聲相聞而作沈傳則未加深考㮚庵因謝山而遂誤傳至慈湖年譜旣載呂子約以淳熙壬寅至官去以丁未又云其講學於碧沚當在己酉庚戌二年慈湖講學或非一時可概若合倂竹洲則自相矛盾矣壽鏞證諸羣書確有可據因爲論定如此至謝山作竹洲書院記以爲惜無可攷今既得之足補兩傳之闕顧定川之所講與弟子之所記欲求如舒廣平之殘槀而不可得則憾甚耳　又案王伯厚先賢祠記淳熙大儒疏瀹濂洛之源而達之洙泗是邦諸老之學始得江西之儒而考德問業於朱呂張子之門致嚴於進退行藏之際致察於義利理欲之幾明誠篤恭仰俯無所愧怍　又案全謝山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吾鄉翁南仲始從胡安定遊高抑崇趙庇民童持之從楊文靖遊沈公權從焦公路遊四明之得登學錄者自此日多淳熙四先生

出大昌聖學於句餘闡其道會通於朱子張子呂子而歸宿於陸子四先生立身居官大節歸然定川畫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聞過自訟不敢苟安其刻勵如此乃由艱苦而成者

朱子辨浙學答先生書

案朱子年譜淳熙十一年是歲辨浙學錄有答沈叔晦書二攷朱子答先生書四與先生書一均載在朱子文集年譜所錄二書其一在先生任帥幕時爲淳熙十三年其二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云云當與朱子答呂子約書云世路險阨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云云同在癸卯故列入淳熙十年朱子答書已錄入定川遺書附錄卷一惟先生與朱子書今不可得玩答書所云卽稱其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也蓋朱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

明蓋爲象山龍川言之也故年譜有辨陸學之非有辨陳學而與呂子約往來書簡亦復連篇累牘載在文集定海黃以周輯朱呂問答一書可攷證辯論之所在惜其書未見年譜又云先生(朱子)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工夫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論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力爲呂祖儉(子約)潘景愈孫應時(燭湖)言之先生與子約燭湖往還密故答書及之然未嘗稍薄先生也

十三年丙午歲服除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久之始以年勞進秩

案行狀云上距解褐十有八年先生以乾道五年己丑歲捷南宮下推至淳熙十三年丙午爲十有八年墓碣云用舉主升從政郎時浙東安撫使侍郎鄭汝諧也(案浙江通志與張杓同作安撫副使)

帥屬少事同列頗以閒冷自逸曰設官分職安有閒冷者翼贊其長心有未安
懇懇忠告省閱書牘如處要職下至場務宿弊悉革去之
案朱子答先生書帥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安云云
升從政郎
案鄞志本傳引墓碣云用舉主升從政郎
作永元陵薦爲修奉官
案行狀作永元陵百司次舍供帳酒肉之需州縣奉承不暇君以爲國有大
戚而臣子宴樂飲食自如安乎亟言於帥帥屬君條奏且表薦爲修奉官案永
移書御史修奉大事宜先洽喪紀御史深然之元陵高宗陵也
案行狀君復移書御史修奉大事宜大洽喪紀喪紀著明人心曉然知君上

典禮之重貪求自息科擾自戢可不煩彈治而肅御史傑然之　又案墓碣

高宗山陵侍郎汝諧委充修奉官君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

戚之心生則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需索絕矣

鄭汝諧去職辭修奉官

案行狀帥去官君亦辭修奉

張杓繼任復委以按察

案行狀後帥至復委以按察君直道而行械吏之並緣爲姦者而還其科率

之不當者人情安堵　又案墓碣後司尙書杓來復委之檢察君治並緣爲

奸者追償率重者支頓減　又案鄭志本傳引墓碣後帥張杓來復委以檢

察杓爲南軒先生弟

是歲旱荒往振上虞餘姚二邑諸司交薦

案行狀領常平者以上虞餘姚二邑隷君振救窮履阡陌人人撫之詢戶口察顏色飾貌者逡巡自退而饑民皆遺之食迄無流移部使者才之亟剡奏稱君治行帥露章獨薦尤力侍從亦舉君自代章合上壽皇猶憶其風度曰是向爲學官人物甚偉者乎將召用之娼嫉者復至而左丞相旣家居矣

又案墓碣君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諸司交薦

小人無計沮之造作黨論以梗其入

案行狀云小人無計沮君疇昔所與有欲自明其非黨因用君名作爲黨論復列其圖爲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於下某已去某猶在己不與焉而謂君爲之欲激衆怒合謀并力以梗其入謗語果喧有一從班以百口保君明其不然者遂稍息終不復召

太常博士葉適薦陳博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先生預焉

案葉水心集上執政薦士書近歲海內方聞之士可當國家之用者不少而其閒雖有已經選用不究才能嘗預薦聞未蒙旌擢亦有已罹憂患恐致沈淪既得外還因不復入況其自安常分無所攀援復貽穨年永絕榮進者乎謹自陳博𡚒以下三十四人冒昧以聞陳傅𡚒劉淸之句昌泰祝璟石斗文陸九淵沈煥王謙豐誼章穎陳損之鄭伯英黃艾王叔簡馬大同呂祖儉石宗昭范仲黼徐誼楊簡潘景憲徐元德戴溪蔡戡岳甫王柟游乃言吳溢項安世劉爚舒琳林鼐袁審廖德明

十五年戊申歲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

案行狀秩滿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君有高名臺閣羽儀之選善類素推之而自學省下還及是累歲顧滯形銓調視往時同列邇不可跂公論以爲屈　又案墓碣十五年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

三省合前後奏薦以聞命通判舒州
案行狀由是丞相合前後薦君者數奏力陳於上始有陞擢之命通判舒州
又案宋元學案本傳三省合前後薦章以聞詔還通判舒州　又案延祐四
明志王茂剛居明州村在巖壑深處尤邃於易沈煥通判州事嘗訪之其見
趣絕出傳註之外定川通判州事是否赴任待攷惟全蔣兩傳均謂未上觀
下轉秩賜緋衣銀魚則確爲現任官吏且又有訪王茂剛事可證則全蔣云
云或誤也
作承奉郎孫介行狀
案行狀已錄入遺書孫介歿於淳熙十五年戊申行狀僅題八月十四日從
政郎充兩浙東路安撫司幹公事某謹狀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歲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

案行狀皇上登極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甚碣光宗覃恩轉奉議郎

家故貧性輕財辭受取舍雖小必謹

案行狀家故貧敝廬數閒隘不可居隨所寓止性輕財常誦李趙公之言錢盡再來幾事一失不可復得室無私蓄辭受取舍雖小必謹嘗游中都浙西帥雅聞君名而知其貧欲饋之豐因所厚者言之君曰受則傷廉拒則違俗以既歸告之其可即日出郊官會稽時故人典方面者贈以白金君反之曰向也閒居賜何敢辭今祿矣義無兼受資用屢竭廉約自守未嘗有悴色不知者雖謂之不貧可也

奉毋謹左右無違與弟友愛深篤

案行狀云奉毋謹左右無違日進甘脆閒為宴集以歡樂之與弟友愛深篤倡率妻孥撫養孤姪故人孤女寠甚聘以為冢婦富室欲聯姻諸子請之勤

勸卒拒不許

請於史浩汪大猷仿會稽倡義田

案行狀鄉閭有喪不時舉女孤不嫁念無以助聞會稽有義田惠恤窮乏乃請於鄉老鄉大夫爲之表倡以君鄉評所推念所以諷諭者君不憚勞未幾得數百畝鄉人義之規約甫立而君則病矣　又案鎭海縣志本傳請於鄉老史浩汪大猷舉行義田

嘗爲詩箴其友

案行狀嘗作詩箴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眞善讀書

晚歲益尊敬朱子

案言行編君尊敬朱晦翁曰是進退用舍關時輕重者且願此老無恙旣寢

疾猶以爲言

二年辛亥歲四月戊寅朔先生卒十二月丁酉葬於縣之翔鳳鄉

案行狀紹熙二年四月戊寅終於寓舍十二月丁酉葬於縣之翔鳳鄉象坎山龍尾之原攷紹熙二年四月之朔卽爲戊寅葬以十二月丁酉距甲辰晦八日行狀是也而周信國公撰墓碣曰紹熙三年正月戊寅卒攷三年正月乙巳朔二月甲戌朔若戊寅則爲二月五日非正月葬以三年十二月丁酉攷四年正月爲己巳朔則上溯丁酉越二十二日則是十一月非十二月也墓碣顯然誤矣故仍依行狀作紹熙二年四月戊寅卒十二月丁酉葬　又案行狀與朋友別惟以母老爲念善類凋零爲歎

袁燮撰先生行狀

案行狀見絜齋集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袁燮又撰先生言行編

案言行編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周必大撰先生墓碣

案墓碣見周益國公平園續稾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史浩朱子楊簡爲文祭之

案史忠定祭文見鄮峰真隱漫錄朱子祭文見盧址四明文獻集及宋元學案補遺（案朱子文集未見此文）楊慈湖祭文見慈湖遺書均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孫應時哭之以詩

案燭湖詩見燭湖集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舒璘致書呂祖儉孫應時致書朱子均惜先生死

案舒文靖類稿與呂寺丞子約書云叔晦沒後曾得書憂懷萬狀不能寫去

又案燭湖集燭湖上晦翁書曰叔晦沈兄不幸謝世此浙木梁木一壞豈易復得

魏了翁跋先生太學私試策

案鶴山文鈔有跋楊國錄私試策問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袁甫贈先生子省曾序述先生生平

案袁蒙齋贈沈智甫序見蒙齋集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理宗寶慶三年追贈朝議大夫直華文閣賜謚端憲

案見鎮海縣志本傳及鄞志稿本傳

所著有文集五卷及經說學兼明招一派

案墓碣云家藏五卷鄞縣藝文志文集五卷宋元學案錄經說　又案全謝山作先生傳云端憲尤睦於成公及家居忠公又宦于鄞切磋倍篤故沈氏

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

子傳曾魯曾省曾敏曾女四長適舒鈃(文靖公子)次許嫁呂喬年(忠公子)餘幼

案據行狀魯曾改名木山用大宗蔭爲迪功郎(見宋元學案)

及門高第弟子竺大年舒衍舒鈃呂喬年汪伋李鶚

案宋元學案竺大年傳大年字耕道奉化人性行嚴重長于說禮鄉人皆化之爲沈氏之入室也著有禮記訂義楊琪銘其墓(又詳見奉化縣本傳及藝文志)舒衍傳衍原名沂字仲與鄞縣人初從袁正獻公遊習禮經正獻曰此子未易量也後親炙沈端憲楊文元又從東萊呂忠公子約兄弟自爲師友聞善人爲時用則喜苟非其人憂形于色表裏真淳鄉黨信之舒鈃傳鈃字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也袁正獻公嘗與先生書曰賢昆仲朝夕歡聚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爲友朋也更宜日課一經史呂喬年傳喬年字巽伯金華人忠公長子沈

端憲婿也能守家學（王梓材案宋齋稱其克肖厥父議論勁正不阿）　又案奉化縣志汪伋傳伋字及甫從太學錄沈煥將作監楊簡講立身之學尤急於教子以身率之李鶚傳鶚字雄飛受業於沈端憲楊文元袁正獻家于金谿端憲嘗曰觀此地山川未爲奇麗而人物秀出乃有若雄飛者袁正獻爲撰墓志

元至正初後裔沈性善奉遺集遊京師危素序之

案鎮海縣志人物傳沈性善字師孟煥之後幼敏慧篤志於學長而爲人謹厚簡默居家孝友至正初奉煥遺集遊京師親自繕寫求學士危素序之尋卒年二十四素志其墓（此條續得未入定川遺書今補之）

清王梓材補葺先生文集

案黃梨洲撰宋元學案謂定川之書獨罕見王臒軒梓材撰宋元學案補遺又採集先生言行但未敍本於何書攷鄞藝文志王臒軒有補葺先生文集

而其書未知散於何所今壽鏞就所見聞者編之止此而已願世之博雅君子廣之正之焉

定川遺書附錄卷四

# 約園雜箸續編卷二

## 四明叢書第四集總序 集古語

天地間氣運有否泰若四時寒暑之代嬗古今治亂之循環歷代君子小人之進退與夫賢人君子斯道之興替莫不各有其時非偶然也（陳敬宗重建慈湖書院碑記）宋乾淳間鴻儒輩出（黃翔龍慈湖書院記）吾鄉翁南仲始從胡安定遊高抑崇趙茈民童持之從楊文靖遊沈公權從焦公路遊四明之得登學錄者自此日多淳熙四先生出大昌聖學於句餘間其道會通朱子張子呂子而歸宿於陸子四先生立身居官大節巋然（全祖望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學問之源窒而復通者（袁燮舒文靖祠記）四先生之功也（王應麟九先生祠堂記）於是樸學之士各以心得著書立說達而在上者鼓吹休明潤色鴻業窮而在下者亦獨抱遺經藏之名山傳之弟子（陳康黼古今文派述要）自顧庸淺何能發揮（錢時楊慈湖行狀）

然篤而論之先民敎率備至（楊承館答承嘉劉忠甫書）示之以言行規矩俾觀感於精神之妙（舒璘答葉養源書）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楊文靖公弟子也又與其兄琥弟琪同受業陸子之門（宋元學案本傳）朱熹呂祖謙講學於婺璘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宋史本傳）乾道壬辰中進士第擢信州敎授充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載遷敎授新安時世故紛糅國病於儒民艱於食於是議常平商鹽政經荒策論保長凡爲書若干章上之刺史守尉採而試之效輒響應是爲天下第一敎官乃擢令平陽三載考績還宜州通判元質以仕路頗榛拜命便歸（楊簡舒元質墓誌銘）樂於敎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袁燮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楊簡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樓鑰謂璘於人如熙然之陽春（宋史本傳）所著有詩學發微詩禮講解廣平類稾（宋元學案本傳）詩禮講

解作於教授新安時今佚（宋元學案馮雲濠案語）梨洲始求得廣平類稾殘編（宋元學案全祖望案語）

沈煥字叔晦世居定海中徙鄞祖主簿公經行修明考簽判君嘗聞道於焦先生授指伊洛隆於教子諸子皆修飭（袁燮沈公行狀）先生少卽潛心經籍精神靜專（宋元學案本傳）在鄉校刻志問學齋前有竹甚茂每於竹叢中讀書音韻洪暢祁寒襪無絮則小籃貯故紙用以溫足方其仕上虞也一尉之卑發爲問目深嗟理學不明風俗頽靡於是以扶植公議爲主及爲學官謂立朝而道不行赧然動於中者今可謂無人蓋將以啓宰相而下愧恥之心耳（袁肅贈沈智甫序）先是舍法取士行藝優劣一決於試欲參以譽望司業難之持議如初（袁燮沈公行狀）淳熙十年八月庚戌以史浩爲太保魏國公致仕（宋史）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爲書四明洞天之闕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全祖望竹洲三先生書院記）又延文元於碧沚袁正獻公時亦來預湖上四橋遊人如雲而木鐸之聲相聞（全祖望楊文元書院記）呂忠公監苗米倉在城東每訪端憲

昆仲泛棹湖上入竹洲講學討論竟日（徐兆昺四明談助）性輕財常誦李趙公之言曰錢盡再來幾事一失不可復得嘗作詩箴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眞善讀書史籍傳記采取至約復與東萊呂公伯仲極辨古今始知周覽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明君賢臣之經綸事業孳孳講求日益深廣（袁燮沈公行狀）嘗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言學（袁燮言行編）學兼得明招一派（全祖望竹洲三先生書院記）所著有定川集五卷（宋元學案本傳）四先生之遺文惟沈集爲絕不可見（宋元學案全祖望案語）王梓材葺沈定川文集（鄞藝文志）今雖散亡之餘以次收合成是編焉（袁鈞鄭氏佚書序）

慈湖易傳詩傳先聖大訓已著錄（見叢書第一集第三集）宋史本傳有甲稿乙稿諸目直齋書錄解題子部載慈湖遺書三卷集部載慈湖甲稿二十卷馬氏通攷仍之以慈湖甲稿爲慈谿甲稿是遺書與甲稿各爲一書也今所存遺書十八卷（慈谿藝文志案）

語自六卷以前爲雜文及詩七卷至十六卷爲家記皆雜錄論經史治道之說十七卷紀先訓十八卷乃錢時行狀及真德秀跋又編雜文一卷及孔子閒居解一卷於後謂之續集（清四庫總目）明周廣編（見遺書周廣後序）馮可鏞重梓之增補編一卷（見馮可鏞重刻目）先生之學受之庭訓悟之扇訟而大有得於靜觀體會之餘求諸心之精神則曰聖在是見孔子絕四曰無意則欲不起念自謂學者舍是皆第二義也故其鞭辟處如捍強敵一至融液脫落殆晴雲麗空舒卷自如而光風化日有莫測其端倪者（周廣慈湖遺書後序）

袁燮字和叔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爲學錄亟親炙之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璘亦皆聚於學範物以躬處事有法公進祭酒謂邇年士氣不振皆由本心無所興起而尸教養者有摧沮無開導以故日就頹靡每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之學常病世之學者徒知襲先儒緒言通遺經訓釋而未能自得於

心不足以爲學吾心卽道不假外求忠信篤實是謂道本聞者竦然有得（真德秀袁正獻公行狀）素尚名節學有體用毛詩經筵講義四卷乃其爲崇政殿說書時撰進之本宋自南渡以後國勢孱弱君若臣皆懦怯偷安無肯志存遠略而燮獨以振興恢復之事望其君經幄敷陳再三致意（清四庫總目）絜齋嘉猷讜論無不卓然可紀（清四庫總目毛詩經筵講義案語）惟絜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六卷見於書錄解題者明初尚有其本今據永樂大典以類排纂幷爲一集勒成二十四卷而以燮子甫所作序一篇附之用存其舊云（清四庫總目絜齋集案語）延祐四明志寶慶會稽續志咸淳臨安志上虞志四明獻徵至正四明續志象山先生文集結埼亭集桃源戴氏譜蛟川沈氏譜（正獻公遺文鈔）採掇頗多厥後漸就散亡（清四庫總目絜齋集案語）二十一世孫袁士杰輯正獻遺文二卷（正獻公遺文鈔）歷劫猶存芒寒色正（全祖望跋正獻公與舒和仲帖）

戴埴字仲培桃源人（清四庫總目）持節將漕（鄞縣志附戴機傳）祖機字伯度紹熙初以特恩補官

金華主簿父燧亦進士見攻媿集戴機墓志兄塤紹定五年進士官大府卿埴嘉熙二年進士見寶慶四明志王伯厚戴氏桃源世譜引（鄞縣戴機傳及陸心源儀顧堂題跋）鼠璞一卷題曰戴埴仲培父宋刻小字本（儀顧堂題跋）書中楮券一條歷陳慶元開禧嘉定之弊考證經史疑義及名物典故之異同持論多爲精審如論彭祖房中太公陰謀蘇軾非武王立說皆正大其他辨正如謂詩序絲衣篇引高子靈星之言知有講師附益之類皆確實有據其曰鼠璞者葢取周人宋人同名異物之義（備四庫總目）案埴鄞縣人鄞有桃源鄉宋張卽之居之著有桃源志戴氏亦世居之乃鄉名非縣名也新修鄞縣志采摭甚備埴附機傳而不知卽著鼠璞之戴埴進士表旣無其名藝文志亦無此書亦缺典也（儀顧堂題跋）

錢塘書肆陳起能詩凡江湖詩人俱與之善有江湖後集其人爲前集所未有者凡四十八人（備四庫江湖後集案語）埴詩多仿月蝕雪車之作非拘拘四靈者也論鶴文

云觀子之心飄飄行路九臯摩空萬里衞雲懽昭質之纖夷曠一飽之靡安兮
矧上征乎崦嵫嘹唳四起悲聲徹天修辭慰藉一語莫宣（江湖後集）
王深寧四明文獻集已著錄（見叢書第一集）困學紀聞二十卷元時嘗有刻本牟應龍袁
桷各爲之序卷端題語鉤摹手書（續四庫總目）曰幼承義方晚遇難屯炳燭之明用志
不分困而學之庶自別于下民開卷有得述爲紀聞深寧叟識右三十八字乃
尙書親筆（困學紀聞閻若璩注）蓋晚年所著也於漢唐則取其核於兩宋則取其純（翁元圻困學紀聞識）
顧其援引書籍奧博難以猝得來歷太原閻百詩先生長洲何義門先生鄞縣
全謝山先生評註久已刊行（翁元圻刻困學紀聞凡例）姚江翁太常鳳西先生嘗輯閻何全諸
家之說（胡敬困學紀聞序）黃岡萬氏集證卷中亦多採錄因刻之存於家塾（翁元圻困學紀聞自序）先
生喜讀宋儒書大氐以研窮義理不立朱陸門戶爲主惜於困學紀聞致力尤
深參攷互證所得多出全翁諸家之外如易賁未然之防引宋劉荀明本釋陽

盛陰生引宋袁質甫甕牖閒評備類引伸意在厚集其說不第以該博爲長（陳垿庚撰先大夫傳）

丁鶴年字永庚（定海志本傳）西域人也性狷介窮經博史尤工於詩自其祖入中夏世爲顯官（烏斯道丁孝子傳）鶴年甫十歲屹然如成人其族素短喪獨服斬衰三年母歿鹽酪不入口者五年兵亂生母馮阻絕疾死瘞東村廢宅中慟哭行求夢其母以告嚙血沁骨斂而葬焉人皆以爲孝感所致以從兄吉雅謨丁爲定海令往依之蔫章凡九上皆辭不受嘗曰凡爲清士當以廉爲主義爲輔和爲備三者備庶可免於今之世矣凡平日憂憤懽愉皆發之於詩古體短行渾厚清麗尤工七言律所著有海巢集行世（定海志本傳）

賀欽字克恭別號醫閭世縣定海其先戍廣寧後屯爲遼西人少穎敏沈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翫讀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歎曰

至性不顯實藏猶霾世卽我用而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薦授陝西參議不務博覽專獨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明史本傳）構小齋讀書其中隨事體念未得其要潛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充塞其閒化機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之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維其所謂本然實理而已（明儒學案）醫閭集九卷乃其子士諮蒐輯遺槀並生平言行都爲一集前三卷爲言行錄四卷至七卷爲存槀皆雜文第九卷爲詩槀文章雖多信筆揮灑而仁義之言藹然（四庫總目）

張琦字君玉年十二能屬對弱冠遊學吳楚閒每讀書至夜分與其徒吸水噀面醒則又讀弘治十二年第進士授南大理評事歷陞寺副正德十年知興化府爲治好清靜守郡六年稱爲文章太守陞左參政致仕歸二十年惟以林泉雲鳥爲樂操行廉白家無遺財號曰白齋先生自少至老刻意攻詩嘔心琢腎

力去陳言甬上詩人有明二百餘年推琦第一鄞志本傳白齋集十卷徐興公書目作九卷白齋竹里集七卷文略一卷鄞藝文志自序稱守莆陽日既梓平生所作積數年又得若干首有相知君子贊余續梓文槀姑芟摭數十篇附詩之後此則歸田後所刻續集也清四庫總目嘗曰夢魂相接多在雪蒼雨碧之下谷答風響相和應亦微哉白齋集自述

陳槐字公輔號半湖慷慨任天下事登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四年知松溪縣陞刑部主事十三年用薦起知撫州宸濠反槐已在告五十日丞久攝事衆人趣槐曰可以行矣槐奮起曰國家有急若以解官爲辭臣罪當死卽出縛濠使斬之手焚僞檄於通衢請都御史王守仁節制願爲掎角迎擊宸濠湖上追至九江賊望風遁還江西按察副使守仁使押發宸濠詣行在張永得內外官交通宸濠姓名槐力陳史載光武燒吏人交關王郎書使反側子自安宜達詵光

武永取篋中交通書籍焚之御史楊材者有宿憾乃論槐坐落職及守仁督兩廣復薦槐已而守仁被誣竟不得直居閒二十餘年論古今事變成敗鑿鑿如指掌（鄞志本傳）聞見漫錄二卷鄞獻表作見聞漫錄（鄞藝文志）爲卷凡二爲類凡十九爲文有隱有顯有詳有略有褒有貶有諷有刺有勸有懲（張子瑠聞見漫錄序）

陳沂初字宗魯後改魯南號石亭十歲能詩十二歲著九墨辨正德十二年舉進士改庶吉士除編修嘉靖六年以見忤張璁出爲江西參議樂於惠民備設科條以杜奸完賦進山東左參政改山西行太僕卿歸築遂初齋杜門書著絕意世事少好蘇氏學自號小坡文采照映一時初與顧璘王韋號金陵三俊其後寶應朱應登繼起稱四大家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應登璘鄭善夫康海王九思號十才子（鄞志本傳）鄞藝文志集部錄拘虛館集五卷續拘虛集二卷紀遊集五卷拘虛詩談一卷（鄞藝文志）

余本字子華號南湖終日危坐讀書夜則焚膏以繼凡天文地理鍾律象數悉研其奧於正蒙尤深妙契嘗言人對聖賢書則心氣定卽他玩好不能入從此攝伏身心自然有益及門之士履滿其戶正德六年授翰林編修值權奸迭起乞補近地儒學官授廣東提學副使以釐俗作士爲己任嘉靖六年起復山東提學遷南京右通政其詩文直寫己意不崇華飾作世俗語而典雅確實克裨世教云鄞志本傳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釋義四卷鄞獻表作皇極釋義浙志入經部通經類經義考入擬經自序曰數之淪於術久矣逮邵子始返於理其說悉本之易先天圖精微深玄妙及天人之際惜其學不傳閒能道之彼此異同深維觀物外篇出自其門人惜紛亂無緒張文饒吳草廬雖嘗校正尚多脫誤本重加攷定遂條爲之解以備觀覽鄞藝文志

豐坊字存禮熙之子少警敏長談經史辨證鑿鑿於天下書無所不讀嘉靖二

年成進士授禮部主事明年隨其父爭大禮上怒甚受杖闕下父旣遣戍調坊爲南京考功司主事左遷通州同知歸家乃欲以著述自見撰五經世學書學極博五體竝能諸家自魏晉以來靡不兼通規矩盡由手出葢工於執筆者暮年寄居蕭寺往往絕食臨池之興勃如也長洲文徵明深契坊書每曰豐先生無一點一畫不自古人中來其重之如此（鄞志本傳）書訣一卷弇州四部稿作筆訣采古八法精語時時傅以己意（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及鄞藝文志）而尤注意於篆籀又排比古人能書之家評其次第（倩四庫存目）

陳束字約之號后岡好古書汎濫百家日誦數千言嘉靖八年成進士授禮部主事遷員外郎改編修時有嘉靖八才子之稱謂束及王愼中唐順之趙時春熊過任瀚李開先呂高也性亢潔不喜逢世璁韜受上殊寵朝士盡奔走束故出璁韜門終不一折節出爲湖廣僉事遷福建布政使參議又遷河南提學副

使當嘉靖初稱詩者多宗何李東與順之輩厭而矯之倡為初唐華而不靡鄞志本傳后岡集二卷詩集為順之所編皆嘉靖甲午乙未丁酉之作其餘僅寥寥數首文集為張時徹所刊分京楚關洛四集初刻於吳郡此本乃萬曆中其同邑林可成所校刻也清四庫存目自序其詩云散吏五溪之上逢人九曲之間體非具詞詞不詮次命曰無奇集云耳鄞藝文志

楊承鯤字伯翼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歷官提學御史貴州布政使左參議大理丞太僕少卿少嗜書尤喜讀班馬二史工於詩為人守古獨行於當世少所許每謂是是非非賢賢黜不肖古今儒者大權斷斷不可枉名滿京師旋卽歸里於城南小築曰脩園日歗詠其中文章高妙少善書法蕭疏似晉人論文謂先民有作彀率存焉不入彀率雖工無當也論詩厭薄王李鄞志本傳傲骨嶔崎不可一世屠本畯碣石編序西清詩草四卷抱經樓藏本以乙亥至丙戌分年凡三冊碣石編

二卷並見徐興公書目（鄞藝文志）客有言碣石不如西清之雋永西清少遜碣石之沈淨蓋兩集各傳色澤之葩各具頡頏之韻客之所言未是通方矣（屠本畯碣石編序）

楊德周字南仲一字次莊以萬曆四十年舉於鄉官金華教授崇禎間爲古田知縣甫下車即榜懸門曰所不與民伸冤抑而任意低昂者誓不生還政暇集士登高賦詩遷高唐州知州致仕魯王監國以尙寶卿召不赴性嗜學問業於黃道周晚與王嗣奭葛世振爲汐社三老嘗賦新稻詩曰曾孫穡事周京盛不救西山兩餓夫讀者傷之（鄞志本傳）銅馬編二卷見徐興公書目（鄞藝文志）是集乃其崇禎中爲古田知縣入覲京師往返記程之作上卷冠以北征記次以北行諸詩下卷冠以南征記次以南旋諸詩文格頗歷落自喜（清四庫存目）

偶翁曾天華記外編已著錄（見叢書第一集）夷困文編六卷自題云客涪三年一年作吏遭時險巇不暇修辭西年蒙難匈臆約結無意修辭信手疾書意盡詞止（王嗣奭自題攷）

田文編緣起　又云某無他行能任眞獨往論正學謂聖至夫子而極儒至朱子而極學道者斷斷乎當取紫陽以入夫子之室又云不敢欺人抑且不敢自欺　王嗣奭寄馮鄴仙書
周齊曾字思沂一字唯一號囊雲爲文擺落華藻自抒所得崇禎十六年登進士知順德縣民歡呼爲周青天棄官歸至浙東則百城內附聞吳麟徵黃端伯兩房師皆死國難遂遁入剡源盡去其髮而爲髮塚自稱無髮居士性耐勞苦暇則戴草笠曳芒履荷杖擔囊與山農野叟徜徉於青松白石閒褰足不入城市所著詩古文詞高淸曠逸絕去煙火　鄞志本傳　囊雲集二卷補遺一卷煙嶼藏本浙志作霜聲集　鄞藝文志　方寸湛然未嘗有所擬議故其下筆能刊削一切單言片句不蹈前人　李鄴嗣囊雲集序
黃宗羲字太沖經史百家無所不窺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鈔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齋黃氏絳雲樓錢氏且建續鈔堂於南雷以

承黃震之緒先是山陰劉宗周倡道蕺山以尊素遺命從之游時越中承海門周氏之緒餘援儒入釋陶奭齡爲之魁姚江之緒大壞宗羲約吳越高材生力摧其說故宗周弟子如祁彪佳章正宸皆以名德重而四友禦侮之助必首宗羲弟宗炎宗會並負異才宗羲自教之有東浙三黃之目（餘姚志本傳）少從父忠端公學於甬上（黃鈞甬上寓公傳）四明山志九卷自序云余往來山中嘗有詩云二百八十峰峰峰有展痕因以足之所歷與記傳文集相勘每牴牾失實歲壬午作癸丑重爲改竄始得成書（黃宗羲四明山志自序）

萬斯備字允誠一字又庵爲人和平長厚篤於兄弟之誼亂後隱居不試壻於李氏婦翁杲堂先生愛之相依二十餘年昕夕相唱和杲堂尤稱其五律搜索意匠疏理血脈一字一句無不雕琢且自以爲不如嘗有詩曰偶然題得驚人句爲喚吾家萬楚商及輯甬上耆舊詩先生搜訪之功最多如全白雲李中林

詩葉鄭朗晚年詩吳鼓和胡百藥詩皆先生所得先生書法極工兼精篆刻所著有深省堂集（全祖望甬上續耆舊集本傳）奇酷處直逼杜陵（李鄴嗣御李集序）卓然能自成家者也（鄭梁深省堂集序）管村有孀居孫婦傅氏能藏先生之集亦足以報先生矣（全祖望續甬上耆舊集本傳）石園石經考宋季忠義錄儒林宗派已著錄（見藏書第一二三集）明史稿五百卷皆出先生手定雖其後不盡仍先生之舊而要其底本足以自爲一書者也（壽鏞案吳興劉氏嘉業堂藏舊鈔萬季野明史稿六十册確非贗本邇來倩友人與王鴻緒刻稿一一勘比已校五册）崑山徐侍郎乾學請先生纂讀禮通考一書上自國卹以迄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無或遺者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讀書五行並下如決海隄方侍郎靈皐曰萬先生真古人所見前輩諄諄教人爲有用之學惟萬先生耳（全祖望續甬上耆舊詩本傳）歷代紀元彙考五卷培林堂書目作八卷續甬上耆舊傳作四卷（鄭藝文志）起唐帝堯元載甲辰迄明崇禎十七年甲申四千年之閒以年爲經以歷朝

考爲緯令人一展卷而年代久近一統分割禪繼正僞瞭如指掌亦史學之一班也溫容臨歷代紀元彙考序

石園詩文集二十卷劉坊之行狀全祖望之傳俱作詩文集八卷鄞藝文志季野非急以詩見者也感時觸物常出其性情之不能已者鄭梁石園詩稿序先生遺稿寫本二册號石園藏稿首列劉氏行狀版心題季野集後有男世標子建校梓一行蓋欲刻而未果者鄞縣第八區文獻分會移送志料書

萬經字授一號九沙少隨諸父讀書黃宗羲申明蕺山之學經與聞其教又嘗學於應撝謙閻若璩聞見日富兼工隸書康熙四十二年成進士入翰林改編修時方苞以株連之禍被禁莫敢保出之者經奮然送狀西曹遂釋之魏耕集爲人所冒購而正之又續輯其父禮記集解春秋明義二書杭城大火燼焉鄞志本傳

分隸偶存二卷上卷首作書法次作分隸書法次論分隸次論漢唐分隸同

異次漢魏碑考下卷爲古今分隷人名氏所列漢魏諸碑雖止有二十一種而考證剔抉比諸家務多者亦較精核清四庫總目

史榮字漢垣一字雪汀精小學喜讀注疏熟於十七史及文選性狷狹與人少可工譽寡書及篆刻學有同聲集所有唱和者張鯤字象厓童鋐字玉如汪籛臺字彭年柳維新字味莘陶淑字禮庭范徵獻字可欽范炳字文虎仇啓崑字貞肇諸人鄞志本傳風雅遺音四卷自序云朱子作集傳惟不信小序耳其於傳箋及孔疏義訓相仍者殆十之五六豈反置釋文不用哉然而今本所載之音非惟與釋文乖舛集傳中語時或背之則非朱子手定明矣爰檢釋文及諸字韻逐一考訂總爲一册名之曰風雅遺音史榮風雅遺音自序雪汀沒後其門人毛氏兄弟所刻者也紀昀審定序云獨惜其不知古音故叶韻之說多舛誤又門目太多辨難太激重爲編錄汰繁就簡棄瑕取瑜較之原書似爲完善紀昀審定風雅遺音序

陳撰字楞山號玉几僑居錢塘性孤潔不肯因人以熱蓄書最富精賞鑑乾隆元年徵舉博學鴻詞不赴撰有逸才書畫絕摹仿每一紙落人閒珍若拱璧（鄞志本傳）玉几詩集三卷湖海詩傳輶軒錄作玉几山房吟卷（鄞藝文志）撰以書畫游江淮閒窮愁寡合故其詩多悽斷怨咽之音（清四庫存目）

謝山漢書地理志稽疑已著錄（見藏書第一集）又有讀易別錄（鄞志本傳）諸經之中未有如易之爲後世所錄者舊史之志藝文蓋自傳義章句而外或歸之蓍龜家或五行家或天文家或兵家或道家或釋家或神仙家以見其名雖繫於易而實則非也今取其所自出之宗暨其流演之派釐然別而列之庶乎使正閏之不淆云（全祖望讀易別錄自序）

盧鎬字配京號月船鎬少奇穎偕同里楊爾音遊好蒐討僻書奇字未幾棄去從史滎研究經史既又執贄全祖望門下祖望每歲客遊假大江南北藏書家

鈔本捆載數百册而返鎬與諸同學遞閱之而鎬一日可盡數卷由是貫穿百氏乾隆十八年舉於鄉赴南宮試秦蕙田王鳴盛號稱博雅見鎬皆以畏友待之授平陽學教諭諸生來見輒以經史語之不雌黃人物鄞志本傳月船詩稿四卷湖海詩傳作月船居士集鄞藝文志其詩高處逼柴桑董東純月船詩序惜不收拾僅存四卷未足盡其長也蒲褐山房詩話先生浩浩落落含古茹今學無所不窺而不可一世之概時見於停樽掩卷之餘世莫得而知也黃定文月船詩跋

董秉純字抑儒一字小鈍受業全祖望目爲有用之才乾隆十八年以拔貢需次京師久之補那地土州州判擢甘肅秦安知縣鄞志本傳　謝鏞案本傳僅據行狀不及其學術宜以黃東井春雨樓集後序所言別爲立傳庶無負先生之志先生既不得志場屋宦西粵西秦亦不得盡其用其生平所願望且竭其力以圖之者其事有三結埼亭內外集手鈔互校積數十年之力舟車南北未嘗不奉以自隨欲壽之梨棗將伯徒呼吾鄉自錢忠介張忠烈及六狂生

五君子皆贈諡許立祠先生從粵西聞之大喜亟貽書鄉友勸以千鎰建祠而未有應者寧郡城東有三喉以洩水於江湮沒者五六百年先生嘗大聲疾呼爲書以告當事卒無任其事者今越中好事家先後盡刻其內外集而外集所校悉遵董本卽先生所定也諸人以二千金建廟學宮右盡附同難諸公又闢其右爲謝山祠水喉故道未定鈔得寶慶志全圖始知水喉所在卽先生所稱東渡門城下者可爲先生快心（黃定文春雨樓初刪稿後序）紅雨樓文稿十四卷一名春雨樓集（鄞藝文志）其學問人品政績見於文集者班班可攷衍雙韭之薪傳如李習之皇甫持正之於昌黎（黃定文春雨樓初刪稿序）

范鵬字沖一年十五補諸生受業全祖望矢力古學與同里盧鎬相淬厲得一書則更迭讀之閒有所疑折衷於祖望凡學統之分合經術之醇醨史案之異同文章之盛衰正變無不了了鎬精悍鵬濟之以縝密里中書不足供其漁獵

則請借於淮東馬氏浙西趙氏嗜學之深罕有足與抗者全祖望撰沖一墓志及鄞志本傳冬齋之歿也盧月船收其遺詩曰存悔集一卷張恕存悔集序所爲詩時時有敗葦枯楊之感全祖望撰沖一墓志謝山門下之精文藝者蔣董皆有著錄張望槎通毛詩李雪坪邃於經著病枕草率皆散佚而存悔集幸而獨存張恕存悔集序

陳之綱字旭峰嘗授徒於盧氏抱經樓讀其藏書學問日富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官國子助教士之遊京師者多請業其門夙嗜詩古文詞後被火稿無存者晚年著有焚餘草燼後吟詩直抒性真鄞志本傳吾四明自皮陸九題名重寰宇厥後耆舊名宦寓賢代不乏人凡題詠所著隨在俱成勝跡志乘不及徧採先生乞假歸輯古蹟諸作得古今體詩五百首彙爲一帙題曰四明古蹟門下士袁蕙塘校讎付剞劂李國四明古蹟序

袁鈞字秉國一字陶軒號西盧執經於贊善鄭虎文勤於學諸生受知於學使

阮元撫浙召置幕中才譽日著鈞工詩古文詞且精康成一家之學搜其佚書二十三種編輯之尤留意四明掌故著述甚富有四明書畫記文徵獻徵近體樂府諸書而詩彙百卷搜採尤博自漢至雍乾中凡千餘人足補四明雅集及甬上耆舊集所未備（鄞志本傳）近代學者疾陋儒擺落漢唐遂至厭薄朱子先生則謂朱子鎔鑄羣言於是爲詩經朱傳翼二十卷朱傳補義一卷讀詩偶記十二卷先生博學多聞迺以窮老諸生終歿後百年曾孫可煩先以佚書四種付諸剞劂浙督學瞿學士檄書局踵刊而名乃著於世（袁氏家乘列傳）贍衮堂文集十卷可煩暨其從弟貶損衣食付剞氏讀先生之集學問文章得其大概（袁堯年贍衮堂文集序）

孫家穀原名家棪字曙舟道光二年進士以知縣分發山西補襄陵（鄞縣志傳）明於聽斷懲訟蠹絕餽贈循聲卓著不名一錢丁內艱歸士民郊餞靡不泣下先生少負詩名與陳漁珊周小匡胡藕灣相唱和篇什甚富（並沛正誼堂集）著有襄陵詩草二

卷（鄞藝文志）詞草一卷種玉詞一卷（襄陵詩詞草目）

王梓材字楚材號臒軒好治經融會漢宋諸儒之說而求其是尤究心音韻及六書之學嘗謂古人以此爲小學人人童而習之今則訛謬不可究詰又謂書法盛於晉唐亦壞於晉唐蓋專講結構任意增損而六書之法浸失道光十四年以優行充貢考取教習出宰廣東署樂會縣生平勤著述以黃宗羲撰宋元學案及全祖望所嘗補輯者而增訂之慈谿馮雲濠道州何紹基竝爲刊行又成宋元學案補遺百卷（稿存屠用錫家彝鏞一再讎校已將刊竣）以祖望嘗七校水經注無定本梓材得其遺稿重加釐正平定張穆爲覆校刊入楊氏叢書撰著十餘種皆精審可傳世古文曰樸學齋文鈔詩曰北遊賸語（鄞志本傳）世本集覽四十八卷（鄞藝文志）因見史記索隱集解多引之時與史記相出入意欲見系本之全未始知系本之即世本亦未知世本之已無全書也合尚書毛詩春秋傳國語國策史記分列古人之

姓氏各詳其所自而世本之見于傳注者亦條載其中以陳氏竹書紀年集證采錄甚多崔氏考信錄考證多確亦節而錄之爲世本集覽以世本爲名者蓋世譜之學以世本爲宗（王梓材世本集覽原起）原起提綱條例目錄通論（世本集覽）先付削氏以存梗概（袁堯年贈麥堂序）

包履吉原名顯道字蕉舫號補園其先慈谿人本姓馮有遠祖諱元相者出爲舅氏後遂蒙其姓而著籍鄞自少淵默好深湛之思每一藝出儕輩咸斂手中光緒五年本省鄉試舉人覃思著述浸淫乎史漢汎濫乎百氏出入韓歐之閒冥追孤往神囚形瘁一字不安弗善也（袁堯年補園權厝銘）先生既歿之明年弟子湯嗣新爲蒐輯遺稿案年編錄成上下二卷曰補園賸稿生平所作不自收拾故亡失殆半然[illegible]所存者深醇淵雅無蕪雜之弊鄙倍之氣善觀文者當能辨之（湯嗣新補園賸稾序）

陳康黼字次農號慷夫光緒丁酉以拔貢中式浙江鄉試好訓詁詞章戊戌庚子之後乃求古人經世之書及西歐政法史地之學悉心研治攷求治亂得失之道以斬適乎時會而期諸設施丙午如京師居一年授雲南恩安縣知縣戊申抵任次年兼護昭通府知府其地漢苗雜處風俗凋敝公以正道直行輒撓其志決意棄官繼應浙江第四中學及浙江第四師範之聘主經史古文講席採擷精要闡明源流以啓迪後進著有古今文派述略摩兜鞬室文集遺言不許刻集（家傳）

古今文派自羣經子外其源皆導於戰國其目一曰周秦二曰兩漢三國三曰兩晉六朝四曰唐及五代五曰宋及金元六曰明七曰清其錄湘鄉曾氏復陳右民書曰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可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吾輩所當勉焉者也（古今文派述要）

甬上多才皆光明俊偉之士足爲薪火之寄（袁鈞甬上寓公傳錄黃宗羲語）而以古人長養磨淬之道更相磨厲與之周旋儒風大振（袁燮遷鄞縣儒學記）尊所聞行所知可不勉歟（王應麟跋袁絜齋答和仲書）世之儒者紛紛藉藉羣起角立於天下如入百戲之場懽謔跳踉騁奇鬬巧戲笑爭姸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王守仁拔本塞源論）民國二十五年三月

## 舒文靖類稾序

壽鏞嘗讀戴剡源文云家西十里外茅洋小山中土塚纍然初不封樹鄉先生舒文靖公墓也爲詩弔之曰莫輕數尺黃泥壤埋卻斯人後更無嗚呼先生有立身之正學有修身之實行參承於南軒而仰證於象山遠則審訂於周程朱之見聞近則問辨於楊袁沈之交際陳本堂題先生書堂言之盡矣夫爲學難爲學而求其平實尤難平而奇實而虛則難之尤難者矣當宋乾淳之際文氣

稍萎敝矣自先生振之以宏實而士氣爲之一變公朝拜爵私門謝恩上則挾富貴以臨下下則冒廉恥以干上雖名卿大夫亦終不免於流俗先生大聲疾呼謂薦舉之法乃國家所以求賢非士大夫干祿之門而士氣爲之再變世之言儒者必擯吏習吏者必遠儒融偏採異以適於世用有幾人哉先生論常平論茶鹽論保長論義倉一一合於時宜不爲高談而天下後世咸取爲法每讀其書又未嘗不想見其人至若內美充實有孚盈缶即之若虛叩之若無袁蒙齋所謂第見坦坦蕩蕩了無偏倚者自表而論固無異於常人也謝山謂淳熙四先生惟先生年事最長亦惟先生最爲平實平實二字既可概其一生平而奇實而虛尤足徵其神妙蓋其見道之真得之疏席敝牀之中益之櫛風沐雨之下豈偶然哉生平著述散佚多矣黃梨洲始搜得廣平類稿殘編傳於世者止此宋史本傳稱其教授新安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今亦不可見然即僅存

者以觀精知力踐煦然陽春有本者如是是之謂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死生夜旦夫復何喟若先生者誠不死矣基云乎哉重刻類稿以愧夫與草木同腐者且懍懍懼焉因書以爲序民國二十五年三月

定川遺書序

淳熙四先生皆傳陸學者也楊慈湖袁絜齋鉅製煌煌垂諸百世舒元質之文猶賴梨洲搜得殘稿二卷獨沈定川之書罕有存者不惟其書不存即其言行之可攷者絜齋之行狀言行編平園之墓碣尙已而墓碣則於卒之歲月復誤言行編之錄於沈氏家譜者世多未見焉謝山增補宋元學案別爲之傳可謂精審矣然於修補呂大愚傳既曰大愚壬寅至官去以丁未而爲定川傳則未明言講學歲月蔣樗庵則曰改通判舒州不赴時史忠定方退休里中創竹洲宅延居之一若講學在改判後也者馮舸月葉緩卿輯慈湖年譜益矛盾矣且

不獨後之人也王深寧生宋之世爲九先生祠堂記其言叔晦以國正家居是已而謂大愚往還不及三君則非也慈湖絜齋是時雖受官而猶家居班班可攷後生小子如壽鏞者何敢自詡多聞輒云有得今既集羣書確證具在因別訂言行彙攷以質於世定爲竹洲講學在淳熙十年十一年之中而斷然不在十五年戊申改判舒州之後蓋以大愚去以丁未也月湖爲吾鈞游之地竹洲風景無閒古今溯洄伊人流連景仰乃不獲讀其全書舉所謂往返論辨以求周覽博攷之益者皆付闕如奚所資而鏡焉顧其留遺者雖僅朱子謂其大篇短章鏗金戛玉者猶得於斷殘中見之若夫訓語所垂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立大本明大義前無堅敵短兵便爲長技大可懼也卽此數語已得概其生平慈湖稱其砥柱中流足以起士大夫萎茶不振之氣者豈虛譽哉抑攷鎮海縣志沈性善傳至正初奉先生遺集求學士危素序之鄞縣藝文志王梓材臆

軒有補葺沈定川文集今皆未之見因就搜羅所及輯定川遺書二卷附錄四卷而以言行彙攷並入附錄中更因編遺書而得絜齋遺文鈔而定川言行編全帙在焉書出有時願同志廣之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 慈湖遺書序

序一卷記一卷書一卷祝文一卷行狀墓誌銘文講義跋銘一卷賦詩一卷家記十卷紀先訓一卷附錄一卷爲正集又雜文一卷孔子閒居解一卷並附錄爲續集曰慈湖遺書明周廣編次者（見日本內閣文庫漢書目錄）先生學行史乘記之詳矣樗昧如鏞奚敢贊一辭哉聖殂道衰學術久裂乾坤幾乎息矣大道原於易而言人人殊莫識根源焉先生之言曰一者易之一也⚋者易之⚋也其純一者名之曰乾其純⚋者名之曰坤其一⚋雜者名之曰震坎艮巽離兌其實皆易之異名初無本末精粗大小之殊也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子思亦曰天地之道

其爲物不貳嗚呼先生之學盡見乎是矣一貫之言或說曰仁或說曰誠或說曰孝紛紛然也一爲道本天地之原也惟先生獨識其然故其解經立說率以一心貫道而嚴謹乎意念之動蓋自子貢歎性與天道不得聞諸夫子而性道之本遂爲後世淺學者所支離性與天道非二也易以性命連言而本諸乾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敎性天之道本一貳則不可以爲道矣故先生與象山定師弟之分止于是非一言再語則支離是猶性與天道之不可二也其解悟之超識力之真豈可幾及邪夫所謂明德者亦止謂性天之仁耳明明德乃推此性天之仁親民卽其推也孟子言於民仁之而弗親何爲混其施也實兼親親仁民愛物說之而已寓于止善之意故親親爲仁止于至善爲義民有所不能親物有所不能愛故必止于至善焉大學以明德始而屢稱仁以顯之終于嚴義利之辨象山與先生辨是非之旨亦猶是耳然則陸學

之真傳厥惟先生得之而其確然有以自得于曾思之遺意則亦解悟超識力真之效壽鏞讀先生書好之而弗厭謹校而刊之特著大義于簡耑俾後學知所循守也考明史周廣字克之崑山人（案太倉舊時屬崑山）弘治十八年進士授御史疏陳四事幾爲武宗義子錢寧所害謫懷遠驛丞終南京刑部右侍郎例得附書清馮可鏞輯遺書補編一卷慈湖世系一卷年譜二卷並刻於後民國二十三年十月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序

詩三百篇大序既以爲吟詠情性又曰發乎情民之性也詩人作之以風其上太師采之以獻諸朝以警君心以觀民風以察世變詩之功用如此王迹熄而詩亡此情此性古今無閒孔子刪詩繫豳於變風之末文中子贊之曰言變之可正也變可復正則絕可復續矣雅言王政之廢興風言侯國之得失頌告於

神明言商周之功德功成德盛古人廣大之規模也夫王道之盛雅在王朝而侯國不得有頌及其衰也平王降爲國風而魯人頌僖公之美讀詩而可知世變矣宋自南渡以後國勢孱弱君若臣皆儒怯偷安無遠志絜齋先生獨以振興恢復之事望其君所著毛詩經筵講義四卷本經旨而推闡時事議論切實和平通達雖當時寧宗闇弱不能感悟而拳拳忠藎之意百世下猶足低徊而景仰焉其釋卷耳篇曰古之人君恥以中常自處而必欲成大有爲之事業釋螽斯篇曰亦猶鴟鴞雖非嘉祥而徹桑土於未雨得思患預防之道釋兔罝篇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興引小人而納於君子之途風行草偃不約而從釋漢廣篇曰嗟來之食寧死而不受非不愛身也此心卓然而忘其爲身也釋汝墳篇曰古人奉君命而行則不敢顧其身履險犯難有死之道而不遑自恤者大義所在不可少虧也以至論式微則極稱太王句踐轉

弱爲彊而貶黎侯無奮發之心論揚之水則謂平王柔弱爲可憐論黍離則直以汴京宗廟宮闕爲言諸如此類上以樹君德下以勵臣節窮源推本尤在於順人心孔子曰詩可以興讀此四十九篇而不興起者非人也因掇取其所以敷陳之義書之於端而詩之發於情本於性者亦於以見矣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袁正獻公遺文鈔序

袁正獻公所爲書錄於王深寧玉海者高宗寶訓七十卷孝宗寶訓六十卷寶訓目錄二卷錄於真西山撰行狀者經武要略兵略錄於浙志者陸象山年譜二卷錄於宋元學案者定川言行編錄於陳振孫書錄解題者書鈔十卷絜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三卷清修四庫既於永樂大典中采毛詩經筵講義四卷載於經部又裒輯所謂絜齋集者得文二百四十八篇詩一百七十六首勒成

二十四卷載於集部其前後集今不可見存者僅𨌤之永樂大典者也展轉傳刻凡五版壽鏞往讀臨川李穆堂所輯陸子學譜載正獻公言行獨詳西山之行狀與王深寧所錄公答舒和仲書皆采摭及之至四明六志中載公遺文亦多考之絜齋集均未見焉然則淸四庫所言明初尚有其本厥後漸就散亡者益可信矣宋自乾道淳熙閒陸象山崛起與紫陽分席其高第弟子有舒沈楊袁猶之程門有游楊呂謝著述之流傳惟楊最盛而沈獨罕見舒則賴梨洲搜得廣平類稾殘編僅存者此也正獻公之書富矣乃散佚亦如此壽鏞輯定川遺書而求公所爲言行編未見全帙於是馳書馮君孟顓請其采訪一日忽以煙嶼樓藏鈔本正獻公遺文鈔見示得之大喜過望竟一日讀畢上卷文八篇下卷卽定川言行編輯之者公之二十一世孫士杰也並有附錄公之言行及公集校勘記徐柳泉先生書其後曰真西山撰公行狀亦當附於後於是爲之

重校別編目錄遂付之梓公淵源家學自賀甫先生經史子集至稗官小說與
編隱帙多所記覽著有甓牖閒評傳世公端粹專靜嘗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
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又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
相自任其所講明體用兼綜於書禮記論說尤詳卽就遺文入篇而言曰學之
於人猶食之有穀粟衣之有桑麻豈可一日闕哉曰其質既美加以切磨培植
之功孰得而禦之曰充火然泉達之端謹牿亡茅塞之戒其答舒和仲也尤諄
諄於日課一經一史曰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慈湖中年以後卻
肯讀書所以益大其器業也諸如此類王深寧稱其尊德性實根本於道問學
未嘗失於一偏至於因晚楊梅之餽推之於大才晚成尤當以是自儆蓋服膺
之者深矣費隱一原敬義俱立後生小子讀此能不自勉乎抑考之鄞志士杰
字襄臣當清同治七年正獻公從祀文廟襄臣奔走尤力孝子慈孫不忘所自

既稱道於鄉人而什一之存墜緒茫茫收拾叢殘於數百年之後猶得重覩耿光不益可景仰歟忻君紹如輯四明清詩略錄褭臣詩三首風雅宜人不懈而及於古雖以諸生老固無愧大賢子孫矣莫爲之後雖美弗彰昌黎之言豈不信哉民國二十五年三月

鼠璞序

仲培戴先生學行世或尠知者獨鼠璞一書著錄清四庫及百川學海格致叢書顧未知其爲吾鄞人也淵雅如錢竹汀修鄞志經籍一門亦漏脫焉余讀陸氏儀鄭堂題跋更證諸王伯厚桃源世譜恍然于相傳爲桃源人者卽吾鄞之桃源鄉人也至仲培謂荀子言性惡與子車氏言同爲有補後覺論至精也荀與孟本皆出孔子荀據習染以言性所謂僞者爲也蓋深有契於夫子相近習遠之旨不然荀既儒家安敢顯戾孔子蹈離畔之嫌乎其論左氏傳筮易無兩

爻以上變者尤足爲考證古筮法之助然左氏又稱在乾之垢在豐之離雖不筮亦以變言意者決疑之家人自繫辭固有不盡用周易者後儒于爻不言變占法乃寖失好古者反焉而言變與不變同安得如仲培先生者使盡會周泰時占繫辭而究辨之乎此書雖出條記自經史疑義與夫名物典故皆考辨精核堪與吾鄉袁氏甕牖閒評王氏困學紀聞鼎峙立若從家道及記王沂公富鄭公范文正諸條觀之已知其人宏嚴敦篤長者又說義役鹽茶楮券似亦頗負幹濟略書中獨于朱子稱字又頗及嘉定紹定間事則以先生固宋季隱君子也余刊斯書不獨重其人重其書且堪補吾鄞志經籍之闕焉民國二十年八月

戴仲培先生詩文序

先生名埴字仲培（清四庫提要鼠璞按語）祖機師事鄉先生高閌爲閌兄閌所器重（見鄞志戴機傳）鄞

縣志有傳機子燧嘗作普寧院記自稱鄮峰戴燧（見鄞志引咸淳臨安志）惟鄞志謂燧進士偏攷選舉表宋之戴氏第進士者五人梓（乾道五年）塤（紹定五年）埴（嘉熙二年）進之（淳祐元年）得之（寶祐元年）不特燧未第進士即王伯厚桃源世譜註以機爲進士亦未見選舉表也燧爲機之子而埴爲機之孫塤又埴之兄也世譜云塤伯仲接武儒科先後持節將漕爲衣冠光鄞志採之是埴於宋季官將漕矣究心郡國利病如楮劵源流如鹽法如義役詳攷得失筆之於書考證經史疑義及名物典故之異同持論極爲精審皆見於所撰鼠璞一書其曰鼠璞者蓋取周人宋人同名異物之義文獻通攷列之小說家失其倫矣（清四庫提要按語）埴生宋之末季愴懷禾黍嘗引憶君王詩云依依宮柳拂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獨立黃昏人斷腸自謂語意悲悽讀之令人淚墮（見鼠璞）王伯厚戴氏桃源世譜云呂成公謂素風存則懍懍乎若奉槃水而涉春冰爲先生言且爲後之人勵也抑攷江湖

後集<sub></sub>

後集卷九錄先生詩六首賦一首小傳云里居未詳詩多仿月蝕雪車之作非拘拘四靈者也和王教暮春出遊詩云振鐸揚儒風函丈紛冠服又云顧我闕黨徒無成坐欲速王教不知何人彗星一詩作於紹定壬辰閏九月越六年戊戌爲嘉熙二年先生始第進士詩中有云洒掃庭內萬化基蕪穢不治孰觀法軫驅風車爲宰輔負衡失平在修飾翼鼓羽翮主夔夷飛翰不勁必振刷然則未第時慨內政之不修憂外患之孔亟已情見乎詞矣先生言行所可攷者如此

因書於耑時民國二十一年十月

困學紀聞補注後序

壽鏞既刻困學紀聞補注爰拜手而書於後曰嗚呼先君子豈欲刻斯書哉生平高氣節而不自名氣節好問學而不自襮問學著書立說雖及門高弟有求觀而無從得之者蓋欿然常以爲未足終身如是溯乙酉丙戌丁亥之交先君

子官詞曹始讀困學紀聞日有常課隨讀隨檢書箋而記之壽鏞侍側年方十一二三歲但見書楣之上題綴殆徧初不知先君子所以參攷互證者蓋得之於全翁諸家之外意在厚集其說也迨與臺選益求有以經世者不獲從容於著述晚年多病又復感憤時事病時猶告壽鏞曰深寧學問豈盡心於文字者蓋將以明道也困學紀聞一書於君子小人消長之幾人心風俗維繫之故言之最切吾是以致力於斯汝輩誌之嗚呼言猶在耳而先君子之歿於茲三十有五年矣今讀補注以履霜戒於未然引劉茝明本釋防微銷患爲言先君子之意可知矣然則先君子雖不欲刻斯書而一生精神之所在棄置不存又豈壽鏞所敢哉注凡二十卷依翁本之舊壽鏞就所箋者錄之未敢增損原書謹藏於家子孫其保守弗失陳君伯弢爲先君子高第弟子一再校斯注俾小子稍免罪戾有可感焉因並及之乙亥冬男壽鏞識

丁鶴年集序

余嘗謂五七言詩至唐爲極盛及元代乃成尾聲寖久復盛淸代諸君子又重振厥緒然往往喜言元詩如黃蕘圃顧澗蘋之於鶴年集搜求校訂相互矜寵今集中所附題詞諸什可覆按也鶴年姓丁氏以字行原爲西域人其行誼載見烏氏春草齋集以殊方絕域之產轉徙中土遂攘臂崛起與當時羣公狎主騷壇不可謂非難能可貴者惜遭際坎坷所嘗荼苦人所不堪而至性悱惻憂而不怨哀而不傷猶有小雅之遺意則於元詩人中爲尤罕覯宜乎黃顧諸公重之若此也今題詞中澗蘋五言一首列首唱其詞云西域詩人集傳於至正年諸兄咸附錄高弟各分編時下哀思淚亦隨方外緣須知海巢序只說武昌前余最服此詩之精洽賅實所謂包舉無遺者也次以蕘圃一詩足考見鶴年行實夏方米次韻詩則尋常訓唱耳然亦可考見黃顧二公當時搜求細校之

實是卽所謂三益聯吟册子也余以鶴年嘗流寓吾鄉與吾鄉人頗多訓唱今尙載見集中昔杲堂謝山先後輯甬上耆舊詩并錄及流寓諸公因援是例校刊此書入四明叢書增爲氏傳文一首列卷端以備知人考世之助且以見孝子之生平云民國二十三年九月

醫閭先生集序

醫閭先生天下人皆知之其簡石齋書凡八石齋者陳白沙也第七簡曰去冬復得一子名浙孫生之先四明人故也致高麗布圓領一件人參一觔皆遼產史謂世縣定海其先戍廣寧後爲遼西人是也其卒也鄉人祠之淩溪釣臺斯臺亦在遼今者鶴夢空縈所謂淩溪釣臺者更不識淪落何處萬里關山羈魂飄蕩書中有云大不幸者（見簡石齋三及八）豈知更有大不幸者在耶迹先生一生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

白鹿洞規小學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故其在朝謇謇諤諤處義州亂事不傷一人而衆得安定謂賀黃門無謾語也嘗自謂士之進退各有其道苟退而無所猷爲甘爲頽靡其視進而尸素者何遠哉尤爲至言又書俞洪文後曰所謂自得在深造以道所謂君子存之異於庶民而聖人又異於君子若能以之自省曰吾能深造以道而自得乎吾能存之如君子而異於庶民乎抑去而無遠於禽獸乎庶幾由是漸有可望嗚呼此又示學者入德之門乎壽鏞讀其全集類多見道之言蓋秉白沙之敎不拘拘於靜坐得莊定山天理之樂而以讀書爲歸尤景仰羅一峰學成德尊退處田里士傳其學民化其德而深信進學之始在收放心及其所至以還造化故及門者咸知爲己之學學在有用而不惑於他歧黃梨州輯明儒學案既錄其言行謂先生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又述白沙言謂先生篤信謹守人也益可想見其所造矣集凡九卷嘉靖庚

寅始刻之今重付梓因書爲序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白齋詩集序

昔杲堂輯甬上耆舊詩錄張白齋詩三百二十八首謂其志慕古人多從實地生變化不敢爲望空語晚遇林見素相知爲獨深嘗曰夢魂相接多在雲蒼雨碧之下谷答風響相和應亦微哉初刻爲九卷曰白齋集續刻爲三卷曰竹里集而附以文略一卷先生文不如詩余於春草懷慈卷序稱其友母殁廿載懷念不忘爲賢於宰我讀而深異之宰貢幷列言語之科其問喪也有爲言之也白齋失經旨矣顧其爲詩宗法唐賢深具甘苦且復力去陳言務寫心得不作浮靡之語於明詩家中不可謂非傑出者其論詩甚服楊氏伯謙嘗謂杜公達天人之變不可拘測高棅乃置杜不入正宗與太白異路其識見可不待辨蘇公全使學問不妙於情志黃乖傑不爲純平語皆非正體放翁纖穠太過嚴滄

浪學唐律極類真元趙謝諸公頗傷弱又謂明高楊張徐諸人仿彷唐人繩墨并傑然者凡此類論議皆甚精到其自所爲詩亦純乎唐賢之遺音蓋其自少即喜爲詩久之益工垂老猶嗜之不捨晚年里居所作尤多誠亦一代詩人也杲堂至謂傳白齋之詩并得自傳今余兹刻蓋存其詩也而於文聊復辨之於此畀覽者知所擇焉民國二十三年九月

聞見漫錄序

壽鏞既校刻陳半湖先生所著聞見漫錄二卷上卷分十目凡八十二條下卷分九目凡百六十二條因盡讀之先生生明正嘉之際以經濟文章著宸濠之叛殺巡撫孫公燧副使許公逵於時王陽明承勘福建亂軍行至豐城欲以兵劫之豐城知縣顧泌先期以告得脫時先生方知撫州將受代聞變既督通判鄒琥等統金谿臨川崇仁宜黃兵三千赴省更親率東鄉樂安與千戶所兵六

千臨進賢門王陽明擒獲宸濠捷音疏所謂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是也陽明事功赫赫爲世所稱而先生張疑設伏分哨勦賊其見於疏中者史或忽之至押發宸濠詣行在及與張永語取篋中交通書籍焚之者獨賴其所記而得補史官之闕然則斯錄之存豈得以尋常筆記目之　先生之爲人其大者皆著於鄞志本傳不復贅錄中所言守身治家爲政三　嘗引董子天心仁愛之說君子當慎於微國之與家一也尤足爲後世法綜核全書善善惡惡意在勸懲而以象山心正是福心邪是禍老子知足者富死而不忘者壽爲歸宿蓋其遭時不偶而審義命之所在其意躍如矣若夫論四明文獻考誌修文詞第九條以至鄞之先達曰本深陳先生無容議矣居官居家出處惟一者得宗顯錢奐戴瀕朱瑄張昺卒於官所者若毛弘楊守陳陳濂茲九人者精金美玉之無議誠鄉邦之賢也月旦之評廓然昭著尤堪垂爲枌社信史者矣爰書以爲序民國

二十五年二月

拘虛集序

當明正德嘉靖之際吾鄉詩人有朱應登顧華玉陳魯南王韋四先生者求其述箸未易得也既乃得魯南陳先生拘虛集五卷又得後集三卷魯南早慧五歲能屬對十歲能詩十二歲作赤寶山賦傳於時既成進士仕爲編修侍講外授江西參議山東參政忤權貴左遷山西行太僕卿遂抗疏致仕徜徉山水閒以詠歌自娛其詩清越拔俗自出機軸訟言學杜之弊不詭隨時尙以是能免明人佻薄鮮質之病又工書法能繪事可謂多才藝者矣然卽其詩觀之詞旨渾穆悠然有千古之思慨然有憂患之志則又豈止爲詩人已哉余嘗謂以詩論詩古今不乏才藝蔚炳之士兼文學德行論詩難乎其選矣若魯南先生者固守道君子也詩歸禮義之誼庶當之無媿色耳爰與詩談一卷游名山錄四

卷並刻之石亭文集十二卷他日訪獲當續刊布民國二十三年三月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釋義序

世謂邵子之學出道家固也要尤深於周易吾觀皇極經世殆與太玄相表裏子雲不喜稱老氏退之舉以與孟荀竝列漢世道家言已甚熾子雲過人處蓋在是然易老之旨不殊易言數三獨多老子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邵子究數理悉以三爲主如曰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無體之一以況自然不用之一以況道用之者三以況天地人也又曰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三月九十日用數也用止於三而極於九凡此之類盡出於易合於老蓋易數始於一其生數則二也然一二不足爲成數奇耦相復而有定也唯三也兼奇耦而爲用其變無窮矣乾之九坤之六奇耦顯然可見也震坎艮之七巽離兌之八奇耦亦顯然可見也自表言之一生數二

成數也然參倚之義何居究極言之九六之數倚一二以生七八之數參合九六以成而要於三見其用故易言數極於九而言三者獨多其有三百三歲三年三日三接云者仍以三爲主無非終極之義耳夫數始於一道生於一固可知也積而爲三散而爲億萬亦可知也然舍三以求數則有不可求不必求者矣蓋三之爲數並有奇耦其用之妙奇之中有耦耦之中有奇一奇一耦而數成矣一陰一陽而易見矣故奇耦之數盡於三億萬無窮之數亦盡於三一二雖數不可以爲數唯三乃可以爲數一二之數奇耦推之可盡三以包之變化無窮故易重三數老曰三生萬物而邵子謂三爲用數三才之道盡在是易老之旨本在是然則邵子之學不獨出道家實尤深於周易不亦明乎顧其書詞旨奥衍人莫能通曉故其傳不廣其學雖顯而真能傳之者蓋寡有明嘉靖閒吾鄉余南湖先生嘗爲皇極經世作注釋既復爲外篇作釋義頗能通數理之

要而不以術愚數然亦不侈言數理而略乎其術葢犂然有當數理之本不失邵子之舊誼固確如也余於數理之學恨未能通曉讀南湖自序謂惜其學不傳間有能道之者多彼此異同然程子謂皇極數爲加一倍法邵子固已服其妙悟精識其實一二相倍三兼奇耦此理要足千古南湖學於此逾一紀攷定獨審姑取此書刊之以裨益世之通此學者民國二十三年十月

書訣序

余嘗校萬氏分隸偶存上下兩卷旣序而刊之又得豐氏書訣或謂兩書或有雷同弗遽梓迨比勘之則知二書用意絕弗類葢萬氏書多出最錄言有據依而類別部居足爲初學津逮至於己所論著言皆平實不鶩高違考校碑刻尤細密似皆親見非妄言虛構者其下卷則著錄古今分隸人之姓名者也豐氏書乃攄發臆論參以前言卓異錯出其論篆體銘刻也高下隨心不衷一軌述

隸楷法帖也雖多載記名碑精本而語有斷制非純錄前言者比大抵最錄前言爲書宜視其去取翦裁而別其高下操黜陟於寸心校銖兩於腕底也至於自爲說以表一技之能一藝之妙言必斷制碻有所見非鑿自空穴雖未免於矜奇要自爲孤識豈不可貴也哉今二家之爲書也同其所以爲書之法與其用意皆絕然不同故余幷訂而梓之而序其略如此民國二十三年十月

陳后岡文集序

陳氏后岡集文三十四張東沙選輯賦一詩百二十唐荆川選輯余既校而刊之乃爲敍曰當明之世以文名者王李盛矣然遵巖荆川究辨義法實稟先正之遺風震川晚出氣體尤潔后岡師友東沙遵巖荆川東沙文章爾雅尤饒義氣宏奬士類善接後輩吾意后岡文法蓋如得之東沙游仕以後文律愈工自是薰染於王唐二家之效今觀其文皆謹法度不爲才氣所馳縱而亦不爲義

法所屈囿惜乎其年事之早已不然震川與王唐二子不能專美於其際也所爲詩歌冥心希古不染流習自時人觀之誠所謂捕神彈鬼之文也已然搜刺刻深抗引太峻於詩則工於行則過東沙謂其以是觸天忌雖出於悼痛之意然文章憎命已若恆言睎矚今古往往而驗殆不可以理義推論雖欲不言天命又豈可得邪故余敍此書不禁掩卷蒼茫俯仰而增慨也民國二十三年三月

碣石編序

吾鄉楊伯翼先生生當隆慶萬曆間傲骨嶔崎不可一世抱經樓藏有西清閣詩草四卷展轉而流入於北平圖書館壽鏞既鈔得之猶未刊也今刊其碣石編劉子戚不輕許人者獨於伯翼詩則稱其廣肆奥微洞通情境五七言古規蘇李而馳建安七子時極其致律絕則約裁聲韻以激越音節是其嚴於格而

峻於命篇者今讀伯翼復子威書自言治詩文二十年茲見其難蓋兢兢守古尺寸不敢黍米溢也書中不滿王李及明卿而獨推重子威引爲知己則其學可知已居城南小築曰脩圃自謂守先人遺業檉楓栁翠隱映碧城天風海濤生几席閒菱菰荷芰蹲鴟薯蕷之屬至死不饑（見答天台林存陽書）其襟懷又復何如斯編賦一詩五十九爲卷上記二傳一序一書六疏一爲卷下凡二卷錄於徐興公書目或有言碣石未如西清之雋永或言西清少遜碣石之沈淨屠田叔以爲兩集各具頡頏之韻洵爲知言伯翼每謂是是非非賢賢黜不肖古今儒者大權斷斷不可枉誠心直躬高行闊步毀譽無所護曲直無所強（見答朱叔仁書）名滿京師所交盡名士而卒與時忤嗚呼如伯翼者彊陽之氣鬱而不化其不遇於世也宜哉爰刻斯編爲之三歎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銅馬編序

楊南仲先生銅馬編兩卷北征記一古近體詩一百四十七爲上卷蓋先生官古田入覲京師時所作南征記一古近體詩一百三十四爲下卷則覲見後復任時所作先生始問學於黃漳浦既益博覽愼取尤湛精經學所爲文優游敷潤頗似曾子固學劉中壘文字詩則崛健參以考證於杜韓蘇三公爲近萬曆壬子舉於鄉官金華教授擢古田令再遷高唐州致仕魯王監國以尙寶卿召不赴年七十餘卒謝山謂所著有淞庵集六鶴堂集光溪集玉田吟卷金華文徵義根三刻荒政考玉田志略詩筏及此編今考鄞志爲謝山未錄者尙夥又嘗注杜詩復與同里陸敬身李封若陳夔五諸氏輯甬上詩括惜多佚散失傳其後李杲堂因詩括而輯甬上耆舊詩集全謝山則傳其玉田吟卷而杜詩注則因玉田志略之有傳本乃存其一二至謝山續甬上耆舊詩集錄先生古近體詩百又七首發玉由示諸父老詩二首爲此編上卷首唱今錄在耆舊集中

此編別玉田父老詩二首謝山所錄乃有三首山行詩錄六首此編亦有山行詩十一首然其辭無一同者細審其詞意則皆爲寫閩嶠景物者先生遺著高唐以後之作已寥寥焉甲乙而降五噫入哀幾無一存幷可見散佚已多即其僅有者乃又多舛亂牴牾也謝山在當時廣搜鄉獻遺文顧於先生銅馬編則嘗恨未見壽鏞今幸得此編亟板行之先生學行於此可略見梗概焉編中北征南征二記雖非朱育虞翻侈矜博麗之比然隱然有長沙過三秦昌黎道兩府遺義而詩篇所詠大率懷感時事信所謂不激不夸事詳而核理富而確詞理竝足者也今其遺著雖未能盡見即其僅存者觀之固可知其博學嗜古文格歷落尤勝於詩矣先生先與王偁翁竝稱王楊後與陸敬身又稱楊陸爲時所重豈偶然哉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

夷困文編序

余既刻偶翁所撰管天筆記外編矣乃者馮君孟顓郵寄夷困文編見眎則鈔自孫君翔熊蝸寄廬者所謂客涪三年一年作吏兩年蒙難離涪後五年坿者索廢楮和蠹炭始發舊簏得稾閱之情事宛然者也偶翁始以敎授起家既改官縣令擢知涪州所至以清廉自矢而賦性剛直卒以忤上官獲譴自分明夷之困所以自待者不可謂不厚既罷歸年逾七十矣猶執贄蕺山之門余曩讀其示兒言詩前序云外孫鯉兒尚稚見余衣敝問何不新製余戲云無錢對云翁曾做官何云無錢聞其言不覺太息設官爲民豈爲錢邪而今以後錢爲官業習尚所漸童心亦轉民烏得不窮而世安得治也余觀此未嘗不慨然深念叔季世事之不可爲其大患固在是已且古今一轍安得如偶翁者千百輩一振廉隅哉杲堂傳其學行甚詳謝山加服膺焉此編蓋翁所不欲存嘗有錄而別存之稿然自首卷至四卷無往而不可見其剛直崛強之神氣則亦古之遺

直也論史論學之言尤多精卓足祛迷惑所謂學人之文誠不當以詩人名也嗚乎直道不容于此已久窮老一官終以罪廢八十之年汨身乘潮而遠遁人生不幸至此但有祈死而已反不祈死庶幾猶見中興終乃以杜詩當首陽之薇則其蜷伏海澨頹然一老而胸中之氣未嘗不貫達長虹也讀斯編者以與杲堂謝山所錄詩相印證之卽亦能得翁之詳矣是爲序民國二十四年二月

## 囊雲文集序

壽鏞求囊雲先生詩文集未得今得之於馮君孟顓所蓋煙嶼樓藏本也所謂奇巒怪石毵柏獰藤一段蒼煙冷人肌骨者是也今先刻其文二卷補遺一卷先生之詩或一歲中存一首文則一歲所存又不逮嘗言果足傳祇此數篇猶多故留遺者僅矣李杲堂謂先生讀書不附傳疏爲制義不附主司於士類不附品目爲吏不附上官不附鄉大老出處大節不附一世及遯於釋門不附釋

門文章不附諸大家避世不附同隱杲堂九不附之言徵諸其文而益信然則
先生固特立獨行士也其題范香國史評曰舉已往人已往之是非而非是之
當吾說者既隔世而無知又其事過時而不復此言之無用者然聽者便其言
之無與己而樂道焉久或反有感而卒以自新其論詩曰詩不盡於字句處亦
不盡於無字句處凡天地閒之所有將無一不可作詩解而詩亦無一不可作
天地閒之所有解矣此又先生立言意也夫有人有心而智數出焉無人無心
而至誠出焉不讀陰符不足以知先生之文不讀老子更不足以知先生之文
也先生浸潤百家不事耳目之所可到獨淵微靈迥按之非無執之不有者躍
然紙上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可概其生平矣白石一鋤蒼松一笠其
孤峻非其志之所暨乎因書以爲序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四明山志序

四明山近接稽剡逶連台宕積翠亙天浙東一大奧區梅福所記爲周圍八百餘里後割天台而別爲四明則爲一百八十里王深寧七觀曰東有山曰句餘實維四明是也當崇禎壬午之歲黃棃洲先生與晦木澤望昆弟偕遊其地閱月成四明山志陸文虎欲刻之未果而亡越三十一年癸丑重爲改竄署其次第曰名勝曰伽藍曰靈蹟曰九題考曰丹山圖詠曰石田山房詩曰詩括曰文括曰撮殘凡九卷自來名山多有志獨四明闕如諸志或出於凡手而斯志以起衰之筆振之諸志多襲故而斯志則身所親歷繩愆糾繆者不少始刊者黃仲簡也仲簡名炳遷居雲閒三世於先生爲姪輩乃能爲任剞劂資亦難能者矣顧原刻於文括中附有黃伯藥黃伯家文字而列在忠端之先雖以類相從究嫌僭越且斯志旣題先生輯訂之者豈容罔爲參錯今改定作爲附錄以符體例全謝山曰四明丹山赤水名列第九張衡孫綽往來其閒名跡未顯自天

寳皇帝送太子賓客賀知章還四明歸而作四明山注釋客經吾鄉俱曰賀監舊山川而後四明名重天下雖前有孔祐後有謝遺塵高士風格栖跡此山而其文章無所表見不足爲茲之山重壽鏞以爲謝山之言固當矣然昌黎不云乎蜿蟺扶輿磅薄而鬱積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是育茲山乃有茲人非以茲人有茲山也然天地閒有茲山而人之負茲山者多矣二百八十峰峰峰有屐痕乃獨屬之先生其言曰昔蘇子瞻夜登黃鶴樓王定國諸公登桓山以爲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嘗疑是言及觀爲遊者之草草而後知子瞻之言非孟浪也先生不爲孟浪遊從容餘暇搜索及夫一流一石而標飾之然則茲山又豈不以先生重哉壽鏞生長斯邦雖欲草草登覽而輒不可得重刻斯志聊作臥遊若夫賀監之所注釋者則已無可攷矣因書以爲序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深省堂詩集序

萬又庵先生詩極爲李杲堂所賞尤稱其五律自以爲不如其後謝山續甬上耆舊詩錄先生作至百六十餘首杲堂曾爲先生作御李集敍又嘗爲選定五律百首先生爲杲堂女夫翁壻相依者二十餘年杲堂學問氣節一時罕匹晚歲耑意詩文務倡風雅里中少長咸推祭酒所謂浙東一老布衣幾欲奪江南半壁以自霸者也先生爲人和平長厚退然長老昆弟閒闔無所競逐而潛肆於詩其弟季野寄先生詩有云賦詩直欲淩賈孟作字亦復追虞歐還將餘力工篆刻古雅多爲人愛惜杲堂則稱其搜探意匠蘇理血脈雕磨字句而出奇酷處直逼杜陵皆知言非阿私也杲堂輯甬上詩傳時資先生如左右手凡所輯錄無不相商金白雲李中林葉鄭朗吳鼓和胡百藥諸家詩并賴其力得之故杲堂曰人知余表章先輩不知得允誠之力多也聶壽鏞得先生深省

堂詩集於清腴堂陸氏實乃選本更假伏跗室藏徐氏煙嶼樓鈔本校之詳略互異然鈔本有圈識者此本多已錄入又據謝山所選校之三本亦不盡同然此本蓋有四忠三節一義之門印識似爲萬氏家物果出自先生手定與否未可知惟其中五律獨多似與杲堂所選相去不遠因卽此本校而刊之蓋取其精而不鶩其廣也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歷代紀元彙考序

萬季野先生著歷代紀元彙考始唐帝堯元載甲辰迄明崇禎十七年甲申凡五卷以年爲經以歷朝紀元爲緯考史者一覽瞭如指掌古人云左圖右史圖譜之學極深研幾鄭氏夾漈獨重之先生精於史人徒知其能文學而不知其尤深於圖表其著歷代史表也或年經而國緯或國經而年緯或主地或主時或著世系足補前人之闕朱氏竹垞所謂攬萬里於尺寸之內羅百世於方册

之間者也紀元彙考之作其意豈異是培林堂書目著爲八卷續甬上耆舊傳作四卷惟抱經樓書目作五卷今通行則依據抱經樓本奉化孫玉仙先生吾師也嘗授定海李子川讀壯歲喜刻書尤致力於戴剡源集壽鏞得其戊子年手校本今珍藏之此書亦爲孫師重刊其續編則子川所輯原刊正續相連壽鏞以爲未合體例因以正編還萬氏之舊而以續編接萬氏至編書之年止別作一卷附刻焉蘇東坡曰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以力晉梁以弑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東坡之言如此繼晉梁者皆以力者也然力而加以功功而稍稍有德以繼之則其祚必永有天下者可不以德爲務哉抑又言之統之云者名輕而實重割代爲史往往未得斯統而遽攘之六朝五代享國歲時錯雜其閒雖淵博如齊次風作歷代帝王年表不

能糾其失又如李申耆因葉雨垞紀元通考作紀元編其門人六承如羅列歷代紀元之作識於簡末且稱經緯粲然顧自丙辰爲始尊淸高皇帝而降明統萬曆四十四年於下縱其意在鋪張鴻烈然史筆應豈如此讀萬氏彙考一書益見李氏之不如矣季野先生墓在奉化縣西忠義鄉䕶湖塢陽灌之山麓今方議重修因竝及之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石園文集序

季野先生以史學名世顧求其詩古文辭則不易得客冬馮君孟顓忽從邑中文獻會得先生遺稿二册出羣書疑辨校讀錄入已過半未刻者惟卦變考宋遺民廣錄訂誤及書序記傳十五篇詩亦𠀤見謝山續耆舊傳未錄者衹五章其載見全傳爲此本所無者六章因補入之據劉氏行狀錄目釐爲入卷授之梓人乃爲序曰吾聞先生少不馴其父戶部君禁之室中見架上明史料大喜

竊讀竟數十卷又見經學諸書復盡閱焉出而豫諸兄家課操紙筆千言立就父兄大驚愕以爲幾失佳子弟遂使就學踰年游棃洲黃先生之門噫異哉夫人學問之成就豈不亦有天意哉兒童孰不喜跳戲要其機必不可鑿苟天之命材也待其一旦觸發固沛然莫能禦矣然杲堂李氏當日稱萬氏父子兄弟祖孫不容口今人恆言環境若季野先生者以戶部君爲之父公擇充宗允誠諸君爲之兄棃洲爲之師而公狄杲堂諸老又介乎師友之閒儻所謂環境皆學問者非耶先生治學以經史爲先詩古文辭蚤歲爲之已工後乃薄其空疏無禆世用置不爲其詔徒友也亦必以是爲言方望溪以古文辭推有淸一代大宗其治經學實自先生啓之然先生於詩古文辭工力亦不弱古文視詩猶勝今此編多說經論史及考辨之作諸書序記傳類客京師時所爲亦不無少作疑有非先生所欲存者詩則大率載見書舊集而新樂府別有刊本此編爲

其子世標所輯藏於家者也杲堂嘗曰學通今古無所不辨吾不如季野又曰季野古文辭識力深健不減歐曾詩亦能窺盛唐大家之室黃棃洲則以爲俟積其胸中所有一涌而出當盡爛然矣今先生詩古文辭之傳於世者僅已他諸撰述又多爲人掠奪去即明史稿號爲先生所盡心者世亦莫能見其眞本故余嘗謂先生學雖博名雖高而志不見於當時書不盡傳於後世於淸初諸老中實最爲不幸且其經學雖深而掩於史詩古文辭雖工而掩於經天固欲成就之而人事反又厄之如此然則其胸中所積雖多而所謂爛然者終未嘗見於天下後世斯固余所深慨校斯編乃每爲之掩卷嗚乎唏已民國二十四年八月

分隸偶存序

書法自秦漢後殆爲專學前人視若小道過矣彼一技藝之工豈有倖致者哉

近世工書法者如包安吳張濂亭皆深致力分隸濂亭書尤波磔噍殺氣藏骨裏嘗欲陷所書巖壁間期待知好於異世其自喜如此慎伯晚作藝舟雙楫究論書法語具甘苦絕爲世重其在清雍乾閒則有吾鄉九沙先生分隸偶存之輯采漢以來迄明季論書之百餘家而要以攷辨分隸述敍源流謂魏適以開唐不可以繼漢皆碻然可據信蓋入分始於秦人漢猶無此說許氏說文敍班書藝文志稱書體皆不及入分文姬石室書勢言臣父造入分時神授筆法二一曰疾二曰澀此言出漢末爲可信則入分造於中郎也其言有兩王次仲者正與有兩河上公同出附會耳至隸泯一雜以楷書因字體幾微之別名稱因循轉展而訛千載下誰敢懸斷乎今世變方異於古欲求如前人視若小道殆不可得而萬氏此書幸存世宙雖經刊行流傳不廣爰更付梓有得此書者從陽冰九生法研之極歸止分隸之體勢其於書法叓必有得也此尤余刊此書

之意也民國二十年八月

分隸偶存跋

余既據文瀾閣寫本刻分隸偶存嗣得乾隆己丑九沙之孫縣前字爾初者校刻本取以勘比縣前所刻極精然亦閒有誤處極三日之力爲之精校始付印焉案小跛翁紀年云余素嗜字學尤篤於分隸取古來論隸學及作隸人姓氏彙爲一編附臆論數首漢唐碑刻題識數十則名九沙分隸偶存亦夙習未忘也云云是分隸偶存之上本有九沙二字今著錄於淸四庫者旣删去卽其孫所刻亦無之矣校竟因誌於此甲戌冬

審定風雅遺音序

雪汀風雅遺音二卷原爲辨正考亭集傳而作然集傳叶韻不盡出考亭雪汀亦知之於是既辨集傳音讀與釋文異同又辨今集傳音讀非考亭之舊卽舊

有者亦多遭妄人改易此其意不獨爲風雅正音讀且爲考亭辨誣矣昔班志稱讀應爾雅隋志著僧道騫善讀楚辭是正讀本學問所有事而風雅效用在諷誦相感則正讀爲尤要也今此書既糾正習讀者之訛誤又頗能據釋文九家之音以正今集傳之違失既正今集傳之違失則從來宋元人以叶音讀詩者之違失自亦并在糾正之列河閒紀氏乃謂其於集傳外無所發明所論似亦未允雪汀本未解古音然其所以及此者正緣依據陸書乃有自然之合雪汀始意固不及是也惜其成書怱遽未嘗從容校正今本乃出於紀氏所審定紀氏謂編錄原書其文有損無益有所潤飾不更其意旨仍史氏之舊又謂嘗與東原戴氏參酌去取然其既云潤飾則於原文自不能有損無益既有損益卽非復雪汀原書之舊可決紀氏於學泛覽而無所歸音韻則尤疏審定此書實亦近似不知而作故乃挾東原以自護今取雪汀原本對勘其所審定或得

或失學者當能辨之然以此書與今集傳共觀則今集傳之真僞猶賴以有所稽攷而朱子集傳之舊異日容或可復見於世則雪汀此書有功於考亭者豈少哉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玉几山房吟卷序

嘗觀李氏全氏兩耆舊集歎吾鄉詩學之盛然其以清逸瘦削見長者實鮮獨陳氏楞山得其道矣箸有玉几山房吟卷曰繡鋏集曰秋吟曰擬古凡三卷擬古之作舊五十首今本爲錢唐符氏幼魯刪存二十二首悲歡雜感有懷斯瀉卽情攄發與比互參秋吟詩狀寫景態不依摸物象而窮極要眇蓋所謂獨具思心者也惟繡鋏集乃雜各體所謂清逸瘦削者於是見焉楞山之詩任性蕭灑不拘之於格律必謂其學陶謝無寧謂其毗於太白浪仙蓋其才毗太白性情則近浪仙一流故所爲詩與二家爲近世謂愁苦之言易工殊未盡然要其

感人之深則不誣已之所感者切至而後發於言者乃懇到然則樗山詩之足以使壽鏞低吟浩唱而不舍者豈其懇到之感於中者甚邪抑其清氣撩人使不得及其意邪取其詩校而刊之以待知樗山者論定焉民國二十三年一月

讀易別錄序

全謝山先生作讀易別錄凡三卷上卷列圖緯三十四種陰陽災異及占驗體例四十四種卜筮林占書百九種三式占驗書四十五種律曆家九種天文家二種兵家二種堪輿家六種祿命家七種醫家二種相家三種占夢家一種射覆家六種丹竈家三十四種凡三百六種中卷列圖緯候氣直日流爲神仙家者十種下卷列龜學家四十七種蓍學家二十七種凡七十四種都三百九十種卷各有說別其非易者所以尊易也鄭康成爲漢大儒王深寧嘗譏其釋經以緯書亂之見困學紀聞卷四周禮卷八經說深寧亦未嘗不引緯書以爲說漢書五行志云董仲

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深寧以爲嘗攷公羊氏之傳所謂讖緯之文非公羊氏之言也又曰何休引緯以汨經見困學紀聞卷七公羊穀梁朱子註論語百世可知引馬氏曰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讖是讖緯是緯術數是方士之言大要不出於全氏所別者是至若三式卽六壬全氏謂衍而爲星野風角二家變而爲律曆家律曆分爲日者家合星野時日以言兵事則爲兵家仰覩俯察爲形法家其在人也爲祿命家爲醫家爲相家以至占夢家則爲周官太卜之屬丹竈家則本陰陽消長之度射覆家或隸蓍龜或隸五行更如嚴君平葛稚川管公明李淳風之徒或以老莊治圖緯或以圖緯治老莊又如蓍書龜書大都爲漢唐人之作皆溺於壬遁之說者顧律曆星野之學在三式之前非先有三式後有律曆星野也然緯不可亂經左道惑人在所必黜此作者意也淸修四庫書於永樂大典中錄出易緯七種附於易數之末當矣朱竹垞作經義考泯列

之實非也顧壽鏞有不能已於言者圖與緯有別長孫氏隋書易類列圖五行內又列與易類似之圖其列於易列於五行必有一定之理非誤列也卽以緯書言亦有眞僞之別其眞者古義賴以存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從之讀斯錄者宜知所審矣爰重刻之而爲之序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月船居士詩稿序

清初吾浙有東西兩抱皆盧氏藏書最富姚與鄞同處浙河以東姚稍偏西則吾鄞爲東抱也吾鄞起抱經樓者乃靑厓先生而月船先生其從姪也蔣樗庵旣爲誌墓又爲立傳其致董小鈍書謂司敎平陽士不學古來見輒以經史語之因知隨地俱可小試蓋惜之也黃東井爲其女夫乾隆壬子春搜篋衍所錄詩付之梓曰月船居士詩稿凡四卷墓誌著錄曰南北遊草寂吟草者是否卽此無可攷先生爲人靜穆寡言笑口不雌黃人物其詩高處逼柴桑自少偕同

里楊爾音遊覽討僻書奇字又從史雪汀學研經史最後得雙韭之傳學凡三變卒底大成顧其著述不自收拾多散佚嘗注陳壽三國志於古今州郡沿革山川險要犬牙錯壤明析如繪惜爲東井之子桐孫攜往粵東未及刊厄於兵燹今其稿無存全謝山曰天下好書未必盡傳爲任松鄉言之也先生之書毋乃類是壽鏞既得斯稿於伏跗室固知未足盡其長然即此亦可見謝山所謂五行竝下一日可盡數卷其學固有不可及者矣若夫抱經藏書之由來雖曰青厓而實先生成之剞劂既竣書以爲序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

春雨樓初刪稿序

壽鏞讀鄞志董小鈍先生傳深惜其據行狀僅論其政蹟而不一及其學術傳者之隘也先生爲謝山大弟子謝山固嘗以有用之才目之然所施爲僅僅止此先生有不屑者焉先生之大者在傳雙韭之學今其文集所載如論深衣論

廟制及禹廟記繆之類皆深於禮者辨南寧三江請開復甬郡三喉之類皆熟於水利者記陳秀才事書樂平志張彥芳傳後浩氣吟跋與夫寄屠法田論吾鄉明季諸公立祠祀書皆表彰節義者又如兩次奉書某君論修四庫全書一謂當彙爲書目勒爲定本使後世作僞之士如張天覺劉炫之徒無所施其伎倆一謂謬託於經而不可言經降而至於顧愷之陸探微馬和之趙孟頫之徒蓋皆工師游戲之筆又如顏鼎受之國風演連珠王褘之禹貢周官急就章張九成之論語詩宇文虛中洪皓之春秋百詠方回之易吟其去留當先著凡例此尤精於經義者也若夫枌社掌故如燕京三里河薛家㵎鄞縣館及郊外殯舍不讀其集幾無人原其始者且當文網嚴密之時鮚埼文字存而未刊其答范莪亭書述邵海老言他日盛行必在曝書亭之上又答蔣柳汀書有云禍患者天之所爲豈人之所能避哉義正辭嚴讀之懍懍然有生氣然則傳先生卽

所以傳雙韭而先生之文雖不及樗菴之彊健卓然有功於雙韭雖樗菴有不逮焉斯集藏諸伏跗室久矣壽鏞爰取而付梓且著其學行焉抑考鄞縣藝文志曰紅雨樓文稿十四卷一名春雨樓集然讀其自序葢年過三十之作春雨樓集葢合先後著述而成者也今曰初刪稿又削其繁矣因並論之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

存悔集序

存悔集者何范冬齋詩也集何以存悔名冬齋曰震无咎存乎悔因此補過也蔣樗庵傳盧配京（鎬）因及冬齋曰冬齋少負才不羈謝山力挫折之始翻然從事於根柢之學名其集者所以志悔也謝山高第弟子曰盧配京曰蔣樗庵（學鏞）曰張望槎（炳）曰李雪坪（立櫰）曰董小鈍（秉純）合冬齋而六所謂許可者不過五六人者是也（見李立櫰傳）小鈍最後死而冬齋實先亡誌冬齋墓者謝山也謝山之

哀冬齋哀其年也豈獨哀其年哀其失傳人也謝山曰學統之分合經術之醇漓史案之異同文章之盛衰正變無不了了配京精悍沖一（冬齋又字沖一）濟之以縝密嗜學之深罕有足與二人抗手者自梨洲輯宋元學案謝山增補之及門弟子羼襄厥事而尤得助於冬齋故樗庵傳冬齋曰留心學案窮年兀兀蓋謂此也天不假年僅僅以詩傳而所爲詩謝山又謂其有敗葦枯楊之感今讀其詩誠哉悲音也然如有懷一作有云大節陶貞兼庚孝母儀歐敎更班箴自註云先曾伯祖驚伯先生故國諸生不仕順治戊戌以孝行旌先祖母楊氏乾隆辛酉欽旌節孝二十初度詩云孝友一門堪特傳冰霜六載敎孤兒自註與前略同然則冬齋之詩詩史也（攷甬上望族表西湖范氏洪震一謹案洪震字驚伯一作驚百續甬上耆舊傳云孝子侃侃父客死於贛母楊氏撫之走數千里不見父遺骸孝子復生孝子驚伯行誼酷肖乃父與弟洪星洪宿鄉黨稱爲三友康熙己未城西火烈獨其門無恙謝山紀驚伯遺事更言管江杜秀才懋俊死節其孤以與陸處士宇爆買藥過孝子因爲之定其三喪買基田並助之娶爲驚伯之孫廷謀嘗註杜詩直解三卷又作杜工部年譜一卷雍正戊申刻之於稼石堂）

冬齋以貞孝之裔淵源家學今存其詩存其人存其學存

其家世也詩何以得存謝山手選也手選之本藏之者酕京之孫卓人也（卓人名杰四明諛助道光丁未夏日卓人於故紙中檢得存悔集）卓人藏之六十年見之者陳氏餘山也序之者張氏鐵峰也梓之者卓人也攜之以示余者馮孟顓也陳氏之詩誦犀經質張氏之漢書讀三種壽鏞既先後刻之茲更重刻斯集獨惜天能不火孝子之門而不能永冬齋之壽然天雖不永壽而有此二百篇之存則亦不終為壽奪也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

四明古蹟序

旭峰雖以工制藝著稱當時要其文律深嚴兼事考訂不能謂其不受杲堂謝山影響杲堂年世差先旭峰誠未獲與接至於謝山固嘗與論文律矣且異時葉載之孝廉曾稱旭峰當嗣響東沙杲堂雖其自謙儗不於倫實則明清之交至於嘉道閒吾鄉文風杲堂宜推巨擘嗣響者固難乎其繼然細覼杏本堂詩

古文學製則當日旭峰胸中時時固儼然有一杲堂在也即如旭峰所輯四明古蹟詩四卷全錄唐宋以來迄於清初人題詠四明山川景物名勝者此固不足稱述作然不可謂其無資考證雖非梨洲志山水之比亦謝山所爲句餘土音一類書也夫小人有懷土之情況古蹟流傳在在皆爲文物典章之所寄桑梓枌榆之義憑弔焉而不能無動於中者旭峰此書之輯儻亦此意也與余嘗讀杏本堂詩文以爲其古文雖未詣于至高之境要亦一時之好而其以制藝通乎古文本原六經則固不可誣也今刊其所輯四明古蹟詩聊發其爲學大要著之如此畀後之人有考焉耳民國二十四年一月

瞻袞堂文集序

先生諱鈞字陶軒吾鄞西門袁氏也鄞有三袁鑒橋袁氏有絜齋蒙齋二先生以風節著南袁有淸容先生以奧學雄文爲世所宗西袁則天與先生諱鏞者

抗元騎於資教寺以身死國其家人赴水死者十七人少子澤民甫六歲以僕護持得免事詳先生所著啓孤廟記而先生其裔也先生幼穎悟父諱德達在燕九歲以詩寄之曰遠思不能寐默坐觀書筒書中有所得如父親指示指示若眼前關河隔數千安能雙飛翼飛飛到日邊秀水鄭虎文贊善稱賞不絕口明年父卒貧無以斂同年生相與經紀歸其喪先生既傷孤苦益委身於學其後虎文主講新安先生往執經其門學乃大進居萬山中師友外無妄交一日夢遊薜琉璃醒卻憶之兀若有失因繪夢遊薜琉璃圖爲文以記鄞藝文志著錄薜琉璃居詩文蓋先生以是名其居也然壽鏞欲求之未得而得瞻衮堂文集瞻衮堂在鄞城西永樂八年姚少師廣孝記云太常寺丞袁先生之所建永樂十九年胡祭酒儼記云前太常丞贈少卿袁公既老得致仕乃名所居之堂曰瞻衮其子尙寶少卿忠徹請余記然先生嘗攷之宋丞相魏杞贈提刑公詩

有莫忘瞻衮話平生之句註以爲堂名則瞻衮之名謂昉於太常尚寶者非也父老相傳爲宗正故第宗正則西袁氏遷鄞之始祖云其事亦詳於先生所著重建瞻衮堂記先生遺著其大者爲鄭氏佚書二十三種蔣鏞雖不能盡讀而讀其所自序者辨析譌謬補正缺失齊其不齊以次收合洵爲漢學之功臣不僅高密之嫡系矣浙書局已刊之又如四明文徵删繁就簡網羅舊聞有裨掌故蔣鏞得之於伏跗室今甫付刊又如四明近體樂府彙作者百六十人閒及無名氏附以詞話詞人更賴以傳鄭氏二老閣亦刻之其未刻而藏於其後裔者尚夥也萬季野曰無益之文不作先生之作其小者繫於一族其次繫於一鄉其大者繫於天下萬世自暴秦焚劫詩書義晦綜貫繩合厥維康成洎王肅僞作古書駁難鄭義而遺文幾幾歇絶先生生於百世而後獨能抱殘守闕甄采靡遺則有功於漢也近世學者厭薄朱子務以一名一物爭勝先生則謂朱

子鎔鑄羣言獨標精義於是參考衆說爲詩經朱傳翼二十卷朱傳補義一卷讀詩偶記十二卷則有功於宋也其留意四明掌故日攜小囊出有所得卽投囊中夜則鐙下錄之數十年如一日於是更有四明書畫記四明獻徵諸書而詩彙百卷搜採尤博足補四明雅集及甬上耆舊集所未備則有功於鄉者也吾鄉多文學士學與文兼羣推先生阮芸臺不輕許人者謂吾鄞季野之後足與頡頏蓋其信之有素焉耳竊因之有感矣先生十歲而孤淒涼旅舍與先君子十一歲而孤者情景相若其後先君子沒於燕邸又與先生之父永北公相類壽鏞行能無似不得如鄭贊善者爲之陶淑然三十三年前居潁州不啻新安之萬山中萬物靜觀而皆自得又若夢遊薜疏璃矣今冉冉將老學無所成惟覺夢寐皆有鄉先生著述陳前而日在故紙求生活讀先生書益想見其人而爲之低徊不置斯集初刊爲其曾孫可烜今板已燬因重刊之而爲之序且

顧後之人盡傳其書焉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襄陵詩草序

鄞藝文志著錄襄陵詩草二卷而不及種玉詞顧詞有刻本而詩草未傳忻君紹如輯四明清詩略錄其詩九首余不知其所自來一日馮君孟顓以詩草錄寄謂得之於叢殘中以其附有種玉詞始知爲孫曙舟先生作屬余刊之因讀其詩諸體略備昔人謂瘦易枯腴易肥樸易陋澹易靡論詩於今日難矣求古詩於今日則尤難淵淵乎一唱三歎深情婉至者乃得之斯草攷之鄞志傳先生登道光二年進士以知縣分發山西補襄陵令歷官行事敍之特詳而獨不言其文學董覺軒年丈謂先生少負詩名與陳漁珊周小匡胡藕灣諸君相唱和篇什甚富及官襄陵明於聽斷懲訟蠹絕餽贈循聲卓著今讀其詩卽可覘其學矣夫飲酒賦詩爲吏事之一戒毋亦以此爲荒於政乎然斯言實迂詩亦

文也古來治文於政治餘暇者多矣曾何足病斯草雖以襄陵著且不僅爲襄陵作也意者其後嗣合其先後吟詠而彙存者歟孫氏與吾外祖家柴氏有連先生之子學駉爲名翰林世居西郊廉吏之子孫必有緜延其澤者爰刊斯草而附以詞草一卷種玉詞一卷爲傳其人且以補鄉志之不備云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世本集覽原起序

王䕫軒先生手稿存於屠康侯所者凡四種一曰儒林宗派爲萬季野著十六卷本蓋依辨志堂舊鈔增註其籍貫別號謚法而釐正之者也非於萬書外有所增益二曰全吉士七校水經注四十卷蓋與陳詠橋重理殘本更得校語四十條是也三曰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初稿爲四十卷附錄二卷嗣改定爲一百卷其次第悉依黃全宋元學案之舊外附宋儒博考二卷元儒博考一卷原

稿幾經改竄皆先生手定者也四曰世本集覽其原起提綱條例目錄通論有清本而所謂集覽八冊者後改定爲六冊分卷仍四十有八又先生手輯而待整理者也壽鏞既見此四書先爲其易因刻增註之儒林宗派十六卷次及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積三載之歲月合四五同志之精力經三四番之讎校今已將蒇事矣獨世本集覽一書望洋興歎初與康侯謀擬用攝影法將稿影出再圖整理康侯踺之倩商務印書館估價會值國難發於滬上幾遭火厄事不果行忽忽四年輒引爲憾壽鏞於鄉先輩著述斷編殘簡視若共球乃鉅製煌煌姓氏之原即生民之始有關史學源流者反忽焉而任其緒之墜豈人情哉且世本卽系本見於史記索隱集解者已無全書而先生自年十六以至四十盡力以期其成者宏目大綱粲焉具備後生小子但事整治便可成書敢不勉負仔肩然其難則更甚於學案補遺逡巡其閒懼其無終者以此也去歲先刻

原起提綱例目錄通論五卷今年元旦馳書康侯仍索稿償其思吾願焉顧猶未著手耳先生原起所謂他年成功有日庶副知己之望者未知壽鏞能副先生之望否耶今將已刻者播之於世俾見大凡更望邦人君子匡其不逮而促之成焉若夫全氏七校水經注光緒戊子已梓行獨不及水道表是表爲先生輯其子龍光校亦宜刊也民國二十五年四月

補園賸稿序

歲丙申壽鏞甫入泮隨先君子謁盛省傳先生於養園園在城南石箭淩雲雜植花卉林蔭蔽虧於時享賓客陸已雲先生年最長壽鏞年最少而補園先生則介乎少長之閒貌清癯淵默而和藹粹然儒者先君子命壽鏞呼之曰叔時制藝猶未廢獨先生以古文辭鳴鄉先輩羣相推重有文字必屬諸先生壽鏞欲從之游而輒不得閒其後二年吾鄉大饑穀踊貴先君子與鄉老籌貲採境

外米以濟之曰寧波接濟公所平準其值饑民無譟事將訖而先君子還都先生代當事者記其始末又二年而先君捐館燕邸先生輓之曰吾道何之京洛衣冠仍布素公歸不復鄉邦文獻此凋零輓先君子者衆矣一時嘖嘖稱頌無踰先生蓋先生與先君子相契在道義者既久而文字之雅又次焉者也先生以己卯舉於鄉屢上春官不售覃思箸述顧清貧藉館穀養親不足則賣文益之非其義不苟取爲文宗法歸方浸浸乎韓歐孤往冥追形囚神瘁一字不安推敲終日以故門下皆佳士其弟子陳頤壽嘗語壽鏞曰吾師文章人第知其守渠矱而不知其精氣光怪有道人所不能道者鄙俗輓近侈矣遇婚喪懸鐙結綵必得善點綴者爲之鋪張有某工其事先生贈以言不減昌黎圬者柳州梓人兩傳今多散佚袁氏所輯湯氏所刻非其至者壽鏞爲之太息然卽就其賸稾二卷讀之好學深思亦可見矣迴溯四十年前與先生相見之始曁先君

子道義相契後生小子夙昔之所景仰者卒卒未報而先生墓木之拱今三十二年與先生相往還見諸贈答者陸盛兩先生既先後謝世讓三价臣諸丈亦悉成古人鄉獻凋零益甚於昔壽鏞守先人布素業不加進未嘗不發愧也因重刊先生稾覽其文而增感書以爲序云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古今文派述略序

壽鏞少時有志學爲文顧以齒稚於里中之賢豪往往慕其名而欲與之接無閒也歲丁酉初應秋試始識陳慷夫先生是科先生以拔貢膺鄉薦而壽鏞以不文罷迨癸卯壽鏞預鄉選先生極論吾文有春氣自此相交在師友閒者十有餘年歲丁未壽鏞再役漕務於燕而先生方銓授雲南恩安縣知縣同寓城東鄞縣館一日方盥沐畢忽相語曰理學經濟文章將屬於子子其勉之壽鏞瞿然曰何先生戲我如斯先生曰子讀陽明書不釋手又留心朝章國故時時

思學古文吾望於子深矣壽鏞曰三者乃先生之所志先生著述其可示我乎則答曰吾平生爲文隨手散漫不留稿非惟不留卽有存者將一一焚之矣壽鏞曰此先生憤言也意者以爲儒冠誤我乎先生笑曰我必如此我必如此戊申抵任未三年而歸吏畏民懷歸而主吾郡中學及師範講席病時欲焚詩文稿果如其所言其後忻君紹如輯四明清詩略多方求之始得詩二首紹如謂未足其盡長者是也壽鏞景仰先生求其遺著而輒不可得一日弟子張令杭忽以其父振驂先生所注古今文派來曰此慷夫先生在浙江第四師範學校編以教學子者也得之狂喜因謂令杭曰先生不欲存其稿而今竟得之奇矣盡讀其所述曰周秦曰兩漢三國曰兩晉六朝曰唐及五代曰宋及金元曰明曰清斷代論文一一溯其源流治理學經濟文章爲一鑪而以理勝詞勝判爲兩途其意尤獨重理勝此豈僅示學文者之途徑雖老師宿儒取爲借鏡之資

無不可也乃知先生所以勉壽鏞者固平日所自勉者矣昔歐陽子以一生盡心文字爲可悲壽鏞則以爲可樂先生欲焚其稿者以爲可悲者也今取其稿刻之以爲可樂者也有時悲有時樂樂變而爲悲悲變而爲樂古今文士莫不皆然又豈獨壽鏞與先生哉起先生於九原而問之以爲何如先生未焚稿有摩兜鞬室詩文鈔藏於家他日更將刻之悵懷夙昔因書爲序且屬令杭告其父向非手錄焉而爲之注欲求斯稿豈可得耶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四明叢書第四集後序

壽鏞輯四明叢書第一集二十四種第二集二十二種第三集十七種今輯第四集三十七種合一百種任力耕耨寒暑又更祖述曩哲自宋迄清文以載道道深則名楷模後進維諸先生

慶曆而後學紹淳熙廣平年長藹然春曦孝友融明篤實不欺疏席敝牀我心

則夷先張後陸朱呂友師啓迪來學講解禮詩維斯殘稟梨洲搜遺剡源謁墓
荆棘誰披錄舒文靖公類稿第一
定川言行述於和叔學始閨門夢寐無愆孝在盡歡飲水啜菽愉色婉容祭義
膺服出而事君忠義矢夙錢盡再來幾失難復不求大本何論條目悠悠千秋
其洲曰竹輯定川遺書第二
大哉慈湖精神謂聖四勿三省誠身在敬豈略事爲貽空妙病經國治鄉卓著
善政甬三門人蒙齋無競習庵石坡亦篤躬行欲修羣書閑邪以正雖永厥年
大志未竟錄慈湖遺書第三
天地一本正獻崴嵬素尙氣節體用兼該崇政殿上經筵趨陪式微揚水鑿時
可哀拳拳忠藎冀君心開胡終闇弱太息後來有子嗣響無愧掄魁遺文更補
貴晚楊梅錄絜齋毛詩經筵講義第四袁正獻公遺文鈔第五

仲培戴氏居桃源鄉持節將漕爲衣冠光深寧世譜名姓留芳胡世不察以浙
誤湘述佽飛廟說大人堂載於鼠璞徵獻梓桑況於名物攷訂精詳江湖詩派
鶴唳淒涼錄鼠璞第六戴仲培先生詩文第七
王深寧叟困而好學用志不分晚彌堅卓紀聞一書純而不駁閻何萬全相與
研摧維我先公說守其樸觸類引伸益求詳確履霜堅冰理徵復剝嗟余小子
德修罔覺輯困學紀聞補注第八
曰丁孝子遭際坎坷人不堪苦獨寐寤歌生平奇行春草搜羅廉義主輔而衞
以和其俗短喪守經不阿詩以人重況振頹波在昔黃顧一卷摩挲海巢逸響
忠愛情多錄丁鶴年詩集第九
白沙入室有賀黃門至性不顯寶藏霾昏世即我用我道何尊經五書四獨探
其原小齋歲月在養心源取於信世曰無讕言實理充塞道體長存釣臺何處

萬里羈魂錄醫閭先生集第十

白齋詩思雨碧雲蒼陳言務去薄宋宗唐三百廿八輯自杲堂正刻續刻一傾詩囊契林見素遂商量發爲評議識見精當林泉雲鳥其樂洋洋淸白自守

竹里徜徉錄白齋詩集第十一

半湖陳子負天下譽松溪作宰筮仕之初洎守撫郡惟奸是鋤奇謀掎角陽明依於功高謗起公乃怡如闔門卻埽左右圖書隨筆輒記善惡咸臚可懲可勸

義命自據錄聞見漫錄第十二

正嘉詩人曰陳魯南與朱王顧蠻竝駕參赤實作賦其思深湛旣入翰苑爲國梗枏偶忤權貴肉食自慙抗疏致仕芒屩竹籃登臨山水游錄詩談慨然憂患

守道奇男錄拘虛集第十三

邵子皇極表裏太玄獨深於易未廣其傳精微深妙觀物外篇張吳二氏校正

後先余南湖起妙旨更銓名曰釋義道協人天不以術愿數理犂然三兼奇耦
卓哉斯編錄皇極經世觀物外篇釋義第十四
豐氏南禺直臣之嗣築萬卷樓其學深邃書法尤工五體竝萃點畫古型魏晉
高致中矩中規運筆獨異樂道安貧暮年蕭寺爰列書家評其第次入法精英
宣斯訣秘錄書訣第十五
百家汎濫曰陳約之其性亢潔不喜逢時厭薄何李學初唐詩京楚關洛卽景
摛辭五溪之上九曲之湄詞不詮次命曰無奇文亦娓娓華實兼施惜不永壽
唐張拾遺錄陳后岡詩文集第十六
碣石西淸高標磊落兩集頡頏各有寄託筆矯虬龍伯翼贍博影子古人暗中
摸索今人而古是謂鉅作名滿京師歸休南郭歗詠脩園自安澹泊廿載詩文
轂率是度錄碣石編第十七

䑦䑦南仲教授金華古田移宰民咸拜嘉高唐作牧致仕還家穡事周盛西山人遐回首翠屏銅馬谽谺徘徊遽别南北路賒洽洽之水迴灘截沙阮公游地感慨交加錄銅馬編第十八

汐社三老葛楊與王王氏右仲艱險備嘗三年客涪遺愛甘棠胡與時迕吾道窮傷匈懷約結修詞未遑居夷而困作書洋洋入夫子室宜取紫陽舍魚得掌吾願已償錄夷困文編第十九

囊雲周子生不逢辰作吏粵東勤政愛民棄官遄返浙海揚塵黃吳殉國百城沈淪遁而入剡桃源避秦青松白石高曠絕倫單言片句不蹈前人霜聲猿叫湛然之身錄囊雲文集第二十

棃洲先生明季遺老登四明山靈蹤探討丹山之圖九題之考名勝詩文撮殘屬稿爲惜前人遊者草草糾繆繩愆無使顛倒一石一流溯洄肇造定國子瞻

襟期同抱錄四明山志第二十一

萬氏入龍允誠第七題句驚人尤精五律杲堂愛之相依甥室輯耆舊詩獨與搜逸卓然成家杜陵可匹深省名堂退藏於密和平之音長厚之質悠哉白雲故園春日錄深省堂詩集第二十二

悲夫石園書爲人盗史局終身精神暗耗五禮尤精名被徐冒著述云多散失堪悼彙攷紀元史學先導八卷詩文讀之傾倒真洽真儒其見違到千古一時大業是好錄歷代紀元彙攷第二十三石園文集第二十四

九沙早歲師事念臺應閤樸學杖履又陪拯望溪獄古誼交推購白衣集拂拭塵埃春秋禮記父書恢恢纂輯方畢絳雲厄災篤好隸學唐漢胚胎書雖小道攷證淹該錄分隸偶存第二十五

字音不明訓義轉晦朱子傳詩雖與序背亦舍釋文以俗音載後先兩歧出弟

子輩史氏雪汀究誤所在逐一考求韻書條對紀氏審之更正於戴就簡删繁流播海內錄審定風雅遺音第二十六

伊人洄溯玉几山岑淸逸瘦削怨咽之音繡鋏擬古更曰秋吟凡詩三卷足見淵襟況工書畫逸才咸欽聽雨一錄拾取碎金不因人熱江淮浮沈亦陶亦李物外寫心錄玉几山房吟卷第二十七

諸經之中惟易雜出正閏不淸道入於術維全謝山慨然引述粤攷藝文錄其纖悉五行蓍龜天文及日兵道釋仙均所必黜煌煌三篇議論宏實竹垞纂經毫釐之失錄讀易別錄第二十八

雙非高弟曰盧配京學凡三變以博雅鳴秦王畏友蔣董齊名大江南北書册列楹日盡數卷擷百氏英平陽司鐸經史詔生發爲吟詠柴桑淸聲茹今含古展也大成錄月船居士詩稿第二十九

曰董小鈍才號有用西粵西秦循聲歌頌小試牛刀豈爲君重鮚埼之文有關學統忠義錢張及其羣從耿耿此心冀俎豆供春雨纏綿遺言載誦東井傳薪軼事旁綜錄春雨樓初刪稿第三十

曰范沖一少負不羈翻然向學謝山裁之道統分合經術醇醨史案同異文章盛衰瞭如指掌見稱於師枯楊敗葦詩音淒其學臻縝密匪傳以詩卽詩見人其志可悲錄存悔集第三十一

詩文學製維陳旭峰抱經盧氏子弟景從有書可讀經史羅胸助教國子得士雍雍焚餘爐後聊寫情悰歸來栗里偏訪舊蹤陸皮選勝丹赤倚笻探詩五百桑梓敬恭錄四明古蹟第三十二

袁子陶軒萬全流亞夢薜琉璃風流蘊藉漢宋冶鎔文章有價少而孤零沐贊善化芸臺契之置於幕下才譽日隆著作滿架擺落陋儒近代之霸膽攷家風

後先躡跨錄瞻袞堂集第三十三

襄陵作令曰孫曙舟明於聽斷卓著循獻囊無長物琴鶴清幽如期而至惠頌縱囚既歸故里三友唱酬詩草工緻種玉詞留有子濟美詞苑遨遊降祥作善君子道謀錄襄陵草第三十四

艧軒王子學有本原始精小學溯晉唐源晚補學案有功宋元中讀史記系本不存慨然憂悼風俗何敦爰稽氏族別類分門都凡六册卷帙浩繁全書待理先標例言錄世本集覽原起提綱條例目錄通論第三十五

補園之貌弱不勝衣補園之學深湛淵微硯田雖薄色養慈闈鬻文以益事與願違形囚神瘁實至名歸一介不取純白風徽矜嚴持律知音者希厄之以遇瞻仰欷歔錄補園賸稟第三十六

文章一道自古綦難理勝詞勝惟求其安嗟我慷夫攻苦力殫詞章訓詁著譽

文壇一宰蠻癖無負斯官難容直道還守儒冠爰述文派作古今觀生平所得照耀毫端錄古今文派述略第三十七

龍門纂史故事遺文厥協旨趣以敬榆枌開卷有益苾苾芬芬更求放失擴我見聞自慚謭陋負山以蟁民國二十五年四月

# 約園雜著續編卷三

## 四明叢書第五集序

壽鏞既采吾鄉志乘所錄先哲著述曰四明經籍志懼其遺而未備也未敢問世更就兩浙學術沿流溯源述而資來者之考證然亦未敢自信也今者王覆軒先生與馮五橋先生所輯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幸而刊成先生寧人也學術關天下固非一鄉所得而私然成於我鄉人之手不得官爲之刊而入諸四明叢書第五集昔人云學案與四明有緣不信然哉讀黃全學案宋元之際吾鄉先生登學錄者已得二百數十人補遺幾倍之而寓賢尙不與焉雖其著述不盡傳而學行往往藉此以著敢彙而一敍其概學案百卷吾鄉先哲之列於案首者曰楊慈湖簡曰袁絜齋燮曰舒廣平璘沈定川煥曰王深寧應麟曰黃

東發震曰史靜清蒙鄉曰趙寶峰偕凡入人若晁景迂說之則謫居甬上船場者也並列案首其學實本於姜至之潛至之嘗爲明州錄事固泰山弟子也王深寧曰四明自唐爲州宋慶曆中始詔州縣立學山林特起之士卓然爲鄉師表或授業鄉校或講道閭塾本之以孝弟忠信維之以禮義廉恥養成英材純明篤厚百年文獻益盛以大五先生之功也五先生者楊大隱適杜石臺醇王鄞江致樓西湖郁王桃源說也全謝山於是有慶曆五先生書院記五先生著述雖不傳而王鄞江集九卷王桃源五經發源及文集十卷樓西湖集三十卷猶見其目於鄉志云桃源從大隱游其弟王望春該有遺稾十卷其孫勳曾孫正己能紹其學鄞江之弟子則有范文正公姪壻周敦夫師厚又有史冀公簡豐相之穆袁公濟轂汪德溫洙俞仲寬偉陳君益摭姚舜徒孳德溫著春秋訓詁（或作訓傳）而周敦夫子廉彥鍔有文集二十卷史升之詔爲冀公子舒嬾堂亶有

信道集皆爲西湖弟子西湖子常桃源子珩有經傳異同論望春有子𤩽敦夫次子銖有文集二十卷公濟有文集七十卷相之有古易正說尚書正說魯詩正說禮記正說春秋正說孟子註等書皆佚而壽鏞就李朴所編豐淸敏遺事旁搜羣籍曰豐淸敏遺書六卷俾傳於世陳了齋𤩽倅居南湖之南藍又爲淸敏弟子著四明尊堯集有子曰正彙有孫曰大方若蔣璿蔣玧爲浚明之子了齋弟子也若豐安常豐宜之誼則豐氏一傳再傳也樓攻媿鑰則西湖續傳也有金縢圖說及攻媿集一百二十卷別本爲三十卷嘗私淑朱子湛深經術至若安定弟子則有翁南仲升著易說十卷錢君倚公輔官於甬興水利謝山詠偃月隄嘗及之龜山弟子則有趙庇民敦臨高息齋閌童持之大定王穎彥庭秀胡浚明宗伋生餘姚避地居明越士多歸之而魏碧溪杞汪適齋大猷舒德觀㦸又爲庇民弟子持之並爲息齋弟子浚明有子沂庇民著書說二十六卷

詩解四十卷三禮發微四卷春秋正宗三十卷論語解二十卷孟子解十四卷文稾五十卷抑崇有厚終禮一卷鄉飲酒儀春秋集註四十卷穎彥有磨衲集王深寧嘗斥之碧溪有山房集三十卷適齋有五經會要及存稾二十册洛學之來甬上蓋由來矣曹放齋粹中爲李泰發光之壻泰發乃劉元城安世弟子放齋著易解及詩說平山文稾吾鄉詩學自放齋始程沙隨迥由寧陵徙居餘姚爲喻湍石樗弟子而高萬竹元之實從沙隨游萬竹有易解一卷詩解一卷春秋義宗一百五十卷論語傳一卷及茶甘甲乙稾先是息齋集註春秋萬竹繼之吾鄉稱爲春秋二高不以名位甲乙也碧溪弟子則有陳安行居仁張雪窗艮臣安行有制稾二十卷詩文雜著十卷艮臣卽武子也有雪窗集陳立道卓爲安行第五子樓攻媿稱安行精力德量舉不可及立道則再世見之者也陳君銜允平爲安行孫立道之猶子詩詞與吳夢窗文英翁處靜元龍齊名君

衡有西麓繼周集蜩鳴稾日湖漁唱及詩稾夢窗有夢窗集處靜有龜巢集史直翁浩最受橫浦之知乾淳諸老其連茹而起者皆直翁力也既遺諸子從慈湖絜齋講學又延定川之弟季文炳於家以課諸子其發學錄者若子固叔彌堅從子艮叔彌忠和旨彌林獨善彌鞏其孫子仁守之子應定之賓之獨善之孫卽靜淸也直翁有尙書講義二十二卷周官講義十四卷論語口義二十卷及鄮峰真隱錄五十卷固叔有滄洲稾獨善有文集二十卷定之有鄉飲酒儀一卷易贊著說及月湖集史氏固多佳子弟也象山之學傳於吾鄉爲獨盛則淳熙四先生發之四先生以舒廣平璘年最長次沈定川煥次楊慈湖簡次袁絜齋燮慈湖著述繁富壽鏞別有考附錄慈湖遺書絜齋有家塾書鈔十卷毛詩經筵講義四卷諸經論孟禮記論說絜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三卷（今存絜齋集二十四卷遺文鈔二卷）廣平類稾黃棃洲得其叢殘四卷而禮解或稱詩禮講解詩學發微則已

佚矣惟定川家集五卷既不傳而履軒先生所輯者亦未見壽鏞因絜齋所撰定川行狀及言行編並諸書所錄編爲定川遺書六卷並定其在竹洲講學年月蓋程門自謝上蔡以後至於林艾軒及象山而大成而四先生又集象山之大成象山之兄九韶爲梭山先生九齡爲復齋先生定川絜齋並師復齋若廣平之兄琥弟琪及豐宅之有俊則亦象山弟子也四先生皆導源於家學慈湖之父諱庭顯時稱老楊先生卽楊通奉也與象山爲學侶廣平嘗自敍其學曰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者是也定川之父諱銖與弟鏜銘學於焦公路瑗公路以山東布衣講學吾鄉大涵山以紹程氏之緒其弟子舒烈作行狀謂簽判之事焦先生極恭其後諸生所以事簽判一如之廣平之父卽庇民弟子諱黻最與童持之講學相睦溫恭足以警傲惰粹和足以消鄙吝絜齋之父諱文嘗著甕牖閒評八卷推節忘年問道於定川因使絜齋事之蓋從事於

躬行之實者也廣平同調則有楊獻子琛淵源經學其弟子以奉化李景平元白爲最始受業於蔡幼學其得之廣平者詩禮也所著讀經纂義禮記纂詩禮講義學庸圖說語孟義類雜文五十卷時稱三江先生其次則袁晉齋肅蒙齋之兄也廣平有子若鉼鉦銑鍇鐻從孫若津澣津有尚書解春秋集註澣有易釋二十卷繫辭釋三卷江軒記及文稾十五卷定川弟子以竺耕道大年爲最所著有禮記訂義其次若舒仲與衍初名沂舒鉼定川之弟季文炳最與呂大愚祖儉善大愚有大愚集共講學竹洲定川子傅曾魯曾省曾敏曾蒙齋嘗贈省曾以序慈湖弟子別有考見慈湖遺書以蒙齋爲最有中庸講義孟子解孝經說及蒙齋集謝山作城南書院記以爲晚宋無先之者是也其次若陳和仲塤著述不傳桂石坡萬榮有石坡書義及論語精義十卷童杜洲居易有寧吾集許止齋孚沈清逷之子民獻清逷者諱文彪與蔣秉信存誠並爲慈湖講友又如劉

子固厚南有寶山雜著沈清遐壻也父勉字懋伯馮振甫與宗與從弟國壽時稱二馮慈湖有子磬齋恪其五世孫芮字大章芮之子伯純絜齋弟子若胡正之誼有尚書釋義十卷胡牧之謙有易說易林徐恭先愿舒仲與衍袁彥淳韶絜齋有子晉齋肅蒙齋甫有曾孫德平裒著臥雪齋集彥淳曾孫有清容桷著易說春秋三解清容集致亭集石坡桂氏杜洲杜氏累代不替桂氏若容齋同德清溪彥良古香壎童氏若松簷鐘聲伯鉉子丹金杜洲更有弟子曹久可漢炎嚴草堂畏和仲有子蒙清遐續傳有沈明大輝卿沈源明大嘗使其子源與其壻唐伯度韍受業於定海尹汪遯齋汝懋韍有弟仲規輪叔直轂季齊輻則學於戴九靈良者也和仲弟子有全謙孫全晉孫謙孫父汝梅季弟頤孫子晉晉孫之子彥字遯翁黃南山潤玉聞其教因得理趣焉宋自乾淳以後學分三派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淳熙四先生傳陸學而孫吉甫枝父允受沈發判銖

學吉甫早從樓攻媿鑰沈定川煥袁絜齋燮游及見徽國文公而證所受遂學

雄文望於一時所著有書解十三篇及海上稾余訥菴端臣實從輔潛菴廣游

潛菴固朱呂弟子也訥菴以授王貫道文貫汪景新元春貫道以授黃東發震

景新以授徐禹圭天錫與弟天彝若任松鄉士林及東發之子懋菴叔英皆韓

明善性學侶明善爲恂齋之子傳輔氏之學者也貫道有文集五十卷春秋傳

雖佚其錄於程積齋春秋本義者猶夥松鄉有中易論語指要及松鄉集十卷

樓迂齋昉與弟昞爲東萊弟子迂齋著崇古文訣王謙父撝深寧之父也與鄭

安晩淸之應之道繇皆迂齋弟子謝山作翁洲書院記推尊之道王深寧應麟

紹其家訓以接陸學又從王子文埜游以接朱學更從樓迂齋游以接呂學又

嘗從湯東澗漢游兼治朱呂陸之學和齊斟酌不名一師蔚成大儒貝淸江瓊

以爲創學者以考亭朱子之說一時從之而變蓋深寧得之王埜徐鳳王徐得

之眞西山德秀而眞氏傳詹元善體仁之學也謝山則以爲綜羅文獻實師法
東萊況少師迂齋則固明招之傳矣於易輯鄭康成周易註一卷於書有尙書
草木鳥獸疏王會解於詩有詩考五卷詩地理考五卷詩草木鳥獸蟲魚廣疏
六卷詩辨逸詩考於禮有踐阼解於春秋有春秋三傳會考三十六卷古文春
秋左傳十二卷於四書有論語孟子考異二卷於小學有補註急就篇其餘著
述如玉海二百卷困學紀聞二十卷爲尤著若深寧集一百卷雖佚而四明文
獻集及摭餘編猶可考其文字焉有弟曰仲儀應鳳子曰㝃學曰昌世有靜學
集孫曰厚孫有遂初集曰寧孫其弟子則戴剡源表元有剡源集榆林集史靜
清蒙卿黃仲正叔雅鄭德仲芳叔有蒙隱集王思齋惟賢袁清容桷鄭一道覺
民爲芳叔子有求我齋稾鄭千里駒鄭千之眞爲覺民子千之嘗集四明文獻
此深寧一派也黃東發震專宗朱氏淵源出於輔氏師王貫道讀其日鈔九十

七卷諸經說閒或不盡主建安舊講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止東發又嘗預杜洲之講會而其後遂别爲一家其學侶則有黃子羽翔鳳其族弟也陳本堂著有本堂集九十六卷同調有安吏部劉其子曰夢榦叔雅叔英有詩文雜著其孫正孫其曾孫玠有弁山小隱吟錄二卷其弟子則隱沒多不可考惜哉本堂之子若汝賚深汝泉泌其猶子洙其孫若子經樫著續資治通鑑本堂之弟子若吳叔度漢吳文可應奎此又東發一派也史靜清蒙卿明體達用宋史云早受業巴川陽恪號以齋爲小陽先生之子袁清容以爲其父諱肯之是爲太中先生從巴川陽公岊學易春秋黃文獻溍則云繼朱子之學者自晏氏淵及大陽先生枋小陽先生岊以至於史氏是靜清所受業者小陽先生非小陽之子史傳蓋誤靜清有易究十鈔及靜清集其弟子則程畏齋端禮積齋端學也時比之河南二程畏齋有畏齋集十卷積齋有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釋疑二十

卷春秋或問十卷綱領一卷積齋集五卷畏齋弟子若蔣敬之宗簡有周易集義詩答問春秋三傳要義及文集十卷若樂仲本良仲本與從弟衍及復讀書大浹小浹之間若張誠甫信陳韶皆仲本弟子此又靜清一派也三派王雖調劑朱呂陸湯而黃史則純粹宗朱至趙寶峰偕則壹意宗陸自讀慈湖遺書恭默自省有見吾道一貫有寶雲堂集今存二卷原六卷其講友則竑是齋觀王相山約其學侶則楊大章芮其弟子則桂清溪彥良烏春風本良烏春草斯道向樂齋壽羅彥威拱方景淵原王彥貞桓葉伯奇心李可道恆其集中祭寶峰者鄭原殷以下三十一人慈人居多焉清溪有清溪清節山西拄笏老拙諸集春草有春草集秋吟集若李元善善東平人游慈谿講學於寶峰之門者而惜乎溺於異學也清溪家學有若桂文藪宗儒與弟宗蕃謝山石坡書院記云文修之伉直文修疑即文藪傳寫之異向樂齋之子曰遵博樸學宗慈湖若李孝謙

則從胡仲子舜咨游著有經書問難急就章及四明文獻錄四明名賢記仲子
蓋從父宦居於慈谿者也此又寶峰一派也黃南山旣受教全遯翁又爲汪遯
齋弟子其學獨宗紫陽篤信傳註著周禮題辭儀禮戴記附註經書補註經譜
海涵萬象錄及南山家傳集棃洲以之入明儒學案承先啓後其斯人歟黃全
所錄大略如此更就王馮所補者考之當范高平守越楊大隱款門納謁閽隸
抑不爲報高平聞而遺書謝過柳待制嘗跋高平與大隱帖稱其後樂先憂大
隱不爲無助云鄞舊有學荆公爲宰延杜石臺敎之荆公作慈谿學記又云杜
君者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更曰小邑得賢令謂慈令林肇也若馮公初制善
屬文舍東有古坡縣長年涇畀鄞江大隱耕之民數奪豬水公因諭民浚渠引
潮民無復擾楊王酬以田堅卻之王氏自鄞江爲四明立言之士所自始謝山
以鄞江墓誌乃依託荆公之作然悼王處士詩云處士生涯水一瓢行年七十

更藾條固見於荆公集中矣鄞志又述墓誌曰鄞江既卒宰臣陳執中奏錄其文得一百八十篇藏之秘閣今佚矣鄞江之子訢訢改名誠進士孫琄曾孫日勤進士見鄞江世譜鄞志及補遺均未錄又案世譜王琟爲琵春子宋元學案不誤而鄞志誤爲桃源子應更正若庭秀則桃源之弟發之子璧字子潤以博學著爲庭秀之子若王次翁爲仁幹曾孫翊善之子別爲奉川建山一支其先濟南人著易說春秋旨義元元通數及兩河集伯庠伯序其子也伯庠字伯禮爲朱瀠山弟子著資治編年及奏議歷山集雲安集宏詞集要曾孫鐳袁季源洪師之時敍時會爲伯庠之子於伯庠爲族猶子時敍字伯倫有文集二十卷時會字季嘉著詩訓傳鄉飲辨疑及泰菴存稾三十卷王抑之崈爲伯倫季嘉從子屢與上官爭役錢辨水利不負王氏家法若文貫非時敍之子案鄞江王氏譜時敍子宗道與文貫弟同名爲別一宗道居鄞縣後倉定海志已辨之若文貫之弟宗道有易說指圖十卷書說六卷讀詩臆說十卷二禮說七卷四聲等第圖一卷切韻指玄

三卷(宗道補遺未錄)有弟安道非宗道卽安道也若樓氏西湖之文尙存春秋繁露一序
其季子肖字夢弼攻小學(次子光熙寧九年進士每取伊洛道德之言手鈔以訓子弟補遺未錄)肖子弄字元應考證音訓
發先儒所未發其妻張氏窖藏西湖著作者也錫字昭聲錫字申伯爲攻媿之
兄攻媿於元應侍教累年故知字學更著范文正公年譜考證高平之軼事少
時又與二兄同學於李若訥大辯攻媿從兄鍔字景山與會稽周汝能嘗取尹
和靖手註及朱子讎校之東萊所藏程子易傳參訂異同刊諸東陽學宮攻媿
之子三淳字質夫學問如父潚治俱嗜學族孫椮精曆法(鄞志無傳見淸容集)若樓文淵澄
其父自鄞徙吳爲貝淸江弟子深於書晚更嗜易有林臯鼓缶等集子曰宏世
其業曰宏子序字仲彝以文學稱樓攻媿學侶則有王謀道奕講論經史與起
後人其子建中字師道以入行純備舉鄭季眞若沖安晚之父也與汪適齋陳
安行樓攻媿同學明是非辨義利雖片辭不少貸鄭剛中鍔由福州徙鄞時楊

萃聘剛中爲塾師攻媿兄弟俱來學剛中通五經著毛詩解義三十卷周禮解義二十二卷徐協恭子寅受詩於剛中沆爲剛中子高萬竹未知名剛中一見奇之使訓其子焉而屠槐並爲萬竹弟子姚穎字洪卿亦從剛中游嘗大書論語並取二程上蔡之書仁義禮樂道德性命之說類聚成帙其祖孚篤學力行袁絜齋爲作行狀孚父阜大觀三年進士子孝全克遵家教穎子元特補遺未錄元哲皆修謹嗜學元哲字叔愚所謂書不離目籤帙滿室者也程洛水嘗稱之李若訥弟子更有戴日宣鮑德光鮑德俊周氏自敦夫先生與兄處厚溫厚皆登進士敦夫子鍔銖爲范純仁甥鍔爲王覿之壻陳了翁之妻兄蔡京作黨籍碑鍔婦翁舅甥俱入籍焉退老建四休堂與弟銖以詩自娛更有會計錄日成月要歲會集承宣集沖爲鍔長子沖子楫字伯濟從子模字伯範並從濟南劉譸夫游伯範榜所居曰怡怡堂以著友愛之篤史氏自冀公簡受學鄞江齋志以

歿詔之母葉氏遺腹生詔陳了翁貶四明嘗受學焉豐清敏與之同學稱詔學類徐積子木詔有四子長師仲字希道次木次才次禾師仲子五浩淵溥源涓字繼道鄞志作詔第三子以史詔傳考之應作第二子耽典籍美於詞翰金寇猝至具舟航海依而免者踰二千人平陽主簿王敏著陰騭記子漸字進翁彌忠彌鞏之父也涓爲彌林之父直翁所薦士如舒烈爲信道之子習程氏之學如薛叔似字象先時爲鄞縣主簿卽定川識之於稠人中者也如明州學教授王恕博通性理一時吾鄉哲如廣平慈湖絜齋皆與焉均見補說忠定學案所謂連茹而起者於斯可見若安之則定之之弟也嘗受學定川知嵊縣延高似孫作剡錄晏卿爲深寧弟子寀史氏譜彌正第六子宜之之季子晏卿官朝議大夫晏卿疑卽晏卿之誤靜清之弟芳卿字季敷著古易學詩題辭夏小正經傳考鄞藝文志誤以芳卿季敷爲二人應更正璧孫蓺孫坒孫皆靜清子駉孫爲彌鞏曾孫徽孫字猷父爲直翁玄孫寔之之孫顯卿之子也與陳本堂相唱和同爲宋之遺老更言豐氏治爲

清敏之孫宜之之父也死金人之難存芳字公茂又殉元人之難同死者十八人有義卒竊其八歲孤禮長於民閒節義著天下豐稌爲宜之曾孫居上虞與子昌傳皆篤學袁氏自公濟先生一傳至灼字子烈灼子垌字卿逵再世二千石退遜甚於寒素垌子長文次章文子覺變藻標章字叔平爲絜齋之叔其卒也攻媿哭之曰尙復有全德篤行博物洽聞之君子如吾叔平者乎方字誠之章之從弟也師事鄭剛中鍔沈公權銖又從章講學服膺經訓尤精於詩仲子洽擢儒科戴德甫日宣胡詳之處約亦章之弟子覺著讀書記二十三卷儔字巨濟爲絜齋再從兄著易說詩指意論語管窺孟子說標字木叔著論語說游誠之九言呂大愚祖儉官於四明時請益焉任字信翁與絜齋同曾祖蒙齋父行也與胡從之革李雄飛鶚汪龍友章麟吳祈吳裕汪耐翁敏中受學絜齋喬字崇謙爲絜齋長子韓絜齋家塾書鈔至君奭篇而止商爲絜齋季子與兄肅

甫俱有學問知名於時裒之子杲刻其父臥雪齋集請蘇滋溪序之者也汪氏自德溫先生精春秋實與孫明復齊名子思溫字汝直謝山所謂四明敦龎之俗所自始者也思溫之壻陳膏補遺未錄以文章氣節著安行之父也由與化遷鄞爲時名臣思齊與思溫嘗館於同邑姜氏姜浩記覽多聞祷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浩子模爲東萊弟子柄嘗與大愚論喪禮思溫子大雅大猷大定適齋先生卽大猷也之林字德仲爲攻媿弟子以淸約著則又適齋族孫也蔣彥昭先生浚明爲淸敏弟子黃全不爲立傳而附於其子瑨珫傳彥昭更有二子曰琚瑨琚卽存誠之父也彥昭既遣其子瑨珫事陳了翁而了翁則遣其子正彙事陳秀實禾秀實之傳黃全亦未錄焉秀實父謐字康公博學教授鄉里喜藏書兄秉以八行舉於鄉時方以傳註記聞爲學秀實始尙義理著易傳十二卷春秋傳十二卷春秋統論一卷論語傳十卷孟子傳十四卷史直翁侍經筵上其易

春秋語孟解是不僅以忠諫著矣子曦嘗作藏書記蓋記其祖藏書之自始謝山詠二靈山房詩謂佳兒聚書過萬卷者猶未盡焉了翁更有子曰正同嘗刊了翁所著易說陳和仲塤則秀實裔也若本堂非和仲之姪宋元學案以本堂爲習菴姪誤習菴卽和仲乃出自陳德明顯吾鄞柿林廟祀游定夫酢及陳德明顯德明因論蔡京貶越州遂隱四明靖康之亂避地南海卽定海其後蓋還奉化著有論語註及平山集二十卷德明固定夫學侶也子仲嘗切諫韓侂胄北伐孫德剛字應中嘗與孝宗論治卽本堂之父也若舒氏以文行表後學者爲舒黼字德明乃黻之弟廣平之叔也子琮字伯禮踐行篤實廣平兄弟七人琥琪而外琓字傳正球字東美爲廣平之兄皆進士銳字子春爲琓之子讀古人書善自涵蓄泌爲廣平之孫字子和其子棫字德文格字景禮格子明翁字朋之澄之字少度球之孫也莊字汝臨棫之孫也以名節自期楊氏自老楊先生老耋而學日進籌字伯明

其長子也（籌弟蒙字淳仲稱松齋先生見慈谿志補遺未錄）慈湖祭伯兄文所謂雖千變萬化寂然如水之清者是也伯明五子恬惟惔愉慥叔正疑卽惟叔中卽慥也蒙齋有記叔正復廣居室事廣平有答叔中書喜其有嚴父兄伯純子圭以資稟端慤舉慈湖弟子更有周之德李鶚胡莘陳從孫誼翁埏汪文子誼慈湖甥也沈氏自公權先生傳諸定川而定川之子四人省曾尤與周平園必大契定川弟子更有汪及甫伋李鶚陳師稷史定之伋廣平壻也父汝賢子龍友若李師尹吳适則季文弟子适爲吳信叟秉信仲兄秉彝曾孫公權之外孫也以戴禮名家定川遺集今雖不可見當至正初有沈師孟性善者定川裔也嘗奉定川遺集親自繕寫求危素序之師孟可謂不負其先矣（見鎮海志補遺未錄）師稷並爲廣平弟子其子肖孫字伯巖所謂一廉可取者也（肖孫補遺未錄）肖孫子卽畐伯字貴白鄉人尊之曰海陰先生子士直清容嘗題海陰之墓若育孫則伯巖之弟也海陰同調有汪懋卿與弟森

鄉宋亡杜門著書子灝字季彝瀚字幼海受家學治易春秋季彝從海陰游若高氏息齋既以春秋禮教授鄉里有所疑必叩之蔣先生璿其兄有世其弟闇開口皆以文學顯弟子更有嚴口所謂儒雅奕世者也續傳有嚴巨川袁清容嘗稱之息齋有子曰得全字仲達其守黃州也謁夫子廟新之從孫曰衡孫手鈔見聞及方技諸書不輟息齋從子文虎著史記註寫剡疑玉峰堂藏書叅霽廬於金陂山東荒子似孫字續古著作尤富補遺錄袁清容序高一清醫書十事及之開之弟子則有戴伯度機著藝齋集鄞志作藝齋集待考戴氏世居桃源王伯厚作世譜詳言之伯度之孫埴字仲培考證經史著鼠璞一卷及仲培詩文稾臁軒著於宋儒博考而未考其里居埴桃源人即鄞之桃源鄉也鄞志有戴培父春秋志似亦仲培所作戴銈有春秋微疑亦桃源戴氏也埴六世孫習字原學桂氏弟子也至奉化戴氏則剡源所自出諱守者生子辛辛生三子次汝明字叔晦生潔潔字默叟自號拙逸居士生表元即剡源先生也杰爲剡源伯祖篤實爲時輩所尊若彥季則剡源子也邵復孺嘗答以詩敍其家學云剡源弟子有陳賁晦成剡源贈以詩

陳養直規刻源題其居曰縮軒任松鄉有子耜肆意經史博通旁考務極根柢
取松鄉所著句章集梓之見貝清江集任瑾爲松鄉弟子之江陰松鄉嘗序以
送之慈之劉氏多聞人而發源自劉致明繼寬始是爲無閡先生建炎間挹明
州五先生之典型以淑世者其學本於太極西銘應時字艮佐爲無閡次子於
書無所不讀刻意於詩有頤菴稾其子叔向號滋蘭習二戴禮先是王蒸渚休
攻戴禮以授童居易程士龍及厚南由是戴禮遂爲劉氏家學厚南爲無閡曾
孫與慈湖子㝉石坡蒸渚爲率真交慈湖嘗以書答之揚祖字宏宗自號介白
散人似祖字卽翁仍祖字乃翁慈湖書院之重建實賴二人之力皆厚南子也
榮祖道中皆介白從弟介白建樓讀書相與講解經傳王深寧曰尙論近世名
卿於慈谿得三賢焉文元楊公文靖張公則聞而知之公則見而知之張公卽
張子㝉處也是爲壽張先生東發在史局得壽張行狀繳奏見東發日鈔公謂

孫守叔夢觀是爲雪窗先生深寧嘗書其遺事著有雪窗集二卷端平初子宓召爲國子司業兼侍講以禮記月令進讀升祭酒乃因已講者爲十二卷進之即今所傳月令解是也子宓之從叔祖張德深漢著辨虛一卷攻媿嘗跋之（見涑水學案補遺）宋史贊趙應甫逢龍孫守叔夢觀曰清操曰平直皆悉心直言不避權勢趙先生鄞人也每草疏必焚其稾今其文不傳其曾孫觀光執節死子宓之曾孫祖傳亦能世其家深寧嘗作靖齋銘稱之深寧家學黎洲謂艮學嘗從三江李氏游即以屬之元白者仍寧波府志之誤也蓋猶子李明新云厚孫嘗作四明續志即至正志也讓名於王元恭若王漢章還居會稽戴九靈嘗題其齋以爲厚齋尚書裔孫者也東發先緒壺隱先生得一字仲清以文起後東發之叔祖也東發之父諱一鶚受書壺隱以論語集註教子其孫曰炳文戴九靈嘗贈以詩玠爲東發之曾孫父正孫夢幹子所謂尙絅翁也（慈谿志於黃玠傳誤刊寶孫應更正）若鄞西袁

氏其先爲南昌人有子誠者宋知臨安府以事至鄞遂家焉爲袁天與鏞之所自出也天與治春秋有文武才尙氣節元兵脅降天與死之同難者一家十七人惟仲子潤祖甫六歲僕援出得免潤祖字澤民善詩其子卽士元也字彥章稱爲菊村先生著四書五經疑義及書林外集若彥淳先生韶子似道字子淵築南園聚書至數萬卷是爲南園袁氏似道子洪卽清容之父也七歲通詩書春秋清容有二子瓘珧瓘字敏存俱力學清容弟子有姚應鳳字時和著納軒稾若本堂有弟覯袁清容作陳覯墓誌嘗謂陳氏居奉化最著者爲本堂兄弟唱和曰棣華集覯自爲詩文曰竅蚓集蒿里集疾作力書中庸一章以授子漢東發之壻曰陳若謝皋羽賓幢山尋黃提刑避地詩嘗及之當爲本堂昆弟寧海胡世佐爲本堂之甥從學於舅氏嘗題舒藝風六藝綱目序世佐弟子則有胡廣字文剛著雲屋集王藹字用吉與廣同受毛氏詩若應氏自蘭坡先生㒲

以撫湖南乞歸縣令葛洪禮聘之致館於縣西之鎢坡（膢軒以爲蘭坡之誤待考）子弟多所成就昌國州志以翁洲書院爲帥機應公傃讀書之所姪龢接踵魁多士則本爲蘭坡書舍而龢繼之也應龢傳云自號葺芷蘭坡先生之猶子也昌國志載之最確結埼亭集錄謝山翁洲書院記所謂以其子蘭坡附焉者子字爲叔字之誤毫無疑義至翔孫爲龢之猶子見於馮福京翁洲書院記所謂義形於色者也其世系班班可考（宋元學案於應龢傳旁註弟傃而所附謝山翁洲書院記又據結埼亭集誤刻叔爲子未予更正因生疑問定海志辨之膢軒又辨之）傃生俊（俊原誤後展轉又誤復今應改正爲俊）字宏道俊生翔孫字子翺翼孫字子燕龢之子曰法孫葛洪字容甫樓鏞稱其始新學宮加意於邑人厚嘗爲之記者即興昌國學也鏞爲攻媿從弟若沈公權弟子則有張和卿祖順著有愚見錄其父邦彥有經解雜著若朱子弟子又有趙時舉善待著四書通釋子汝述汝逵汝适孫籌建鄮山書院割地建朱文公祠若木鐘講友則有趙淸臣善湘著周易說約八卷周易或問四

卷周易續問八卷周易指要四卷學易補過六卷洪範統論一卷中庸說約一卷大學解十篇論語大意十卷孟子解十四卷春秋三傳通義三十卷其子汝楳著周易輯聞六卷易雅一卷筮宗一卷易序叢書一卷曹放齋之子盅字囦明經史百家靡不貫通孫曰習之說其父孝先死李全之難爲盅幼弟之子習之稱泰宇先生著易解尙書說論語說及文集三十卷景迂弟子則有朱新仲翌著灊山集五制集湘江集其父載上著作有元祐遺風定川講友則有王先生茂剛邃於易著武陵易說迂齋弟子則有趙悅道與懽著春秋奏議春秋集解六經註與懽子孟僕爲深寧弟子僕之弟何著春秋法度編補遺未錄李伯振充庭爲三江元白之父於廣平爲友三江之弟曰詵伯詒伯訓伯詞伯詞伯字淸巖著詩書講義三江弟子曰黃西軒應春著詩說杜叔範以詩鳴三江之子以稱字景平蒙齋銘其墓子明善以制字景禮若以申則其族子也明新字厚齋

亦稱三江先生爲誅伯孫其子汲號南句先生南句家學有李彌厚彌先子宓講友則有臧正子格時博士高文善奉旨議周濂溪程明道伊川謚正子上謚議有功名教（正子謚議載延祐志本傳多刪節惟李孝謙四明文獻錄備載光緒鄞縣志因之）孫守叔之從兄因爲余訥菴弟子探會稽遺事作越問薛與之訥菴壻也子璉深寧弟子曰吳伯秀化龍著毛詩集義左氏筆記通纂左氏蒙求東發講友曰劉養晦著孝經解先是程克齋公說作春秋分記以聖經爲本而事則案左氏閒取公穀及先儒論辨以證其誣王深寧嘗稱之單君範庚金私淑程氏者也有春秋三傳集說分記五十卷又解春秋正經題爲春秋傳說集略十二卷又增集論語說約臧正子從孫曰夢解稱魯山先生著周官考二卷春秋微一卷姚應解解孫其文仿蘇氏著有雙峰文集若史搢叟公斑爲積齋同調著有易衍義象數發揮詩答問春秋三傳要義若孫居純庚則桂氏師承也有雪磯集若薛處靜觀一字景茍合食者五世

號義門景荀以書經登賢書其弟子劉仲愚希賢學春秋著春秋比事鉼篙類稾自號木石子若鄭景允奕夫爲安晚之曾孫著論語本意中庸大學章旨若舒藝風天民著六藝綱目二卷其子慕字自謙弟子趙彥夫宜中爲之附註若傅伯厚淳其父時以道學名淳著大學補略一卷洪範敷言性理叢說若孫福翁字叔和編三皇五帝而下迄五代曰野史纂無極太極以來至於時政名曰墨兵錄天地事物之變及乎品彙流形名曰繁露凡一百二十卷他作亦百二十卷雖醇疵互見亦義俠者流也此皆世系淵源及著作之可述者也然重在經而史子集則略及之而已其有老師宿儒著述不甚顯而其人足以垂後者若朱公綽爲朱樂圃長文之父范高平弟子也考鄞志云億子爲時名儒補遺於朱長文補傳錄馮氏引姑蘇志云祖億由開封來蘇州而鄞志朱億傳則云父瓊仕於四明遂家焉樂圃從泰山授經於太學寶慶四明志載朱長文嘉祐

四年進士然考朱氏世譜曾祖瓊家四明祖億葬蘇州則公綽固占籍四明矣更有沈興宗起以兵法謁范高平高平器其材註孫武書以自見皆宜爲之補傳朱億朱公綽沈起補遺未錄若孫文舉之翰少志於學尙論古人自春秋以來千餘年事是非得失取其大者論之尤以孝行著若陳安國輔父大雅工於詩趙淸獻深器重之安國少受知東明劉溫溫使其子概師焉呂大防范純仁屢薦於朝若吳信叟秉信當張紫巖奉母居潭州築第稍廣秦檜忌紫巖論其僭擬信叟往勘還言所居皆人臣制檜怒黜之史直翁則因信叟之薦以除太學正者也若林暐字公著大觀閒陳了翁寓鄞獨厚之建炎閒修學宮輟田養士孫碩以善士名力學不見用嘗詠康節詩自勵其卒也慈湖記其壙絜齋狀其行攻媿更爲之銘若李中字不倚晁以明謫明州獨從之游邊仁叟友誠以心爲師者也絜齋爲其弟子其嗣子恢字汝實若陳菊莊宗仁幼習經學私淑考亭汪仲容度博

學好文爲魏碧溪弟子王彥古漢英文行不凡與鄭次中次時皆爲迂齋弟子林岳學古靈之學陳琦志忠獻之志皆見稱於時若陸天祐慕伊洛之學命其子居敬思誠建東湖書院及先進祠祀文公暨陳秀實以下十人若應本仁字本立博學好禮慕范文正爲人建義莊五百餘閒割腴田五百餘畝使後裔世守之黃文獻紀其事韓性字可善亦建義莊義塾者也貝清江紀其事葛魁徐勉之充慈湖山長魁嘗割其地之半歸學宮若方山京字子高父季仁（紹興志作達材）有文名餘姚孫氏禮致之妻以女山京孫氏甥也固窮力學平生在無自欺若吳東洲龍朋繼方蛟峰主橫塘義塾若劉公輔爲杜洲山長岑安卿贈以詩謝源父閉門讀易能古文詞子應辰受父易得其要旨魯月卿杜孟傅（見孫正甫學案補遺）居上庠孫正甫元蒙有通家之好因受詩魯氏正甫更行鄉飲酒禮於餘姚董秉彝復禮亦師事月卿者也葉恆由程畏齋見虞道園爲道園弟子畏齋之師有孫

友仁會叔畏齋記東湖書院嘗及之見鄞志藁補遺未錄竺稷世守儒學庋藏舒沈二先生遺墨陳定孫爲卓之孫陳思禮字用和皆以孝著潛溪述用和之行張元禮字仲仁居月湖之濱會諸生講論道德沈師程尊信陸楊之學戴九靈稱之全鼎孫爲晉孫之兄專精陸學續傳有全書全整更有茅周翰甫生周砥道堅顧恭復道皆寶峰弟子陳莊仲恭爲澹軒弟子孫轍號澹軒有文集吳草廬序之莊仲從子棁字孟藻以聰明正直舉傅恕字如心學通經史爲春草同調陳子浩剛受春秋於徐淵明死於賊寇則如心學侶也子浩弟子曰夏琛以孝行著若單仲友與桂淸溪同舉窮究經史百氏周程張朱之書桂愼桂全爲淸溪之子愼嘗從潛溪受經有李生者亦潛溪弟子所謂穎銳有以燭理者也失其名張居卿與方琢最厚琢爲桐江之叔時季照銘爲春草弟子劉準宋末隱居教授稱南窗先生子汝舟若鄭本忠講論純正若陳與延熟於春秋若顧德輝潤祖應春父叔川皆名士

德輝著書數百卷潛溪嘗稱之惜其書無可考矣夫景迂謫船場丁翁居南監
官斯土尙己更論其著者若蔣仲遠猷宣和四年起知明州建炎三年避兵來
明其後遂爲鄞人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若泰太虛靚元祐初調定海主
簿攻媿記定海縣淮海樓曰秦少游初筮仕之地也觀有淮海集張峋知鄞縣
邵雍嘗贈以詩陳叟翰知慈谿縣誘奬後進孜孜不倦其後任詹事力主絕和
不棄地與不右程學之陳公輔異矣滕德粹璘爲朱子弟子嘗尉鄞朱子貽之
書曰楊敬仲呂子約沈國正袁和叔所宜從游者也其後問學於定川著有溪
齋類稾三十卷梅伯大寬夫爲溪齋弟子尉慈谿德祐死節著裕堂講義張伯
大洪咸淳中分敎四明與齊充甫庶同編朱子讀書法黃以受仕於鄞著政聲
傳朱子之學以詩雄於江右有露香拾稾趙虛齋以夫知慶元府箋註諸經私
淑朱子魏石門新之方蛟峰弟子也爲慶元學敎授以濂洛關閩正學爲己任

嘗刊李光所著孝經集解鄭耕老爲明州學教授值金人焚蕩之餘士之學學之陋置弗理於是講說科舉以外之學更營學區取田供鄉飲費著有詩易經義丈亭巡檢則私淑深寧者也沈宗卿爲慈谿教諭黃正卿序其詩謂宗卿若與文元同時寧不足發鵝湖未決之論韓艾溪居仁與史靜淸同師常德陽先生至元閒爲慶元路經歷標註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若王荆公安石知鄞縣樓攻媿經綸閣記曰天下雖病吾邑不敢忘也洵爲平允之言更有如胡氏來自餘姚豐氏遷居上虞者亦宜考其略焉郭維河南人建炎閒徙居四明以北學教授諸生從者如雲李朴編次豐淸敏遺事多訪之蓋侍淸敏最久也著有傳家易說林君復逋居西湖二十年十國春秋錢塘林克己傳謂忠獻王時官通儒院學士博學善文章宋隱士逋卽其孫也然君復有將歸四明諸詩奉邑之

考有易範中庸洪範論孟訓釋若孔明達昭孫官慶元學正執經於深寧曹士宏爲

黄賢鄉又有和靖舊宅故郡縣志皆以爲奉化人著有和靖集范文正過其廬
嘗贈以詩東發稱其超然高識之士子宥若張才彥邵本爲烏江人以弟祁字
晉彥秦檜嫉之下獄事連邵乃居四明杜門絶交潛心經典學道自得祁忝差
明州觀察推官謝山辨鄞江墓誌謂邵兄弟不及事鄞江意者受業桃源乎子
孝祥卽于湖也邵有弟郯字彥知子孝伯字篤素孝祥字安國有于湖集孝伯
子卽之是爲樗寮著桃源志若蘇舜欽字子美銅山人嘗從穆修學易再至甬
上有蘇學士集鄒浩字志完晉陵人爲龜山弟子私淑伊川集中有憶昨隨侍
游鄞川又有昔侍先君官四明之句著有易解及道鄉集四十卷子柄亦從龜
山游手葺伊川語錄一卷晏敦復字景初爲伊川弟子忤秦檜出知衢州嘗寓
鄞家有老母汪汝直周恤其家孫應時餘姚人嘗館史直翁家有燭湖集謝翱
字臯羽嘗至四明有晞髮集胡三省字身之居鄞久有資治通鑑釋文辨誤十

二卷卞子東圖其先泰州人父大亨字嘉甫主懷寧簿未幾隱居象山著尙書類數二十卷松隱集二十卷子東於書無所不讀著論語大意二十卷黃滑字晉卿義烏人嘗主王厚孫家有黃文獻集柳貫字道傳浦陽人嘗居龍山有柳待制集戴良字叔能爲道傳弟子嘗居鄞有九靈山房集丁鶴年西域人以孝著通詩經有海巢集舒閬風嶽祥寓奉化爲戴剡源之師有閬風集若烏春草所謂學文於夢堂者夢堂名曇噩住慈谿東皋寺與金華胡石堂汲仲游雖釋而能文者也抑有吳主一志淳者其先無爲州人徙居鄞之東湖補遺採姓譜云從豫章此據鄞志稿善詩文至正末奏除翰林待制有詩云爲儒已入他州籍垂老頻收故國書讀者悲之此又寓賢之著者也壽鏞飄零海上時值用兵雙鬢已皤一卷不釋讀元次山詩曰不識天地心徒然怨風雨又曰惟云循自然忘情學草木斯世雖亂吾心不亂積一二月之心力彙五百載之獻文檜林彈雨之中汗竹秋鐙之

下勉寫成篇以報鄉先哲於萬一儻亦他州作客垂老收書之意乎若云詞費不敢辭也更有漏略他日補之時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序於歇浦寓廬

宋元學案補遺序一 集古語

黎洲先生晚年于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門戶（全祖望撰黎洲先生神道碑）尙未成編而卒命季子主一纂輯之其後謝山全庶常又續修之（黎洲七世孫直屋跋宋元學案）稿輾轉歸于及門月船盧氏別見數帙于同門樗庵蔣氏而黎洲後人又有八十六卷校補之本要之黎洲謝山皆爲未成之書黃氏補本則雖成而猶未成也（王梓村宋元學案識）道州何淩漢曰壬辰春按試至寧波得樸學士王生梓材今茲戊戌王生居然以校刻宋元學案百卷定本至欣然詢其所自始知陳碩士少宗伯繼視浙學先得黎洲後人補本八十六卷而謝山原本之藏於月船盧氏樗庵蔣氏亦次第出之王乃與馮生雲濠合而定之謝山序錄百卷頓還

舊觀何凌漢宋元學案序王梓材曰黎洲原本有待於謝山之修補即謝山逐時修補亦未始不望後來之廣爲蒐輯也故有謝山之所遺而顯有可據者別爲補遺以俟續刊王梓材撰宋元學案條例馮雲濠曰宋元學案何以有補遺也本姚江謝山遞成之書而又爲補其遺歲丁酉自春及夏雲濠與甬上王腹軒明經釐定謝山補修本百卷且出雲濠醉經閣所藏宋元人儒書文集以備參校時見諸儒學派有未盡葺者相與節錄條分爲學案補遺四十二卷馮雲濠識宋元學案補遺梓材又曰自己亥之春以至庚子之冬幷舊所輯錄釐爲學案補遺百卷一端之有閒必載稽其原書一字之未安或旁推夫羣籍故正編愈審補遺之附益愈多正編彌精補遺之增參彌廣而宋元儒博攷別爲三卷以附於后蓋至是而正編之有閒者亦庶幾無閒正編之未安者亦可以少安也已王梓材再識宋元學案補遺又曰梓材先高祖太學純夫公諱炳學于王忝堂先生諱之坪證人講社弟子二十七人之一見宋元學案攷略月船盧氏藏藁本註爲黎洲再傳弟子大父

郡學都講漁村公諱鍔則嘗從樗庵游而梓材先君子縣學都講夢僧公諱謨之受業范外翰耐軒先生懋裕早學于漁村公後又及蔣門是祖父師承所自出（宋元學案攷略附樗庵蔣氏所藏底稾殘本注）攷陳勱作先師王子行狀有曰稟承家學肆力治經勤於著述裒然巨帙充道光十四年優貢明年考取八旗教習期滿出宰廣東三十年九月署樂會事纔數月以疾卒於官咸豐元年正月十四日也年六十子二長熙原名龍光克衍家學（先生所著水道裒爲龍光手鈔）次燾原名爲光女二長適陳懋煒次適屠繼烈（案即用錫之祖也宋元學案補遺原稿藏諸屠氏者淵源所自特著之）孫二潤培恩培（字賸孫即以原稿授用錫者）他撰著十餘種皆精審可傳世古文曰樸學齋文鈔詩曰北游賸稿亦足見根柢云（鄞志本傳）是爲序時民國二十六年四月

宋元學案補遺序二

語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豈不信哉春秋時天生一孔子而七十二子之徒各以

師說轉相傳授儒分爲八皆得聖人之一體戰國時天生一孟子而公孫丑萬章之徒質疑問難使許行告子輩無所逞其辭其間曾子作大學始誠正而終治平子思作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道歸於一尊學之淵源正也然四子書而外若子張子夏子游之儒雖時時見於簡册轉不如老莊荀墨韓非申不害者流猶得勒爲專書以垂於後則傳述者之責焉夫諸子百家折衷於孔子諸子百家之說不辨孔子之道不尊歐陽永叔有言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作焉漢儒數十家有功六經者也抱殘守闕訓詁通焉唐儒繼之更爲疏證然皆引而不發以爲聖道深遠未易以言語形容略著大義俾學者自求而自得之而已自宋儒出而義理始彰薪火綿延於元明大道益著彬彬儒苑識大識小見淺見深又各抉其蘊奥以逮於有淸漢學師承宋學師承各著所自而善者則合漢宋於一鑪建大名立大功且

由此選蓋非僅以淑身固將以淑世也當明淸絕續之交姚江黃棃洲先生慨然以斯道爲己任既作明儒學案更上溯而及於宋元儒吾鄞全謝山先生益爲增修使之脈絡分明更作序錄以定百卷之次棃洲之卒在康熙乙亥謝山之卒在乾隆乙亥先後六十年天何不憖遺老而終未見其書之出嗚呼唏巳王䕶軒先生名不傳於國史位實沈於下僚獨能紹述黃全之緒既參訂宋元學案使水火盜賊所剝蝕侵奪而尙留貽於天壤間者爲之行世又復甄錄及於孤寒旁探至於志乘湘南龍氏所謂生不求聞沒無黨援者一一著之人生於世觀覽海內苟得交其一二賢豪相與講研於學術之中已爲大幸今乃尙論及於數千百人名世至五百年之久好善優於天下浩然盛大豈非爲衆人之所不爲者哉壽鏞既僭述序錄綜觀全書黃全得其精先生取其備書以晚近而愈出先生所見之書有爲黃全所未見者亦有黃全所見而當時未及錄

者例如安定經說既以春秋著矣而周易口義洪範口義二書黃全或未之見也又如安定蘇州之聘由於范希文而湖州之聘固滕子京也子京之傳黃全未錄子京有遺憾焉安定泰山諸儒皆表揚於高平而高平實發原於睢陽戚氏則戚氏不可不著廬陵見奇於漢陽先生則胥偃不可不著更如朱文公撰小學錄范文素之詩編性理羣書者上及之於是以其不入學派而作博考蓋師萬季野先生意也諸如此類沿流溯源用心亦良苦矣且以學說之大者言之胡安定患隋唐以來仕進尙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孫泰山治春秋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其論治謂夏商周之治在於六經范高平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邵堯夫吟詠所及四時行萬物生也夫上天下地往古來今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亦曰無汩其序而已矣學無大小之分小學蓋所以爲大

學也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無適而非分殊而理一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理也求其所以爲草木器用之理則爲格物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則爲物格故當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不識時不足以言學下學而上達溫故而知新茍使局於一技而無知新上達之功則藝成而下致遠而泥矣易書詩春秋所以配皇帝王霸也善性理者謂之學重事功尚經制者何莫非學學未可以門戶限之也善夫葉水心之言曰讀書不知接統雖多無益爲文不能開教雖工無益篤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立志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開物成務爲可惜也今國家方以禮義廉恥倡導斯民舉往時禮教縛人之說剗削消磨而束於一是壽鏞幸生其閒得先哲不傳之秘儻不爲之表白而傳於後微特有負先公易簀之日執小子手告

以孝弟忠恕者而於鄉先生黃全二公與夫膢軒先生先覺覺後之意泛焉視之斯則負罪大矣刻既竣因更著其大凡而為之序時民國二十六年六月

校刊宋元學案補遺識略

一王膢軒先生校刊宋元學案手訂條例其第一條云序錄之作卽是書之凡例而撰學案補遺凡例第一條云學案補遺標題下不復有所序述以于僭越壽鏞竊思紫陽嘗取程子之意以補格物傳學案所以著諸儒之學派而補遺者補其遺也因就攷證所得於各學案黨案學略說略宋元儒博攷補作序錄俾讀者得其大要顧未敢分載於各學案之端仍懼僭也時歷三月甄及羣書述而不作聊以盡心求正大雅焉

一先生別成宋元學案百卷陳詠橋先生行狀所謂馮氏何氏各存其刻本皆為四十二卷本光緒己卯龍氏重刻宋元學案跋云又有鄞王氏補遺百卷何氏求得之與所刊版俱燼云云所謂百卷亦卽四十二卷本也諸藏書家更錄副

焉而手寫一百卷本則藏諸屠氏從無錄副者是以海內人士往往以是書
稿本見告概未取閱卽鎭海方君粹彥藏有補遺之姓名錄亦未叚觀蓋廬
山真面目已見但期毋忽毋漏固無待旁徵非偏於自信也然偶有舛錯必
爲校正閒有所見抒於序錄期益完密
一先生脫稿於道光二十一年辛丑至今民國二十六年丁丑歷九十七年壽
鏞著手整治始於五年以前歲在癸酉歷五寒暑亡友夏君同甫云原稿紙
薄如蟬翼字細如牛毛而分條翦裁往往闊不盈寸當黏合處又欠牢固一
經翻手翩然飛墮若再十年無人收拾將充蠹魚食料矣紀實也由原稿錄
副一校覆校迨刻成仍有顚亂者壽鏞藏書雖多然亦有原稿所錄無從雠
校者因作口口以俟異日補正
一先生之編是書意在廣之又廣或有嫌其泛濫或有議其應詳而從略者然

存其人卽知其學術廣以資參攷略以俟探求至於評論所及非一家之言卽可定斯人之生平如錄王漁洋之記載於紫巖紫陽多有不滿或有主刪者壽鏞竊以爲仲壘序戰國策有曰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凡原稿所錄悉仍其舊諸傳中著先生與不著先生亦依其原定槪未敢稍有變易

一是書起草時宋元學案尙未刊刻凡正編已錄者雖原稿所有而移入正編者一槪刪去但閒有刪之未盡者則由於勘比時之疏忽讀者諒之

一是書必須與宋元學案並看精神乃顯以先生考校所及多有識之於正編者而補遺反略焉讀者不可不知

一是書雖脫稿於辛丑而先生一識再識然未問世也稽諸時日先生之歿在辛亥正月距辛丑已閱十年所謂壬寅二月初旬五橋居室被燒是板卽宋元學案渴

刻本亦燬者乃在補遺脫稿之明年何子貞編修謀重刻於都中因重爲校訂重校原稿藏馮氏伏跗室在壬寅之秋以至甲辰之冬而重識於都門者在乙巳春是又後脫稿四年矣可見十年之中先四年汲汲於正編之重刻而取補編以歸入時也宋元學案總目識云有明爲正編之遺漏與補編之必當歸入而前此攷訂時所未見及者皆爲錄入後六年當爲入旗教習期滿待次廣東之時至權樂會縣事纔數月遽卒先生本爲寒士當時既叚書於馮氏而醉經之書既不能攜之以行其無從補綴乃事實也是以終其身未及殺青

一是書之藏諸屠氏古娑羅館爲先生之孫賸孫授之於屠康侯者也康侯既詳識之矣而壽鏞以蚊負山幸得報先生於萬一校刊完竣爲生平大快事而助我者老友夏同甫啓瑜至爲盡力惜墓木已拱不克見書之版行爲之憮然他友如王彥行邇精心覆勘鉅細靡遺施韻秋維藩又爲最後之總校

餘若章屈𠑹伸胡伯棠喻民可超皆與焉因附誌之以示不忘民國二十六年四月識

## 宋元學案補遺序錄

鄞張壽鏞約園補輯

謹案宋元學案一百卷全謝山先生因姚江黃氏本而修補之更撰序錄以表全書之脈絡王朧軒先生於刊刻時並分列於各學案之端俾學者得見每卷要領而學案補遺於序錄闕如也壽鏞謭陋何敢有所補綴顧既刻是編凡正編之遺漏與補編之所以必爲廣之者宜伸其說謝山序錄各學案確乎指其淵源主之者從詳而輔之者略焉今仿其意惟於先緒及師承與夫學術或有詆議之者必著而辯之蓋亦使讀者知其本末云爾

安定之學具有淵源父訥嘗撰孝行賢惠二錄直齋書錄解題錄之安定學說見於周易口義洪範口義中庸義律呂議者尚可裒集不特春秋說之宜補也若夫書解文公謂爲未必是安定註蓋閒引東坡語東坡不及見安定必是僞書汪浮溪序其言行錄謂弟子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常數百人公卿偉人接踵於時蓋數十年云輯安定學案補遺第一

泰山師承曰王文正曾劉公是撰沂公祠記嘗言沂公守青爲齊人建學守鄆爲魯人建學由是老師宿儒幼子童孫燦然自以復見三代之美劉子卿曰東學之倡自孫石二先生始孫明復居泰山之陽王沂公李文定公范文正公士建中賈同皆其師友也呂中曰春秋之學前乎此舉凡例而已自孫泰山治春秋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天下始有春秋之義其論治謂夏商周之治在於六經其論學者詩曰擊暗毆聾明大道身與姬孔

爲藩籬輯泰山學案補遺第二

安定泰山諸儒皆表揚於高平而高平實發原於睢陽戚氏見宋元學案高平學案序錄王腴軒案語然以年稽之非親受學於戚氏也高平嘗從崔遵度唐異王衮游易義而外其見於文集者粹言尤多義莊規矩更可爲後世法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天下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又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韓魏公曰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樓攻媿嘗著范文正公年譜劉漫塘論本朝人物曰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輯高平學案補遺第三

謹案樓攻媿作范文正公年譜補遺未錄宜補之

廬陵少孤父觀常夜治官書屢廢而歎曰我求其生不得耳瀧岡阡表已歷

述其家世年二十餘以其所爲文見漢陽先生一見奇之置門下後妻以女漢陽先生卽胥偃也其學說易童子問而外若詩說詩本義皆深於經術者也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推原其始實自廬陵然其立論未嘗輕議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訓釋往往得詩人之本志嘗曰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仲尼之業垂之六經其道閎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無以爲法固不僅說經見於武成篇也後人謂廬陵無大裨於經術則非矣劉蕺山人譜曰歐陽永叔一代文宗於後進有片言隻字可采者必加稱揚又盡錄之别爲一册曰文林輯廬陵學案補遺第四

古靈之伯父諱則之學爲鄉宗隱居古靈村其弟象質美趣使事學卒有成古靈之父也古靈經術尤在中庸謂不善非性人之欲也寬厚長者接物誠

恭樂於薦士富丞相當國引古靈爲上客所告富公者盡仁義也閩中希蹤伊呂季慈苦節艱難蔡君謨守福州令民間一家點鐙七盞季慈作大鐙長丈餘書云富家一盞鐙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鐙父子相對哭君謨爲之罷鐙公闢著春秋總例十二卷鄭氏通志以爲周希聖撰蓋誤孟爲聖也輯古靈四先生學案補遺第五

閩學之先有楊徽之石熙載李穆賈黃中濂學之先有劉元亨蜀學之先止止先生而外更有郭希朴王默廖及而士熙道爲東州大儒人尊之如孟韓嘗曰仕者旣老眷眷於祿多出於退無地也劉忠肅稱爲根本之論劉子望時亦號曰明道嘗言好問好察蓋得其情實適於理致不必奇違然後聽從明州五子大隱純篤不爲爵祿羈石臺人師教化可觀鄞江墮樵遺秉怡然自得西湖行善而信於友桃源簞瓢有類顏子古靈致書儒志謂夙夜欲誠

心盡禮惟恐求而不得者經行子弟彬彬有禮章望之論學求高深譬如登山黃聱隅效揚子法言黃東發嘗謂其識有過於雄又嘗著揚庭新論十篇惜未見也侯華陰發強壯厲程明道誌其墓止止直道去不掛冠漢州興學古人所難此會淅閩關蜀學術之先河也輯士劉諸儒學案補遺第六

涑水之父諱池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天性質易溫公嘗曰先君以爲邱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取其精英爲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稿因爲時人所傳命曰國語非邱明本志也洵屬至論溫公著述迂書疑孟潛虛而外如禮說易說如書儀如家範如讀玄文中子補傳評進資治通鑑表上古文孝經指解表薦賢劄子及見於傳家集者與夫劉荀明本釋晁景迂儒言劉戢山人譜所錄皆可證其學之平實明儒霍韜發爲妄論是噓章惇蔡京久燼之燄也輯涑水學案補遺第七

百源之先天卦圖傳自陳摶摶以授种放放授穆修修授李之才之才以授百源然本於自得也觀物內外篇漁樵問答先天卦位圖經世天地四象圖經世掛一圖經世聲音圖而外如伊川擊壤集程明道讀之曰真風流人豪也朱文公曰堯夫六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至六七年間玩侮一世只是一个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父字天叟嘗登蘇門山謂雍曰若聞孫登之爲人乎吾所尙也遂卜隱於山下異時堯夫侍親往來洛陽見山川水竹之勝架屋竹間水流其門浩然其趣也因自號伊川丈人臨沒謂堯夫曰吾平生不害物不妄言而康而壽有子若孫無恨矣此又百源家學之所自也輯百源學案補遺第八

學士鄭向愛濂溪如子名子皆用惇因以名甥朱文公語錄載濂溪傳授自謂由於陸詵詵乃參之誤濂溪娶陸氏參之女也朱漢上表易穆修以太極

圖傳濂溪然穆卒濂溪年止十四非親授也聞道最早初仕時年踰弱冠從而講學者已衆其所著通書太極圖朱文公各爲之解並書於後謂此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實相表裏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後明黃棃洲於太極圖有微辭因以通書先之王魯齋謂通書上接中庸張南軒序太極圖說稱其自得之妙黃東發稱其明白無疵且謂詆訐者非也罪也輯濂溪學案

補遺第九

明道年十四五伊川年十三四從濂溪問學其後彭推官之子一見明道歎爲老成以女妻之見度性善跋彭推官詩序推官諱應求推官之子卽彭侍郞思永也講聞之益蓋有所自識仁篇劉蕺山既云教人隨時精察力行定性書論性說朱文公解說最詳明道嘗曰物卽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學須就事上學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天地之

間無適而非道也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敎以大者遠者其論王霸之辨論君道劄子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論養賢劄子南廟試策顏樂亭銘李仲通銘皆見道之文也輯明道學案補遺第十

（謹案明道學案補遺所采語錄第一條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第十條心要在腔裏均見正編應刪）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此朱文公之言也以道自任源委於六經集成於一易洽易使人先讀王氏注朱文公既曰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然又曰程先生只說得一理顧循其說以立身行己亦足以發明剛柔進退義利公私之辨矣顏子好何學論蕺山既謂其得統於濂溪而於伊川三不幸之說（少年高第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以爲過激之論謂人若能勤學敬身兢兢自持未始非不幸之幸也伊川學說見於易傳禮說春秋傳惟春秋傳未終肈高息齋閱本其說

爲集註輯伊川學案補遺第十一

謹案息齋春秋集註意在完伊川未竟之業補遺未錄宜補之

橫渠之父諱迪仁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卒官諸孤皆幼見正編橫渠傳清張伯行嘗著張迪宜配享啓聖議以爲宋儒先人周程朱蔡之父與張子之父同也其後配享實從伯行議見張清恪年譜其文載集中橫渠著作西銘東銘正蒙理窟而外曰易說曰周禮說曰禮記說曰女戒皆本於仁之一字又主於深思自得其西銘龜山贊之曰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而朱文公注之答南軒書曰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分立而推理一南軒因作西銘說真西山饒雙峰吳草廬皆各有解說劉蕺山謂東銘遠勝西銘朱文公嘗與江西學者說東銘大旨正蒙朱文公亦有說黃東發謂造化難測橫渠思索最精又曰理窟一書氣節篇於

學者最有益輯橫渠學案補遺第十二

蜀公正書雖已殘佚見於王伯厚困學紀聞所采錄胡氏皇王大紀其論刑一段藹然仁者之言黃東發又稱其凡所陳述關涉甚大爲天下孤忠尤精樂律其師承則薛簡肅公奎也呂申公於范歐諸老爲親炙其侍經筵仁宗春秋高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纚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反覆深陳韓持國從明道游問答語可案也其廟議及與涑水書尤犖犖大者呂汲公著有周易古經宋世言古易自汲公始王彥霖爲古良吏不肯爲呈身御史哲宗立卒因薦用爲諫官黃東發曰公論君子小人不可參用最關世道豐相之從學於王鄞江與樓西湖王桃源爲友所著孟子注而外古易眘詩春秋禮記正說渾儀浮漏景表銘詞無可攷其可㝡集者猶夥焉李君行凡所言多舉大體務在廣諫諍抑僥倖博通史學多所發明輯范呂諸儒學案補遺

第十三

謹案豐清敏遺事已錄於正編其見於他書者補遺猶多未采壽鏞輯豐清敏公遺書略可攷證

忠定之父諱航字仲通與溫公同年契見正編忠定傳其母爲太常博士石亞女故自幼游新昌石溪書塾朱文公既稱其有德有言百世之下聞者興起又曰元城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弗失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愧詞秋霜夏日相高也獨謂其不知培植君子之黨才一小事便向搏擊以致君子盡去黃東發曰溫公爲相於人情大鬱之後得行其道公爲諫官於小人報復之時不得行其言效驗雖異直大則同元城著作譚錄道護錄而外尙有盡言集蓋所謂心中所欲言者卽言之者也盡言而不知所避亦以其出於至誠而已天下詐僞之風甚矣以某從

少至老觀之誠實之風一日衰於一日一年衰於一年萬一有大禍亂則君臣之閒無所不至矣觀於此數語益可見元城學術輯元城學案補遺第十四

謹案家藏有劉元城盡言集補遺未錄宜補之

華陽幼孤叔祖忠文公鎮撫如己子華陽自以既孤每歲時親朋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所與交游皆一時聞人忠文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唐鑑帝學仁宗政典及中庸論而外語要所錄經說所著講說所及與載於文集中皆湛深經術練達事務者也又講月令凡數千言備陳歷世遵陰陽爲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說反覆闡明論時令者莫能過之惜其書未見嘗曰有國家者當防微杜漸若禍亂已成雖聖人亦末如之何矣又曰聖人惟言利物之利不言利己之利尤爲至言輯華陽學案補遺第十五

景迂之學深且博矣於易自商瞿下至河南邵先生於書自伏生下至泰山姜先生於詩雜以齊魯韓三家不梏於毛鄭於春秋攷至賈誼董仲舒不膠於啖趙其所引據多先秦古書卓乎獨立確乎自信成一家之說與諸儒並傳見陸放翁景迂先生祠堂記儒言客話易玄星紀譜而外若中庸傳若易規若一分律皆有裨於世教洪範小傳見景迂之自跋而未見其書自云次序則本泰山姜至之論五行則張廷評景發之云輯景迂學案補遺第十六

滎陽初學於伊川後與明道橫渠李公擇孫莘老游所見日益廣此朱文公與林擇之書本於家傳之言也固不僅學於焦千之胡安定邵康節王介甫歸宿於程氏矣黃東發曰公文穆之從曾孫文靖之孫正獻之子生三世相門而衣食或不給其母申國夫人督教甚嚴動必循規矩晚年名益重陳忠肅至拜公堂下豈獨公之家可敬可慕亦可想見政和閒前賢流風遺澤猶

有存者所著大學解朱文公嘗辨之然其所解以爲草木之微器用之别皆物理也求其所以爲草木器用之理則爲格物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此爲物格確有至理輯滎陽學案補遺第十七

上蔡語錄全謝山旣言或曰是江民表之書誤入讀朱文公文集曰以最後得胡文定家寫本上下篇爲正而去吳中板本增多之百餘章又得其遺語三十餘章别爲一篇凡定著三篇今所傳三卷本是也論語解自序南軒以爲前面說得甚好但後面說與天地同流處太多所以啓學者想像不帖實之心朱文公曰上蔡說詩須識得六義體會而諷詠以得之此卻是會讀詩又曰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理皆精當最爲得其要領輯上蔡學案補遺第十八

謹案上蔡所著曰論語解曰論語辨疑曰論語說有三名朱竹垞經義考既錄論語解曰宋志十卷未見又錄宋史傳曰所著論語說行於世而胡寅後序曰上蔡謝公得道於河南程先生元祐中掌秦亭之教遂著論語解意者其一書也朱文公嘗曰胡侍郎教人看謝氏論語以其文字上多有越發處又案上蔡說詩其書亦未見謹攷而誌之

龜山師事二程南軒稱其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孟氏者所著周禮辨疑詩論書義辨疑論語解孟子義王氏字說辨神宗日錄辨史論其自序及單詞隻句尚可裒錄攷年譜又著周易解義春秋義中庸解義莊子解其書未見三經義爲八十一歲作見年譜高宗以爲甚當理見正編陳淵傳所謂三經義者卽春秋義詩義孟子義也詩論卽詩義更編次二程粹言二卷蓋以明道之言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讀者不能驟窺其要記者又意爲增損因分爲十篇程氏一家之學觀於此思過半矣輯龜山學案補遺第十九

謹案張伯行審定楊文靖佘集卷首載有年譜騰軒先生或未之見其著述如周易解義春秋義中庸解義莊子解均未及因補之

廌山遺書多不傳見於龜山墓銘曰中庸義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

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攷之年譜亦合惟久無完本世所行者乃掇拾各書合爲四卷者也見正編馮雲濠案語其言曰凡爲天下之常道皆可名爲經而民彝爲大經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無汨其序之謂也又曰以德行言曰中庸以性情言曰中和見正編兼山學案伊川稱其德宇睟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見飄山所撰墓誌銘蓋誠於中形諸外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輯廌山學案補遺第二十

得程門之傳者惟和靖爲最正此黃東發之言也和靖一生轉徙患難全家死虜禍僅以身脫周紫芝贊之曰誦聖人之言行聖人之道退不以矯進不以躁用能隨隱顯以無心歷險夷而一操其手筆朱文公辨之中有伊川先生爲中庸解疾革命焚於前門人問焉伊川曰某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爲朱文公曰專恃易傳遂廢中庸吾恐先生之心不如是之隘也所說頗當然

答許順之書曰論語尹先生說句句有味可更翫之不可以爲常談而忽之也固深佩其爲人所著論語孟子解而陳直齋書錄解題僅錄孟子解其門人王時敏別編和靖集八卷輯和靖學案補遺第二十一

兼山深於易謂中爲人道之大以之用於天下國家又云極天下至正謂之中通天下至變謂之庸程子嘗謂中庸作注而屬兼山以書傳之見正編兼山易解亦得之於程門其解艮曰艮內外皆止是內止天理外止人欲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朱文公嘗稱之剖析義理與程傳相似其謂易之爲書其道其辭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尤爲至言輯兼山學案補遺第二十二

震澤之學實啓象山和靖之亞也與延平亦近之作論語集解未成而卒其自述曰讀書須求聖賢所以反覆翫味優游涵泳期於默識心通然後爲學

惜全書未見又有易傳曾鏤板於慈谿（見正編本傳 馮雲濠案語）今亦未見記善錄而外其說禮尤精然不徼名當世世亦罕知之章憲銘其墓曰淳一不雜故得之深不事表襮故所養厚其治事從容而中理其從政必盡其能其莅民必極其惠輯霞澤學案補遺第二十三

程門高弟不止謝游楊尹郭張如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所造尤深所得尤粹朱文公嘗言之侯師聖議論聖學必以中庸爲至而羅欽順以侯氏說中庸謂孔子問禮問官爲聖人所不知似乎淺近未得爲至然推而言之固無害也周叔忱周伯溫伊川既稱其氣質純明可以入道而與伊川問答悉合妙理猶可案也馬時中勇於爲義而恥以釣名凡所建明輒削其槀吳敦仁嘗爲御史以言事被逐解孟子乍見孺子曰乍見字極有意義惜其名僅見道命錄而學說之傳者寥寥焉輯劉李諸儒學案補遺第二十四

晉伯與弟和叔與叔俱遊張程之門伊川稱晉伯老而好學橫渠亦稱其篤實有光輝上蔡曰晉伯弟兄皆有見處蓋兄弟既多且貴而皆賢者也見正編晉伯傳晉伯和叔並授大程之教上蔡爲講論語晉伯正襟肅容曰聖人之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和叔於橫渠爲同年友心悅而好之教先以禮條爲鄉約關中風俗爲之一變朱文公嘗就藍田鄉約增損之性純厚易直強明與叔深醇近道伊川既稱其風力甚勁又稱其敦篤見正編與叔傳精於禮有儀禮說禮記說中庸解又作書傳十三卷佚范巽之序正蒙謂不得已而作蓋閔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也游景叔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卷惜未見种彝叔性寡默與中朝士大夫多不合尹和靖獨許其可爲將相張芸叟畫墁集而外有易論田誠伯守關學最專謂讀經當先看說薛景庸邵彥明潘庸仲其事莫詳焉

輯呂范諸儒學案補遺第二十五

永嘉九先生周浮沚許橫塘劉元承劉元禮戴明仲趙彥昭張子充沈彬老蔣元中也鮑敬亭輩七人其五人皆及程門浮沚有文集行世又有經解其作座右銘曰汝立志必高而宏汝學道必思而行勸學文曰士之所貴者以學而已易講義禮記講義論語皆有序全書惜未見橫塘孝弟慈祥忠厚樂易鄉人化其德縉紳推其賢平居與人言如不出諸口臨事則毅然有不可回奪之操二劉皆官御史元承劾蔡京元禮追餞道鄉葉水心題二劉集謂爲俊豪先覺之士者也明仲孝友直諒彥昭有顏子之稱其論學大意朱文公以爲甚佳而猶欲進之以窮理工夫彬老辨是非毅然不可奪元中嘗言道不以無經亡不以有經存聖人作經爲求道者設也鮑敬亭與伊川問答語於死生始終得造化之妙永嘉諸子傳洛學實兼傳關學輯周許諸儒學案補遺第二十六

天悅瑰瑋博達知伊闕縣有異政司馬溫公嘗贈以詩年世與康節相等子望有覲洛城詩呈康節康節和之子堅爲子望之弟調知鄞縣康節擊壤集有寄鄞江知縣張太博詩吾郡志作張珣珣乃峋之誤有云長憶當年掃敝廬弟兄同受策名初是昆季皆學於康節之證應之兄弟安貧樂道元豐中應之爲河南推官時康節已沒伯溫以兄拜之蓋康節視之猶子也士彥學行別無可考子發說論語士人樂聽之孝傑從康節最早皆百源之嫡傳也𨋢王張諸儒學案

補遺第二十七

武夷由上蔡私淑程子上蔡未以門弟子接之見正編朘軒案語父諱淵寫論語尚書終帙一無差舛吳羨門以女妻之生武夷武夷過了頭巖有思先大夫詩蓋宦游荊楚歲久紹興初因徙家衡嶽之下築碧泉書堂著春秋傳卽在此時又嘗修資治通鑑舉要補遺若干卷春秋傳序云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

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傳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又著時政論凡十有二裨益治道朱文公曰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無愧古人輯武夷學案補遺第二十八

張橫浦云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又玫通鑑龜山在東郡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視之陳鄒二先生旣稱先達不得在門人之列然固龜山學侶也瑩中著尊堯集於合浦更著之四明始以爲無憾尊堯集取王氏日錄編類得六十五段釐爲八門又著易說一卷嘗質之劉器之不全出邵子也道鄉立朝大節在諫立劉后論章惇二事所著繫辭纂義孟子解義道鄉集四十卷又游程門與游楊比肩尤講慎獨之學輯陳鄒諸儒學案補遺第二十九

紫微自少時旣承家學心體而身履之幾三十年仕愈躓學愈進所著春秋

解童蒙訓師友淵源錄官箴而外嘗撰雜錄又學山谷爲詩作江西宗派圖紫微詩話朱文公曰呂公之言所以發明講道修身之法詳矣學者審其先後緩急之序而用力焉其入聖賢之域也孰禦輯紫微學案補遺第三十

謹案補遺錄少年無輕議人無輕議事一條已見正編應刪

漢上易集傳而外尙有卦圖三卷叢說一卷所敍圖書授受其說頗爲後人所疑宋世皆以九數爲洛書十數爲河圖漢上用劉牧說者也與諸儒互異又有詩說謂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貍首曾孫之類是篇中刪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是章中刪句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是句中刪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是輯漢上學案補遺第三十一

默堂蓋龜山之囘騫也輕一身如鴻毛嫉權臣如犬彘國論未定死且弗恤

人故讜言一發而身已斥去有默堂集五十卷今行於世者爲二十卷其門人沈度序之楊誠齋又序之其辭質而達其意坦而遠其氣暢而幽至於立朝廷當言責正君心排權臣蹇蹇不折也其論及程王二學之是非謂自古及今唯有一是大哉言乎輯默堂學案補遺第三十二

絕豫章傳河洛之學於龜山不爲世所知延平冥心獨契於是退而屏居謝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有以自適也見正編延平傳蓋豫章既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不惟於進學有方兼爲養心之要故發爲議論有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之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未得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黃梨洲謂此是一條血路可謂知言龜山答胡康侯書云仲素死於道途行李亦遭賊火可見豫章著述歿後即散亡春秋指歸止存其序猶賴遵堯

錄二程語錄及雜著議論要語未盡泯滅經世大略褆躬要旨猶可次第尋繹（見豫章集鍾體志識）延平教人學問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滋長朱韋齋遣子元晦從之遊延平言其力行可畏學於羅先生得入處後幾放倒得渠極有益所著延平問答一卷文集三卷輯豫章學案補遺第三十三

謹案豫章延平似應分立兩學案豫章任道之重延平樂道之真傳之朱子道統歸之謝山之論豫章非也其編學案延平始與豫章合稱曰豫章延平學案後定序錄則專稱豫章亦非補遺悉仍謝山之舊壽鏞既有所見因攷而誌之〇又案豫章文集可取補之者尚多讀學案者宜取文集十二卷細讀之可知豫章之學矣

橫浦之學亦私淑於濂溪故學問於平淡處得味然嘗引伊川語曰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學則非學矣又曰行見於實效知止於說辭則其用力尤在於行所著有尚書大學中庸孝經說無垢錄橫浦心傳（見正編橫浦傳馮雲濠案語）今傳於世有孟子傳二十九卷橫浦集二十卷其可裒集者如書說如中庸說（朱文公嘗辨之）而孟子傳則發明義利經權之辨謂孟子尊王賤霸有

大功撥亂反正有大用其言切近事理居橫浦久自號橫浦居士輯橫浦學案補遺第三十四

衡麓從侯師聖游復從龜山是又侯氏門人也崇正辨而外其語要中如論敬爲禮之實不敬則威儀俯仰與俳優之戲何殊辭受取舍與市道之交奚辨又曰曰荒曰怠曰豫曰縱曰敖曰慢曰戲曰侮皆敬之反曰愼曰儆曰畏曰祇曰寅曰肅皆敬之發可謂至理名言所著崇正辨三卷斐然集三十卷讀史管見二卷論語詳說未見僅存其序（見朱竹垞經義考） 其經說謂易詩書春秋先賢以之配皇帝王霸父子兄弟皆篤信程氏學衡麓尤以氣節著輯衡麓學案補遺第三十五

（謹案衡麓學說劉荀明本釋多引之論語詳說序見朱竹垞經義考補遺未錄應補）

五峰得之上蔡傳之南軒其學本於父文定所著知言而外有五峰集五卷

又有易外傳皆以史證經論語指南乃取黃祖舜沈大廉二家之說折衷之惜其書未見樓攻媿跋云讀指南一卷有曰人有仁不仁心無不仁斯言旨哉見經義考釋疑孟則辨司馬溫公疑孟之誤皇王大紀論禮樂制度以及天產地產君子小人之消長則又深明治道者也知言一書朱文公雖作疑義與東萊及南軒互相辨然嘗稱其思索精致處殊不可及輯五峰學案補遺第

三十六

白水學易於譙天授已而見劉元城楊龜山皆請業焉見正編白水傳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亂後乃卽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草爲堂讀書其中朱文公稱其隨材施教娓娓無倦籍溪論天下事慷慨灑涕爲建州教授詔告諸生以古人爲己之學初與白水同隱又與劉屏山朱韋齋交韋齋將沒屬其子文公並受學文公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最久見正編籍溪傳少從叔文定傳論語所著

論語會義佚見經義考屛山深於易與胡原仲劉致中爲道義交天姿卓異而屬意高深與人交淡而耐久朱文公稱其文辭之偉足以驚一世精微之學靜退之風足以發蒙蔽所著有屛山集二十卷其聖傳論則歷述道統虞道園所謂以顏子之學爲學者也輯劉胡諸儒學案補遺第三十七

豐國趙公奮自聞喜諸生獨能學邵氏於其子學程氏於其門人生死以之而弗變相其君於危難之閒庶幾行其道而竟以貶死有文集行世其家訓可與溫公家範並傳魏國張公平生心事無一念不在君親而其學又以虛靜誠一求之於天爲本一生不主和議所著有紫巖易傳立言純粹凡說陰陽動靜皆適於義理之正又有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見正編紫巖傳陳邦彥質實無僞莊毅有守論剛德一疏尤在核名實公黜陟芮國器渾厚正直恢閎俊軼所著易傳一卷奏議二卷雜文七卷

正編圖器傳全謝山案語陳少南性簡重言動有準所著書傳三十卷詩傳二十卷管見集十卷羅浮集二卷見正編少南傳輯趙張諸儒學案補遺第三十八

謙案補遺於張紫巖引王阮亭居易錄朱一是語應刪朱一是安知紫巖之爲人壽鏞於讀史講略詳論之

香溪神宇泰然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其旨爲文辨博而峻整非志於道而全其氣者能若是乎其心箴朱文公既取以注論語其耳目箴悔說讀周禮應天道圖詩論周論洪範論皆立言之大者著有香溪集二十二卷襄陵許崧老寀於春秋取三家之說不悖於聖人著之曰春秋集解又有論語解佚玄解十一篇通溫公註爲十卷倣韓康伯註繫辭會王弼爲全書之例也見陳直齋書錄解題蕭三顧嘗質疑於孫莘老不獨程氏門人也以窮經爲本又深於春秋隱居三顧山下築讀書臺所著春秋辨疑四卷宋史藝文志春秋經辨十卷以統制歸天王而深戒威福之移於下云輯范許諸儒學案補遺第三十九

玉山學綜諸家（見正編玉山傳）少從喻樗張九成吕本中胡安國諸人遊又與吕祖謙張栻相善於朱子爲從表叔朱子嘗往來商榷故孝經刊誤援應辰之言以爲據以上書忤秦檜困頓州郡者凡十七年（見清四庫文定集案語）嘗曰學無大小之分小學蓋所以爲大學也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曰下學而上達使局於一技而無知新上達之功則不免於藝成而下致遠而泥矣所著文集五十卷今存二十四卷朱文公稱其晚年德成行尊近世名卿鮮有能及之者輯玉山學案補遺第四十

閩自龜山載道而南傳羅李朱其宗爲盛而私淑信伯傳莆侍郎林光朝光朝聞陸子正得程氏尹氏之學又與之遊及吕張朱並鳴爲先輩而號南夫子歸莆以講于東井紅泉閒閩之洛學又其宗也（見鄭氏福清儒林傳）艾軒曰易不畫詩不歌無悟入處王伯厚困學紀聞引之又曰文王演易變而爲卜筮書箕子

作洪範流而爲災異五行之說聖人之經何其不幸也所著有艾軒集九卷
輯艾軒學案補遺第四十一
晦翁年二十四始學於李延平初韋齋雅敬延平故晦翁往師之嘗言自見
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延平稱其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乾道八年
成論孟精義資治通鑑綱目西銘解九年成太極圖傳通書解程氏外書淳
熙四年成論孟集注及或問作周易本義詩集傳（注易詩皆兩易稿）易學啓蒙孝經刊
誤輯小學書作大學（慶元四年以時禁避居東陽改定大學章句）中庸章句晦翁著述綦富不備錄其作
楚辭集證蓋因淳熙閒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故爲之註離騷以寄
意焉（見周密齊東野語）家禮或疑非晦翁作然爲考禮者所不廢朱陸學派縱有異同
晚年定論可按焉後儒不知文公之博大至以論人於無過中求有過詆之
誣妄論也輯晦翁學案補遺第四十二

謹案補遺采王士禎居易錄謂晦翁論人於無過中求有過校及此當時吾友夏同甫主刪詩鏞以漁洋詩人也既不知張紫巖又不知朱晦翁錄之適以見其陋何損於張朱二公乎因仍其舊今並詰之

南軒之學得之五峰論其所造較五峰更爲純粹蓋由其見處高踐履又實也朱文公生平相與切磋得力者東萊象山南軒數人而已見正編南軒學案黃黎洲案語 著有論語解宋志十卷今存名癸已論語解亦十卷 孟子說宋志十七卷今存癸已孟子說凡七卷 易說今存有易說三卷初刊僞託始繫辭嘉興曹溶所寫佚其上卷之上 詩書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等書見正編南軒傳 攷論語說自序云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閒雖有志於力行而不知不明摘埴索塗莫適所依輒因河南餘語推以己見輯論語說又孟子說自序云舊說多不滿意從而刪正之題曰癸已孟子說云輯南軒學案補遺第四十三

謹案補遺所錄孟子講義序及癸已孟子說序與見於經義考者不同是孟子講義卽舊說也而孟子說序應補

東萊始從林拙齋汪玉山胡籍溪游與朱晦庵張南軒友講索益精見正編東萊傳 蓋婺之學陳氏先事功唐氏尚經制呂氏善性理三家者惟呂氏爲得其宗黃溍

（送曾順甫序）呂氏自正獻公踐修相業其子滎陽公實受業程子之門是生成公本諸家庭文獻之淵源博諸四方師友之講習其學以孝弟忠信爲本收斂持養爲要著書立言皆以羽翼六經而尤長於史無非明民至理經世大法（見王褘記思媺人辭後）著述綦富如春秋左氏傳說春秋左氏續說家塾讀詩記大事記其尤著也宋史不入道學傳陋矣輯東萊學案補遺第四十四

艮齋之學自成一家其說詳於古今之經制春秋經解指要尤爲傳注之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遺經者也又著書古文訓義詩性情說大學說論語少學論語約說（自序均見經義攷直解即約說）伊洛禮書補亡伊洛遺禮通鑑約說漢兵制九州圖志武昌士俗編校讎陰符山海經風后握奇經（見正編艮齋傳馮雲濠案語）今更得其周禮說皇極解中庸解其彙合者爲浪語集三十五卷艮齋少師事袁道潔傳河南程氏之學晚復與朱文公呂東萊相往來然文公喜談心性而艮齋則兼重

事功所見微異蓋浮沚開其源而艮齋道其流也輯艮齋學案補遺第四十五

止齋入太學所得於東萊南軒爲多（全謝山奉臨川帖子）實從艮齋分派而非弟子（見正編止齋學案序錄履軒案語）其學以通知成敗諳練掌故爲長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實而後已不涉植黨爭名之私最稱篤實所著周禮說三卷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四十二卷毛詩解詁二十卷建隆編一卷讀書譜一卷西漢史鈔十七卷止齋文集五十二卷（見正編止齋傳馮雲濠案語）所謂經筵孟子講義（見正編）其書未見趙東山春秋集傳序云宋人說春秋者最推止齋稱其以公穀參之左氏得春秋之要輯止齋學案補遺第四十六

水心[illegible]言童孺事二劉公（著作劉鳳正字劉朔）既與彌正（鳳之子）爲友（見水心撰二劉公墓誌）是及登二劉之門又爲東萊弟子（見謝山困學紀聞三箋）其與薛子艮書曰讀書不知接統雖多無益

爲文不能開敎雖工無益篤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立志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水心之學可知矣陳同甫稱其俊明穎悟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而惜其力量不及（見正編）至薄子思孟子亦賢者之過宋史傳以韓侂胄之開兵端而憾其未能曉以利害禍福是未攷水心開禧二年上寧宗劄子誠宜深謀誠宜熟慮之語也全謝山嘗作詩辨之若夫方回妄人也其詆水心直無人心矣所著有習學記言五十卷（是書凡經十四卷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鑑四卷名習學記言見正編腹笥叢語）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制科進卷九卷外稾六卷荀楊問答（見正）

（據馮雲濠案語）輯水心學案補遺第四十七

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祕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葉水心龍川集序）朱文公雖不與而亦不能奪也嘗習文字於周立義（周葵宜興人）著酌古論時

立義爲郡守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及立義爲執政朝士白事必令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見宋史同甫傳何澹械同甫訕議欲中以死罪他日卽排擊道學凡爲小人未有不惡才士者見宋史紀事總議所著經書發題而外如中興論酌古論三國紀事均見龍川文集今存龍川集三十卷壽潘藏有陳同甫集兩種一嶺南壽經堂本一郎局刻本皆三十卷輯龍川學案補遺第四十八

陸先生諱賀字道卿究心典籍見於躬行生六子長九思字子彊著有家問一卷次九敍字子儀號五九居士許脅齋云處士以治家戒諸弟之學次九皐號子昭率諸弟講學從游者多有聞次卽梭山而復齋象山又次之梭山日記而外如格言如訓戒子弟韻語包文肅所謂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之家法者也復齋文集萬曆中文淵閣尚有之今則亡矣見正編謝山案語每談事必以論語爲證少有大志而深純浩博無涯涘尙高古而能處俗辨析精微而能容愚見象山撰行狀覽書無滯凝繙閱百家晝夜無倦朱文公曰送伯恭至鵝湖陸

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復齋先卒象山次之梭山最後輯梭山

復齋學案補遺第四十九

謹案臨川李紱編陸子學譜卷五家學於梭山復齋及其諸兄言行采錄甚詳可資補證並識之

象山之學以尊德性爲宗謂先立乎其大而後天之所以與我者不爲小者所奪夫苟本體不明而徒致功於外索是無源之水也同時紫陽則以道問學爲主謂格物窮理乃吾人入聖之階梯夫苟信小自是而惟從事於覃思是師心之用兩家意見既有不同各成門戶雖鵝湖一會意見融洽然鹿洞之講太極之辯鵝湖之會在淳熙二年鹿洞之講在八年太極之辨在十五年仍未能一致黃梨洲謂象山尊德性何嘗不加功於學古紫陽道學問何嘗不致力於反身最爲平論象山敎人以辨志爲入門始事所著有象山集三十二卷附語錄四卷又有春秋講義一卷其學遙出上蔡其於震澤與林竹軒張橫浦亦皆私淑輯象山學案補遺

第五十

謹案象山學術見於陸子學譜者略備可資攷證並誌之

墨莊劉氏忠厚雍睦朱文公嘗次其家傳子孫多爲聞人胡安定嘗爲墨莊記清江之父諱滁好學修飭爲原父貢父再從孫周益公有贈劉子和詩卽清江也朱文公不及識子和而識其弟見朱子文集所謂其弟卽子澄也子和爲孝敬先生子澄爲靜春先生子和廉靜寡欲自音讀訓詁以及近世諸儒論說無不該貫張南軒爲銘墓子澄孝友誠篤及見朱文公卽盡取所習辭業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謝山所謂近人妄以子澄爲朱子弟子者謬矣澄字乃和之誤刻蓋子澄固以書贄文公者也見正編附錄子澄著有曾子內外雜著篇訓蒙雜書外書戒子通錄墨莊總錄等書見正編靜春傳今惟戒子錄尚存輯清江學案補遺第五十一

謹案謝山序錄原底本作解舂學案後定爲清江學案補遺仍謝山之舊嘗見以爲若定爲清江二劉學案更勝

金華諸儒說齋最爲不幸以朱文公之劾一若說齋非學人也者不知說齋
乾道七年守台時發粟振饑抑奸拊弱創中澤浮梁以濟艱涉民至今賴之
朱右題宋濂說齋補傳　此其政績也讀經於詩最有發明如以碩鼠爲愛君之至眞有精
思卓識且篤信詩序嘗曰舍序義而言詩猶適千里而無嚮導也於春秋謂
守公穀傳者如荀揚之言性摭刪三家者三品之說也舍左氏而觀春秋毋
乃不知而作乎於周禮謂先王太平之典之僅存者古文質互見官有不常
設祿有不兩受觸類而長無不適者於禮記則以爲曲折細微皆道所寓於
論語以爲漢儒數十家大抵訓詁通而已以爲聖道深遠未易以言語發明
略著大義使學者自求而自得之此其學術也至帝王經世圖譜昔爲十卷
今所釐訂者爲十六卷曲暢旁通具有條理則尤經制之書非空談義理者

所能及說齋學有根柢博贍詳明蘇平仲稱其不惟史學絕精而尤邃於諸經天文地理王霸兵農禮樂刑政陰陽術數郊廟學校井野畿甸莫不窮探力索而會通其故不啻若親身見之輯說齋學案補遺第五十二

子宜言行宋史本傳悉本葉水心墓誌其棄而未收者尚十之五其所學自然合道近取日用之內爲學者開示李紱編陸子學譜更輯其事蹟書問可以考證其本末慈湖祭之曰子先我覺導我使復親象山以學所造益可知已定大策於甲寅之初公同其憂而不同其樂排大難於甲寅之後公與其危而不與其安東發又所以致歎也叔向學似象山而溫厚簡直魏益之敎叔向以獨立於物之初忽大悟遂以師道歸益之常自言用功益難進道愈遠蓋不以悟自足也（見正編叔向傳）白石原名宏居白石巖因以爲號所著白石詩傳二十卷魏鶴山序之稱其約文述指又別爲詁釋如爾雅類例者使人便於

習讀輯徐陳諸儒學案補遺第五十三
西山之於紫陽猶子宜之於象山也西山既師事之而紫陽顧曰季通吾老友也虞道園曰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蹟見乎當時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洪範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文公者不少其支餘如名物律曆相地亦非淺學所盡知濂溪出而道學盛則生一邵子而知數學紫陽出而理學明則生一季通而知數學非偶然也朱文公與西山書最多蓋中庸詩傳孟子啓蒙河洛九疇律呂新書禮書琴史樂說曆議律書步天歌通書西銘綱目祭禮無不商榷云輯西山學案補遺第五十四
勉齋少無師承踰冠及劉靜春之門因命受業朱文公自見文公後夜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文公以其子妻之聖賢道統傳授總敘說中庸

總論中庸總說而外今所傳文集凡四十卷是集講義經說三卷雜文三十六卷詩一卷其雜文凡守郡公移案牘之辭皆在焉昔朱文公作竹林精舍成嘗遺之書有他日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勉齋亦能堅守師說始終不貳文章質直不事雕飾而氣體醇實儒者之言也晚年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閒俯仰其師舊迹紫陽學統歸之榦勉齋學案補遺第五十五

潛庵始從東萊遊已問學於朱文公端方而沈碩朱文公曰當此時立得脚定者甚難惟漢卿風力稍勁所著有語孟學庸答問四書纂疏六經集解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潛庵日新錄師訓編(見正編潛庵傳)今惟詩童子問尙傳餘皆未見語溪人有宗輔錄一編所集潛庵語皆淺庸人之筆也(見正編謝山案語)今可裒集者詩說而外若禮記說若論胡季隨湖南答問語皆所謂味衆人之所不味

者矣所傳之學蜀則有魏鶴山了翁閩則有熊勿軒禾陳石堂普諸儒案石堂遺集十卷今存極平實吾東浙自韓恂齋翼甫傳子莊節性余端臣再傳而有黃文潔震逮至有明傳其學者不絕見正編謝山案語

輯潛庵學案補遺第五十六

木鐘少師水心後從朱文公學其言善問如攻堅木善待問如撞鐘因名所著曰木鐘集木鐘之父諱煜工屬文善持論爲葉水心所推重木鐘嘗言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爲科舉言也而凡百作爲何莫不然木鐘集十一卷雖以集名而實則所作語錄凡論語一卷孟子一卷六經總論一卷周易一卷尚書一卷毛詩一卷周禮一卷禮記一卷春秋一卷近思雜問一卷史一卷皆彙輯焉其說大學中庸列禮記之中蓋其時四書集註學庸章句未著於國學也輯木鐘學案補遺第五十七

黃巖杜先生椿學以厚其質不爲浮華枝葉之言二子煜卯南湖知仁卽方

山也兄弟學於石克齋嵍克齋致之於紫陽南湖事紫陽十餘年敎以反躬力索蓋反躬以力索力索而又反躬循環無端表裏精切則豁然貫通南湖有文集行世曾孫則卿所編也車玉峰序之方山亦有意於切問近思之學朱文公嘗敎以道卽事物當然不易之理若見得破卽隨生隨死皆有所處

輯南湖學案補遺第五十八

朱文公以傳書者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嘗作書說未果遂以屬九峰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沈也九峰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卽書集傳中之範數序疇傳是也然草廬序董氏尚書輯錄纂註頗疑集傳前後牴牾以爲洪範以後殆非九峰手筆書集傳六卷小序一卷朱子問答一卷（問答一卷文佚）蓋自慶元己未朱文公屬之作書傳嘉定己巳書成淳祐中其子抗奉進於朝九峰

嘗曰平居仰觀俯察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人之不欺予也足以證其所造矣輯九峰學案補遺第五十九

北溪於朱門之中最爲篤實其文章亦質樸真摯無所修飾元王環翁序以爲讀其文者當如布帛菽粟可以濟人之饑寒生平大旨在鍼砭金谿一派如集中道學體統等四篇似道似學二辨皆在嚴陵所作反覆詰辨務闡明鵝湖會講之緒論亦可謂堅守師說者矣所著有論孟學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今行於世者字義及文集五十卷輯北溪學案補遺第六十

晦翁學派自西山蔡氏勉齋潛庵木鐘南湖九峰北溪諸學案外謝山序錄並歸滄洲諸儒學案見正編滄洲諸儒序錄履軒案語李敬子居家講學與黃勉齋並稱世謂之黃李其釋知慮謂慮乃知之尤精而心思所值無不周悉又云知則知其當然慮則并極其未然張元德所交皆名士如呂祖儉黃幹趙崇憲吳必大輔

廣李道傳李燔葉味道李閎祖李方子柴中行真德秀魏了翁李埴趙汝讜陳貴誼杜孝嚴度正張嗣古之流(見宋史道學傳)所著有春秋集註春秋集傳左氏蒙求讀通鑑長編事略(見正編元德傳)朱文公深駁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元德之傳春秋以春爲建子之月與左傳王周正月義合申氏脚氣集乃深以張氏改從周正爲非門戶之見殊不足據廖槎湖以剛嚴毅直之質老而愈厲著有文公語錄春秋會要槎溪集朱文公答書嘗謂一一皆契鄙懷李果齋嘗撰朱文公行實謂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劉後村所謂尊師說是也其餘若徐毅齋並講呂氏之學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記詠一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又有尙書括旨劉雲莊所著東宮詩解易經說禮記解劉睦堂有四書問目曹簡甫有輿地綱目十五卷昌谷類稿六十卷經幄管見七卷世以朱門弟子論學統勉齋爲第一論經濟大略簡甫爲第一

詹元善沈潛經訓徧考羣書誦說百家尤屬意星曆著象數總義其學眞西山傳之皆其尤著者也輯滄洲諸儒學案補遺第六十一

南軒之高祖諱文矩依外家於漢之綿竹今綿竹之張皆其高祖所自出見南軒文集夔州路提點刑獄張君墓誌其後徙廣漢又還衡陽南軒從五峰問程氏學五峰旣歿在湘中講學五載見南軒集答陳平甫書而季隨實爲五峰季子謝山所謂胡盤谷輩嶽麓之巨子是也湖湘之學以季隨與吳畏齋爲第一南軒卒其弟子盡歸止齋季隨亦受業焉又與朱文公問答其語猶可攷也更與周允升宋深之相聚從戴岷隱遊南軒名其讀書之室曰勿齋而爲之說見南軒集卷十八而南軒答季隨書六七均載集中彭子壽性資剛方學識正大而議論尤爲簡嚴勁直晚旣投閑專以養性讀書爲事扁所居曰止堂悠然自得所著內治聖鑒二十卷訓蒙經解奏議外制并表牋雜著宋史藝文志載集爲四十七卷今傳者二十卷吳畏齋以父康年受

知紫巖因得交南軒遂從南軒遊又獲親炙紫陽而東萊與語亦奇之兼成都府事揭朱文公白鹿書院學規以誨學者所著畏齋集六卷今佚畏齋有得於南軒求仁之學惜乎不能大受之也游默齋早從南軒游晚復事紫陽遇之如黃直卿有默齋遺稿二卷今存其學傳授於劉漫塘宋史不著漫堂之學所出非也受齋與兄默齋自爲師友魁傑士也著有受齋集陳後村嘗序之劉漫塘與王實齋學造本源志存經濟黃東發嘗爲文以祭輯嶽麓諸儒學案補遺第六十二

南軒雖爲蜀人而不獲與蜀之士處見於答陳平甫書（南軒文集卷二十二）嘗名華陽宇文挺臣之齋曰顧且爲之銘（見南軒文集卷三十六）挺臣蓋親登南軒之門而傳其遺言者也顧值權臣陵壓罔克自靖凡其尊主庇民之盛心推賢揚善之雅志未能有所展布爲可惜也范文叔爲滎公之曾孫非華陽之孫也朱文公呂東

萊皆推敬之晚年講學二江之上南軒之敎遂大行於蜀見正編文叔傳陳平甫天資剛毅直諒士也南軒未識平甫嘗聞之友魏俟之元履爲潔白堂記稱其奉對大廷蓋盡言無隱者更稱其孜孜然志於古又嘗答其書勉以毋忽於卑近以卒至於遠大見序軒文集卷二十六平甫又請南軒論猶子然物色明道横渠之後挈與偕行於綿竹義莊內月加廩給然後隨其資性漸敎以學南軒答以不敢忘見南軒文集卷三十謝山謂與南軒蓋友朋之列證以書中足下之稱可信也惜其著述之無所傳耳若黃兼山篤信力行紹熙二年雷雪交作上封事又以光宗不過重華宮以入事奏之所著兼山集四十卷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楊浩齋孝友端愨雖不及登南軒之門而師友淵源實自之所著浩齋集魏鶴山序之程滄洲著有奏議高恥堂序之其兄克齋嘗著春秋分記九十卷皆有功蜀學之著者也輯二江學案補遺第六十三

謹案嶽麓二江兩學案所以著南軒弟子之盛而南軒在湘中講學凡五載於蜀爲祖籍而不獲與蜀之士處陳平甫在朋友之閒而非弟子均可於南軒文集攷證之今皆著錄蓋亦補㯙軒之闕也

東萊學派二支最盛一自徐文淸再傳而至黃文獻王忠文一自王文憲再傳而至柳文肅宋文憲皆兼朱學爲有明開一代學緒之盛故謝山云四百年之所寄云見正編麗澤諸儒學案南錄㯙軒案語　葉子應事蹟謝山本諸黃文獻所撰葉審言墓誌見黃文獻集卷二十三　子應之子名榮發亦見葉審言墓誌　然則葉南坡秀發其子姪也南坡教授慶元時與之交者慈湖而外則樓攻媿史獨善樓迂齋袁絜齋著有易說周禮說及論語講義等書家學淵源有自來矣子應子榮發孫霖私淑王埜曾孫審言有四勿齋稿曲全集　迂齋講易謂伏羲未作易以前天下之人心無非易伏羲既作易之後天下之萬事無非易王伯厚困學紀聞　其文汪洋浩博今所編崇古文訣尙存葛容父初名伯虎呂成公嘗教以君子行義俟之而已由是志見一定終身不爲事物搖奪著有涉史隨筆蟠室集喬孔山嘗從錢白石游又爲馬師文門人師文獨以大任

期之所著有孔山文集李茂叔一家死難大節懔然著有易原辨經記要理學統宗要錄伊洛指迷刪述正編喪禮解文集二十卷詩集八卷今佚王元石嘗作日錄真西山稱其所立有汲長孺王元之之風自號渾尺居士取后山詩雖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意也餘子亦皆卓卓輯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第六十四

陸復齋與學者書曰子靜入浙則有楊敬仲石應之宗昭諸葛誠之千能胡達才拱高應朝宗商孫季和應時從之游其餘不能悉數皆亹亹篤學尊信吾道其可喜也復齋既以慈湖冠首是陸門嫡傳所屬者矣朱文公亦稱其簡淡誠慤而惟惜其自信已篤袁絜齋謂自象山歿而自得之學始大興於慈湖其初雖有得於象山而日用其力超然獨見開明人心大有功於後學真西山稱其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王伯厚曰於己易見其

潔靜精微於廣居賦見其廣大高明於過庭訓見其自強不息於講堂訓之言孝見其一貫之道若湛甘泉固未足知慈湖也（嘗著楊子折衷）著述綦富弟子衆多別有考（滕軒有慈湖弟子從祀記徐時榕有慈湖弟子考壽鏞編慈湖著述考均附刊慈湖遺書） 輯慈湖學案補遺第六十五

絜齋淵源家學（父諱文著甕牖閑評） 少有志經濟每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故其所講明者由體而用莫不兼綜謂學不足以開物成務則於儒者之職分爲有闕講道於家以諸經論孟大義警策學者於書禮論說尤詳蓋嘗師東萊友止齋而究其歸宿則象山也（見正編本傳滕軒案語） 今傳於世者家塾書鈔十二卷毛詩經筵講義四卷絜齋集二十四卷遺文二卷 輯絜齋學案補遺卷六十六

廣平內美充實有孚盈缶而卽之若虛叩之若無第見坦坦蕩蕩了無偏倚蓋師南軒二陸紫陽東萊友定川絜齋慈湖攻媿止齋而呂子約徐子宜皆

其所游者也有立身之正學有修身之實行位不配德而敎行於鄉聲聞於天下美境佳趣風雨㪋牀流俗滔滔道則在是梨洲得其殘稿今所傳類稿四卷是也定川言行絜齋著之周益公又誌墓少年在鄉校刻志問學齋前有竹甚茂每於竹叢中讀書音韻洪暢聽者悚然兄弟自爲師友論講切磨期與古人同謝山增補學案別爲之傳可謂精審顧於修補呂大愚傳既曰大愚壬寅至官去以丁未而爲定川傳則未明言在竹洲講學歲月蔣樗庵則曰改通判舒州不赴時史忠定方退休里中剏竹洲宅延居之一若講學在改判後也者今攷諸羣書定竹洲講學在淳熙十年十一年之中定川之書罕有存者朱文公謂其大篇短章鏗金戛玉猶得於斷殘中見之（鄞鐫輯定川遺書二卷已刊行）輯廣平定川學案補遺第六十七

謹案定川言行編爲絜齋所著袁士杰與絜齋遺文彙爲袁正獻公遺文鈔二卷今已刊行可資攷證○又案補遺所錄定川經說尙有君天下曰天子一條見衛湜禮記集說卷十一宜補

陸子在象山五年閒弟子屬籍者至數千人然其學脈流傳偏在浙東此外則傅夢泉爲第一（見正編黎洲案語兼參本傳）而以黃元吉與鄧文範爲次（見陸子學譜卷十）謝山修補夢泉傳本諸包文肅恢祠堂記（見李紱陸子學譜卷九）謂匪獨象山愛之南軒晦庵咸以爲老友者也過白鹿書院時周益公請夢泉講易益公曰今日見子淵矣陳建作學蔀通辨誣爲失心以死（見陸子學譜李臨川案語）非也時同邑中與夢泉同志有若聖謨仲昭齊賢克明（見陸子學譜）何傅氏多賢也傅子雲所著文集外有門人所錄講學語一卷（見陸子學譜）又有詩解孟子指歸河圖洛書釋義離騷經解揲蓍說張衎編象山遺文子雲爲之序（見陸子學譜）黃叔豐有荊州日錄彭興宗象山稱其爲私者嘗少而爲義者嘗多詹阜民嘗刻慈湖己易於新安郡齊袁絜齋稱其篤實不欺陳去華省發偉特象山曰去華方是一學者諸葛誠之講明洛學孫季和嘗稱其強者也石天民育德果行醇粹明白石應之學於呂陸兩家

孫季和志趣不凡楊袁之流也有燭湖集行世胡達材資稟端良德宇粹夷胡崇禮澄坐內觀此其卓著者也象山名其讀書之齋曰存家之東扁曰槐堂堂前有古槐木乃學徒講學之地也輯槐堂諸儒學案補遺第六十八

謹案槐堂諸儒見於陸子學譜者其言行尙可裒集勝軒未見宜取學譜補之

魏鶴山曰近世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爲圖十爲書張以邵子爲主以九宮法參之卽所謂戴九履一者也文饒著有七易謝山修補文饒傳言之詳矣蓋本諸樓攻媿之說又惜其書之不盡傳文饒曰天下之象生於數而數生於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論理而遺數譬如作樂而棄音律也王淸叔號醒庵居士樓攻媿誌其墓康節之學茫昧莫測呂澤父實傳其教祝子涇著有觀物解六壬大占祝氏秘珍亦廖氏之徒也謝山既舉子涇復別舉廖氏似未審其傳

授先後也輯張祝諸儒學案補遺第六十九
黃東發曰讀葉水心集云邱文定之父仁不忍校貲幾盡產母臧氏既寡力貧教子朱文公序呂氏讀詩記云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邱侯宗卿將爲版本以傳永久是宗卿固東萊同調也其出守嘉禾東萊嘗贈以詩劉後溪之祖諱涇號前溪以文知名而仕不偶後溪著有諸經講義及後溪集百餘卷真西山誌其墓從族兄東溪先生伯熊學其在房謫居取東溪所傳易讀之葢東溪傳止睽後溪續之始蹇見正緒後溪傳馮雲濠案語樓大防於中原師友所傳悉窮淵奧謝山嘗稱永嘉王和叔柟亦嘗以經世之學授之攷薛艮齋浪語集載大防祭文曰登門曰受知是又及薛氏之門也著有攻媿集柴南溪著有易繫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當時有二柴南溪而外蒙堂名中守強裕名中立後改爲元裕輯邱劉諸儒學案補遺第七十

鶴山以高明俊偉之姿刻意於議論窮極根柢各異乎人匪求異人實能得衆人之所未得也初志學由范雙流兄弟及薛符溪以得門戶入中原始友李敬子輔潛庵於潛庵爲友而非師也雙流弟名子該薛符溪名紱易學最精嘗與真西山輔潛庵相講磨居於渠陽山中作周易集義六十四卷謂胡安定王介甫王弼三家易爲初學入門至其精微則有濂溪康節明道伊川橫渠藍田廣平上蔡漢上龜山五峰和靖文公南軒東萊凡十六家董真卿謂集義凡十七家加入李心傳一家他易皆不與也今存者十卷又有周禮井田圖說九經要義二百六十三卷易義舉隅師友雅言鶴山全集一百卷別有經外雜鈔古今考等書輯鶴山學案補遺第七十一

西山不及登朱門而學朱文公甚精且博初登科後中詞科多與朱門高第交游於周程張朱之學升堂入室平生著述富學問文章政事斐然可觀讀

書記一書凡經子史及諸儒之書所當讀者皆在焉大學衍義一書辟敬軒
以爲朱子之後有補於治道者袁蒙齋贊語尤足概其一生王忠文從祀議
謂其黜異端崇正理聖賢之學復明實爲定論至於汲引士類見之於薦狀
者尤未可以一二數早從詹元善游又及劉雲莊樓攻媿李蘄州之門所著
更有四書集編二十六卷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
源雜志星沙集心經一卷政經一卷並編文章正宗二十卷續集二十卷輯

西山學案補遺第七十二

北山師事勉齋聞伊洛淵源之懿臨别告以熟讀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
見遂終身服膺頃刻不忘平生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叱喝聲不匿情不逆
詐不伐善不較利害事父母盡其孝愛之道事兄長盡其和孺之樂處族姻
崇仁厚之風交朋友盡忠告之責朝有闕政四方有警輒惻不樂隱居求志

不願人知真得古人爲己之學所著有大學中庸大傳發揮易學啓蒙發揮
太極通書西銘近思錄發揮文集三十卷嘗與王魯齋問辨一事至十餘往
復又云廉恥一事在吾道中最所當謹豈有廉恥尙不知而能明師道以淑
人心乎其讀論孟集注尤見其大王魯齋自尋訪北山於盤溪之上盡棄所
學而學焉論理一分殊論明善最切於學者所著有書疑九卷詩疑二卷詩
目四卷論語通旨孟子通旨家語考研幾圖魯齋集其學宗紫陽而其說嘗
有異同金仁山先事王魯齋因以事北山中年築室居仁山之下別號次農
宋亡屏舍金華山中抱一以終所謂求仁得仁者與所著有尙書表注二卷
初作二十卷大學疏義一卷論語集注攷證十卷孟子集註考證七卷樂始終條理
圖濂洛風雅通鑑前編二十卷及文集六卷於經史之學研究最深許白雲
於仁山講道蘭江時就爲弟子上溯朱黃蓋四傳也以身任道者垂四十年

於詩考名物於書參典制猶有先儒篤實之遺所著有讀書叢說六卷詩集傳名物鈔八卷讀四書叢說四卷原二十卷醉經閣有之清四庫著錄爲四卷白雲集四卷號稱白雲者蓋取嶺上多白雲之意所以自怡悅者深矣輯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第七十三

雙峰一字師魯嘗謂格物自表而裏自粗而精而精裏之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是物格論志學章矩字云致知是要知此矩力行是要踐此矩性質樸茂操履純實年未三十卽棄科舉一意理學早師李方子黃勉齋得朱文公之傳其於四書探索精致每有自得之妙程雪樓曰四書勉齋之說有朱子所未發者雙峰之說又有勉齋所未及者又曰雙峰之書政患其未多耳謝山惜其書之不傳蓋本雪樓說也所著五經講義語孟紀聞春秋節傳學庸纂述太極三圖庸學十二圖西銘圖

近思錄註今不盡傳其語要及經說略可裒集輯雙峰學案補遺第七十四象山弟子在江南西道中最大者鄱陽湯氏而向來無知之三湯之學並出於柴憲敏公中行其後事真西山晚年則息存二老仍主朱學稱大小湯而晦靜別主陸學東澗之學肩隨三從父而出晚亦獨得晦靜是時朱陸二家之學並行而湯氏一門四魁儒中朱陸各得其二（見正編謝山答臨川序三湯學統札子惟存齋乃升伯之號而非季庸息庵乃季庸之號而非升伯滕軒案曰兩相錯互特爲正之）存齋自爲諸生慨然有志於及物開禧中權臣將開兵釁上書萬餘言伏光範門以獻著泮宮講義二卷史漢雜考二卷紀聞十卷楮幣罪言一卷文集二十卷今未見晦靜字仲能袁蒙齋重修白鹿書院記云延爲洞長仲能悉力振起多士聞風來集又稱其剛直有學識劉後村則稱其精詣不減於橫渠而樂易殆過於了翁息庵字季庸劉後村有寄湯季庸侍郎詩云高情常寓紛華外晚節全觀出處閒其人可知矣東澗字伯紀清

節雅重超卓當時其解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有曰亂如疾病則亂之亂以李林甫楊國忠爲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爲方虎非命亂而何王伯厚困學紀聞嘗引之有文集六十卷今佚徐徑畈年十三有志聖人之道取所作文焚之研精六經之奧探賾先儒心傳之要晦靜之學傳者其一爲東澗其一爲三衢徐徑畈也謝山已言之矣東澗之學侶有王深寧徑畈之弟子有謝疊

山輯存齋晦靜息庵學案補遺第七十五

深寧之學既得之庭訓未冠從學吳參倚既又受業王子文樓迂齋獲聞朱文公呂成公真西山之學謝山所謂兼綜建安江右永嘉之傳是也生平大節自擬於司空圖韓偓之閒（全謝山王尚書畫像記並見正編）所著書逾三十種雖亡佚近半其存者今猶不少概見困學紀聞爲尤著孫遂初所謂貫三代漢唐之事闡朱張呂真之道是也至宋史載深寧去官書之曰遁且曰辭服於賊謝山嘗辨

之深寧嘗爲太常主簿時湯東澗爲少卿日相與究論濂洛門關江西之異同永嘉制度沙隨古易蔡氏圖書經緯西蜀史學通貫精微剖析幽眇東澗曰吾閱士良廣惟伯厚乃真儒也輯深寧學案補遺第七十六

黃先生諱一鶚東發之父也其叔祖號壺隱先生齋志莫售授其書俾繼焉故嘗稱述之東發之學朱一如朱之學程反覆發明務求其是又登葉西澗之門又受知王修齋博大精深與弟子唱歎於海隅宋亡餓於寶幢而卒著日鈔九十五卷謝山修補東發傳云所著日鈔一百卷淸四庫總目謂原本九十七卷其中八十一卷戊辰文集即在日鈔中八十九卷併缺今傳者爲九十五卷史稿列傳十篇即戊辰文集中之史稿古今紀要十九卷古今紀要逸編一卷鄭千之所輯四明文獻內有東發紀要陳朝輔得之今與史稿刻入四明叢書至經義考所錄讀詩一得即讀詩日鈔也朱文公於春秋禮記無成書東發取二經爲之集解其義甚精蓋有志補文公之未備者且不欲顯故附於日鈔中其後程積齋端學有春秋本義陳可大澔有禮記集說皆不能過

之又與杜洲問答蓋論易也知易無方而道一貫矣輯東發學案補遺第七
十七
朱文公之學統累傳至雙峰北溪諸子流入訓詁派咸淳而後北山魯齋仁
山起於婺東發起於浙辮香爲之重振（謝山澤山書院記並見正編東發傳後）靜淸之氣魄雖不及
東發然明體達用於諸經窮探微旨證墜緝缺論古今得失必探情僞以暴
其罪正色憤悱若造庭而受其責也常於座間大書靜存動察四字以自檢
點所著易究十卷深寧雖不喜然所論河圖洛書足以抉先儒未發之蘊又
有文集二十卷其言精覈雅贍可觀鄧巴西序之四明學祖陸氏其言朱子
自東發靜淸始蓋靜淸受之於陽字溪岊岊受之於晏亞父淵淵固朱門高
弟其後靜淸授其學於程畏齋積齋畏齋有讀書分年日程三卷本諸輔漢
卿又有畏齋集十卷積齋有春秋本義三十卷春秋或問十卷三傳辨疑二

十卷積齋集五卷人比之河南二程輯靜清學案補遺第七十八

文文山紀年錄癸酉咸淳九年夏見古心先生江公萬里於長沙先是古心知吉州創白鷺書院劉南甫字山立號月澗嘗講學其中歐陽巽齋雖與爲輩行然師事之是巽齋之學所自出也月澗爲古心學侶謝山參以解春甫集爲之立傳隸於滄洲諸儒學案下而序錄云不知所自疑爲歐陽謙之後人萬季野作儒林宗派遂以文山爲謙之門人恐誤見正編歐陽希遜傳履軒案語文山師巽齋見於集中祭文而答歐陽祕書承心制說賀遷居詩輓詩象贊又屢見劉須溪亦巽齋弟子也巽齋是否卽其後人待攷巽齋一字迂父其遺文尚可搜錄嘗曰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寄於士士之人品高下卽與世爲重輕又曰天不能逸人勞逸無壯老法吏不知學固不足道學士大夫不讀法亦豈可哉尤爲至言輯巽齋學案補遺第七十九

初饒州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黃榦見於元史胡庭芳傳是介軒之得於勉齋者易學也介軒爲槃澗先生銖從子初學於槃澗與程正思其後學於勉齋所著有詩書二經及大爾雅通釋（梨洲原傳著有尚書毛詩訓釋疑即二經通釋也）張純愚答陳定宇書曰吾鄉自式車董介軒先生開其源先後相續而以近思錄爲四子之階梯四子爲六經之階梯云輯介軒學案補遺第八十

魯齋遺書（卷十三）載有考歲略壬寅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仁甫先生即詣蘇門訪求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注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深有默契於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考魯齋歿於至元十八年辛巳上推壬寅爲宋理宗淳祐二年魯齋時三十四歲先是蒙古破棗陽（在端平二年乙未先淳祐二年七年也）特庫德克欲坑士人姚雪齋樞力與辯得脫死者數十人繼拔德安得趙復復字仁甫德安人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

行力求死所雪齋與共宿譬說百端至燕名益大著北方始知學經雪齋之學之所自而魯齋訪雪齋於蘇門之所得者是也其歲月亦可攷焉魯齋隱居於魏時竇默庵最知敬魯齋每相過危坐終日靡不研精所至人樂從之著有小學大義大學要略小大學或問論明明德大學中庸直解讀易私言論陰陽消長揲著說均載遺書中遺書凡十四卷末三卷爲附錄歐陽圭齋稱其純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體用一原超然自得者焉輯魯齋學案補遺第八十一

靜修以魯齋一聘而起爲速魯齋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及靜修不受集賢之命或問之靜修曰不如此則道不尊許劉兩先生亦各行其是而已渡河賦且不論論其敘學一篇確得爲學之次序其曰治經必自詩始詩而後書本立則可徵夫用用莫大於禮見於今者漢儒所集之禮記周公所著之周禮

二書禮既治非春秋無以斷也以詩書禮爲學之體春秋爲學之用窮理盡性而後學夫易六經既治語孟既精而後學史史既治則讀諸子諸子既治宋興以來諸公之書尤當致力也如是而爲詩文如是而爲字畫各底於成可以爲大儒其言至爲精切真西山弟子盧孝孫作四書集義一百卷靜修撰爲精要三十卷今存二十八卷又有靜修集十二卷（今刊入畿輔叢書）孫夏峰最表章靜修之學輯靜修學案補遺第八十二

草廬天下士也自魯齋爲國子祭酒始以朱學教弟子久之漸失其舊草廬爲國子監丞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陞司業嘗爲學者言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諸經皆有纂言詩獨無之（今存者易纂言十卷書纂言四卷禮記纂言三十六卷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七卷）又別著周禮考注十五卷儀禮逸經二卷孝經章句一卷其於易學之五十餘年大旨宗乎周邵而義理則本諸

程傳周程之書既定於朱文公而張邵之書草廬始校定次第挈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又以邵子爲孔子以來一人蓋於邵學深有所會悟也門人衆多各以所能受之輯草廬學案補遺第八十三

靜明既得象山書讀之又求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淵袁廣微錢子是陳和仲周可象所著經學書讀之益喜所謂經學書卽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是也見正編馮雲濠案語黃棃洲稱靜明能獨得於殘編斷簡中與起斯人豈非豪傑士哉顧其言行不甚詳見於陸子學譜者如錢融堂取孝者忠者而贊之詩靜明愛而編之謂之百行冠冕詩以示諸生李仲公爲之序仲公上靜明兩書第一書見靜明本傳後第二書見李仲公傳及爲靜明孫彥淸兄弟字說皆足徵其敎學弟子最著者祝蕃李存卽仲公舒謙吳謙世稱江東四先生學譜述之較備寶峰有寶雲集不傳今存寶峰文集二卷寶峰讀楊文元與象山紫陽問答有覺而從容山水

閒益致其力見益明而守益固一時之有志者就而講學焉隱居於大寶山之東麓鄉桂彥艮爲本艮爲斯道向樸皆從之遊雖處山林恆有憂世之色

輯靜明寶峰學案補遺第八十四

謹案靜明事蹟補遺未詳今取陸子學譜補之

師山一作獅山所謂獅山處士是也學於淳安嘗曰朝陽先生吾師之（朝陽爲吳暾）復翁大之二先生吾所資而事之（大之爲夏溥復翁即隱君震老也見正編櫰軒案語）唐白雲築三峰精舍常與師山及危太樸講論其中師山既取文王周公之辭以爲經列夫子十翼之傳附以註說曰周易大傳又折衷程朱之說合爲一書曰程朱易契即所謂周易纂註惜未見又著春秋闕疑四十五卷屬王季溫（名友直師山門人）刊之臨被執就死之日猶惓惓此書蓋其平生精力所注者也更有師山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錄一卷王忠文曰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者欲論先生者當自其大

節而觀之輯師山學案補遺第八十五

勤齋博極羣書天文地理律曆算數靡不研究制行甚高真履實踐隱於終南山下鑿土室以居之盡得聖賢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陳列左右如是者餘三十年尤邃三禮及易教人極嚴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集八卷（壽鏞藏有勤齋集鈔本）榘庵之父諱繼先博學能文榘庵安靜端凝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教人曲爲開導使得趣向之正與人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聚書數萬卷其學由程朱泝孔孟務貫浹事理勤齋入城嘗主榘庵家士論稱之曰蕭同所著榘庵集二十卷輯蕭同學案補遺第八十六

學案造端於安定泰山而主持之者高平廬陵也高平在從班獻百官圖指其遷轉次序遲速呂夷簡以爲離閒羣臣至交論上前出知饒州韓續希旨請榜仲淹朋黨於朝廬陵論杜韓范富曰自古小人欲廣害忠良必指爲朋

黨則朋黨之論所始也其後熙寧變法在朝大臣先散旣而議新法不合者盡散未幾而條例司之賢者亦散然景祐黨案與元豐黨案其害止於散而已元祐元符禍不止於散矣至紹興禁學而宋遂南履霜堅冰其來也漸䡊

元祐黨案補遺第八十七

紹熙爭過宮者四焉一爲三年如羅點尤袤黃裳黃度葉適及彭龜年（以書譏趙汝愚）是會慶節如趙彥逾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及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江南通志作三百二十八人）上書是三爲五年四月不問疾如羅點率講官言之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彭龜年余端臣並叩頭龍墀黃裳孫逢吉再上疏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是四爲壽皇疾大漸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出城待罪羅點引辛毗事以謝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令嘉王

（且上疏極陳）是二爲四年重明節如陳傅良謝深甫沈有開彭龜年倪思王介是會

詣重華宮是然大牛卽慶元諸儒也至嘉定端平淳祐更化案皆諸儒正誼明道之力宋元之際儒學迭爲消長尤足見南北之時勢焉若夫晚宋詆詈諸儒者莫如周密沈仲固存之適所以卑之也輯慶元黨案補遺第八十八宋史作荆公傳引朱文公論荆公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躁迫強戾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史以爲天下之公言固也然讀荆公上五事劄子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而以免役保甲市易三者有大利害免役之法出於周官保甲之法起於三代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爲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大害是荆公固主緩主得人者也象山謂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吳草廬序荆公集謂一時議公者非偏則私不惟

無以開其蔽而亦何能有以愜於公論尤爲知言所著有臨川集一百卷後集八十卷易義二十卷洪範傳一卷詩經新義三十卷左氏解一卷禮記要義二卷孝經義一卷論語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老子注二卷（見正編荊公傳馮雲濠案語）晚歲爲字說二十四卷（見正編荊公傳）輯荊公新學略第八十九

老泉下筆頃刻數千言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蘇氏父子之學若去其汨且亂者則亦吾道之干城也老泉所著有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見正編馮雲濠案語）其權書論強弱王伯厚曰取蜀則楚在掌中矣白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也又有衡論以爲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權者民不可得而知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也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濟萬世之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謝山謂出於縱橫之學者以此東坡中制科其制策全類戰

國文章又謂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諸子欲爲書以傳世者皆喜立論論定而爭起然嘗攻擊伊川槩詈輕薄所著有易傳九卷論語說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別增應詔集十卷合稱東坡七集和陶詩四卷朱文公稱其天資高明其議論文詞自有人不到處王伯厚曰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見東坡之心子由與人相處不問賢愚貴賤和氣藹然嘗曰讀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作古史朱文公曰近世言史者唯此書爲近理予獨愛其序言顧其本末乃有大不相應者以爲於此有以識之則達於聖賢不遠矣所著有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文集見正編子由傳都九十六卷又有龍川略志十卷別志八卷見正編子由傳

馮雲濠案語 輯蘇氏蜀學略補遺第九十

李屏山以伊川諸儒深明性理發揚六經聖人心學謂皆由於佛書因此大

爲諸儒所攻其重修面壁記謂聖人之道不墮於寂滅不傳於形器如符券然觀此則屏山之所爲內稟可以槩見（見正編學至於佛下脧軒筆語）至鳴道集說汪堯峰琬嘗序而駁之（見堯峰文鈔卷二十五）其論學者有云內有三疵外有四孼何謂三疵識鑿之而賊氣憑之而亢才蕩之而浮何謂四孼學封之而塞辨譁之而疑文甘之而狂名錮之而死此則深中學者之病然屏山乃自蹈之矣輯屏山鳴道集說略補遺第九十一

學案之所敍述曰先緒曰師承曰門人曰家學此無所叚借者也曰學侶曰講友曰同調曰私淑眞而確者固多而遙相契者亦不尠焉蓋以類相應欲其人之傳而已顧舍是以外史籍之所流傳志乘之所記載又豈容忽有宋一代編性理羣書者上及宗城范文素以朱子作小學嘗錄其詩焉若雍邱之高子奇力學強記手寫書千餘卷若洛陽之聶崇義集註三禮圖爰著諸

篇首餘凡不入學派者皆甄錄及之蓋師萬季野先生意也輯宋儒博攷第九十二

有元崛起沙漠北方之學魯齋倡之其先世掌夏之國史如斡宗聖身通五經爲番漢教授譯論語注別作解義二十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行於夏國荏平馬子卿著有大戴禮辨一卷猛安徒單鎰著有宏道集論爲政之術二曰正臣下之心曰導學者之志咸陽蕭𣂏卿著史記注五聲韻譜及文集王元老以文章政事顯有拙軒集行世皆金代之知名士也至元而後學士亦復彬彬實爲朱明理學之濫觴輯元儒博攷第九十三

右學案補遺八十六元祐慶元黨案補遺二荆公新學略蘇氏蜀學略補遺二屏山鳴道集說略補遺一宋儒元儒博攷二都凡九十三册嘗竊取

牘軒王先生之意補爲序錄王先生所謂買菜之求固所弗恤卯擬以續貂而足亦不敢辭云民國二十六年四月

四明叢書第五集跋

考餘姚藝文志葉其逵曰黎洲既成明儒學案又溯宋元諸儒併輯學案未成而卒季子主一繼之四明全謝山又繼之迄未成編最後四明王孝廉梓材案稱孝廉諱王先生由優貢充教習依全氏百卷序錄一再校補始成完書初校本刻於慈谿馮孝廉雲濠重校本刻於道州何太史紹基何刻最爲精緻雖字盈百萬無訛俗體惜未幾板燬於火翻刻及別刻殊少善本矣王氏又有宋元學案補遺百卷尚未刊行姚志所述如此簡且確矣今所刊行卽姚志所謂未刊者也因歎先哲著書之難與刻書之不易就宋元明儒學案而言其經歷歲月與編者刊者之姓氏及其大恉宜有所考焉初黃黎洲作明儒學案康熙丙辰成書許酉山刻數卷

而止萬貞一又刻而未畢壬申七月仇滄柱自都中寓書言北地賈若水見學案而歎曰此明室數百歲之書也可聽之埋沒乎無何賈君亡其子醇菴承遺命刻之（見黃梨洲明儒學案序）卽今所傳德輝堂刻本是也自成書至癸酉歷十八年賈氏之刻本始出繼賈氏者爲鄭南谿性時在乾隆己未續萬貞一而刻之距賈刻又四十六年矣謝山爲五嶽游人穿杜文稱其於黃氏之學表章不遺餘力賈氏顚倒明儒學案之次第正其謬重刻之壽鏞藏有賈氏本與鄭氏本勘比之賈刻首薛河東鄭刻首吳康齋平心而論首河東是也謂顚倒賈氏不服矣賈氏刻明儒學案總評末條云聞先生別有宋元學案已脫稾藏越城姜定菴家若得此書再刊更爲斯文盛事案梨洲之歿歲在乙亥若水之序則在辛未是成明儒學案之時固卽起草宋元學案之日也藏姜氏之稾若干卷不可考以王膢軒僅舉大要至其子主一來史始編輯之之說推之則姜氏所藏固爲梨

洲原本也然全謝山作棃洲神道碑於明儒學案曰六十二卷於宋元儒學案則未著卷數而䕶軒親見黃氏補本有爲主一手鈔而謝山修補之迹宛可據者數本陸門諸子小傳謝山筆迹稍異蓋與臨川李氏論陸氏學案時所葺也然則歸諸南谿鄭氏已爲黃氏補本可知矣由鄭氏復歸淮陰楊氏得之者棃洲之孫證孫也謝山見證孫所得楊氏本續修之於是爲八十六卷主一者名百家棃洲季子號耒史凡諸案語能發前人所未發惜姚志不爲主一立傳而僅附於棃洲傳言行略而不詳耳今讀宋元學案主一所案多從大處落墨謝山所案則考證其淵源䕶軒五橋所案則分別其異同此據重刻本言之也而始刻實由於二老閣鄭氏據䕶軒所見宋儒學案卷十七標云男黃百家編門人楊開沅顧諟分緝知當時分任者不一人而總其事者主一也今屠氏所藏則題黃百家編全祖望續修鄭大節毛德基校而未著分輯之人然止序錄一

卷與第十七卷橫渠學案上卷則與腹軒所誌同也腹軒又云月船所藏底稿亦有序錄其文多異又少序錄者九蓋其未定稾也然則鄭氏所刻雖僅及黃氏補本且僅刻橫渠學案及第十八卷數版因謝山之卒輟事而謝山序錄鄭氏固刻之矣鄭氏自秦川先生諱溱與梨洲友善隱居相與論學子梁字寒村受學於梨洲孫卽南谿嘗合祀秦川先生梨洲先生故名其藏書之室曰二老閣南谿有子二長大節次中節慈谿志稱守家法刻宋元學案者大節也中節亦與謝山爲友且與天台齊召南仁和杭世駿相往還慈志有傳董小鈍作謝山年譜雖未足概謝山生平然於修補學案凡五見四十二歲自苕上至吳門寓陸氏水木明瑟園有詩曰吳船集舟中取南雷黃氏宋儒學案未成之本編次序目重爲增定是爲第一見過維揚再館馬氏畬經堂編纂學案是爲第二見四十三歲重過水木明瑟園謀刻宋儒學案是爲第三見返武林修宋儒學

案是爲第四見五十歲仍居揚州畬經堂治水經兼補學案是爲第五見蓋自乾隆十一年丙寅至十九年甲戌八年之中固無時不在補修中可謂勤矣越年乙亥而先生歿蓋適後棃洲之卒六十年也謝山在日嘗與諸生講說學統之流派其弟子中於學統分合窮年兀兀者以范冬齋鵬爲最（有存悔集已刊入四明叢書）冬齋先謝山卒故謝山爲文哀之董小鈍秉純張望槎炳全口口藻蔣樗菴學鏞雖盡力於謝山文集而學案之參酌似尚未預即盧月船鎬其欲補完宋元學案亦在謝山既歿而後考諸臒軒案語謝山卒其書多歸同邑抱經樓盧氏學案之稾亦雜入其中月船特取學案於抱經宗人（案即盧址字青厓）而稾已不全因手錄之謄寫者半未及謄寫者半而月船遽卒是月船雖與棃洲玄孫稚圭號大俞相往還共以成學案是任且見諸吟詠（月船詩稿已刊入四明叢書有和姚江黃稚圭外翰原韻詩自注云君力任與余共成學案謀即入梓云云）因謀入梓而未及待也月船外孫黃支山桐孫嘗以是本攜至安徽康中丞節署徧

訪皖北諸子謀完是書未果康移節於粤支山又訪粤海諸子又未獲克任校
讎者既攜稿歸過西江十八灘行篋盡墜水中惟藏是書之篋獨浮水面於是
月船之孫杰愈寶藏之不輕示人已而其家被竊箱簏俱空而學案一笥棄置
屋外是學案原稾之存冥冥中固有呵護之者矣臒軒先生淵源家學自其高
祖諱炳學於王忝堂先生之坪其祖諱鍔又嘗從蔣樗菴游一則爲梨洲三傳
弟子一則謝山再傳弟子又復得其師陳石士先生之傳石士少事魯山木長
事姚姬傳研宋儒學其祖凝齋先生研究儒先之書獨喜象山陽明之學故臒
軒先生受其傳而兢兢於師說補遺之作獨附陳石士宋學說者亦猶梨洲作
明儒學案首蕺山師說也自壬辰訪宋元學案稾以迄戊戌凡七年而宋元學
案以成始刻者馮五橋雲濠也而是板燬於壬寅春又自壬寅之秋以迄甲辰
之冬更取諸補遺以入正編於是至丙午重刻宋元學案又成重刻者何子貞

紹基也今重刻時原稾收藏於馮氏伏跗室可案也若補遺之作自丁酉春以迄戊戌正月先得四十二卷自己亥春以迄庚子冬續成百卷至辛丑八月而書成蓋距今九十有七年矣然越歲壬寅因重刻宋元學案轉盡其力於正編而所謂補遺之編可出問世者又因補遺之稾多有已入正編者非重加釐訂不可壽鏞既得諸屠氏自癸酉春迄丙子冬又四歷寒暑抱殘訂墜求助友朋隨校隨刊幸得蕆事讀光緒己卯龍氏重刻宋元學案跋云鄞王氏補遺百卷未及刊行何氏求得之與所刊版俱燼龍氏所謂燼者四十二卷稾也若百卷原稾藏諸古娑羅館者固無恙也今從事而卒業焉豈惟可以慰屠君康侯亦可以慰先生與宋元諸君子矣因縷述著書之難與刻書之不易溯厥始末俾讀者參證焉丁丑夏

壽鏞既刻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偶於坊間得嘉興馮柳東（名登府）舊鈔元儒學

案二册題遺獻黃黎洲先生稾男百家纂輯後學全祖望續修元孫璋校補案璋即稚圭也既有元儒學案不知更有宋儒學案底本否耶卽此元儒學案觀之首北方學案次草廬學案次定宇學案次二胡學案次九江學案次李俞熊張諸儒學案次敖邱諸儒學案次胡馬諸儒學案凡分入學案其體例與明儒學案相似雖不及今之刻本之詳備然黎洲本來面目猶見一班書中有百家祖望徵乂案語以徵乂爲最多百家次之祖望最少攷餘姚志黎洲傳子百藥正誼早世百家字主一徵乂與正誼音同蓋黎洲之次子也學案一再訂補已失黎洲之舊此爲稚圭校補原於黎洲手稾可知也更誌於此俾有攷焉庚辰冬

# 約園雜箸續編卷四

四明叢書第六集序 集古語

自三國志至唐書傳稱諸虞里貫皆云會稽餘姚蓋地壤分割代各不同吾鄉圖經悉以虞氏爲慈谿人物 四明詩幹董慶酉案語 虞聳穹天論一卷聳字世龍翻第六子也其書隋唐志皆不著錄亦主蓋天爲說與姚信昕天相出入云 馬國翰輯穹天論序

虞喜贊鄭玄論語注九卷唐書藝文志作十卷志林新書二十卷隋書經籍志作三十卷廣林一卷釋滯一卷通疑一卷安天論一卷 餘姚藝文志 喜束修立德皓首不倦凡所注述數十萬言行於世 晉書本傳

虞荔古今鼎錄一卷 餘姚藝文志 荔字山披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營子世基世南並少知名 陳書本傳

劉應時頤庵居士集二卷（慈谿藝文志）建炎間挹明州五先生之典型以淑世爲無閔先生頤庵無閔先生次子也（慈志本傳）陸游曰先生盡力於詩雖前輩以詩得名何以加焉（陸游頤庵稿序）楊萬里曰使晚唐諸子與半山老人見之當復一笑曰君處北海吾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楊萬里頤庵稿序）

許名奎勸忍百箴四卷（鄞藝文志）每箴皆事爲之句入經出史各有考據忍垢二字古之格言自宰相至於士庶人皆當以此爲藥石（許名奎勸忍百箴序）故當死生患難之際見平生之所學（懼之忍箴）

馮柯三極通二卷小學補一卷質言七卷迴瀾正論二卷求是編四卷（慈谿藝文志）先生潛心理學續文弗售嘗應襄藩之聘輯宗藩訓典襄王甚禮重之錫號貞白高士以故學者稱之曰貞白先生云（黃翔鳳貞白五書序）

秦舜昌林衣集八卷（慈谿藝文志）舜昌字虞卿（慈志本傳）幼負異姿自總角即綜覽百家之

言目光炯炯能辨五色於百步之外夏穴秦山石鼓汲冢聱牙棘齒者一過輒記經久不忘（馮若愚林文集序）時有撰著輒削其稿或甫就簡人又取去所幸博雅好文之士競相傳寫猶有兼本傳在藝苑中耳（馮元仲林文集跋）

林時對留補堂集四卷（鄞藝文志）時對號繭庵執經倪元璐門既釋褐授行人或問之曰冷官索莫何以自遣時對曰苟不愛錢原無熱地時人歎爲名言（鄞志本傳）

秦遵宗凝道堂踐形編小天集二卷（按慈谿藝文志錄禮記纂要秘書五卷四書辨疑五十二卷心相篇注一卷是集未錄）遵宗字子瞻號蓉庵諸生官廣西羅陽知州（慈谿藝文志）仇兆鼇曰予瞻在余門牆爲弟子實則畏友也篤志力學務求合於聖賢之旨（仇兆鼇四書辨疑序）曰坐凝道堂究存心盡性之學著踐形小天集（玉峰氏小天集識）

無名氏董孝子純德錄一卷見黃氏書目（鄞藝文志）董景沛曰先世提舉公歸田後彙錄純德徵君事蹟嗣後編輯者永樂則肇峰公萬曆則海望諸公崇禎則二

醇公順治則肇昌諸公（董景沛純德彙編序）董瑞曰自順治迄今蓋百有十年歲丁卯長男華鈞請從事予曰甚善遂窮搜舊志廣閱成編（董瑞純德彙編序）華鈞字平一別號梅坡漢董孝子六十世孫也無所遇乃喟然曰士不能樹勳業爲天下重即當統宗收族爲祖宗不可少之人（柯振嶽董平一先生家傳）景沛又曰彙編一書沛雖參攷補訂然總歸梅坡公原書惟後賢題詠時代不同別爲續刻（純德彙編續刻題詠董景沛識）

董琅甬東正氣集四卷（鄞藝文志）董沛曰因國之交吾鄉號爲忠義湛身殉節及採薇行遯之士指不勝屈訓導公所錄皆未見全集沛嘗見盧青厓四明文獻集袁陶軒四明文徵收輯諸公之文尚不止此若林中丞華檢討萬戶部林端節四家其集均有傳本猶可選採以補此集之缺顧所錄行朝諸奏疏藉以見錢莊楊董諸公桑海謇諤之大節所謂鄉國一寶書信乎其可寶已（董沛甬東正氣集識語）

董慶酉四明詩幹三卷（鄞藝文志未錄）慶酉字可南號竹史諸生（鄞藝文志）董沛曰族叔竹史

君好爲詩遺集一卷藏余家僅百餘篇耳鄞藝文志板橋詩草古今體詩一百二十四首是書爲咸豐戊午所輯君既沒諸子幼沖書籍付債家稿亦隨去越二十年債家中落盡售其書蔡宸卿舊游君門購得是稿次爲三卷而吾郡唐以前之篇什略具矣董沛四明詩幹題詞

董濂四明宋僧詩一卷元僧詩一卷鄞藝文志未錄　吳德機曰君設帳授徒恆在名山古剎中每謂余曰杲堂選高僧詩寥寥十餘家意在以詩存僧而非以僧存詩不足稱美備盍廣之乎遂自任宋元而以明代歸余壬申秋君出所輯詩示余不三月而君歸道山矣始余與君約明代詩僧海外爲盛擬將東游普陀一訪著述卒未有暇所選之詩訖不能脫稿爰述緣起其以此二卷先付手民吳德機四明宋元僧詩序

王梓材全校水經酈注水道表四十卷鄞藝文志　張穆曰䑕軒先生既爲余鈔得謝山七校水經注余更事覆審刻入楊氏叢書䑕軒復以舟行之暇爲水道表四

十卷昔李衞公嘗删訂酈注爲十卷蓋卽獨標水道耳其書雖不傳而體例可臆測也䑋軒此作以補衞公書無愧矣（張穆全校水經酈注水道表記）

胡賓明堂考一卷論語集解義疏二十卷切音啓蒙一卷大衍集一卷（定海藝文志）賓原名止三號伯寅家貧無書聚一生得善本數萬卷（張炳鎔墓表）從黃式三學得其傳晚年瞽目重明因自號明明子遂發憤著書於黃氏學多所發明（民國定海志人物表）

劉慈孚四明人鑑三卷黃以周曰劉君午亭曾編四明百卅人物傳倩虞君譜薰爲之圖豈謂吾郡人物囊括於是哉或明吾心所嚮往而取古人以爲的或憫世俗之泯棼而借古事以爲風百卅人物雖不足盡四明之才而劉君之取資不爲不多矣（黃以周四明人鑑序）

盛君省傳以承明著作之才前後奉使持衡兩州退居猶汲汲務興學終始不貳其精魂所淬厲何如哉聞諸鄉父老君按使廣信也按籍呼名有應以楊宗

簡者君心動詢而識爲鄉賢慈湖先生苗裔由是得先生墓於貴溪之羅塘引爲平生所至快雅量高致爲想見之焉（陳三立撰盛君家傳）人固亡而書存世未遠而道邅屯艱否閉堙暖湛冥（全祖望四明七觀）吾當繇是以爲天地之病修身俟命夫子不云乎一致而百慮其是之謂乎（袁桷七觀）時民國二十九年一月

穹天論序

穹天論者鄉先生虞世龍作也馬國翰據晉書天文志太平御覽輯爲一卷其言曰天形穹窿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嗚呼天之蒼蒼止此氣耳氣運則四時行百物生無聲無臭之中而於穆不已故曰氣者生之元也又曰元氣者天氣也氣也者神之盛也神盛則無不覆故曰如天之無不覆也天形如卵朱子有硬殼相轉

之解然其相轉者氣也周接者浮者皆氣也爾雅釋天穹蒼蒼天也郭璞註天形穹隆穹高也大也窮也空也顧既曰如雞子幕其際則應以空義釋之惟空故高故大故窮也窮者窮之於無既也氣爲之也徐堅初學記引劉氏正曆問曰顓頊造渾天儀黃帝爲蓋天以天象蓋而引虞氏穹天論曰天形如笠而冒地之表曰蓋曰笠穹之義也雞子幕其際之義也王充論衡曰天若覆盆之狀渾天儀曰天轉如車轂之運亦氣爲之也吾因之有感矣人生於世穹如也居一室之中悟萬涵之象此身之有有於氣也氣息則身無所寄焉非惟人也一器一物莫不有其元氣禮云禮云玉帛云乎樂云樂云鐘鼓云乎不於元氣求之而惟外象索焉無怪機軸不靈失運用之妙終無裨於治理也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爲政之道固有在矣雖然非氣之浩浩籠罩四方涵天之量行天之健安足語斯乎抑吾讀世龍傳嘗曰世之取士所譽依已成所

毀依已敗此吾所嘆息者也夫偶而成偶而敗者勢爲之也必察其所以成所以敗而天下之真是非出矣嗚呼天下之無真是非久矣然主宰昭昭其道豈異也世世龍清虛無欲進退以禮正氣常存而客氣不擾其本於天之自然者乎其本於天之氣充足而不沒者乎余讀穹天論而伸其說如此初學記引天文錄以爲虞昺作誤矣且攷訂天文有待於專家余未能也民國二十一年三月

## 虞徵士遺書序

嘗攷餘姚志虞光虞成虞鳳虞歆世傳孟氏易虞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云云經義攷述之皆當時一邑之望而行事不備其著書始虞仲翔所撰易註孫堂張惠言輯之且刊行於世矣晉之時有虞徵士喜字仲寧仲翔之族曾孫也諸虞世守家學而仲寧著述尤富曰尚書釋問曰毛詩釋曰周官駁難曰論語對張論曰孝經注及文集今皆不可得矣其存什一

於千百者惟馬國翰所輯曰論語讖註則錄自皇侃論語義疏曰志林新書則取陶南村說郛兼採三國志諸書補錄者也攷唐馬總意林卷六（今所行五卷本脫去余得張冷僧六卷本爲譚復堂所校補）載虞喜著志林二十四卷虞喜作盧達（今印行說郛仍其誤）蓋字形相近而訛也意林僅引東海之魚鲞一鱗一條王伯厚困學紀聞引諸葛恪傳注況長寧以爲君子一條（見困學紀聞攷史類）而馬氏則廣之然舉隋書經籍志稱爲三十卷意林稱爲二十四卷者止此而已曰廣林曰釋滯曰通疑皆錄自杜佑通典而他書無及焉曰安天論則雜采太平御覽孔穎達尚書正義徐堅初學記而以隋書天文志爲主總觀六書志林篇幅較多餘則寥寥數百字數千字而已毫芒流落天壤間者強識博聞已可得其大概誠如馬氏所云使得覩其全書當必有蒐羅古今而折衷微妙者矣夫士不幸生非其時高枕柴門寄其身於殘編斷簡之中偃蹇而不欲與世接者豈得已哉人所惡者陸沈泥滓時所善者翺翔雲霄朝

無爭辯之臣士有苟祿之志此晉御史中丞熊遠所爲太息陳訶而虞徵士所由屢徵不起矢志清貞專心經傳者也會稽先賢祠傳贊曰鳳翔千仞下覽德輝公之終隱世與我違嗟嗟俗子突梯脂韋蕭然遠引寥廓高飛嗚呼虞徵士之流風遠矣於是重刻其遺書而論之且爲汲汲榮世務者勸民國二十一年三月

鼎錄序

鼎錄一卷陳虞荔作也昔虞夏之世鑄鼎象物其在周易則曰鼎覆餗其形屋孔子論鼎亦曰不偏不敧不滿不溢至於鼎遷物移之際識隱者又往往用是覘政治之得失民心之鄉背嗚呼鼎之爲義大矣哉余睹鼎錄而異焉兩漢之際孝景鑄食鼎武帝登泰山而鑄鼎海昏鑄酒鼎宣帝鑄華山鼎元帝鑄膳鼎成帝平匈奴鑄鼎哀帝亦鑄酒鼎平帝鑄藥鼎王莽亦鑄建國鼎君臣鼎光武

鑄定天下之鼎明帝鑄洛水穀水二鼎章帝鑄北嶽鼎安帝鑄承露鼎蜀先主鑄克漢鼎行軍奇變鼎受禪鼎劍山鼎龍鼎又作二鼎與魯王孝王綜觀漢代所以鑄鼎之由其盛衰得失之迹可睹焉先主號賢君志在光復胡爲而作克漢鼎莽篡漢鑄建國君臣二鼎異日操亦鑄孝鼎與太子夫身被不忠之行而猶不能不望子以孝天下事理之悖蓋未有甚于此者矣鼎以象形有鼎斯有銘銘以象德德之不稱銘于何有形之不足鼎于何有漢代去古猶未遠其所取於鼎之義如此其他更何論哉茘字山披生當梁陳之際冓遭艱屯所更非一萬目提胸莫可控訴乃錄此編以寄慨既舉漢以來迄陳初歷代時君所造輯而著之又取樗子苟況以下逮王羲之所鑄書鼎亦輯而錄之其人皆降而在下者也自周德既衰諸侯浸浸而問鼎螭魅罔兩姦回乘之上下泯而倫彜斁無復有禮法之可言茲錄雖小可以喻大且吾觀史記封禪書汾陰得鼎鼎

文鏤而無款識怪之今此編錄柱鼎而不錄汾陰鼎然從未有器無文者此爲始見山披顧屛之卽其澤古之深用心之微有可窺焉然則玆錄也又豈尋常徒事考訂掌故之比哉校旣竟因書所感於簡端聊爲前引云爾民國二十六年四月

頤庵居士集序

氣盛遷物者固不能爲詩放浪詼諧者亦終無當於詩卽剛嚴不阿氣肅意正者使之爲詩究非風雅之音溫柔敦厚類也不狂不狷不嚴不放才高而氣淸達天而知命惟靖節吾無閒然耳柳州慕陶而失之鬱香山近陶而失之俗近陶而未嘗慕陶鄰乎嚴而不拘接乎曠而不縱則吾鄉先生劉氏頤庵其人也放翁敍其詩曰近見其詩百篇卓然自得者何其多也雖前輩以詩得名者何以加焉誠齋敍其詩曰使晚唐諸子與半山老人見之當笑曰君處北海吾處

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二公之稱之也至矣今觀其詩如讀劍南集讀漢史諸長什灝氣流轉而有傲兀之致實與半山爲近其怡情山水攄發思心之作亦皆臻精細蓋出於晚唐之外而取材漢魏而又能遺其貌者也自明人尙漢魏淸人宗趙宋詩學遂分畛域此五百年來詩學之大患如頤庵者庶幾超乎流俗後有作者神而明之則頤庵固先河之導也已民國二十三年三月

勸忍百箴序

四明梓碧山人許名奎著勸忍百箴四卷考注者爲上竺前堂芳林釋覺澂不知何時人其書刻於萬曆甲申春余所得爲司禮監本楊升庵丹鉛雜錄著之顧誤名奎爲奎鄞藝文志既誤列許氏爲朱明時人又譌勸忍爲勤忍由於未見原書也攷山人自序作於至大三年爲元武宗時范氏天一閣有其書惜山人生平無可稽然受而讀之淹貫經史洞達事理每箴以可不忍緻終使人愓

然懔然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誠有心人也夫忍字从刃从心謂心堅而能決絕也說文忍能也廣雅釋言耐也凡堅而能止曰容忍堅而能行曰強忍容忍仁也強忍義也殘忍則不仁不義矣荀子儒效篇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性情然後修注忍謂矯其性也呂覽去私篇忍所私以行大義晉語以忍去過注以義斷也要之非存仁義之心者不能忍也道家言忍爲多儒家言忍爲少魯以相忍爲國孔子於季氏舞八佾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反之卽小不忍則亂大謀之意吾嘗以爲天下事有可忍者有不可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可忍而不忍者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其所挾持者甚大所謂堅而能止也忍與不忍斷之於義可矣豈忍而與之終古乎則又所謂堅而能行矣山人百歲因物付物悉取其當生與死較利與害權福與禍衡喜與怒稱小之一身大之天下國家無所不包鑒往知來然後可以臨大事決

大疑前乎山人者吾有取於楊誠齋之易傳後乎山人者吾有取乎劉念臺之人譜合是書而三之以矯其性亦庶幾可以寡過矣君子之於世也亦時中而已矣時當未至進德修業終日乾乾進退得喪無失其正及時旣至發於事業美在其中以厚德載物之身支玄黃天地之局剝極而復无平不陂矣若賈子道儒篇所云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彼反慈者其亦知存亡之道乎余旣有感於時因重刻許氏勸忍百箴而縱論之如此民國二十九年一月

貞白五書序

壽鏞篤信王陽明之學者也今刻馮貞白先生五書曰三極通二卷小學補一卷質言七卷迴瀾正論二卷求是編四卷其中求是編灑灑數萬言專駁陽明名曰求是豈眞是乎而陳邦瞻序其書以爲大者較黑白細者析秋毫其言辨而確謂之辨則可謂之確則未也陽明之學非空談良知者也其著力在一致

字此致字即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也貞白之作三極通也以天地人綜成卦而用三神明通變不可以執一求其意是矣然妙悟三才融徹一貫今第傳其因證下藥之方而不揭其見垣一方之本則安得一一舁病夫於倉公之門而療之此其子燧後序之言也壽鏞以爲療之之本亦在致良知而已矣其三極通總論有曰曷爲通天不常天時而地地不常地時而人人不常人時而天又時而地三極之道窮矣窮則變變則通通者通其變以挽其窮使常也雖然常豈出變之外哉此數語可以括全書之旨壽鏞默居私念天變於上地變於下至今日而已極而處其中者人也人事變則天地亦與之俱變貞白所謂世之亂起於身身之亂生於心謂天地不仁天地不受也必也處其中者能應乎上下而去雜反純然後天淸地寧上下交而爲泰反之則否是陽明訓格物爲格君心之格於義亦無害蓋不格其非無以見其是耳且天地不能自

通而通之者人也貞白又曰易之泰地上而與天交交在地也通之泰天下而與地合合在天也上賢而下不肖天地以際壽鏞更進一言曰何以賢何以不肖能致良知則賢不能致良知則不肖能致良知則知上賢而下不肖不能致良知則反是致者使之通也能致則通矣其作小學補凡七章釋孝悌謹信汎愛衆親仁餘力學文此即孟子所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良知良能之發見者也學文所以致其知也質言與迴瀾正論蓋亦欲起流俗所溺返諸天理耳夫返諸理即所以通天地舍致良知更何以通之乎貞白年二十二作三極通質言諸書其後作求是編爲人嚴正剛方不欺暗室終如其始自信聖賢可學而至言符其行兢兢於嚴獨不可謂非特立士也儻與陽明共處一室將必有以進之矣壽鏞既刊貞白五書爰放言以質諸先生於數百年以後先生九原有知當不以壽鏞爲狂妄耶民國二十六年十月

林衣集序

明萬曆間甬上豪於文者屠緯真余僧杲也余讀白榆由拳農丈人諸集一以詞勝一以法勝卓然推爲東南大家矣及天崇之際慈谿又有錢仲舉文蔚與秦虞卿先生仲舉詩奇於文先生文奇於詩仲舉靈快不拘拘於格律而先生雖倚馬萬言未嘗不還執於法也故陳眉公表之曰配食由拳農丈人之閒匪其質矣而馮明仲以爲有緯真有僧杲有仲舉而復有虞卿月旦之評彰彰於當世者已如此顧余於林衣集受而讀之文章固奇矣其考徵鄉獻爲尤足重也當天啟慈志之修列傳多出先生筆卽如慈谿袁懋中煒讀史者但識其爲青詞宰相誰知其有營救楊博一事乎明史修於清輒爲清諱雖萬季野史稿亦不敢昌言況王鴻緒輩先生作邑志袁煒傳時在明季頗詳密傳中直書虜闌入牆子嶺寇通州楊公博急調發逐之出上怒博不先報公密疏云不報之罪

可原逐虜之功可贖怒遂解又云每爲時宰言輔臣卽無他善狀令明主有殺諫臣名誰爲貸斧鉞地下者更言煒入相時前政濁後政黷獨頡頏其間皎皎無所遜避云是可辨明史之誣矣惜乎季野未見也余特表而出之以見先生立言之不苟焉攷慈谿藝文志林衣集八卷有文無詩眉道人序中所謂詩草尙扃家櫝是也別有鈔本詩賦具在先生族裔潤卿既出抹雲樓所藏者示余因合兩本編校選爲六卷諸壽序賀序僅存一二而詩與賦則備錄焉余豈敢妄刪先生之文哉蓋酬應之作固知非先生所欲存者也顧如錢仲舉墓志載於慈谿志傳而兩本皆無之益歎可存而未存者多矣先生性孝有德有言文以人重何可聽其湮泯爰梓而序之時民國二十九年一月

留補堂集選序

林繭庵先生留補堂文集四卷見鄞志今曰選未知選者何人然仍以四卷著

論說記敘跋墓志傳贊題後諸體略備所論述多關明末史事暨諸忠烈奸滑行實言本忠義躍躍紙上吾鄉節烈遺風讀茲編猶可想見之焉然所述亦有得諸傳聞不盡合事實者如所論甲申從賊逆臣尤多誣枉杲堂文鈔書後述杲堂弔棃洲母喪甫入門見喪次紅單高揭事夫風勁指柔一望草靡誠可歎恨然明季節烈綜而論之亦自不媿趙宋所稱從逆如光給諫者今考之潛虛集所記都城破時公初墮阱及自經投河屢死不得館舍老役口語南山親從御河救給事起復拊膺歎曰豈知其送與馬阮殺乎馬通白先生云編修平時持論稍苛今所記當不妄又言桐城軼事記被誣下獄及昭雪事甚詳左侍御光先有野史辨誣一則而公自爲祭影文述死狀與左戴言合公下獄法司會訊獨御史必欲坐以阻南遷罪殺之御史者卽初麗逆案而後首迎降之張孫振也茲編所述若此類者往往而有棃洲遭母喪在康熙十九年庚申今文中

首言戊午己未閒聞棃洲嬰慈闈之感杲堂往弔云云此尤可疑姑不論紅單高揭之有無棃洲喪母在後而茲編所稱年歲轉在前此萬萬不可信者棃洲大賢遭母喪而高揭紅單非病狂者不至此曾謂賢者乃如此乎此必時邪嫉賢造爲之語繭庵聞之而誤書之者其非親聞於杲堂可決也且此文旣云杲堂生前已大不滿乃篇末又稱萬履安謂善補過而曰願先生略其小而取其大其辭意亦矛盾矣余今校此編而刊之將以永吾鄉先輩之節概而又稍次述所聞書之簡端期覽者審焉繭堂之兄霞舉先生諱時躍有朋鶴草堂集十二卷余錄副藏之猶未刊也民國二十六年十月

小天集序

丙子春壽鏞旣訪慈湖故址得瞻拜楊慈湖先生遺像而陳君謙夫方規畫慈湖中學秦君潤卿先由海上返慈因相值遂登抹雲樓卽潤卿藏書處也凡馮

氏醉經閣舊書咸在焉初潤卿以其族祖虞卿先生所著林衣集見示余旣刻之是曰又示其族祖子瞻先生所著踐形編之一所謂小天集者是也壽鏞更讀之益歎制外養内之要在此矣他日返申潤卿攜其刻本屬余忽忽三年梓旣竣序曰天地先萬物乎萬物先天地乎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理也亦勢也在天則日月星辰風雲雨露以成其象在地則金水火土走飛草木以成其形在人則性情形體聲色臭味以成其質感應變化消息盈虛循環而不已焉其在易曰生生之謂易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管子心術篇曰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故楊慈湖作己易一書以爲一者吾之全也一一者吾之分也全卽分也分卽全也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先生生慈湖之鄉旣沐其敎又以凝道踐形之旨作小天集以爲人身一小天地也心者奉天以君臨一身者也

一身者吾心之天下也君爲人主心爲身主以仁義禮智信五德爲大臣以志爲元帥推之於思爲樞密院意爲左右親臣目耳口鼻手足腎各有其職而毛膚之腠密乃百姓之紛任而錯處也何其言之深切如此耶以此爲綱更詳其目孟子所謂心之官則思又曰從其大體爲大人是也蓋與己易互相表裏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也己易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吾道一以貫之其在此乎其在此乎先生私淑呂晚村執贄仇滄柱所著更有四書辨疑禮記纂要惜均未見今承潤卿屬爲讎校斯集而序之如此民國二十八年七月

純德彙編序

昔柳柳州以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而罕鍾於人夫豈其然耶壽鏞嘗浮錢江而東於郡曰嚴州於江曰曹娥嚴之名州

以子陵高其節也娥之名江以上虞曹盱之女旌其孝也而開其始實肇於漢和帝時董孝子焉孝子諱黯字叔達其故居在縣西南百餘步今爲純德廟又稱董孝子廟壽鏞幼時過其地以爲孝子慈人也於縣曰慈谿於鄉曰董孝吾鄞爲得而有之及後攷鄉志謂卽其故居立廟孝子本鄮人鄮故鄞地虞仲翔以爲句章人據其徙居慈谿言之也漢之句章在慈谿城小渡之東與隋時廢鄞鄮二縣兼餘姚之地而曰句章在今縣南小溪它山之左者異矣況董母之墓在郡城長春門外二里許吾鄞爲得而不有之慈與鄞地相接其繫屬不必爭攷其實而已孝子爲江都六世孫慈之三七市有董氏繁露祠唐時董孝子碣銘今移置於祠中碣銘爲崔殷作也其言曰白刃可蹈仁鮮能存黃金可鑠德無閒言道喪於季賢生復古知禮近夷變風於魯豈曰無衣寒燠以寧豈曰無魚泉流在庭黃鳥哀音下感棘心哭無常聲灑血盈襟江水湯湯東注窮越

夫子德音與之不絕嗚呼盡之矣徐氏浩之碑樓氏鑰之記皆未能逾此他何足論哉壽鏞又攷鄞藝文志附錄中於宋時有無名氏董孝子純德錄一卷見黄氏千頃堂書目實爲純德彙編所祖惜是書未見今所傳純德彙編七卷爲清董華鈞輯續一卷爲清董景沛輯皆孝子裔也孝子之名震於天下後世不藉文字以存而仁人君子長言詠歎所以勵末俗而飭人紀者文之工拙則又不足較焉後嗣子孫不忘明德愼終追遠一一述之實亦世之所罕也然則柳州所謂罕鍾乎人者今既鍾乎人者如此而所謂世之所罕者又於董氏之子孫見之壽鏞取而重刊焉其於分葩瓌麗見貴於恆人者固知在此而不在也因書而序之民國二十七年十月

甬東正氣集序

董純齋先生緯瑱覺軒年丈之祖也與兄璘齊名選新昌訓導未任卒嘉慶初

川湖流寇未靖詔自庶人以上皆許上書先生拜疏歷詆諸帥格於浙撫不得上家居授徒著述綦富尤精周官所著輯說十二卷壽鏞猶未見也見忻紹如四明清詩略小傳今僅見所編甬東正氣集四卷爲光緒壬午正誼堂家刻本錄高中丞以下凡二十一家文五十二篇分爲四卷昔徐霜皋有甬東正氣錄八卷記遺事此則諸家遺文也壽鏞編四明叢書於諸家中如錢忠介公集二十卷周囊雲文集三卷華嘿農過宜言八卷毛象來吞月子集三卷及林蔚庵留補堂集選付諸梓矣林霞舉朋鶴草堂集則錄副而未刊也楊南仲刻其銅馬編董次公刻其讀易一鈔非文集也他如陳忠貞公集三卷張蒼水集九卷魏布衣雪翁詩集十四卷與夫宗愚囊馮王二侍郎屠駕部諸遺文皆桑海謇諤之可風者也幸次第刊之夫鄉獻遺書流落於天壤閒者何限一人之力如蚊負山即其得之於友朋者一粟海滄亦復渺乎其小總集之選殊堪珍也斯編雖寥寥五十二

篇而明清遞嬗之際忠臣義士浩氣之所昭示讀之懍懍然如見其人豈惟鄉國之寶書抑亦天下萬世之榘矱乎說者謂諸家之作更有大於此者胡不錄壽鏞應之曰書之出有其時也卽出矣定哀之閒多微詞斯編成於嘉慶乙丑其有所諱可知已讀書論世尤有望後之君子民國二十六年六月

四明詩幹序

宋孔司封延之嘗以會稽山水人物著美前世自漢迄宋得銘志歌詩八百五篇凡二十卷曰會稽掇英集此固會稽之文幹詩幹也四明詩派其發源甚古越之大夫種漢大里黃公實濫觴焉其後齊梁隋諸虞繼之唐則虞賀而外若邢若范若吳若胡若孫若林或全篇甄錄於簡册或單詞隻句流落於人閒下至女子方外神仙鬼怪可泣可歌皆足有裨勸戒董竹史先生輯之爲三卷曰四明詩幹其意與孔司封豈異也顧孔詳而董略耳董惟取詩而其人則以唐

終取材較難孔下逮於宋益之以文會稽文物衣冠於昔爲盛取材較易且宦轍所至淸思堂中朋僚畢集則所謂搜巖剔藪者蒐訪固勤矣而得之難易蓋有迥然不侔者也矧董先生以諸生終更悲年事之不永乎嗚呼四明之詩至李杲堂而集其大成全謝山繼之而先生猶子覺軒年丈更輯甬上宋元詩略十六卷吾友忻紹如復有四明淸詩略之輯加以縣各有選如谿上詩輯彭姥詩蒐剡川詩鈔蛟川耆舊詩及詩繫洋洋乎越風之亞也然溯典不忘其祖舍詩幹誰歸歟抑攷先生別字可南善爲詩有板橋詩草一卷凡古今體詩一百二十四首藏六一山房今未知尚在天壤閒否顧先生勤於蒐輯旣他人之詩不落於債家以致泯滅其自爲詩知必有收藏而寶之者天理或然也雖然天豈眞可恃耶因重刻詩幹並誌感焉民國二十七年十月

四明宋元僧詩序

士之負瓌奇夐絕之材而無所用其能往往伏於山野淪在廛市其或有託而逃激焉遯世則又多隱迹浮屠故其雖爲佛子於儒術多通曉而工詩歌者尤衆竊嘗怪古之儒學如韓歐蘇氏者每喜與方外之士游且時時稱述其詩文然其詩文傳者亦罕豈其本無足傳歟抑搜輯之人少哉乃者余既獲董氏震軒所輯四明宋元僧詩二卷讀之作而歎曰是豈非負瓌奇夐絕之材而無所用其能者耶嗚呼亦可謂善隱者矣顧若大覺師之遇宋仁宗大慧師之遇孝宗亦何至無所用其能而必出於逃禪則又何也余聞客談有楚人黃念劬者始從張濂亭王益吾兩先生游既值清室不綱謀傾覆爲人長記室事敗泛海至普陀遂爲僧會有顧者來故人也寺僧強使募化因又棄僧不爲竟窮老死其詩則益工而在普陀所爲詩尤奇絕儻所謂激焉遯世者非與余疑方外詩人行迹率如此若覺慧諸公其罕焉者耳至於雅耽山居游心禪悅斯則慧心

獨具與彼高人雅致同一懷抱也劉氏仁本題弘覺師書樓詩云青山湖上老僧居百尺危樓萬卷書架插牙籤朝旭上香消古鼎夜窗虛欄干竹色浮蝌蚪枕簟芸香落蠹魚近憶校讎人未遠雨花零亂獨躊躇此蓋不僅爲詩僧矣今此書所錄宋詩僧二十八人比丘尼啞女與焉元詩僧十九人道士鄭守仁與焉錢氏鳳翰又爲附道士呂希夷一人於元詩僧後尚不足五十人卽以宋元僧之在四明論其闕焉不見姓氏者猶多何況伏山野淪廛市而弗隱夫禪者則益不可勝道也嗚呼天之生材有限而令託焉而逃之其逃之者止水涵空孤雲自在墮甑萬事枯木不花計則得矣然人間垂楊誰與拂拭官街鐙火渾點脂膏世味艱難一念萬劫尙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痒處搔誦道沖僧詩益不盡感慨係之矣是爲序時民國二十一年四月

全校水經酈注水道表序

水道表者何就水道而表之也水道廣矣惡乎表曰表酈善長注水經之水道也善長當六朝時其所見漢書已多誤本故南條之荆山善長再引志文皆誤爲東條如乘氏縣之菏水荷誤作泗洙水入泗水泗誤作池領方縣南之橋水南誤作而以至劉澄之輩誤以澗水爲淵水則皆見於善長所審正其未審正及善長以後以注混經與夫魯魚亥豕顛倒錯亂指不勝屈一校再校以至七校者謝山全先生也謝山所次之書莫大於學案莫精於水經而其書皆未畢事畢之者王艧軒先生也先生名梓材更名楚材其跋水經注也凡三皆以楚材題一在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五月一在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四月一在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二月而水道表之作則在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八月至九月謝山爲范陽之功臣先生又爲謝山之功臣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其全王之謂歟然則不爲圖而爲表又何也先生嘗曰水經之圖常熟黃

子鴻儀爲之每水各爲一圖兩岸翼帶小水精細絕倫其書歸於新城王氏池北書庫然尚在天壤閒否未可知也是表也爲卷四十循謝山七校水經注之舊也豈惟卷循其舊自河水表至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皆以大水統小水一一舉而列之而別其綱目焉次其源流焉其曰附者如河水五附漯水仍其故也曰補者例如豐水涇水汭水洛水檴軒錄全校本水經注曰四水皆全氏所已補而底本並佚今從趙本補篇放後滏水洛水之例依次補之故其表亦列焉今刻七校注者則曰王氏往往据戴改全與先生自作題詞殊相背戾其從趙本補入者亦刪之渭水之二以東入于河終卽繼以漆水其豐涇汭洛四水之補者不復見焉若取斯表與今刻七校之注互勘幾不知來自何處則王氏錄本非並存不足讀斯表也或者曰水之支衍繁矣縱讀原書尚未能得其脈絡區區是表惡乎據壽鏞敢答曰此卽今之所謂索引也不有引惡乎索今年春

壽鏞赴蜀由成都詣灌縣見李冰作大堰於此又有渡江竹橋父老告我曰此禹貢所謂東別爲沱也今讀江水表一一其所錄雖簡而絲毫無誤卽此以觀斯表其可忽乎哉斯表與重錄全氏七校水經注皆先生命其子龍光手寫而古娑羅館主人屠獻箕先生錄副藏之遺諸康諸侯久矣因重刻之而爲之序民國二十七年十月

明堂考序

胡伯寅先生著述錄於定海藝文志者凡四其首則明堂考一卷也余初見其孫友雲謂已失之深爲惋惜繼相見則曰已得之矣鈔示清稿曰明堂丈尺圖考且曰明堂之丈尺從來未有確解本考工者意主於小本二戴者意主於大而鄭君之注攷工記殷周小而夏反大既非前質後文之意南北陿而東西長又乖圜覆方載之儀誠有如李謐宇文愷所規者先師黃薇香夫子歷考古今

之言丈尺者本鄭注而校核之予樂得而詳考云是伯寅先生根據薇香先生之說重在丈尺者也爲圖凡十五曰鄭注世室圖鄭注明堂圖曰戴震明堂會通圖曰汪中明堂圖曰江聲明堂五室圖曰孔廣森世室圖曰黃先生世室圖明堂圖與洪震煊同曰擬世室井字圖曰初擬夏后氏世室圖初擬重屋明堂圖曰夏后氏世室圖周人明堂圖曰明堂一面放爲廟寢圖曰周人明堂門塾圖圖各有說攷核精詳又以射侯之上下个與明堂之左右个名同而式相似更以射侯考附之圖凡六皆作於同治丁卯自古議禮之聚訟莫甚於明堂今一一繫之圖式而廣與修皆得其實明堂之說解而射侯之說亦可並解矣余喜伯寅先生著述四種錄於定海志者皆見之而友雲無忝爾祖稿失而復得幸哉因並刊焉更爲之序時民國二十九年一月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序

昔蕭山曹寅谷之升著四書摭餘說首述論語齊魯與古論之不同次考論語之注釋其自序更臚列注論語者若晉何晏集解宋邢昺以至喻樗黃幹以下並注四書者百數十家可謂備矣獨於皇侃義疏僅於齊魯說中小注一見注云邢疏之前作論語疏者三梁皇侃撰疏十卷又舊唐書經籍志有賈公彥疏十五卷褚仲都論語講疏十卷其後番禺陳蘭甫澧東塾讀書記卷一言皇疏特詳且稱爲最精確於知德者鮮章皇解知德者爲知德之人謂爲文義最明又云遂初堂書目有皇侃論語疏朱子與尤延之友善蓋未借閱歟又云今世所傳皇疏不盡真也會稽朱蓉生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三謂皇疏經日本人竄亂多不足據惟中引六朝各家舊說文筆斐然與皇疏之鄙俚者絕殊當是原文清四庫則謂確爲古本不出依託可據以爲信也定海黃儆居先生式三著論語後案既錄何晏集解又錄朱注全文更綴以己意而取皇侃疏義最多其弟子胡伯寅先生夤本其師說著論語集解義疏閱時五歲爲卷二十薈萃衆

說不立門戶洵足津逮後學非成一家言者比也壽鏞受而讀之儆居之後案簡而明先生之解疏詳而確師弟子傳授旣徵淵源其有不苟同者如東發之於紫陽不讓也夫論語一書雖有魯論齊論古論之不同編論語者雖有仲弓子游子夏所撰定（鄭康成說）子夏六十四人所共撰（論語讖）曾氏之徒成之（柳宗元說）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程伊川說）子春子思及子貢門人閔子門人分記（柳宗元說）諸說然漢書所謂夫子旣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者近是注論語者何氏所集孔氏所解固爲首功此外有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諸家而惟鄭氏爲最著皇氏據江熙所集衞瓘繆播欒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淳蔡系李充孫綽周瓌范甯王珉十三家而以何氏爲主顧皇氏深於禮學而疏論語乃略於禮制說者謂非皇氏之舊伯寅先生受儆居子嫡傳於禮制更多發揮此尤足補皇疏之闕也昔朱子注論語開宗明義曰學之爲言效也用廣雅習如鳥數飛

也用說文最留意於訓詁庸妄書生未知其例而率譏之適見其陋儆居子著後案尊崇朱子是書彙取諸解觸類引伸自敍所謂義理必本於音訓典禮須觀其會通以後案之成說申集解之古義條例所謂並非郭竊向注此中甘苦先生自知之讀者其毋忽爰刊而序之民國二十五年九月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跋

攷定海藝文志胡先生賓字伯寅號止三從黃式三學得其傳晚年瞽目重明因自號明明子遂發憤著書於黃氏學多所發明以歲貢生終書目表載有明堂考一卷論語集解義疏二十卷切音啓蒙一卷大衍集一卷皆先生撰也先生之仲子中正復有約仙遺稾爲解經之作稾並藏於家歷久保守弗失甲戌冬其孫友善友雲先後示余並合同祖兄弟集刊貲千元余既景仰先生湛深經術不偏漢亦不偏宋卓然有以顯於世諸所著述皆足爲後學津逮而其諸

孫復克以一身節縮之貲爲遺書剞劂之用尤爲難能可貴余慨念世祿之家鮮克有禮故兢兢取漢疏廣與凡民齊之語以戒子孫胡氏自朗軒先生忠孝自勵奮跡於戎行官至參將伯寅先生懍懍於畏天命子若孫篤守家學勤儉持身視先人遺著珍若珙球積數十年之願謂能達於一旦友善友雲每見余一再拜謝余益增愧懈蓋余矢志在網羅放失儻海內珍藏家皆如胡氏余亦得省搜索之力則余宜感謝友善友雲諸昆季矣丙子重九日

切音啟蒙序

攷定海藝文志黃薇香先生著有三音均部略四卷余既得其稿於張康甫尚未刊也胡君友雲又以其祖伯寅先生所著切音啟蒙見示且曰此爲先祖手稿今得之於業師周曉嵐夫子家爲呂懷珍鈔本幸校正之余未解音韻之學周檪園云張大風著反切攝音僅數百言通此可契音學之全今此書以二十

四音造爲七字五字各兩句俾童蒙便於肄習可謂執簡御繁先生黃門高弟也黃氏有廣諧表顧余未見而先生實增益整齊之金陵朱君緒曾序作於丙午五月蓋距論語集解義疏成於庚午者先二十四年則壯歲作也其後鎮海吳君善述作二十三母土音表（刻於光緒戊寅年）與先生所謂二十四音者大同小異然序吳書者爲黃元同（以周）固薇香先生子也絕未道及先生之書意者元同未及覩而兩人各不相謀其源則一耳夫聲音之道微矣古與今異南與北殊區區固不足以盡之然藉此啟蒙引而伸之何難焉余既刻論語集解義疏因更爲刻是書而序之時民國二十九年一月

大衍集序

定海胡子友雲既出其大父伯寅先生論語集解義疏屬刊更以大衍集見示壽鏞受而讀之陰陽五行說赫然冠篇首其議精辨足破人疑惑今世薄五行

說者往往挾泰西氣化目驗之事用相詆諆而傳述之者又多出於生剋休咎所謂過與不及者也泰西人士言養炭淡輕四氣而先生曰養氣者木氣也炭氣者火氣也淡氣者金氣也輕氣者水氣也四氣之和即土氣之分王四季調劑得中者也盈天地閒無非氣化之流行聖人以木火金水土指點五氣之形狀謂其氣之似木似火似金似水似土非眞以五物爲五行也此其說豈不精且辨邪自舜非木槿解以下凡十四篇幷解詩之作意主毛氏亦兼取三家及爾雅方言許書陸疏與夫諸家傳箋鎔鑄貫串博究愼取以成其說嘗謂古人作詩不嫌詞複反復歌詠三四章而義多相類如其類以解則經義可明離其類以解而本指反昧是誠甘苦語也中有解字義三則執筆說一則末附二詩而明堂射侯考注佚友雲告我曰今已得之壽鏞嘗讀詩至芣苢以爲全詩可以采藏芣苢四言該之二三兩章反復歌詠無非發明采之有之之義何詩人

不憚詞費若此哉蓋深思之誠非如此則其義莫能若是顯焉然則觀先生言深知其甘苦固亦莫壽鏞若也聊書以冠篇端先生有仲子曰中正字約仙友雲之父也有約仙遺稿一卷盡解經之作解易者七解書者一解詩者八解禮者四解春秋者三他考辨文字者二都二十有五則於經義多所發揮友雲守先人之遺著又謀刊而布之因附大衍集後家有賢子孫則著述必無隱湮之理哉雖然亦視其學何如耳民國二十五年八月

四明人鑑序

四明人鑑三卷始自漢初大里黃公迄明末諸忠孝節義皆四明之望人自爲傳各圖其像都一百一十二人爲二卷又錄自宋冀國夫人葉氏迄明末節女周氏都二十人爲一卷統一百三十二人節次志乘爲之傳者劉午亭也圖其像者盧譜薰也初譜薰所爲圖百六十四頁光緒壬辰影行者一百三十二頁

劉氏自敍作百三十頁虞氏自敍則作百三十三頁意者當時二君或有刪去劉氏稱百三十頁者殆舉成數而言惟虞氏稱百三十三頁今猶闕一頁不知爲何時佚去壽鏞不能繪事然喜觀圖畫又嘗讀昌黎送楊少尹敍稱二疏致仕歸漢史傳其事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如前日事因竊以爲果得工畫者盡圖古今聖賢忠孝節烈士而人繫以小傳勒爲專書廣布於國中或散爲單頁更迭張之通衢則其觀感之效裨益風敎豈淺尠哉憶壽鏞幼時先大夫嘗以孝弟圖說詔示爲之口講指畫忽忽五十餘年今老矣猶得見此此亦孝弟圖說之亞也況所傳百三十二人中得其書刊諸四明叢書者在漢如任奕如董黯在唐如虞世南如賀知章如孫郃在宋如豐稷如楊簡沈煥袁燮舒璘高閌袁甫王應麟黃震在元如程端禮在明如賀欽如張邦奇如華夏錢肅樂張煌言今已有二十人左圖右書益動觀感之意然則重刻此書固莫壽鏞若也聊書以冠篇

端人亭工於詩有雲閑詩草四卷錄副藏之蛟川之雋而德行君子也是書傳而其人亦傳矣民國二十九年一月

養園賸稿序

養園先生以庚午七月卒義寧陳散原既爲之傳稱道先生按試廣信呼名有應以楊宗簡者詢而識爲鄉賢慈湖先生苗裔由是得慈湖墓於貴溪之羅塘引爲至快先生亦嘗以此語壽鏞云慈湖大儒也其將葬門人建昌傅正夫訪眞西山求銘西山曰不敢或使序其梗概而表於墓門其責差輕而可勉壽鏞何能望西山萬一顧自甲申與仲弟壽鎬始師事先生以迄易簀啟手足先後凡四十七年昌黎所謂移時則必有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者非邪先生少先君子十歲同居詞館序寸草廬贈言謂官京師寓廬咫尺朝夕過從無虛日生平風義在師友閒相見必商榷文字時或彼此互述世德紀實也蓋先

生爲喀洲觀察仲子家學淵源其來有自乙酉督學四川才三十一歲耳歲餘

遭觀察喪去官辛卯復督學江西乙未任滿假歸時浙省猶未有學堂也先生

開風氣先爲之物色敎師爲之籌畫常費爲之建築講舍名稱屢易事實不更

今南郊寧波中學是也先生撰陳氏翰香學校記曾及之當乙巳之秋萍鄉喻

公兆蕃爲吾郡太守汲汲興學有志改革張讓三丈與壽鏞倡廢書院之議毛

价臣奔走最力至臥不貼席病而出淚一時陳屺懷陳慷夫馮汲蒙孫表卿最

爲同調然科舉尙未停也和之者衆而墨守舊說者亦復不鮮先生周旋於新

舊之閒苦心孤詣一日集會至涕泣以道嘗與壽鏞書謂吾郡晦塞已久値瓜

熟蔕落之日猶不能放手辦事開此十里霧自當屬之願大力大之人某何足

比數此雖先生之自謙而一時融化之不易於斯見矣晚歲居滬瀆翹然物表

學養益粹每談朝章國故娓娓動人遇國家有大變故必憂形於色鄉之大事

更未嘗稍去於懷其尤盡力者在寧波和豐紗廠散原所謂利民生而便工商資無不集事無不舉者此其一也嗚呼人生有涯少年一得志睥睨斯世舉無足動其心環而待我若士若農若工商漠然如秦越比惟身家子孫謀者皆是也聞先生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先生爲文不自收拾多散佚既沒壽鏞與喆嗣在琨同孫叔衡序祖燕方言宜裒輯其僅存者公諸世不幸同孫序祖相繼卒在琨叔衡燕方輯成示壽鏞因付剞劂稿中如上諮議局書上浙江巡按使書述中校緣起記中校建築始末倉基陳氏翰香學校記皆犖犖大者昔錢公桂森稱之曰歐曾之亞今讀其稿益信先生慕仰慈湖者也慈湖以忘富貴利達勖西山先生於仲弟之亡輓之曰空消受十年仕宦最難忘兩家淵源今壽鏞學無所成獨後死耳幸得優游歲月埋首文字閒於先生之學竊聞一二序其梗概固弟子之責也而吾郡學風之由肇得考而知之民國二十六年一月

四明叢書第六集後序

庚午秋始編四明叢書越二年壬申冬定第一集二十四種一百三十六卷又二年甲戌秋定第二集二十二種一百七十一卷明年乙亥夏定第三集十七種一百八十卷又明年丙子春定第四集三十七種二百九卷又明年丁丑秋定第五集爲宋元學案補遺一種一百卷今歲又定第六集三十二種一百三十卷凡一百三十三種九百二十六卷光陰荏苒適十年矣壽鏞志學不早中年俏受風塵及發憤編鄉書其始尙牽於政務也自丁未以後盡辭職守于時竱心一力今人與居者在光華大學古人與稽者在四明叢書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或然乎當五集之未定也北游幽燕西攬匡廬往往攜稿相隨及蘆溝橋釁興蔓延海上鎗林彈雨之下序宋元之際四明學術源流弁諸五集之首都萬數千言所謂他鄉作客垂老收書者是也無何國軍西撤蘇松太杭嘉湖

相繼淪陷吾叢書所已刻者分寄於杭垣之彌陀寺南潯之嘉業堂夢寐驚駭以爲必歸灰燼孰意光華之校舍全燬而叢書之版片獨存斯非鄉先哲神靈陰來相之哉戊寅端午前一日航海而空逵游西蜀出門七十五日目之所接發爲詩歌編爲游蜀草一卷歸而重理舊業期貫始終遲遲出書者以此也然今之所定六集其刻多在戰前甚且七八年新得者殊尠顧於四明人物之盛忠孝節義莫著於四明人鑑而人鑑中如大里黃公如董孝子如華錢張之文章見於四明詩幹純德彙編甬東正氣集者皆可攷焉更如諸虞著作吉光片羽讀穹天論志林諸書及鼎錄亦得其槪它如覓句忍飢貧亦樂鈔書得味老何傷非劉頤庵之詩乎當死生患難之際見平生之所學非許山人作勸忍箴之意乎大者較黑白細者析秋毫有若馮貞白之五書多情懷酒件餘事作詩人有若秦虞卿之林衣集博學如虞永興強記似張安道有若林繭庵之留補

堂集更有明荀子五官簿類之意若秦子瞻之小天集仿李衞公訂酈注之例
若王䑺軒之水道表方外而未可外之者若四明宋元僧之詩豫是有益悉皆
鈔內矣昔左氏失明爰傳春秋定海胡伯寅先生瞽目重光成論語集解義疏
其明堂射侯考切音啟蒙大衍集皆先後論語而作鎭海盛省傳先生吾師也
家居十五載棄跡於國陳力於鄉言教育者翕然歸之其文章有曾歐風胡盛
兩家子孫賢寶其遺書得傳於世雖洪纖不同而其所以承先啟後者則一焉
夫書出有其時人不能與時爭轉爲時所驅遺壽鏞所爲長太息者也自今以
往益矢弘毅之志以合貞固之道天公厚我長容吾閒亂離瘼矣糞牆之望彌
切於懷將以此報鄉先生於萬一且以消遣歲月取足終身焉耳第七集版亦
次第鏤竣將繼續於來歲定之因更書以自勵云已卯除日

# 約園雜箸續編卷五

## 四明叢書第七集序 集古語

史通探撰篇曰郡國之記譜牒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士族如江東五儁始自會稽典錄劉知幾史通 吳志虞翻傳注引山陰朱育對太守濮陽興述初平末年王府君問士於虞仲翔仲翔具答其言會稽人士最詳江東五儁逸篇中未見徵引慈谿藝文志注周樹人曰會稽典錄二十篇宋史藝文志已不載而宋人撰述時見稱引又非出於轉錄疑民間尚有其書後遂湮昧今搜緝逸文得七十二人略依時代次第析爲二卷有慮非本書者別爲存疑一卷會稽典錄輯本周樹人識

魏杞山房集三十卷鄞藝文志 袁燮曰丞相壽春魏公以詩名聞天下清雄贍逸而歸於義理之正其發有源故流不竭蓋公嘗使北矣冒不測之險戈戟滿前不

少撓屈卒定敵國之體其薨且葬也故相陳新公作詩輓之有讜論見排姦之句則知當時邪佞小人見沮於公者不少矣（袁燮題丞相詩稿）遺文有家集三十卷勤齋詩三卷訓子姪孫經術義理自三都二京以下擇其尤者類爲童諷三十卷（朱子撰魏丞相行狀）三蘇言行編（浙江通志本傳）元豐中裕陵命蘇魏公纂修南北通和以來國信文字賜名魯衞信錄中更喪亂書遂不全（樓鑰書魏丞相奉使事實。彝鑄案魏文節公詩集文集皆軼今由裔孫魏頌唐輯詩文一卷曰魏文節遺書更錄制誥行狀碑傳遺事爲一卷附之）

絜齋家塾書鈔十二卷宋袁燮撰（清四庫著錄）宋史藝文志作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爲燮子喬錄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當時本未竟之書且非手著紹定四年其子甫刻置象山書院（四庫總目）甫跋云自古大聖同此一心箕子論皇極無偏黨自蕩蕩無黨偏自平平無反側自正直太甲顛覆典型痛自怨艾克終允德成王遭家多難執書感泣天雨反風又言象山先生讀康誥有所感悟反己切

責若無所容讀呂刑歎曰從肺腑中流出嗚呼至哉（袁甫跋家塾書鈔○壽鏞案今刻依文淵閣鈔本仍闕君奭以下）

洪範統一一卷宋趙善湘撰（浙四庫著錄）書成於開禧時宋史謂之洪範統論文淵閣書目又作統紀今據善湘謂漢儒解傳秪以五事庶徵爲五行之驗而五行八政謂疇而不知所統徵引事應語多傅會因采歐陽修唐志蘇洵洪範圖論遺意定皇極爲九疇之統每疇之中如五行則水火木金皆統於土五事則貌言視聽皆統於思得其統而九疇一以貫之矣（四庫總目）自序曰竊謂漢儒離合之說非洪範之本旨遂撰洪範統一庶幾成歐陽眉山之志（洪範統一自序）

陳允平西麓詩稿一卷繼周集一卷日湖漁唱一卷（鄞蘇文志）允平舉上舍不遇淳祐三年爲餘姚令罷去放浪山水德祐時授沿海制置參議官祥興元年爲書約都統蘇劉義以九月乘颿下慶元當出兵迎自高衡孫以下三十餘人皆聯署時張洪範督師南征命招討使王世強圍捕同官袁洪解之得釋自此杜門

不出扁樓曰萬疊雲允平善詩詞與吳文英翁允龍齊名（鄞志本傳）

寶峰集二卷宋趙偕撰（清四庫著錄）偕自以宋宗室入元不仕隱居大寶山麓其學以楊簡爲宗（四庫存目）有寶雲集以兵火不完嘉靖間其後人集爲二卷（宋元學案）今所鈔傳者卽其本也（四庫存目）自信三代之治可復而百家之說可一也邑令陳文昭詣門請業偕以治民事宜告之文昭以是得民心日舉遺經之言以裁狂簡（慈谿縣志本傳）桂彥良烏本良向樸爲慈湖四傳之世嫡皆在寶峰之門（本傳注）

袁忠徹符臺外集五卷（明志浙志鄞縣志）陳敬宗曰大篇之春容短章之精潔蔚乎其文（陳敬宗符臺集序）全祖望曰世以爲術士耳不知其因成祖養聖之問而詳及前代學宮書院之制更論武臣居喪之當解職謂皇太孫獲鹿先獻皆讜論也而力爭盟濟宮符藥之妖妄尤大臣風節（全祖望符臺外集跋○壽鏞案今刻二卷非完書也）

楊守陳楊文懿全集二十五卷（鄞縣藝文志）抱經樓書目晉庵稿一卷桂芳稿四卷東

觀稿八卷金坡稿七卷銓部稿一卷案明志黄氏書目作三十卷葢連講學敷奏二集數之又案抱經樓書目與百川書志所列子目互異(鄞縣藝文志注)公疾革命其弟守阯等曰吾文宜精選凡有關於道德倫理者稍工則取之若止爲一人議論者非極工不取其溢美過情者雖工亦去之嗚呼公之治命若此俾覽公之文者有以知公之志(楊守阯文懿集序○壽鏞案今刻爲三十卷本)

楊守阯碧川文鈔二十九卷(鄞縣志) 碧川文選四卷(四庫存目) 案四明文獻集作碧川文集(鄞縣藝文志注)明分省人物考云碧川文鈔二十九卷雜文儲稿又若干卷此本爲外孫陸銅所刻前有陳琳序曰楊公自摘手稿凡一百五十三篇藏於家陸君釐爲四卷則此爲守阯手定之本矣(四庫存目) 守阯敦大本厲行檢子弟皆率是道於書無所不讀然必以六經四書爲宗文師昌黎學師伊川困學勉行老而不倦(鄞志本傳○壽鏞案碧川文鈔二十九卷曾見之將借以錄副今刻爲李選八卷本)

張邦奇張文定集五十卷續文獻通考黃氏書目鄞藝文志　寧波嘉靖志觀光樓集十卷紆玉樓集十卷環碧堂集十六卷養心亭八卷靡悔軒集十二卷四友亭集二十卷鄞藝文志注邦奇之學以程朱爲宗躬修力踐跬步必謹晝之所爲夕必書於册所著傳說及文集粹然出於正鄞志本傳○壽鏞案今刻養心亭集八卷諸集皆錄副藏於家

灼艾集八卷明萬表撰四庫存目　抱經樓書目灼艾集二卷續集二卷餘集二卷別集二卷黃氏書目誤十卷鄞藝文志注　採輯唐宋以來說部每書祇截一二條或四五條四庫存目

玩鹿亭集八卷明萬表撰四庫存目　是集凡詩二卷文六卷卷末附錄贈答詩啓及行狀墓志萬氏世以勳績顯表獨才兼文武每與唐順之等講學禦倭亦有功績號爲儒將四庫存目

萬泰續騷堂集一卷見李鄴嗣杲堂文鈔　案續耆舊詩寒松齋集一名續騷堂集○壽鏞案寒松齋集三卷未見

惟全謝山選續甬上耆舊詩於萬戶部詩附有寒松齋集摘句所謂雜詩者卽續騷堂集秋夜雜詩也是寒松齋集固有續騷堂集之詩矣意者三卷之中其一卷爲丙戌迄庚寅作乎 黃梨洲序履安詩及黃氏書目俱兩列之 鄭藝文志注 李鄴嗣曰萬先生義聲震天下試讀晦木援阱之章旦中感述之什及余七歌秋懷所紀事未有不流涕闌干搤腕而起歎先生爲無慚名士者也 李鄴嗣續騷堂集序 萬泰曰是集始于丙戌終于庚寅刪艾之餘存詩三百十首手錄一過存之笥中不敢示人 續騷堂集自序

萬斯同補歷代史表十四卷 淸四庫著錄歷代史表五十三卷粵雅堂局刻本五十九卷今補十四卷 近人作十六國年表均不及斯同此書之該備惟晉書旣補功臣世表則歷代皆所當補 四庫總目 今得遺稾有前漢將相大臣年表唐功臣世表唐將相大臣年表唐邊鎮年表邊鎮十道節度使年表諸藩君長世表宦官封爵表附武氏諸王表吳越將相大臣年表將相州鎮年表宋大臣年表遼諸帝統系圖遼大臣年表金諸帝統系圖金將相大臣年表衍慶宮功臣 見遺稿目錄 端緒釐然有助史學 鄭志本傳○壽鏞案此十四卷宜合廣雅五十卷九讀之乃爲

完書

朱緒曾昌國典詠十卷定海廳志寓賢朱緒曾本傳 緒曾字述之江蘇上元人道光二十六年定海既收復檄襄辦善後事道出鄞鎮因搜集昌國州志舟山志及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延祐至正諸志鉤稽考證博綜古今引一書必合諸書以詳始末持一說必兼衆說以決異同事蹟既明又系以詩成昌國典詠十卷定海志寓賢朱緒曾本傳

姚燮夏小正求是四卷鎮海藝文志 燮字梅伯號復莊遊歷既多而著述之富且工爲邑中罕有晚遭寇難匿居山谷日整理文槀鈔錄不倦鎮海志本傳 夏小正求是四卷自題辛酉九月復翁手錄槀首列引據各本書目曰本書以外援引各家經說不具列目其評孔氏大戴禮補注曰畁軒篤信傳文不容一語之出入故所著有未盡善處云均見夏小正求是稿

張恕漢書讀十二卷漢書辨字二卷漢書常談二卷鄞志續增人物張恕本傳 恕號鐵峰著有

書經詩經周禮管見漢書讀四明水利考四明談助正譌長春花館詩集南蘭書屋文集南蘭筆記尤究心水利鎮海縣民將由劍河漕疏鑿山麓以通鄞東水道恕謂此河一開則東錢湖立涸鄞東沃土皆瘠壞矣請官禁止其事並詳志中（鄞志張恕本傳○壽鏞案此稿得之於滬上）

張翊儁見山樓詩集三卷（慈谿志張翊儁本傳）翊儁號麟洲（本傳）陳康祺曰張君麟洲詩格沈雄學明七子非徒貌似使酒嫉俗傲骨直腸不肯徇人亦不虞人之欺已（陳康祺貽令堂家告）少遊閩嶠壯歷幽燕楚漢名勝之區有二南三驪之遺風皆足以因情生感而見之於詩氣充詞沛而尤謹於格律蓋得江山之助者居多（王定祥見山樓詩集序）

徐時榕季仙先生遺稿一卷補遺一卷（稿本鄞藝文志未著錄）時榕字石門號季仙善書法能承父兄志未嘗以世俗浮靡之習相誇（陳勱贈六十壽序）時榕曰鈞是志也有道德勳名之別焉如卿相之位君子樂之得之不得曰有命以其求在外者也若夫仁

義忠信樂善不倦入孝出弟守先待後雖窮居不損焉君子惟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自不能奪也然徒有虛願而無實踐雖曰有志與無志等遺稿補遺原志篇

先給諫寸草廬奏稿二卷小謨觴館文集注四卷稿本陸鍾琦曰先生起家清貧事毋至孝自入詞垣閉門深居不以干人日肆力於學居臺諫十年章數十上知有國家知有人民而不恤其他斯其忠愛秉於天性又豈沽名釣譽者所能望哉陸鍾琦寸草廬奏稿序劉若曾曰小謨觴館文集註題綴書楣殆徧蓋詳於經史源委而略於山川風景云竊思先生篤守紫陽者也紫陽註羣籍說者謂重義理固也然何嘗不重考據詞章於昌黎文則爲之考異紹興閒趙汝愚永州安置則爲之註離騷以寄思先生孝著於家忠顯於朝考據詞章固餘事焉顧於湘涵之文則爲之詳註蓋亦紫陽意也劉若曾小謨觴館文集註序

陳漢章孔賈經疏異同評一卷稿本陳漢章曰自漢許君撰五經異義後晉孫毓

有毛詩異同評陳劭有周官異同評唐初患南北朝說經多異定爲正義孔沖遠主其事方欲合經說而大同焉周禮儀禮二疏出自賈公彦而更於孔氏五經疏外多所異同漢章再四尋繹二家經疏仿孫陳書列其異同而僭爲評其無關宏恉者弗箸於篇陳漢章自識

忻江明鶴巢文存四卷詩存一卷稿本忻江明曰江明生十七歲而孤過庭之訓兒時所記一二不敢忘府君嘗曰讀書當以靜養爲第一工夫文存先文學府學家傳自府君歿後十數年幸免於戾旋遭國變棄職杜門文存先府君墓杜文外舅董孟如先生編輯郡人詩起清初訖光緒中葉凡一千六百餘家中更喪亂此殘本者僅而得存清祚既訖例當斷代於是延耆宿置寫官得稿近千家闕佚者補之譌脫者訂正之因連綴付印文存四明清詩略緣起余校訂詩略完師舊業比年飢軀出門客授海上文存贈夏伯瑾七十壽言橫流倒地舉足波靡其倣先中於學術而禍遂及於人心風俗可勝

嘅哉（文存贈方式如七十壽言）又曰請誦檜風之末篇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得毋曰鶴巢子才盡矣不哀適然之遇而悲固然之境徒爲此陳言以塞責也（文存玉几詩人匪窟悲思記）江明光緒二十八年舉人三十年恩科進士安徽桐城縣知縣（文存先母陳太恭行狀）

夫天下一治一亂相循環若歷數所遭爲千載所未有獨留未死一身圖挽末暉於下春之後鬼神潛通于里中諸君人風宛在而更得盡觀其著書淵源深厚行其所未傳者是則余之幸也夫（集杲堂文鈔諸語）時民國二十九年九月

## 會稽典錄序

談會稽掌故者莫古於典錄顧其書不傳於今而時時稱引於它書裴松注三國志述之尤詳壽鏞嘗以叔寧著晉書五十六卷既不可得而湯氏球輯其殘佚得一卷竊欲師其意商諸馮君孟顓則以原書體例茫然未悉其緒雖從事

而猶未敢自信也孟頫忽於浙江圖館書目見有輯本會稽典錄二卷卽馳書錄副以示壽鏞且曰體例極善勝於其自編者實多壽鏞因讀之凡它書稱引者略備尤重在人物體例較湯氏輯晉書爲精與陶氏說郛所錄竊全書之名而寥寥數紙者相去遠矣考乾隆餘姚志云會稽典錄二十四卷明初尙有完書今失傳夫以二十四卷之書納之於二卷之中西爪東鱗彙成一帙若復其初者然吾知其難矣雖然此特人物中之七十二人耳叔寧之作其談山川景物朝章國故更有其粲然者在卽人物亦不止此安得一一蒐集之以成完書乎宋熙寧閒孔耶中延之編會稽掇英總集自漢迄宋凡得銘志歌詩八百五篇大都由搜巖剔藪而來號稱精博於典錄僅采朱育之對餘未及焉豈姚志所云典錄明初尙有完書未可信耶或孔耶中好詩文而略於典故耶學者宜求真古書而真古書不可多得得其一二矣烏可以其少而忽諸因刻周君所

輯會稽典錄二卷周君樹人字豫材世稱魯迅先生云民國二十六年十月

## 魏文節遺書序

宋魏文節公山房集三十卷勤齋詩三卷（見朱子撰行狀）今不得見即所謂華夷魯衞信錄者（見樓攻媿撰奉使事實）亦渺焉無存自隆興二年於今七百七十八年其書已亡佚如此可勝歎哉公壽春人先世家焦山以受經趙庇民（敦臨）來鄞紹興十二年登進士第爲餘姚尉知晉陵調涇縣召對擢太府寺簿進丞遷宗正少卿隆興二年假禮部尙書爲金通問使其後入相出藩而生理甚薄用度不給意氣慨然事蹟詳史志碑傳不復贅夫宋之隆興初元去宣和靖康亦既四十餘年昔之辱國割地浸浸乎已不可恃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求正禮減幣勢固難能不幸相見兵戎夫豈得已觀於朱文公跋乾道宸翰曰非公深謀壯節不足成事則公之挾持者大矣立於七百七十八年之後以上溯七百七十八年以前其刷

苟且因循之弊極彌縫輔贊之功者見孝宗制誥何人其樸實可付弼諧者何人其一一力爭事理俱當比還鬚髮盡白者又何人其用人各因所長科目各適其器者又何人均見朱子撰行狀嗚呼孝宗得公而用之一歲九遷誠可爲史册光用不一年而因災策免轉足爲史册汚若世無文節與有文節而令蕭散雍容不談時政天下事概可知已魏君頌唐公之裔孫也從余游久矣一日出其所編公之遺書眎余凡詩入文六爲一卷更錄制誥行狀碑傳遺事古蹟書目爲一卷附之余欲益之未能也公之可見者忠節耳固非藉乎詩文即以詩文之僅存者言剛正之氣亦豈人所能及哉爰付諸梓頌唐方旅南田過奉化溪口爲我拜公之墓公之題涑水畫像曰丹心猶冰鏡千古照朋姦又遊西延慶寺詩曰可是妖魔盛誰能問大鈞請爲我頌之以誌景仰云時民國二十九年九月

絜齋家塾書鈔序

清修四庫宗朱而抑陸凡治陸學者目爲金谿一派而歧視之獨絜齋家塾書鈔則稱其發明本心反覆引伸能暢其師說而於帝王治迹尤參酌古今一一標舉其要領更引王深寧困學紀聞採錄解儆戒無虞諸條以爲其理至足雖異趣者亦不能易也夫深寧兼治朱呂陸之學和齊斟酌不名一師固不得謂之異趣然斯鈔湮沒久獨從永樂大典採輯編次俾復舊觀以傳於今未始不可爲先生幸矣考蒙齋原序云是編爲伯兄手鈔雖非全書然發揮本心大旨具在伯兄者喬也喬字崇謙嘗爲溧陽令云宋史藝文志作十卷今爲十二卷至君奭篇止其閒如五子之歌胤征湯誓仲虺之誥皆闕且有一篇之中闕其註解者壽鏞讀之以爲雖非完書而包舉經史由淺入深自修已用人以至恐懼修省敬天愛民立綱陳紀一言一動惟求合乎人心者不可枚舉如曰古之巡守爲民也後世之巡守悅己也又曰後世以爲緩而不切者古人視之爲甚

急其論設官也曰宰相不可不明天下事而亦非一人所能自爲吾心既曉然於天下之事又得僚屬相與協力豈不足以宅百揆豈不足熙帝之載乎其說金縢也曰人主一念慮之閒而其報應有反掌之易以是知天卽人也人卽天也又曰當克商二年若不幸而不救周家之社稷宗廟存亡未可知也周公安得而不苦切惟其苦切之至所以能通乎神明其釋大誥也曰大抵國家無事中外乂安未必非天所以稔其毒敵國外患侵陵擾攘未必非天所以開其治若有患難有禍亂則志氣益強政治日修乃天所以輔之也又曰今日禍亂之作天所以與我成功之處其言之深切如此蓋宋南渡之時固無異於今之時也然則讀是鈔者可以見先生之心可以觀古今之變已民國二十七年四月

洪範統一序

吾鄉趙淸臣先生諱善湘著洪範統一一卷攷其自序爲宋寧宗開禧三年作

先生開禧元年添差通判婺州嘉定元年以招茶寇功赴都堂審察提轄文思院時蓋猶在婺州也宋史謂之洪範統論文淵閣書目又作統記然其序曰遂撰洪範統一是作統論作統記者非也惟菉竹堂書目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續通志皆曰洪範統一則得其實矣宋當寧理之際外怵於金人內讋於李全燕雲未復江淮垂危此其世爲何如世乎故其開宗明義曰箕子亡國之宗臣也始見之頃寧無靈然于心乎先生固宋之宗臣也特於解洪範發之故又曰皇極不建則九疇不敘而彝倫斁矣以皇乃皇皇上帝之皇極棟也屋脊之棟言衆木之極至也又曰輔相協和之則在有土之君蓋九疇之敘以極爲五始于五行終於六極皆皇極爲之用也得其用而一以貫之統一名篇意在斯乎昔劉向見漢祚之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爲五行傳歐陽永叔謂失其倫理呂東萊謂其博而未純蘇眉山至謂說者

多而行之寡曰諸儒使然夫爲知乎中壘之有不得已者乎先生雖與中壘之意同顧以五行五事皇極庶徵福極五者合而求災異之應而于八政五紀三德稽疑四者離不相屬豈洪範之旨乎於是悉歸于皇極之建不建以合於福與極不獨釋皇極與二孔合而與朱陸往返辯難各持一說者亦得會歸矣通於此說其知所以爲天下乎豈僅立論於一時哉若夫九疇本於洛書猶之八卦本諸河圖見於經而著於史述於諸子百家未有能非之者然必以爲初一已下皆洛書文爲六十五字又曰實二十七字且又曰三十八字詳見書注疏則鑿矣抑先生善易易與範實相表裏於易凡六稿日進日益見趙汝楳周易輯聞序其子汝楳序易曰近而顯者百姓與能遠而微者賢智未易知信哉今天下亦驟然矣不惟中國也五行所以生人而轉以殺人顛倒陰陽無所不用其極天方酷虐人盡仳㒧安得有大禹者起相其人而畀之範更安得有箕子者歸訪其道而傳

其疇使厥居協而彝倫敘乎刻既竣因書於端時民國二十九年九月

西麓詩稿序

陳允平字衡仲一字君衡號西麓祖居仁卽安行先生也謚文懿嘗受知於魏文節公杞生子六犖革𩏠芾卓阜西麓阜之子也善詩詞與吳夢窗翁處靜齊名生當宋季舉上舍不遇其宦跡所至若餘姚若嚴州其放浪山水閒者以寄居錢塘之日爲多德祐時授沿海制置參議祥興元年約蘇劉義謀復宋聯署者自高衡孫以下三十餘人讎者舉發僅以身免自此杜門不出扁其所居山中樓曰萬疊雲元以人才徵至北都不受官放還有西麓詩稿一卷黃俞邰兩宋羣賢小集刊之曰湖漁唱一卷補遺續補遺一卷詞學叢書刊之朱古微更依吳伯宛校錄何夢華舊鈔並据江都秦氏本與西麓繼周集一卷同刊入彊村叢書且作校記西麓詩詞傳於世者如此而已鄞志所謂蜩鳴稿者未見也

夫以少師之老孫子（見全謝山詠西麓詩）世綸堂中之阿咸（清敏卓世綸堂在梅江見袁陶軒鄮北雜詩）家學淵源其來有自故君故國懸懸胸懷讀其詩詞既悲其遇一唱三歎其志寓之獨惜李杲堂錄甬上耆舊詩於三十卷中未見其選袁陶軒編四明詩萃及樂府始錄之（余得四明詩萃三十卷明以後未見）董丈覺軒編甬上宋元詩略重錄之吾鄉有西麓其人是亦宋之忠義士也張炎拜其墓嘗弔以詞矣余彙而刻其詩詞蓋亦崇其志豈徒重其才哉民國二十七年十月

## 趙寶峰集序

考慈谿藝文志著錄寶雲堂文藝二卷又錄寶峰先生遺集六卷蓋本於黃俞邰千頃堂書目及盧召弓遼金元藝文志補然黃盧二氏於寶峰集無卷數浙江採進遺書錄即今所鈔傳二卷本也壽鏞始得者爲張君冷僧手鈔本其後馮君孟顓以林集虛君收藏本相眎與冷僧所鈔同因盡一日之力互校而付

諸梓序曰昔楊慈湖曰予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說者曰黨偏也簡年六十四始省偏與黨相近而微不同（見慈湖遺書家記四）慈湖所謂微不同者偏私意也黨門戶之見也然則世之人其學其年不及慈湖蹈偏與黨者可勝道哉寶峰爲節齋先生之孫節齋諱與簒因從弟與明師慈湖得其傳自青田徙居慈谿倡明師學寧波志傳稱其不亞於錢融堂時陳和仲塤矣又稱其知平江府郡中饑分場設粥以寓公方萬里董其事全活數萬人（亦見寧波府志本傳）而宋史譏其聚斂雖以全謝山之賢亦信之而更捃拾其事以致疑時李臨川紱方輯陸子學譜馳書相質謂宋季之臨安豈可以廣漢之治治之（詳見結埼亭集奉臨川札四）臨川不顧且辨之於傳後曰是時元兵渡江國事已危軍需旁午與簒身爲宗臣催科嚴切容或有之吳潛之言未可爲據（見陸子學譜卷十六）信乎臨川善善從長矣寶峰師傳雖不可考然觀其讀慈湖與象山紫陽問答講論所著遺書乃曰道在是矣（見趙繼宗本集後序）從容山水閒見

益明而守益固則其本於祖訓可知已或勸之仕曰吾故宋宗子也非不欲仕義不可仕且今亦非行道之時也又謂孔子以道設教而未嘗一日心忘天下故雖處山林時時有憂世之色且確然自信三代之治可復而百家之說可一也然則黨偏之見豈存於寶峰之心哉今六卷之本不可得矣而二卷本所錄有示門弟子一則如以陸子靜亦未知子思孟子之是非以錢時爲小人行已著書趨時斯文中罪人壽鏞斷然以爲非寶峰之言也夫慈湖之信象山於序象山集見之象山之信孟子於士尚志求放心之說知之其信子思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重以篤行知之豈有寶峰信慈湖之教而謂象山不知子思孟子之是非者果如是安足爲寶峰若融堂得之於慈湖者最深其作慈湖行狀洋洋萬數千言且於解克己復禮一章可以知其爲人矣不獨慈湖之許之也雖出處之閒或有可議顧以小人目之且深斥之爲斯文中罪人果其爲斯文

中非人也及慈湖之門者衆矣而以之草行狀及門之士皆將譁然矣更何待寶峰寶峰而爲此言也是又安足爲寶峰哉嗚呼吾知之矣此蓋惡慈湖之學者僞造其說以誣寶峰耳甚矣偏與黨相近而微不同慈湖之言不益信哉壽鏞既刻寶峰集二卷因爲節齋辨且爲寶峰辨以質諸天下後世若夫寶峰之學爲春草已言之詳矣不復贅民國二十七年三月

符臺外集序

鄞藝文志著錄符臺外集五卷今伏跗室馮氏所藏者爲舊鈔本上下二卷與志目不合全謝山跋袁尚寶記北京營造始末謂符臺外集多足以補史事而今本無之即李杲堂甬上耆舊詩所錄詩二首亦未見則二卷本之闕佚者多矣袁尚寶行狀撰於黃南山而謝山跋則曰世以爲術士耳不知其因成祖養聖之問而詳及前代學宮書院之制更論武臣居喪之當解職謂皇太孫獲鹿

先獻皆讜論也而力爭靈濟宮符籙之妖妄尤大臣風節余嘗攷吾鄞西門袁
氏顯於明初而大節之昭垂實始於宋季其後子孫繼承不隕其德見於符臺
外集者尤多因詳述之初德祐二年元兵至鄞宋進士忠臣袁鏞遣游騎十八
人駐城西資教寺時趙孟傳以沿海制置使鎮四明將作監謝昌元亦寓於明
故與鏞善謂鏞曰爾弟先往曉以順逆我二人卽以兵繼之鏞往明日元兵四
集孟傳昌元懼乃以兵獻於慈谿之車廄鏞不屈死闔門十七人皆赴水殉焉
惟仲子潤祖甫六歲僕沈蘭出諸水而藏之得免鄉志所謂遺孤廟是也潤祖
字澤民號野航生士元號菊村士元生珙字廷玉是爲柳莊先生有詩集一卷
余錄存之而未刊也靜思諱忠徹柳莊之子也官尚寶少卿嘗摭拾古今忠賢
曁諛佞著爲傳記二十六篇曰效顰集見於贈漢陽趙教諭弼致政序余猶未
見其全書第於所自述者觀之一則曰先忠臣死節事亦具見之再則曰語及

先忠臣之事恨不與之同時而刃彼趙謝二子者則春秋大復讎之志可見矣它如跋其祖菊村布衣歌及詩集曰視彼汲汲以金帛貲產為子孫計者大有不侔更述菊村言曰吾家自德祐忠臣遇害書籍貲玩悉為族人天錫父子所得今所蓄書皆吾手親置將以遺吾子孫脫有不具諸物可貨書不可去也其朝夕懼忝先德也又如此柳莊與靜思歷事明太祖太宗靜思且及仁宗英宗昔太宗之見柳莊也稱老秀才而不名靜思自幼敏穎近侍以小秀才呼之以帝遇已厚屢進讜言具詳志傳中獨惜魚水之得不敵尺布之謠下之吏繫之獄因怒而械之因言語而罪之而卒免於禍者其處已也苦而國家所以待之者其果厚也耶迨正統四年疏請致仕同朝賦詩祖餞於齊化門外冠蓋相望人比之二疏嗚呼亦善自韜晦者矣退休二十餘年放情山水耄耋好學濟人艱危後嗣又復多賢瑞芝之應豈偶然哉今五卷本既不可得即僅存者考之

已可得其大凡陳序所謂本乎道德者洵不誣矣爰付諸梓它著述俟續訪焉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

楊文懿集序

鄞楊氏世家在鏡川之陽小江之陰麟鳳洲之上諺曰楊家隴鼎分爲三有東楊宅西楊宅中楊宅之稱鏡川先生則西楊也其大父栖筠先生與黃南山以道德相契鏡川猶得親炙之父梅讀先生通易經博覽百氏書故鏡川又與諸弟皆傳其學年二十六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入翰林是爲景泰二年官至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其學篤守程朱蓋得南山之餘緒四書五經各有私鈔則取歐陽永叔六經非一世之書之說又采王魯齋書疑之旨以爲九籥者初或陳編已敝斷簡已錯其後乃出於火焚泥爛之殘餘成口傳手錄之遺誤家異厥本人異厥傳於是聖賢之言多非其手筆之舊乃欲盡信而悉明之其傳本

之錯謬重關而必巧爲之說委曲求合甚或害理而傷教程朱歐蘇正之補之未盡者寧無望於後人乎則鏡川之學其疑古者歟又觀其私鈔解曰生其前者若王孔馬鄭當其時者若張呂歐蘇生其後者若真魏吳胡何曾數十人雖其學未至程朱而其說反有勝之者豈可廢之徇夫歐陽永叔所謂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信者矣私鈔若干卷壽鏞未之見顧全謝山稱其深造實踐又稱其就心之所見者言之非有立異於先儒也今讀其文集其大者如尊經閣記致知力行持敬三銘臨海縣學記與胡憲副書黃南山墓碣銘次如農鳴醫喻醫評與陸太守書卓然以斯道自任其裨於風俗人心者豈淺尠哉若夫立朝侃侃侍經筵啓沃尤多其言論著於邑志傳中更可見其一斑與張主客論倭貢獻書歷言自唐以至近代爲中國疥癬蓋知我國中之虛實山川之險易得閒則張其戎器不得閒則陳其方物履霜堅冰於

數百年以前而孰知其禍之不僅疥癬乎先生之言蓋窺之於微矣集既殺青因縱論之民國二十七年四月

碧川文選序

壽鏞既刻楊文懿公文集三十卷伏跗室馮氏更藏有碧川文選入卷爲文懿介弟文肅公作而崇禎間吾鄉李稌仲康先所選別有文肅外孫陸鈳錄殘本卷三卷四一册（原二册上册殘）卽陳琳序所謂碧川自摘手稾凡一百五十三篇陸君釐爲四卷嘉靖乙酉梓行者是也稌仲與文肅四世孫德周爲姻友德周將重梓屬其事於稌仲爲删文十之一增詩十之三今詩集未見而德周銅馬編壽鏞先刻之則碧川文選之刻又胡可緩因就稌仲所删與陸鈳殘本兩相勘比去其十一者擇之既精改四卷爲八卷不過乎勻其卷目而已爰取李選本梓之而未敢增益其閒文豈以多爲貴哉考文肅生十四歲值正統比狩（碧川詩選元旦詩我生歲在辰）

正統曆頌新先生爲正統元年戊辰生北狩在正統十四年先生年十四李侍郎康先序以爲六歲非也元旦詩曰還憶龍沙駕何時返紫宸其忠愛性然也及爲晩香詩卷序引楚三閭大夫晉彭澤令宋韓魏公爲解且曰騷陶之詞與韓之詩具在誦之者齒頰皆生香焉豈非以其出處雖殊而能各行其志不失大節也歟然則先生之所以勉章都諫元益者卽所以自勉也故閹瑾公惟之時雖震盪無餘兀然而行其所是逐之去而彌甘矣其卒也無改名之典稱之曰文肅者福王稱制始追謚之者也公自入翰林以文學爲職應世之文多不存稾其僅存者如此公所爲文雖酬贈之作無一不根諸心而律諸道世贊之曰文師昌黎學師伊川誠無媿哉民國二十七年四月

養心亭集序

鄞藝文志本諸嘉靖寧波志錄張文定覲光樓集十卷紆玉樓集十卷瑗碧集十六卷養心亭集八卷靡悔軒集十二卷四友亭集二十卷嘉靖志爲東沙撰

東沙爲公猶子故述之詳今諸集皆已搜得而養心亭集八卷天一閣殘本僅三卷林君集虛藏有全書爲明刻本先校而梓之此八卷中朱竹垞經義考所錄易說一卷書說一卷詩說一卷中庸傳一卷大學傳一卷春秋說一卷皆在焉餘二卷一爲釋老子釋國語讀史一爲論說辨皆公得之於心決之於理而著之於文者也壽鏞尤喜其大學中庸二傳公篤信紫陽者也然不苟同多矣如虛靈之說謂承張子之譌張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張子蓋知知覺之在心而不知心之知覺即性靈也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非有二也又曰性其蘊心其具其實一也言其蘊則主於渾融純粹故曰中曰和言其具則主於整飭方嚴故曰正曰修曰齊曰治曰平言各有所當也大學以用人理財終公釋之曰書有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惟哲惟惠堯舜其猶病諸其深切著明如此中庸一書尤爲公二十餘

年沈潛其義所得者自道之不行知之蔽也以迄天誠而已矣敍諸章相承之意其篤實光輝又如此其闢荀子也曰孔子曰人性善也欲禮讓以動之荀子曰人性惡也欲禮制以矯之動之以讓則順順則和矯之以制則逆逆則乖夫禮非強世而荀卿以爲強世也故其書數十萬言而不足供孔氏之一哂又註曰聖人以誠體物而卿欲以僞制之故一傳之秦愚黔首而天下大亂雖公之言實有所激而發然順逆之勢王霸之術於此得辨矣其他如說易謂孔子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然太極之上加易有兩字則太極豈容與易離而爲二濂溪作太極圖另立一圈於陽動陰靜之上蓋因後儒性惡與善惡混之說不得已而揭此程子愛此圖未嘗輕以示人以此也朱子因之遂於伏義八卦次序六十四卦次序之下特空白紙書太極二字恐非伏義畫卦本旨自朱子而後諸儒日益固滯將理氣分而爲二支離舛錯其端皆自此始此其論荀子朱子

雖有待於商搉而亦足自成一說者也說書則推明蔡氏之旨而以戒懼省察求之曰事天勤民將無往而不當不然則違天喪己終懼不免焉嗚呼今之違天喪己者豈少也哉說詩雖參考衆說而專主集傳或曰集傳其無閒然矣乎曰小小文義之閒亦容有未合者爲善說詩者達於理其次不害於理玩心章句之末何其陋也說春秋專主胡傳凡胡傳所未安者辨之公穀左三傳之說有勝胡傳者取而易之胡傳之說未得聖經本旨而疑莫辨者則姑置之然其駁斥胡氏者甚夥凡說經諸作有爲竹垞所未見者今皆悉讀之矣壽鏞何幸得斯至釋老子國語讀史及論說辨亦至醇實黃黎洲稱其求放心之說雖濂溪不能易又稱其鑒達治體青史不沒全謝山稱其言足以輔翼朱子所以推重之者至矣是書自明以後無刊之者既付梓而敍其大略俾讀者知所考焉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

灼艾集序

九沙山人萬鹿園先生寓金陵嘉靖辛卯歲以灼艾休暇日涉諸說有會於心輒手錄之曰灼艾集凡二卷錄唐語林諸書八種越三年甲午督漕舟行更成續集二卷錄鶡嶧新著諸書二十六種又成餘集二卷錄綠雪亭雜言諸書八種癸卯再成別集二卷錄杜陽編諸書入種都入卷書入十種自跋曰義理之可悅而龜鑑之在是也又引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生之用意微矣壽鏞所藏者爲明嘉靖刻本如真老人李登序之時在己酉夏月去成書之日已六年矣不知其有先是刻者否然先生之卒在丙辰春卽以是刻論先生固猶在也萬氏累世衞國曰斌曰鍾曰武曰文所謂四忠也曰鍾之妻曹武之妻陳文之妻吳所謂三節也鍾之女顓所謂一義也先生承四忠三節一義之後而開文章節義理學經學史學之先焦弱侯誌墓曰古名將功在社稷者多矣

至以文學飾勳名如杜預韋孝寬者蓋閒有之若夫鎔裁九流挈其要眇以修身而繕性者古今未有也誠哉其先生知己矣抑壽鏞讀袁絜齋釋書太甲克終允德旣引孟子自怨自艾之說又曰艾者常如灼艾也先生之意其有取於此乎夫灼之時其苦在吾之身而不在他人故曰自艾灼之而病愈吾自受其福未始不可及於人人非僅爲子孫計也而子孫在其中矣百家之說何一非道道在而人忽焉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艾在前而不自求無益也猶病在己而徒怨人然亦無益也忠孝節義之事皆灼艾也寬仁多恕委曲以求合於道能自攻其過者無一非灼艾也讀斯集者其毋忽焉更有新集二卷壽鏞得之猶未刊也民國二十七年四月

玩鹿亭稾序

朱明二百七十七年閒吾鄉名儒接踵黃棃洲輯明儒學案去取嚴矣錄之者

六人曰黃南山潤玉曰張甬川邦奇曰賀醫閭欽曰萬鹿園曰黃致齋宗明曰
顏冲宇鯨冲宇著作富壽鏞猶未見也南山甬川醫閭既皆得其書而刻之致
齋遺著不可得而讀其與鹿園論學一書始之以知行合一終之以欲仁斯仁
蓋惟鹿園之足以語此也鹿園先生有玩鹿亭稾八卷卷一二詩卷三四文卷
五九沙草堂雜言卷六奏議卷七文移卷八道經贅言八卷之中以先生之詩
擬諸王韋誠如全中允所云特其小者是也文皆沈摯道德經濟文章實寓焉
壽鏞尤愛其九沙草堂雜言以爲天地之閒莫非氣之往來屈伸惟其氣盛故
其屈之至惟其屈之至故又一伸之至於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又言自古夷狄
之侵擾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所用而能侵擾者也更論儉吝二義似同而實
異儉者德也吝者惡也儉者約於己吝者嗇於人也儉而不吝者約於己而厚
於人也吝而不儉者約於人而豐於己也斯下矣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至若讀

錢緒山思樂書謂喜怒憂患聖人所不能無惟其喜怒哀樂之一體也故曰常樂於富貴於貧賤於夷狄患難隨所見無非一體流行此之謂無入而不自得若僅以行歌泮隄油油然之樂以爲真樂則樂亦苦耳斯非體道深者安能言之明切若斯哉先生之學多得之龍溪念菴緒山荆州棃洲稱其論格物最爲諦當格之又格而後本體之物呈露卽白沙養出端倪也蔣鏞釋之曰此端倪卽孟子所謂仁義禮智之端也當嘉靖三十三年先生起爲南京都督僉書與倭遇於蘇之婁門楊涇橋身親陷陣肩中流矢遺書於其子曰我家世以力戰報國我獨持文墨議論不任兵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故忠憤至死不衰蓋傳王門之學知之真而行之力體認於平時而發揮於臨境皆擴充此端倪耳或者不察以爲禪學夫禪學果如是真切乎且卽以禪學言禪與儒固有不同亦在人之自取耳若先生者獨觀吾心掃蕩一切既取於心而自足而復以灼

艾功夫證於物而無不當則又何害其爲禪學乎壽鏞旣刻灼艾集更刻斯稟而縱論之如此民國二十七年四月

續騷堂集序

壽鏞蒐輯鄉書於吾鄞萬氏三致意焉丙子春旣瞻謁白雲莊越歲萬布衣祠成集鄉人而落之壽鏞先爲之記更展拜其墓時萬氏後裔有自杭來者二人焉皆誠篤君子也客更詢壽鏞所得萬氏書告以實犀歎十世勳績與七代文章相輝映異日倘彙合之爲萬氏家集豈不偉哉壽鏞唯唯攷萬氏自鹿園先生承四忠三節一義之後開文章節義理學經學史學之先其子達甫字仲章有皆非集孫邦孚字瑞巖有一枝軒吟皆詩也今更得續騷堂集爲悔庵先生作先生嗣音一枝而啓牖入龍者也亦越四世矣益之以充宗允誠季野兄弟爲五世管邨授一爲六世開遠爲七世此就著述流傳者言之若其人足爲世

法而其書無可攷者更多卽如斯集依會稽孫氏德祖序言第一葉截兩行當集名一行作者名氏一行楷則端嚴隱秀當是先生眞蹟自敍所云手錄存之不敢示人者蓋固隱晦聽之天焉然續騷堂集李杲堂序之履安先生詩黃梨洲序之且曰今續騷堂寒松齋粵草皆遭亂以來之作也徵諸全謝山續甬上耆舊詩選萬戶部詩凡三百九十二首始之以斯集終之以粵草其中閒則爲寒松可知也又攷懷剡詩自題見續甬上耆舊詩丙戌之歲避亂剡曲山中去郡城百五十里而遙溪山幽邃有終焉之志三年以來憂患洊至死喪之餘繼以兵燹遄返故里今六更寒暑矣所謂三年以來卽先生斯集自序始於丙戌終于庚寅者是也又攷重葺寒松齋卽事詩云剡曲歸來理故園空山猶是未招魂是卽充宗撰行狀云所居寒松齋二三友朋香茗坐對嘯詠忘飢亦卽懷剡詩自題今六更寒暑時也迨至丙申夏客粵東迄丁酉十月六日沒則又爲粵草六十

首所由作更徵諸充宗所謂續騷堂稿凡若干卷懷剡詩一卷粵草一卷又適合矣今雖寒松閣集三卷未見而謝山所選秩然有序意者續騷爲一卷寒松爲一卷粵草爲一卷乎概稱之寒松閣集據後名之也嗚呼自甲申迄丁酉十四年中先生義聲震天下所不可奪者大節耳束身頹垣破壁之下（續秋望自題）寄跡儒衣僧帽之間（哭董晉公詩僧帽儒衣誚道書）心病難毉世亂誰恤即景生情呻吟澤畔既哭亡友更救良朋情之所至縱蛇漢水釋狼中山杲堂謂之曾不自悔者而晚號悔庵雖悔之而人知先生之失於厚固無損於君子人也敝刻既竣因書於端時民國二十九年九月

補歷代史表序

萬季野先生撰歷代史表證諸李杲堂序慨後漢書無表之說其初固自東漢始也然亦謂之凡六十篇而黃梨洲則概括言之曰慨二十一史多無表乃悉

從而補之得六十卷李序作於康熙丙辰黃序作於康熙壬申相去十六年李
先而黃後朱竹垞之序與梨洲同年作亦曰取歷代正史之未著表一一補之
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一十三篇云浙江書錄曰今本共五十六卷與朱序未
符蓋明史表從未出而所云六十篇者或分合有異同耳此說誤矣壽鏞未見
五十六卷本淸四庫所收五十三卷本非完書也豈獨五十三卷本非完書卽
廣雅局刊五十九卷本亦非完書也考廣雅本五十三卷以前悉依初刻本自
五十四卷起至五十九卷止增吳將相大臣年表南唐將相大臣年表南漢將
相大臣年表蜀將相大臣年表後蜀將相大臣年表北漢將相大臣年表凡六
卷與李黃朱三序僅少一卷似若完書矣今先生遺稿之藏於伏跗室主人馮
孟顓者更有前漢將相大臣年表唐功臣世表唐將相大臣年表唐邊鎭年表
邊鎭十道節度使年表諸藩君長世表宦官封爵表附武氏諸王表吳越將相

大臣年表將相州鎭年表宋大臣年表遼諸帝統系圖遼大臣年表金諸帝統系圖金將相大臣年表衍慶宮功臣不列表敘其人皆廣雅本所未刊者也於是壽鏞恍然於黃朱二家之序言所謂慨二十一史多無表與取正史之未著一一補之者既相符合而淸四庫謂其南唐南漢北漢閩蜀不當獨闕者閩以外固未嘗闕也且如前漢如唐如宋遼金莫不補之於是爲完書而諸疑可釋矣至李序云云者則先生著書有先後其入手固自東漢始杲堂之卒也在庚申距作序纔四年耳黃朱二序已不及見遑論後出之書乎其謂之六十篇者意其中如唐宋諸表或先成之未可知也抑考先生康熙壬午四月歿於燕京距壬申又復十年其後出之書雖黃朱作序之日固猶未見更不必強求六十卷之合矣遺稿中如吳將相大臣表與廣雅本不同南唐將相大臣表後蜀將相大臣表稍有異同蜀將相大臣年表及北漢將相大臣年表則一一相符均不再刻而

就其未刻者詳爲校勘釐訂十四卷刻之且辨證之如此斯表原曰補歷代史表後人删補字今仍昔之名亦借以補前之闕也合五十九卷本讀之可矣民國二十七年一月

昌國典詠序

道光中上元朱氏述之撰昌國典詠十卷凡山峰巖洞石塘地城嶴洋礁港潭浦門灣池洲閘莊場芹田井堂院倉課橋坊與夫短蓬鼎漏白鹿烏蝎黌𧌒章舉纜魚虎蟳桀步鰻華臍璅結地青闌胡水母帶魚蠔山沙噀魚脚撥棹紫菜瓦瓏玉珧柱海扇之屬以及亭堂樓宅山房齋軒舍處祠廟觀寺墓處無所不詠都爲七言詩二百二十有一首嗚乎可謂詳贍典實也已世或鄙歌詠小道余覽此編爲喟然久之古者學無不切於世用故無無本之學無無用之書山川地理尙書以之風俗習尙三百篇以之物產土宜周官以之人物臧否春秋

以之運其思以效於用變化無方唯適之宜者尤大易之妙用也此編雖小道可以見大用焉首詠定海山川定邑爲寧郡咽喉舟山爲定邑門戶舟山固則定邑固定邑固則寧郡以達紹郡俱固蓋其東控日本北接登萊南亙甌越西通吳會實海中之巨障片石峙天帆檣不動則其係海防之重也道光中英吉利嘗攻其地大寶山有衆萬人副將朱貴以九百人抗禦自卯至酉力戰死之英人大𦫳葬其骼骴觀山上所謂寶峰酣戰者也卽此二事觀之讀此編者顧可以歌詠小道而忽之乎卽其初心又豈僅博麗哉覽者苟由吾言而取觀此書庶不負斯人之作爲此書也述之諱緒曾以舉人累官浙江秀水孝豐知縣有循聲遷台州同知候補知府所居秦淮水榭藏書十數萬卷丹青斠畫皆精審著有續宋文鑑中論注論語義證金陵舊聞金陵詩匯筆譜曹子建集考異續棠陰比事北山集開有益齋集讀書志金石文字跋尾及昌國典詠定海胡

止三禽嘗讎校斯編未及刊見於定海藝文志云民國二十七年一月

夏小正求是序

昔韓昌黎讀儀禮曰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制度邪余於夏小正亦云夏小正錄於大戴記中傳之者戴德也謂戴德撰之者非前儒早辨之顧或云傳之者蓋亦高赤之流（見莊述祖夏小正經傳序）此猶詩序作於何人今不可考然離序而言詩往往枘鑿不相入舍傳而治小正要其歸粹者鮮矣吾鄉姚復莊先生績學士也尤工於文著有夏小正求是四卷其稿藏於馮氏伏跗室爲咸豐辛酉手錄（題辛酉九月復翁手錄稿）亦越七十八年余喜其言之粹也爰取而刻之先生所見者凡三十六家余得之者過半然余所見而作於先生之先爲先生未見者亦夥先生舍諸家文字之異同不論獨論其辭義而釋義又判正與別別者先定名曰考異後改曰別義（手稿先書考異並改爲別義）低一格書蓋愼之也其評孔氏大戴

禮記補注曰槧軒篤信傳文不容一語之出入故所著有未盡善處然則先生
非信傳者歟顧從傳者仍不少間有闢之者如執陟攻駒如貍子肇肆如蓄蘭
如煑桃之類於古有證成一家言無絲毫鈔襲誠哉其求是也說者曰小正記
時候非記禮制先生駁之曰小正之記禮制屢矣正月初歲祭耒始用暢二月
丁亥萬用入學吉禮也二月綏多士女（求是本作士女）嘉禮也十一月王狩陳筋革軍禮
也書修五禮而小正記其三焉尙得曰非禮制乎斯又與盧召弓識張稷若補
注所云於綏多女士（張本作女士）見夏道尊命近人而忠焉於豺祭獸見夏之先賞後
罰先祿後威焉於其終篇再書隕麋角而以爲聖人扶陽抑陰之意者同夫小
正非完書也正月凡二十二事二月十四事三月十三事四月十事五月十五
事六月三事七月十一事八月九事九月九事十月七事十一月三事十二月
五事可記者豈止此乎且既曰小正必有其大正焉所謂夏時之等也然書闕

有間矣要之不離於古書者近是况記時往往與豳風合而月令亦周世所作所據皆夏之時昔魯恭已言之淮南時則訓四時寒暑十二月之常法又取諸月令汲冢書月令篇雖亡而月令解亦夏時也今天下紛紛陰陽錯亂民生憔悴有甚於洚水之儆予遑論鳥獸草木時若讀小正一書不禁感慨係之後有作者彙合諸家之異同如呂東萊之成讀詩記則更有進余固有志焉而未逮者也時民國二十九年九月

漢書讀序

壽鏞幼聞諸父老歲咸豐壬子章公鋆既大魁天下而張公鼎輔張公庭學並入詞選衣冠之盛集於一鄉二張則鐵峰先生之子也先生好善尤習水利某歲鎮海縣民將由敘河漕鑿山麓以通鄞東水道先生謂此河一開則東錢湖立涸鄞東沃土皆瘠壤矣訴諸官其事始寢然則先生不獨能教其子其有惠

於鄉者多矣其後張公阜成登光緒丙戌進士先公更告壽鏞曰此又鐵峰先生之孫也先生禮鄉賢如重修陳恭潔祠旌忠廟及王厚齋全謝山祠歲時集同人將祀事無闕於是益知先生之爲人顧欲求先生著述往往不可得漢書讀十二卷漢書辨字二卷漢書常談二卷先生讀漢書時類記之書也壽鏞一日忽得於海上書肆審爲長春花館定稾家藏未刻本爲之狂喜原稾上有簽注若干條極精細蓋當時與先生商榷者而先生猶未及改也因別倩友人作校勘記一卷並刻之漢書非出一人之手昔人已言之而先後牴牾非精心結撰無由審其矛盾凌遇知評林采取備矣然識者往往病其舛誤遺漏先生獨能考證而論斷之洵班氏功臣也若辨字若常談一則知古字之相通一則明俗諺所自始讀書致用豈徒闡靡誇多哉斯三書不入鄞藝文志考光緒修志時先生尚在故其列傳爲續增他著作如書詩周禮管見四明水利考四明談

助正謁南蘭華記則皆未見長春花館詩集南蘭書屋文集嘗刊行傳世云抑因之有感矣壽鏞嘗讀桓譚鹽鐵論文學大夫互相辨難而大夫卒勝文學作史者遂以黷武譏漢武後儒雖有駁之者略而未詳獨明之世有黃訓者（余藏有讀書一得自署黃潭黃訓著萬鹿園皇明經濟序前武選郎中黃君訓所輯名臣經濟錄云云是訓又著經濟錄）則曰黷之爲言數也如武帝之武可無數耶天生神武豈爲漢世計耶不然吾越人其左衽矣列舉武帝征服之地如東甌如犍爲如蒼海如朔方如酒泉武威張掖燉煌以及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牂牁越巂沈黎汶山遠至朝鮮浩浩東南漠漠西北非一戰力也且以漢之版圖證之於其後之各行省鑿鑿有據儻先生見其論說當不以好兵譏武帝矣夫武帝之好兵不得已也以用兵而理財亦不得已也雖然豈特武帝也哉既刻漢書讀三書更道先生所處之時固有異於今日者因縱論之可 以讀書知世矣民國二十七年三月

## 見山樓詩集序

壽鏞往讀陳鈞堂先生貽令堂家告（家告未刊壽鏞錄副藏之）述其夙相契合者數人於張君麟洲曰詩格沈雄學明七子非徒貌似使酒嫉俗傲骨直腸不肯徇人亦不虞人之欺已今馮君孟顓寄示見山樓詩集四卷卽張君晚年定本也質諸陳君屺懷亦稱其能詩壽鏞因盡讀之儻歐陽子所云窮而後工者非耶詩始道光丙午終同治庚午凡二十五年然君之卒也在光緒戊寅此九年中之詩猶未見也更不知其別稾尙藏諸後人否慈志於君傳附入其祖雪君先生後略而不詳壽鏞幸得讀其詩猶可考證一二以補慈志之闕蓋君少與兄雲卿有詩名咸豐戊午己未閒館於武林鄭氏庚申杭郡不守避居西輿其遇鄭媪於塗者卽舊主人也自杭歸里衢嚴告警姑蘇劉培甫傳本陳夢樵祖綬招遊吳門謝之杭城旣復更寓焉於是登鳳皇山而有感其詩曰千頃田荒饑鼠雀大江

波湧舞蛟鯨時干戈猶未已也辛酉正月其師督學張星白錫庚召之爰有台州之行洎冬甬上戒嚴君侍王父航海入申浦杭城再失星白學使殉焉君哭以詩慈谿之陷也在是年十月二十六日時皖既不守由皖而浙首金華次蘭谿而諸暨而蕭山而紹興而嵊縣上虞餘姚以至慈谿最後鄞鎮象有林義士者率妻子居慈城北鄮嶴著短衣持梃呼鄉人與戰越日又轉戰數里義士死焉君之父收其骸骨義士者君之長姑夫林桐齋世榮也君於是有林義士辭更有明州紀事歲暮懷人諸作皆感時之深者矣自後以拔萃朝試用爲令聽鼓楚北者十有七年司榷襄陽終老與國初未聞小試單父一聽絃歌船唇馬足多寄於詩其情亦可哀已君論詩尤具隻眼於清初諸詩家不獨論其詩且論其人褒貶所垂儼同鈇鉞直腸傲骨略見一斑顧壽鏞獨恠恩竹樵將刻見山樓集王縵雲既以詩謝其後竹樵果實踐與否雖未可知然鄉之人初未見

斯詩之傳也今距先生之歿六十年矣而始傳於世豈詩之傳亦有其時耶因刻君詩更敍君之所遭之時今昔有同慨焉民國二十七年四月

## 季仙先生遺稿序

吾甬徐梅谷先生諱桂林以義行旌於朝實我高祖之友也道光四年甬上東津浮橋敗壞義行首捐千金我曾祖更襄厥役義行有子六人柳泉先生諱時棟子舟先生諱時樑科第文名藉甚於時邑志與義行並傳焉獨季仙先生諱時榕闇然潛德人莫知之憶乙未秋先君子假歸始卜宅於煙嶼樓其西則季仙先生後人居之時壽鏞年二十也賡馥爲季仙先生之孫而叔昭先生之子實少鏞三歲先君子喜其好學嘗引而進之忽忽四十四年而鏞與賡馥垂垂老矣歲丁丑賡馥以季仙先生遺稿六十六篇彙爲一卷屬爲讎校適刊慈湖書已取其慈湖弟子考入於附錄因而徧讀其文如論葉水心學術永康學術

安定泰山徂徠三先生學術關學源流考白沙學派合學源流袁正獻家學周程授受孫宣公學行四明朱學呂正獻家學浙中程學與朱呂說詩論於宋元明學術既考核精詳而說經諸作又復融會漢宋不立門戶異同斯豈可任其泯滅哉既付諸梓矣去歲賡馥更搜獲原稿未錄者十五篇曰補遺相屬又續刻之壽鏞讀陳勱生先生贈先生六十序盛道其善書法又稱其能承父兄之志未嘗以世俗浮靡之習相詩而於先生之所學則略焉師之於弟期之深而不復漫相許者意有所在也及今觀先生遺稿衡諸煙嶼樓文集理勝之與詞勝而有不相讓者矣抑原稿多爲叔昭先生手錄而賡馥寶之得傳於世幸哉有賢子孫而遺澤永留爲尤足珍者也壽鏞檢我高祖與高伯祖析產書中得覩義行遺墨今又刻季仙先生遺書五世論交廿年洽比鏞雖耄老與賡馥握手談生平意氣慨然世雖亂而吾心不亂先生讀程子定性書曰惟廓然而大

公不患人之干我以私惟物來而順應不患人之待我以逆尤願與賡颺共勉之爰書以爲序時民國二十九年二月

## 寸草廬奏稾後序

嗚呼先公捐館於今四十年矣自己丑秋始由詞垣爲御史時天下猶宴然無事也庚寅抽查漕糧駐大通橋地卑濕一日幾不能興而風痺實根於斯辛卯副考湖北暑往寒來形容益瘁癸巳旣巡視中城案牘紛繁躬自理之又復襄校秋闈從容衡鑑不以衰弱辭其勞也無何甲午中日釁起先公方擢給事中當事者調度乖方以致師徒撓敗坐失機宜先公蠹焉憂之章凡十上馬關約定爭之不獲浩然言歸歸而嘔血盈升蓋痛履霜堅冰之有漸而勇言當世之得失皆不果用固鬱鬱久且深矣戊戌力疾還朝又值新舊遞嬗之際楊御史深秀門下士也被棄於市安御史維峻老友也遣戍邊疆寄諭壽鏞曰天威不

測臣罪當誅顧如國家元氣何則傷之者益切己亥春意大利兵船趨至三門灣索租借地先公以謂此地若爲外人所據則浙東形勢坐失莫如自闢商埠以抵制之於是繪圖貼說疏上奉勅浙撫密議他如兩陳浙東水災一陳浙省盜風並劾鎮海防軍腐朽兵輪管駕積習及請飭清查舊存軍械又爲還朝後立言之犖犖大者夫物腐蟲生其來有自向者旣有三誤矣一誤於戰事之有名而無實二誤於奸臣之結黨而營私三誤於潰將之稽誅而玩法此先公所爲長太息者也見力爭和議疏不圖時甫五載三誤不去一錯鑄成禍起蕭牆匪橫畿輔詩云相彼雨雪先集惟霰斯之謂歟憶壽鏞己亥之冬由甬赴燕視先公疾時廢立之謠諑正盛而大刀會已浸浸蔓延矣先公昕夕不安某日聞將召九卿科道議之先公方疾劇曰是不爭烏用臺諫旋事寢而疾遂不可爲時庚子二月也先公先後居臺諫十年小子所及知者止此追溯往昔言念今茲重刻先

公奏稿凡二卷其表裏得以覈矣時庚辰九月男壽鏞謹識

小謨觴館文集註後序

小謨觴館文集爲鎭洋彭湘涵先生作也湘涵淹博而不遇晚依南城曾賓谷煥於兩淮榷署賓谷工詩古文詞自漢魏六朝三唐以及近世聞人專集皆辨析微芒因爲之點定長洲王念豐芑孫序之以爲不自知其文之爲偶爲奇讀者且忘乎其爲排偶之文焉憶先君子自庚辰授編修時天下無事詞垣職典文學將欲盡心詞章如王念豐所謂潤身以華國者喜其文一一徧覽註其所自出題綴於書楣不足則更別簡以誌之時仁和孫君培元之註固猶未也每一篇註畢則自爲寫定顧寫定之稾僅得五六篇耳而題綴之原稾與別簡一册完互無闕斯註蓋在補註困學紀聞之先以其時考之辛巳至甲申閒也去今五十有餘年矣先君子生平嘗以姚惜抱義理考據詞章三者覃心冥追以

求合於爲文準則壽鏞趨庭之下更默窺先君子爲學次第甲申以前在詞章丙戌以後在考據訓詁庚寅以還既入臺諫則屏棄一切益講求經世之學而義理則終身以之者也天不憖遺年五十六卒微特學未竟用卽徵求海內文士題詠我先祖母苦節所謂寸草廬贈言者亦編而未之刻焉壽鏞無似曰懔懔乎家敎之或墜既一再刻印寸草廬贈言十卷又刻奏稿二卷困學紀聞補註二十卷今更刻小讀觴館文集註四卷斯註或詳或略一遵原稾不敢增益壽鏞讀之蓋詳於經史源委而略於山川風景此又先君子守實事求是之指也因拜手而識於後男壽鏞時戊寅夏四月

孔賈經疏異同評序

昔馮山公送萬季野之京師序云經術之亡不亡於厭薄者而亡於緣飾者然尚賴世有老師大儒窮年樸學心知古人之意行己尺寸而特惜其抱雌節而

不鳴於世也壽鏞於象山陳伯弢亦云伯弢今世之老師也不幸死矣豈惟壽鏞有交游零落之感而當風俗敗壞士有市心緣飾爲工之日失此宿儒更安得不爲斯世惜哉伯弢著述甚富他日綴學堂鉅箸風行天下其學傳而其人不死固不必爲故人悲獨念壽鏞自始輯鄉書伯弢示我四端一曰甄錄二曰蒐輯三曰彙編四曰辨訂累千數百言俾遵而循之洎後刻先公困學紀聞補注馳書請讎校伯弢一一勘比使無毫釐之差其意尤可感也積年往返遺墨俱存所以策勵壽鏞者備至風義在師友之間久矣每有所得輒以相告如象山明應侍郎遺集（諱雲鸞象山志有臨川集象山雜稿）姜白巖先生遺箸是也今皆未及見而遽死矣嘗云向年於學案校補頗多如見王氏書可以無作壽鏞刻王縢軒先生宋元學案補遺成而伯弢亦不及見此則益爲悵然者也伯弢有子而弟子著籍者尤衆其遺書之流布自有任其責者且非一鄉所得而私也然往者嘗以綴學

堂經部稿孔賈經疏異同評與史部稿歷代車戰考𥠖壽鏞矣因取孔賈經疏評刻入叢書第七集而以選刻鄉書商榷書附之是區區者何足盡伯弢顧其窮年樸學於此可見且聊誌吾兩人夙昔相與之雅云爾是爲序時民國二十九年九月

鶴巢文存序

忻君紹如長余四歲余於其卒也既爲詩以哭之其子㬢一日以文存四卷詩存一卷攜以𥠖余余兄事紹如者也自庚午始輯四明叢書爲余草凡例洎後有所疑輒往返商榷茫茫墜緒得紹如搜紹者亦多矣孰意戊寅之秋與之一別遽作古人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此歐陽子之所以致慨也紹如爲簡齋先生次子生十七歲而孤每念庭訓有曰學猶殖也厚其培而去其害時至則熟焉剽竊以爲工涉獵以爲能雖有弋獲譬之雨集溝澮有

立涸焉耳故其爲學務求根柢及爲董孟如先生堉益有志於文然偃蹇者且十年壬寅始舉於鄉甲辰始通籍出宰皖江補桐城未之任一署望江縣事辛亥後匿跡銷聲編詩見志晚年客授海上不求人知觀紹如跋玉几山人匪窟悲思記可以見其生平矣自號鶴巢子其有取於丁海巢與否余不得知顧鶴陽鳥也而遊於陰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又何巢之有其所謂巢詩巢耶抑文巢耶今鶴去矣而詩與文固猶在也則謂之有巢也亦宜且其居官也相隨者琹鶴耳遁而山林則清遠閑放鶴巢之名固紹如當之無愧色獨恨飛鳴而過我者不見其處而羽衣翩遷僅於文字中遇之爲可歎耳其爲詩也發乎情止乎禮義然郊島之流亞也其爲文也重義法不稍苟如其人焉此非余阿私之言也一生盡力於文而視鄉獻如性命董孟如先生輯四明清詩略既爲編訂更復續纂之一一著其小傳完成有清一代吾鄉詩人之局而延杲堂謝山

耆舊之緒有功枌社其尤大者也嗚呼可以傳矣余既刻其詩文以覆其子燕更序之如此時民國二十九年九月

四明叢書第七集後序

自己卯除日既定四明叢書第六集併向所定者已得一百三十三種九百二十七卷今又定第七集凡經四史七子一集十五箸目於端都二十七種一百五十七卷合之爲一百六十種一千七十七卷矣昔已定者弗論獨論此百五十卷者作之者二十一人其書不相類而其世若相合嗚呼治日少而亂日多戚然有感焉當鄉書之始輯也冠以任子一書而附朱育之對太守濮陽興者其言實出於會稽典錄作者虞叔寧也其著書年月無可考顧讀其晉元帝太興二年上書所謂元康以來戎兵及於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域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蓋於今一千

六百四十年矣典錄殘軼今之所得尙存七十二人句章一隅人物尤著梁宏鄭雲敦始終之義任光身當白刃濟君於難王修委身授命蜚聲來世即此四人言疾風勁草又豈尋常能及哉自晉太興二年越八百六十三載是爲宋隆興二年即魏文節使金時也飛矢在上行人在道深謀壯節國賴以寧其閒梁鄭任王之風而興起者歟宋之南渡猶晉之東也袁絜齋作書鈔於太甲克終允德既引孟子自怨自艾之說又曰艾者常如灼艾也其子蒙齋書其後曰成王遭家多難執書感泣今讀鴟鴞一詩安知取子毀室譙譙脩脩漂搖風雨有更甚於昔者乎書以道政事而政事莫詳於洪範洪範之本在皇極皇者大也極者中也大中不建彝倫斁矣趙淸臣統一之論豈徒以宗臣自比於箕子亦深望寧宗之有恢復志耳卒也偷旦夕之苟安忘韃靼之強威（見眞西山撰袁絜齋行狀）其後不亡於金人而亡於蒙古徒令義士如陳西麓計不得售匿跡於萬壘雲中南

儒如趙寶峰避居於大寶山麓以裁狂簡自任不亦可悲乎哉朱明崛起芟穢掃除矣然以袁靜思之風節朝廷負之者正多以楊文懿之澹泊抱節三十年垂老而有人欲賄搖之以楊碧川之端重簡默貢使造謁且欲乘其隙而投之以張甬川之誠謹更謂其才不足大用自古仁人君子之處世亦難矣讀四先生集固知不以彼而易此也萬氏者四忠三節一義之門也承先啓後尤在鹿園萋門楊涇橋之役身中流矢遺其子書曰我家世以力戰報國我獨持文墨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此其志可知矣悔庵其曾孫也義聲震天下值明之亡剡川一曲俯仰蒼茫續鰯先寒松而作所謂二子不得借者充宗乎季野乎抑其它乎不可考矣然季野卒以布衣完有明一代之史更以餘力補年表之叢殘拜其墓低徊留之不忍去抑亦可以爲邦家光矣且夫得天下也易而守天下也難有清入關乘明寇之亂也顧其禍中於外患宣宗一朝北則天子出

狩南則海口淪胥我武不揚文物蕩焉時則有若朱逖之以寓公而善定海之後著昌國典詠時則有若姚復莊匿居山谷著述維勤而撰夏小正求是時則有若張鐵峰鑿於刼餘財盡斥漢武以黷武發憤而有漢書讀之作時則有若張麟洲慨然於田饑鼠雀江舞蛟龍目擊心傷見山樓之詩皆哀音也時則有若徐季仙紛華靡麗在所必戒而推原學術獨重程朱此數子者皆恍於道咸以還內憂外患盡力於文學而其人亦足爲世法者也嗚呼禍延於今日其端實肇於甲午而極於庚子我先公適丁其厄生平不以文章聲氣表襮當世而卒以齟齬終予小子尤痛之陳伯弢忻紹如皆積年勤學相與商榷鄉書者也今先後作古人而又沒於亂世摩挲遺籍故以殿焉蘇老泉曰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者我生不辰亦勉爲其偶然者而已矣爰就此一百五十卷之書而尚論一千六百四十年之事以綜二十一人之生平獨居深念句踐困吳會稽

奮跡五胡亂華典錄斯作下逮宋明忠義彪炳有清十世君無涼德中遭喪亂而吾鄉先達猶得以其學顯緜延迄於今茲秦能焚詩書而不能絕老師宿儒相將而傳於天下後世然則立德立功立言又可少乎哉第七集成因書於後時庚辰重陽日也

# 約園雜著續編卷六

## 和陶吟 庚辰海上閒居取陶詩盡和其韻名曰和陶吟聊誌所歷工拙不計也

### 言志

嘐嘐雞鳴蕭蕭風雨獨寐寤歌吾道云阻鍾期不作有琴何撫手一卷書望古延佇

躊躇搔首入表冥濛安得春日梅柳渡江我懷陶子高臥北窗黃農既渺云誰伊從

人爵吾謝天爵吾榮大賢垂訓欲性其情老而秉燭歲聿邁征何以修德無忝所生

以約失鮮執柯伐柯枝葉攸蔓醇疵相和裁成狂簡教術亦多達人達己實獲

幾何

追遠

相韓五代歸漢一朝素書黃石遇邳之郊功成身退羽翮雲霄留侯赫赫我惟其苗

七歲知文聲名赫濯社稷自任賢奸達矚我祖曲江(曲江諱九齡)文獻云足(曲江謚文獻)深衷卷舒至理堪樂(曲江詩云深衷能卷舒又云至理焉可替)豈倦處劇而樂洙沂(文節公諱知白求領國子監帝曰豈倦於處劇耶)乃心朝廷衆望咸歸平章門下中肅發揮懿歟文節祖澤宜追

聿來胥宇卜言其廬(文節四世孫諱甦自滄洲遷蘇甦子顧自蘇來鄞時明州被大寇官還富庶補其籍也)古雲雷洞(諱用和爲文節七世孫生宋徽宗時居雲龍號古雲雷洞也)枝葉茂如悠哉水閣娛客一壺(諱宣儀爲文節十三世孫因門臨碧水構水閣時號水閣張鄭淸之題以聯曰潮到荻江九曲繞山臨水閣萬重朝)綿延廿世淸德余余(雲龍支之地房我敎本堂派所自出居鄞城則以守中公爲始祖自文節溯之凡二十世)

念昔

維我高祖敦睦昭茲（與為康公始創敦睦社祭掃始祖以下墳墓）析產甘薄宗族稱之有志於學以善匡時

適我願兮不寐喜而

亦越曾祖滋長善根東津浮橋蕩焉不存疏附奔走義士之門事集民便厚德

惟敦

及我祖考自甘樸陋以妥先靈業舍其舊（時以葬先代墳墓典去舊宅）天不慭遺年華正富卓哉

遺言讀書不疚（臨沒語吾祖母指吾父曰三世單丁惟此一子汝教以讀勿他計也）

維我祖慈兢兢恐墜課讀一鐙謂貧何畏吾父崛興追風展驥隴岡表阡歐陽

情至

修譜

異枝同本何親何疏千秋脈望莫忘厥初甲子已周歲月云徂（舊譜修於同治甲子迄於丙寅凡六十二年）

念昔先人惶恐躊躇（昔星洲叔祖以修譜屬諸先君子而先君子答之曰誠惶誠恐舊譜簡陋未敢率爾爲也云）嗟予小子才慚肯堂祖宗厚我宜答圭璋愴懷手澤卅載星霜（星洲叔祖之貫橋支譜及先君子段塘後厙皆支搜訪舊稿皆留遺三十餘年矣）襄厥編緝聊闡宗光（竹坪族叔綜其成余襄厥事）雲龍青石方岳宗同（自雲龍硤分派青石橋大方岳第）錢湖寶幢以迄甬東（東錢湖寶幢江東亦皆雲龍之裔）象山龍嶼穿山荻江（象山龍嶼穿山荻埭亦爲分支）谷山流裔莫不攸通

敦本始祖以廿世言（攷雲龍譜第二十世諱守中實爲我敦本堂始祖）有子四善（守中公子四善時善楚善耐善財）葬馬嶴山始五大派（府學甘溪貫橋段塘後厙嘗房）後益燦然（其後府學有新老宅貫橋有東西街段塘又有紹興鎮海後厙嘗又有昌國衛）本支八世待問其先（按譜於後厙嘗一支五世至八世名諱無可攷）

三春墓莊

胡使五世戛然而止（舊譜云宗三公生子大治未娶卒及檢大治公神主註子四狨裓秩和）栗主猶存于貫橋里（栗主供奉於貫橋祖堂）爰探遺聞詳其終始（舊譜又云滕家街之塡爲貫橋後厙嘗房所自出而以宗三公爲貫橋別祖貫橋實不祖宗三公祖之者我也余因著舊譜大謬說載新譜中）貫橋後厙

聯合有由聿建墓莊聊抒吾憂宗本三春庇厥祥休（堂曰宗本莊曰三春以紀念宗三公也）子孫繁衍以遨以游

思父

機聲雪屋秋鐙課書相依形影忽悲忽娛念母勤閔益勵諸居維我先考慕歐名廬（先名書齋曰慕歐廬後改爲寸草廬）道德文章席上待珍𩢍𩢍馬帳衆愛仁親學惟崇實師以範人門牆桃李不孤有鄰春秋連捷懷德孜孜祿不逮養何以報之徵文海內寸草編詩（編輯寸草廬贈言）每逢忌日涕泣以思學凡三變漢宋奚分始工詞藻謏觴堪欣（先註彭青湘小謏觴館文集）繼箋困紀（補注王伯厚困學紀聞）秋水蒼雲（袁清容王伯厚詩云秋水孕雙蓮又云乘鶴叩蒼雲）晚期經世大道升聞

自登臺諫朝陽鳳鳴鴟鴞毀室東山雨零甲午抗章屢上文衡迭掌楨幹周京一人諤諤
邦靡有寧
倣裘十載清卓其風一朝曳杖逍遙邸中孝弟忠恕詔示臨終閔予小子淑慎
爾躬

憂國

千古治道厥本在民莫怨天醉惟醉時真物何以腐自腐其因綢繆未雨我思
古人
子路有言民人社稷孔悲夫佞惟學乃植碩鼠之譏不稼不穡彼君子兮懍懍
素食
土宇版章膴膴大陸璆琳琅玕寶藏於穆如何外求而聽鹿逐艾不三年糧無
一宿

句踐臥薪廿載非久少康中興一旅爲耦大舜何人發於畎畝如此河山仗再
造手
天地生才才本不匱不善用之干城何冀上下宜交冱冰霜至責在匹夫興亡
懷愧
禮失求野莫以野鄙大聖惟時坐言起履罔喜高談而輕常軌惟幾惟康弼諧
德美
讀史
我國文運肇自虞唐滔滔洪水惟禹重光溯厥言性仲虺翼商望道未見懿歟
姬昌
自夜不寐武王造周王綱既墜天生孔丘逝者如斯有感川流孟豈好辯游事
諸侯

秦之創業始於攻龍史記秦始皇本紀將軍驁死以攻龍孤慶都注定州恆陽縣西南四十里有白龍水又有挾龍山定州有孤山罷侯置守長城可功
楚漢爭霸分地以封項羽已死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等高祖大度蕭曹接蹤
五經博士珊瑚交柯武皇文帝學術網羅亦越東漢道隆不窊如何桓靈棄之泥沙
諸葛綸巾一心一德盡瘁鞠躬支撑蜀國人之云亡其儀不忒蠢哉操懿浚則焉得
五胡亂華南北終始塗炭衣冠赤地千里以昔衡今其禍靡止統一河山隋聊可喜
唐三百年文治靡及入彀英雄詩賦制立正義傳經差務其急五代干戈人人痛泣
亦越有宋儒術匡時關閩濂洛其道可思彝倫攸敍惠澤昭茲元八十載風敎

餒而
有明輕儒晩益水火雖在東林好惡惟我經略遼邊其人未可淸室乘之仁義堪假
太平軍起吾猶未孩圓明一炬外侮迭來謀新舍舊朝惜無才彈冠貴戚宜其殆哉

世界

茫茫世界有美瑤林歐風亞雨異苔同岑旣庶且富實獲我心民爲邦本鶴鳴在陰
茫茫世界有鷹雄飛雖折其翼猶識所依往者可諫惟善是歸白雲英英故國風遺
茫茫世界天鵝盤徊志不在小笑彼雞棲金源易竭鞑韃難諧神貌離合悠悠

我懷

茫茫世界懋德蕭條有忍堪濟鬱鬱霞標懸崖勒馬義接道交莫爲太甚以止

民勞

憶往二首

溯我初生日榴花照眼時花開何灼灼吾欲平淡之人謂淡無味其味在于茲

悠悠六十五深辜父母期子孫能纘業祖澤最宜思憶往祈年永（乳名曰永年）念之情

悽洏老大無成就樂天惟不疑有身有大患患至復何辭

瞻家恃束脩吾父矢勤拙天末起秋風一鶚翔高絕（丙子先公膺秋試）聯翩步木天柯亭

聊可悅涕零祭告文哀十二年別（時祖母棄養十二年矣）馨香節孝祠（丁丑奉祖母主入節孝祠）受茲福不

滅玉佩思悠悠渭陽情最熱當時父老言事親力惟竭今我痛鮮民何人策駑

劣

侍親所聞見三十首

光緒始紀元，世以承平著，人心與風俗，敦樸循其故。直言詔臣工（諭內外臣工直言闕失），安貧道胥附（旌安貧樂道高郵增生韋粥諧）。文廟祀河間，學士欣相語（河間獻王劉德戊寅年從祀文廟）。新疆告敉平，武功赫赫處。可憐昏昧臣，有砧使節住（崇厚使俄）。山河遽變遷，其罪何堪數。雖欲補桑榆，謬誤嗟已具。勖哉後之人，珍重保芳譽。身以憂患生，業因安樂去。煌煌下敕書，封圻懍戒懼（時詔督撫整飭卒屬）。有初果有終，萬方何足慮（丙子丁丑戊寅）。

清剛吳主事，取義舍其生。兄終而弟及，千秋在正名。不見吳季札，數世失晴明。寧武愚難及，朝陽表鳳聲。統緒從茲定，松筠鬱千齡（松筠菴奉祀吳主事可讀）。惜哉亂有自，終教天命傾。無人安社稷，一意事華榮。秦晉轉遺恨，毋子失其情。遙遙談國故，其如大錯成（己卯）。

超超將門子，兩戒定河山（命曾紀澤使俄改議條約）。如何誤國者（崇厚既論斬俄人請貸仍繫獄旋釋之），階囚已一年

貸死猶未已毆魚歎爲淵蹊田不足惜而奪人之田老成今尙在命曾國荃督辦山海關防務左宗棠督關外事宜秣馬藍關閒猛虎距於後巨狠進於前成海涓涓水沖天莽莽煙此爲歲幣始旭日扶桑巔朝鮮來告與日本交聘大書宜史筆勿復視等閑鼓鼙思頗牧特起用宿將瀛寰豈晏然庚辰

琉球我附庸駸駸施羈鞅重馬與輕車河魚動其想三川隸爲郡鑿秦東瞰往軍儲未足供空使敵氛長敵氛日以長自謂幅員廣那識辱齒依耕惟戒鹵莽日本使臣宍戶璣來議琉球條款不協辛巳

耕惟戒鹵莽摘亦恐苗稀可憐大院君涕泣罪纍歸彼雖我安燠豈如子之衣願存愛惜意田穉幸無違吳長慶軍入朝鮮執君大院君李昰應壬午

伊犁重歸我朝野勿懽娛西陲方息事南服將爲墟河內捷音至北圻保厥居廉瓊關要塞欽境亦根株大風遂順化和戰又何如詔下求謀勇任使勸其餘

臨渴而掘井古語誠不虛幸哉諒山役慰情聊勝無官軍敗法人於諒山此爲是哉事非馮子材諒山之勝也癸未
北寧先淪陷繼以太原曲日日戚疆圻百里猶奚足朝廷怒赫然廟謨籌之熟
罷斥首懿親罷軍機大臣恭親王等煥然換新局惜猶吾大夫何期調玉燭逮問及唐趙徐
撫徐延旭甲申

天子父登朝歡聲動巷陌如何盛錫趙抗言非所適此中有深情天子勤朝夕
母后况垂簾思欲彌罅隙家事與國政形無兩爲役洵哉篤棐忱乃竟黜其緒
其後盛昱乞休錫鈞停滯趙爾巽放石阡府知府直道本難容豈惟言無益甲申

風雨鎮南關伍員抉其目忠勇楊總兵法人犯鎮南關總兵楊玉科死之我將薦以菊生者奏奇勳
馮子材王孝祺大敗法人於鎮南關外遂復諒山予楊玉科世職死者流芳馥能戰始能和古語讀宜熟乙酉

遇災宜修省庶以降天休况爲天子父侯度重茲游國家艱棘會祖逖擊中流
精誠標射虎蜩雅戒驚鷗葑菲敢遺下土壤積成丘聊伸吐哺意成爲弼亮儔

詩什歌于役陽陽君子不胡然魚作貫轉抱監軍憂書生何執謬輕譴乃攸求御史朱一新奏遇災修省預防宦寺流弊言醇親王巡閱北洋總管太監李蓮英隨往恐蹈唐代監軍覆轍懿旨命回奏尋奏入以執謬降主事丙戌

丹詔頒親政天下色欣欣遣官告天地付託在斯人言隨慈母駕謁陵禮有因所過減租賦恩澤普駢臻如何名實戾仍循訓政文更煩懿貴力惟幾共矢勤三公同一國適從歎臣鄰洚洪方蕩蕩天心問水濱正月頒詔親政上年醇親王禮親王一再申訓政之請尚書錫珍御史其[illegible]並以為言懿旨勉從之命醇親王仍措理諸務是歲各省水災丁亥

版圖方統一脈絡貫通之堂堂八萬里豈堪遽邈辭所期枝與幹次第策將來更慮笿藏紲車薪與水杯悠悠言者口衣裳顛倒詩儼然排衆議亦見經綸才如九盤裏走惜少嘉謀貽時羣臣阻撓建築鐵路海軍署會同軍機議駁之戊子

疆臣殷報效封事忽鳴彈試念周臺沼鹿鶴肅臚歡何故今朝事不使悅慈顏防海方無策而教民力殫戊子正月御史林紹年請禁督撫報效懿旨斥之三月上奉皇太后幸頤和園閱水陸操庚寅九月御史吳兆泰請罷頤和園工程予嚴議辛卯四月頤和園

藏工上奉皇太后臨幸自此始頤和園工程經費卽各督撫報效爲撫海軍之用者也林御史因有停止報效之奏而與御史繼之鳳鳴朝陽莫謂臺諫無人也戊子己丑庚寅

設教由神道易詞已燦然大秦來西土悠忽數千年景教源流考（朱一新景教源流考見無邪堂答問）言詳而意偏徐李我文士（徐光啓李之藻）天算誇田田因學而及教（彼時非入其教不能得其曆數之學）其初播市廛狂生不得已（楊光先著不得已書）謂醒長夜眠以此無稽語情隨臆測遷益之傳教者瓦釜雜於前吁嗟大患至叱咤起雲煙鄭重伸條約全在疆臣賢（辛卯五月總署以各省教案迭出請飭辦諭云各國傳教載在條約商民教士各省當力衛其身家乃者焚毀教堂同時並起顯有匪徒布謠生事各督撫其緝治之辛卯）將欲揆文教大道與微言鷹山游夫子平論破祇園（游鷹山先生酢言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而其所以破物者自不以爲然也）正字呂與叔（呂與叔先生大臨）箋禮羅佳篇馨香孔子廟天下自歡然後來黃王顧俎豆共爲緣（光緒季年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均從祀文廟）悠悠歲月久鬱鬱姓名宣人惟悲沒世著作在名山總是聖明事重道想當年（德宗一朝從祀文廟者六人可謂尊儒崇道辛卯）生涯百憂集吁嗟四海窮流民圖鄭俠鴆鳩滿目中貧者日以瘁富者日以豐

枝薪同玉桂升米立凄風枯柟偏不死寒蓬走末終顧瞻應出涕况值冰沖沖
乃知民瘼重可覘政窳隆兢兢懲玩視於此三呼嵩諭李鴻章孫家鼐等察振被災州縣有玩視民瘼者嚴劾以聞辛卯
小人謀衣食憂道君子然食足道斯富其理又何間遙遙離祖國人望若神仙
那識艱難得局地而脊天呼天天不應下心低首先四時皆炎夏引領故鄉還
自笑錙銖積子孫近百年一朝許回國頓首拜皇言除華僑海禁自今商民在外洋無問久暫概許回國治生置業其經商出洋亦聽之癸巳
君子宜懷刑何故曠安宅楊震懍四知今夕復何夕辛苦忘當年負心爲物役
掃地歎斯文赧顏函丈席不思皇者華駪駪隆於昔清德惜濂溪負薪誰與析
刑部奏革員周福清於考官途次函通關節擬杖流改斬監候癸巳
自古衡文重玉尺久裁詩英雄入吾彀倚馬才難之風簷寸晷際悠悠深我思
十載勤寒窗得失在其時胡堪上下手神明實照茲曷爾慎冰鑑莫作寸心欺

重申科場禁例甲午

疆場多事日於此少躊躇防海名宜正丹詔下皇居雪宮慚此樂天地亦吾廬不見阿房兀一炬早成墟自昔有秋者黽勉在菑畬徹桑未雨時宜思老吏劬周官王不會斯言古所無因噎而廢食訐謨毋乃疏漢武偉功績平準又焉如

詔停海軍報效甲午

兵力無強弱盛衰隨運周胡元驍勇士消磨八十秋況此旗餉薄謀始洪承疇

神機與火器焉知鍵銳不者番重訓練中軍莫遨遊命端親王載漪敬信練旗兵以滿洲火器營鍵銳營圓明園八旗槍營暨漢軍

旗隊充選載漪尋管神機營甲午

秋氣忽焉至甲午秋七月朔日本侵朝鮮下詔宣戰天下嗟黟陰投鼠寧拚器同風逼我襟所嗟鮮長策如撫無絃琴同治中興業卅載已於今宿將紛填委狂夫非所欽與大澂請統湘軍赴朝鮮督戰

又請督軍出關自請幫辦海軍推心置腹者通籌而熟斟諭李鴻章拔充海軍慎選將才精求訓練通籌熟計誰知雲霧積一月無捷

音相公軍太儒薄罰褫華簪（七月朔宣戰至八月中以師久無功褫李鴻章三眼孔雀翎黃馬褂）精忠左統領一殉遺恨深（奉天援軍統領高州鎮總兵左寶貴及日人戰於平壤敗績死之）嗟哉大東溝鄧尉歲寒節（海軍副將鄧世昌及日人戰於大東溝死之）九連漫煙氛鴨綠江空澈忽登大將壇懿親手采絕（詔恭親王督辦軍務各路統帥聽節制）貴高民位無易象燦然列蹇蹇嗟王臣勃興待豪傑乃歎鷹揚才善養失其訣傷心杕杜詩陽止歌日月逃兵與怯將周道小人腓慷慨談軍國書生罪有歸（時翁同龢主戰）器窳兵未練水陸究何依一敗嗟塗地奮興脈絡違漫云侍衛細（依克唐阿及日戰於鳳凰地侍衛永山死之）忠義亦堪悲國鈞伊誰秉諤諤鳳騫輝天威誠不測祖餞人恐遲（御史安維峻以論李鴻章坐妄言褫職戍軍臺一時祖餞者塞道）試問誰生厲卌載梗留遺

威海威難振將軍死事勤（威海守將戴宗騫死之）大戰劉公島丁劉慰所親（丁汝昌劉步蟾為李鴻章所親信亦死之）沈舟甘破釜壯烈歎西鄰和戰權輕重廟堂勞夕晨忍痛馬關約將空地崩分

叩閽嗟失路淒其三月春（定約在三月時廷臣爭之不獲）縱然歸趙璧（以俄國執言返還邉南地）無計過南雲（劉永福在臺灣）地大豈虞貧時過（縣爲伯里置天德卒廢故）公理惟強弱苦衷洵有因一心除積弊（詔中有惟期堅苦一心痛除積弊）每忘念我望有心人

四夷可冠帶回鶻何攸虞唐代靈州事誇功笑特書（靈州即今之寧夏唐平回紇立紀功碑於靈州）愼選賢明者使之懷此都是非準情理惟平乃勿踰（時論陝甘總督陶模選廉明賢吏和輯漢回偶有爭執專論是非準情理以剸其平）瞻對循番俗勞來在德輿何堪有其地置官與漢俱寄語封疆吏挽斡費躊躇保藏保川策兩顧又焉如（時川督鹿傳霖屢奏瞻對宜劃擬收回後改設漢官上慮失達賴心命鹿傳霖文海等詳陳至是疏陳瞻民向化藏番鎮靜因論剴切勸導達賴期於保藏保川兩無窒礙）人心方皺蕩聲教久荒蕪鷹瞵而虎視維縶我聊娛富強關痛癢摩戛戒麤疎悠悠到今日猶喜化風舒（丙申）

曹公何暴虐苞蕭浸下泉執坳己爲累措置況難言（鹿傳霖在川措置邊事失宜罷之）休休容乃大世務正紛繁齊魯饒文敎何來禮義愆總緣眼如豆又復仇如山（時李秉衡撫山東）一朝

乘釁起膠州不我還保教重申令積案苦糾纏涓涓將不息萌蘖想當年靖西地既震平遙山又遷史官書災異莫謂民泰然丁酉

元辰日有食戊戌元旦日食天地起狂颶炎涼投雜藥寒燠失吾衣變法難於昔履霜戒在微至尊憂社稷志士傾心葵如何纔百日花開復遽衰吁嗟六君子九冥應淚揮試讀當年詔傷心行道遲瀛臺今寂寞憑弔不勝悲戊戌

房州尋帝所其蒙歎雨零借問何時旦長宵尚冥冥穆宗忽有嗣亂階從此生弘德開崇殿大廈嗟先傾向無聯諫牘零陵轍已成經元善聯名上書諫立嗣其後詔嚴捕治罪然當時未嘗不懼海外響應也

先公思報國自顧悲頹齡臘月廿三日伏枕嗚咽聲十二月二十三日先公病已深聞將召翰詹科道議廢曰主上無失德此而不爭更待何時因草疏以待旋事雖寢而先公病不可爲矣明年二月歿于京邸閔予侍病榻蜎蜎蜀在庭至今卌一載己亥冬至今庚辰思之動餘情從來家國事筆墨有難形呻吟止於此涕淚欲襟盈己亥

橐筆庚子秋始佐幕江南製造局

無父今何怙晏子有楹書書拚不足惜母在贇何如讀禮才半載橐筆春申衙搵衣謁余公道義交不疎（時余晉珊年丈官蘇松太道）顧謂故人子我宜策爲紆鵠枝許我借棲息二年餘（在製造局二年餘）女四子斯育（長子康源壬寅正月十二日生又命名星聯）兄弟且同居（時仲弟季弟與我同居）月餼十六兩無車食有魚（時月薪十六兩由寓至局必徒步而食未嘗無魚也）慈親安貧儉樂不因境拘淒其桂墅里（時居桂墅里）依然寸草廬（昔先祖母秋鐙課讀先君嘗繪圖並編寸草廬贈言）

病瘧二首（壬寅秋試報罷病瘧三月癸卯正月爲三弟娶婦畢赴正陽關）

豈爲誇科第日月感諸居白髮高堂在題名皆友于（是科解薦皆舊友）鬱鬱招瘧魔自傷失東隅方公蒞海上爲我討前塗言將榷淮北明歲渡巢湖攜手與子往我對才太疎予季成室後期以二月餘歸告我慈母色喜復焉如（方君碩輔爲先公壬午所得士奉檄督銷淮北邀余往焉）

弟弱兄十載何以教誨之今日已成人莫負余所期婚儀雖草草戚宴會有時

毋勸我無慮行役爰始茲火伴楊偕陸時同行者楊郁文陸旭齋繁華從此辭由江南而江北道北愈見困苦最險壽州道昏黑惹盜疑由合肥陸行兼程天黑大雨時壽州鐵鏟多盜余大有戒心

榷鹽由正陽關抵潁州督銷分局

往讀鹽鐵論斯道實冥冥忽焉談緡算不覺生俗情毫渦多私販光汝路榛荊淡食原堪患壅流亦弊生此際盈虛劑惟有公生明輪銷憑旗幟先後得其平同此灣三里局設三里灣比鄰苦苛征離局數十步有三里灣釐局征貨釐極苛守成無所事朝夕觀民耕觀耕更讀書不為利祿縈靜觀萬物理清廉湏得名

秋風二首太和分卡忽有誣良為私之案據以立爭因調沫河口司榷旋赴河南秋試

不折五斗腰言為督郵踐王學重良知時始治陽明學昧良吾知免彼哉實顛倒是非今已緬買棹正陽關友朋在勸善莫令草野寃宜使佞人遠斯寃如不明我亦不復返高談四座驚交深言敢淺

方公恕我直亦復憐我貧言告將秋試曲意致殷勤同寮咸相勸劉子任調人（時劉聰甫勸解最力）大事爲小事舍舊而謀新勉從友人言伊鬱常不欣乃歎宦途雜君子宜知津委蛇且三月洙水爰爲鄰秋風起天末還我無懷民

岳廟（由皖入汴道經朱仙鎮謁岳廟）

行行水與陸景光何曠絕古鎮名朱仙精忠永不閑老柏無北枝斯冤久堪雪遐想岳家軍一門義氣結西湖廟峨巍墓乃衣冠設風波亭已敏何如茲可悅遺恨宋室南千秋仰壯烈景行又低徊歲寒松柏節百年同死生立名在愚拙嗤彼求浮榮薰蕕由此別

汴梁（抵汴梁應試後同籍省親）

驅車入汴梁秋潦時方積栖栖舉子忙錄科猶如昔（余以附貢應試循例錄科）忽遇陸亮臣（申甫先生之次子於報名時相遇）談笑敘離闊矮屋勝杭州遮壁帷半隔（以舊用號帷施之於汴遮壁甫半）養精已一年（自壬

賓試後未動筆成敗在茲役下筆似有神千人欲辟易試畢返家鄉九月嗟離析出門九閱月瞻
仰慈母顏蕭森蔚霜柏
榜發抵家半月榜發報雋
一科何足戀實至名自歸無奈慈母老風燭自堪悲忽來提塘報姓名是耶非誤報張壽康之名賀客紛紛至慰我不見遺忐忑心未定惟母膝下依明朝飛電到洵哉
數可推由休河啟程許信之爲我占數謂今歲必中且中三十三名果然食苹慚呦鹿門庭如振衰自先君見背門可羅雀至此故交復集詩禮
恩未報念之淚暗揮
始仕甲辰冬以知府需次蘇州
祇爲博升斗非以誇冕軒始將治譜學豈肯舊書燔邯鄲初效步借宅申衙前
多情天水子趙介繁邀我同居一居月三圓同鄉輒來往授餐詩賦還介繁好客鄉友來往輒留飯奉檄點
軍額皆可對皇天一時譏笑者書生亦少年因點名夜詣上署言事撤消管帶又命攷苛徵奔走不

敢閑（上海貨捐局有重徵出口事遂調整之）埋輪守家教此心金石堅學優乃可仕日復事硯田例參

逢三八早起而早眠博學兼文士乃逢陳畸園（陳君邁聲人極豪邁以頃員蒞蘇與余極相契）

仕學（乙巳夏任江蘇仕學館提調秋委攝廣寧波書院）

一行爲俗吏幸締文字交斆學期相長經世志不凋孫萬才優裕蕭徐品清高

（時大班以孫迴瀾萬纓武佐班以蕭霖徐景驥爲最優）潁川總講席吏才慶鶴霄陳去羅來繼使我益薪勞（陳君邁聲赴都羅公長椅繼總其事）迴顧吾桑梓霧霾中心焦（吾寧波風氣蔽僿時喻庶三守吾郡始有志改革囑余參預）忽然天開朗學子咸陶

陶（時張讓三丈與余主張廣書院最力不一月師範法政及縣高小成立）西河病出淚奔走苦終朝（毛价臣致余信云臥不貼席病而出淚當時奔走最勤者也）

輸漕（丙午春輸漕北上）

陸公深道義侍直此其端（陸君鍾琦爲先君鄉會兩試所得士余之蒞吳皆君爲之策畫至此檄充海運京滬局會辦）士爲知己用惟求於

心安大通橋下過今昔已殊觀（庚寅歲先公抽查漕糧駐大通橋忽忽十六年時海運猶未始也）隨班陪點驗朝去暮來

還（每日追隨倉督驗米納倉朝出暮歸）倉帥方發怒羣僚咸膽寒雖云收者責（滬上收米不慎以致交倉多被挑剔）納者敢辭

難有所謂三風三飾者有全數退回者粒米俱莽余隨班時常與倉督及糧廳委曲詳陳　公道自宜顧私情非所干間有不應退而退者時陳丈邦瑞據余說與桂侍郎言之稍稍從寬然是年糧道已被累不堪　笑彼同寅人僕膝而奴顏時同寅中有唯唯而不敢發一言者　天庚固當重民力心宜關倘因耗重而多所取民力何堪　惟有去中飽莫教窮官歎余當時與招商局議論陸糧道乃忠厚人使之破家蕩產心亦何忍爰議定將餘米盡數賠出而招商局亦無所得

修閭是冬同蘇撤充警察局提調

污穢久不治太息蘇閭隈修閭失其職禁暴民乃懷斧柯今我假同寅況弼諧時馮君祖蔭為總辦與余最契　出門三疊鼓歸來起曉雞夏曦火傘罩冬雪寒光迴可憐吳與李遘病死堪哀吳昌鼎李維漢充總巡一因冬雪受寒一因夏日感暑相繼病歿余深痛之　寧靜道之本紛更亂攸開水部言良是時何平齋太守謂我求治太急勸以清靜寧一　無奈俗太頹時蘇俗頹敝極思振之　忽議徵花稅體制益云乖時商步督辦某議徵花捐余建議以橋浜本不應有教坊不如徙之於商步議見納遂逐出於閶門外而警局亦不復徵花捐　飄風超違路蜂蝶莫來栖

稱觴丁未十月初七次兒康濮生是月廿二日為慈母五十九稱觴

西美巷云陋萱堂顧樂之自中衙前遷西美巷大小僅十間吾母居之甚樂　又欣濮孫毓正余幾禁時余夜巡歸時鎔兒已生吾

母極喜因取悅庭柯以怡顏之意命曰悅聯母歡因進說觴酒趁今茲母云毋鋪飾翻令招謗疑草草具樽罍一室歡相持

念母戊申春仲弟署施南府迎養慈親余再輸漕北上駐唐沽

板輿雖可慶無如萬疊山施南崎嶇母南子去北離別意難言海濱風習習唐沽濱海風沙滿目益念母高年余歸重九後母返喜音傳余再三勸母歸得仲弟書母已允喜極

迎母余檄充淞滬牙釐捐總局提調迎母與三弟同居

春往秋來至依依母子情瞻仰慈容悴草豈忘憂名官廨雖局脊吾母歡平生縱談道塗險聽之有餘驚始悔虛榮鶩翻教大錯成

納糧奉檄兼會辦海運滬局奉母赴蘇祝壽畢返滬

沈吟祈父什敦促簡書飛毛公奉檄喜黔婁嘗藥悲時惠公綸必欲余兼辦漕務辭之不獲以局在滬南無妨侍養允之而母病日甚重攬胥臺勝猶欣萊綵依適值母六十壽遂在蘇稱觴微官有職守促我早還歸還歸于漕役

剔弊重振衰（是歲凡納漕州縣弊弊者多從嚴整理）案牘雖勞形色養幸無違

喪母（己酉春二月慈母棄養）

歡去慘隨至人生有寂喧三三示我識（母病問籤有云欲知此處真消息前三三與後三三）樹靜風來偏悽惻當年景雲入怨晴山（庚子年吾父在京見春聯題春歸蓬島恩波煖雲入晴山佳氣多以爲不祥已而果以二月二十六日捐館今母又以二月十二日仙逝）如何九載後（距吾父歿九年）慈雲復不還可憐吾仲氏夙駕枉星言（仲弟壽鎬以母病棄檄歸歸之日僅及視殮）

述母德二首

在昔庚子春紅巾偏地是國難與家艱飄搖室將毀吾慈獨見幾云勿徐徐爾言妥先君靈安然歸里綺（庚子春二月吾父見背時義和團已萌芽吾母促奔喪速扶柩歸歸未三月而京師大亂人皆稱吾母有遠見）更溯來歸始門下集羣英（吾父方以諸生授徒）入廚躬炊爨寒燠伸其情（諸生寄宿者撫其寒燠）一朝爲命婦儉樸人共傾手縫慈母線興每在雞鳴恩深養太薄思之百感生

居上海淘沙場

煢煢方在疚空瞻慈母姿鴿原各分散（時仲弟季弟均居里）鵲鳥棲無枝（余以上海尚有未完事件不克居家）平齋敦道義（何平齋年丈有信約余赴蘇）魚雁來何奇身猶衣墨經百事那堪爲言謝故人意淘沙甘絆羈

葬親（同歸覓葬親地卜吉黃麻山麓）

古語非欺我誠心金石開地理不吾尙天理夙攸懷如何羨富貴而將素志乖但求一角壤靈骸得止栖詩書堪啓後風水烏可泥狹地忽延廣天人喜兩諧夢花山有筆環水路無迷永保西灣地後嗣其毋違（葬吾考妣於宣統二年庚戌十月而卜吉實在己酉之夏先是姊丈李如山以抱墓西灣地讓我擱地土色極佳迨深至二丈見有古磚知其下必有古墓余令工人毋再發掘時堪輿者彭君謂覓地不易且與我言葬此地子孫必領封疆余曰損人利己不爲也於是與朱晉卿丈及仲弟強彭君再游山次日得黃麻山地僅一畝越數日秦珊笙丈來告以溪邊之王姓地若能購入則祭壇拜壇庶可安設秦丈適與王姓有舊一說即諾凡事湊巧非人力所及而余因告諸弟抱墓西灣之地我考妣既不於此安葬後嗣子孫永不許發掘即留收山花可也考妣既葬彭君謂我曰前有筆架山又有池水圍繞子孫必勤文學謂我他日官職不過侍郎或藩臬而已余付一笑）

入蘇幕（陸公鍾琦開藩吳會邀入幕兼攷核訟泥釐稅）

䑳䑳敬輿裔來自湘江隅（陸公鍾琦由湖南臬司擢蘇藩）平生知己感息壤盟在途（陸公一奉簡命卽馳書相約情意懇摯）負米昔爲母今乃飢所驅程書歎衡石焚膏繼晷餘（時案牘極繁夜以繼日）更將繩盡吏叢雜遑寧居（眷屬在滬一月一歸）

# 莞榷（庚戌春蘇省度支公所成立先充淞滬總督查旋任莞榷科長）

飛鳥傷樊籠跨天勿復道況是素冠人卅五年非老三泖山水佳聊以醫枯槁平湖臏謗書（時金鐵孫爲莞榷科長以貨捐局事被議實寃也鐵孫平湖人）忽來徵舊好（陸公忽來約我謂本是藩署舊友未可偷閒）所願在投閑所高豈懷寶橐筆再從公稅駕辭海表

# 去蘇（爲裕蘇官錢局事爭之不獲辭職回滬）

吾策非私友吾謀爲救時（官錢局擠兌余與陸公言以大宗款項救濟風潮可平讒我者以爲庇李薇莊不用吾謀余遂辭職赴滬）讒人嗟罔極吾惟從此辭自知太戇直負負呼在茲逕情類涼薄無怪友朋疑惜哉帑藏竭轉傷君子欺豈以孺悲待鼓瑟使聞之（當時有與某者志在攫官錢局而陸公未覺余辭職赴滬固冀陸公挽余也及余久待無音信遂疑陸公有取瑟而歌之意其

後陸公有函謂君非獨悲我豈鼓瑟相見垂淚而已

送別陸公辛亥夏陸公撫晉馳書述懷答書云親不失親故不失故今日不見更待何時遂赴蘇送別於鎮江

親故無間時公私邈異境今日如乖戾一醉將胡醒陸公有道人手足情深領陸公抵京後致書於我謂弟畢竟視余如手足今絕響猶在也蟋蟀歌唐風囊脫在毛穎書中有山左地小倘君自來吾所願也云自悔何兀傲耿耿此心炳余雖兀傲然始終感陸公之知己未敢負也

漢皋是夏左公孝同仍邀充蕘榷科長旋岑西林會辦四川軍務檄調入幕至漢折回

馮婦又下車時值溫風至余重蒞度支公所在季夏月秋氣襲我衣忽焉醒又醉余憚遠行仍返蘇垣忽岑西林約我赴蜀又諾之自覺進退失據不辭蜀道難已向武昌次誰知雜亂中阻撓有朝貴不如歸去來鱸蒓堪共味西林上疏辭缴准隨行者亦先後歸

南歸二首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適居城中次日漢陽門啓遂渡江南歸

悠悠黃鶴樓英雄爲窟宅時密謀者均聚在黃鶴樓左右一朝黨獄興胡勿泯其跡當時搜得黨册倘付諸水火尚不致遽發難也

況始發難者其數未滿百欲以窮根株寃者亦難白潰決不可收吾爲人材惜革命同立憲相爭數載經因勢宜利導胡教大禍成涼熱投雜藥舊新況迭更官邪已當路聚訟亦盈庭扼腕皆志士非如狐篝鳴滾滾長江水此去哀吾情

蟄居海上

皇極嗟逢亥（時方讀邵子書云逢亥革命心以爲奇）掃葉來疾風（一時如疾風之掃落葉知大勢去矣）疾風不可遏況玩於掌中（時袁項城出一切玩之於掌中）清廷歷十世豈時有窮通禪讓唐虞事用術抑何工

談心（與鷹季中談心事）

雨驟風更狂閑居安可得今日有心人愛軀無乃惑君勸我出山我使君語塞世路歎滔滔何從歌事國卽言敬梓桑吾亦守其默

雜事二首

道有與道無聖賢卜隱仕世亂學堪求達人亦達已閉戶且讀書識笑不爲恥

忽焉良友來促我歸鄉里（時嵇白克路承年里趙林士丈來見我案上皆書笑謂我曰且拋書本吾寧波將大亂君宜歸里排解之）歸里排糾紛誓各守綱紀（浙軍守綱紀滬軍亦不復調用）永康情意殷可以止則止（時應季中言之於浙省當道薦我任財政司參事余不欲往遂止）依然伴蠹魚消愁惟此恃

兄弟分離久相聚樂彌真（仲弟季弟此時均居滬上日相往來）出處縱難決存心各矢淳共和周肇始所期舊邦新如何削藩鎮如何息儀秦（共和伊始都督各把一方政客各施黃鼓心竊憂之）四方感靡騁入表嗟昏塵書生羞政客國聞讀惟勤（日閱各種報紙時章太炎創民報議論警闢）原富與瀝意味之切且親（該嚴復所譯原富隱意等書覺深切有味）拋去舊墳典譯篇多問津乃知今日事玉汝在紅巾（若無庚子義和團之事尚未能成此大變）更笑和南北唐伍作調人（時唐紹儀充北使伍廷芳充南使在上海議事廳議和其實皆傀儡也）

三兒生（壬子正月三十日三兒康漢生夏榷稅上海秋任浙江財政司長）

藏身塵俗中一味求靜止又聽呱呱聲雞鳴風雨裏淵明有五兒雍份第三子今日漢官儀華國吾所喜（康漢又命名華聯）夏日旋炎炎良朋促我起微官類抱關簿書

又重理翹翹車乘來謂余莫惜己瞻望梓與桑敬恭在此矣退亦進思難躊躇海之涘余以才疏甘居下僚辭之再三應季中力勸余出朱公瑞情意尤殷遂諾之 讞線才何疏待罪凡三祀

浙江潮癸丑南京獨立浙江軍用票擠兌多方籌畫始收回軍用票平衡收支甲寅夏赴京秋任浙江財政廳長

大地軒波起終朝鶴唳聞山河方統一吳越兩家分浙江潮怒發朝市變風雲本來瘡孔甚牂羊賦首墳召彼鄉父老諮諏徹暮晨自下午二時集議至五鼓始散散既集次日風潮遂平 當時守財者雉性亦能馴時有不顧大局者旋亦從議 凡事宜誠意謬誤責諸身集會時宜言以往錯誤應由吾擔自劾 自茲衡出入鉤稽益矢勤漢代重平準武非黷武君劉晏隆士選此中別猶薰用舒爲宜疾大學有遺文王猛溫密斷議論垂河汾見文中子 未敢矜察察聊以解其紛京華朝局改今雨非故親如何博虛譽聚斂非吾倫時項城以浙江財政辦理得宜爲言出京後擢任廳務

去浙乙卯夏卸浙篆別父老

瓠繫愧三年賤子陳其實自愧一瞀儒所耽在硯筆遭逢浙自治他邦莫與匹

熊秉三謂光復以來自治各省惟浙爲最此公論也 湯蔣惜民財湯君壽潛蔣君尊簋均未嘗添練士卒有自衛意 朱屈探政術朱君瑞屈君映光皆勤民瘼且殷殷求賢

憶我始來時行年三十七考績求公平秉心時戰栗有辜父老期涓埃未及物

## 蒞鄂

衣冠懷昔日吾父辛卯典試湖北於此適二十四年父老尚有存者 此出非驅飢當調鄂之日有爲余不平者余曰仕豈擇地亦豈畏難難貴吾往爲友朋皆壯吾行 自來談鄂政民瘠而官肥下車勤吏治紹聞德言衣檄各縣局詳陳利弊並會商各廳嚴核縣吏功過 經界未云正辦理清丈有端倪奉部檄停止 亂起中腸悲任鄂廳三年一遭洪憲之帝制自爲二遭湘軍侵鄂三遭荆襄獨立四遭張勳重辟 楮多頁足患況欲是其非時議增發官錢與余力爭之 強項猶如舊世方與我遺掃除失其籌滐省早當歸一册理財稿意在古人師魏頌唐爲余編三年中在鄂理財牘稿余訂立規程多取古人不擾民之意

## 東南第一花丙辰夏赴京參預財政會議

冢宰經國用布治隆始和時聯合各省請國務總理定軍費以爲軍費定則各省自有餘裕 莫以東南富看爲第一花黃山谷詩沅醬墮地無人拾化作東南第一花若專欲取諸東南將來地方建設無一可以著手矣此議一發和之者衆 政略此時具時與王小宋尊理財政略上之和者何其多滔

滔議壇上可泣亦可歌 聚議近一月訖無定議

乃園 廠為臬司舊址乃園為黃子壽彭年闢也

英雄埋骨地 陳友諒墓 江上亦青峰 有亭名曰見江余集唐詩云漢口夕陽斜度鳥楚天涼雨在孤舟為聯句懸於亭 浮漚一俯視亭脚

撐老松 以松皮建亭旁有池因名曰浮漚

四兒生 八月二十六日康洞生

端佚繼雍份我欲傚陶柳阿三生五年計時不謂久豈惟以地名棣華歌則友

譜名康洞別名鄂聯亦取唐棣友愛之意 園有長生果 園種落花生始下種一捌採之得百餘斤 采之堪佐酒迴溯衡文地祖澤宜無

負絲履與氈巾多謝友情厚但願紹詩書富貴於何有

五兒生 戊午秋御鄂篆居漢口碧秀里旋赴京十月初四日康瀍生同甬嫁二女

為官思去日兢兢慎厥終 一切款目宜告父老 脂韋無此骨亦戒口興戎 種種謗毀亦不與辦 長安棋一

局坐看鬬羣雄 徐東海時欲使單閣自相兼并 甥舅時談笑 時居新開路李祖恩宅 余惟守儒風庭前芝又茁庶

哉療我窮 諱名康澧別名芝聯學生也其一爲女未育 冬春兩嫁女迢迢楚越中 是年十月二女出閣明年正月四女出閣奔走於滬漢甬之間甚勞也

京滬 己未自春徂秋往來京滬

紛爭猶未定橐筆海之隅 時以朱君啓鈐爲北使唐君紹儀爲南使南北共商大局余任秘書 石頭帆下日徒見從橫舒 又復由滬移至金陵始終未協 中興十二策空庋文中廬 時余與賈果伯起草政略總其成者爲吳君廷銓諸凡建議確有裨補今其稿猶藏諸篋 向平又了願且喜還舊居 由杭調鄂時寓派克路因嫁三女由聚興坊仍遷居此 重溫古書籍聊治陸莊蕪如何忽招我中心固淡如 龔君仙舟囑李祖恩邀我遄返吾行

閑散 直旅燕京在財政部秘書上行走

風塵愁萬解簿書歎久荒一年落拓慣重登政事堂冷官事偏雜 秘書上行走本屬閒官龔君仙舟長部以余不辭勞事多諉諉 平衡太渺茫 部中出入不敷極鉅 司農成債帥趦趄荆棘場奇突傳凶聞良友忽蒿邙 三女爲蔣菱洲媳菱洲送我行後遊廬山大風雨將傾死焉 人生莫可測使我心低昂海王村彳亍洵爲醫俗方 余搜求舊書實自是冬始 又復登泉府閑散何足傷 時又兼幣制局秘書亦閑散職也

飛鸞（管理財政部總務廳庚申夏簡江蘇財政廳長未蒞任）

貝玉不知韞如何太璞完忝膺掾屬長相逢舊衣冠（李贊侯長財部）抱牘趨堂上分庭亦抗顏畢竟隆儒士非徒儀注關（時仍沿舊制長官對僚屬均以客禮）江南舊游地簡書下雲端彼哉別有抱孤調難獨彈何用弋人慕天際躡飛鸞多情吾仲氏遠來敍暄寒（仲弟由蘇來京以賓告蓋李秀山欲用其私人而疑齊震巖譖我也因上書辭而財部請暫部辦事）

猗蘭（秋調山東財政廳任事未十日即辭去）

魯國秉周禮不復論今茲此去非吾願龜山已蔽時（時方主魯人治魯）君子多磨涅風骨豈磷淄稷下逢長者（時張公英麟年七十餘爲我言魯省風俗深爲扼腕）爲我破餘疑（勸我堅持萬勿輕去）我行乃接淅爰堅汶上辭歸來告貝友謂留父老思（時魯人之端正者皆主留我）一生矢強項更不貝心欺濂溪深太息（時周君自齊長財政謂我光明磊落）吾道將何之我非牢騷者聊賦猗蘭詩

留京（自庚申秋至壬戌冬）

朝局方多事冰炭莫相和庚申夏有皖直之爭其後又有奉直之爭　文恬武嬉戲酣舞與恆歌排斡無茲力善買財非多書生談貨殖時辦勸業銀行隕墜慮風華訪書聊遣日奈此世風何

六兒生壬戌二月二十日六兒康潮生十一月初三日其母亡

植根梅李鎭舊里言予游絳雲樓已燼襟上話杭州三女男育一九載歲如流我纔離日下君已歸故丘命薄何如此藐孤未晬周勤斯有大母瞑目復何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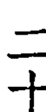
再遊浙是冬署浙江財政廳長

田桑昔手栽六年勤摘采余離浙已六年蠶絲織作衣柯枝已漸改主人意彌殷謂漫變滄海重使我爲樊蒼鬱欣堪待如何浙湧潮空令壯夫悔自壬戌冬蒞杭歷癸亥至甲子秋孫傳芳謂將觀浙江潮已而果然盧君永祥張君載揚均去浙余亦與同行

高昌廟甲子秋

曾是勞形地依然拂面塵余離江南製造局已廿五年今以盧君寓此又司案牘　鷸蚌爭未息飄萍感此身自杭歸先寓福益里





繼寓昇平街十號 四海皆兄弟魚鳥尙相親錯中更有錯鬬尙非鄉鄰 盧君部下互相猜忌軍威以此不振 從此收棊局長夜何時晨劉河與黃渡枉死戰場人 陳耀珊不欲再戰盧公遂赴東瀛

北上 甲子冬

成事轉依人遺恨仙霞嶺 當時能守仙霞嶺孫傳芳未克下浙也 佳兵總不祥 吳子玉至此竟以前途倒戈敗 山河非昔景屬望深蒼生 謂段公祺瑞 亦復眼看冷至公與赤誠所宜思厥永我抱宏懷來深知形外影委蛇數月中索心靡所騁 時余起草財政善後商榷書兼執政府秘書又簡派辦理旗產處與其閒而已 且作江南遊萬物動于靜 門庭實雜愴然離京

南下 乙丑春

波浪隨風轉起伏未堪量有唐相厥治訐謨杜與房諸公實袞袞人才何遽央太息世途險顚倒失陰陽柙虎睨其左況別有肝腸 時孫傳芳在浙楊宇霆亦復垂涎於蘇督盧君忠厚人也余到南京已知無事可爲

滬海 五月任滬海道尹

少無競於人五十今將老 時余年五十矣 脊儒非劇才散秩聊自保如何忽沸羹喧囂易枯燥 任事二日而五卅案起 公治知爲言 去秋以長女嫁朱士嘉囑其爲譯隨余與各國領事周旋 補巢宜及早學子先釋囚工商亦送抱 時關絅之任會審公堂與之協商先釋被囚學生又與工會商定勞資調和辦法並勸商鋪開市 區區百日中愛人聊學道 余在道尹任以誠意與上下左右相見幸得安渡難關英領事巴爾敦謂余乃民黨余笑謂之曰親民之官孰敢不黨於民巴爾敦亦頷之旋以孫傳芳下蘇余亦卸任纔百日耳

光華二首 六月光華大學成立

萌動惟根深儲材百年豫卓哉王省三鴻翼使騫翥有願斯有緣余懷久不去 余自清季主廢書院即有意興學 庇寒士盡歡更無風雨慮 王省三及其夫人費佩翠以法華地六十餘畝爲校址 況得朱紫陽其學更純如 朱經農爲教育專家推爲教務主任 奔走協同人莘莘有所住 於是賃霞飛路杜美路豐林橋諸房屋分設大中學 試問事何成在茲堅毅處顧後更瞻前喜來又生懼

金榜與洞房人生惟兩喜賓朋聚一堂恍如少年事 余於光華成立以爲生平第三快事 自我涉官塗

不復存此意翰林未可求學臺今忽值（從前稱學政爲學臺）所期光國華名駒千里駛誓將與終身中途豈棄置

在燕度歲（冬至前十日蒞燕度舊歲丙寅正月初三即歸）

久已倦風塵戾朋相催迫途經析木津怕陟長安陌（一到天津深悔此來惟潘馨航雅意殷勤不能不入京耳）相遇皆舊交世情來共白年既不如年境復日趨窄吾惟守吾舊不作權門客荷池又生蓮外祖居其宅（蒞京駐南下窪朱公擇家二女韻荷適產一女）

海上閒居

萬方嗟多難十畝歎無桑戾屢休作詠有趣協糟糠長兒歸海表視之無宿糧教書乃本分（合其到光華教英文）叱馭待王陽舊業吾堪理戚戚又何傷黌宮新氣象（時光華大學新屋已落成）匡世冀鳩方我懷憂又樂心事付壺觴

秣陵行二首

饑者易爲食人心慰百端風雲新際會日月舊流遷陰閉久淒愴造塔宜及巔君有緇衣好我慚適館飡同鄉始識面魚水結爲緣相贈無他策大學休休篇余嘗以大學其心休休其如有容爲言

祠堂巷裏事時在祠堂巷丁宅辦公回首猶堪稽前途凜榛棘斷港與危崖鄭侯吾豈敢祖逖夙攸懷愚園告緜蕞余任財政廳長廳始設於胡氏愚園牽蘿漏可彌物新人惟舊故交惜別離猛志宜抑昔黠吏暫維羈花開憎爛漫世事有成虧余不敢承他命以初進恐爲人所忌也

哭仲弟仲弟壽鎬暴病殁由秣陵返滬哭之

田宅三荆樹一樹忽淒涼骨肉何草草使我津無梁病根溯所自掃墓下西鄉牙牀驟奇突醫治歷星霜十日纔離別道途今豈長余赴秣陵別甫十日耳忽以中風亡思之悽然

龍潭丙寅秋

初九龍爲潛野心來狠子莫謂朝無人知仁勇可倚同心利斷金燦然見易理

龍潭之役李有何白李何以仁白以知李以勇此公論也

雜詠七首

讀史傷虞虢不識輔車依將軍能念此戈戟生光輝潭水皆成赤棲霞血肉飛

風雲真叱咤中宵獻馘歸糧臺惟我恃深虞軍士飢痛定還思痛孤子不勝悲

當時余居危城中兼董軍餉惟與一二幕僚相周旋而已

邦國存亡日論功恥冕軒小民嗟蕩析何以樂田園宜恤饑寒苦動魄警烽煙

我副度支使緡算未遑研稅畝寧舉債紓喘聊可言諸凡宜潤色安得鄭僑賢

時孫君科長財部堅邀余為財政次長仍兼蘇財政廳

競絿戒斁政治國若張琴東山起謝傅蔣公重起欣聞君子音巧婦嗟無米劍莫刻

舟尋粵漢徵故轍盈虛次第斟子京精策畫為我夙遲欽患難多相共沆瀣結

同心

道揆與法守規矩重輪輿罷侯置守後土地不私酬均和安三字孔聖垂訓周孟言定於一有制民不憂章程宜斟畫爰集蕭曹儔我談瀼溲啻惟與乃堪求

財政會議

生財有大道用爲本相干平衡其出入制之在天官小民勤稼穡君子不素飡譬諸婦蠶績乃可禦冬寒恆心由恆產古今幾孔顏時勢雖遷蕩庶富最心關

經濟會議

時宜珍調瑟世事似旋蓬病商今百載盡國術何工錙銖較桑孔寬無渤海龔一朝除弊政懽娛四海同枝幹非強弱所宜會其通輕重權由我莫漫偏畸從

裁釐加稅

三壤咸成賦禹王開九州青驥廣瀉外銍桔有其儔京師爲首善拱衞古風流中外同一體割據最堪憂我本均權意所期夙志酬言告蘇父老去後審躬修

國稅與地方稅確切畫分兩不相侵任蘇廳四年耿耿在此去後父老始深悉焉

退休

在昔漢廷疏長揖儲君去此去非鳴高欲遂讀書趣聊反仲由言業豈藉官舉社稷與人民典墳乃師傅深愧漆雕開未信登仕路茫茫三十年不堪回首顧甘受腐儒譏所怕善財譽己巳離潤州（己巳秋卸江蘇財政廳任）辛未辭政務（辛未冬辭財政部政務次長）一身便覺輕朝朝對湘素狂簡況堪裁王學良知悟但尋問學塗不為子孫慮復我謝良朋錦衣以絅著

編四明叢書

勳業頻看鏡工部句留遺（杜甫詩云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余深取之）耿耿鄉先哲姓氏惜湮微王道觀其始明山非所私況我家寒素先子勤董帷楹書還可讀忠恕道不虧（先子臨歿以孝弟忠恕詔余小子）杲堂輯耆舊甬上有詩歸同此以人重文章未可違況若淳熙侶聖賢志所

希又如節義士蒼燐碧血悲守先與待後祇自愧林衣

時事

天下滔滔是狼虎半強嬴蠢哉燕太子易水餞荆卿姬文囚羑里於以興周京楚漢鴻門宴劉邦開道行自古生憂患壯士請長纓瑀仍匡廬亢濟濟集羣英

盧山會議 盧溝看曉月茅店起雞聲舊日長安地今朝恢吝生石頭歸坐鎮歇浦遂波驚奮難雖無已雲臺總有名三載鬼方事易筮占商廷漫謂河山碎肅肅有干城雨風同一轍海表各經營所憑在天理人算豈能成浮雲惟不義聖語蓄餘情

述懷十三首

幼年賦鈍質且與世情疏趨庭廿五載明月伴吾廬惟勤聊補拙日讀數行書 余性最鈍每日讀書不過十行而已 一朝開悟性 年十四歲始通文 非敢誇五車仲由甘袍敝 時綢衣不計著身 顏子欣簞

蔬 月給點心錢六貫即制錢六百文 先公諄督我謂宜與古俱弟昆與姊妹環觀孝弟圖 時先子以孝弟圖說爲課

此景難再得思之意悽如

讀書將問世科第悅親顏廿歲擷芹藻兄弟小同年 秀才同科時謂之小同年余與仲弟同歲入泮 孳孳惟黽

勉揵戒終南山 時先公居京曹極淸苦外舅欲爲我捐一京官聊以相助余謂恐非吾父所願偶言之果遭斥責 菁砥與齊勵八字錫銘言 先公

菁莪身砥品齊家勵學八字詔小子

北風春凜烈 庚子春先公歿於薛家灣鄞縣館 椿折歸隴丘極守晏嬰物讀慚趙括傳精研在人譜

以劉念臺人譜類記爲課 嘯傲戒淸流 自矢決不作眼高手疏之人 生平何自隘不復廣交遊 自中年擇交最慎但自覺黑白太分耳

小人與君子消長卜陰陽出處攸宜愼揣摩非所長過去惟平淡何能語葆光

申韓吾久恥有時學老黃

風塵懷僕僕奔走最堪憐轍環徧南北獨戀峨眉山 余遊蜀則離紅塵久矣 歌鳳臺上望深

觸楚狂言惟學無窮盡天或假吾年

百年在樹人十年在樹木菁莪茁沚阿棫樸生深谷良匠善陶成益益朝曦浴試看古君子善豈一身獨
摘天登泰嶽弔古過湯陰禹穴探金簡黃山認道林匡廬真面目焦光空谷音游蹤不勝記書此表予心
藏書如不讀滋味那知長琳瑯廿萬卷槧刻不尋常取之自怡悅聊作饋貧糧編目猶非易盡讀豈渠央
典墳記厥初太史牛馬走刪書始唐虞莫將聖意負歷歷輸文明海涵萬象有禮樂用惟宜其進有先後
我初讀孝經（余讀經自孝經始）親恩知似海論孟與學庸味之大道在詩史珍序言（余確信詩序著詩史尚未脫稿）易爻悟咨悔（余謂易主人事而天理寓焉）衮鉞胥春秋中制庶乎待（余取春秋孔子欲定中制之說）
莫爭今古文在明經大旨漢唐宋大儒學傳身不死所尚非新異厥修在踐履

我欲挽狂瀾詩書差可恃
史與經相暉尙友千秋士論世乃知人玉石皆留止幾輩董狐才衡量在眞理
至仁伐不仁盡信戒孟子
百家雖蕩軼用之各顯才我歎董生隘一言誤後來管墨最精寀老莊莫疑猜
荀揚醇疵雜文中亦快哉

論文三首

命爲文章憎詩工在窮促斯語太欺人鄙哉何足錄高論思立名求魚而緣木
相如賦子虛賈生徒痛哭屈宋詞云麗浮誇不自覺草玄揚子雲美新益招辱
王揚盧駱傳器識何時足
劉伶頌酒德瑳瑳戒舞觴孔明出師表創業艱難嘗陳情李令伯形影子其傍
沛然肝肺出日月與爭光太白讌春夜無功記醉鄉此爲狂者事一身樂未央

梱言齊室管圖籍漢廷蕭馳驟追韓杜瘦寒陋島郊冋溫春浩浩振翼岡嶢嶢
載道與傳人共貫亦同條如川終不息如海咸來朝來朝非旦暮終古無幾何
讀書人作相與仁豈一家唐虞如再見復旦且賡歌引領鳳皇至梧桐生卷阿

庚辰除夕

一歲今又除大象轉何極試看南溟鵬扶搖那肯息老烏生六子各效負天力
丈夫志四方艱難況待飭六子五飛搶不控蓬蒿側一子非蜩鳩尚欲養其翼
笑我五石瓠黯然寡顏色飄泊江湖間蓬心無所惑

古詩歌之傳世固由其詩之工亦以詩之外尚有其不可泯沒者在也後世
徒爲聲韵之協辭語之巧詩則是矣其所以爲詩之意則非也昔元微之盛
推杜工部之詩嘗言漢人非有爲而爲文不妄作此其意誠深遠亦以兩人
生同時又相親知故耳約園先生前歲遊蜀歸示余所爲詩數十篇余深服

其老而氣壯也頃又以和陶吟相示初讀之幾疑爲述祖德傷逝懷舊之類既數反復乃頗得其微旨辭若似甚近而寄慨悠邈每使人爲之掩卷四顧而欷歔噫是豈無因而致然哉余慽不能詩而時喜諷誦既與先生同生一時託相親知乃書所感而歸之亦欲覽者能得其意於詩之外也不然規規相求不將愈益失之邪辛巳二月梅縣李崇元識

# 約園雜箸續編卷七

## 風雨吟 丁丑冬起迄庚辰冬

### 讀郁離子七首

請帕詣蓬萊秦王太可哀如何徐市反葦筏自東來 葦筏

石粟食天閑江淮馬盡頑可憐安步久未克濟時艱 天閑

桐實本無情梟音變鳳鳴三千珠履客歎息有朱英 桐實

良琴獻太常只少古光芒埋土朞年後居然金玉相 古琴

桑土未綢繆家僮賄是求雨霖雙廡圮收拾有人不 北郭氏

池水竭昆明南山敢倦程颶颶山谷應伊洛一時傾 洛巫

身棲桂樹中吸露更餐風縱被蚵蛾笑甘依明月終 蟾蜍

## 讀史

袁煥三國魏志作渙今太康縣有袁煥碑應作煥

呂布軍中尚有書先生分得作糧儲蕭何圖籍資匡漢笑煞墦間乞餕餘

人有評之者曰布之書卷資糧於義亦不得取辭之可也余曰布之書數百卷中豈無如蕭何所收之圖籍煥之取正爲此耳覩煥之言於魏武以爲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得之矣

田疇

無終山裏五千家講授詩書歲月遐逃賞申胥風節顯盧龍自可種桑麻

田疇逃賞魏武使夏侯惇就疇宿疇惴惴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拊疇背曰田君立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涕泗揮流

王裒

魏晉之間第一人全忠全孝矢吾真可憐洛邑盜無道不似江東可避身

裒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爲務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曾不反覆流涕洛都傾覆寇賊蠭起裒宗親悉欲移江東裒戀墳壠不肯去賊害之

郭憲

西平石姓建安閒韓約當年失衆還不忍生圖何死取古今友誼杳難攀

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憲憲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等就斬約頭當送之欲條疏憲名憲不肯言我尙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魏武歎其至義

邴原

青帷邴鄭學同傳後世稀知根矩賢祇道東家生孔聖西家愚者有誰憐

原欲遠游學詣安邱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彊識學者師模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原曰以鄭為東家丘以原為西家愚夫耶

黃落

草木最無知偏多得意時春風方澹蕩夏雨正培滋蒽蒨來棲蝶蕭疏靜囀鸝榮華難久恃黃落遽生悲

蜃樓

天工多巧妙無地起樓臺偶合山河影歡成錦繡堆山雲迷五色海日擁三台倏忽皆空幻何勞聚散猜

讀歐洲史二首

波斯如未下妻兒亦枉然萬人雲帳擁兩字廟謨宣但使河山在寧甘玉石全無窮希望事精衞海堪填（亞歷山大）

作妻何怯弱爲母便堅強昔嚇牀前鼠今驅山上狼此身猶夙昔以愛易心腸珍重姚哥語毋徒兒女忙（姚哥）

卜居（時丁丑孟冬居合拉斯脫路）

荊棘叢中強自寬閉門筆硯好盤桓藝風有目書何在（時方以刻本先後編善本藏書目錄有感於繆藝風之言）寸草無廬古作歡（先君子遺書別編寸草廬藏書目）涕泣青衿寧卒讀（時光華校舍全燬）飄零鄉獻合重刊（時四明叢書版藏南潯如尚未燬聊以自慰）故園花木多搖落且共梅花耐歲寒

丁丑除夕

草木變衰人亦同著書歲月亂離中天無久醉休相問我尚有家莫送窮已兆

豐年紛瑞雪（昨宵下雪）漫因惜往悵回風賦詩不覺雞起攬鬢已非六二翁

哭劉湛恩

一腔熱血灑青年省識金剛百鍊堅憶昔開疆同篳輅（光華肇造君實與余同贊畫）相交互佩在韋弦（君性急而余性緩往往交得其益）積薪久效長沙哭大海總教精衛填黃土臥龍千古事傳經弟子孔多賢

悼定遠三烈女

安徽壽縣有老翁曰方紹舟拜鄉衛國定遠陷方以事外出其媳婦弟婦孫女留家軍人闖入室將辱之三女從躍入河中死焉翌日村人見此三烈女直立泥土中面目如生老翁聞之掀髯笑曰我家得此足以慰矣余因悼以歌用東坡改白樂天寒食詩韻

丈夫義氣皆灰木鵜鴂啼處家家哭正是風狂雨驟時惟有泚泉依舊綠豈待徬徨生死路河深便是觀心處聳身一躍千尋高三魂縷縷賦歸去

詠柳（用漁洋秋柳韻）

依依春態動離魂羌笛胡然到玉門抵禦東風新有力蕭疏西掖舊留痕關心梅渡今非遠放眼花明又一村豈爲封侯懷抱展陌頭幽怨更何論

天公陶鑄翦如霜裁出千絲拂草塘行道蒺藜游子夢單衫藍縷女兒箱浴鳧隨浪分吳楚堂燕含枝覓謝王往事那堪枚叔賦忘憂心事付歌坊

去年霏雪已無衣今日旌旗景物非但使漢營充國在從教唐室叛兒稀暗催鸜鵒儲餘粒狂笑蠮螉學奮飛分野危心同照耀黃楊不是故相違

作絮飄零未足憐穉枝猶喜帶朝煙撥開深處風方暴牽到眠時雨正綿彭澤陶潛歸第日洛陽孫廣讀書年臘殘記否初舒岸莫負韶華過眼邊

壽陳艮初六十

草堂舊雨話因緣（鈞堂太夫子名譽齋曰舊雨草堂君族伯也）文社聯歡卌四年（余與君在城北貴神廟文會君年十六忽忽四十四年矣）春夜桃園姚合詠（君爲梅塘先生三壻每在小浃江別墅把酒論文）秋風芊野祖生鞭（壬寅與君同一旅寓應秋試君是科中選而余報罷）紅頭鸂鶒

隨沙集（君談計學最早忽涉跡市廛）日下騑騮開道先（君性豪時官京曹者尙乘騾車鄉人有馬車自君始也）猶憶彭錢同借榻連宵酒醉杏花天（甲寅余由杭赴燕時君住錫拉胡同余與金錢孫同假榻君寓凡二月餘）南湖皇極闡玄宗（君以余南湖釋皇極經世篇贈刊入四明叢書）天命奚疑落落胸（君精命理言之輒中）萬里丹山雛有鳳（長子在閩餘子皆俊秀）一篇秋水老猶龍（君雖不遇瀟洒猶昔）銷沈鹽鐵桓譚志伴侶糟糠德耀春遲我三齡周甲子（君少余三歲）相盟惟在歲寒松

壽翁勉甫太親家七十詩（并引）

庚辰春二月爲先生七十壽辰天涯作客詩酒陶情就養南渝逍遙山水會逢國難賀者卻之蘇覽親家善體親志不敢鋪張宜也昔漢之翁君闡發穀梁之旨唐之承贊吟詠槐花之章家學自來高風可勦況復健身不事丹竈之術視膳則有黑頭之耶稱德雙修範疇允協巳壽鋪巴山話雨忽忽二年淞水萬雲迢迢千里歌大雅之瓜瓞有感葦飴受女孫之羹湯敢云瓊報聊申俚句藉侑觴籌

漫云商皤寂寥天風物西南尙燦然覆徑幽花彭澤酒對門芳草武城絃萬雲淞水懷三載話雨巴山又二年最羨蒼厓歌樂處逍遙杖履似神仙

雨地春光滿綠楊女孫爲我作羹湯天留妙境隨心得架有殘書嚼味長健步

非關丹竈術問安欣有黑頭郎且將報國肩兒輩瀟灑巾麥傲洛陽

餞別光華大學十五屆畢業同學

龍蛇起陸歎陰符世事茫茫德不孤但使羣材資策畫豈教文物久榛蕪門牆將相毋多讓道義仔肩懍匹夫四載辛勤毛羽健扶搖萬里作南圖

記否西郊芳草地而今突兀僅朱門寄人籬下鄰廛市燎火原頭帶鏃痕千古艱難爭日月萬方擾攘獨乾坤贏將此志殷酬國焦尾桐琴世所尊

壽王嫂費夫人七十

吾聞烈女傳中壘琚瑀珩璜垂徽美吁嗟輓近外物徇相成之道其誰矢卓犖夫人巾幗豪鳳雛驥子久相高一朝逢彼鷹瞋目欲訴衷懷首共搔王叟一生勤且儉視吾所有無拘檢少長咸集三槐堂毋曰赴義吾何慊爰割良田六十畝予乃先後與奔走悠悠歲月十五年菁莪棫樸庶無負輜銖積累本艱難同

首不堪禾黍歎二千子弟欣猶昔一獻蟠桃共爲歡受玆介福於王母且作雲龍風虎利見大人觀

贈屠康(侯)親家六十生日

娑羅𩩲館少年人詩酒賓朋四十春(春秋暇日余與友朋相聚於古娑羅館時君年方二十餘也)欲共𤽄工興儆蔵(君自少有大志謂與中國工最要余亦力贊之)聊將遺獻出風塵(君家藏有王履軒先生遺著多種又輯天生先生詩文軼事屬余刊之)家傳史統承田叔(田叔先生三史統積久失傳君得之於杭州以卷帙過鉅未刊也)詩詠園居續緯真(長卿先生園居雜詩君屬余題之書法詩情雙美賜其孫儁子)我亦江湖蓮鬢老相期交勵歲寒身

正是葭灰轉一陽(君生日爲夏正十一月十六日)初周甲子本尋常幾經憂患方知道(君處事輒中爲謀遠大而遇不如意事能忍之)善讀逍遙且學莊楊柳兩家同客地桐花萬里樂孫行(孫儁子方將就學金陵大學)稀年會待宜斟斝攜手雙湖逸老堂

戲贈基甥五十(用杜工部王倚飲贈歌韻)

阿姊五男女四人竹馬戲嬉幼相見今朝抱子更抱孫一門雍穆尤堪羨諺云和壓打乾坤惟崇明德永不賤老夫行年六十五不借乘黃步亦健迴溯基甥誕育時吾且從頭說一遍先公辛卯賦駪征鄂垣主罷文場戰兩翁相會小浹江三載笑談五色線（時姊出閣三年長甥已生先公方與太親翁相見姊丈亦於此時始覿也） 香螺蟹胥鄉味佳雜以海陸美肴膳酒餘步入女兒房阿姊語父未親饌俄而弄麞喜信傳祖來錫之長命縷（先公因名祖來以誌喜） 悠悠歲月五十年猶憶當時湯餅宴諸子求學涉重洋基甥家政獨盤旋世事艱難志彌堅與人無競衆情眷小陽春盎桃李園景星南極此初見

哀朱公擇兼題遺墨

坦腹東牀廿一年曾孫念德舊堂前（君曾祖久香侍郎歿建念德堂） 巢枝好鳥南離越（先由餘姚涖滬入四明銀行） 拂面軟塵北走燕（余赴燕君入勸業銀行） 海上依人仍落拓（去年任通商分行副經理） 愁中逢世況屯邅（頻歲家艱國難相逼而來）朝朝空對李蒓客錯認騷情作佩弦（日讀越縵堂日記君亦自寫日記然由此益增其牢騷）

記曾共眺勝歸山（勝歸山戚繼光將胡宗憲平倭勝歸所居甲戌春余始攬姚江之勝是處有胡公巖曰奇觀曰聖泉與君流連久之）今未勝歸君不還惆悵綠楊春色黯（時君之嗣母任夫人君之本生父燕生親家均在忽忽七年有物是人非之感）蕭疏紫竹淚痕斑（君先世有紫竹山房詩）游蹤已杳殘文在（君爲我紀游如陽明洞瑞雲樓洗心閣等一一攷其源流遺墨猶在）後嗣宜知實穫艱（久香侍郎讀書之地曰實穫齋君有三子宜益加勉）環翠樓臺風雨甚（君家有環翠樓）羈魂時復戀鄉關

題屠赤水園居雜詠四首

康侯親家以其族八世祖赤水先生手寫園居雜詠五十首見示且曰將以付其孫德子余因集詩中字題之

不離不著是英雄胡漢分明一念中亭小屋低移樹補鶯慵燕嬾悟花空印心直截青天誓交睫清虛白石同三詔何如僧喚起蕭蕭綺語本來工

鳥聲枕上日窗前朝雨初過紅杏天鈴索風搖松外磬簾衣雲護竹間煙心無喧寂甚提向境有炎涼眼鏡先裹布猢猻牛角鼠安知失脚落崖顛

宵夢紛飛患墮淪平明獨坐禱花神縱橫世界千層浪澄澈鑑湖萬丈春水面

流萍㴱笑我食閒酸棗不求人生涯安分能知足薄福依然舊袖巾

娑羅園叟好逍遙高行湛㴱彥國標金屑那能迷道眼鏡臺于此認僧寮山河是幻由心造風月何常任地鐃讀罷公詩梅噴鼻多般助我俗塵消

# 約園雜箸續編卷八上

## 雜文一

### 讀孝經

余讀經自孝經始經者常也凡聖賢言行皆常道耳世以高遠目之於是治經者鮮而常道泯矣孝經一書極平易近人自天子以至庶人孝有廣狹而其道則一曾子之弟子或子思子所輯者也孔子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語錄之於緯書夫緯書雖未可盡信而古書不傳者往往藉緯以傳之緯豈可廢哉或曰孝經僞書也三才章首似摭子產言禮之辭聖治章末似删北宮文子論儀之語事君章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乃士貞子諫晉景公之辭聖治章曰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此乃季文子對魯宣公之辭甚且

以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刑於四海保其社稷守其宗廟謹身謂襲孟子更有謂孔子不對或人之問禘而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孔子言事父母幾諫而曰父有爭子爲不合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及先之以博愛爲悖理此皆瞀儒之論而未知古語之相承如元亨利貞之解豈亦僞之者襲之耶抑凡先聖後聖有不同揆者皆一一後之人僞之耶有言合於彼而不合於此者將悉求其合耶余嘗謂經書遭秦火之後其不亡者僅矣幸而存者殘缺顛倒在所不免必欲目之以僞而棄之惑矣紫陽朱子作孝經刊誤其用意善矣嘗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爲經後爲傳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文勢聯貫實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爲六七今攷宋本固未分章也又謂增子曰及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

今乃合爲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刪去先王見教（此教字本爲孝字司馬温公始改爲教）以下凡六十七字以順則逆以下九十字餘從古文此則紫陽亦過矣以四子書言弟子記錄無時無事不可加子曰曾子曰孟子曰字以易言加子曰者亦多矣皆後人記述之辭其引詩書也斷章取義更不必求與原旨合至於先王見教以下六十七字曰博愛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亦卽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意也德義敬讓卽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意也導之以禮樂卽就上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而伸言之示之以好惡卽大學絜矩之道也以順則逆以下九十字今取孔注本與宋本校之孔注本爲勝以順則逆作以訓則昏不在於善作不宅於善雖得之作雖得志君子所不貴作君子弗從也言斯可道行斯可樂斯皆作思此節孔注極明顯蓋卽不義富貴於

我浮雲之意故曰雖得志弗從也言思可道以下卽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之意也又何删焉故余以爲持論語以衡孝經則孝經有不及焉持緇衣儒行以衡孝經而孝經實過之蓋實與大學中庸相表裏者也況所謂父子之道天性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所敬者寡而說者衆非得忠恕一貫之道者何足以語此至若因(一作用)天之時就(一作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果人人守此言將物盡其利既富方穀矣天下更有犯上作亂者乎由本及末原始要終博大精深誠學者所宜從事焉抑又有言者閨門一章唐代去之蓋以妻子臣妾繇(同猶)百姓徒役也之語以爲重男輕女夫大易所謂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豈亦重男輕女乎夫有天必有地天高而地下百姓徒役者下之從上之謂也百姓者言其親也徒役者言其服勞也易曰致役乎坤坤則以順而效其勞

也有嚴親嚴兄而家人協焉門庭怡怡又何弊之可言不然脫轂反目其道乖矣至今文與古文孔注與鄭注暨唐玄宗之有初註重注今且不論獨論其大義著於篇

古文孝經孔氏傳　鄭注孝經　洪頤煊孝經鄭注補證　臧鏞堂輯孝經鄭氏解　宋本古文孝經　以上均刻入知不足齋叢書　袁鈞輯鄭康成孝經注刻入鄭氏佚書　朱彝尊經義考附錄注　唐玄宗初注孝經刻入古逸叢書　唐玄宗重注孝經有宋刻本藏清宮得於季滄葦而王一亭印送者　朱子孝經刊誤刻入朱子遺書

## 讀詩經

余既讀孝經而後讀詩經詩之爲道歌謠而已書所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者其道實相貫也亦即孝經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之意今天下莫知樂之感人之深而所謂詩者徒爲風花雪月之點綴無怪人心風俗之不振也孟

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解者於一亡字說紛紛焉而不知孟子已自言之而自解之矣王者之迹熄而霸者之事起矣匪風思王下泉思霸至孔子作春秋之時欲求霸者而不得春秋安得而不作乎詩亡者天下雖有詩而莫之採亦與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者等耳安得不謂之亡孔子於此自衛反魯知其道之不行而求人心風俗之振首在正樂故曰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雅頌入樂而風有入樂者焉有不入樂者焉故不曰風雅頌各得其所蓋慎之也雖然雅頌得所矣而風豈可聽其淩亂乎故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周之得國自文王始大雅始文王篇小雅始鹿鳴篇頌始清廟篇雅頌皆以文王始而風冠以二南其始關雎者亦始文王也然則關雎爲刺詩者可不辨而明至王風始黍離一詩悼平王之東遷也周東而王澤微矣雅頌不作歌謠猶存其體爲風故亦謂之風非孔子降之也或曰孔子刪

詩有之乎余曰有如唐棣之華翩其翻而豈不爾思室自遠爾孔子曰未之思
也夫何遠之有執此以言凡害於義者皆可刪者也曰淫詩何以不刪曰所謂
淫詩者不過溱洧桑中數篇耳其俗然也著其俗之如此則移易在於其上雖
刪何益其如狐綏鶉奔諸詩迹既無可諱存之所以惡之也又何刪焉或者又
曰詩序可信乎余曰序之可信與否亦取序與詩其有合焉與否而已倘舍序
而更有合者吾何序之從若未有進於序者吾將舍序奚歸焉余有志於治詩
所謂子貢傳子夏傳者皆僞書也餘自毛傳鄭箋以下所搜得凡百餘種鄭箋
毛者也而於幽王十月之交四篇欲翻毛氏之說移之厲王往往左焉以此益
信毛氏若朱子之註詩言關雎取匡衡釋柏舟定以爲婦人之詩取劉向等詩
有聲無辭取儀禮上天甚神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取左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
命道成王之德取國語陟降庭止取漢書賓之初筵取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

諸楚詞主古說者極多而以呂東萊所採之初注爲勝及信鄭夾漈之言不信詩序更易初稿於是爲後世詬矣余嘗取孟子讀書誦詩尙友論世之說譬如孟浩然詩云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臨倘無與諸子登峴山詩題所謂勝迹者果何所指耶故書可以無序詩不可無序有序然後知世然後知其所指之事鄭康成詩譜依序而譜之也序爲何人作言者不一今不論因序而詩以明余有取焉矣非特詩序之可取也而風雅頌之編次先後子細推敲莫不秩然有序即間有一二顚倒或爲竹簡淩亂所致未可知也若夫作詩之時採詩之時賦詩之時誦詩者尤宜知此三時勿混焉余方編詩史俟於詩史中詳論之

詩毛傳鄭箋　鄭康成詩譜　孔穎達疏　成伯璵毛詩指說　范處義詩補傳　歐陽修詩本義　李樗黃櫄毛詩集解　詩朱子集傳　呂祖謙家塾讀詩記　劉克詩說　段昌式毛詩集解　魏了翁毛詩要義　嚴粲詩緝　朱鑑詩傳遺說　王應麟詩考　許謙詩集傳名物鈔　淸人解毛詩極精不備錄

# 讀論語

余既讀詩而後讀四子書余於論語始之所讀者朱子集註耳其後讀孫夏峰奇逢四書近指李二曲顒四書反身錄乃歎朱子細而精孫李大而宏又其後則讀何晏集解皇侃義疏集解單行者刊入古逸叢書與知不足齋叢書之義疏本稍有出入余勘校及之雖時有鄙近然博極羣書補諸家之未至考古註者宜宗之也何以名曰論語論倫也言事義相生首末相次也倫者理也蘊含萬理也倫者綸也經綸古今也倫者輪也義之周備圓轉無窮也語者論難答述之謂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發端曰言答述爲語論語遭焚傳授遂有三本曰古論曰齊論曰魯論今所讀魯論也其詳何皇二氏已言之矣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又曰如尺度權衡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然自然之中固亦有事實在也試就論語以攷孔子之事實孔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十

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又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曰是禮也觀於斯以孔子爲世祿之家非也以孔子爲生知亦非也孔子者自幼志於學習於禮而守之以忠信有如此者及其教人也於互鄉童子則進之於闕鄉童子則退之雅言則詩書執禮四教則文行忠信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曰有教無類曰誨人不倦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

識之知之次也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曰予一以貫之觀於斯孔子之教人因材而篤焉其一以貫之有如此者學也者求爲可知也道千乘之國繼於曾子三省吾身之後列於入孝出弟之前學而爲第一篇爲政爲第二篇而終之以堯曰其間弟子之問政者多矣孔子皆一一答之不惟弟子也如齊景公葉公季康子之類亦無不答之其不答衞靈公問陳則意別有在也蓋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故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曰子爲政焉用殺凡此皆本身作則也其所自負者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月有成其告顏淵者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其於冉有語以富教其於子路語以先勞而繼以無倦其於子貢語以足食足兵而不可去信此又大且著者也其與弟子商出處者曰雍也可使南面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子使

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悅子路喜浮海之從曰無所取材又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觀於斯孔子之欲用世與其弟子及士大夫論政各得其宜有如此者孔子先厄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再厄於桓魋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三厄於陳蔡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於公伯寮之愬子路也曰道之將行與命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其於艱難困苦之際不怨天不尤人有如此者尙論古人則溯堯舜禹湯文王泰伯武王周公與夫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之流縱論近今則及晉文齊桓齊景管仲子產令尹子文陳文子季文子甯武子孟公綽晏平仲公叔文子孔文子史魚蘧伯玉孟之反卞莊子孟莊子臧文仲臧武仲仲叔圉祝鮀王孫賈微生高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所試矣孔子之

論人無意必固我有如此者夫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晨門荷蕢接輿荷蓧長沮桀溺豈真不知孔子者哉蓋憫其道之不行而惜其不可而爲之也孔子曰果哉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曰隱者也其悲天憫人有如此者當世之知孔子者莫如達巷黨人曰博學而無所成名此卽蕩蕩莫能名也又莫如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吾以爲非一時之木鐸實萬世之木鐸也攷諸二十篇其道始於學而終於知命知禮知言以知人行之以忠恕矣之於老安少懷友信下學而上達學者其體諸吾讀魯論吾就程子所謂自然者更以事實證之此其大略也若夫量度長短輕重聖言具在書中學字凡六十二仁字凡一百有六義字凡二十三禮字凡七十五知字凡二十二信字凡三十三餘如論道德孝弟論政論詩論古今人者屢矣余將輯爲十論名曰論語指歸以闡其義焉抑尤有感者子貢問士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士之第

一流以國自任者也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士之第二流以家自任者也曰言必信行必果此士之第三流僅及於身而已孔子之學之大即此答子貢之問已可爲萬世法孔子聖之時者也惟孟子能光大之學者宜知所從事矣

何晏論語集解　皇侃論語義疏　朱子論語集註　李顒四書反身錄　孫奇逢四書近指　王式三論語後案

## 讀大學

孔門弟子傳道者獨推曾子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盡己推己之謂也盡己在學推己在治國平天下大學三綱領曰在明明德在親民（作新與從古本作親親可括新理本一貫一據湯盤節一據樂其賢而親其親節各有所當學者取其意並存之可也）在止於至善此三綱領者包舉內外言之也由三綱而釋所謂止者蓋有取於易艮其止之說艮其止止其所也即孔子解

詩於止知其所止之謂也所止𢦤言之所向也有方向而后定定而靜而安而慮而得得則至善矣更申言物有本末物者身家國天下也取明儒潘平格說事有終始事者修齊治平也先後云者先治其國以迄先致其知之先後也而其本其始格物也其末其終治平也有本必有末不見末何以見本猶木焉根深而葉茂惟物格推而極之明明德於天下而天下平亦猶根深而葉茂也即中庸篤恭而天下平也古之欲明明德與物格而后知兩節一則由末而原本一則由本而至末言入條目而分其序者此也更將修身提出乃本中之本蓋意與心不可見至身修而人皆得見之矣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下復申說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云云乃反言也以上凡三百五字朱子所謂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者是也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者也大學一書列禮記第四十二鄭康成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劉向別錄

屬通論大學有禮記古本卽注疏本也有魏正始石經本（此卽豐坊所依託者）有明道改本有伊川改本至朱子爲章句而與論孟中庸合成四子書天下共尊之顧其後又有王柏改本季本改本高攀龍改本卽崔銑改本葛寅亮改本紛紛藉藉毛奇齡嘗爲證文四卷然奇齡攻朱子最烈者也其說不足據惟後儒多謂格致傳可以不補者又有謂樂記一章乃天留之以補格致傳也其言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明儒魏校作大學指歸二卷有此說）又有以知止而后有定二節合聽訟章爲格物傳者（宋儒董槐之說葉夢鼎方孝儒皆從之）又有謂大學專重知本（王陽明取之）又有謂大學專重誠意者（劉念臺取之）亦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今試取注疏本讀之末之有也之下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卽指修身爲本而言以後再釋誠意

惟意誠而后盛德著乃可新民乃可止至善然至善非可一蹴幾也從大畏民志始故曰此謂知本又復再提出所謂修身所謂齊其家所謂治國所謂平天下而以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終始先後相貫信古本者固以此耳然康成之於大學太疏反不如孔疏較有發揮且有界限矣余嘗言讀書在明大義不在爭辯於字句之末程子尊信此篇特表章之既次其簡編發其歸趣朱子從而采輯其說於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學者審其本末終始知其先後宜其厚薄而誠意自愼獨始治國平天下以絜矩終夫子之道忠恕曾子所以一貫忠恕皆在此矣今本古本自可不論衆說紛紜擇其善者作爲參攷而仍以朱註爲宗可也

古本大學　朱子大學章句　毛奇齡大學證文

讀中庸

論語記孔子之言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又曰賜也過商也不及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堯曰一篇首以允執厥中孟子記孔子之言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釋之曰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中庸一書列禮記第三十一鄭康成云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紫陽朱子始取而列四子書引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偏之謂庸余謂鄭氏所取者卽書中用其中於民之意程子所取者卽書中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之意兩說可以相通然鄭精於禮者也而中庸開宗明義性道敎三者鄭之學固不如程朱矣且朱子之注是書也自序謂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故余深取之顧讀朱注之餘更讀袁氏蒙齋中庸講義益有以袪吾蔽焉袁氏之論命與性也謂性不離命命不

離性性不離命則當聽其在天命不離性則當盡其在我必有事焉而行所無事是之謂率性其論教也曰非獨行乎庠序學校者謂之教凡施於宗廟朝廷射御燕饗朝見聘問冠昏喪祭者皆教也非獨載在方冊見於誦習者謂之教凡簠簋籩豆升降上下周旋裼襲之儀鐘鼓筦磬綴兆行列屈伸俯仰之節皆教也其論用中也謂堯舜言執厥中得夫子執兩端之語而明得孟子執中無權猶執一之語而尤明其論罟擭陷阱也引易曰入於坎窞凶謂易之入於坎窞即所謂驅而納諸罟擭陷穽而不知辟者乎又曰彼豈以爲罟擭陷穽哉蓋自爲廣居安宅耳其論素位也曰蓋素其位而求脫乎貧賤夷狄患難之困而覬夫富貴之亨其間亦有冒焉行徼倖以得之者矣然謂之徼倖則不得焉者亦多矣其論行之者一也曰一人之性千萬人之性也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而炯然不可亂者則一也一者何性是也率性則經正而庶民興矣不然則拂

其天而人欲肆行曰吾有術以駕馭斯世經可無用也幾何而不率天下之人爲禽獸也其論默足以容也曰吾夫子嘗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蓋亂世危言禍必及身夫子又嘗爲委吏乘田矣所謂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亦惟安於義命而已矣其論有望不厭也曰非真如玉之在山珠之在淵安能有望非真如桑麻之可衣穀粟之可食安能不厭推而至於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善不善之幾伏於毫芒眇忽之微包羅天地該括事物極而至能破能載可謂至矣（以上袁氏之論中庸余嘗取以序蟄齋講義）顧余欲解者猶有兩端一曰其次致曲鄭注云曲猶小小之事也朱註云曲一偏也袁義云人之生也直安有所謂曲者曰有直必有曲無曲是無誠也惟曲乃能有誠也然而謂之其次何也曰此誠之者所以次於誠也三解惟袁氏爲詳余以爲有直必有曲袁氏得之然猶有未盡涉世既久乃恍然於所謂致曲蓋有逕情直意而

不得於是委曲以從事如事父母幾諫如事君借事以諷待人接物能近取譬孔子謂之爲仁之方今諺所云走曲綫是也鄭注謂不能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而已惟走曲綫乃能達吾之誠以成吾之義則雖非聖人之盡性而推致之亦不異於聖人矣余嘗持此說以語學者矣二曰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鄭取孔子作春秋爲解謂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淸儒齊召南以鄭解中庸之妄此章爲最然未申其說朱子謂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又似嫌空袁氏謂天時地理不越陰陽又云無非順天地之自然亦與朱子同余以爲律天時襲水土者贊易也繫辭傳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律天時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襲水土也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具於此矣較諸作春秋之意似爲近之若夫疑經者以中庸爲漢儒所僞舉書同文三字以相駁難余嘗以爲中庸博大精深惟子思昭

明祖德能言之雖論語中鄉黨猶僅得其表焉尙謂漢儒能僞之耶讀中庸者統先後觀之自性道敎始而以誠明終推論及於聲色化民爲末惟大聖能如此惟子思子能知此明體達用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雖唐虞可也奚啻三代哉

禮記鄭玄註孔穎達疏　朱子中庸章句　袁甫蒙齋中庸講義

## 讀孟子

孟子鄒人也鄒或作騶卽論語鄹人之子之鄹爲邑名非國名乃魯地也故孟子之母葬於魯孟子曰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是也生卒之攷紛紛矣（詳見近人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孟子自言曰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距孔子之時已得其大略矣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獨孟子未預也蓋孟子固薄處士橫議者

歟其爲齊卿非列大夫也客卿耳然祿十萬鍾不久卽辭去故曰辭十萬而受萬客卿無官守言責如今所謂顧問者故又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孟子先適齊而後至梁齊久而梁暫齊人伐燕者二其一在宣王時其一在湣王時湣王歿在成孟子書之後故不著湣王而曰齊王也黄東發日鈔本蔣曉之說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未嘗師子思故曰余私淑諸人也孟子七篇爲萬章公孫丑之徒所記與論語爲曾子有子閔子之門人及他弟子所記同非孟子自作也意孟子得覩所記故後人以爲自作外書四篇僞也當戰國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然孟子以一身任天下之重不枉道以徇人韓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得之矣孟子道性善又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浩然之氣人人有之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是物也何物也性也性善亦在養之而已矣性之所發卽浩然之氣也故又曰志

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有斯氣乃有此體不知體之充旦旦而伐之以爲未嘗有材焉可乎故又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慮而能者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性之善不益彰彰乎哉惟其性善仁義禮智我固有之也善推其所爲可矣惟其性善明倫察物各有其差等凡兼愛爲我皆所必辨矣故又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過人欲之橫流復本然之天理所析在毫芒微妙之際所辨在王霸義利之中卓然有功於萬世者不在禹下也趙岐曰孟子通五經司馬光曰孟子好詩書蘇轍曰孟子深於詩而長於春秋王應麟曰孟子知性知天易之奥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要也井田爵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知春秋故儒者稱之曰通五經抑孟子言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孟子之所願固學孔

子者也然有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者亦孟子也泰山巖巖此後人形容孟子之氣象也尙不足其盡其清其自言曰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又兢兢於枉尺直尋此非孟子之淸乎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此非孟子之任乎廉不苟取而不爲陳仲子之矯情道不苟合而不爲小丈夫之悻怒（本鄭敬說）此非孟子之和乎故仕止進速旣取孔子以爲法而溫良恭儉讓又有孔子之遺範焉惜乎暴君汙吏甚於春秋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滔滔皆是其言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葢自傷也於是退而與高第弟子難疑答問與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之意同之是豈孟子之得已哉孟子之書漢後始盛傳於世注有趙岐陸善經自善經以降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本鄭曉說）趙氏謂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

章今七篇二百六十章趙氏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實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本陳士元說今所傳古註獨趙氏耳陸氏之說略見一二而已至宋孫氏奭爲正義不爲世重而程子頤孟子解十四卷復不傳傳之著者惟張子載孟子解二十四卷張氏栻癸巳孟子說七卷表章之者則紫陽朱子也伊川之解雖不傳而朱子於孟子之末述其序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嗚呼善治不可得而眞儒不復出士生於今安得善讀孟子者相與起其衰乎

趙岐孟子注　孫奭疏　張載孟子解　張栻癸巳孟子說　朱子孟子集註　黃宗羲孟子師說

讀書經

余讀四子書畢而後讀尙書幼所讀者蔡氏沈集傳耳然蔡氏於五十八篇篇

目如堯典注曰今文古文皆有如舜典注曰今文合於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又於外注節錄孔疏之語以考舜典篇首二十八字之由來自此每篇必注今古有無以是推之其於今古文未嘗不詳攷也蓋自唐五經正義出而書之今古文遂混淆而不可分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不能記也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閒人作託安國名耳又曰孔傳並序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且吳才老言之於先矣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若非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矣吳氏朱子所疑如此蔡氏爲朱門高弟不分今古文而集傳焉於是明之梅鷟作尚書攷異攻訦不遺餘力就梅氏歷證晉人作僞之迹觀之未始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顧吾以爲果如鶩之所言彼晉人者亦豪傑矣哉舉昔人所謂逸書者一一分列於篇如天衣之無縫焉而吾尤惜其九共汨作諸亡篇胡不如其意而爲之也乃於九共汨作諸篇之無其書而謂取資已盡此則晉人所不服也然如書之周官一篇曰周公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亦臣子之分所當爲梅氏云以周公而撫萬邦四征不庭綏厥兆民置成王於何地其駁斥古人過甚者雖有之而此則確有見矣余於今古文之說最喜攷求而於尚書之爭議尤烈以爲僞者非一人一時也信僞者亦非一人一時也故平心論之不如各還其舊如元儒吳澄以今文伏生之書與後出之二十五篇自爲卷帙實獲我心矣（如舜典本於堯典陸德明釋文言舜典本文初無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帝十二字乃姚方興所上也後人更增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十六字亦曰此方興別本殊不可信又以顧命分出於康王之誥則亦不可從者也）書序不如詩序以爲孔子所作余尤不取

嗚呼天下不知政久矣經之火於秦也尚書之厄爲尤甚幸而存者又眞贋雜

出於其間其治之豈不益難乎哉余以爲姑舍今古文之爭並盡舍漢宋各舊注而取今文二十八篇堯典一皋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般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耆八微子九牧誓十鴻範十一大誥十二金縢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毋佚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鮮誓二十五甫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粊誓二十八案葉夢得云伏生以大誥在金縢前又案二十九篇或曰書序在其中或曰僞泰誓在其中余不信書序而以泰誓爲後出不在二十九篇也故主二十八篇即所謂應二十八宿是也熟讀之以攷唐虞三代之爲政無一不本於民由道德之升降卜政治之盛衰氣象固有不侔也更取古文二十五篇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平心體會馬氏鄭氏孔氏爲漢唐大儒馬鄭所註者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雖古今混雜先後序異乃據杜林漆書古文孔疏以孔傳爲真古文以鄭注爲僞古文鄭據杜林漆書也而九共等篇以外凡所解不離於古文者近是孔疏既信古文爲真亦豈無所見云然皮氏錫瑞謂擇其善者以今文爲折衷見皮氏書通論末條余有取焉它日當別成尚書釋疑本漢唐宋以來說書之說匯而疏之今略述大

義爲學者一討論焉堯舜禹皋陶皆名也湯文武謚也放勳氏也何以知之曰格汝舜曰咨禹曰皋陶汝作士君呼臣之名也知舜與禹皋之爲名則知堯之爲名其例一也湯之爲謚何說也論語云予小子履於其自名而知之（天乙之名爲後人所造未可信）詩云自彼成湯莫不敢來享莫敢不來王於贊祖德而知之放勳之爲氏於孟子放勳曰而知之（若依蔡傳言堯之功何解於孟子）堯典何以謂之虞書乎曰虞史氏所記也司馬遷曰書傳上紀唐虞之際（史記孔子世家）曰際其始堯讓於舜之時也故曰堯典爲讓於虞舜而作也（書序雖不可信而事之見於本書者亦未可概行棄廢）然則舜典之不可分出益彰彰矣堯典之後繼以皋陶謨何也曰皋陶謨記禹與皋陶問答之詞皋陶之德明而禹之德益明禹爲主皋陶爲賓黃式三曰以堯之聖末年四凶用洪水災待舜禹稷契皋陶諸人進而治舜承堯亦咨岳牧諸人而已論語稱無爲而治豈非以天子之權在用人不待親勞哉此與之大綱也皋陶曰迪德曰知人於九德之彰

尤諄諄焉禹曰蟹益曰蟹稷曰弼德曰舉黎獻曰立師建長與皋陶之昌言無不同末因夔言而作歌必期明良喜起此謨之大綱也然則有皋陶謨而大禹謨益稷固可不作矣余嘗穆然於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爲二兵刑之官合爲一考績之法定以三載象刑之施僅及苗民自羲和分職而人時重矣垂益汝諧而百工釐矣納言一司左右君德凡後世官治之善莫不導源於此書以道政事亦在善察之而已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何也禹之王以是功也孟子言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漢排淮泗而注諸江又言洪水氾濫於中國使禹治之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此爲解禹貢之祖論禹貢山川宜據經文解之不得從後起之說依皮氏錫瑞說蓋今之支峰支流不必皆禹所定而大山川之名終古不易也治禹貢者紛紛矣宜以專書攷之甘誓一篇墨子莊子說苑諸書以爲禹作呂覽又云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書序以爲啓事此當從

書序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見左氏傳昭元年）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爲名天子之兵有征無戰扈抗王師故書大戰此爲書有征伐之始節制之嚴如此所以攘夷狄也聖人著之爲法焉顧夏書刪於孔子者決非僅存二篇也逸者僞者別考之（商周書同）然觀於禹貢以衆土之美惡高下而致其貢篚愼奉其財物之稅皆定其制而入之（本鄭康成說）取民之法昭矣甸侯綏要荒五服之規畫而內外之相互建國之經立矣觀於甘誓之召六卿言六事而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在所必罰夏之置官分職愛民明法之意略具矣商書五曰湯誓曰盤庚曰高宗肜日曰西伯戡黎曰微子其開國也首言天命次言穡事終言輔予一人其遷居也首言重我民次言斅于民再言施實德于民反之旣先惡于民相時憸民終言乃話民之弗率登近厥民罔不惟民之承保視民利用遷曷虐朕民汝共作我畜民今我民用蕩析離居謂朕曷震

動萬民以遷恭承民命式敷民德其中興也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王敬司民及其亂也曰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小民方興相爲敵讎曰降監殷民觀於商書五篇其丁寧於民也如此周書十九曰牧誓曰洪範是在武王之世曰金縢曰大誥曰康誥曰酒誥曰梓材曰召誥曰洛誥曰多士曰無逸曰君奭曰多方曰立政是在成王之世曰顧命是在康王之世（雖爲成王之顧命而成於康王之世）曰費誓曰呂刑是在穆王之世（書序以費誓作於魯公伯禽非也後漢東夷傳云徐戎僭號率九夷以伐宗周穆王命征之誓蓋作于是時鄭康成以是次呂刑前本此）曰文侯之命是在平王之世曰秦誓是在襄王之世（按史記諸侯年表秦穆公三十四年敗殽爲周襄王二十六年）書至於周浸浸乎下矣以牧誓與湯誓衡一曰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一曰夏王率遏衆力一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一曰今朕必往一曰弗御克奔以役西土豈紂之罪浮於桀耶亦湯武詞氣異耳洪範一篇天留箕子以申道也而武王能訪之箕子能言之道不以時屈也

洪範宜別攷與禹貢同金縢所以敍周公之德也居東非東征也自大誥以迄多士皆謂周誥可也商德雖衰流風餘韻猶有存者武王享國未久使無周公八百年之天下未可知矣統觀諸誥曰遺大投艱於朕曰天棐忱辭其考我民曰天亦惟用勤毖我民曰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曰不敢侮鰥寡曰用保乂民用康保民曰民情大可見曰宅天命作新民曰大明服惟民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曰造命大譽曰乃由裕民曰惟曰我民曰不敢自暇自逸曰民罔不盡傷心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曰厥亂爲民曰天亦哀于四方民王其疾敬德曰用顧畏于民碞曰治民今休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曰上下勤恤曰其基作民明辟曰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曰和恤四方民曰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其餘言天命言民者不可殫述嗚呼程子所謂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又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觀於此而周之有天下之久者無一時一事不顧畏天命

與畏民喦周公啓之而成王成之也今何世乎讀之懍懍矣無逸君奭多方立
政亦以天命自度天命不易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洪惟圖天之命洪舒于民以
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而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益知其用力之所
在者非有他也顧命一篇成王將崩所以勖康王釗者曰在後之侗敬迓天威
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又曰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大小
庶邦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而康王答羣臣曰以敬忌天威猶是悲閔于天于民
意也穆王雖衰弓矢戈矛無敢不善楨幹芻茭無敢不供乃可伐淮夷徐戎德
威惟威德明惟明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敬五刑以
成三德惟良折獄哀矜折獄諄諄告誡以見敬刑之心焉後世以呂刑爲薄德
非也至文侯之命則知周之不復西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
純扞我于艱有績未著而遽嘉以秬鬯弓矢此則深惜者也繼於文侯之命者

則爲秦晉豐鎬故地秦得之而強周失之而弱聖人有微意焉而豈僅僅許其悔過哉雖然以秦穆之爲君猶知保子孫者保黎民上企堯典黎民於變之盛彼殘民以逞者必不容於三代之世矣孔子刪書之意其在斯乎余讀二十八篇所見略具於此凡二十八篇之外者姑存而不論云

尚書孔安國傳孔穎達疏　鄭康成尚書注　袁燮絜齋家塾書鈔　蔡沈書集傳　梅鷟尚書考異　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　王鳴盛尚書後案　黃式三尚書啓蒙

## 讀春秋

繼尚書而讀春秋劉知幾所謂尚書家春秋家者乃據其體裁而言之尚書既刪春秋既修非史也經也顧春秋之名舊矣不但魯有春秋夏商有春秋矣晉有春秋矣（見汲冢瑣語）惜其書今無可考魯之舊春秋即韓宣子觀易象春秋以爲周禮盡在魯而贊周公之德之大者是也史必有例魯史之例周公創之此可信

者也例舉其凡必一一定於周公此不可信者也史有官守告則書不告則不書此通例也告以日則書日不告以日則不書日此亦通例也此就國以外言之也國以內則所謂主人矣於主人則必所顧忌安得人人盡董狐乎況自政逮大夫祿去公室魯之爲魯可知矣魯既可知他國可知周天子亦可知非禮之事書於簡策者固多而簡策得其表而未知其蘊與知其蘊而未敢昌言者纍纍也於是孔子因舊史筆之削之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詞者又此也今以顯淺者言之例如隱元年書春王正月吾知舊史未必有王字著以王者尊王也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舊史未必不繫官不繫氏今則筆之曰無駭與四年翬帥師同惡其專政也又如天王使人來求賻舊史如何書雖不敢必或者書曰王使人來求賻今特以天著之更如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其仍簡策乎未知可也然曰考曰獻有微詞矣又如天王狩于河陽竹書紀年曰王會諸侯於河陽

此又見舊史之文今曰天王狩于河陽所以著以臣召君不可訓也更如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襄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昭二十年）明明是尉止等五人而曰盜明明是衛司寇齊豹而亦曰盜必非史之舊矣至于夫人孫于齊曰孫諱之即惡之也曰晉趙盾弒君許世子弒父一一以不討賊一一以不嘗藥此人人所共知者也故余以爲宜就十二公之事一一細玩之自得聖人之意焉設無三傳春秋豈歇後語哉古人早言之雖然後世講春秋者紛紛矣宋濂序春秋屬辭曰濂頗觀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大概凡五變其始變也三家競爲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乃倣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其後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存者存之其不可存者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有溢於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粹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

變也又其後也患恆說不足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譁然自以爲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嗚呼宋氏於講春秋者之病與治春秋者之法洵足以破今之墨守醫今之膏肓廢疾矣余不欲任謂人取三傳而融合之以三傳各有其獨到也非惟三傳也知春秋莫若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矣且以孔子作春秋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又從舜明於庶物說到孔子作春秋以爲其事可繼禹湯文武周公也孟子而後莫如董子其繁露一書可取者多矣傳董子者莫如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引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其自序又云余聞董生曰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又曰夫春秋上明三王

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而歸結於春秋者禮義之宗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司馬氏而後若何休若杜預若范寧各信其信有短有長若啖助趙匡陸淳雜采三傳者也而能以經駁傳宋儒治春秋祖之（劉敞春秋傳本啖趙陸之法）若胡氏安國春秋傳雖朱子不敢信然其言曰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非薄三傳者也顧以宋之不能攘夷而作未能得孔子之全耳高氏閌之注春秋本於伊川蓋主春秋中制之說者也亦得其義焉及趙氏汸作春秋屬辭可謂集大成其書存策書之大體第一假筆削以行權第二變文以示義第三辯名實

之際第四謹華夷之辨第五特筆以正名第六因日月以明類第七辭從主人第八八篇各有序固不敢謂其一一如孔子之意然雖不中不遠矣未可以其晚出而忽之夫去聖人之世若此其遙雖左公穀三家所傳者互有不同況論今日則欲治春秋宜不惑於一家之言取杜預之釋例陸淳之纂例合諸趙汸之屬詞更細玩經文以斷之仍舉三家所見各還諸三家而毋率於其間可矣抑又有言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曰作曰成孔子於魯史筆之削之者固甚矣故又引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司馬遷旣曰乃因史記作春秋又曰次春秋平心論之謂之次亦未嘗不可也蓋孔子戒不知而作謂之次孔子之心益安矣至謂采百二十國寶書者左氏也孔子則就魯史筆削之於其事必無增損焉此又余一得之見也

春秋左傳杜預注孔穎達疏　春秋公羊傳何休注徐彥疏　春秋穀梁傳范甯注楊士勛疏　鄭玄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　杜預春秋纂例　陸淳春秋集傳釋例　劉敞春秋傳　高閌春秋集註　陳傅良春秋後傳趙汸春秋屬詞

## 讀三禮

繼春秋而讀禮記三禮惟禮記最雜其成書由何而始今無定論據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其是否卽今之禮記固有疑問卽鄭康成所謂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康成知戴聖之傳禮而未明言此四十九篇者究何由成孔穎達疏云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義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沒後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

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謂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鄭目錄每篇皆有此於別錄屬某某蓋取劉向別錄也如曲禮上下王制禮器少儀深衣屬制度檀弓上下禮運玉藻大傳學記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屬通論月令明堂位屬明堂陰陽記喪服小說雜記上下喪大記奔喪喪服問閒傳喪服屬喪服文王世子屬世子法內則屬子法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屬祭禮樂記屬樂記投壺屬吉禮喪服四制屬喪禮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屬吉事究竟劉向別錄所定者是否得當亦未敢遽下斷語也孔穎達序禮記正義曰夫子雖定禮正樂頹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并作曁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歧塗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

各記舊聞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孔氏斯語可謂得其大致矣孔氏又引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記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卽依康成之說已可於此明大戴小戴所傳之禮各自爲書謂之小戴刪大戴固非謂之后倉曲臺記卽今之禮記更可不辯自明今讀禮記將如何余曰宜分爲三大類一曰經二曰記三曰傳如曲禮上下王制月令禮運禮器內則學記樂記祭法祭統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凡二十篇作經讀曾子問文王世子郊特牲玉藻明堂位喪服小記少儀雜記上下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三年問深衣投壺喪服四制凡十七篇作記讀檀弓上下大傳祭義經解閒傳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凡十二篇作傳讀說者謂王制作於漢儒月令作於呂不韋何可以作經讀余曰孟子所論多合於王制豈得薄今文家之說而不取漢文

帝時博士所作王制非此也月令雖鄭康成亦云呂不韋所修曰所修非所作明矣月令余別有述義即取蔡邕王肅以爲周公作無不可也說者又謂文王世子爲世子法也而必謂作記讀何也余曰此篇最雜夢帝與齡之說攷諸武王之年多不合即此一端其非古書可證矣說者又曰記與傳何異余曰記者雜記之也傳者傳大義也如檀弓如大傳經解閒傳其大義皆可取如祭冠昏鄉飲酒射燕聘七義祭義而外先儒有欲取以附於儀禮者余亦猶斯意云爾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於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亦不及爲其大綱見於文集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其條例與所商訂又不同矣吳氏澄以大學中庸程朱既並爲四書投壺奔喪爲禮之正經取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謂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之經後此外三十九篇分通禮喪禮祭禮通論儀禮十七篇余以爲非完書而實最古士冠禮篇有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據此而言孔子所謂定禮者即儀禮也顧其書不全耳然大端已具矣周禮者鄭康成以爲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授之鄭最精

禮余深取之顧成王行之與否則無可攷雖謂未行未嘗不可今讀周禮取其精義凡有合於今者行之不合者舍之庶有裨於政事乎至若以周禮爲僞者試詰以五官可僞而獨不能僞冬官何也

禮記鄭玄注孔穎達疏　衞湜禮記集說　吳澄禮記纂言　周禮鄭玄注賈公彥疏　儀禮鄭玄注賈公彥疏

## 讀周易

余讀易最晚易廣矣大矣豈遽能得其涯涘哉亦順流以泝之而已一曰易之原畫始於羲無疑也易有太極太極之解紛紛矣是生兩儀兩儀者一陰曰⚋一陽曰⚊卽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陰何以先於陽乎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先坤後乾與先陰後陽一也故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先陰後陽者有陰而陽得交之也兩儀生四象四象者陽上加陽爲太陽⚌陽上加陰爲少陰⚍陰上加陽爲少陽⚎陰上加陰爲太陰⚏繫辭傳第曰四象而四象之名何自起

乎曰卽象而知之太陽少陰少陽太陰將何所先後乎曰卽成卦而知之卦畫由下而上也太陽上加一陽曰乾☰乾一也太陽上加一陰曰兌☱兌二也少陰上加一陽曰離☲離三也少陰上加一陰曰震☳震四也少陽上加一陽曰巽☴巽五也少陽上加一陰曰坎☵坎六也太陰上加一陽曰艮☶艮七也太陰上加一陰曰坤☷坤八也此卽就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先加陽再加陰由四象而成八卦也八卦而小成乃由先天小象而成然既成八卦則大象昭矣故曰成象之謂乾此八卦之原也重卦者何人乎說者益紛紛矣余斷爲有八卦卽有六十四卦重之者亦伏羲也繫辭傳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故易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蓋三才不足以盡易必兼三才而兩之乃可盡易故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九家易曰伏羲作八卦類萬物之情六十四卦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策數一物也以此知伏

羲重爲六十四卦而周官紀三易其別皆六十四豈待文王而後重卦哉此又六十四卦之原也二曰易之序八卦之次第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既著於前矣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四畫凡十六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者是也四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而爲五畫三十二邵子所謂十六分而爲三十二者是也於經無見然朱子以爲比之井累三陽以爲乾連疊三陰以爲坤然後以意交錯爲六子又先畫八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旋相加而爲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自然與人爲造作蓋不同矣試取朱子啓蒙乾夬起至剝坤止讀之周易折中卷十九亦載之頗粲然有其序此一說也來氏知德不取此說以爲直是死數而重在變其所作八卦變六十四卦圖卽乾初爻變爲姤二爻變爲遯三爻變爲否四爻變爲觀五爻變爲剝推之於兌離震巽坎艮坤爲八變以爲天地陰陽變化之妙卽爲自然之序此一說也然每一卦七變卽歸本

卦如乾六畫全變卽是坤也兌六畫全變卽是艮也乾尾晉大有兌尾小過歸妹創爲變義總覺費解且來氏雖不從宋儒之說而取伏羲卦所謂白以漸而長黑以漸而消黑以漸而長白以漸而消者其序仍爲乾夬至頤復夬由姤大過至剝與第一說無異也說者又謂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因而重之爲六畫若一分爲二而至六十四爲畫與三才而兩之之說不合矣且以說卦傳推之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是八卦之序爲乾一坤二震三巽四坎五離六艮七兌八也因而重之乾泰大壯小畜需大有大畜夬也坤震巽坎離艮兌以此類推此又一說也沈起元周易孔義集說然此變也非序也卽來氏所謂八變亦非序也然則序卦之序又何說乎曰序卦之序有謂非其

蘊者矣然其說非也此其序爲文王所定者也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憂者憂天道也患者患人事也憂天道而首乾坤終坎離言氣化之本患人事明萬物之相生以形而傳氣故始于咸恆終于既濟未濟言夫婦之道（參項平甫說）今驗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卽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變者反覆唯成一卦則變以對之覆卽綜變卽錯就六十四卦文王之序言之乾坤錯也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剝復元妄大畜綜也頤大過坎離錯也咸恆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漸歸妹豐旅巽兌渙節綜也中孚小過錯也既濟未濟綜也錯者八綜者五十有六爲六十四卦之次序可以按其序知人事之嬗變焉（據來氏知德文王序卦圖沈氏紹勳周易序卦傳註）言人事而天道在其中矣此又一說也然余於序卦之義究未知意之所在於是更取序卦明義而玩之（見周易折中注曰程子有上下篇義今祖其意而詳推之按折中爲李光地原稿）所謂上篇陽也天道也故凡天

道之正陽爻之盛及陰陽長少先後有序者皆上篇之卦也余既以爲不然所謂下篇陰也故人事之交陰卦陰爻之盛及陰陽交感雜亂長少先後無序皆下篇之卦也其說更謬豈有古聖人序卦任意雜取而不得其條理者乎他日更詳論之三曰易之變前既言易之變而非易之序然所謂十八變而成卦者卦固從變中來也知易之變而未嘗不可得易之序故乾坤二卦獨著用九用六陽變爲陰陰變爲陽矣非變何足見易之用世之薄卦變者不知易者也如易之乾卦初九潛龍勿用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答魏獻子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初爻變則乾爲姤矣䷫二爻變則乾爲同人矣䷌惟三爻變兌䷉四爻變巽䷈蔡墨未言五爻變則爲大有矣䷍上九變則爲夬矣䷪全變爲乾之坤矣䷁以此解經妙義入神推諸各卦莫不皆

然此言爻變之最古者也再言卦之變乾一變而爲姤卦變與爻變同及兩爻皆變則爲遯䷠三爻皆變則爲否䷋前亦已言之葢八卦之始卽由變來如乾爲陽剛下變一陰之巽二陰之艮三陰之坤坤爲陰柔下變一陽之震二陽之兌三陽之乾此卽所謂剛柔相推也更言互卦古人互體之法但於六畫中求兩互是正例也繫辭傳下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異位其二與四卽內互也其三與五卽外互也前人未能活潑說易致不能通耳漢晉諸儒無不言互體者至王輔嗣鍾伯季始力排之然終不能黜也特是漢儒言互祗就一卦一爻取象而未能探其所以然直至南宋王氏應麟作鄭康成易注序始發之王氏謂八卦之中乾坤純乎陰陽故無互體若震巽艮兌分主四時而坎離居中以運之是以下互震而上互艮者坎也下互巽而上互兌者離也若震巽分乾坤之下畫則上互有坎離艮兌分乾晝之上畫則下互有坎離而

震艮又自相互巽兌又自相互斯陰陽老少交相資也其義最精卽所謂雜物撰德也以互卦講易者既得其理而易詞乃不虛發未可以得意忘象之說而棄之然取六畫二互足矣若三互四互則後人之鑿矣然如乾坤雖無互而未嘗不可變如乾九三虞翻解曰謂陽息至三二變成離離爲日又如乾九五曰謂四已變則五體離離爲飛餘可類推此則據所變以釋經文也故曰易變易也此易之變之大略也四曰易之象凡卦畫皆曰象未畫則其象隱已畫則其象著故繫辭傳曰見乃謂之象又曰法象莫大乎天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天地日月可見之顯者推而至於風雷山澤水火更推而至於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如所謂蓋取諸離益噬嗑乾坤渙隨豫小過睽大壯大過夬十三卦者皆象其物宜也春秋左氏傳韓簡子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此確論也繫辭上傳言象者凡二十一下傳言象者凡七說者曰易之始終獨

有象爾依繫辭傳之文既知象之重且要棄象而言易則易非易矣然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象乃四者之一耳今曰獨有象爾斯則泥於象者也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在其中矣程子蓋有取於嗣輔象者出意象生於意之說故曰有理而後有象揆諸聖人立象以盡意之旨必立象乃可盡意是即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之申言立象乃可示亦卽見乃謂之象意由象來也非象生於意也然在八卦未小成之先如太極生兩儀自有兩儀之意卽有兩儀之理吾人悟到兩儀之理乃知四象所以生之理程子所謂有理而後有象固合於聖人觀象之意也所示者象也所觀者人也知有此理乃可以觀不過非象不能盡其意耳意在象先乎象在意先乎一以貫之者也五曰易之數求數

於未作易之前所謂八卦未成者是也求數於作易之始所謂八卦小成是也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六十四卦是也以卦言之數起於一統於三故曰三畫而成卦重之則六畫上三畫外也下三畫內也仍統於三也繫辭傳云兩三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以天地生成之數言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者卽一三五七九也地數五者卽二四六八十也合一三五七九卽二十五也合二四六八十卽三十也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卽天地生成數也與河圖合以參地兩地倚數言之陽以七陰以八爲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之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一故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依鑿度此卽古太乙行九宮數也與洛書合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爲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揲蓍

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耦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爲八依朱子本義天地之數備於五其十也以五成之依楊龜山說參天兩地以爲五大衍之爲五十十其五也依呂與叔說五其本體也自五以下一四五也二三亦五也自五以上六一五也七二五也八三五也九四五也十五五也天五無往而不在此大衍數所以止於五十也依林至說河洛之說紛紛矣大衍之解紛紛矣它日當別考之所謂九六七八者奇爲參耦爲兩乾三奇三三爲九故老陽之數九坤三耦三兩爲六故老陰之數六震坎艮一奇二耦三與四爲七故少陽之數七巽離兌二奇一耦六與二爲八故少陰之數八九與六爲十五當一氣之日七與八爲十五亦爲一氣之日老陽之策三十六老陰之策二十四合爲六十當以甲子之日少陽之策二十八少陰之策三十二亦合爲六十當以甲子之日乾坤六爻之策共當三百六十少陰少陽六爻之策亦共當三百六十乾坤二

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少陽少陰二篇之策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項平甫項氏家說又案卦首六畫陰陽初生皆其少者所謂七八也陰陽之氣無一息停七變九爲老陽八變六爲老陰爻是也畫動之爻仍在本卦陽仍是陽陰仍是陰特老少異耳至九八爻動將由本卦變入之卦老反爲少而陰陽易體動之至也馬通白易例舉要並有陰陽進退圖又案陽爻晝數也陰爻夜數也天地相銜陰陽相交故晝夜相離剛柔相錯春夏陽也故晝數多夜數少秋冬陰也故晝數少夜數多據邵子說易之道首陰陽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故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又曰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知寒暑之道乃知屈信之道寒暑屈伸皆徵於數王弼所謂互體不足遂及卦變卦變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生此說謬矣非維互體卦變五行也日月相運而成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是變化之迹也天一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即變化消息也凡

卦氣消息納辰爻辰在在與易之數有關且消息爻辰皆出於卦氣卦氣起於中孚以及十二辟卦值七十二候乾坤各六爻之變在孟喜虞翻謂之消息在京房謂之納辰在鄭玄謂之爻辰其在卦氣謂之十二辟卦漢之焦贛虞翻宋之李之才朱子謂之卦變之自來孟喜專論卦氣消息虞翻宗之春秋左氏傳孔穎達正義引伏羲十言之敎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如以先天觀之坤消則乾息乾消則坤息巽消則震息震消則巽息離消則坎息坎消則離息兌消則艮息艮消則兌息也如以孔子六畫而成卦觀之則坤初變而下卦爲震內外合成復卦陽更息則坤二爻又變而下卦爲兌內外合成臨卦陽更息則坤三爻又變而下卦爲乾內外合成泰卦陽更息則坤四爻又變而上卦爲震內外合成大壯卦陽更息則坤五爻又變而上卦爲兌內外合成夬卦陽更息而充滿則爲純乾矣於是乾初消而爲姤二消而爲遯三消而爲否四消而爲觀五消而爲剝全消而爲坤如以孔子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與因而重之爻生其中矣合觀於先天大象中是乾至姤數三十二卦分全象爲兩儀姤至遯數十六卦分全象爲十六十六者八卦之兩儀也觀至剝數二卦分全象爲六十四者八卦之八卦也又案納辰與爻辰本同一法但京房之納辰以十二辰納之於十干中卽用之於納甲中也鄭玄之爻辰則以十二律相生同位娶妻隔八生子爲據而不論納甲蓋一幹二枝各有條理而本末遂異矣探討各有至理但人未易參透耳又豈可薄之哉宜參觀近人黃星若元炳卦氣集解六曰易之位八卦方位見於說卦所謂六位而成章是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卽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邵子謂之伏羲八卦之位先天之學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

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卽震在東方巽東南離在南方坤西南兌在西方乾西北坎在北方邵子謂之文王所定後天之學也（離火夏至午陰生巽木巳辰陰始震木春分卯艮土寅丑陽形坎水冬至陽生乾金亥戌陽始兌金秋分酉坤土申未陰形八卦方位圖見於馬通白易例舉要）前乃不易之位後乃變易之位也位之先天後天亦可合一此又非專家不克探討矣（亦可參觀卦氣集解先天後天合一圖）至若觀變動者存乎應辯逆順者存乎承乘與夫得位失位者可稽諸輔弼易例而得也七日易之例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此易知者也同功而異位此卽指互卦亦易知者也陰陽有對舉而言之者如陽剛陰柔陽光陰質陽進陰退陽先陰後陽實陰虛陽仁陰義陽德陰刑此其中微妙多矣陽大陰小陽貴陰賤陽善陰害陽明陰闇陽君子陰小人此則扶陽抑陰之本旨也然陽茍一也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茍隻焉五陽何得不同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爲一卦之主爻雖賤衆亦從之如小畜彖云柔得位而上下應是也以

此類之則陽貴陰賤固未可執一論矣卦之所重者成卦之主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主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矣爻之所重者時爲大時宜潛宜見宜惕宜躍宜飛既飛而思潛宜悔據乾六爻以例諸卦爻所謂時之義可見也然惟變所適不可爲典要其難測者抑又多矣如履以不咥爲亨而于三不言應上之志同人以于野爲亨而于二轉言應五之吝或爻與爻悖屯初賢侯于二五則以初爲姦寇蒙二賢師于三則以二爲金夫同一有它于此則以本爻爲它于大過中孚則以正應爲它同一中行于師泰則以二五爲中于復益則以三四爲中說見羣龍无首者忘首出庶物乾爲首說龍戰玄黃者昧震爲龍爲玄黃然則易例幾疑爲無定矣夫不易者有定例者也變易者無定例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又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易爲君子謀

不爲小人謀測易例者知此而已（參觀黃式三易釋）　八曰易之占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占有六爻不變者如以卦彖占遇屯曰利建侯遇蠱曰貞風也其悔山也是有
一爻變者如遇坤之比遇泰之需是有二爻變者如陳摶爲宋太祖占旁及諸
爻有三爻變者如遇貞屯悔像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有四爻變者以
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有五爻變者如遇艮之八是有六爻變者如
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蔡墨亦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是也天下
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
上變爲八七者著之數八者卦之數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
著數也（參觀馬通白周易敍錄）　明乎以上八端乃可讀易易之辭不一也解易之辭有取其
正者有取其變者如乾卦初則震龍潛于坎下如舜之耕漁與世子之居潛邸
二則下卦之君見龍在田出舍郊野卑服卽田功膏澤徧于民位雖不當以見

大人而占也三則居下卦之上上卦之下位如方伯有君民之德是知至至之有事君之心是知終終之四本乾初爲淵在三之上則象躍如舜之由畎畝而納百揆位雖不當以在淵而貞也上之亢龍以有悔而貞如堯以倦勤而使舜攝政能有悔終无凶乾道之善變化也用凡見羣龍无首上下純以剛德見天德之无以復加也見王式三易釋此解易之取其正也如蔡墨云云指互卦而定此取其變也辭之所在卽理之所在理亦有正有變也知此乃以通其辭悟其理矣推之日月運行而證於卦氣等等皆易之一端又推之逸象等等亦易之一端也皆未可薄之雖然易豈易言哉余於易學最淺顧在此憂患之時有志焉而未逮也他日更取昔人玩辭衍理者一一研慮之而取爲我用葢易固非空言也以孔子十翼解易庶乎得之漢易之存於今者莫如唐李氏鼎祚之集解宋王氏應麟所輯之鄭氏易注清孫氏堂之二十一家易與夫張氏惠言之虞氏義

惠氏棟之周易述若夫王氏弼獨得義理之正宋元明之治易者多主之亦未可忽焉而燦然者莫如程子傳朱子本義至項氏安世之玩辭李氏衡之義海撮要亦著者也假我數年或可得涯略焉

周易鄭玄注　王弼注　周易繫辭韓康伯注　孔穎達正義　李鼎祚集解　廿一家易注　程傳　朱子本義周氏義海撮要　誠齋易傳　蔡清蒙引　來知德集註　熊過象旨決錄　周易折中　黃式三易釋　沈紹勳易解　馬其昶周易費氏學　黃元炳易學探原

# 約園雜箸續編卷八下

雜文二

仁義禮智信五常箴

按家譜載十一世族祖爲濤公著有五常箴文佚壽鏞以爲濤公生在淸之盛時人心猶古名教未斁非若今之世甚於洪水猛獸也顧兢兢以此爲箴自勵勵人其識過人遠矣爰本朱子竊取之意僭爲束晳補亡之辭擬五箴以闡奥旨

仁箴

芸芸庶類厥靈惟人元爲善長物生於春韓言博愛道本無垠佛說慈悲救世外身誰無惻隱放之彌綸西銘有訓與物胞民孝弟本立安懷志伸藐躬懔懔

強恕求仁

義箴

朱子有言虛心觀理無適無莫惟斯與比不辨所喻云何制事肝膽照人交全道誼鐵肩負擔金革不避胡世滔滔但知爭利戰陋春秋俠尊叔季勉爲君子而行於義

禮箴

揖讓周旋玉帛酒醴此乃外觀非其本體論厥大原秩由天啓法爲之防敬樹之槃三百三千文質嬗遞不學胡立非儉奚濟嗟今之時名教蕩洗挽茲狂瀾進退以禮

智箴

易重知幾書言明試不有聰明胡能判事惟出於誠毋忽於易士以識先巧爲

天忌一點靈犀物無滯累道言妙門佛以慧示樂趣自尋流水恣意深藏若愚且慕大智

信箴

燕春築巢雁秋排陣物猶如斯寒暑序順無輗胡前無軏奚進義重諾金吝戒刓印易著格魚史言市駿大號渙汗出言惟慎去食去兵寧爲道殉固學之基厥惟主信

萬季野先生祠堂記

貞文先生萬布衣季野諱斯同晚號石園鄞人其先世在明代以四忠三節一義著稱於世考履安先生有道而文先生其少子嘗師事黃棃洲得聞蕺山之學既益大肆力於古於書無所不窺而尤長於史論者推先生史才爲一代冠二百數十年來無異詞以清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四月八日卒於燕京明史館

年六十有五先生既客死無子弟在側其史稿及羣書多散佚越二十三年雍正三年乙巳七月其子世標檢遺書明史原稿家藏者若干卷及在陳澤州家陳實齋許時菴蔡瞻岷錄副者一一紀錄謂橫雲山人所刻止得十之一耳望溪稱其明史本紀列傳凡四百六十卷惟諸志未就其書具存華亭王氏淮陰劉永禎錄之過半而未全蓋有合焉當明之亡志士仁人靡頂踵元後先踵接就吾郡而論前有六狂生後有五君子先生自髫齡習聞其事奮起孤生自言先世九代忠勳及吾皇考復以文德易武功鼎遷社改事無可爲惟持此志可以上告歷祖於是學凡三變始治古文詞詩歌棄而攻經國有用之學宏開講會多所啓迪復以此道迂遠而國史承譌襲謬乃發憤以史事爲己任隱忍史局以至於老且死曰將以此報先朝也自己未迄先生沒凡二十四年斯志不渝輯成明史列傳三百卷帝王本紀若干卷諸志已成書否雖未可知然壽鏞

嘗見伏跗馮氏收藏食貨志稿則題先生名叓證諸明史稿五百卷之說則諸志之作似無可疑今距先生之歿又二百三十有六年矣壽鏞閒嘗謂先生學雖博名雖高而志不見於當時書不盡傳於後世經學雖深而掩於史詩古文詞雖工而掩於經天固欲成就之而人事反厄之是可悲也然審先生素志初不欲以文字傳而欲藉文字以傳人嘗語其猶子貞一曰無益之書不讀無益之文不作而與李杲堂書謂文誠善矣但可成一身之名何益於天下事惟以我之文章表前人之遺行使前人藉我而得以不朽者我亦藉前人而附以不朽又語范筆山謂諸經之學不患無傳人惟史學顧相與共任之今讀先生遺著若宋季忠義錄若儒林宗派皆所以表前人遺行也若歷代史表石經考紀元彙考皆所以裨益史學也至如讀禮通攷九十卷世僅知其出徐氏乾學而實先生書也然則先生之經學又可知焉他諸撰述或亡或存未可備論惟羣

書疑辨及新樂府爲先生少年作未足概其學則可斷言古文詞傳者亦不多曩壽鏞刊其石園遺稿疑猶未爲完本夫以時之所遭如彼學之所至如此匹夫而操筆削一言而動公卿生不濡染於朝冠沒而俎豆於鄉社如先生學問行誼亦可謂至乎其至者矣然其志之所存若顯若隱則又極生前死後之厄遇況復北地返魂西皐空夢羣書盜於錢名世直筆屈於王鴻緒雖有孤兒世標收拾叢殘弟子衆多初無如李漢之於昌黎者爲之檢拾遺文宜其平生撰述多散佚不能盡傳於後也今國家崇尙儒術推列先生爲浙之鄉賢先生學術志行庶幾大顯於世而夙昔講學之所曰白雲莊鄞之文獻會既建而新之奉化尊湖畟先生之墓在焉鄉人應兆松告壽鏞曰自同治間吾先師謝午峰貢生訪得之於榛蕪中同邑吳可舟劉雨棠集同志七八人歲時祭掃諸公既沒中輟有年修而復之鄉後學之責也唱言既出和之者衆羣相率勉費集事

舉擴墓地八畝強四周植樹更置良田二十餘畝爲祀貲別購地一畝五分於蕁湖鎮洞橋建立祠堂丁丑春祠成集鄉人士落之而屬壽鏞爲記先生之不泯者固不繫乎祠之有不有也先生之學行與其志之所存固非吾鄞人所得而私之也然而景企前賢不能忘表而章之以詔吾後人則又情之所不能已也然則登斯堂者景先生之人必宜攷其學究其行尤必審其志之所存以蘄之乎先生之所至乃不媿生於先生之鄉壽鏞讀先生遺書想見先生之爲人今拜其祠而有感因書其平生大節稍著其爲學之規立行之本與其志之所存者以鑿於壁雖老矣猶將與吾鄉人共勉之焉時民國二十六年三月

義善堂記

陳君中村合族人將重新義善堂介居康侯屬余爲文記之余諾之久忽忽半年未之踐也一日攷奉化縣有所謂鎮山廟者在縣南七十里固海陳姓祀其

始遷祖翻字文昭又云唐乾符三年爲明州兵馬司因阻兵亂卜居邑南海潮
齧岸築塘捍患吳越錢王封武功大夫志本諸采訪余深疑之夫築塘捍患百
世之利也廟而食之宜矣而謂爲陳姓祀其始遷祖何也及讀陳中村所示錢
武肅王封誥有力捍海疆靖地安民勸墾荒土邑有寧宇四語乃知武功之所
以爲武功者有功於民也又就其所示發祥源流攷云武功生於唐大中二年
乾符三年爲明州兵馬司使以黃巢亂勤王不得返故土卜宅鎮山之原錦溪
之滸固海始名焉乃恍然於固海者固海之塘也又云歿卽廟食於其地鄉人
至今祀之則祀之者爲鄉之人非陳之子孫彰彰明矣亦越七世諱美義美善
繼志述事子孫蕃衍以三十年一世推之當在宋時顧譜牒未見不敢斷言然
廟公也祠私也祠之有堂尊祖而敬宗也禮云臨文不諱諱名非古也孔子曰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釋之者曰沒世而名不稱是終無令也然則陳氏以

美義美善二公之名名其堂有合於古之道乎吾因之有感矣吾張氏留侯之苗裔在宋曰文節公清風亮節著於史子孫由滄州遷蘇再遷鄞之雲龍溪迨守中公始由雲龍遷鄞城自守中公四傳至德載公生子三諱宗三實爲我五世祖而譜牒沿誤使宗三公無傳焉余於是建墓莊於鄞之西山榜其堂曰宗本名其莊曰三春與陳氏之所以名其堂者其意豈異也武功之捍潮禦患與文節之發兵防河先後輝映美義美善二公其所以壽庇後人者宗三公將跂而及之重新斯堂而屬余記其事斯固余所執筆而深快者也余願與中村共勉之若夫世系之所自已言於繆君蓉卿而不復贅時己卯冬日也

三春墓莊記

壽鏞幼讀同治甲子續修舊譜四世祖字德載生子三穆珊汝吉宗三又云汝吉宗三並爲貫橋別祖細攷之貫橋一支實祖汝吉公也東街始南樓公西街

始春園公皆汝吉公子也然則宗三公其誰祖之及年稍長有意譜牒一日得星洲族祖寓吾父書曰大治公神主在貫橋祖堂載有字仰庵子四稵稢秩和云壽鏞趨而與吾父言宗三公之子孫得之矣得之矣蓋宗三公生大治公而其下無可考我後庫營房段塘之支祖殿臣殿甫二公其上無可追得此而世適相符吾父爲狂喜者累日夫宗三公不祖於貫橋而實祖於我後庫營房稵稢秩和四公中必有一人爲我七世祖者可斷言也其詳既別爲之說載於新譜不復贅獨念壽鏞十六世孫也上溯宗三公遙遙十一代然就貫橋支祖汝吉公觀之固同出於德載公而爲親兄弟也況大治公粟主奉於貫橋祖堂其與南樓春園二公爲同祖兄弟其同居貫橋又無疑也於是謀諸竹坪族叔思有以聯兩支之誼而建墓莊於鄞之西山合祀吾兩支所自出說者曰祠與墓莊可合乎以言祠則有宗祠在將謂之支祠乎則宜正其名曰支祠今以墓莊

名而祀其先非禮也壽鏞則應之曰春秋傳謂若敖之餒者固惜其無祀之者也祀之於祠公也祀之於家私也公祀以外有私祭孝子慈孫之忱也吾亦盡其孝子慈孫之忱而已矣無於禮之禮古之人且有行之者矣況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聖人不嘗竝言之乎說者又曰子既曰聯兩支之誼而名其堂曰宗本名其莊曰三春子其有所偏乎壽鏞曰宗三公之湮晦也久矣雖汝吉公有感然不安者兄之於弟親之欲其富愛之欲其貴今有其子孫而使莫不得其宗祖者垂二百餘年一旦相合其懽娛又將何如子謂之偏隘矣雖然壽鏞猶有說焉祖宗之視子孫一也而各尊己之所自情見於親也分而至塗人者勢也蘇老泉曰勢吾無如之何也今自星洲叔之於吾父及竹坪諸叔之於壽鏞以逮族而若期功之親且兩家皆以祖母之節孝纛庇子若孫吾父名齋曰寸草竹坪族叔名齋曰荅暉其情景又同之竹坪叔之祖與父及壽鏞之祖與父皆

葬於西山葬之地相去皆不及十里魂魄相依一堂侑食使其有萃而無渙焉後世子孫追溯今日孝悌之心油然而起豈不快哉莊之址曰四十七都二圖比字號土名錢姓門前溪埠邊饗堂三楹宿舍四楹庖湢俱備後有小園自大門入旁植桃柳每當清明時節桃柳交暎三春韶景郁郁芬芬坐對青山旁臨流水瞻拜先隴之下由哀而樂有不覺心曠神怡者矣莊始建於丁卯竣工於戊辰監工者竹坪叔也記之者十六世孫壽鏞也

編輯四明叢書記

壽鏞自庚午秋始編四明叢書歲月不居於今庚辰十有一年矣以一人之力而欲盡刊一郡遺書如蚑負山幾何能濟天公厚我良友匡予墜緒遺言已流傳者凡一百三十三種九百二十七卷刊而未印行者二十七種一百五十卷厥目與夫成書年月宜彙記之俾有攷焉

絳雲樓書目　絳雲樓書目全書約八十餘頁頁約二三百字上下分寫在三萬字左右昔年鄧孝先邦述得之於盛伯希祭酒家祭酒名昱又見常熟王紀玉所藏本乃吳枚庵過錄陳少章閱本細字密行批注幾徧孝先於丙子歲又過錄此余爲公家收書碧之藏悉載入秘閣斯册預爲爰倩草屈氏錄副披閱之下牧齋眞可謂讀書人藏書矣分類旣簡而明所藏復不蕪雜更以少章博聞强識批注又極精核余思將所藏編一讀書人書目輒不可得天假我年當勉爲之此目亦可則傚者也甲申重九約園

拜經樓題跋五卷　曝書雜記三卷　此題跋已有刻本據道光丁未錢泰吉序爲蔣生沐光煦刊者也卷末有蔣光煦識云是書爲鱸鄉尊人蘇閣先生壽暘所記述鱸鄉曾手錄其稿以見遺因授之梓而附其父子詩文若干首於後云又有管庭芬跋云兔牀先生爲祖籍休寧流寓尖山之陽博綜好古值馬氏道古叢書查氏得樹樓遺書散布人間偶得其殘帙流連綦每繫跋語以寄其慨迨後搜討益勤并與同邑周松靄大令陳簡莊徵君共爲題識歌詩以紀其事嘉慶癸酉年八十一下世次君蘇閣明經彙錄藏書跋語析爲五卷歲己亥哲嗣鱸鄉茂才出示遺墨生沐廣文謂拜經題跋實勝讀書敏求題乃屬庭芬偕許君光淸校寫付梓云觀蔣管識跋是書源流可以概見余於壬申冬得諸上海富晉書局以六十番購得者乃未刻時之宋體原寫而經人批校者也稿二種其一爲拜經樓題跋五卷卷首題有光緒辛巳五月廿八日校六月朔畢此跋校者所題也鈐有公藝子孫印卷五有晉石厂校本五字無附錄其二爲曝書雜記三卷乃嘉興錢泰吉輔宜作也惟卷上未校卷中卷下均經校過書末題有三月朔旦䘚初平初校畢十字蓋錢氏後

人欲合兩書重刻之原稿題跋既刊布原稿本不足貴但昔人校書之精心可見一斑嗛書雜記已刻入甘泉鄉人稿其中記述有益多聞且足徵嘉興錢氏家學淵源云乙酉春約園

## 子部

潘尉批南華真經副墨　余於丁卯戊辰間政務最繁時寓金陵娃娃橋陳氏衡園（主人陳桂甫也）夜則輒取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所著南華真經副墨讀之以之涵養心性並披注中拮据卒瘏不相干涉對以金剛經夢幻泡影作如是觀請魏太史家驊書之及辛巳壬午間又得潘中丞尉手批副墨同一萬歷戊寅刻也潘氏云方壺外史即潛虛生揚州興化人隆萬間作參同契疏測口義二種云潘氏乙酉秋七月奉檄撫黔疆政事之暇獨能溫理南華以爲裨益身心不淺誠可謂先得我心是書用綠色紫色朱色墨色一一批綴皆出自心得而以安時處順聽其自然使可以還造化爲言滌惜居官者日在夢夢中也嗚呼此道果孰之乙酉春約園

舊校春秋繁露　庚辰暮春余見鄧氏寒瘦閣舊藏春秋繁露乃孝先得孔葒谷據大典本校者實錢獻之底本也孝先稱其一字不肯放過誠然且謂此書非得此校不能讀明刻有數本如兩京遺編本漢魏叢書本世尚稱佳刻今乃訛舛至於如此余盡十日之力就孝先校本謄寫於程氏刻本俾它日有重刻繁露者得依據之亦一快事也乙酉春約園

先給諫批校困學紀聞　此即補注二十卷所自出也先給諫一生於困學紀聞用力最勤安陸陳少梁（華庚）作先君傳已詳言之余小子作補注後序亦細述之此書幾遭蟲蝕往年旅蘇有陳

升者余僕也善裱書余督之一一重裝凡書中夾黏原批幸完整無闕不特手澤流遺對之起敬而預斯有益悉皆鈔內洵足補諸家所未及伯厚先生痛宋社之屋撤梯樓居者十餘年困學紀聞一書於風俗人心尤所注意宜先給諫拳拳於是也子孫勿以余既刻補注而忽視原書菁精神所在者大矣男壽鏞識時在乙酉春

夏文燾爲黃蕘圃校閻注困學紀聞　困學紀聞一書爲鄉先生深寧叟精心結撰亦　先君子一生盡力者也余見是書必購爲各家所注者備有之庚申居燕得慶元路胡禾監刊本初以爲元槧也及檢藏書家所志行款均不相符心固疑之又得閻百詩氏勘定本其刻極精且有初刊本作某元板作某之小注所謂初刊未知據何本所謂元板作某者又與慶元路本有同有不同益致疑矣今歲秋見張氏適園舊藏黃蕘圃屬夏方米校於閻刻本之上者校既精而閻刻與余所藏同於是與慶元路本細爲勘比乃恍然今之所謂慶元路本乃弘治翻刻非元初刻也觀夏方米跋謂閻氏亦曾見過元板惜乎其勝處未能盡發夫曰未能盡發則有發之者如藍爲開杜鵑發也（卷一第十五頁）弘治萬歷本發並作鬱而閻刻獨取發不如周家之少注（卷二第十八頁）弘治萬歷本少並作多而閻刻獨取少諸如此類皆本諸元槧者也黃蕘圃跋云今倩方米校此元本佳取悉見此後讀者庶不致以弘治本爲元本實獲我心矣因盡十日之力爲之過錄於此他日有重刻困學紀聞者以此爲定本且補閻氏所未及也可至元本行二十四字與弘治翻刻行十八字不同（黃氏謂方米校者錄行款）余第錄其所校異字未鉤勒行款爲辛巳季冬約園

黃蕘圃批校蘆浦筆記　辛巳秋爲公家訪書見有黃蕘圃批校蘆浦筆記蘆浦者乃清江劉

昌詩辟字之攸寓也筆記凡十卷刻於鮑氏知不足齋叢書鮑氏刻此書時蒐羅善本恭多其跋文已詳言之矣黃氏得節本蘆浦筆記凡三十七葉附沈括筆談二葉楊公筆錄二十一葉云收於元妙觀東墨林居且曰較十卷本爲勝鮑刻曾勘精審猶遜此惟余舊藏穴研齋鈔本此勝處悉同悉此本未可以節文輕棄也云余得此即依之迻錄於知不足齋本可見書必參校諸本乃得其完美也黃跋錄後乙酉春約園

黃蕘圃跋云此舊鈔蘆浦筆記及楊公筆錄初書友攜示余以蘆浦筆記家有舊藏本楊公筆錄未知其書且裝潢狹小殊不耐觀遂還之矣適張訒菴來談及亦未見此二種其蘆浦筆記雖非足本然有一二處殊勝鮑刻余復取同與藏本相勘凡舊藏本勝處無一不合惜非足本其本之所自出當可信其爲佳耳書之不可輕如此爰令賈人重爲裝潢而收之楊公筆錄向與借來即附後云甲戌九月二十有九日晨起雨牕識復翁

十月初十取舊藏本校即穴研齋繕寫本也復翁

黃蕘圃校澠水燕談錄　澠水燕談錄十卷宋齊國王闢之聖塗作也鮑氏知不足齋叢書跋云此帙出自正德間白沙貢氏吳郡趙氏清常又以宋刻補足末卷詳具李北苑跋中云黃氏蕘圃既得貢氏本與鮑刻頗有出入因爲互勘惟第十卷非貢氏（貢氏名大章書中有萬歷甲戌紅陰白沙山人貢大章志在卷九末）原鈔且疑非明鈔以字跡不類也故第十卷無可校余於辛巳秋見黃校本亟錄之於鮑刻本之上此校甚詳細可輔鮑氏所不及宜寶也乙酉春約園

附錄趙國春誌及復翁記　趙誌云澠水燕談錄十卷明萬歷甲戌紅陰貢大章傳鈔南宋尹

氏書棚本按李北苑跋云趙淸常家藏本則密諸卷中朱筆校字與舊藏吾宗淸常道人手跡無異知是書初爲吾宗脈望館藏書也旋歸鮑氏知不足齋又歸黃氏士禮居借黃復翁兩跋其一僅存書腦邊數字而已然書體完善朱印纍纍粲然奪目㸃經名人校跋其爲流傳有緒之秘籍無疑矣癸酉淸和月虞山趙國春獲觀因誌

己巳六月三日鮑丈至蘇余往訪諸閶門談良久書籍源流言之甚晰偶及是書云天一閣所藏係十卷足本未識今補抄之第十卷卽出天一閣否歸檢新刊天一閣書目果十卷未載□抄不知其本如何也復翁記

黃蕘圃校宋姚寬西溪叢語　西溪叢語刻入於汲古閣津逮祕書者與鵝鳴館刻本不甚相遠其脫失處並同余於壬午秋見黃蕘圃校本首錄野竹齋鈔原題次則復翁嘉慶己卯秋記次則附記壽松堂蔣氏兩鈔本次又爲己卯中秋前一日復翁校記次則十八日又記又有中秋後三日燒燭書二十六日兩識最後則題七絕二首曰復翁漫筆其批校大旨均見識跋中蕘圃於斯書用功可謂勤矣余因將上方下方所題者逐悉錄於津逮刻本凡欲重刻是書可以此爲完本願後人毋負蕘圃一番苦心並勿笑余於干戈擾攘中而埋頭作此生活也乙酉春約園

附錄黃跋一二三四五六復翁漫筆一又識一

西溪叢語最舊爲鵝鳴館刻向聞壽松堂蔣氏得濉溪坊顧氏書有錢曾遵王校本因借校於津逮本上雜諸書堆中檢而失之適小讀書堆有舊抄本爲嘉靖時野竹齋沈與文所藏較遵王本爲古但不知異同若何復從壽松借之乃壽松又有舊抄本止上卷抄本亦後於沈本而

訛謬亦復不少茲取以參沈本就可兩存者書於上方錢本可參校沈本者書於下方至於敍次先後蕘松舊鈔本略與沈本同錢本敍次倒置脫落亦多遵王悉校之其校正略同沈本卻非出於沈本其跋不詳本所自出故未可知也錢跋別錄附考己卯秋復翁記

余前校錢抄曾借過張訒菴所藏吳枚菴臨何小山校本在鶴鳴舊刻上久而忘之矣今因得此舊鈔復與訒菴談及重借訒菴本覆校之雖臨何小山今卻與此校本又不同因復校於下方注云刻者何校此本之所從出也可校之未盡者亦注云刻何校於刻本而又不出於此鈔者注云校所以辨異也何校用葉石君所藏嘉魚館惡鈔本正是此本而末云七十四病叟鍠記又與仲老記者異矣復翁記

古人之校書如掃落葉如拂几塵此言誠然余於是書校至再至三矣而誤字仍有存者因復用吳臨何校本在鶴鳴館舊刻本上者覆校茲始竣事略記面目俾讀者覽焉一校之在下方而注明刻者鶴鳴館本也一校之在下方而註明校者即臨何校之向據此野竹齋鈔本又參用別本何校之註明別本及一作本也何校雖據此鈔本而又往往不與此本合或當日偶有脫落或出於以意去取也今余悉校鶴鳴館刻之與此野竹齋鈔之異同又全載何小山取野竹齋抄本校於別本之異同於此原校野竹齋抄本之上庶使後之覽者誰得野竹齋鈔與鶴鳴館刻之面目而無遺憾矣昔人留心此書如錢也是翁但得鶴鳴館傳錄之本不及見野竹齋抄本矣即有增補大段與野竹齋抄本而字句多少全未及此野竹齋鈔本可見見聞之難若是至於漁洋文鈔已以鶴鳴館刻為最古又所見之未廣者也己卯中秋前燒燭校訖記

續借汲古律逮本校知臨何校之所云別本者往往而合捨此未見有別本專刻者矣十八日又記

昔漁洋獲此書鶴鳴館刻本上下卷各缺一葉因從汲古刻本補之知二本相同也余前有汲古本校錢鈔本失之不復記憶其異同汲古在律逮祕書中零本倉卒不可得適從理齋農部處借汲古刻復取與此舊鈔一對方悉與鶴鳴館刻不甚相違其脫失處並同偶有一二異字並注下方之毛者是也汲古刻前已失自序此不逮鶴鳴館本理齋欲假余鈔本臨校余先校汲古而著其崖略如此中秋後三日燒燭書蕘夫

二十有六日理齋借校爲余考證抆字一條精確之至因錄其校語於上方余加續案以拜一字之師云復翁又識

續經張訒菴借校此本復爲余校鶴鳴館本得數十條悉以夾籤附於各條下精審之至亦謹愼之至也茲殘歲坐雨百宋一廛中手書於本書各條上方恐其久而散失脫落也訒菴校書心到眼到手到在朋好中無出其右故其書俱善近聞稍稍易書如有得之者莫以尋常校本視之因併筆於此己卯季冬月二十有六日復翁

一書讐校幾番來歲晚無聊卷又開風雨打窗人獨坐暗寒微暑迭相催　人亡人得楚弓同寒士精神故紙中多少藏書家俱在姓名不逐暮雲空　復翁漫筆

鶴鳴館刻與此鈔序次大有不同此本却未將刻本先後校入別有鶴鳴館本在可互證也

譚復堂獻手校意林　世行意林皆五卷本也雖周勤圃廣業注者亦五卷（今刻入聚學軒叢書）此爲張冷

僧示我者余壬戌重司浙計張冷僧宗祥長浙教育於圖書館最盡力此書失而復得復堂所校依據周勘園注者爲多尚不足奇最可貴者卽此六卷之本凡意林闕目賴此以全復堂所謂然後爽然於戴叔倫裁成三軸之序言者是也余因將校文屬弟子湘人喻民可超錄於湖北局刻之上而意林卷六照宋刻全本補者並王晚聞宗炎記楊調元識李遇孫汪遠孫嚴可均繆荃孫跋以及單丕識冷僧識盡錄之附於局刻本意林宋本之源流可以攷見矣乙酉春約園

阮元集幕友何元錫等校太平御覽　此阮文達公任浙江巡撫時集幕友錢唐何夢華嚴厚民共爲讐校者也閱一年始舉行款字數皆以朱筆縱横爲記宋本間有錯字雖明知其非亦錄於本字之旁所謂呆校蓋御覽爲宋初三大書之一所修者非一人所據者非一本故同引一書而互見者不同然正藉此可以攷見異同存真面目阮序所云全依宋本改動一字卽不能存宋本之真是也此書卷一鈐有浙江巡撫紫色印爲阮氏文選樓舊物其後歸歙縣宋補庵紹炘宋氏爲之築樓以栖之名曰一覽樓庚午秋余得之於鎮江計值千番爲生平購書之第一豪舉然余所藏讐校之書亦以此爲第一後世子孫所宜永永寶藏者也凡何跋二闕目一宋跋三攷證恭詳而是書之珍貴益見矣乙酉春約園

何跋

太平御覽一千卷今行於世者惟明黃正色刊本及活字本二種其中删節本文前後錯亂不可枚舉好古之士心嘗病焉吳門周明經錫瓚家藏前明文淵閣殘宋本三百六十六卷字體極小每半頁十三行行二十二二十三字不等卷內有文淵閣印及南州高士東海灤家印又

有惠定宇借觀印此書向藏朱文游家惠松崖嘗館朱氏故得見之其著述所引宋本御覽即此書也又黃孝廉丕烈藏有明季舊鈔本全部行款皆與宋本同惟傳寫不精頗多訛字顧澗蘋曾爲校數十卷今已售與湖州南潯劉氏宋本所闕賴此補全亦海內至寶也嘉慶庚申仲秋

雲臺先生以今本屬爲校勘因得假此二本延一二友人分任其事閱一年始畢行款字數皆以朱筆縱橫爲記宋本間有錯字雖明知其非亦錄於本字之旁以俟它日作爲攷證云辛酉冬月錢唐何元錫識

宋本御覽五十本共三百六十六卷

一卷至一百三十三卷十六本下闕三十八卷

一百七十二卷至二百卷六本下闕十一卷

二百十二卷至三百六十八卷十五本下闕五十五卷

四百二十四卷至四百五十五卷十本下闕七十五卷

五百三十一卷至五百三十五卷一本下闕五卷

五百四十一卷至五百四十五卷一本下闕一百八十卷

七百二十六卷至七百三十卷一本下闕二百七十卷

宋跋

此眞州阮文達公藏書錢唐何夢華嚴厚民兩先生手校也其據依之本校勘之勤具詳於何

氏題識及揅經室集中重刻宋本太平御覽序茲不復贅惟據校之本固與明本夐然不同較重刻宋本亦異如引論語子釣而不綱作不網其爲仁之本與作爲人願車馬衣輕裘作願車馬衣裘引左傳子盍亦遠績禹功作續禹功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作尚蕕有臭他如引唐書吐番傳少進之間作少選之間少選四字本呂覽非此莫正今本書之誤引老子如登春臺作如春登臺正與黃氏丕烈所藏宋本道德經合（見嚴鐵橋百宋一廛賦注）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至其中亦多錯誤脫衍則何識所云宋本間有錯字雖明知其非亦錄於本字之旁作爲攷證阮序所云所校全依宋本爲主但使改動一字即不能存宋本之真不能見重於後世蓋慎之至也故余於此書間有訂正皆注於本條上下方不使與原校相混亦慎之至也第恐後人不解此意以爲此等訛脫何難正之補之甚或不知異本爲何說於是如明陳禹謨之刪補北堂書鈔也則不但宋本御覽之真盡失而且御覽善本之種遂亡今故將此本佳處略爲指出並詳其中譌譌仍脫之故庶後得此書者知爲希世之笈而珍惜與余同心則在楚猶在晉也豈如平泉花木之過計哉光緒丙申十月十九日歙縣宋炳經補庵書於興化舟次

嘉慶十七年吾鄉鮑氏校刻宋本御覽即從此出自序云阮氏文選樓藏書多秘笈太平御覽其一也嘉慶丙寅假得是書讐校閱二載始畢其用力亦可謂勤矣今余得此祖本取以相校覺鮑本仍多脫略如卷八引魏武兵書接要按一作捷要接捷字通鮑刻作輯要（引用書目）則與史志不合矣二十三引呂氏春秋令魚師伐蛟升黿注此作蛟有能害人有下蓋脫鱗甲二字鮑刻徑作蛟能害人刪去有字則葬落無跡可尋矣又六百三十六引韓詩一條六百三十九

引魏書一條又引風俗通第三條鮑刻脫誤並與明刻同此特就繙閱所及言之其他當不勝校數書此以見校書之不易而此本之益可寶更不待贅已（卷六百四十二引續漢書意別傳詔以日蝕免任從三百餘人到河北日蝕意字之誤鮑校不能得其誤意而改爲以詔書然云云此等臆改尤非）光緒丙申嘉平月十二日揚州舟次借觀鮑刻御覽爰又識於後補庵書（再人皆知鮑本佚阮本校刊御阮文達序亦云然而不知其中其多失真之處以爲阮本本來如是是徑阮本尙余故爲辯之）

此本之善余已題識於卷首矣再按御覽爲宋初三大書之一所修者非一人所據者非一本故同引一書而互見者往往不同然正藉以攷見異同恐後有如明陳禹謨其人者以參差不齊援刪補書鈔之例改而同之則不但御覽之真面目盡失而且古書之異本亦亡今書此以諗後之得此書者毋嗤余慮之太過毋使余言倖中也是固御覽之幸亦即余之幸也夫光緒丁酉仲冬月十八日歙宋炳經補庵跋

## 集部

屠赤水隆評點徐孝穆集　余得吳顯令兆宜箋注於壬申歲卷一書眉題云卷中評點錄屠隆赤水氏本余得之之時尙未敢遽信淵源屠氏也其後政暇藉以消遣乃歎評點所及目光炯炯如關山月云梁元帝綬帶香奩氣不若此之壯渾長安道云隋何委鳳轄魚文之詠不及遠甚紫騮馬云唐朝四傑祖禰簡文不及也劉生云楊盈川劍鋒馬足更覺崢嶸烏棲曲云太白固爲悽愴而含情設色褚墨之光欲流固讓此老評詩如此評文亦爾蓋孝穆才情非赤水不能道出尤可貴者自卷一至卷六遂錄者亦復到底不懈一本作某或作某又復題寫無遺而字畫端整

不苟同難能矣乙酉春約園

顧東巖手錄汪堯峰王西樵王漁洋批點杜詩偶評　余乙亥歲得是書於海上有虞山顧氏小石山房藏書記卷一第三行題汪堯峰王西樵王漁洋三先生批點甲申八月東巖手錄其錄汪批者爲藍色西樵批者爲黃色漁洋批者爲紫色既著於書眉又分寫於書身自卷一至卷四其無批點者絕少而字畫端莊秀逸尤令人可愛讀杜詩者得此雖所見有同不同然亦可以得少陵精神所在矣是可寶也乙酉春約園

無名氏批杜律虞注　杜律虞注二卷元虞集注杜律也余甲戌春得於海上批點者何人無可考有註其詩之來源者有論其詩之敍事及用意者上卷較詳而下卷則略矣雖未必有過人處要亦可存者也乙酉春約園

翁叔平同龢手錄五色評韓昌黎詩注　昌黎詩集注長洲顧嗣立俠君删補凡十一卷卽秀野草堂刻也此爲寒庭氏臨思庵嚴先生筆黃筆出雪颿於第三卷末所書一詩見之咸豐壬子癸丑閒翁叔平氏得諸廠肆余又於丁丑春得諸春申與誠齋易傳同時購歸常熟翁氏舊物也思庵居士最不滿俠君之攘人之有以爲己有故首斥其所云補注皆舊注所有不過改移一二字豈可掩爲己有而雪颿氏則云思菴嚴先生有閱評昌黎詩蓋徐本也俠君補註之刻其中不無假借掩飾云叔平氏既得是書移寫用紫綠藍三色別之且云評不著姓名細審知爲桐城方扶南筆今余見迻錄手筆雖未必皆爲叔平氏親寫然出其手筆者不少琳琅滿目要自可寶況評者固爲方氏乎方氏名世舉有昌黎詩箋註（徐家有之）彼詳事實此標格韻合之雙美尤可喜也乙

百約園

附錄思庵居士識雪颿氏識俞叔平記

凡書有舊注而未盡善者則須重加刪補其錯誤者不妨駁辯以證其失今此書所云補注皆舊注所有不過改移一二字別無異樣也而即奄爲已有可乎其舊注所有而今刪去者細玩之皆不必刪亦不可刪者也徐氏本行世已幾百年間有小失無大謬也後學小生才不逮古好爲訾警已傷忠厚樂善之意況公然剽賊攘人之有以爲已有大書特書曰某人補注豈徐氏本已如三墳五典人間不可復見耶馮定遠詩云知爾面皮三尺厚其此之謂與思庵居士

思庵嚴先生有閱評昌黎詩集十一卷蓋徐本也孝廉顧俠君復有補註之刻其中不無假借掩飾先生歷指其瑕而以深本爲證三代遺直子見一斑夫詩至唐極盛矣然自李杜而下惟昌黎獨樹一幟孟貞曜爲附庸閬仙之孤潔長吉之幽奇皆不及也何論餘子余素嗜昌黎詩集不能學其一句一字心醉神往而已今又得先生之閱評於書肆竊閱補註之由殊佳事也而此集丹黃集後寫寒庭臨寒庭不知何許人也庚辰桂月己亥日雪帆氏識時年八十有二

此册舊有朱筆評點則寒庭氏臨思庵嚴先生筆也黃筆出雪颿手於第三卷末所書一詩見之同龢幼時憎於經義獨好誦杜韓詩強半上口　先公以此本賜原不令其爛熳加點也壬子癸丑閒同龢爲刑曹郎散衙過琉璃廠書肆必有所攜一日得五色評韓詩劇愛之而不能得乃乘夜移寫於册內用紫綠藍三色別之然開卷眼花矣評不著姓名細審知爲桐城方扶南先生筆扶南名世舉有昌黎詩註盧雅雨刻之彼詳事實此標格韻不可偏廢也庚寅十月

一日檢舊籍因記翁同龢

依宋本校樓攻媿集　丙子春得馮孟顓書謂趙斐雲夏其來書謂傅沅叔處有宋本攻媿集倘得假以讐校爲他日重刻計良得也余即答孟顓請斐雲爲我籌之費由我匯未半年而斐雲託友所校者至矣全書悉依宋刻校而補以明鈔無一字遺漏覽此乃知武英殿聚珍本不特竄改之可憾而讐校之不良亦見一斑矣惟聚珍本之九十三當宋本之九十八以此校止自九十四卷訖一百十二卷則未之校蓋宋本或僅九十八卷也書非精校不貴今校於聚珍本且爲四部叢刊之翻本而朱筆細字毫不苟且他日重刻得此依據足以爲樓集生色矣余題此之時見大雪飛飛天氣之不正一陽伏而弗達可嗟也已乙酉夏正二月初三日約園

孫玉仙師鏘手校剡源集　此玉仙師依據各本一一題綴於上下方鉅細無遺而於何義門所校讀者述之尤詳皆迻錄於郁氏宜稼堂本者也郁刻全依萬歷辛巳本而萬歷本黃蕘圃曾以何氏本校過亦有數字未校出余用紫墨補校於此黃蕘圃又見周漪塘藏本諸爲玉師所未見玉師棄世久矣丁丑夏余有事於杭州書估忽以此書來售余見之愴然遂以百二十番購得它日有重刻剡源集者可以此爲底本更參以黃校庶乎無憾矣乙酉春約園

潘次耕朱批點胥邱詩集　此金星軺輯注胥邱詩集而潘次耕批點者也次耕於胥邱之詩嫌其欠渾涵故於開章即題曰古樂府以渾厚古與勝漢人諸體胥邱子不能學也太白諸體庶幾一似之若張王之新樂府全得其巧矣然正因其太巧不能得溫柔敦厚之遺又云樂府擬古諸作於人倫道義上都見得地位極高性情極真得詩人正派及說到命歸根處只不離老莊識

晃此三代已後詩家之通病（按老杜論詩見豈可棄斥要老爲蔚又豈老杜輕此聯大謬矣）宗工如少陵者猶不免焉況其餘乎又云五古清而不厚雖與古人爭席此其貶也又云詩學昌黎兼得杜意（中秋對月）盛衰轉關處有勢有力明皇夜遊圖同一法也（題畫集）全踴而出條理井然此有韻古文他人鮮能之者（律餘新歸）此其衰也諸如此類持論極爲平允要之青邱之詩爲朱明一代冠冕雖衰海叟不及也其自序缶鳴集云有所得意則歌詠蹈舞舉世之可樂者不足以易之深嗜篤好雖以之取禍身罹困阨而不忍廢謂之惑非歟嗚呼孰知其言果驗耶余讀其宮女圖詩（卷七十）女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迴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錢牧齋據吳中野史謂此得禍然則次耕所云因其太巧不能得溫柔敦厚之遺者良有以也余爲之憮然乙酉春約園

張讓三丈羹翊手校張蒼水公全集十卷附錄四卷序跋一卷補遺一卷題詠二卷人物攷略一卷傳略補一卷　此即余刻蒼水集於四明叢書第二集所依據而編年則本海濱遺老高氏允權得諸防卒者也其詳已見余甲戌七月蒼水集跋蓋當甲寅五月讓丈寓於上海實樂公旅館因出示鄧本蒼水集手校之稿且諄諄屬爲速刻相距二十載始刊成凡丈所勘校者一一注之見於集中以見先輩搜校之勤且不負曩年付囑之意爲今集雖刊竟而丈之手校原稿固珍重若拱璧因爲重裝後之人宜寶視毋忽抑余搜羅蒼水集先後所得凡八種今併誌於下蒼水爲余族祖不特私情之所寄亦天下後世同深景仰者倘後之人更合此八種細校而重刻之成爲完本尤所望也乙酉春約園

蒼水集八種

一海濱遺老高氏允權本題張忠烈公文集一册奇零草一册（忠烈公文集乃後人所題）此爲最初之祖本（余別鈔副本）

二仁和傅節子以禮舊鈔本此即丁氏收舊之稿而傅氏依錄者也四册

三傅節子藏別本余依之錄副惜鈔手極劣二册

四鎮海夏佩香啓芬家藏本余依之錄副惜鈔手亦劣（余借之黃君丕恩之友人）二册

五知非樓藏本有費照跋二册一函

六舊鈔陸珠浦校本一册（此爲友人贈余錄陸珠浦手校者）

七勵建侯延豫舊藏本三册

八史北琳贈依　二老閣鈔奇零草一册

先給諫校註彭湘涵兆蓀小謨觴館文集　此即今之刊印小謨觴文集註所自出也余小子已詳述其始末於是書後序矣當辛巳至甲申間先給諫取彭氏兆蓀小謨觴館袖印本題綴用典之來源於書眉不足則別簡以寫之時仁和孫君培元之註固猶未布於世也憶某歲歙黟午城年丈燮以孫註送閱先給諫於是輟棄陳少架作家傳謂未卒業者以此洎小子取原稿勘比雖與孫註詳略不同而勝於孫氏者亦多爰一再遂寫悉遵原稿不敢稍有增益昔人以顧俠君補注昌黎詩病其攘人所有況先給諫以是停筆者乎原題文集二册稿本一册珍藏於笥後世子孫宜實諸男壽鏞識時在乙酉春

楊秋室鳳苞批校鮚埼亭札記二册不分卷　此楊秋室鳳苞批校鮚埼亭集而如皋冒鶴亭

廩生所錄者也鳳苞字傳九號秋室又號黄圻歸安人諸生有秋室集其學極淹博所批校之全謝山祖望鮚埼亭集至三十八卷係依嘉慶間刻之內集秋室以鈔本與刻本不同一一校之不特校其異字與斯有益悉皆鈔內殫見洽聞元元本本朝章國故軼事遺言於是備焉鶴亭為余老友癸未秋以此見示謂錄於鄧氏羣碧樓者楷書小字尤徵篤而好學儘一月時間倩友錄出歸還其原稿它日宜刊四明叢書更盼有重刻鮚埼亭集者取此札記註於集中是誠足慰謝山於九原者也乙酉春約園

附冒鶴亭跋

此書後有此鈔本與刻本不同楊秋室批校光緒癸未十月二十一日沈秉成識草書二行又有敬孚監掌朱文方印蓋歸安沈仲復中丞舊藏後歸吾亡友桐城蕭敬孚先生敬孚歿後遺書星散今歸江寧鄧孝先戊午六月從孝先假鈔一過並鈔湖州府志楊鳳苞傳於卷端卷中別紙審為敬孚手書亦併附焉其所稱盧氏云云者孝先以為疑指抱經先生諦審字跡不類抱經謝山歿時無以為葬其弟子董秉純以藏書萬餘卷歸之盧鎬族人見秉純所撰謝山年譜則盧氏疑即盧鎬或其購書之族人也盧鎬字配京號月船鄞人乾隆癸酉舉人官平陽教諭著有月船居士詩稿章式之謂卷中題間字者未審何人不知此為秋室評文之語謂其為文中之間華非別有人又謂南疆逸史跋十三篇不知世有傳本否不知跋即刻秋室集中式之殆未見也秋室館同里陳氏最久第十九卷鄭芷畦窆石志文內記芷畦魚計亭舊址歸其門人陳鑾云云鑾字金坡號芩谷歸安廩生嘗仿徐釚本事詩作本事詞又嘗手輯十八家晉

書與其弟經及南潯溫日鑑均秋室高足弟子經所著有求古精舍金石圖日鑑所著有魏書地形志攷證並見湖州府志楊鳳苞附傳七月十六日疚齋冒廣生寫畢記

陳仲魚鱣手批唐詩英華　唐詩英華二十卷而附以衲子名媛二十一卷五代二十二卷吳江顧有孝茂編也此書卷一有陳仲魚小照又有海寧陳鱣觀印記爲陳氏家藏舊物凡用三色一朱一墨一淡黑色皆仲魚手筆不特論評其詩並攷稽詩人之出處及詩之用意所在自始至末一不苟且評語且極平當仲魚學問有過人處於詩學又有門徑故出言根於心得非泛泛評論已也余於丁丑春得之海上愛之靡已自來評詩者難得深於學術仲魚其庶幾矣乙酉春約園

吳穀人錫麒批點唐詩鼓吹　唐詩鼓吹爲元郝天挺註相傳爲元遺山選或又以爲僞也惟錢牧齋序是書謂遺山之稱詩主於高華鴻朗激昂痛快其指意與此集符合當是遺山巾箱篋衍吟賞記錄云余得此於丙子秋卷一有吳錫麒及穀人兩印是爲吳氏舊物批點者即穀人也每題有藍圈或一圈二圈一△不同而無圈△者較多通體用朱筆或寫於書眉或綴於書身評論極爲精細不拘一格誠詩人之評詩也然其中亦有褒之過當而貶之過甚者雖云情之所至不能自已要亦自信之心太堅耳乙酉春約園

李春湖手批二馮評點才調集　才調集爲蜀韋穀集也二馮者馮舒字已蒼是謂默庵先生馮班字定遠是謂鈍吟先生默庵以杜樊川爲宗而廣其道於香山微之鈍吟以溫李爲宗而溯其源於騷選漢魏六朝雖徑路不同而修詞立格必謹飭雅馴而大致皆不以江西派爲然李春湖者以二馮所尙在纖穠一派又以西崑須胸有卷軸江西亦須胎息古人如以癡獃爲江西以

剽竊爲西崑則皆可以枵腹爲之矣且謂二馮尙崑體蓋亦有激而然而主持太過遂使浮靡之弊視俚俗者爲加厲云其評點大意不出於此精到之語時時流露於行間而自始至終貫澈到底尤可貴也春湖名宗瀚字公博一字北溟臨川人乾隆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工部侍郎有靜娛室偶存稿春湖督學浙江方按衢州聞本生訃痛毁卒於舟次以衰絰斂是孝子也豈僅詩人哉卽以詩言新化鄧湘皋謂其醞釀古厚瀏然以清脩然以遠沈思孤往而歸本於性情之正志趣之高云今觀其評此書益信湘皋之言爲不苟矣是書爲戊辰春弟子譚景綸所贈景綸字味雲工於詩有詩集行世不幸年未五十逝矣惜哉乙酉春約園

西崑酬唱集二卷　宋楊億編所錄億及劉筠十七詩皆橅李商隱體此爲舊鈔本有校語其一曰（鈔[illegible]校印）詩實二百五十章序云二百四十七章傳鈔誤也朱俊升刻本亦作二百五十章與四庫總目同然四庫本少二首當是未見此本與朱本或鈔胥脫去二首耳其二曰（此用朱筆下同）宣曲二十二韻劉騭朱刻本但作黑圍不署名氏賴此鈔存劉騭名其三曰夜意朱刻本無夜意二字觀此詩次句則亦詠赤日者下首亦同其四曰初秋屬疾惟演此首朱刻本不署名作黑圍此鈔作惟演詩然觀末句頗疑爲劉筠作也第三首署惟演名則此非惟演詩可知矣其五曰懷舊居惟演此首惟演名上朱刻本有司封郞中知制誥七字其六曰淸風七韻秉據四庫總目與朱刻本秉爲劉秉然朱刻本亦不載其官爵上卷校多而下卷校少不知校者何人也卷首鈐有謙牧堂印亦不辨其眞僞然要爲舊鈔且有批校余於己巳歲海上得之可寶也乙酉春約園

唐宋金元明歷代著題詩鈔六册　選者何人無可攷取五代著題之詩而彙鈔之鈔手旣勻

秀可愛選詩精妙亦不苟且書眉一一批校極詳此詩人之用力最粹者所爲撫觀全帙具見眼光余壬申秋得之海上可寶也乙酉春約園

越風三十卷　此爲會稽商寶意盤採輯清初同郡詩人佳製而周橋王氏刻於乾隆丙戌其後板歸山陰徐氏兆漢嘉慶辛未徐氏重修者也余丁丑夏得是書於杭州乃李越縵慈銘藏書自卷一至卷十詩人小傳一一攷證用朱筆題綴書眉光采躍躍卷十以後則略惟二十一卷題吳蓉塘譜昌而已意者越縵老人隨得隨題初未求其備也然僅此其補證者已多况皆出自老人手筆乎後人宜寶諸乙酉春約園

附錄李越縵原跋

右越風三十卷弱冠之歲於此書用力甚勤卷必有記篇必有評字必有點箬船籃橋必以自隨生平得詩法之正實繇於此庚戌以後束架不觀癸丑與鄉人結詩社中有才而無行者好大言土苴先民發論所及以輒抑揄如不欲聞余每規之曰越人固無以詩名大家者然或遠承秦公緒吳之光則深秀工整或近接楊老鐵徐青籐則驚豔詭淑淵源遞傳渠幾斯土而南宋有放翁國朝則有賀園六百年間後先傑出皆是名家是集爲賀園心力所萃不特甄麗裁僞詩教有功抑且徵獻考文曲型可溯不宜妄下雌黃輕爲月旦者也已未入都留此書於家去歲越郡陷沒西郭李氏之宅無一存者插架之物盡爲刼灰今冬閒閱廠市先得杜禾子孝廉越中金石志既得祁忠惠公集集中有越中園名記又得是書於此故鄉風俗稍可尋訪而滄桑之感悲來無端不啻濟陽老人摩挲銅狄矣徵國感殘枌榆速復歸裝故篋載以俱還得

於奉母之餘有閒居一集附此以傳斯爲幸耳同治元年壬戌十一月廿一日柯山子李慈銘識於都門青廠相國邸中

先給諫校註李兆洛駢體文鈔　李氏兆洛編駢體文鈔三十一卷以臺閣之製例用駢體也先給諫始居翰苑將欲潤色鴻業嘗用力於駢文取是書一一攷其來源凡有原書可校者皆爲勘比一字之異必爲摘出並就昔人批評所及亦悉錄爲自卷一至卷三十一無一卷無校語細字題綴與困學紀聞小謨觴館文集同之二書小子已逡錄梓行獨此書未遑也謂宜將題綴者先行錄出它日重刻駢體文鈔卽以註者校者刻入爲庶無負先給諫讐校之苦心原書凡八册今藏篋笥亦極書至可寶者也子孫毋忽諸男壽鏞識時在乙酉春

金錢孫兆蕃校注惜抱軒詩集訓纂十一卷　此我老友錢孫偶就姚注所不及或外誤者而補之正之往年示余擬爲之排印而未果惜抱之詩清真典雅蓋塢五世孫永樸仲實爲之注錢孫更就所注而爲之或校或補可謂惜抱功臣余始識錢孫於甲辰乙巳之交相會於三吳忽忽四十年而余與錢孫老矣生平道義問學之契洽友朋之間無過吾二人者竊思校書難校書而補正尤難今幸有此稿豈可棄置耶乃一一爲之迻錄以存其真焉抑錢孫學博聞多尤長於史嘗纂清史以鄭成功張煌言援前史開國羣雄之例而爲之傳蒼水一傳尤足寫其心事昭耀後世因附及之所著有安樂鄉人詩集及詞已行於世並先後刊行檇李叢書九種乙酉春約園

卷一

感春雜詠八首　第六首第二行至第三行牧犢遂妻金案妻前編一無字

往與長沙郭昆甫游歷城西見小千佛寺……　題注引朱彝尊日下舊聞金案此歷城西小千佛寺非德勝門北之小千佛寺也注引日下舊聞非是又第十三行岐路金改岐作歧

桃核研歌爲庶子葉書山先生賦　末行碁投金改碁作棊

唐伯虎匡廬瀑布圖　第四行谷廣金谷改作天又五嶽注引李白廬山謠五嶽尋仙不辭遠金改仙作山

贈沈方穀　第三行王截金改王作玉

卷二上

東張櫂亭庶子　菁茅注曰詩曰匹者吉惟可與之爲匹耳金案匹若卽譬若注似誤

紫藤花下醉歌用竹坨原韻　第六行尊壘金改壘作罍

隆興寺閣　李匡威注曰登城西下悲痛金案痛字疑衍

卷二下

長椿寺觀明劉孝純太后畫像　金案題當從史書孝純劉太后

會試出闈作　第三行文室金改文作丈又第五行緜金改作綿

沈椒園按察晚芝亭圖　金增郎君尙書禮曹二注曰按察子世煒字南雷乾隆丙戌進士庶吉士改禮部主事

萬壽寺松樹歌呈張祭酒　金補題注曰順天府志行御製萬壽寺碑文云自昆明湖循長

河面東廣源開西萬壽寺在焉又引日下舊聞攷云禪堂後有假山其松檜皆數百年物
延祐元年江西鄉試石鼓賦卷題後　金補題注曰葬石齋詩集有觀元蘇弘道書延祐甲
寅江西鄉試題石鼓賦詩
同詩　金補注小賦八首蘇君書曰葬石詩自注賦爲李丙奎徐汝士王輿玉陳祖義李路
羅曾吳舜凱及弘道八篇弘道所書又補注鄧公主浙試曰元史鄧文原傳至大三年授
江浙儒學提舉科舉制行文原校文江浙慮士守舊習大書朱熹貢舉私議揭於門延祐
四年升翰林待制又補注深褭吳生曰元史黃溍傳同郡吳萊浦陽人字立夫延祐七年
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深褭山中益窮諸書奧旨
十一月十五日雪翁正三學士偕錢葬石詹事……　題中注中葬字金皆改作葬下仿此
三長物齋詩爲魚門吏部作　金補題注曰葬石齋亦有是題自注三長物者懷仁集右軍
書宋搨本吾郡項子京所曾藏蘇文忠東井硯明宣德龍香御墨及羅小華以後諸家所
造墨
送吳編修敬輿　第三行三殿及注中殿金皆改作殿
花朝雪集單谿學士家歸作此詩　金補題注曰今吳俗以二月十二日爲花朝
錢詹事座上觀沈石田檜歌　金補題注曰常昭合志致道觀在今山內山麓梁天監中嗣
眞人張道裕建觀門內爲虛皇壇植七星檜今尙存其三沈周曾繪三檜圖沈周三檜圖
詩昭明臺下芒鞋緊虞仲祠邊石路迴老去登臨誇健在舊游山水喜重來雨乾苔愛相

將發春淺梅嫌瑟縮開傳取粱朝檜神去袖中疑道有風雷又增注七星檜曰見題注沈周七星檜詩云海虞七星檜宜為羣木冠列生老子宫與邑作奇觀又云傳植從蕭梁其說我恐漫驗斗形匝全七既敝其半三株實聊存難執歲月算各各具一異形容費詞翰

卷三

孔撝約集石鼓殘文成詩　第十行及注中急救金皆改救作就

偕蔣春農舍人王元亭給事金蒔亭御史登江鶴亭康山草堂　題注王定猷字元亭金據御史題名删定字

仇英明妃圖　第二行尻惟金改惟作脽注中作尻脽金亦改作脽又擁獨騎注金案騎字誤讀不必從而為之辭也

卷四

頁督行贈涇陽張孝廉菊　第八行況年始逾冠加元金案元冠叶元韻似誤矣

與張荷塘論詩　第三至第四行小點弄狡獪金案小點云云似亦不滿隨園

瞻園松石歌為陳東浦方伯作　第八行石徙金壇縣金案干園徙石有本事

金麓邨招游莫愁湖偕浦柳愚毛俟園陳碩士醉中作歌　題注云柳愚名銑金删據先生文集至杭州人一段補注曰嘉善人

題胡山甫不溟舟記後　第三行雲霞中金改中作巾

金麓招同浦柳愚毛俟園宗棠圃飲莫愁湖亭作此呈諸君　金增注舜禹曰三國志魏書

文帝紀注引魏氏春秋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梅石居松化石印歌　題注末行金案詩字前漏一基字

卷五

夜讀　金刪鉛水原注補注曰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憶君清淚如鉛水

朱石君中丞視賑淮上途中見示長句次韻二首　題注第五行坐事金案坐事似可改既字或尋字爲和珅所沮耳無坐事也

惠山寺觀御賜寺內王紱溪山漁隱卷歌　金補題注曰無錫金匱縣志竹罏在聽松菴明洪武間湖州竹工爲僧性海編竹爲罏規制精密高不盈尺上圓下方王紱爲繪圖賦詩至國初舊罏既毀紱圖亦亡顧貞觀更製二罏攜其一至京師而得紱圖於納蘭成德所復歸於菴乾隆間高宗南巡有詩疊卷中韵賜竹罏山房額己亥冬知縣邱漣取卷至署重裝燬於火事聞御筆親仿紱畫爲補圖又出內府所藏王紱溪山漁隱圖卷償之與諸臣賦詩記事

菁華閣帖三卷紹興……　菁字金改作青又補題注曰錢東垣青華閣帖跋青華閣帖三卷紹興十七年先後摹勒上石不見於賞鑒家著錄以卷末題摹勒年月後有御書之寶推之標題題記當爲光堯手筆其爲官帖可知

題外甥馬器之長夏校經圖　第五行唱于金案是唱于是唱予當檢原刻又同行以義尚爲名金改義作異

卷六

黃河曲　金補注角端曰陳琳武庫賦其弓則烏號越耗繁弱角端魏志鮮卑傳端角牛爲
　弓世謂之角端者也

太白樓　第二行滄州金改州作洲

淮陰釣臺　高鳥注第二行良工金改工作弓

由儀眞至滁州口號三首　第三行開相遭金改開作閒

卷七

戲贈山陰陶生　注候日知中景金補注曰日再中似用新垣平事

賦得昭烈宅　金增注沛中陽曰漢書高祖紀高祖沛中陽里人

彰德懷古　金增注鞞鐸曰晉書石勒載記勒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女曰作勞耳
　食非不祥也

祝芷塘編修接葉亭圖　金按接葉亭有本事注不及又刪題注嘗以編修至官也一段改
　註曰乾隆癸未進士官編修遷御史

冬至大風雪次日……三十韻　注曹適百金案仲寶自改曰漢書陳遵傳醉歸曹適之遊
　曰過百乃相聞注適與謫同

飲鄭前郵寓舍……作此　第二行張登金改登作燈又注儒林丈人第一行王忱金改忱
作沈

寄葉書山十丈　注邢鄭金刪原注改注曰三國志邢原傳注引原別傳曰原講述禮樂吟詠詩書門徒數百時鄭玄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海內清議云靑州有邢鄭之學又注瞻乎

金按瞻乎乃阮咸之子注誤擬改曰晉書阮咸傳咸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二子瞻孚

卷八

宿擷山寺　第一行柱杖金改柱作拄後倣此

聞河決張瑞書以陝汝道督工沒爲愴悼作詩　金刪題原注改注曰高宗實錄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諭靑龍岡壩工堵合後復有蟄塌河陝道張有年守備張位南趙魁因在工防護隨壩衝失實爲可憫著照陣亡例議給䘏蔭嘉慶一統志陝州名宦張有年濟寧人乾隆十三年爲河陝道興利除弊號令嚴明四十六年河決儀封北岸躬立壩頭督役堵禦新築陡陷遂致漂沒事聞蔭䘏

榖樹　金改榖作穀餘倣此又第二行不才金案才當作材用莊子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又補惡木注曰管子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陸機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又補注繁蟬曰劉長卿詩繁蟬動柳

寄孔撝約　金刪枝葉原注改注曰揚雄解嘲顧默而作太元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又增注擬易曰漢書揚雄傳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

卷九

謝陳勤齋方伯餽紙　第一行珥飾金改珥作弭

覲明賢在楚宗室宅……因題其後　注憂危議第四行拖一貫金改拖作扰

天界寺閣遇雨蜀僧　第二行冷然金改冷作泠

憶禹卿在南昌　注頻行金按頻行謂前列鴈行無前義右軍語猶言魯衛兄弟耳更與頻
行義違

題汪君試硯齋圖　題注袁放金改放爲枚

次韻答第二亭　金刪上樓原注改注曰辛棄疾鷓鴣天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懶上
樓

題李孝曾海上釣鼇圖　末行瀆中湫金改湫作鰍

卷十

偕陳涓仁吳子見……入寶華山　題注第二行至第三行先先金改作先生

報恩寺　第一行違利金改利作剎

憶慧居寺　第一行九聞金按九似誤

嘉慶丁巳三月十六日……在庵左側　第四行過容金改容作客

松園老人小景　末句秣陵天遠不宜秋金按程嘉燧送曾文江之六合詩瓜步江空微有
樹秣陵天遠不宜秋

輓食箇齋四首　第三行門淹金改淹作掩又案注中箇齋本事各條宜若可刪如重刻當
加審

狂蛟門少壯三好圖……屬題其末　題注第一行季用金改用作甪
祝芷塘同年惠書……復謝　金增題注曰案祝德麟著悅親樓詩鈔

卷十一

九客圖歌爲王鎮之中丞賦　題注第三行世緯金改緯作煒
吳小仙巖樓道侶圖　金删原題注並改注曰畫史彙傳吳偉江夏人字次翁號小仙工畫
憲宗召授錦衣衛經歷待詔仁壽殿孝宗授錦衣百戶賜印章曰畫狀元稱疾歸金陵中
酒卒
題庚午同年通州馮甘浦采樵圖　金删原題注並改注曰通州志乾隆庚午舉人馮霖字
東采安徽六安州州同
題陳嵇亭工部桂門圖　金删原題注案語並補注曰秦瀛工部主事陳君基志銘鶴字鶴
齡號稽亭嘉慶丙辰進士工部主事善爲古文辭熟史事於前明尤留意嘗仿李燾前編
例勒成書垂成而沒案鶴所撰明紀子克家續成之
題蕉園方伯照四首　第一行廻殊金改廻作迴
徐晴圃觀察從軍圖　金删原題注並改注曰徐炘字吟香號晴圃天津人乾隆壬子舉人
自給事中出爲河庫道官至山西巡撫左遷光祿寺卿詩見晚晴簃詩匯
定風波　注疏影句金删暗香又名紅情一段並案曰暗香又名紅情疏影又名綠意是玉
田事不見白石道人集

## 藏書題跋二 明鈔舊鈔本 稿本

### 經部

啟新齋易像鈔六卷　明錢一本撰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錢一本象像今作像象管見七卷又啟新齋易象鈔四卷又續鈔二卷朱彝尊經義考依之錄三書清四庫惟著像象管見而不錄二書余得此舊鈔本於壬申歲以無序跋初未審何人作及細玩卷三附錄占易題辭有本至愚陋本又反覆以研侯意字樣知必一本作檢查黃目朱考果然因命次孫元亮取經義考所錄自序補寫卷首觀其自序蓋二十年而成像象管見又十年而成像鈔以三十年精力萃之於易宜其所到獨純也其書上經卷上下經卷下卦圖卷一繫傳卷二此四卷疑即像鈔附錄各書卷三附錄雜吟咏卷四疑即續鈔朱氏合像鈔續鈔題共六卷是也余略讀上下經凡所記述深探本原雖重在象悉歸於理所謂象者天道像其象者盡人合天之道也易爲人非言君子以之如是而已故凡術數之學皆排斥爲像鈔傳本既少今所得又復舊鈔玄曆二字不避諱或爲明鈔亦未可知洵可寶也乙酉春約園

孝經十二册　是書見丁氏善本書室目中爲明仁和朱鴻纂輯前有萬歷乙酉冬仁和張瀚序云余友朱君鴻生平純孝篤信是經博求諸本考訂異同詳定釋義採輯經語敷衍大義其志意專故探索勤探索勤故體認切體認切故操履堅觀其所述而其人可知矣又有南京禮部尚

書會稽陶承學萬歷丙戌秋關西溫純序又有江東吳自新序云臨安文學朱生鴻賓行好文屬意孝經會據所玩習者曰石臺孝經舊今文直解曰文公刊定古文曰文公刊誤曰草廬校定曰古文解意曰古文直解曰家塾曰會通曰邇言曰孝語曰集靈梓而問序於余云又有清源蘇濬谷水袁福徵序又仁和沈淮序曰朱子漸鴻孝鍾天子彌老彌堅既竭躬行復研經傳積有年勸類彙成集曰石臺孝經所以尊古制也曰直解句解大義訓釋崇先儒也曰解意會通邇言集靈樂同志也曰集解直解經書孝語等說附己意也嗟夫文學之用心亦云塵矣又古今羽翼孝經姓氏自列國兩漢三國六朝隋唐宋元明代凡二百餘人鴻自識云嘗慨宋執政金陵王公奏定科制黜孝經不用湮沒至今五百餘年是以潛心篤志集古今諸說欲闡明是經以公同好但世遠經殘僅得宋元版朱吳解訂者三卷既而博求歷代所解之明白顯易者併鴻家塾孝經古直解附質疑臆說大旨共十卷又集經書孝語虞氏孝經集靈共二卷不敢私藏俱付之梓以發端倪云云虞淳熙又爲識後是書白紙朱絲端楷寫成而用藍綈當爲明代之遺經立誠得於都中廠肆鄭重擕歸尊藏篋衍既守聖賢之至行更寶先哲之遺編先師楊枌園先生舉孝廉方正嘗輯孝經諸本都爲一編燬於兵火當時果見是書必更有所補益也余於辛酉歲七月得諸燕肆與丁氏所藏無異豈當時明鈔有二本耶乙酉春約園

春秋集傳十六卷　爲山陰孟止齋明經作也齊次風序之余昔日得之於海上展讀之持論極平實採輯亦富合左公穀胡四傳而以伊川之說爲之主惜吾鄉高抑崇先生閎之集註猶未見甄錄蓋其時書未流傳也是書諸家藏書目均未有意者無刻本乎孟氏之名見於按語是否

諱煜或煜上有字待攷癸未夏約園

詩經圖譜慧解十卷　清長洲高儕鶴撰儕鶴字蓼莊是書首錄後愚詩說即蓼莊自識者也題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七月十八日書次錄詩義參詳凡引用書目一百八種列之次錄引義曰古今源流辨曰詩家源流曰論樂歌曰論子貢詩傳凡二十五條又次附家訓（按家訓所示似此書未刊刻也）再次則圖譜目天垣星紀圖考也每卷先之以圖繼之以解此全書之大概也辛巳秋爲公家訪書余愛其圖繪之精頗思請畫工摹之而未得其人於是僅錄其解十卷凡六册後序云自庚午至丁亥得就粗藁至己丑冬增修始畢前後二十餘年高氏用力於詩誠勤矣惟謂詩譜之始作也觸於魏仲初之詩脈及凌濛初聖門傳詩嫡冢二書是則高氏幾與吾鄉豐氏（坊）之見解同矣以僞書爲的脈二十年之心血付諸無何有之鄉惜哉然要成爲一家言聊資參證而已乙酉春約園

廟制圖考一卷　清萬斯同撰乾隆間徐氏傳是樓有刻本爲四卷今江南圖書館藏是刻此一卷本即四庫著錄者也未知究與四卷本異同如何然上溯秦漢下迄元明凡廟制沿革悉爲之圖而綴以說亦云備矣季野先生爲徐氏作讀禮通攷論及廟制可與此互參此本乃壬午冬依宜興吳氏峙字鐵峰蒐得鈔本錄副者當時鐵峰堅欲贈余向不敢奪人所好既錄副歸其原書焉乙酉春約園

附錄吳鐵峰跋

右廟制圖考一册雖不分卷數但自夏殷迄明歷代廟制皆備其爲足本可知案四明張氏新刊石園文集首載劉坊鼇石所譔萬季野先生行狀謂季野遺著多爲輕薄所竊其廟制圖考

四卷儒林宗派八卷讀禮通考九十卷刻於徐氏傳是樓云云今傳是樓刻本採覓經年訖無所獲則此手鈔本得不彌若球圖耶此册凡八十九葉每葉廿行行廿四字雖出兩人手跡楷法均極古拙檢查昭代名人尺牘景印萬季野先生手札一通核其筆法與此册卻多似處此册縱非先生親自手書亦其羣從子姓或門弟子輩之效法先生者所書又細審紙質的是順康間物而每紙皆印邊闌合口處又盡有魚尾尤足想見先生當年著述之勤巳壬午九月吳峙

考工記圖解二卷　此爲宋閩中林希逸圖解明甬東屠田叔本晙補釋明姑胥張鼎思補圖刻之於萬歷戊戌而余於丁丑夏得之於杭州乃依萬歷本錄出者也前有張氏鼎思序凡爲圖數十蓋本於三禮圖者爲多夫攷工記一書乃漢之專家存三代古制於是藉今欲以此補周禮冬官之闕則非矣是鈔乃依明刻其圖甚精林氏以後屠張繼之有功於百工之事大矣因圖見書因書見道其在此乎乙酉春約園

說文考異五卷附錄一卷說文辨疑一卷　清元和顧廣圻撰首錄考異引用書目繫傳五音韻譜玉篇廣韻集韻類篇韻會六書故凡八種吳縣潘錫爵案云書中所引有詩毛傳禮記周禮鄭注爾雅郭注尚書毛詩左傳禮記正義經典釋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論語爾雅孟子等疏史記索隱兩漢書注晉書荀子注方言一切經音義華嚴經音義通典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事類賦注文選注共計三十餘種而先生獨舉此八種者繫傳卽說文徐鍇本五音韻譜全以說文之字易爲部編玉篇以下六書亦皆以說文爲本非若他書之引證或多竄雜改易難可專據故也

是書眉端有硃筆批(借裝有時有裁侵不完者)中有孫星衍校語潘氏錫爵又云原本不題撰人藍先生當時爲孫觀察撰故卷三𩋡字條下有顧廣圻曰今其稾既出自先生手且有觀察校閱商訂之語而先生自校王字𡐓字等條上方又朱書此一條另有辨今其說載在辨疑中辨疑爲先生撰則此書亦竟題先生名從其實也辨疑二十字目中有者有之晛字下十四有目無辨未有己未冬月吳縣潘錫爵跋此二書攷核極精未見刻本余於辛巳秋訪書得之依以錄副洵可寶也乙酉春約園

附潘錫爵跋

吾鄉顧千里先生天資過人博覽古籍以校讎名其家其所居齋曰思適取北齊邢子才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之語蓋自道其所得也先生每讀一書必求其義例之所在義例既得而其中訛謬踳駁之處一一瞭如指掌乃詳加校證列諸簡端然猶不敢自是竟有已歷數年猶復寘改者其所不知則從蓋闕之義以故先生手校諸書爲海內藏書家所珍貴先生在嘉慶間爲諸鉅公校槧宋本校畢則別爲札記釋疑正譌以惠來學而獨爲陽湖孫伯淵觀察校刊宋小字十行本說文則未著札記觀察序言則又謂所有異同別爲條記附書而行似非未曾屬槀今書後無之不解其故詢諸其孫河之孝廉孝廉云觀察刊此書時同校者尚有爲程嚴鐵橋孝廉孝廉擬將宋本酌改付刊曾著校議一書觀察頗采其說先祖則學尚持慎謂宋槧祇當影刊不可改字宜別著考異附後觀察從之先祖遂依許書之序著有考異五卷嗣與孝廉議不合遂輟而弗爲手槀藏在家塾余因向河之假讀未即假得後讀先生與阮文達公書(時公)

靜甫齋 謂說文義例具在本書後來治此者馳騖於外遞相矜炫非徒使叔重之指轉多沈晦且致他書亦苦牽合附會意欲刊落浮詞獨求真解就本書之義例疏通證明之自然可與羣籍並行不悖似與經學小學皆爲有益之論意謂先生之治說文如是其所著述當不讓段錢諸家思欲得而讀之及觀武進李申耆先生所撰墓誌銘則稱先生論小學云說文一書不過爲六書指示發凡原非字義盡於此欲取漢人經注作假借長編而未果以知先生之于說文惟有考異未竟之藁其他蓋有志未成焉咸豐丁巳季春余薄游城南書肆得見鈔本說文兩通一曰說文辨疑一曰說文考異附錄者考校汲古閣本也汲古閣本同爲校本且本出宋本故稱爲附錄卽此可見先生嚴愼之證歟 考異不著名而辨疑則著先生名皆屬未竟之藁余初疑其贋及讀辨疑數則乃稱歎非精於許書義例者不能作爰購得之詢其由來知爲黃君省齋家故物省齋與先生爲莫逆交二書原稿具在其家併向假來校勘一過因得見先生手書條記迺井錄之時河之適館城中張氏余遂往詢辨疑冀得全書豈知先生家無存葉因假得考異見其上有觀察校語並有先生自校語而玉字瓊字等條上方又朱書此一條另有辨其說今具載在辨疑中以是益信其爲先生所作無疑余卽手自草錄考異屬元和受吉雲明經樹度爲加校正存諸家塾而先生說文之書於是備焉矣戊午秋又屬余弟紫廷彙錄成帙余復朱書校語其上暇則披讀益服先生與阮公所言洵非虛語而其中辨疑一書不特申明說文之義例幷申明群書引證說文之義例假令先生當日並得成書則經學小學之歧誤皆得先生爲之折衷何至是非淆惑哉惜也因事中輟僅數卷以傳斯則學者之不幸而亦未始非許君之不幸也然先生所以讀許書之法已略

見於斯予雖夙受先君子索隱一書竊知許書分部次字皆以義類相從奈其中可疑者甚夥驟難索解今得先生是書請卽其義例推而準之全書以及經學小學諸書庶向之蓄疑於心者其可昭然若發矇也夫己未冬月吳縣潘錫爵跋

漢詁纂十九卷　此爲明海虞陳禹謨取大學中庸之鄭玄注孔穎達疏論語之何晏集解邢昺疏孟子之趙岐注孫奭疏採其菁英芟其蕪穢而題曰漢詁纂者也首陳以敬序次陳禹謨自序又次凡例是書明代或刻之余丙子春得於海上者爲鈔本弘字不避知爲康熙以前之舊鈔觀陳氏以敬序後有題第五侯者卷末有題今檢平日鈔錄殆盈笥云同爲一人同爲丙戌記必清初人後於何義門者余得此書以爲陳氏禹謨生於明季獨能搯心注疏固爲可貴而纂錄者一筆不苟則亦有心人也宜寶諸乙酉春約園

論韻二冊不分卷　清丁履恆撰首有王懷祖念孫來書及丁氏復書其書始形聲部分篇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十部次形聲通合篇次論入聲分部又次形聲餘論形聲類篇校勘末有常熟龐大堃二跋蓋先經高郵王懷祖武進劉申受審定先生之孫佛持又屬龐氏校讎者龐氏謂先生之書以唐韻合之說文形聲復以說文形聲合之經典用韻實能祖顧炎武宗江永糾段玉裁軼孔廣森出入戴震王念孫合舊六爲一也其書未見刻本余於辛巳秋見之因以依錄焉爲講韻學者不可不備之書宜刊而傳之乙酉春約園

附錄龐大堃二跋

武進丁若士先生著形聲類篇分古韻爲十九部統以十幹既經高郵王懷祖觀察武進劉申

受禮部審定矣今先生之孫佛持復屬大堃爲之校讎大堃知識譾陋何足以校先生之書顧念大堃于先生年家子也二十年前聞先生有是書卽以先覩爲快今忽與參校之役豈非幸事哉急受讀之閱兩月卒事竊歎先生之書以唐韻合之說文形聲復以說文形聲合之經典用韻不贅不遺無猥無迸實能祖顧宗江糾段軼孔出入戴王而合舊六爲一也因思諸家之說尙有可與此書相發明者略就見聞所及輯而錄之間亦竊附鄙意爲校勘若干條屬葉祖就卽以復于佛持外錯謬譌知所不免幸佛持深明家學必能詳述先生之訓以敎我也道光二十九年歲次己酉閏月既望常熟後學龐大堃謹跋

段氏六書音均表所分十七部獨眞臻先一部入至霽韻字又以質櫛屑配之爲有入聲韻未免自亂其例先生以至霽質櫛屑合脂微齊皆灰部極是惟眞諄元分爲三與段氏同而收字則微異段氏專據古音先生兼據唐韻也竊以爲眞元分爲二唐韻本與古音合眞諄元分爲三則不可執唐韻以論古音矣戴東原先生極論眞諄幽侯之不可分而脂祭鐸藥之不可不分此兼據唐韻言也孔巽軒先生極論冬東之不可不分王懷祖先生極論至脂覺屋侵緝談盍之不可不分此專據古音言也實則脂祭鐸藥侵緝談盍不可不分冬東幽侯覺屋眞諄至脂析爲上下以存段氏分眞諄幽侯孔氏分冬東王氏分至脂覺屋之舊其先後之敍則悉依戴氏一歌二魚其入鐸皆收喉音宮也三蒸四之其入職五上冬下東六上幽下侯其入上覺下屋七陽八宵其入藥九耕十支其入錫皆收鼻音角也十一上眞下諄十二上至下脂其入上質下術十三元十四祭其入月皆收舌齒音商與徵也十五侵十六緝十七談十八盍皆收

脣音羽也陽類陰類各分九部兩兩相配以入聲爲樞紐一從陸氏㴑言所定爲正紐一從顧江戴王諸家所定爲反紐也反紐同部正紐不同部者古反紐同用正紐不同用也祭無平上聲緝盍無平上去聲者七音之律徵短于宮商角羽又短于徵此抑其理也戴氏論收聲宮角羽各爲一類商徵合爲一類而變宮變徵陰統於陽也安溪李氏曰脂微齊與歌麻同收聲又曰皆灰與脂微齊同收聲宋鄭氏庠古音辨脂微齊皆灰與祭泰夬廢同部不與眞文元寒刪先同部則眞元爲商而脂祭爲徵也緝盍雖收脣音而反紐仍入脂祭則音亦近徵也魚虞本與歌麻同收聲故鄭氏李氏俱合爲一部而戴氏以爲歌陽而魚陰則魚實變宮也李氏又曰蕭肴豪尤與魚虞同收聲鄭氏李氏俱別爲一部而戴氏復以之支合之則之幽宵支皆變徵也變宮與宮同部變徵不與徵同部者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此亦其理也南呂爲陰同蕤賓爲陽律而戴氏以羽爲陽聲變徵爲陰聲者陰極生陽陽極生陰也陰極於應鍾而變宮不爲陽聲者二變止爲和繆非五音之正也先生所定十九部若依王懷祖先生說別出至緝盍三部則與大熬所擬十八部四部分上下者適合惟次序及入聲稍異故輒附及之大熬又跋

說文字原一卷　元周伯琦撰伯琦鄱陽人字伯溫至正初爲授經郞嘗以暇日著說文字原六書正譌二編字原則以許叔重氏爲說文解字頗存古訓然專用小篆其義間失之繁雖經李陽冰徐鉉錯輩訓釋猶恨牽於師傳不能正其錯簡紊然無敍六書大義鬱而不彰於是釐其全書且以文字五百四十定其次敍複者刪之闕者補之點畫音訓之譌者正之分爲十二章許氏

之學漸有可考矣（見倚琦自序）元代有刻本此則依元刻影鈔者也用白紙寫鈔手極精首頁鈐有鐵琴銅劍樓印真僞未可知余於壬申春得諸海上喜其實舊鈔爲世間罕見且有功小學之書也因寶藏之乙酉春約園

## 史部

前漢書隨筆二十卷　吾鄉萬授一經作也其書分帝紀年表本志列傳凡典故均用大字標出用小字注之雖爲文藻而編與呂東萊作精華論其大者遠者川志不同然一代之大者遠者未嘗不於詞藻間見之在閱者眼光耳固不可以尋常類書比也此鈔極精字畫一筆不苟又爲鄉先輩之書世無刻本倘非刻工昂貴如今日雖置之四明叢書中亦宜也甲申孟冬約園

宋史記二百五十卷　明史文苑傳王惟儉字損仲祥符人萬歷二十三年進士天啓三年擢右僉都史巡撫山東五年擢南京兵部右侍郎未赴入爲工部右侍郎魏忠賢黨田景新劾之落職惟儉資敏嗜學苦宋史繁蕪手加删定自爲一書云即此書也凡本紀十五卷年表五卷列傳二百卷志三十卷損仲自草凡例四十八條王阮亭士禎錄之於蠶尾集且以錢宗伯受之（謙益）謂大梁之亂損仲圖書盡沒於水吳興潘昭度家有宋史鈔或即吳興本也湯東澗跋東都事略亦及之朱竹垞曾鈔其副乾隆間湯本藏文瑞樓金氏出以求售全謝山嘗與李穆堂書囑其購以開雕其後展轉入於太倉閘少谷家太倉季錫疇虞山瞿東淵兩跋言之甚詳余於庚辰冬因弟子王瑗仲蘧常之介謂王損仲宋史記稿本有人攜至唐蔚芝先生所如欲購得非八百番不可

余爰與瑗仲商定分兩次付款全書於是歸我矣夫宋史繁蕪昔人言修者屢矣然天下幾遷固難以新舊唐書新舊五代之比較尚不能無短長之辨況非宋歐其人乎顧有大志者挺身而出得失是非自任之成爲一家言則肆逮後學增益其見聞而參證其事蹟斯其功烈又爲可沒哉然則損仲之書斷宜公之於世矧採拾於舊聞私史者極多而凡例所言固有獨到之處也謂宜由政府劄中央圖書館校刻之庶不致久而使其稿飄零焉抑五兒芝聯云燕京大學亦藏有此稿未知同出一源否兩稿正可互校也乙酉春約園

附錄凡例四十八條王阮亭跋一季錫疇跋一瞿秉淵跋一

宋史記凡例

一往代之史墳典邱索異名檮杌春秋殊號自龍門勒爲史記蘭臺目以漢書後世載筆不遑斯稱唯承祚曰國志彥威曰春秋余此書既不敢上擬宣聖之錄而名史則於元史無別名書則於沈書無分輒遠取子長近法永叔題曰宋史記云爾

一卷序之式諸史皆首之以紀次之以表又次之以志而傳爲終焉惟後漢書宋書移志於後今則倣之以紀表傳志爲序紀十五卷表五卷列傳二百卷志三十卷通共二百五十卷

一有宋受命龍符定基於開封龜鼎中遷於臨安乘乾十有七帝永歷三百餘年而元臣執筆既降帝昺爲瀛國之稱復附廣益於瀛公之後景炎無年祥興失紀此在虜史私其夷朝可矣後代所宜改正也今更瀛國爲帝昺而增入端宗帝昺二紀比諸史已爾非今特名也

一宣尼作經左邱立例然後世學者亦恐過爲揣摩之詞今即不逐事立凡亦須少爲區別如

侯王曰薨宰執而封公王者亦曰薨卿輔曰卒官卑而直諫理學者亦曰卒其奸邪者削官曰死濫刑者備官曰殺刑當而有罪者曰伏誅金遼夏元爭戰雲擾得其地曰取取而復陷者曰入宰執免罷原無低昂而奸回退位方書罪免朱紫略分用存體例

一帝紀即春秋之經也所宜舉其大綱以俟志傳發明今宋史繁蕪景德一年之事二千餘言足以當他史之一帝高宗一朝之事幾二百紙足以當他史之全紀核其所錄乃縣丞醫官畢載召見入對亦書徒累繙閱何關成敗今宜力加刪削用存史法

一孔子有云其文則史是史之不可無文也宋史紀中至云賜將士皮裘氈襪揭黃榜招諭湖賊如此鄙俚良用浩歎今即不可過爲藻繢以掩本來亦宜微爲潤色以弘大雅

一續綱目諸書於金遼用師皆曰入寇如此之稱施之於楚昌齊豫逆命之臣可也勢均敵國豈宜爾乎今悉曰犯曰侵以示與國之義

一孟堅漢書擅美十紀以西京詔命簡古而爾雅故也歐陽唐紀詔旨全删宋史承之遂亦不錄古稱兩史之立將爲偏舉之謬矣今簡諸志及采他書凡關詔勅悉收紀中若臨軒酬答之詞臣下追崇之典難以例論亦所不錄

一契丹自陷汴之後建號曰遼中雖復號契丹亦未幾改之至勝元初號韃靼或號蒙古至世祖始定號曰元況蒙古乃部落之稱大元乃國號也而宋史稱其本國統號曰元亦未然也今於耶律通稱曰遼世祖之先號曰蒙古至建有國號始定爲元其大元北兵之稱乃夷臣之妄尊其國也亦皆削之

一宋初僕射平章是爲宰臣參知政事樞密宣徽是爲執政至南宋孝宗始有左右丞相之名而參知樞密仍執政也凡此除授薨免一一畢書以至黨附權奸害國凶家如薛昂胡紘諸人亦書之何者昔李舜舉之修裕陵玉牒也曾布呂惠卿之用皆謹書之或以非執政例不應書者舜舉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例也今倣此旨用以謹大防而褫奸魄

一臨軒制策及第出身雖云興賢盛事而有司恆規無關勸懲若特免黜落之典賜予宴錢之恩則曠事也方爲書之

一宋氏兩都太祖孝宗於懲貪一事極意盡法或刺面或籍產此亦澄清吏治之美政也間書一二

一理度而後宋元紛爭史中於蒙古或入犯或敗績全不書及蓋爲本國諱也今查各史一一畢書

一宋史王侯封薨多不及之惟太祖之後安定郡王南宋之肇跡不可闕也若西夏勢均敵國安南遠在殊俗而受我名封亦當畢書

一水旱蟲螟之災九夷八蠻之貢并倣前史書之歲末然宋史或按月日或書歲尾而新編災異朝貢或先或後亦體例之未一也今總書之後而先之振災次之來貢至於後漢災異有郡國之數而無其名亦未是也今明書之

一年表一目宋史止有宰輔宗室二篇而新編又刪去宗室一表竊意維城維藩固國家重典而譜系煩猥亦贅篇帙刪之是也今倣馬遷表例增南唐諸國及遼金二表以南唐諸國年

表第一遼年表第二金年表第三而各附之以夏國宰執年表第四凡四篇

一后妃傳理宗賈貴人乃似道之所攀附者啓黨勁敵流毒生民而宋社之屋實維玆始今依新編增入

一宋史宗室列傳前列諸王後序子湞諸人此亦前史之不然者今倣史漢之例以諸帝爲綱而分見諸王其他宗姓族系難明隨其年時自爲一卷

一宗室傳英廟皇考濮王孝廟皇考秀王俱入傳而理度二帝亦外藩入繼者乃不之及何也新編增入榮王希瓐是也今從之

一世家之稱如周末七雄漢初三傑或改元即位或襲爵聯珪以此爲世猶爲得之而孟堅漢書已易蕭曹諸人盡從列傳況玆南唐北漢諸國始乘亂以鴟張繼興師而麋至曾幾何時家虛世燼爵土不紀於册府子孫亦降爲輿臺原無可家何世之有今宜依漢書項羽諸人之例總名列傳而居妃王之後抗諸傳之前

一卷終有論諸史皆然獨歐陽公五代史記於事有關係者始爲立論其餘無之深合左氏君子曰之旨乃宋史不惟卷終爲論也一卷之中人至數十則一論不能畢也復分其半爲二論此尤可笑者今宜從五代論例

一古人論作史之難無如諸志而諸志之外則分配諸人尤不易也如子長史記屈賈同卷不嫌楚漢之隔代廉藺同述何妨將相之異途以及漢書酷吏五代忠義相承互發貫千秋如指掌揮寸毫於建瓴嗚呼後代史臣有此筆力乎宋史於此處失者十常五六而新編首以

范質與石守信同卷不虞噲等爲伍之恥耶且丁謂居景文之前恐小宋亦所不服諸如此例悉宜改之

一宋史爲傳惟宋是及若李穀諸臣或名具歐陽之史或仕歷周漢之朝身僅覩乎建隆勳無關於趙代止以卒於宋初便列宋史不亦費乎今幷刪之

一武夫悍將爲國爪牙如開基之佐命中興之抗敵此其首也以至狄青崑崙之戰孟珙蔡上之師諸如斯事書之可也其他如馬令琮諸人雖摧鋒陷陣微有功勳而乘徼履障要其常事非有殊尤絕續亦爲足溷簡牘乎今幷刪之

一宋祚三百人文輩出家有閥閱國爲楨幹如呂范諸臣祚流南土者除南渡之後卽屬天地再造不宜溷入東京臣子之列以及呂蒙正呂夷簡諸人別有相業不宜附見韓胄侂胄兄弟斯皆賢奸迥別宋史析之是也其餘若梁灝之子適固趙方之子范葵凡此諸人皆宜幷入

一子長所載張儀蘇秦之辨樂毅黃歇之書孟堅所錄晁董之策司馬之賦莫不具其全文宋史列傳至二百餘可謂多矣而一切表疏盡加刪削甚至止列項款並無文詞遂令讀者莫能覩事之顛末罔由識議之姸媸今簡諸書疏奏華縟國體通達者全文具錄其過冗長或無關係者從宋史舊例

一宰輔執政如韓富功勳李趙聲望傳之不俟言也其亂法之王安石誤國之耿南仲若此諸人宜書示戒其齷齪庸臣如李昌齡姜遵之傳並依漢書陶青劉舍之例於他傳之末略述

姓名年表之中用具爵位不必列傳徒備官簿爲也

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并爲一卷然亦有同爲名賢而爵業不同則父附之子如司馬池在溫公之前韓國華在魏公之前是也同爲宰執而奸惡最著則父亦附之子如史浩在彌遠之前賈陟在似道之前幾貴勸懲無嫌附見

一爲史者年代宜序庶讀者易詳乃喬維岳樂黃目諸五代之臣而居尹洙孔道輔之後張遜柳約南渡之初而居張敏張詔之後南渡諸卷尤爲顛置今悉改定

一宋史至理度之時疏謬尤甚如史彌遠史嵩之一代窮奇李知孝梁成大相門鷹犬而二史虛事褒揚梁李徒有官簿此必宋末隣元子孫賄改而舊史不存無從誅奸讀之但有浩歎

一宋室一代外戚權無梁竇衅無霍閻列名外戚僅備篇目云爾若王貽永諸人雖貴爲帝壻而史例不聞今皆附見之

一諸史止有儒林而宋史乃列道學夫學以爲儒理本無二況此名目乃賈同胡紘諸奸創之以攻紫陽者今宜删去總名儒林其附奸如陳暘諸人改從列傳

一兩漢諸史儒林列傳大都無他事蹟總在一卷其有勳業不在此例如董鄭不名儒林卓魯不稱循吏是也宋史於楊龜山之論奏魏鶴山之執政胡文定之勸講概入儒林誤矣今皆更定

一忠義諸人或隕身疆場或畢命孤城第據事直書其美自見而分以死節死事第以爲上爲次遂使世代雜揉錯閒參差今宜按其年時錄其彪炳其尋常之士靡於敵師出於不意者

亦所不取

一德祐時類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諸人皆忠存趙社力殫宋皇雖歿有先後而志無異同乃天祥列傳而陸張忠義何也今爲改之

一陳東歐陽澈之死及呂祖泰呂祖儉之謫皆以草澤之賢抗權奸之鋒正西漢朱雲東漢李雲之儔不必待忠義標目而始見也宜改入列傳

一帝女列傳班馬不錄雖帝乙歸妹曾見於易而王姬下嫁不關乎史今亦刪之

一方伎一目本無關係而事蹟奇異前史容錄今取其卓爾者以備一篇而誕妄如林靈素諸人亦存之以見人主惑志幻術足爲鑒戒其他棲真通玄吃菜事魔之儔又烏足取乎宜爲芟之

一宦官一目東漢始有然其所載不過五侯十九侯諸人耳宋史所錄幾五十人而上敍父祖下逮子孫此尤可怪也夫乞丐攜養何關父祖而內謁者監安得有子即宋有年過三十養子之令而竟不加一養字何也今錄其尤甚如李憲童貫之生事邊疆閻文應陳舜源之釀禍宮闈如斯傳之可也尋常埽除之隸何足辱載筆乎

一宋史奸臣一目蓋倣新唐書而爲之者夫爲史者第據事直書忠奸不淆炯戒昭如又何必目之爲奸始足懲也且既列惇確諸人而史彌遠之易皇嗣史嵩之之戕直臣其罪豈可賒者況既列蔡京矣而舉家諱京之薛昂將非奸乎既列秦檜矣而莫須有成獄之汝楫將非奸乎以至獻妾之程松兄叔堂吏之陳自強王次翁胡紘諸人斯皆四凶有甚兩觀倘寬而

何以不附之諸奸之下也今宜按時代而列傳其附會儉邪并入諸人不必別題一目
一叛臣一傳蓋棄我卯育黨附胡虜以及稱兵犯順罪在無將如劉豫諸人列之可也若李全者何爲傳之萑苻之寇敵不抗於侯景事實類於張角審是則蜀之李順貝之王則亦當取其一體列爲同傳矣今所宜删而劉豫張邦昌諸人按世入傳不必另題一目
一宋史外國止有夏及諸國而不列金遼夫伯起魏書卽東晉南宋直斥帝名況其虜主何爲遺之此在元臣同類相諱可也今宜依新編之例增遼國金國二傳用示內夏外夷之防
一天文一志諸史皆有夫玄穹蒼曜本歷代其如斯珠斗玉繩豈經時而有異此劉子玄之所以深有譏也今宜删之
一五行一志卽孟堅之書亦倣洪範之旨彼其乖違已不可言況在後世者徒事鈔撮聊備篇目語焉不精彌益其蚩矣今亦删之以至覆蝕彗孛之災夭札凶荒之變卽於紀中按年直書
一宋史有儀衛輿服二志夫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則鹵簿導從之儀輅冕旌節之制皆禮之屬也今宜并入禮志
一藝文一志亦諸史之必有者鈔四部之目何益勸懲總七錄之篇徒增簡帙卽去前代而用本朝如宋孝王之書亦無當也今宜删之
一史之有志乃一代制度前王以之貽模後王以之繩武而百世所考鏡者今定爲十篇璿璣玉衡欽天之首事也歷法志第一仰以觀象天文俯以觀法地理郡邑志第二宰制群動者

禮殷薦上帝者樂也禮志第三樂志第四六府三事有厚生焉而河之爲利害也尤大食貨志第五河渠志第六大之有征討也兵志第七小之有斧鉞也刑志第八其人存斯其政舉百官志第九而明數辟舉斯官聯之所始也選舉志終焉

一史漢書訖趣述盡敍其立傳之意耳而後漢論後列贊原係讀者誤分至文皇晉書承其誤例抑又甚矣今宜從史漢略具梗概微爲韻語於此書之末

王阮亭跋宋史記凡例

汴梁王司空損仲刪正宋史爲宋史記二百五十卷錢宗伯受之謂大梁之亂損仲圖書盡沒於水吳興潘昭度家有宋史鈔本此或即吳興本也目錄列傳刪併塗乙甚多云是湯義仍手筆義仍亦刪宋史則此書或王本或湯本皆不可知康熙庚午石門呂葆中無黨攜以入都秀水朱竹垞太史借鈔其副神物護持不與刼灰俱盡殆有天意予借鈔凡例一卷而識其顛末聞吉水劉狀元晉卿亦刪宋史不知西江兵燹後猶有存否俟續訪之

季錫疇跋

昔賢多以宋史蕪雜擬重修而未成其已成書者柯氏新編外有湯若士王損仲兩家入國朝其稾俱歸吳興潘昭度所後石門呂無黨得王本攜以入都王漁洋朱竹垞皆見之竹垞曾鈔其副見明詩綜王惟儉小傳漁洋錄存凡例一卷跋見蠶尾集乾隆間湯本藏文瑞樓金氏出以求售全謝山嘗與李穆堂書囑其購以開雕今不知流落何所矣此舊鈔王本全書二百五十卷今藏太倉閔少谷學博家今年春余與少谷學博同寓崑山北鄉斜塘袁氏宅行篋中攜

是書出以相賞余叩其所自云乾隆年其曾祖書巖公爲江寧教授有某大令罷官歸匱貲斧貸三百金以此書爲質惜已忘其姓氏矣其書目錄上有朱筆塗乙并別標卷數蓋當時潘氏以湯本相較而附注之書中有增刪者亦依湯本世有大手筆者重編付刻能取兩本異同處參覈求是固可折衷盡善否則但取王氏原本刻之以見一家之說毋以意增損其間庶不失原書面目也咸豐四年歲在甲寅涂月十日太倉季錫疇跋於常熟瞿氏之鐵琴銅劍樓

瞿秉淵跋

王損仲宋史紀二百五十卷東澗老人漁洋山人俱見其書跋載集中又東澗跋東都事略有云損仲於天啓中起廢籍爲寺丞移日夜分必商宋史則此書體例東澗相與酌定可知又云時李九如藏宋宰輔編年錄及東都事略并搆求李燾續通鑑長編損仲援据諸編信筆成書與余商榷史事輒揚眉抵掌時捫腹自歎揮斥柯氏新編陳俗腐爛徒亂人意東澗之言如此乃竹垞跋李氏長編謂王氏惟儉柯氏維騏目未見是書而改修宋史如夏蟲不可語以冰松柏之鼠不可語以堂密之有美樅何其言之不同也豈爲此跋時猶未見王氏全書而縱言及之迨於潘氏借得鈔副而其集已刻不及追改耶汴梁水災王氏原稿已亡幸苕上潘昭度錄其本展轉藏於太倉閻氏歷二百餘年而完善無闕今年春季菘耘世丈館余家向少谷學博假得攜以見示略誌數語於後咸豐四年冬十二月虞山菰里瞿秉淵識於恬裕齋

明史稿跋一　萬季野先生自康熙十八年崑山徐公元文監修明史即與其猶子貞一（名吉字貞一又號貫卿著有鄭文稿）被邀入明史館（見萬季野年譜）洎康熙四十一年卒於燕京史館（詳見余所著季野柄盦記）凡在館二十有三

年所撰明史稿或以為四百六十卷（方苞說）或以為五百卷（全謝山）無從得其確數季野之卒也遺書既多為錢名世掠去而其子世標於雍正三年乙巳七月檢明史稿有親筆據實直書一單（年伏野室浙孟頫所余得借鈔之）單云先君子明史原稿家間所有者本紀四本外缺泰昌天啓崇禎一本（原註陳澤州家有鈔本鑑案澤州即陳廷敬也）后妃諸王列傳有公主傳無名臣列傳自韓林兒起至田爾耕全無（原註陳實齋許時菴孫喻嚴三家鈔本鑑案孟顧日時菴嘗許從深也康熙壬戌進士官禮部侍郎有德盦集）內存萬曆中年以後原稿四十本啓禎以後原稿半存循吏傳無儒林文苑傳有忠義傳存兩卷餘缺孝義傳有隱逸傳無列女傳有方技傳有外戚傳無宦官傳無佞倖奸臣傳有流賊傳無土司傳無外國傳稿半存其原稿皆在儼齋先生家（鑑案儼齋即王鴻緒也）至橫雲山人集所刻史稿止得十分之一皆係錢亮功改本（鑑案亮功即錢名世也）如后妃諸王外國諸傳不涉忌諱者又仍先君原本熊中堂（鑑案熊中堂即孝感熊賜履也）進呈之史又倩人改過另是一册進呈在壬午二月初二先君卒於史館在壬午四月初八日遺書盡為亮功取去無一好本寄回家者都門士大夫皆知其事也云今吳興嘉業堂劉氏所藏明史稿僅列傳二百六十七卷細閱原跋蓋有小桐溪上人家圖章及吳騫之印方章確為拜經樓舊物余既借以錄副審察劉氏所藏與槎客鈔本與余所藏季野輯宋季忠義錄鈔本字跡及紙張相類其必又為萬氏之物無疑然在當時既非原稿其來自王儼齋歟（乾隆甲戌進士官廣西岑溪縣知縣著有中文孝經孝經外傳見豁齋珠塵金集）來自錢亮功歟未可知也所可知者厥惟錄既已流布與此絕不相侔周松靄（周春字松靄海寧人）之說不攻自破王儼齋之明史稿取以與此互勘一詳一略（此書列傳後有論者儼齋往往删削）又不相謀則非儼齋之所删改亦明矣此書所黏一單云本齋藏本當從低田查本補鈔（吳興海寧查伊璜或查氏亦得有鈔本）循吏至佞倖六卷外蕃九卷計當補鈔十五卷通計二百八十三卷後又有

三行題約討缺奸臣方伎列女孝義西域土司外戚宦官流賊余核諸萬世標單中所列孝義列女方伎奸臣佞倖五傳爲萬氏家藏之所有外蕃卽外國傳半存惟土司外戚宦官流賊四傳則無之世標單中更有隱逸而吳氏未舉出吳氏有循吏而世標未舉出則就列傳言其卷數亦難確定也昔年鄭君鵠聲持教育部發閱中州某君齎呈之明史稿十二册交江南圖書館定其然否於是柳翼謀有校錄今鈔存副本然校錄雖詳而武斷在所不免余將駁正之吾鄉友朱逖先亦藏有底藁數册此必世標所留遺安得一一湊合參互相校以成完璧乎其詳更攷之別著於筆記壬千秋八月約園

明史稿跋二　近人謝國楨輯晚明史籍考明史稿三百十卷一目引楊農先椿再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其中有云王公（寀卽鴻緒）任修列傳王公延鄞縣萬君斯同（謹案季野入史館在康熙十八年崑山徐公元文爲監修時余前跋已據）吾邑錢君名世於家以史事委之萬君熟明朝典故其（鄒衆村年譜證之王鴻緒爲總裁周在三十三年王氏纂稿倚與周有之稱員先以爲王公延之則非也）家有餘姚黃忠端公時略忠端之子梨州續時略時略嘉隆時事及諸臣奏疏續時略者萬泰天崇時事奏疏也萬君以二書爲主先修嘉靖後傳而正之以實錄參之以傳記核時年二十餘嘗屢至其館中見萬君作一傳集書盈尺者四五或八九不止與錢君商榷而熊廷弼袁崇煥李自成張獻忠諸傳尤善又云康熙十八年從給事中張鵬請命內閣學士崑山徐公元文爲監修（清史列傳）翰林院掌院學士崐山葉文敏公右庶子張文貞公爲總裁廣徵博學（祖本紀十八年修明史以學士徐元文葉方藹庶子張玉書爲總裁）鴻儒雎州湯文正公等五十人入翰林（湯公明史稿劄於湯子遺書）與右庶子盧君琦等十六人爲纂修於是湯文正公爲太祖本紀徐公嘉炎爲惠帝本紀朱君彝尊爲成祖本紀徐公乾學爲地理志潘君耒

爲食貨志尤君侗爲藝文志汪君琬爲后妃諸王開國功臣傳毛君奇齡爲流賊土司外國傳其餘各有所分二十九年夏監修徐公歸以舊大學士仍領史局未幾薨三十三年召蘂亭王公於家與尚書澤州陳文貞公爲總裁而張文貞公與原任大學士孝感熊文端公爲監修張公以嘗爲總裁任修志書陳公任修本紀王公任修列傳未及畢萬君卒王公以戶部尙書解任歸矣歸重加編次其分合有無視萬錢槀頗異五十三年春進呈五十四年復召見兩文貞已去世紀志表未有王公乃僅取徐公舊志河渠食貨藝文地理删改之其他但仍其舊表則去功臣戚臣宦幸而改大臣上爲宰輔大臣中下爲七卿惟諸王表與之同六十一年王公閒居在京改徐公本紀不浹旬而十六朝本紀悉具雍正元年六月進呈共三百十卷即此史館所貯王公奉敕編撰本是也蓋其書紀表不如志志不如傳弘正前之傳不如嘉靖以後此其大較也楊氏之説雖於季野在史館之先後尚未詳確而於成明史情狀言之則歷歷可據其言紀志表未必出季野之手余謂不惟紀志表即列傳豈能一一撰自季野耶按鄞志本傳云斯同獨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斯同覆審夫覆審云者即就稿而潤色之云非一一出自己筆此可證一又云嘗曰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傳據方苞墓表）吾所以辭史局而就館總裁者惟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迹暗昧不明耳（光緒志傳據錢志傳）夫曰就館總裁者簡言之即秘書云秘書代總裁覆核並不爲僭此可證二欲知萬氏明史稿之源流必先知萬氏之居史館重在審核非重在撰擬然後可以論定其稿是否經過萬氏之手願此論定亦難矣往年嘗就劉氏所藏之吳槎客本史稿與王鴻緒橫雲山

人史稿略校數篇去取已大不相同今更就柳翼謀所舉者鄭鶴聲持來之本與吳槎客本互校如汪應蛟趙彥劉一焜葉春及李澐沈儆炌何喬遠周嘉謨劉中敷張鳳孫原貞朱永陳鑑孟玘丁瑄宋欽廖莊李儀丘弘等傳（附傳者不數）原文均不如吳本之整齊則吳本爲已改本而鄭本爲未改本已可斷定矣柳翼謀但取橫雲山人稿與明史以校鄭本而未就鄭本以校吳本蓋吳本藏諸劉氏未能取之如攜也然得翼謀之校錄而余所錄劉藏之吳槎客本益可貴矣甲申重陽後五日約園

世本集覽　世本集覽吾鄉先生王臒軒梓材作也其存居康侯家原稿爲八冊嗣改六冊分寫禮樂射御書數計卷爲四十八皆橫行寫蠅頭細字余始見之以爲欲整理斯書非另行錄副無從下手初照原稿橫寫而放大其字仍覺眉目未清遂易橫爲直（別撰凡例）於是鈔此五十五冊並倩友略校訛字然望洋興嘆依然逡巡不敢前也因先將已謄清（原稿已整理者）之原起提綱條例目錄通論各一卷刻入四明叢書第四集上年又與康侯商榷擬先就世系表細校世系既定再取史實輔之各家論說不妨從簡又擬條例（目錄次條例）期合同志爲之第未知果能如願否斯稿五十五冊所宜珍藏者也甲申中秋約園

謄寫則例編次條例附誌於此

謄寫則例（章目條款）

一原稿式同家譜一格之內所敘之事有長至數頁者有短止二三行者閱之殊覺不便茲將其系統表與史實各自分鈔以淸眉目

一系統表依照原稿分段排列之史實則逐名錄在系統表之後
一系統表原稿有線相聯者則亦聯之以線其無線者亦不用線但依原稿地位排列之
一原稿史實有錄在本格之外用某某注以爲標識者則悉心搜羅歸于一處而于其首條之上記以兩圈以便校對（華已隨鈔隨校然魚魯之誤勢所難免必須覆校三校以期正確）
一凡系統表之無線者則于每人史實之上標識一圈以便檢閱
一原稿眉端注有地名及解說者則破格附鈔於本條史實之後以便覽觀
一原稿史實如有張冠李戴之可疑者則爲之更正或仍舊即於本條上批出之以供編纂者之斟酌
一原稿史實次序淩亂須重加編纂方可付梓玆因學識譾陋不敢貿然從事且隨鈔隨編於手續上亦感困難只得依樣葫蘆逐條謄寫

編次條例（張啓鎔敘）

一王雘軒先生世本集覽之作其大旨已詳於原起提綱條例通論今編次悉依之未敢或背
一原定目錄爲八冊而分卷爲四十八余亦依之
一是書本爲未定之稿原稿多爲橫書一再迻錄有非改爲直書不可者均改橫爲直其世系各表有宜合者宜分者均就原表斟酌分合以明眉目
一是書搜羅極富然間有重疊者亦有不必采者今凡涉及空論或與世本無甚關繫者一概刪去以歸簡實

一是書第八册雜錄專取史實多仍其舊

一是書繁簡得中固屬不易但有爲原稿所未采者不敢增加偶有所見以爲應補者則加案語用小字補之

統系源流　不分卷亦不著作者姓名凡十六册始太昊伏羲氏終胡元順帝至正二十年丁未蓋明代人士作也首曰統系源流旁注僭竊各附自周封建諸侯以至漢初諸王漢末羣雄既皆詳其世系以昭烈爲季漢而不名蜀猶是朱子綱目之例敍西晉東晉之後繼以五胡亂華各溯系統推暨至十六國毫不漏略南北朝亦極分析清楚並不詳南略北至隋末唐初之僭僞攻之尤細而藩鎮之一起一扑復能著其顛末洎乎五代閒四方割據竊號僭名列之恭詳兩宋迄於帝昺元迄於順帝以及遼金亦備述焉自序有曰首先伏羲以明天下治平之原起唐甲辰以正甲子編年之始序後題閼逢困敦如月朔日記是甲子歲也其下有王印錫端之章敍列國小引末又題癸亥重九識下有野築居及公信氏章是作者卽王錫端字公信也鈔本紙爲野築居錄詢原稿也又有四明抱經樓章與四明文獻考所鈐一式是盧氏舊物矣約園甲申重九

從亡隨筆一卷〃　明程濟撰建文出亡萬季野斯同以爲必無之事余亦云然今程氏之隨筆自建文四年壬午（帝年二十六）六月十二日燕師迫金川門始至庚申夏（帝年六十四）題寺壁詩秋迎入大內止言之歷歷史仲彬之致身錄與此同出一源而趙吉士士喆之建文年譜悉以是書及致身錄爲主固不必論然信之者頗不乏人蓋皆由於明之人士不忍死其君之意而姑以此解嘲者也余壬午得此書於海上以其舊鈔也姑存之嘗讀錢牧齋建文年譜序云西方之山隅猶思美人

蜀地之禽烏豈真望帝信固當傳疑亦可恤過而存之不忍廢也斯言得之矣乙酉春約園

明小紀八册不分卷　明遺民林時對撰時對字殿飈吾鄞人其敘是書云本朝史例書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陳中丞于庭日革除遺事與奉天靖難並觀則仗節與胡遲之趨操自見否泰錄與復辟錄互攷則禦寇與奪門之功罪自明視朝餘錄與雙溪雜記相參則宸濠之護衛誰復病榻遺言與內閣首臣傳類閱則顧命之付託誰承云觀其敘言蓋欲纂成一代信史也惜是八册爲未完之書未定之稿耳卷首有抱經樓藏書印與余購得之四明文獻考世系源流諸書所鈐者同乃四明盧氏故物也展轉入於古鹽官信天翁不詳其姓氏己巳歲顧詒穀立仁攜以贈我詒穀雖爲商雅人也蓄舊書極富今其人亡矣余欲以是書刻入四明叢書尚待整齊要未可因其殘稿而忽之也乙酉春約園

附錄古鹽官信天翁誌云此明小紀八册明遺民林時對先生所輯建文至崇禎十二朝似未定之稿世無刻本傳寫亦甚罕見是書舊藏抱經盧氏民國初散出余購得之今夏曝書因蝕重裝後之人其寶視之

皇明末造錄　皇明末造錄二卷余得之於滬肆有常熟翁瓶生跋核其字蹟非真也嘗爲仿校仿鈔攷是錄江蘇省國學圖書館書目有舊鈔本謝國楨晚明史籍攷云龐樹柏龍禪室摭談曰記永歷入緬甚詳別史之佳者世無刊本轉鈔於杭州丁氏嘉惠堂丁氏之書歸於江南圖書館龐氏所云則卽今之館中之舊鈔本也八千卷樓書目以金鐘爲金鏞者亦此也然則翁跋所

謂潘伯寅藏有是本係盧雅雨手鈔者又爲丁氏舊鈔之所出矣是錄余於今夏細讀不特於永歷入緬備載而明季乙酉以後事實其在東南者皆可得其概略善善惡惡具有公論言簡而事賅金氏創之黃氏定之忠愛見於楮墨誠良史也兩氏仕履不詳俟再攷之壬午秋七月約園

甲申傳信錄八卷　彭城穉農錢䎖著首自序有云丙戌冬有客由江南攜甲申來所載國變錄甲申紀變國難紀聞見聞紀略國難睹記變記確傳燕都日記陳生再生錄孤臣紀哭陳方策揭凡十餘家繁猥不倫余於是博搜見聞勤咨與難諸賢講求實錄補所遺漏分爲八篇（按謝國楨晚明史籍考題八卷）自丁亥至癸巳之秋更七載而後勒成一書名之曰傳信錄而繫之以甲申所以成一代鼎革之言也卷一題睿謨留憾卷二題疆埸裂革卷三題大行驂乘卷四題跖鋪遺鬱卷五題槐國衣冠卷六題桑郭餘鈴（史籍考作赤屄餘略）卷七題戾園疑跡（史籍考作盜粗獄案）卷八題使臣碧血（史籍考作采薇餘錄）卷九卷十闕（史籍考九曰戾園疑跡十曰使臣碧血）　全書事以類繫人以事從黑白分明薰蕕辨析人各有傳狀忠義於千秋事必得真誅姦邪於弈禩謂之傳信誠無愧矣錢氏平湖人徐𪩘小腆紀傳遺民云士馨一名䎖多所撰述詳見謝國楨晚明史籍考書中有朱筆校者惜未全有墨筆圈者一線到底凡精到處加以密圈余壬午秋得於海上海鹽朱氏藏有註本考證頗詳所闕二卷宜以國粹叢書本補鈔之乙酉春約園

明季見聞輯錄二卷　首有蒔菊逸民自序爲辛卯小春距甲申明亡八年矣其人無可攷其書自李賊之亂始至清兵入城下令薙髮止敘事頗有層次此書余與甲申傳信錄同時得於海上然不及傳信錄之詳也乙酉春約園

南疆逸史十六卷　吳興溫睿臨撰首凡例次目目中凡紀略四列傳十六余癸酉秋得之海上者爲傳鈔本壬午爲公家訪書見有他本較此爲詳欲借互勘恩恩索去僅校序文一篇甚憾也此書體例極善不雜不浮列傳所及應有盡有實可爲明季南疆之信史也它日倘再以他本校之則完璧矣乙酉春約園

明季南略十二卷　題無錫九峰居士編輯久有刻本余乙亥春得此於海上此鈔本與刻本大不相同凡當時詔檄皆全錄之殊可貴也殊可愛也壬午秋約園

爝火錄三十二卷　此書爲雲墟散人李天根輯也起甲申迄壬寅凡十九年卯順治元年三月十九日莊烈帝殉社稷始康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齊王薨於金門止其間福潞唐暨紹武永曆諸王立國事皆及之采輯之書凡一百十七種參攷之通志十七種取裁諸書十五種可謂富矣有自序有凡例有目次而繼以論略歷代紀元續表然後編及正文其書體例既當議論亦復平允雖爲新朝之臣確存故國之念名曰爝火錄蓋作於乾隆十三年其勢不能不以明之三王臣庶竊不自照速取滅亡爲可哀也凡欲攷明季遺聞者得此可得其概矣書凡十二冊吳興劉氏嘉業堂有鈔本余於癸未春屬章屈蒐依錄之洵可寶之珍編也乙酉春約園

莊氏史案本末　文字之獄慘毒至斯吳之榮不遂所欲陷七十餘命固爲天理不容僅以惡疾死幸也然無解於當時天威不測何至此極陸莘行以一弱女子記其父事特詳其他續述亦頗得體惜此二冊係景鈔本譌奪太甚雖讀畢而未遑校正耳丁丑秋約園

東坡指掌圖　此非鈔本因今古輿圖特錄之　余藏是書久矣庚辰孟秋題守先閣所藏今古輿地圖其進呈表

有半本蘇文忠指掌遺文之說余知沈氏鳳舉之失考而以所謂東坡指掌圖者正之然未能確得著者姓名也今閱徐位山(文靖)山河兩戒考注略例考證是圖爲侯蒙作宋史大觀三年以侯蒙同知樞密院事者也今題蘇軾序者一曰蒙嘗歷考分志參驗古昔二曰或有詬蒙者三曰蒙應之曰不然以蒙作愁解可謂巧矣若非位山之精核安能得斯乎爰識之時甲申正月十九日約園氏題

原文云春秋指掌圖世以爲子瞻非是余家有是書其圖四十有九春秋列國圖第七(此七字衍)其自序有云蒙嘗歷考傳志參驗古昔又云或有詬蒙者蒙應之曰不然圖說所引有大觀三年夔府置一曰遵義則是徽宗時人也按宋史大觀三年以侯蒙同知樞密院事圖當是蒙作也

今古輿地圖　今古輿地圖三卷明崇禎十一年十月鄞沈鳳舉進呈之書也攷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有古今輿地圖二卷注云述古目作歷代輿地圖卷數同又云也是園目作三卷卽此本分上中下三卷是也遵王所見非全書豈惟非全書其云起帝嚳九州至元末羣雄是經顚倒割裂之後因以今古作古今而遵王未之審也至四庫存目題曰今古輿地圖名則是矣而云此起元末羣雄至帝嚳九州爲小異又云蓋此書本無卷數曾所藏蓋以篇頁稍繁分爲二册故以二卷著錄仍是想當然之詞耳抑知原書固起自今古華夷區域總要圖次以大明肇造圖再次以大明萬世一統圖更次以九邊圖然後及於帝嚳九州圖以迄元末羣雄圖乎因忌諱而埋沒作者之姓名割裂其輿圖於今幾三百年矣殊可慨也鳳舉之名雖不見於寧鄞郡縣志卽選舉表副榜亦竟漏列然其父九疇爲萬曆五年進士鄞志固有傳也九疇之子鳳超字可凡萬曆四十

一年進士亦見附傳張𢡟忠序云余友明州沈伯子定之氏究心經世超而修輯之旣曰伯子則鳳超之兄也向無是圖之傳天下後世安知有沈定之其人哉是圖藏於平湖守先閣蘗者金君錢孫借諸葛君詞蔚展轉昕余且疑李申耆之沿革圖或取於此余藏者中適有所謂東坡指掌圖爰取是編對勘北宋以前多就原文點竄而成南宋以後別爲攷輯進呈表云半本蘇文忠指掌遺文固非獵美者比也然則沈取諸指掌圖李或取諸沈與余謀梓入四明叢書而原圖不易縮小未果也因景寫一部將此册返葛氏不幸詞蔚墓木久拱守先閣書多付劫而是編獨存豈非天乎詠莪允吉其寶諸庚辰孟秋張壽鏞題（此爲葛允吉作）

臨安志三卷　此爲乾道五年右文殿修撰知臨安府湖州長興周淙彥廣所撰原本十五卷見宋史藝文志此僅存第一卷行在所宮闕官署第二卷沿革星野風俗州境城社戶口廨舍學校科舉軍營坊市界分橋梁物產土貢稅賦倉場館驛亭臺樓觀閣軒第三卷自吳至宋乾道諸牧守餘卷已闕錢塘孫仰曾得宋槧殘本杭世駿厲鶚均題記乾隆開四庫館時進呈蒙賜奎藻給還本家恭藏此乃影摹原本版匡寬大每葉二十二行行二十字余辛酉春得之於燕肆雖爲影摹且係殘本然乾道本之本色於斯可見乙酉春約園

四明文獻錄二十四册　前五册爲張制置乾道圖經第六册（此册有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印）第七册爲人物傳而史忠定十二先生贊在其中爲（自第十八册起爲四明文獻考）第八册爲延祐志集古攷第九至第十二上半册爲四明續志而王伯厚之四明七觀亦在其中焉第十二下半册錄臨川先生文集第十三册錄鄞忠公文集東塘袁公文集桀水心先生集黃東發戊辰修史傳十四册續錄修史傳外錄松

雪齋文集柳待制文集第十五六七八冊及十九冊錄清容居士集惟其間忽有袁正獻公燮昌國縣學記一篇是否卽清容居士作待攷第二十冊錄淵穎吳先生集黃文獻公集第二十一冊續錄黃文獻集外錄陳衆仲安雅堂集戴叚九靈山房集二十二三冊續錄九靈山房集二十四冊續錄九靈山房集外錄王忠文華川集此全書之眞相也按諸鄞藝文志所載高氏宇泰所謂又有文獻考五卷者取王臨川文等云云又謂刪乾道延祐二志合爲亦鈔本也云云卽爲此二十四冊無疑也（惟高氏謂是黃東發史傳）又藝文志錄全謝山之說所謂李處士孝謙預修永樂寧波府志畢又爲四明文獻錄張制置之圖經非是錄幾不得傳其書尚未分卷次者又無不合焉惟謝山云予鈔自天一閣范氏今是錄第六冊鈐有盧氏抱經樓印意者范盧二氏各有鈔本或范氏其後歸盧氏皆未可知要之吾鄉獻精神所寄眞可寶之異物也後世子孫宜守諸乙酉春約園

附鄞藝文志所載高氏全氏誌二則

高宇泰曰楊公德周歷代志書辨所列四明文獻志有四而鄭解元李司空所纂余皆有其書獨李孝謙所纂者未見外又有文獻考五卷取王臨川葉水心鄒忠公袁東塘趙文敏黃文獻柳道傳吳淵穎戴九靈陳衆仲王華川諸碑記考傳志跋等文凡有涉於四明文物者各節錄之而刪乾道延祐二志合爲亦鈔本也余得借於友人聞氏宇蓋精楷余尚疑其有闕佚不止於斯未知何人所纂豈出於孝謙者乎爲是編者深有功於桑梓者也惜不著其姓名并無序耳　全祖望曰吾鄉自鄭教授千之輯四明文獻集其於鄉先輩著述所存甚爲有功其後李處士孝謙預修永樂寧波府志畢又爲四明文獻錄以續千之之緒其書精博張制置之圖經

非是錄幾不得傳然其書尚未分卷次蓋垂成之作也予鈔自天一閣范氏重爲釐而次之自圖經後別爲二十四卷

句章徵文錄　辛巳春見友人搜得馮氏原鈔本塗改極多因依之錄副此曰句章徵文集句章乃慈谿故城先固非鄞人所可據也故所錄皆慈人著述然其中爲余刊入四明叢書者亦不少矣余將廣之於吾郡而就今日尚未流傳之書集錄之余老矣此願未知能償與否耶壬午南至日約園

四明郡志　自徐柳泉先生刻四明六志曰乾道圖經十二卷寶慶志二十一卷（曾有三圖未刊入余借北京借鈔以石印補之）開慶續志十二卷延祐志二十卷至正續志十二卷大德昌國州志圖志七卷宋元諸志已略備矣有明郡志曰成化郡志十卷即此也寧波府志四十二卷（張時徹撰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刻本）亦借鈔於嘉業堂劉氏（成化郡志先借鈔）先楊張而作者有黃氏潤玉寧波府簡要志五卷（黃先修作余別有攷證）余借鈔於伏跗室馮氏（已刊入四明叢書第三集）所未得者永樂府志邑人紀宗德李孝謙同修併未付梓故天下莫之傳獨全謝山見之耳然明代之志亦云略備至清代曹志家家有之余就許博明家鈔得康熙二十二年知府李廷機修志惜其未全鈔手又劣抱經樓鈔本至二十五卷止許氏之書或即來自盧氏未可知也宜更鈔之壬午秋八月約園

寧波府志四十二卷　明張時徹撰此依錄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刻本後錄者也就明代府志而言合諸黃志楊志可云略備矣他日合衆力以萃之舉余所有者惟李延機之志原稿本不全鈔手又劣尚待重理若楊張二志實爲完帙雖即取以付刊不待讐校可也余日望之矣乙酉春

約園

牛首山志二卷　明盛時泰（字仲交）作於嘉靖甲寅乙卯間藏篋中二十餘年萬曆丙子始安張鳴鳳（字羽王）寓江上始序之復於張處檢得游覽詩編入雖搜採稍廣而精典較昔或讓倪公甫周吉甫見而欲梓之（以上見時泰之子敏耕跋文）時泰以未脫稿辭至戊寅秋時泰卒會有訪山志者有助刻資者其子敏耕始將稿付之時萬曆七年己卯也蓋去時泰歿僅一年耳此鈔從舊家所藏徐興公故物錄出張序之後有興公手題可寶也興公謂仲交但採近代詩文而先朝著作槩未及收蓋仲交家鮮藏書耳然則家有藏書而不善用之亦可愧已甲申九月十一日約園

寓山志二卷　祁忠敏公弘吉先生諱彪佳志其所居山陰之園林也名之曰寓山以寄天地逆旅之思凡開園之始末歲月園之中曰堂曰亭曰廊曰臺曰閣曰隄及其他軒與齋類居與庵類室與山房類各標其勝與夫爲橋爲榭爲徑爲峰差足點綴如名手作畫然不使一筆不靈者皆敍其曲折園以外山川之麗古稱萬壑千巖者使人應接不暇亦可使韻人縱目宅心矣余讀斯志欣慕不已考先生事蹟見明史本傳然未詳也志後所附者本於萬季野明史稿而益以魏耕之死班孫理孫之遭故祁氏一門忠義孝悌於斯見矣嗚呼寓山無恙不爲綠野之墅而作零丁之洋志成於崇禎戊寅適在先生撫吳後乞歸之九年中癸未再起國不可爲乙酉六月殉國蓋距志成之時纔七年耳斯志從舊家鈔得可寶也甲申秋約園

南田開墾新舊檔案一册　此依伏跗室馮氏所藏舊檔於辛巳春錄副者也一曰全境形勢圖（原書未著是圖名稱今余姑名之曰形勢圖）二曰考訂南路四十九縣北路五十九縣凡百八縣詳細名目（有圖始四年十一月朱明府啟）

三曰嘉慶間勘墾南田島縣田地畝數節略並支圖十八幅（其時紀者總計立可耕種之畝田共二百三十七頃八十六畝一分五釐三毫地共九十頃四十十八畝三分七釐七毫山共一千頃又加築堤建閘放鹼等後續可開墾之塗田共四百九十八頃六十七畝五分二釐六毫）每一圖下詳註地名山名地畝數目四曰道光壬午朱按察使桂楨勘議開墾節略（節略之後有光緒元年石鏞舉南田禁山記及續記）五曰同治四年十一月前署象山縣知縣朱日升査勘南田條陳及善後章程附有朱日升勘丈南田山塘畝數六曰道光三年吏部等進議南田善後章程（有光緒元年春石鏞續擬條議）及寧波府徐等淸揩七曰南田記略八曰南田圖說（乙亥春石鏞續擬議呈）並附奏稿九曰雍正四年浙撫李衛等奏案十曰同治三年十二月及光緒元年六月史太守楊同知籌議開辦南田章程及光緒元年浙撫楊昌濬會同閩浙總督李鶴年請將南田開禁聽民耕作奏案此新舊檔案之大較也憶己亥歲先給諫將上三門灣自闢商埠書詢之張謇叟（覆函）謂有南田檔案當時曾繪圖貼說以奉先給諫不知謇叟所據者卽此否也要之此檔案皆有事實可考各種支圖又有山名地名田畝可稽雖今昔情形不同而得此底本堪爲實錄矣甲戌之春余嘗率長兒星聯親歷三門灣度其形勢經營得法可與江蘇之通州海門相埒顧與大小魚山相聯接國家未安寧之日尙談不到此耳遂廢然而返今題是册爰竝誌之乙酉春約園

雪竇寺志略　歲壬午春爲公家訪書得雪竇寺志略一卷乃明弘光乙酉刻本爰景鈔之弘光爲福王由崧國號自南都聞變立迄乙酉五月淸兵至金陵去位纔一年耳今觀雪竇山圖爲陸介祉所繪題弘光乙酉春猶冀山河光復或偏安如季漢南宋之局奈何一蹶不振辜負忠臣義士之厚期徒留此爲憑弔之資乎介祉字純嘏鄞志有傳以孝聞明社旣屋棄儒冠如敝屣喜畫老松古栢以寄意余嘗見其貽王備五畫而題之蓋畫以人重況就畫言亦固有可傳者在也

斯志雖略而體例極精論寺志自宜以傳法者爲主而一切事蹟詩文爲賓誦悟之編深得此意其序云雪竇自唐常通禪師開法至元無印證禪師之後無說法禪師矣然則志亦以人重倘無說法之人雖欲以傳法者爲主更何可得志中所錄諸禪師語錄皆是爲當頭棒喝而法藏守卓禪師與僧言賓中主云進無前路主中賓云退不容身賓中賓云對面是何人主中主云有理無從說處更言向上宗乘事云仰面貪看鳥囘頭錯應人如此妙機淵源所自若達而智覺延壽禪師之宗鏡錄余雖讀竟而未能悟澈得此則益增智慧矣延壽囿於周廣順二年住雪竇已而遷杭州者也余愛斯志不絕因詳述之甲申重九前二日約園

師友淵源錄二十八卷　前二十七卷爲嚴冬友所輯第二十八卷爲冬友之子觀輯冬友家傳墓誌及芝恬夢十硯記附以冬友硯銘及觀擬銘而以觀所作朱澹溪行略殿焉此書見故家所藏鈔本余因錄副可以補李次青先正事略及碑傳集所未備他日重修清史稿列傳亦有取焉冬友名長明一字道甫江寧人嘗假館廣陵馬氏遂博極羣書著有歸求草堂詩文集西清備對毛詩地理疏證五經算術補正三經答問三史答問淮南天文太陰解文選課讀文選聲類算開錄獻徵餘錄知白齋金石類鐵金石文字跋尾石經考異漢金石例五折貞珉考五陵金石考平原石蹟表吳興石蹟表紫瓊發伏纍綠小錄南宋文鑑奇觚類聚八表停雲錄蔣生家言懷袖集吳諧志凡二十八種見錢竹汀所撰家傳顧未述及此書意者其即獻徵餘錄乎昔李氏衛瞥集蔣僚著書獻類徵余見其書以巨籍重價未之購置此師友淵源錄誠足爲獻徵餘錄也冬友子二觀晉觀亦有文名其所著湖北金石詩刊入連筠簃叢書孫星衍序之又有江寧金石記至

冬友生平竹汀家傳惜抱墓誌及觀晉之行述已詳言之壬午秋約園

兩浙耆獻傳略　此亡友陸勉齋蒐輯以貢諸清史館者也其用心勤矣吾浙耆獻雖未敢云備已可得其大凡當時已達史館否未知也然金錢孫曾見之且未知見於史館抑見於其家乎此稿余得於杭垣與勉齋文稿名曰不忮求齋集者併有之其後人極流落可嘆也它日續有所得宜賡錄焉以備續修清史或浙通志藉爲資材壬午秋八月約園

兩浙明遺獻傳略　此即陸勉齋所輯兩浙耆獻傳略凡例第一條所云別爲明遺獻傳略者是也就吾寧人士言搜集已多遺漏最可怪者當時錢張爲義烈最著忠介有之而蒼水則無忠介明史有傳猶可略也蒼水明史無傳若清史更略之何以垂後幸而清史稿於列傳十一漢人中首著蒼水且先於鄭成功可謂有膽有識傳文華贍竝茂知作者爲金錢孫亦余友也可以慰蒼水矣由斯而言不獨作史難而蒐輯史材誠不易也書此自警焉約園識時壬午秋

平定交南錄　庚辰春見寒瘦閣藏書有平定交南錄爲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撫三寶送到范懋柱家藏者是固吾鄉天一閣故物也當時是否發還范氏不可考今此本歸諸公家矣吾甬人也因囑族姪康遴錄副惟字跡太懷頗不慊意耳校訖書此約園

王臒軒楚材（初名梓材更名楚材）手錄全氏七校水經（原題經注字今仍之）四十卷　王氏錄本藏於屠氏康侯家者凡二一用醉經閣格紙鈔一用古娑羅館格紙鈔兩本同之此余於甲戌冬依醉經閣格紙鈔者錄副也惜鈔手不佳耳同時見屠氏所藏有王臒軒全校水經酈注水道表是表爲卷四十循謝山七校水經注之舊者也因於戊寅冬刻入四明叢書第六集且序之曰禹貢山澤地所在皆以大

水統小水一一舉而列之而別其綱目爲次其源流爲其曰附者如河水五附潔水仍其故也曰補者例如豐水涇水納水洛水腹軒錄全校本水經注曰四水皆全氏所已補而底本並今從趙本補篇放後滏水洛水之例依次補之故其表亦列爲今刻七校注者則曰王氏往往据戴改全與先生（謝山）自作題詞殊相背戾其從趙本補入者亦刪之渭水之二以東入於河洛即繼以㴩水其豐涇納洛四水之補者不復見爲若取表與今刻七校之注互勘幾不如來自何處則王氏錄本非並存不足讀斯表也云云在當日爲表作序以爲非有此不足讀斯表今就其全氏七校水經本目次考異而言（戴康家藏默同訂）舉各家所藏底本既一一可得真面目更就其所輯雙韭山房水經序目而言又見補目如豐涇納洛滏洛渦泜滋虖沱涂弱水黑水之甚不容漏也余讀今刻之七校注雖多輯王氏語而董氏沛識一則曰意爲高下再則曰殊相背戾三則曰皆勝王本然不敢遽廢王氏之說別作補遺一卷謂宜更以斯本與今刻之七校水經注重爲細勘善爲采取悉從其實則王氏之苦心庶乎大見而余區區鈔存是本之意亦無負矣乙酉春約園

浙東山水簿目一册　鎮海范鑄撰鑄字䔍金號柳堂又號野謀當甲寅夏浙省開局修通志其後聘柳堂爲編纂以其精於山水形勢遂任山水一門凡浙東山水皆親歷之既自爲經行記（如天台遊行記及使紀刻於乙卯）而以所得及古人之筆記一一彙錄之全書今在餘姚某當鋪謝某處憶己巳秋章一山（說）致書李雲書勸我收是書我答以此書可爲刊入四明叢書否則擬五百番爲贈由是音信杳然僅留簿目一册後訪之鎮海人士則柳堂逝矣嗚呼吾負柳堂實多他日必思訪得原稿以傳刻之藉誌吾過乙酉春約園

南疆勘界日記圖說一卷　清光緒八年巴里坤領隊大臣沙克都林札布奉命勘分新疆南路邊界自八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所歷道塗所辦事件筆而記之圖而徵之者也並以中俄二國地名呼音之異同凡三十四處作對照表一一說明繼之以路程總單每經歷之地各繫以圖圖凡二十有四均細誌河流及界碑用心可謂勤矣是鈔假舊家藏本錄副天山內外形勢具在中俄界線亦可攷大概焉惟此爲私人之記錄若欲確定疆界自有前朝之檔案在未可以斯爲遽依也甲申中秋九月二十三日約園

寶刻叢鈔二十卷　此爲宋錢塘陳思編乃舊鈔本也思字芸居臨安人設書肆於睦親坊棚北大街時稱之爲陳道人所撰小字錄前有結銜稱成忠郎緝熙殿國史實錄院祕書省蒐訪當不誣也紹定二年鶴山翁爲之序曰余無他嗜惟書癖殆不可醫臨安鬻書人陳思多爲余收攬散逸叩其書顛末輒對如響一日以其所粹寶刻叢錄見詒且求一言盍屢却而請不已發而眎之地世年行炯然在目嗚呼賈人鬻書於肆而善其事若此可以爲士而不如乎撫卷太息書而歸之又直齋陳伯玉序云都人陳思讀書於都市士之好古博雅蒐遺獵忘以足其所藏與夫故家之淪墜不振出其所藏以求售者往往交於其肆且售且讀久而所聞益多望之輒能別其真贋一旦盡取讀書所錄輯爲一編以今九域京府州縣爲本而繫其名物於左昔人辨證審定之語具識之其書分省記石刻所在後人如寰宇訪碑錄諸書多依據之乙酉春約園

兩罍軒校漢碑錄　余與諸君子爲國家訪遺書此其一也既倩友錄副中有空字錄者以未辨原稿草書因細校之日校一卷六日畢業歸安吳平齋先生雅人也其校漢碑不僅爲金石家

雖謂之小學家無愧色矣此稿未刊決不宜任其泯沒宜亟刊或用珂版印行之是所望於諸君子矣辛巳夏正七月二十九日約園

俞曲園爲平齋作墓志見續碑傳集卷三十八平齋晚年曰退樓又曰愉庭篤嗜金石幼時讀漢書至梁孝王罍尊事曰此必三代上法物惜史氏言之不詳耳所著有二百蘭亭齋金石記二百蘭亭者君所藏禊帖積至二百餘種故以名齋其書以兵亂燬後得齊侯罍二遂名所居曰兩罍軒著兩罍彝器圖釋十二卷古官私印攷二十七卷虢季子白盤考漢建安弩機考溫虞恭公碑考華山碑考各一卷焦山志十六卷而詩文尺牘題跋之未寫定者尤夥官至江蘇候補道諸生光緒九年卒年七十三子五承潞同治四年乙丑進士約園又識

兩浙藏書錄稿　余欲考吾浙人藏書家概略一日語汪柏年曰子藏書甚富而又好學盍爲余彙其概柏年諾焉未半年以兩浙藏書錄眎余起三國吳至清同治年止官家藏書及釋道藏不預與焉凡一百六十七家應增應刪取決於余余考其所錄可作初稿大致宜增者多也（光宣之間可考之書較少宜增也）卽就此百六十七家言書之歸舊主者究有何家縱有之亦罕昔賢詩云瓶花紫竹俱無恙幾箇兒孫讀舊書吾謂藏之自我讀之在人正不必以此較量矣甲申冬約園

四明經籍志五卷　余以四明經籍散見於郡縣各志者檢查非易宜彙爲一志於是仿焦竑國史經籍志例取各志所著者分經史子集類例之而註其所自重複者刪之錯誤者正之合數人之力歷五年之久始成初稿質諸張伶僧馮孟顓謂可急付諸梓然未敢自信也斯志一以各志所有爲標準如鄞志以光緒八年重修者止是也其後出之書與先出未列者別爲補志仍以

有淸斷代補志迄未著手斯志亦未及刊惟存其稿以待它日而已乙酉春約園

四明經籍提要甲集十卷　四明經籍志初稿旣成其時方與其友同甫名啟析紹如號紅組四明文獻社同甫適旅滬上頗任四明經籍提要之輯與余商定凡例擬分甲乙丙三集甲集爲淸四庫所著錄者著手較易乙集爲郡縣藝文經籍志所錄四庫所未收而其書今存者編輯略難丙集則不見於各郡縣志而今有其書者如高似孫史略之類則更難矣於是就易者爲之先成甲集自編輯始三年成書而同甫亦病矣同甫旣歿此稿藏於余家它日必爲刊之同甫名啓瑜甲午翰林其仕履見余所作家傳君子人也乙酉春約園

章太炎自定年譜一卷　太炎名炳麟餘杭人也有章氏叢書及續叢書行世生平最精小學輿地於書無所不讀而講學力求正統此又晚近人士所莫能及者也淸政不綱憤而興義當辛亥歲文鼙鼓吹傾動天下於是翕然歸之者衆及革命旣成招袁氏忌公冶縲絏及廚錮禁勿怨也年譜向不肯示人余見之於沈君佺民祖緒處因錄副爲二十餘年軍閥之罪如鑄禹鼎而太炎一生所如不合亦於斯見然太炎學徒衆多其可傳者自在也遇不遇又何論焉乙酉春約園

## 子部

鐵網珊瑚　鐵網珊瑚一書黃氏千頃堂書目著錄者爲二十卷題朱存理撰鐵網珊瑚二十卷　四庫總目爲十六卷題趙氏鐵網珊瑚十六卷提要云舊本題明朱存理撰末有萬曆中常熟趙琦美跋稱原從秦四麟家得書品畫品各四卷後從焦竑得一本卷帙較多用兩本互校增爲書品十卷畫品六卷其先後次序則琦美所爲定然殊非杭小賦書讀書日記亦云十六卷書十卷畫六卷又云性父當建纂富此書外尚有野航漫錄經子鉤玄珠聯欵識名物滴露隨筆共數百卷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生平所賦警句也又云都穆亦有鐵網珊瑚廿卷皆未刊行千頃齋書目

朱竹垞著有野航漁歌又鶴亭集注云字性父吳興人在明天順時錢氏泰吉曝書雜記爲十四卷記云辛亥孟冬有書賈王某攜朱性甫鐵網珊瑚十四卷來售乃國初江陰周硯農手錄本硯農名榮起嘗於毛子晉家子晉所刻硯農爲之校正今余得之於燕肆者爲書品八卷畫品八卷雖同爲十六卷又與四庫著錄者不同其舊藏圖印已抹似屬舊本臨寫全書十六本惟畫品卷三卷四兩本爲新鈔其餘雖非精鈔然亦舊矣書中無趙琦美跋文知非錄自四庫者但不知與周硯農所寫者果合與否耶余得此書後更得朱性甫珊瑚木難兩書絕不相蒙宜並寶焉壬午秋七月約圃

珊瑚木難　余既跋鐵網珊瑚更取珊瑚木難八卷細審之王廣技齋記附是書卷末所謂藍卽鐵網初易稿也別以木難小異同耳此說大謬鐵網所錄書品畫品存其貿也木難所錄如繫蛇笏銘贊賦詩繼以李氏節行詩聽雨樓詩及記秀野記及詩破窗風雨詩及記虞相古劍詞及雜文卽此而言同一好古此則存其文也兩書古香古色皆可考其手卷真蹟然絕不相蒙豈得云小異同乎此舊鈔得於滬上題簽者爲吳兔牀編次目錄者爲王技齋廣藏之者爲技齋之父睦州司李諱騰程更上溯之則王百穀穉登文文水嘉文衡山徵明也其後又歸武原馬氏今乃由余得之亦可知已吳興張氏適園叢書第九集所刻與此同其跋云不知何者爲真棄此書出於湖州瓜織外史章綬銜家是又待攷矣甲申重九前三日約圃

聖門禮樂統二十四卷　清康熙間江浦諸生張行言編訂者也首凡例次目錄次綱領一卷不在二十四卷之外綱領之所錄曰道統曰禮經曰歷代道統圖曰世系圖至聖之世系曰諸儒經學圖傳經源流自卷一至卷五錄歷代祀典卷六世家卷七四配列傳卷八十哲列傳卷九東廡先賢列傳卷十西廡先賢列傳卷十一至十五先儒列傳卷十六啓聖祠先賢先儒列傳卷十七改祀罷祀諸儒列傳卷

十八樂經樂志樂器名義卷十九樂器造法卷二十律呂卷二十一樂𦿀及其音器譜法附圖卷二十二禮樂圖像附註卷二十三樂器與樂舞圖像附釋卷二十四孔林及顏曾思孟林墓廟圖及書院神位陳設諸圖攷核極爲精詳余藏有明萬曆間海州張朝瑞輯孔門傳道錄十六卷明刊余有校萬曆戊戌刻本取與是書核對所引張海州曰即朝瑞也凡例第三條亦云及見者僅有闕里志傳道錄陋巷志三遷志孔庭纂要等書然則張氏行言雖於禮經祀典皆襲傳道錄世家列傳亦襲之而有所增損凡傳道錄所應采者取之無遺更參以三禮圖及道統圖傳經表等等與專而弗該散而罔備者固有間矣是書刻於金陵萬松書院斯鈔乃依刻本寫四庫未著錄余今得之可與孔門傳道錄闕里志聖門通考文廟通考互勘矣甲申重九前一日約園

元儒學案　元儒學案二冊余得諸滬肆乃黃梨洲稿其子百家纂輯玄孫璋校補全謝山續修者也此書爲王腹軒過目間有書籤確是腹軒親筆余擬入四明叢書第八集已付繕而刻工奇昂猶有待焉舊藏馮柳東家柳東以嘉慶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知縣改寧波府教授說經恪守漢人家法考證三家詩及論語異文與朱竹垞同里深嗜其詩有石經閣詩略拜竹𩕳詩存名登府字雲伯此爲道咸間舊鈔亦可寶也壬午秋八月約園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二卷　此爲明臨川黎溫字恕軒所輯余依明刻錄出者也首道學統宗授受之圖次自太昊伏羲氏至草廬吳氏澄遺像三十次龍馬神龜河圖洛書伏羲八卦文王八卦洪範九疇先天六十四卦通書太極圖太極圖說於是始入正文凡所證引皆依古人舊說而於孔子世系及顏曾思孟之學說言之尤詳終以廟祀之源流爲黎氏亦有心人也遺像繪手

極工宋儒濂洛關閩外僅邵子司馬溫公楊龜山也羅豫章李延平元儒僅及許魯齋吳草廬可謂嚴矣正未可以明人備場屋之書而忽之也乙酉春約園

類輯姚江學脈八卷附諸賢小傳一卷　清仁和王曾永撰是書余於丙寅秋見友人處有鈔本卽倩王翼林貞諸人依錄之曾永爲此仿李臨川紱陸子學譜例分立志用功解經上下證悟垂教經略法言爲八篇而以諸賢小傳終之卽李氏記陸門弟子意也曾永自序云姚江王氏學聖人者也其人雖往其學具載全集後起學其學者徐貞時改氏邦畢既彙集爲理學文章經濟三種矣又於其中分類而輯之何哉蓋先生之學嗣於孔孟而得千聖流傳之真脈乃遭時多故在明武宗朝忌成功者毀之世宗朝議大禮者桂萼諸人意齮齕而毀之至後儒又耳受其異於朱紫陽也不復寓目其書承往昔謬傳指爲僞學交口詆毀之今則被誣之甚鮮有能講習之矣愚陋不自量竊敢條列其目次以彰夫進道入道之有漸云全書上有眉批分析尤細諸賢小傳不蔓不支余愛之不釋手余作王學發揮間有取於此書者誠陽明之功臣也乙酉春約園

王陽明先生書疏證四卷　高郵胡泉撰壬午秋偶與唐蔚芝先生文治以書往返論學涉及陽明書蔚芝固深於王學者以此書相示余卽以姚江學脈送閱蔚芝謂學脈不如此書也余謂此書專以陽明尊崇紫陽爲言是尚偏於一端也陸象山有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陽明又豈但同於朱子哉然胡氏自序云惟朱子精微之語自陽明體察之以成其良知之學惟朱子廣博之語自陽明會通之以歸於致良知之效又云陽明讀之而得其宗旨善讀朱子之書者也斯言極允他所疏證皆極宏通雖有咸豐癸丑刻本近極難得因錄副爲學脈疏證兩書可並讀也乙酉春

約園

萬季野講經口授一册　從伏蹻室所藏鈔本錄出馮孟顓取馮氏辰李恕谷年譜所識謂即溫睿臨所記者也此鈔第一二三會講田賦四五六會講兵利兼及刑法十一二集講宮廟祭祀十四集講律呂而第七會至十會及十三集闕矣則宮闕地理倉庫河渠水利選舉朝儀也何以知之蓋據李恕谷年譜所錄有此也然其年月未之著此鈔第一行題講經口授所講不僅經第二行題雍正季野卒于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何謂雍正或乃雍正時轉錄此應糾正者也甲申孟冬約園

附馮貞羣記

馮辰李恕谷年譜曰季野讀書過目輒不忘尤熟廿一史及明代典故徐尚書乾學聘入京修明史已乾學去位王尚書鴻緒主之當是時朝廷平三藩後尚辭學公卿從風靡讀書名士競會都門季野以博淹彊記爲之冠開講會皆顯官主供張翰林部郎處士率四五十人環坐聽季野講宮闕地理倉庫河渠水利選舉賦役朝儀兵刑諸項不翻書每講一事口如瓶注溫睿臨札記何代何地何人年月日事起訖毫釐不失也據此則是書爲溫氏所記所講有宮闕地理倉庫河渠水利選舉朝儀八種佚去延津之合不知何時甲戌二月三日

老子斷注　老子斷注四卷明新豐趙統作也統別號驪山翁嘉靖乙未進士官戶部郎中遭妒忌及中官讎前後逮獄二十五年此斷注四卷藏諸家塾者其姪孫溥請出而問世（見傳跋）此鈔本首有阮齋老人記（阮齋何人待考）云四庫未見各家藏書目亦無五百年流傳之本紙墨完好癸巳秋

予以千錢得之亦此本不幸中之一幸矣云余訪書因向舊家借錄爲案此註有凡例有萬曆已卯自序序言孔子贊舜無爲之治也曰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夫恭存之主敬施之撝謙老子之言沖柔下後皆恭之緒也其注首章以有無爲一理才無卽有才有卽無出無入有出有歸無卽歲分二至夏至卽陰生冬至又陽生又言是活潑潑地生理之在天地人者皆是此理卽易一闔一闢之謂變化往來不窮謂之通云斯老可謂以讀易者讀老矣是可寶也甲申孟冬約園

張冷僧訂並手鈔高註三書異同訂　余自壬戌冬歷癸亥以迄甲子秋與張冷僧同官武林冷僧著書甚富余訪其廬多有余所未見者又喜手鈔古籍速而精妙其學自訓詁以至詞章各擅其勝余視爲畏友此書與千卷樓隨筆皆冷僧著述且手寫以贈余者高註三書異同旣彙於一許高之案自可碻定冷僧之論尤宜細味甲申秋九月約園

李蓴客答陶棐軫書云（辛未十二月廿日記）夫鴻烈內外囊括羣言大義微言故書雅說賴以綴輯得存一斑千載類書此爲鼻祖雖曰體同呂覽而實醇過信侯洨長所詮尤多古誼自溷合於高注遂併亡於宋時云云今張冷僧彙高注三書異同而訂之又復取淮南許註散見各書者附載卷後計六十餘則其間與見行淮南注同者不及三分之一以爲許註散失久矣是尤在善讀者玩索而分辨之矣冷僧名宗祥海寧人今居滇蜀之間引領故人不見十餘年矣將何日合并耶甲申十有二月約園又識

御製天玉曆祥異賦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天元玉曆祥異賦七卷洪熙元年正月仁宗初得是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爲二道有動於此卽應於彼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

知之因親製序頒賜諸公卿阮元文選樓藏書記天元玉曆祥異賦十册鈔本是書係明洪熙間御製考驗災祥各繪圖象下附前人論說余得此書於燕肆凡八册圖下有說與阮氏所記同册首有仁宗自製序與黃氏所誌同所謂洪熙元年正月爲正月十五日也然其書曰祥異賦而初非賦體殊不解也攷序云此編明於天人之際云云是未嘗言賦其事然則賦應作圖惟各家書目均作賦未敢改也說以朱文公寇次宋志而後及諸家當爲宋人所作故黃氏以爲仁宗初得是書阮氏以爲仁宗御製非也壬午秋七月約園

草廬合璧遺書八卷　余得之中國書店亦陰陽家書也目次題上卷一至上卷八當尚有下卷紫雲軒道人不知其姓氏自序謂及丁酉歲遇劉師於西湖遂受業於門下丁酉爲元至正十七年蓋先明太祖有天下乃戊申實十二年癸丑爲洪武六年所謂劉師政事之暇與余劇談世務者蓋伯溫時方佐太祖草創規模也以其時攷之尙無不合至謂遁甲天書共十三卷八卷可傳五卷不可傳其不可傳者雖君臣父子師弟隻字不敢相授受其可傳者不妨留之以待後之有志者此術家大都然也八卷之中奇門太乙六壬以及一切創造無所不包道人亦異人哉校訂者爲四明張無待寫校作較可證是明季鈔本矣可寶也甲申孟冬約園

太乙秘訣上下二卷　上卷自釋天數至推十精變風雨數凡十八篇下卷自釋九星所直至釋二十八宿入度州郡災福凡十二篇以上卷第一篇所謂至大明萬曆甲申歲積得一百九十三萬八千一百四十一年者蓋作於是時也術數爲專門之學吾輩雖茫然莫測高深而是書精於推算在在有據決非尋常推測家所能及況羅振常記之曰明人鈔本皆用藍格或朱格至趙

清常毛子晉始用無欄素紙此書之鈔當與同時其中玄字不缺筆尤可爲明鈔之證殊可寶也

甲申孟冬約園識

職官分紀五十卷　言職官者如漢官儀魏官儀唐六典之類幾二十家而附見於類書中者如御覽通典會要之類又十餘家咸平中華陰楊侃始採諸家之書次爲職林凡三十卷而斷自五代以前富春孫彥同取職林而廣之號職官分紀而官制於是備焉凡元祐七年高郵秦觀序彥同名逢吉富春人事蹟具宋史本傳惟其年齡頗有可疑四庫總目詳辨之矣此書爲天一閣舊鈔展轉入於夏潤枝太守之手以翰林改知府分發浙江戊申署寧波府事太守因補其所缺前三卷及末八卷並秦序詳見戊午夏氏記中其自號悔居士者是也今附錄之余於壬戌春以友之介出四百番得之於燕京愛不釋手宜與劉公是先生集錄稱爲雙璧苑書飄零而余歷年搜索其精者僅此頁足愧已乙酉春約園

夏太守孫樹記云光緒戊申余守四明得此本藍格棉紙的是天一閣舊鈔同時得竹新會胡集及筆疏本數種皆有書目書皆其印章　缺前三卷及末八卷從武林丁氏八千卷室鈔配補完間有缺字與此本略同卷首不載秦序後從吳興陸氏皕宋樓藏書志錄補是書久無刊本諸藏書家多出傳鈔且頗罕覯文淵閣所著錄未知視此何如余攜之行篋荏苒十年頃始付工整裝回憶舊游渺如夢影陸氏所藏既流落東瀛丁氏善本歸江南圖書館幸尚無恙范氏閣中故物前歲爲人誘售三百年世守一旦掃地并餘浙東西文獻盡矣世變滄桑縹緗之厄非較輕於前代而雲烟過眼聚散無常吾輩一鱗片甲更奚足道哉戊午除夕悔居士記

喻叢十四册　不分卷以經史子集爲類余得之於燕肆鈐有四明天一閣藏書記是否范氏

舊藏不可知然固舊鈔精本也攷四庫收錄喻林一百二十卷爲明徐元太撰簡明目錄云採古人設譬之詞分類編輯凡十門五百八十餘子目其體例爲古所未有其徵引古籍具列書名又仿貲暇集演繁露之例併註其篇卷第尤明人之所不能今是書目凡七既與喻林不合每條雖具列書名而無卷第又與所謂併註不符疑之久矣偶閱錢氏泰吉曝書雜記云明宣城徐尙書原太謹案黃氏千頃堂書目徐元泰字汝賢嘉靖乙丑進士南京刑部尙書喻林一百二十卷採摭古人設譬之辭彙爲一編自來類書所未有族子恬齋方伯語余嘉慶初年欽命詩賦題往往取此書一日琉璃廠書肆搜索殆盡蓋翰苑諸公爭購讀也恬齋嘗摘鈔一册名喻林一枝余過藥房時取觀焉近日此書價稍減乃得有之每一披覽古藻満目於釋典摘取尤繁富是喻彙必爲取諸喻林者是否卽爲錢恬齋所摘鈔固未可知然出於徐氏之書可無疑矣異時得徐氏書將覆校之余卽得此已足饋貧矣子孫其寶諸壬午秋七月約園題時年六十十七

寶日堂札記四册一函舊鈔　寶日堂者不知何人名其堂也凡四册雜亂無緒然確爲明鈔庚辰春公家訪逸書余佐其事得此鈔其首册有毛子晉黃蕘圃印眞僞未可知而有明掌故可藉此攷見因倩友人依錄之大致分爲九種（一）皇明帝后紀略不知何人作始德祖玄皇帝終穆宗莊皇帝（二）十二帝紀論史官李維楨作自高帝至穆宗凡十二朝論平允筆力強健（三）承天大誌攷明史世宗以嘉靖十八年如承天謁顯陵此卽誌其事者也作者之名未著筆頗不俗（四）天順日錄名曰天順實錄多記李文達公賢奏對語意者爲賢所取錄者也（五）經筵故事東宮講讀經筵故事記憲宗嗣位後經筵儀制及名臣歷朝講筵所及然以陸文裕公深因日講而罷爲疏延平日知東宮講讀則記高祖以來命東宮講學之事也（六）燕對錄記明孝宗與劉健李東陽謝遷等商榷政事自弘治十年三月起十八年八月止讀之猶見孝宗勵精圖治與諸臣款納可否之誠焉（七）伍袁萃林居漫錄其書見千頃堂書目皆紀明代掌故論其得失最爲詳備（八）乾淸宮膳自御膳以及文華殿宮膳皆錄之可攷見明代宮廷之供奉焉（九）經筵日講始末可與第五種經

建事參故者　其餘如首册所列書目四卷以上殘自第五卷起至十九卷止爲順動錄御戎錄儲覽封建志椒房世家中鑒將作備考科舉志皇輿略職官略詞林故事王禮注詰戎備考河渠記荒政略十五種二十卷闕不知其所以錄此之由至新錄所及如田賦等等及奏疏又無可附麗者也余嘗其所記皆爲實事可供史料寶日堂主人誠有心人也故錄而寶之抑攷黃氏千頃堂書目有伍袁萃貽安堂稿八卷又彈園雜志四卷又林居漫錄八卷希齡錄口卷希齡續錄二卷駁漫錄評正一卷原注駁賀燦然又有賀燦然漫錄評正八卷駁漫錄評正四卷駁伍袁萃均載入史部是伍氏之漫錄賀氏有不以爲然而賀氏之評袁氏更有不以爲然者互相商榷亦評史者不可少之事惜原書未獲見爲乙酉春約園

山居隨筆六册　前後無序跋又不著作者姓名攷第三册末錄有河南周府宗正睦㮮學者稱西亭先生覃心經學尤深於易初主王弼後取鄭玄謂鄭學具備於唐李鼎祚因刻其集解以俾新鄭高中玄問易之大義公以退對高深嘆服余以崇禎辛未冬至汴與其孫永之遊得讀公五經稽疑授經圖諸書云云又有明有文淵閣又云崇禎中設游藝堂爲觀書史之地又引錢虞山說是作者爲明末淸初人也其書大致可釐爲六卷隨得隨記初無朝代次第亦不分經史子集然淵博詳贍多有他書未見者雖不足與洪容齋王野客埒而有益多聞非尋常筆記也卽如王損仲惟儉事亦見一則其言曰開封王惟儉極其通博晉江何穉孝修明史題曰名山藏損仲指而笑曰記則記書則書此何爲者損仲循名核實其作宋史記宜爲人稱許也是書爲舊鈔本余壬申春得之海上嘗寶玩之它日能考其所著之人則益快矣乙酉春約園

尊行日記七册　象山姜白巖先生所著也由其裔孫紹祖字梅塢攜以示我者第一本卷一至卷五爲乾隆丙寅（十一年起）第二本卷六至十一亦丙寅第三本闕第四本卷十四至廿四爲丁卯第五本卷二十五至三十一爲戊辰第六本卷三十二至三十九自戊辰秋至庚午冬第七本卷四十至四十五爲庚午冬第八本卷四十六至五十自辛未至戊寅止先生卒於乾隆四十八年癸卯此蓋未竟之作也余讀之誠可與洪容齋隨筆媲美若一一整理爲立子目更仿顧亭林日知錄集釋例提要鉤玄件分條繫津逮後學夫豈尋常余節錄五本尚有二本未完也白巖先生諱炳章乾隆十九年進士象山志有傳稱其束髮讀書卽絕去帖括之習經史以外濂洛關閩諸儒書以及古詩玉溪生詩莫不貫串融洽云余尤喜其所著讀左補義未冠得其書研玩之於是左氏之學始有門徑今更見此日記其欣快更何如耶乙酉春約園

瑄朗乞巧錄〻四庫存目錄有西湖夢尋五卷國朝張岱撰岱字陶菴自號蝶菴居士家本劍州僑寓錢塘余未見西湖夢尋今得瑄朗乞巧錄錄中分仁術巧言慧業救時靈變應卒發奸夙慧弔詭善謔巧對爲目十一而以鐙謎拆字附之序謂世人但當用慧不當用智一飴也伯夷見之謂可以養老盜跖見之謂可以飫戶樞發念既殊其以應用自不同也又云人言牛女星旁有一星名瑄朗男子於冬至夜祀之得好智慧故作乞巧一編蓋陶菴藉此以寄興耳此書爲其手稿曩年常熟陳學儒謂有旡咎者以歲暮乏資願以三十番售余余遂受之旡咎識陶菴著作尙有廣初志石遺等編此稿乃成於明亡後三十年故書序末僅書庚申亡國之痛隱約行間云然則雖云小品亦可貴也壬午秋約園

青林山房雜誌　余於乙丑之冬在滬上得雜誌八册書籤題青林山房初不知是何人手稿及檢第七册有行述稿中有不孝彥琦時從府君在城上云云草書與雜誌同一筆跡乃知陽湖惲君彥琦稿也其府君即湖南巡撫惲世臨也同治四年乙丑二月因案降四級調用人言其冤（見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第五册）是誌經史子集皆有所采每段有標題（第一二三五册有之）大致取諸古人說部爲多諸子次之文集又次之不特足資見聞而亦且激勵風節（如載朱文公言施全等事）倘得好事者整齊董理可與萬鹿園灼艾集並行爰題其書曰青林山房雜誌常州人士願刻此書余當允其錄副爲書角間有蠹敗略補之甲申秋九月廿七日約園

五色線補　律逮秘書五色線止上下二卷此乃中卷也庚辰春借寒瘦閣舊鈔本令十女珍如錄副因校之附於律逮秘書約園

養痾漫記　養痾漫記養痾閒錄各二册余得諸滬肆爲海寧周泰作也泰字甦菴又字督督號漱園當乾隆四十年乙未秋病痢初愈腰忽作痛誤服風燥藥痛益劇臥牀半載丙申夏始可起坐閉戶養痾因取家藏書讀之或格言或逸事逸語或奇文凡可益身心淡名利破愁城祛病魔者輒錄爲名曰養痾漫記又取昔人養生要訣別爲一編曰養痾閒錄余讀俞範菴（楷）漫記序（序作於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曰人必心清氣壯病乃不擾子之集古箴言也蓋欲寧靜其心以清病之源集古今豪事則欲藉其雄杰之氣以戰勝二豎云云嗚呼豈惟病時雖在平日非心淸氣壯未可與言立與權也是四册爲鈔本未知世有刻本否宜寶也甲申九月三十日約園

畫繼十卷　宋鄧椿撰椿字公壽序言唐彥遠總括畫人姓名品而題之至唐會昌元年而止

著爲歷代名畫記本朝郭若虛作圖畫見聞誌又自會昌元年至神宗熙寧七年每念熙寧而後游心茲藝者甚衆迨今九十四春秋無復好事者爲之記述於是稽之方册益以見聞參諸自得自若虛所止之年逮乾道之三禩上而王侯下而工技凡二百一十九人分爲十卷目爲畫繼云

畫繼刊入汲古閣津逮秘書此爲壬戌癸酉間余重司浙計童柘叟鏮擕鄭氏耐生舊藏鈔本贈余者也余因取津逮本互勘蓋同出一源而非鈔襲津逮本者何以徵之津逮本目錄卷第三巖刻巖穴上士四字而斯鈔有之津逮每卷有子目者而斯鈔無之斯鈔卷第二郢王徽宗皇帝第二子也稟賛秀下空五字津逮本有拔爲學精到五字卷八易元吉徐崇嗣津逮本徐前易後卷十不能高津逮本作不能高也就此而言鄭耐生錄之於邵二雲而余因童柘叟得鄭耐生藏竊庶舊物者皆非偶然也既略校於津逮本而余藏津逮本卷三第三頁缺可以斯鈔補寫以完之

乙酉春約園

附錄鄭耐生喬遷跋

嘗閱天一閣書目載畫繼十卷宋鄧椿撰下注缺前四卷每憶及恨不可得見因相與惋惜其爲不全之書也道光元年春三月別見一本於甬上書肆爲宋原刻又完好喜而讀之椿字公壽以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郭若虛作圖畫見聞誌撰是繼之始熙寧七年止乾道三年凡九十四年自天子至於庶人通畫理者罔不畢備雖卷帙無多而遺聞軼事足資掌故游於藝者所當奉爲枕秘也卷端鈐邵氏二雲四字印書賈昂其價售之無力乃以計假歸錄成是册於乎二雲先生以名會元官侍講學士稱浙東淵博之儒身後即不能保其遺書余之錄此亦徒

然爾雖然讀昌黎畫記已令人想慕不置是册二百一十九人心情氣韻工拙具呈與古爲徒實獲我心舍弟樹能畫之論議亦足發其思致且藏篋中或可傲夫施氏也夫慈谿鄭喬遷跋尾

千卷樓隨筆一卷　此張冷僧作也於目錄之學攷之綦詳凡所見書均各誌其大略使後人有所攷證實可足與王漁洋居易錄相敵蓋冷僧居燕京久生平所好惟書披覽圖籍手自鈔寫無虛日又與名人相往還躬親圖書館事更復有年宜其所得多也斯猶其瑣瑣者焉乙酉春約園

## 集部

皮子文藪十卷　此唐皮日休襲美著也日休襄陽人居鹿門山自號醉吟先生咸通八年進士官太常博士是書前有宋柳開序及自序云咸通丙戌射策不第退歸州來別墅編次其文復將貢於有司發篋叢萃繁如藪澤因名其書曰文藪凡二百篇爲十卷辛酉春余得之於燕肆前有孔繼涵及葒谷印後有光緒壬辰嘉平月依孔氏微波榭藏本遂錄翰生記下鈐鵷裁之印翰生不知何人待考惟既云依孔氏藏本錄又有葒谷二印則矛盾矣其印蓋僞也乙酉春約園

范文正公別集四卷　文正公集二十卷外有別集四卷此爲吾友張冷僧印宋刻手鈔以贈余者也所謂宋刻乃清廷天祿琳瑯所儲之書庚午夏余得范文正公集二十卷於鎮江取以與冷僧所鈔者勘此雖殘缺之花紋一一符合以爲余所得者固爲宋本而冷僧所依鈔者即源於

是況有天祿之書可徵者乎嘗邀冷僧縱論書而不辭越十一年辛巳爲公家訪書見有元天歷戊辰歲寒堂刻本文正集因與余得諸鎮江者及冷僧手鈔者互勘之又無一不合疑怪者數日及細檢所謂宋刻本者蘇軾敍之後而有挖改痕迹蓋天曆本於蘇敍後有天曆戊辰改元褒賢世家重刻於家塾歲寒堂篆字木記而冒宋刻者去之者也以此知天祿所藏冷僧手鈔者幷爲元本矣甚矣辨別板本之難也然元刻初印於今亦已難得冷僧鈔寫之精尤爲可佩而書估作僞之巧可惡亦可奇也乙酉春約園

文潞公文集四十卷　此爲宋文彥博撰彥博字寬夫介休人相仁宗官太師封潞國公諡忠烈宋史有傳石林葉氏序略云公生平所有文章上自朝廷典册至於章奏議論下及詞賦歌詩閑適之辭世猶未盡見兵興以來故家大族多奔走遷徙於是公之集藏於家者散亡無餘其少子維申稍討求追輯猶得二百八十六篇編次爲二十卷而直齋書錄解題則稱集四十卷補遺一卷此爲明嘉靖五年平陽解州判官高陵呂柟所序云沁水李司徒公叔淵家有鈔本字多差譌巡按山西潛江初公啓昭命柟校正平陽守王子濟刊本以行初乃嘉靖時山西巡鹽御史也此又爲依嘉靖刻本所鈔者余庚申春得之於燕肆者也其集分賦頌二卷詩六卷論一卷表啓一卷序一卷碑記墓誌一卷雜文一卷其十四卷以後皆奏議劄子之文也序次錄石林葉氏字略與清四庫箸錄者同出一源四庫箸引葉夢得序稱兵興以後久經殘佚而於石林所謂直德偉度足以鎮服四夷精識遠慮足以錯綜萬務博聞強識足以貫通九流讜論嘉言足以弼成百度者獨略焉豈編書者於二三百年後猶未忘潞公事理逆順曲直之論耶　卷二十二劄子略云臣又以事理度之事則有逆順

理固有曲直顧兩直天必助之趣兩曲人不與之若序人不計曲直利害肆其貪狠兇頑之心朝廷固已嚴於預備之要足食足兵堅固城壁保全人民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止此而已讀公集尤宜取石林敘細玩之甲申冬約園

北山小集四十卷　此爲宋程俱作也俱字致道前有石林葉夢得序序中有云嘗衰次平生所爲文欲屬余爲序會兵興不果後遇火焚棄殆盡稍復訪集僅得十四五而益以近所著爲四十卷云是此四十卷致道生前棄而又集者矣四庫總目云集本流傳頗稀吳之振得之於季振宜蓋猶從宋槧鈔存故鮮所闕佚余自燕京購得是爲庚申之春的是舊鈔蓋源於宋槧無疑凡詩十一卷賦及雜文二十九卷惟鈔者不一手間有劣者攙雜其中然佳者實居十之八曾藏雲間陸氏故鈐有陸氏印記致道爲人剛介以風節著其抗論不阿之狀讀斯集猶可想見焉制誥諸作典雅宏奧詩則取途韋柳以窺陶謝蕭散古澹有忘言自得之趣然則重其人不可不重其書又豈惟愛其鈔本源於宋刻已耶乙酉春約園

公是集錄無卷數　是集爲宋劉敞撰敞字原甫臨江新喻人慶曆中舉進士官至集賢院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葉夢得避暑錄話稱敞集一百七十五卷據其弟攽所作集序稱公是總集七十五卷敘爲五種曰古詩二十卷律詩十五卷內集二十卷外集十五卷小集五卷文獻通考亦作七十五卷則夢得所記誤矣原本不傳武英殿聚珍本由永樂大典錄出者爲五十四卷今是鈔無卷數寥寥四册無序首詩次雜文乃范氏天一閣舊物白紙藍格略經後人參校如俞獻卿墓誌中上初即位先帝爲法皆擡寫轉行則爲錄自宋本無疑也且此四册皆精華所在公是文章古雅經術湛深七經小傳多從此出未可以其闕略而忽焉況范閣之書固不可多得耶乙

酉春約園

友林乙藳一卷　宋史彌寧作也四庫提要謂彌寧宋史無傳其集亦不見於藝文志此本猶宋時舊刻楷法頗工緻凡錄詩一百七十首前有原序一篇自稱其名曰域序末舊闕一翻云按域即鄭域也字中卿厲樊榭謂集中有鄭中卿惠蠟蜂詩文獻通攷鄭域字中卿當即其人也余得此鈔於燕肆正闕此翻蓋即依宋刻摹寫者也意者自文淵閣轉鈔乎是亦可貴已按張金吾藏書志有是書名曰域者鄭域也甲申秋八月二十六日約園

劉後村集續編　余攷林希逸爲後村作行狀洪天賜作墓誌銘皆云後村氏有前後續新四集二百卷流布海內邵亭書目所錄爲後村集五十卷蓋依四庫而邵亭又注云天一閣有後村足本一百九十六卷昭文張氏金吾本即依之影寫者余先得五十卷明刻本乃張冷僧(宗祥)贈我嗣又得此一百二十卷鈔本其附錄二卷即林狀洪銘也此鈔雖與天一閣足本不符然詩文亦略備矣既爲目又誌之甲申八月二十日約園

石堂遺集十卷　宋寧德陳普撰普字尚德又號石堂傳紫陽之學者其書不多見壬午秋爲公家訪書見有明刻本即依錄之自卷一至卷六爲講義卷七爲經說卷八爲答問卷九爲字義卷十爲渾天儀論凡所講說中正和平毫不拘牽亦不穿鑿誠宋儒之博通者也經說之中有頗近於漢學者字義雖遜於北溪然亦有獨到之處誠宋儒書中之可寶者也乙酉春約園

慈湖遺書　嘉靖乙酉秦氏鉞刻慈湖遺書原目十八卷附錄之行狀及真公跋行狀後跋訓語後皆在第十八卷中然書中有第十九二十卷者題曰續集而原目未改也余既得此刻後數

年又得此鈔本則爲慈谿馮氏可鏞重刻慈湖遺書所錄其二十卷卽余所藏秦刻本也二十卷以外有補編則爲馮氏所輯者也是鈔曾經馮氏讐校甚精細可攷見諸本之異同余往年刻慈湖遺書於附錄更有所補惟於異同之字尙未能一一與此細勘但據馮氏重刻本而刊之猶憾事也曝書略識於此甲申夏六月朔約園

網山集八卷　四庫總目與郘亭書目同著此卷數且云四庫依曝書亭鈔本今此鈔爲十卷然所謂祭文多至六十餘篇祝文聘書以及青詞募疏之類咸在是十卷與八卷或相同特後人分析之耳林亦之字學可號月魚（四庫作月漁非也月魚見集中）福清人余偶讀此書劉克莊謂之律詩高妙者固不虛希逸謂其格制謹嚴趣味幽遠者實合古今體言之至於爲文峻潔簡樸王臨川之流亞也舜文王周公孔子伊川程子屛居氏五論謂韓子不知釋氏吾謂林月魚亦非知釋氏者伊川論以不滿於學文害道之說故有於六經淵源維極其至而鼓吹天地謳吟情性又將何託之語是猶未體聖門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也夫文無止境伊川學文害道之言爲雕繪之文言之若載道之文又豈可少此卽辭達而已之指可不必辨者也舜文周公四論眞得四聖人之心矣嗚呼月魚亦誠豪傑哉惜乎編是集者以多爲貴雜以祭文祝文青詞募疏之屬又復如此之蕪則失亦之之所謂文章不得爲末技之意矣甲申秋八月二十三日約園

閒過齋集八卷　元吳海作也海字朝宗閩縣人所居有閒過齋因以名集余讀其文精深典雅尤喜其記事之文如遊上林記重遊鼓山記集芳堂記之類紆餘爲姸以詞勝者樂淸潘氏讀書堂記話言切己以理勝者以元代文學而論與鹿皮子（陳樵）戴剡源（表元）相伯仲矣是鈔乃本其門

人王偁所編（偁賞之子）意者卽源於邵亭所謂洪武戊寅刊本乎永嘉徐起之序題辛巳實後戊寅三年序末云開以公事道過鄉郡出以示余蓋胡伯寧已刻而徐氏補序之則遲三年無傷也第不知金吾張氏有淡生堂舊鈔與此相合否然卽有此鈔已足以爽矣宜隨讀隨校之甲申秋八月二十九日約園

不繫舟漁集　張蛻菴（書）有云不繫舟漁者陳子上自號詩云本來無繫亦無舟隨意江湖可漫游縱遣西風吹水外不妨明月爛沙頭人情平地波瀾起身世虛空日夜浮安得從君歸把釣只將吾道付滄洲蛻菴詩人亦雅士也推重如此子上之爲人可知矣不繫舟漁集或題陳子上存稿十六卷卷首有翰林院印南昌彭氏平江黃氏楊州汪氏錢塘陳氏藏書印乃舊鈔也惜無人讐校錯訛甚多按提要云明初蘇伯衡訪其遺集釐定成編題曰子上存稿卽據是鈔前一序言之又豫章揭汯稱其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詩則上遡漢魏云云者旣據後一序言之後一序作者洪昌也子上之詩文誠可謂元季之錚錚者斯集爲舊藏大可貴矣子上名高平陽人甲申秋八月廿七日約園

剡源集三十卷　此依萬曆癸酉周儀刻本寫出者也曩歲爲公家訪書得黃蕘圃手校者卽周刻也惟周刻目錄卷二十七與卷二十六啣接而此鈔則卷二十七至三十列於詩之屬檢黃氏校本於卷二十七書端題云乙卯三月九日余友顧開之兄攜一戴剡源集來與此同一刻本而卷之二十七至末竟無目錄與詩大是奇事豈有同刻本而節錄頓異耶展玩又無劃裂之痕未識何故記之以告世之藏書者云今余所得者卽蕘翁所云顧開之攜來之同一源者但卷二

十七在詩之首蕘翁未及考耳更有言者邵亭書目以周儀所刊爲嘉靖邵亭乃沿四庫之誤而不知周儀自序實題萬曆癸酉戴洵之重刻在萬曆辛巳去癸酉九年而邵亭但云萬曆中丁蓋由未見戴愨齋洵字愨齋亦見周序刻書周汝礪序文也然余之得見汝礪序者則從蕘圃手校之萬曆癸酉本首加周汝礪之序以斯得知其年歲其實周儀之刻在先戴洵與周汝礪兩序不應補書於首也黄跋云戴周二序從周漪塘藏本抄此鈔殊可貴他日當假蕘翁校本臨副爲甲申秋八月二十七日約園

夷白齋稿　余藏元儒臨海陳基所著夷白齋稿鈔本凡二皆依元朝原稿或元刻式目錄同並有外集惟行款則異耳因取卷二十一西湖書院書目序就兩本校出十餘字各有所長如甲本稱謂壺乃經史所校而乙本誤謂作壺誤作在是各有所短如乙本獨書庫最久而甲本誤久字乙本脫其錢用王而甲本誤王字乙本五字而甲本以五誤立其他多有出入而字句兩本亦多歧異如甲本作不可職者乙本作驗中止甲本作盡損者乙本作盡刻甲本作並其事者乙本作序其事甲本作工校者乙本作就工甲本作告完者乙本作竣事甲本作校者乙本作讎是可證非一源所出就此轉可合兩本讐校矣邵亭書目謂張金吾又有明初人寫本此即其一也乙本曾藏取太史壽田家甲本鈔較精皆可寶也甲申秋曝書記約園

桐江集四卷續集四十八卷　余所藏桐江集四卷題曰方虛谷桐江集卷四之末有昔宏治十四年重光作噩歲閏七月二十六日寅紫雲溪范文恭錄乃知此鈔爲清康熙以後之人弘避諱缺筆依明弘治辛酉范氏所錄而重鈔者也攷四庫提要謂所有虛谷集今未見此即爲未見之本桐江續集四十八卷目錄中之卷一文題中間缺卷三題全缺卷七詩題後缺卷十四詩題全缺卷十九詩題中間缺卷二十一詩二十二二十三詩均題缺卷二十六詩題缺卷二十七詩題中間缺卷三十二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九四十四十一詩均題全缺是詩之全缺者爲十卷文之

全缺者爲一卷其它中間缺後缺者尤多至卷二十六詩題缺者亦全缺也然則提要所云蓋佚其十三卷者是也而題三十六卷與今目四十八卷除此十三卷微有不合但此鈔淵源甚遠邵亭書目題續集三十二卷不知何據注云元刊本四十八卷路小洲有舊鈔是鈔所自出也又注云劉燕庭有正續集足本此亦可以當之矣惟謁字待校耳甲申秋八月二十七日約園

胡仲子集十卷　明金華胡翰撰翰字仲申仲子其號云前有宋濂序後有劉剛序及王懋溫跋劉爲仲子門人亦金華人王爲劉門弟子浦陽人也攷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有此書亦爲舊鈔此鈔白紙藍格字體與天一閣舊鈔職官分紀抱經樓舊鈔四明文獻攷相類以無藏書印章雖未敢遽斷爲兩家藏庋然爲明鈔與陸氏所有同出一源無疑也洪武辛酉刻本今不可見得此亦殊可寶宋序稱其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劉序稱其本乎六經參乎史漢以及諸子今余讀其文詩信然集編於劉剛刻於浦陽王復及其子懋溫余得之於涉園陶氏者也
甲申十二月初五日約園

張冷僧宗祥手鈔趙氏家藏集八卷　此與嘉業堂劉氏所藏之趙尙書集余依之錄副者不同彼略而此詳趙文華慈谿人也少年恃才倚附嚴嵩以致貴顯趙孟能貴趙孟能賤不待冰山倒時已削籍爲民小人枉自爲小人於此可見顧其文筆斐然有可觀者此冷僧愛其才所爲手鈔斯集一再讐校而惜其猩猩鸚鵡亦能人言也冷僧以此集贈余時爲己巳之夏於今蓋十七年矣乙酉春約園

附錄張冷僧記

民國五年得明鈔趙氏家藏集八卷脫誤至多借鈔後復得秦氏石研齋抄本校勘一過略可觀覽秦本卷三卷四卷五末頁皆脫亦非善本今此本雖參校兩本然誤奪之處兩本相同者明知其誤未嘗臆改懼失真也抄畢後復錄本傳於後使覽者知猩猩鸚鵡亦能人言耳閱選列華亭衔名且已爲中極殿大學士是在介溪已敗之後華亭亦巧人未必肯爲此又趙衔有賜祭賜葬賜謚諸條正史實錄皆未見不知何故己巳五月海寧張宗祥重鈔後記

紫薇堂集八卷附錄一卷　明陸明揚撰明揚字伯師別號襟玄上海人萬曆癸卯舉人靖江教諭翰林學士深之從子也所著又有五經輯要周易繫辭正義等書其被冤也吾鄞居赤水先生隆救之得免故平生與赤水往還最密赤水而外若陶石簣王季重湯霍林張侗初徐玄扈張賓王陳眉公姚通所顧綳所陳鉅鹿皆當時相與推激者也集中凡詩二卷書一卷啓記議二卷誌銘行述跋一卷序一卷祭文雜著一卷詩文無塵俗氣而刻志學古董玄宰時推重之斯鈔本余於壬申冬得諸海上實爲舊鈔世不多見後人宜寶爲乙酉春約園

蓳山文集十五卷　明李堂撰堂字時升吾鄞人也官至工部右侍郎鄞有赤蓳山即越絕書所謂赤蓳之溪涸而出銅者時升居其側故以名集集明時有刻本此則舊鈔爲吾鄞陳氏雨草堂舊物今鈐有天則樓藏書記者也余壬戌夏得之於燕肆攷四庫謂其文根據未深持論頗多臆斷然時升以人重固不以文重卽以文言之有功吾鄉文獻不少矣如雜著中朱副都御史瑄遺事以及楊子器王綸劉滂與寧波名宦張瓚等遺事鄉先生蔡錫等遺事皆賴其文以傳他如鄉先生十五贊則尤著者焉其生平詳自述一篇及紀年志惜所著皇明正學類編十五卷四

明文獻識十卷余皆未見也張氏邦奇稱其致用在孝廟時謝政而歸在逆瑾時此集作於謝事後者居多往往發其愛君憂國之心而見諸詩歌尤復拳拳其詠金雞巖詩云沙頭金雞顯宦多二王三相近如何〈鐵史氏詩〉請看慶曆淳熙傳不在掄魁將相科則其人可知已乙酉春約園

留仙詩集一卷　明馮元飈作也元飈又字爾賡明史附弟元颺傳留仙爲大馮鄴仙爲小馮林時對序所謂一腔報國丹心愛時酸淚猶可於和陶詩想見之是也斯鈔依伏跗室馮氏藏本錄副余讀其詩瀟灑絕俗工部忠愛淵明冲澹兼而有之錢牧齋引陶詩曰其人雖已歿千載有餘情吾亦云然生平事蹟見於梨洲神道碑甲申九月十二日約園

睫巢集六卷後集一卷　見黃氏本驥皇朝經籍志〈據四庫存目〉此鈔本於庚申得諸燕肆余愛其詩久矣方望溪有二山人傳卽廌青山人李鍇與東村石永寧也東村技詩稿廌青歌之末句云寶華玉氣恐不死或有人間傳片紙東村之詩卽事抒指脩然有真意望溪見之余既不得見矣而廌青之詩雷翠庭鋐味經序稱其古調獨彈思深意遠浸淫乎漢魏初盛唐諸家而歸本於少陵余讀之誠哉不可及已頃者縣書尤喜其六卷爲舊鈔古香古色後集一卷不逮遠甚矣因漫題此約園時年六十十六

恣泉文恆十卷詩斷五卷　明閻性道作也自序云自乙酉以來歷三十九載爲冊二十有六茲刪定而重類手鈔成十冊詩斷五卷自序云始丁亥歷癸亥凡三十七年重定詩一千三百七十二首歷代君臣史詠三百六十首不在此列先是歲癸丑初鈔詩斷二冊存五百二十章於二十七年之作至是又益十年重爲删定而有此五冊也文與詩凡十五冊原鈔之稿收藏於松江

于仲遲家癸酉秋馮孟顓書來謂仲遲丈有此書余亟求假鈔仲遲慨然許之今裝成文恆二十二冊詩漸十冊其時鈔者非一手歷時凡十月今聞于氏原裝者已遭兵刼而余此冊反得儻存豈非天耶子孫宜寶諸甲申秋九月十九日約園

𢘓泉文存殘本四冊　此忻紹如爲予訪得倩章屆兔錄副者也自癸酉鈔得松江于氏仲遲家藏文恆十卷詩漸五卷此殘存視同覆瓿然聞氏之文浩繁豈能盡刻倘選其關於鄉邦文獻者數十篇名曰𢘓泉文約刊入四明叢書庶不負亡友紹如及于君假書之雅意則有資於是四冊矣因於此四冊中圈出若干篇更就文恆中增選之以爲文約我鄉同志當亦爲然也甲申九月十九日約園

杲堂文鈔內集六卷別錄一卷附錄李氏家傳一卷詩鈔六卷　清李鄴嗣撰此內集別於黃棃洲所選者蓋皆未刻之稿卽全謝山序所稱詩文續鈔者也馮孟顓重加整理以原稿示余余因依之錄副其跋作於甲寅冬而示余則在壬申秋忽忽又十三年矣久欲刊入四明叢書卒未果也內集以外尚附有西京節義傳論此則已刻其時蓋未刻故曰未刊稿今刊資浩大必不得已或更就此中選刻之要未可使內集湮滅也乙酉春約園

附錄馮孟顓跋杲堂文鈔

全謝山曰杲堂外集久已行世其內集二十卷未嘗出以示人其孫世法乃梓其尤精者得八卷篋頻年搜集鄉邦文獻未之見也辛亥八月獲是冊於黃東井後裔處計文一百三十首不分卷數中有西漢節義傳論已爲郭晚香刊入金峨山館叢書寧本較是冊益張味檻象二篇是冊或卽謝山所

云集者與抑別一本也案乾隆鄞志有杲堂鄮東竹枝詞七十九首四明談助有杲堂漢語自
序（漢語有依鈔本凡四冊）南朝語自序諸文爲是册及刻本杲堂文鈔所未收他日當補入焉甲寅八月孔
夫子生日馮貞羣

湛園未刻稿一卷　清慈谿姜宸英作也余得未刻稿有數種同出一源此爲海陵張氏藏舊
鈔本所錄文凡一百三十首取光緒己丑馮君保燮王君定祥重編慈谿姜先生全集互勘之已
刊入於藏稿文鈔題跋者計九十二首所謂未刻稿者以今計之實僅三十九首耳余因別編湛
園未刻稿目錄如下簽第一問序聖駕親祖淮河巡行江浙恭頌詩序祭告紀行詩序蕪城詩集
序江西鄉試錄序遂初堂詩集序出塞詩序筠亭詩餘小序黃文友新刻文集序萬青閣全集序
皋懷詩草序泰遊詩草序南遊日記序許氏谷園印譜序鹿溪新語序族姪華林陞平陽郡丞序
相公明公六十壽序大司空陳公壽讌序京兆吳公壽序錢太君七十壽序章母二代壽序記陳
太公贈荒埜券記書再與嚴蓀友書題跋簡園文讌集跋語跋同集暨書王少詹使祀南海神序
跋題項子小影題稽古堂印譜題朱岐載印譜題馮節母卷題汪烈女傳墓志銘掌京畿道監察
御史任公墓志銘祭文恭擬御製孝陵祭文恭擬御製混同江祭文恭擬御製長白山祭文恭擬
御製遼河祭文恭擬御製醫巫閭祭文恭擬御製暫奉安殿祭文祭張母何太夫人文余擬以此
未刻之三十九首刊於四明叢書庶湛園之文既備而亦不複矣昔李越縵謂湛園文章簡潔紓
餘多粹然有得之語窮老不遇他人皆爲扼腕而湛園和平自處絕不爲怒罵嘻笑之辭七十通
籍一與文衡非罪牽連文人之不幸未有如湛園者每讀其集輒爲之悲惋不置也余亦云然乙

百春約圖

復齋遺集四卷　海昌費景韓(貞)作也此鈔乃張冷僧(宗祥)手鈔攜以贈余者余聞之知景韓於鄉校之學最精得此不特海寧之文獻具在即四明之文獻如魏之息賢堂集周之識山錄皆可攷見且魏之殉明始末亦於斯可證若永樂大典四庫全書之卷類皆寓焉是集未知已印行否宜亟播布之甲申曝書記約圖

定海黃氏父子兄弟未刻遺書　定海黃氏之書已刻者爲吾所有如易釋四卷尚書啓幪四卷春秋釋二卷論語後案二十卷周季編略九卷皆薇香先生作也(三名式)禮書通故四十五卷元同先生作也(以名略)未刻者爲吾所得如易傳通解四冊不分卷(上經下經)三音均部略詩音譜略音韻考略切音譜略四卷薇香先生作也聲訓緯纂十五卷□□先生作也(名以字敍類)十翼後錄二十四卷元同先生作也今略述未刻諸書(一)易傳通解是書有凡例四條書中夾有薇香先生致瀛鄉賢契書云玩易六十四卦已畢繫辭始錄數段云云瀛鄉疑即作案語之愼嶠不知其姓其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案干氏曰陽處三泉之下聖德在累俗之中此文王在羑里之日也易釋與干說異後人稱世子所居爲潛邸當從易釋是文王爲世子之象又或躍在淵進无咎也案四居坤初是進非退茍說未是干說覲爕而退其意亦曰黃薇香先生曰躍于淵非躍而退于淵德業及時不得不進躍文王爲西伯之象也項吳二說得之又易釋自序云今歲子以周廣搜易注編爲十翼後錄朝夕問難因爲之校閱而攷定知易釋之與注疏傳義異者古人多先我而校正之云云是易傳通解一書輯在易釋之後雖先生不欲居輯書之名而愼嶠之案語皆經先生評定則

之先生之稿亦無不可顧未成書耳其後以周十與後錄卽以此爲底本而增損之者也是書以未定稿（二）三音均部略詩音譜略音攝攷略切音譜略合鈔爲四卷定海藝文志總題三音均部略四卷非也此蓋據藝文志未核三音者是書卷首云喉爲口之裏脣爲口之外舌皆直伸不動牙舌齒竝在口之中其舌本鼓舌尖反捲以拄舌根也大牙曰牙音其舌尖拄斷齒曰齒音舌尖點上點下竝曰舌音分部自支起至業止凡二百數十部此三音均部略之大較也詩音譜略分支微咍幽等部而下列悖芃蘭韻遂季陟阽韻琭之類又如云三當讀參伐之參經中參三相借蘇今切則依紐轉音耳此詩音譜略之大較也音攝攷略其首云古法音備而字少同音通借而已此分部定聲所由作也今音轉而字孳同部分韻加以四聲之分配又無僞者之音讀從據釋氏梵音譜讀之說極叢雜攷古音者依三百詩分部猶易其部類異讀之音最難定也今不拘四聲而以備音譜之每部衹分正音副音三代上之古音方昭若日星一曰舊十二攝圖二曰舊十六攝圖三曰擬分十五攝圖四曰十五攝鄉音其中有以愚案語此又音攝攷略之大較也切音譜略其一曰舊分字母三十六其二曰分配切立舊譜略其三曰擬分切音新譜略其末則採諸說並有己巳以愚識此又切音譜略之大較也至全書之最後有商榷語則爲更訂之貢獻辭而已（三）聲訓緯纂初名廣諧聲表余氏得初稿之原稿聲表四卷重訂則爲聲訓緯纂多所增益較初稿實爲完善首有以愚自序序中有云聲之難攷不得拘守說文必折中於三百篇參合乎羣經段借之用以定其聲聲定而同部疊韻之段借明異部雙聲之轉借亦明今以許氏說文諧聲之字聯系錄之并略言其本義通借之用大要本於段氏補其所備書曰聲訓緯纂以許氏說文爲經此爲緯也後有重訂諧聲表一卷依段

氏衷而訂之也中有段氏分之而戴氏合之者有段氏合之而戴氏分之者厥後如孔氏始分東於冬嚴氏復合冬於覃其說又異余先君子合攷古今之韻書（如上三音均部亦等四類）異部異讀擬分十五部今十五部內仍存十九部之舊者攷求古聲分之難合之易存其分之之難俟學者以合之之易云全書大旨卽在此矣凡例都十一條（四）十翼後錄此依易僻通解初稿而廣之者也然亦有通解所錄而棄之者故吾謂之增損爲原稿十二冊首道光戊申冬兄以愚序次咸豐丁巳春從兄以恭序又次道光戊申十一月以周自序每一解釋下有以周案語其父薇香之說與諸家並錄末有引用姓氏自辛氏廖始至嚴鐵橋（可均）止凡二百數十家可謂富矣顧治易者讀之以爲採輯雖多攷核未精藍元同少年之作且所采多本諸周易折中然余細校之折中以外所益甚夥古今易學之傳義有賴此書以存衷固未可責備君子也黃氏未刻之遺書易傳通解得諸史兆琳餘則皆由張康甫於乙亥冬介紹於我得之黃氏後人者也惜薇香先生所輯朱呂問答一卷當時已爲捷足者先得矣余既藏此未知何日能刊刻之耶思之悵然乙酉春約園

袁西山文集　余得西山文集喜其文之斐亹也藏十餘年矣西山袁其姓良謨其名河雒人康熙癸卯舉人官山東知縣又別號對山（見集中從新開記）父諱拱康熙壬戌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兵部主事官至廣西右江道有循續西山之文表彰節義枕經胙史斐水顧廷桓雙璪錢亭（山陰人）有許語極當今夏曝書重讀之洵可珍也壬午夏約園

二硯窩詩稿偶存　曩歲馮孟顓假余諸書凡關於文獻者多刊入四明叢書惟詩集則刻不勝刻因皆錄副藏之二硯窩詩稿其一也詩爲鄭勳作勳字簡香其高祖卽寒村先生慈谿志有

傳斯鈔閱原稿初名二硯窩未定稿後將未定二字塗抹爲詩字卷之一塗抹爲偶存二字余錄此遂沿之曰二硯窩詩稿偶存稿中有八有〇有〇〇詩題上有簡香小章下有選字者未及一半卷末附閒情偶寄下有臣勳印卽詞也同治七年戊辰其子杏卿歸徐氏謂杏卿前屬余表父蒸以全稿來視此多三四倍又云後燬於火未知其家尚有副本否也攷斯稿卷二丙午六月朔日慘遭火厄費以自慰其注云先十世皆有專集災後幸板俱存徐氏柳泉云後燬於火是鄭氏再受祝融厄矣未知何年所損所失果何狀耶余既錄副又取忻紹如所輯四明清詩略錄簡香詩三首遊鳳山木石洞文瀾閣夫子遺像盧閣題額夜泊圖訪孫雙溪徐警香述舊新渡口占與此勘比竟全無不知忻氏從何得之抑別有全稿存耶是又待攷焉甲申重陽後三日約園

貢柘叟遺著十八種　柘叟名賡年慈谿人也光緒辛卯科舉人官太平縣教諭曩年嘗與江亭芙師名仁馮詩香孝廉名鎔爲消寒集於燕京及余司浙計時相會於杭垣先出鄭耐生名晉家舊藏蛩繼十卷剡源文鈔爲贈其後更以己所藏全謝山鮚埼亭詩集版片歸余余不敢私移藏上海四明旅滬同鄉會本與會友張申之約定先印五十部然未果也不幸柘叟逝矣其子葭甫更以遺書贈余余於刻剡源文鈔跋已詳言之余負柘叟實多矣今彙其遺著略識於下柘叟最留心四明掌故其所輯錄者(一)四明掫餘錄厲壬辰大鄞山人輯六卷凡六冊首書引用書凡有關於四明事實爲諸氏筆記傳志論述所及者皆錄之(二)四明餘話四冊不分卷大意爲傳體列名人小傳居多然亦間有遺聞逸事爲掫餘錄之續宋元明學案中四明人學術淵源備載焉(三)明州人物傳鈔舊盧錄宋史(四)明州宦蹟傳鈔本盧錄宋史(五)明州札記雜錄明州逸事其後則取材於大清一統志者也

(六)梓里遺聞記童氏之族所自以迄祖若父若身之出處行事四明掌故以外及於台州藍柘叟官太平教諭時所記者(一)台州札記與明州札記體例相類(二)台州詩話寥寥十六頁似爲未完之稿(三)戚鶴泉囘想節錄三冊此則柘叟取原書擇要節錄者柘叟更講求朝章國故其所輯者(一)國朝政令紀要四冊(書僅迄天聰崇德康熙)(二)皇明通典紀要十卷及輯食貨選舉五禮兵刑州郡邊防各志而成之者也此外其所自著者曰湖山唱和集東華寓廬集日湖集冰廬集抑後集龍山精舍集又自定詩稿共四冊曰木石老人詩草則柘叟詩也最完整者爲歸田老人詩話五卷余得柘叟遺著既不能徧刻之當先將詩話刊入四明叢書爲乙酉春約園

方啓南碩輔遺著三種　方啓南先生河南禹縣人爲先君子壬午順天鄉試分校所得士也原名成周亦號芑南余受先生知遇最深當癸卯春先生督辦正陽關鹽務約余往時余年少氣盛偶不合以直言相爭而先生卒視爲諍友始終無間也先生既歿索遺著於其次子靖忠(長子璟忠辛巳舉早卒)靖忠字立青復旦大學畢業余嘗任以江都財政局此遺箸爲端忠所編擕以示余者也余久思爲之刊印未果書三種一曰論學二曰文集(原題著作篇改爲文集)三曰詩集先生之學得力於王陽明余於陽明學則又先生開迪之先生尤精於易謂四書五經無一不根於易又以讀書宜通權達變論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今日讀書人正當實行此一章人人能自得師則人人不爲異學所淆最忌讀書不識眞意尋摘章句拘牽文義一遇事物之來反不如不讀書人之才識尙能爲人辦事了事云先生之言誠可爲今人之藥石亦可作當時之棒喝諸如此類可法者衆論學而外

繼以文集大致皆解經之文也其論大學注重古本尤爲透澈詩集更得性情之正以先生之道德學問而使後人顚倒如是天道豈可憑乎惟此遺著要宜用活字本排印之庶以報先生於萬一云乙酉春約園

補梅花廬詩集　庚辰春鄭贊臣曾志攜補梅花廬詩集一册眎余且告曰此胡潸村駿叔得之於燕京知君彙刻鄉哲遺書其有取於此乎余檢鄞藝文志有黄叔元補梅花廬詩集十卷註云叔元字幼山定文孫監生是固東井先生之孫也余嘗刻東井文鈔於四明叢書第一集矣又爲陳餘山之猶女之夫餘山詩誦羣經賀亦刻之矣顧於詩集劇愛者不知凡幾此册自序作於同治元年僅存四行餘已殘闕所謂不過十分之幾藍即十卷中之一二也然詩頗儁雅家學淵源蓋有所自矣讀張小峰輓詩又知爲張鐵峰先生之外孫而古干亭主人鞠之之子也相與酧唱皆一時名宿雖未及刊可備咸豐同治年間吾鄉之掌故爰誌之惜贊臣慈已宿草矣壬午重九日約園

犇紫樓吟稿　顧德炘字同上峯化人著有犇紫樓吟稿此稿爲史君兆琳得於友人者持以贈余余玫忻超如所輯四明清詩略錄其二詩皆在斯稿中惟次內姪鄔繼緒醉月軒韻首句作古人去我覺未遠游雪竇途中題作雪竇道中首句作攬勝名山路指西次句作珠林瀑布好留題三句息作憩豈斯鈔非從刻本來而刻本後經删改玩詞句後改者勝矣甲申九月十三約園

西峴酧唱集二卷　是書余壬戌夏得諸燕肆爲舊鈔本前有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楊億序曰余景德中忝佐修書之任得接羣公之遊時今紫微錢君希聖秘閣劉君子儀竝負懿行

文尤稍雅道二君成人之美寘之同聲更迭唱和互相切劘余參酬繼之末凡五七言律詩二百四十七章其屬而和者又十有五人析爲二卷命曰西崑酬唱集云後列諸人姓氏爲楊億劉筠錢惟演李宗諤陳越李維劉隲丁謂刁衎張詠錢惟濟任隨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劉秉乃十七人豈劉錢二公唱而非和故不列入耶乙酉春約園

崇古文訣無卷數　攷丁氏善本書室藏書記有明刊本爲三十五卷云文凡百九十三首先秦三家兩漢十家三國一家六朝二家唐四家宋二十九家前有寶慶丁亥延平姚瑤序稱四明樓公假守莆邦積其平時苦學之紬繹古作抽其關鍵以惠後學廣文陳君鋟梓以傳寶慶三年合沙陳森跋時森適備官廣文也天祿琳琊著錄元麻沙小字本明大字重雕本此卷前有松陵後學吳邦楨吳邦杰校正一條今於壬戌春得諸燕肆爲鈔本首有乾隆五十六年楊心源序序中有云年二十得是編於友人何朴香齋頭屬表兄徐丙南鈔錄竟而缺文六其後又覓得善本補錄全之則雖無卷數固全書也且攷諸目錄所謂先秦文者樂毅李斯屈原三家兩漢文者文帝以迄劉歆十家也它如三國等文亦莫不與丁氏所記合則固三十五卷本也樓氏昉字暘叔號迂齋吾鄞人也宋紹熙四年進士官至守興化軍諡諸姚序是書卽守軍時所作也乙酉春約園

石林詩話三卷　宋葉夢得著此爲山東丁氏舊鈔本字畫端正余於丁丑冬得諸海上者也葉氏乃晁氏誠善之外孫無咎之甥也故於晁氏事多及之論詩不拘一格然好奇之心有過人者如錄張安道高祖廟詩曰縱酒疏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世亂成功業更向翁前與

仲爭又歌風臺曰落魄劉耶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爲此其一也詩話中不僅談詩於歷代掌故及詩人出處必詳攷之奇而不失於質如葉石林者不失爲學問中人矣乙酉春約園

雍熙樂府十三卷　原題海西廣氏編前後無序跋廣氏不知何許人卷首著凡例四則註云按聲音各應律呂原分一十七宮調今之所傳者一十有二藍闕其五云四則者分宮調辨異同論句字別音律也全書大旨本此而分析極詳搜羅甚富實有裨於詞學余於癸酉秋以二百番得之於春申白紙精鈔光采動目愛玩不置他日當詳攷其淵源也乙酉春約園

姚復莊燮手寫蛟川詩繫三十一卷　是書凡八冊爲復莊所選並手寫者也第一冊(卷一至卷五)唐詩二家附一家南宋詩六家元詩四家明正嘉以前十三家嘉隆以後二十一家第二冊(卷六至卷八)薛氏兄弟尙書詩附一家薛氏世風刪續集補凡十七人天愚山人集第三冊(卷九至十一)明季志節諸賢十四家附節烈婦二家薛氏兄弟兩布衣詩邵尙書公子三高士詩第四冊(卷十二至十四)國初南安諸弟詩三人梓山星椒社同社諸公拾餘詩九家星椒社謝氏羣從詩彙十九人第五冊(卷十五至十八)薛門弟子詩十二家熙正十子詩之四南安諸孫五謝詩之三國初三朝蒙碩四十一人第六冊(卷十九至二十二)賓王先生集(邵元觀)附邵氏詩四人南城傅氏詩十二人清泉令裔五世詩十九人上安坊秤符王氏詩十二人第七冊(卷二十三至二十五)九陳衙陳氏家學詩十二人惺齋集城中海晏前堍支胡氏詩十四人第八冊(卷二十六至三十一)芝山蓮社集十六家離塁樓同社三子詩小有居倡和昆友詩十三人平江裔謝氏五世詩拾餘四十一人候濤山房集乾隆七名家詩復莊手題於每冊之書面

一邑之詩人盡入籠中矣每一人必繫以小傳蓋仿杲堂編甬上耆舊詩例也用力可謂勤矣其後鎮海盛省傳師炳緯以活字印行者即據此也余於壬申夏得諸海上既愛復莊之手迹而姚氏舊藏之物（卷首鈐有姚燮印復莊子也）仍歸甬人楚弓楚得亦可喜也乙酉春約園

四明詩萃三十卷　吾鄞袁陶軒先生鈞輯也攷鄞藝文志四明詩彙一百卷乾隆五十九年自序云萃四明一郡二千年之人之詩錄本集者十之三存前選者十之四網羅散失於他書者十之三殘篇斷句皆不遺積十餘年成書人各爲傳綴以逸事詩話釐爲百卷是詩萃原名詩彙有百卷今僅三十卷至元代止爲未全之書書用鄞縣志格本寫寫手甚工細書中間有批校不知何人手筆余於壬申春得之海上雖殘帙殊足寶也先生著作最富阮文達公謂全謝山後推袁某其學之淵博可知已其已刻者爲瞻袞堂集鄭氏佚書四明近體樂府四明文徵（余輯之甫未印）其未刻者尚夥詢諸袁氏族人謂某歲舊宅不戒於火悉付絳雲一炬惜哉乙酉春約園

## 藏書題跋 昔選鈔本

### 經部

野崖心易發微六卷　明隆慶間陽向春作也其書本邵康節皇極經世以闡易理康熙間廣寧盧承恩重爲纂定序所謂缺者補之繁者刪之贋者信之是也憶乙丑丙寅間坊間以此稿本求售余擬付價二百番詎堅索非四百番不可因倩王翼林復與王詒二君儘三日寫畢今忽忽二十年矣翼林墓木已久拱王詒建適西蜀而此書宛在易固非數所能盡而此書言數亦云詳矣殊可寶也乙酉春約園

禹貢說長箋一卷　明鄭曉作也曉著書極富如吾學編古言今言吾笥皆有之是書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朱彝尊經義考及清四庫皆未錄經義考惟錄曉所著禹貢圖說一卷其子履淳曰家翁禹貢圖并著之說分疆界於各州之中而貢道以別列山川於諸條之下而州境益明至若河袞東西荆分南北或地雖小而紀之必備或彼州治而此功亦成本諸經文質諸傳義更附以昭代之地制使觀者開卷披玩恍如身歷九有云是曉先有禹貢圖說而後有禹貢說長箋也圖說說其大勢長箋箋其經文今余訪圖說未得於舊家藏書中獲此因錄副焉其箋註脈絡分明首篇既得大綱依此爲條目履淳於圖說曰使觀者如身歷九有吾於長箋曰使觀者如躬乘四載矣是書首題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鄭曉著仲子履準吳門徐胤錫校末有隆慶二年徐胤錫識

識云予故梓之以與同志者共焉是舊家因從隆慶刻本寫出者安得與圖說合併而為完書乎
甲申十月二十日約園

魯詩世學　昔歲得張冷僧之介有以魯詩世學稿本鈔原求售者余給價貳百番彼必欲索五百番余留其首本倩章屈兔寫出它日又來更益以百番拂袖持書去余頗引為憾越數年見高吹萬芭經樓書目有是書卽假之仍倩屈兔用原紙完成之先後相距幾十年而獲全璧甚慰甚快說者謂此偽書也予何汲汲焉余曰偽者世學苟以豐人翁之才彙集衆說成其一家之言豈不足以鳴於時而必託之先世此才士之遇也然數十萬言之薈萃雖其間玉石並存而可取者亦不少焉說者又謂子篤信毛氏者也今留此書不幾背道而馳乎曰不讀戰國策不知棄仁義而用詐譎之苟以取強亦所以取亡不讀此書不知毛氏之所以可貴縱不敢云存之所以廢之然是非之公自在人心詩可以觀得此亦觀之道也爰誌之壬午秋約園時年六十十七

毛詩鄭箋纂疏補協二十卷　是書取毛傳鄭箋盡錄之曰纂疏於協韻之中既分錄舊說又復補之曰補協總題曰明甬東屠本畯纂疏補協攷鄞藝文志著錄屠本畯毛詩鄭箋二十卷注云黃氏書目培林堂書目有纂疏補協四字揚州府志作毛詩鄭箋纂疏按今千頃堂書目亦無纂疏補協四字鄞志所註誤也余於壬午春見嘉業堂劉氏有刻本因依錄之當修鄞志時未見原書所著毛詩鄭箋二十卷而闕纂疏補協是漏寫也後之修志者宜修正焉全書重在補協二字蓋言音韻之學若夫纂疏不過集毛鄭其成而已乙酉春約園

詩經廣詁三十卷　清桐城徐璈輯余編詩史取材於是書極多當時假之於嘉業堂劉氏者

以爲道光庚寅刻本求之必易及詩史𦁤蛻將返諸主人託友徧覓此書偶見有此越日即爲人售去且索價至三百番於是商諸章屈㒵卽以三百番相酬依之錄副且請其校正誤字爲此書首有洪頤煊序次例言次綱領次詩家源流上自春秋內外傳先秦兩漢諸子以及齊魯韓三家王肅申毛之論孫毓異同之評莫不兼綜條貫其有詩義未盡者復引宋元明諸家之說以補之其用意勤矣見洪序余於詩學略有門徑釋詩固當以毛爲主而諸家亦豈可偏廢況許叔重撰說文解字詩稱毛氏亦兼及三家鄭康成作毛詩箋往往據三家以改毛傳義惟求是固未可存門戶之見也㧞字樗亭以進士官戶曹出宰浙江臨海縣是書宰臨海之明年作也道光己丑庚寅間乙酉春

約園

周官祿田考三卷釋骨一卷　淸吳江沈彤著彤字冠雲祿田考一書已刊入皇淸經解此爲孔葓谷藏本歸於鄧氏羣碧樓余於辛巳冬更依之錄副者也鄧氏云祿田考原刊本已罕見又附釋骨一卷前賢用功之勤非晩近學者所能知首有沈德潛題次惠棟識次陳祖范王峻陳格沈闇潘昶評論末有彤自識三篕作始於乾隆七年之春而付梓於十五年冬也十六年六月七月復有修正自記陳氏格稱其閎深精密超前絕後余謂主周禮者主王制者得祿田之制而考之亦略可徵其實矣釋骨一書乃與吳文球詳考而條釋者也余訪病於余雲岫雲岫謂近求五雅中有釋病者㮣爲病疏骨爲身幹其載於內經甲乙經者以十百數皆各有其部與其形象倘推廣病疏是書似亦宜采及者也因並誌之乙酉春約園

附錄鄧孝先邦述跋

此爲孔葒谷藏本丙申七月初十校一行葒谷手書余得葒谷藏薛五代史每卷亦葒谷校字跡正同故可爲互證也森田考原刊本已罕見又附釋骨一卷前賢用功之勤著述之精非晚近學者所能知後必有研鑽及此者可不寶諸庚申長至前一夕月窗正闇記

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　宋呂祖謙撰蓋繼左氏傳說而作以補所未及也清四庫錄於傳說之後然通志堂但刻傳說二十卷而續說未刊以是世見之者罕此鈔從舊家藏鈔本錄出訛字極多苦無他本可校其書綜窮卷首綱領尤可爲讀左津逮余少好左氏傳欲先取其古語古制以上推先王典型更彙列國風俗以旁究當時得失正與東萊所謂看左傳須是看得人情物理出意同之今忽忽老矣雖課孫之時閒抒己意不過東鱗西爪而已讀此書益感慨係之矣乙酉春約園

## 史部

春秋簡秀集六卷　明董守論撰守論鄞人也余既刻其讀易一鈔於四明叢書第一集矣攷鄞藝文志春秋簡秀集六集列入史部此傳鈔本也於壬申秋得諸海上其書首自序謂取烈士名卿賢人淑女彙錄其事一人合一傳傳首一論意在恕君而罪臣蓋鑒於明之亡也君非亡國之君臣實亡國之臣也故序末云余得藉左氏之書以解嘲於江東父老矣惟是集其傳則條達有餘其論則掇厲不足然要可以爲垂世之作乙酉春約園

補三國兵志二卷　今人吳縣（原籍秀水）王大隆作也大隆字欣夫竺雅好古藏書極富自己卯至

癸未以活字本印行古籍即以某年叢編題名以此未傳之本得見於世者多矣壬午冬又見斯志於金松岑齋中因假以錄副冒鶴亭序中所稱黃巖楊定夫侍御(晨)補本余未見此則上卷分述三國兵制下卷所述爲營爲陣爲車戰爲水師爲火攻爲兵器而其他闕爲考核精詳誠良史才也乙酉春約園

皇朝紀年　清四庫著錄之九朝編年備要三十卷即宋陳均之皇朝編年備要也攷陳振孫書錄解題皇朝編年舉要三十卷備要二十卷(宋文獻通考書目亦作三十卷)中興編年舉要十四卷備要十四卷宋藝文志未錄通考所錄大致本於陳錄昭文張氏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九卷)有皇朝編年備要二十五卷補刊編年備要五卷爲影寫宋刊本是二十五卷與五卷分正刊與補刊爲二矣四庫所錄直題備要三十卷意者宋刊分二次徽欽二朝爲補刊之五卷乎今是鈔從舊家所藏鈔本錄出陳均之自序(愛日精廬所錄者爲脫佚此者爲之更正)真德秀林岊序遇宋故實均擡寫確本於宋刻其與張氏之書同出一源可知已均字平甫號雲巖莆田人是書取當時日曆實錄及李燾續通鑑長編兼採司馬光徐度趙汝愚等十數家之書博考互訂始太祖至欽宗凡九朝非安老所繫則略而不書義例簡當頗得史法端平初有言其書于朝者敕下福州宜取賜均官迪功郎均辭不受壽鏞竊謂均以一太學生而彙九朝事實刪繁撮要不加褒貶可謂膽大心細書出一人之手與官書難易更復不同陳振孫斥其去取無法詳略失中實未諒平甫苦心也至陳氏云舉要者綱也備要者目也陳氏當時見其原書今合之矣又有中興編年舉要備要各十四卷昭文張氏書目中不知撰人名氏之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十八卷疑即平甫之作也甲申孟冬約園

明史傳稿四冊　不知何人撰所蓋印驗之爲海寧陳仲魚舊藏者也取與明史及劉氏藏萬季野明史稿對勘之詳略先後均不同疑當時明史局分撰列傳者之幹而其人待考矣文幹簡潔高超有爲明史及萬稿所不及者亦異常人也稿中凡四十五人附者八人鄞人有四焉爰編一目珍而藏之斯稿於乙丑得之滬肆今已十九年矣甲申九月二十七日約園

節鈔明史列傳　余曩歲於海上得此書初不知其所謂節錄明史傳之意及細讀乃悉取者皆吾浙紹興一郡名臣碩士將備重修紹興人物傳之資材也有明一代人物見於史傳者雖明末之士遺漏極多而如倪如施如祁如熊大名垂宇宙而產於會稽者莊預爲余頗有感他日甬人仿而彙之使吾寧郡人士並萃於一編作爲陸勉齋兩浙耆舊傳略之前編亦快事也此鈔本核其字跡在道咸之間乃百年舊物可寶可寶壬午中秋前二日約園

萬曆三大征考五卷　明茅伯符瑞徵作也伯符自號苕上愚公千頃堂書目茅瑞徵（石印本署誤毛應夏）正萬曆三大征考五卷注云圖說一卷哱氏一卷關白一卷楊應龍一卷今此鈔從舊家藏本錄副不分卷其目爲哱氏倭上倭下播州附導夏圖日本圖島夷入犯圖朝鮮圖目與書符前有天啓改元東闔老人及天啓辛酉清遠居士序黃虞稷所謂關白者卽倭酋關白也倭上倭下屬之一卷當作二卷所謂楊應龍者卽播州楊文貴之後裔烈之子應龍也播州屬之然則黃氏書目所錄五卷者卽此所附五圖尤精詳可資今日之攷證惟今圖說附後與黃目首題圖說一卷先後次第不同耳今三大征考雖有印本此錄自舊鈔殊可貴也甲申冬約園

迎鑾三紀　清江寧巡撫宋犖紀聖祖第三次南巡事也時在康熙四十四年歲乙酉距今甲

申蓋二百四十年矣司馬遷以不預封禪爲慽其意在譏武帝余以幸覩斯紀爲樂斯民安得聖
祖讀其詔書一則曰生事擾民者以軍法從事再則曰道經山左見民生自去歲休養之後漸有
起色朕心甚慰愛民之弊流露於不覺至讀漢書而奐文帝惜露臺百金說與硯而念人材之埋
沒皆其大者遠者斯鈔從鄧氏羣碧樓錄副孝先二跋已言其詳矣甲申十一月二十九日約園

皇淸開國方略十二卷　乾隆三十八年奉敕撰原書爲三十二卷此鈔本僅十二卷余壬申
秋得於海上者以太宗天聰三年已巳止凡萬曆以前事得此有所參攷且爲舊鈔本因購置之
他日倘得內府刊本此固不足存也其發祥世紀云長白山高二百餘里綿亙千餘里山之有潭
曰闥門周八百里鴨綠混同愛滹三江之水出焉鴨綠江自山南西流入遼東之南海混同江自
山北流入北海愛滹江東流入東海其山風勁氣寒奇木靈藥應候挺生云嗚呼有淸建國不易
子孫不善守奄奄乃爲人傀今更不知所屆矣興亡之際可爲有國者鑒乙酉春約園

北戶錄三卷　唐段公路撰曹溶輯入學海類編者僅一卷凡土產五十條爲不完本且公路
誤公璐攷此書爲唐懿宗時公路居廣州作舉凡嶺南風土物產咸錄焉所引張華博物志多今
本所無亦可藉此以考證眞僞唐書藝文志作北戶雜錄傳寫誤衍一雜字其作三卷與此本合
此爲四庫傳寫之本余於壬申冬得海上其書略經人校過尚精細也乙酉春約園

家世舊聞二卷　宋陸游撰毛子晉刻入放翁全集者寥寥七條此爲六硯齋藏鈔本乃全書
也鄧氏羣碧樓得之余亦於辛巳秋依錄焉陶氏珽刻說郛可功可罪功在網羅遺佚罪在因取
簡易而割裂以致舊存之全書轉湮毛子晉之據此七條以刻入放翁集者亦其一也今得此完

璧書可知已乙酉春約園

附錄鄧孝先邦述跋云家世舊聞毛子晉刻入放翁全集乃據說郛學海本才寥寥六七條故以獨詳蔡京好方士事爲疑蓋未見全帙也此册爲穴研齋寫本分上下兩卷上卷記祖父以上事下卷則述其先君及外祖舅家事首尾完善具有條理過毛氏所刊行者幾二十倍之卷上六十三條下卷附十六條不可謂非驚人秘笈矣放翁之祖楚公即著埤雅者宋本有其子宰序即放翁父其外曾祖又爲唐子方宜其文章詩詞皆有淵源負一代盛名也古書不易見賴佳鈔以存之世之震炫於千元百宋者吾猶以爲僅得其皮與其骨耳戊午九月正闇居士

舊聞證誤四卷　宋李心傳撰此因從永樂大典輯出之原本間有脫處逐條校註於書眉者鄧氏羣碧樓藏有此鈔本余於辛巳秋依錄之有嘉慶丁巳身雲居士識及再識它日重刻是書可以此益爲乙酉春約園

附錄身雲居士識云宋人雜記傳說最多而宋史極繁冗以此書證之則年月事詞抵牾者夥矣揚善之言不嫌從長已非信史若惡直醜正如王孝先之求復張尚賢之干謁宋子京之反覆趙元直之很愎爲可以不辨此書從永樂大典輯出原書先舉舊聞後申證誤惜鈔胥不知體例間有脫處今逐條校注信爲言宋事者萬不可少之書朱竹垞嘗有志重脩宋史曾舉宋人著述足資史事者數十家亦列李心傳名蓋指朝野雜記若繫年要錄及此書則竹垞所未見也嘉慶丁巳八月朔日身雲居士識

呂公實政錄十卷　明呂坤撰坤字叔簡河南寧陵人所著有呻吟語發明六經孔孟之學居

恆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此實政錄一書自保釐山以東鎮撫山西以西諸所措注靡匪加意蒼赤者誠可謂本所學而實施於民者矣道學豈空言哉其書一曰明職（卷一）二曰民務（卷二至卷四）三曰鄉甲約（卷五）四曰風憲約（卷六）五曰獄政（卷七）六曰邊防（卷八）七曰城守八曰愛生（七八又[illegible]日實卷約[illegible]卷九卷十）首有萬曆戊戌趙文炳序其板久湮趙氏永得之而重裝者余於庚辰秋訪書見而愛之亟錄副焉方今天下亦多故矣其本在不知得民心得民心豈聲音笑貌爲哉惟實心斯有實政而實政尤根於實學安得如呂公者起而拯斯民乎余日望之矣乙酉春約園

附錄趙子貞永跋

呂公諱坤字叔簡河南寧陵人也其生平躬行實踐正修治平之功詳見是書矣誠寶筏也而書之板久湮傳世者又不多見余得之四十餘年矣於庚辰歲霪雨連綿草屋偏漏隨經雨漬深爲惋惜加以修整寶而藏之噫余老矣不能用也以待篤學之士留心世道者神而明之如序所云爾乙卯初秋易水後學趙永子貞氏書於居易山房時年七十有一歲

玉几山房聽雨錄三卷　清陳撰作歲丙子余既刻玉几山人吟卷三卷於四明叢書第四集又從嘉蔭堂劉氏鈔得此書（時己卯冬）山人風雅久擅此聽雨錄尤爲精神所萃不特武林遺聞軼事一一逸錄無遺卽浙以西人物之珹風騷之雅非斯人莫傳斯景斯情也山人故鄞籍久居於杭以是於杭之明末清初事言之獨詳其書蓋作於乾隆丁亥之後也（以卷一白雲述木像致之而知）世極罕見宜寶諸乙酉春約園

歷代奏議精粹十六卷　清山陰王震輯震字芝楣首自序云專取自漢迄明之章奏尤足以

明治亂顯經濟者廣求博覓加以考按彙成十六卷次凡例次歷代年號備考次歷代建都備考蓋起自漢之賈山終於明之史可法及江南士民留可法在朝疏凡所錄二百二十餘人奏議三百餘篇選者去取極嚴雖多而不雜是書爲鈔本序作同治十年壬申余於癸酉冬得之海上讀書宜致用此致用之書洵可寶也乙酉春約園

東觀奏記三卷　唐裴庭裕撰此鈔本乃余於庚辰春依鄧氏羣碧樓舊鈔錄副者也首頁有題識云東觀奏記三卷四庫箸錄稗海中刊序中所稱晉公蓋杜讓能也所記皆唐宣宗一朝事云余無稗海無從互勘它日宜假諸友人勘校之乙酉春約園

賀監紀略　泉唐汪沆小眠齋讀書日札賀監紀略明鄞縣聞性善與弟性道同輯按鄞縣月湖中有賀秘監祠署曰逸老堂蓋取李翰林四明逸老之語同邑薛千仞岡序性善字與同性道字天迺云汪氏所見即此本也余往年求之不得因與馮孟顓同輯賀秘監遺書選紹興沈志明以其父粹芬閣藏書目見贈目中有是書爰乞借鈔取余所編略對偶有詳略大致同也癸未秋約園

皇明名臣墓誌　二百三十五首撰者一百八人分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爲八集起洪武訖嘉靖明太史朱大韶鈔錄以資考證者也余從舊家藏書錄副爲卷首有大韶自題云陸文量曰前輩詩文稿不愜意多不存獨于墓誌表碣之類皆存之者蓋有意焉景泰甲戌進士錢源求其祖墓得邑人盧熊所爲錢瑞章氏墓誌始知所在予得親戚故舊墓文必命鈔錄之云嗚呼太史亦有心哉予喜存人之行述傳誌其意豈異甲申冬約園

續表忠記八卷　趙吉士恆夫纂編吾鄞盧宜公弼彙輯者也始顧端文公(憲成)終巡撫高公斗樞此書可與東林列傳參閱而傳末旣取諸家記說以資互證更繫以評論趙盧二家外間引他家立言皆極審愼謂之續表忠記者林鬘菴曰仿嘉善錢忩翁相國表忠記義例纂爲續記是也此就劉氏嘉業堂所藏鈔本錄副首尾均無序跋鄞藝文志嘗入之史部鬘菴所謂敍事典核而數辭又復高朗者誠然誠然乙酉春約園

二續表忠記八卷　吾鄞盧宜公弼輯也始郭文毅公(正域)唐文恪公(文獻)合傳終職方王公(翊)傳而附以陸宇爋宇燝其體例悉如續記亦錄入鄞藝文志史部前有林時對(鬘菴)序後有門人西昌程以貴跋程跋有云葢三十有年所四易稿而始成書必與情悉協久而論定者始綜其生平而繫以傳焉誠可以令死者無憾於重泉生者垂法於後世矣此亦由劉氏嘉業堂藏本錄副皆有功綱常名教之書也乙酉春約園

歷代節義名臣錄十卷　金陵書局有刊本此爲底稿喬氏松年序原稿黏於首可證也考杭州府藝文志有歷代名臣言行錄未著卷數題國朝海寧程南圖春江撰而是書闕焉宜補之鈔寫極工尤可校正刊本者也壬午秋約園

儒林傳擬稿　傳凡四十四篇附傳五十五人李氏慈銘越縵堂日記所云是書係鈔本有阮常生及汪孟慈郭蘭石印記者與此書同出一源惟云蘭石并有校籤數條此鈔亦有批校未知果是蘭石否但此鈔有金衍宗識題乙巳中元爲道光二十五年或越縵主人所見無此識亦未可知余所得儒林傳稿凡二此稿較精爲壬申秋得於海上者也甲申冬約園

同姓名錄十二卷錄補一卷　此爲吾鄞余寅著吾鄞周應賓補依文瀾閣本鈔得者也寅初字君房晚改僧杲鄞縣人萬歷庚辰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應賓亦鄞縣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是錄起自洪荒下至元季採之經史以及稗官先成四卷翰林侍讀豫章劉一燝序之同邑王佐翼卿校之應賓以其未備搜補一卷自爲識語寅又自續八卷掇拾無遺洵足上追梁元帝之遺編下啓王廷燦之再續矣乙酉春約園

古今氏族雜證　王臒軒先生編世本集覽得此古今氏族雜證乃仁和趙鹿泉坦稿本已刻與否未可知也既爲先生搜集之資材可校對集覽原稿今集覽錄副重加排比已將告竣爰更取此錄之壬午重九後一日約園

浙江磚錄凡四卷二册　余得之於滬肆鈔手頗不惡首陳氏用光阮氏亨序次洪氏頤煊書後而八磚花館主人之編例與記亦弁於端主人何馮登府柳東氏也此書卷一題鄞鄭淳校刊淳之仕履待攷刻本亦未見其書可貴余於數年前由馮孟顓伴觀馬氏收藏吾郡城磚綦富庋於天一閣倘一一拓出合此則益足照耀於世矣江蘇興化陳進宦兄弟好金石贈我器銘搨本同附於此以免遺落云壬午秋九月約園

唐書直筆四卷　宋呂夏卿撰此爲鄧氏羣碧樓鈔本余於庚辰春依以錄副者也邵亭書目眉批有云頃收舊鈔本與聚珍本不同意者鄧氏所得與莫氏所收同出一源者也宜與聚珍本細校之乙酉春約園

唐史論斷三卷　宋孫甫撰此爲舊鈔極精亦宜與藝海珠塵本學津討源本細勘者也乙酉

## 子部

長短經九卷　唐趙蕤作也此依四庫本傳鈔其言不悖於儒者也余往讀朱子與陳同甫往還辨王霸凡書七以爲王霸決不兩立及觀明之末季雖有敦篤之士如劉蕺山者讀其疏輒覺迂而無救於時乃知王道如醫者之用參朮養其元氣則得矣至於受病已深有非大黃芒硝不能奏效者故昔人云不學無術卽孔子所謂教亦多術矣之謂也術非譎詐也應變之術也讀此書取以應變其庶幾乎薈萃諸子學說而近乎因時制宜之策當此權謀相尚舍其偏而取其正亦救國一道也約園時壬午秋八月

經筵玉音問答一卷　宋廬陵胡銓記隆興元年癸未歲五月三日侍宴問答也此爲商邱宋氏犖鈔本得之京師者鄧孝先邦述而余又錄副焉持此與作不足齋鮑刻校無甚出入惟予此本皆作某但其後爲秦檜之所抹此本作爲太上之所抹可謂無辜矣鮑本無矣字不若中書卿所臥處涼此本無涼字坐於中御七寶交椅此本省中御二字餘同卷尾有曾皋識鮑本無之鄧孝先得此書有跋三第一跋謂只自稱某對君之詞以某爲愜此本曾皋跋語亦可補其闕云第二跋云鮑本作秦檜之所抹以意論之太上爲是蓋當時批抹之詞必有不當此時裁去棱背正爲尊親而諱孝宗之所以爲孝也若目爲秦檜則權柄下移雖爲高宗廻護前非而適以彰親之不德云第三跋謂卽觀此篇所記廻非情思不屬者所有事邦衡輩感恩抃舞宜其對梅谿而大

笑也余既以此鈔校鮑本而更識之於此甲申十月二十八日約園

華嚼二卷　明錫山王達善著上卷四十五篇下卷三十二篇首有劉澄何孟春二序劉序稱其有益於世道有切於日用行事之實何序稱其君子從之可以守道而安命小人從之可以革薄而從忠余於辛巳秋見鄧氏羣碧樓有明刻本以其書之不多見也因錄副焉讀斯誠可廉頑立懦惟在善體之而已乙酉約園

維禎錄畜德錄拘虛瑠言詢芻錄各一卷　明陳沂撰沂字魯南吾鄞人從家南京官至山西行太僕卿著述極富余刻入四明叢書第四集者爲拘虛集五卷後集三卷詩談一卷游名山錄四卷辛巳秋見鄧氏羣碧樓有鈔本維禎錄（記明宮官及樂章雜載事蹟附焉）畜德錄（後來沂自識有云兒時侍外祖金靜虛公遺言德政諸國事甚悉弱冠後摭夏太常公集文推其祖忠靖公所製又姚丘文莊公言前輩可注者多後率吳文定李文正二公數及沂所目擊者書之云）拘虛瑠言（多論物理嚴實韓昧）詢芻錄（雜記神仙及俗諱等等）四種攷諸千頃堂書目皆錄入子部者也（子部會有諱假錄仔疾錄嗣經錄辯韓錄敘）余因錄副藏之陳魯南雅人也書法尤佳余每見其名山題詠紆徐典雅心久嚮慕今更得此可喜也乙酉春約園

女範淑烈集三卷　博陵逸叟鍾錢作於乾隆辛未其子淑鈔存者也刻本有無不可知余庚申在燕京見友人案頭有此鈔因取而錄副焉凡例極善卷分爲三女道也婦道也母道也而以淑烈二字概之可謂執簡御繁世之講女學者遠如劉中壘之列女傳近如章實齋之婦學（婦學刊入雜著續編）今又見此鈔皆知本者也余讀南豐列女傳目錄序謂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夫欲免自累必先自正以正家欲免累人必自教女始在爲女子者尤宜自以一身所繫之重必衆慮顧乃能自立以立人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婦人嗚呼婦學豈可

不講乎哉爰書於此甲申孟冬約園

問津錄　喻君兆蕃字庶三己丑春闈出先君子門下癸卯來守吾郡有政聲時吾鄉風氣蔽僿君毅然思有以改革之獨推張讓三先生與余余時方氣銳亦力任為月湖之為師範鄮山之為高等小學崇實之為法政學堂先後數月耳與余往來函牘猶在也此問津錄一册為君壯年之作於理學工夫既純且粹得之於其子磐（字相平與余同肄業南菁）擬為刊入四明叢書惟仕於四明者均未之入尚未敢遽定也爰誌於此壬午重陽後一日約園

潁川語小二卷　宋陳昉撰昉字叔方號節齋溫州平陽人清四庫稱其書考究典籍異同朝延掌故酷似洪邁容齋隨筆其論文多辨別經史句法又頗似陳騤文則今讀之誠如所言此為四庫傳寫之本余於壬申冬與北戶錄同得於海上宋人考據之書不可多得此又辨訂之詳核者也乙酉約園

古今釋疑　此即桐城方以履所著古今釋疑也昔歲余與張冷僧訪適園書見有投書隨筆題黃黎洲著黎洲固有此書余記憶卷數甚少何以有十七卷卷首此鈔有門人萬斯大述必黎洲作冷僧遂慨然任鈔余極喜比鈔畢告余云中有履接字樣甚為可怪恐坊間冒黎洲之名耳一日余於滬上得方氏古今釋疑取以校對果無異也爰告冷僧相視一笑古今釋疑得此佳鈔豈方氏及料耶甲申中秋約園

釋車三卷　首圖為一卷釋上下各一卷清乾隆閒婁東蕭子山掄作也錢氏大昕盧氏文弨馮氏偉邵氏齊燾序之昔戴東原撰攷工記附以釋車一篇詞極簡古錢獻之亦有車制攷而子

山並未見其書（精抄大）徵引則遍之於委曲煩重之間探古人之微意於千載之上（精抄文）誠哉績學士也斯鈔本得之於燕肆當爲刻書時之原校本是書刻本未見則斯原校尤爲可貴矣書中有蕭掄及杜陵里子印當時原鈔益可以證甲申秋九月初四約園

余炳文手札四冊　不分卷余得之於滬肆者也炳文諱應華紹興人首帙題九十有三逸人炳文甫偶筆知其享高壽矣文筆疏朗詩亦不俗於佛理透徹能見其大觀禪門忝語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再生子曰一葉浮萍歸大海滿天雲霧散晴空又有詩云人生百歲總浮漚無別賢愚葬一坵獨有靈光亙千古不容塵土覆山頭又詩云惱恨心猿不易收收來逸去幾停留從今把捉牢拴住莫令翻騰出柙求後有浮生夢曲題鶉衣居士編湖集題江湖散人編前爲壯年作後爲案頭寓目皆逸人之餘興然亦以名繮利鎖之誤人而歸於安貧樂道之爲得也逸人眞奇人哉斯爲手稿可作會稽一掌故宜寶之甲申九月十三日約園

小眠齋讀書日札　杭州府藝文志小眠齋讀書日札四卷國朝錢塘汪沆撰沆又著有湛華軒雜錄四卷槐塘識小錄一卷據此讀書日記分爲四卷是冊爲勞審言手校本余依以錄副者顧未分卷於經史闕如也恐非全書然於諸書淵源考之甚詳文筆又復雅澤洵可與晁陳二氏媲美矣辛巳閏六月初十約園

物類相感志　東坡先生物類相感志十八卷妙析物理足資多識宋釋贊寧作也贊寧本姓高氏其先渤海人隋末徙居德淸縣貫正中爲僧於杭州靈隱寺已而入天台山太平興國三年錢忠懿王入宋贊寧奉舍利眞身塔以朝太宗聞其名召對賜紫方袍尋賜曰通慧所著有高僧

傳三十卷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又著通論有駁董仲舒難王充斥顏師古詰蔡邕非史通等說及笋譜物類相感志諸書（今惟高僧傳笋譜及物類相感志尚存）此十八卷本乃依海寧陳仲魚家藏本鈔四庫僅存其目邵亭書目所謂陳鱣曰安知贊寧不亦號東坡即本此鈔陳跋也甲申秋約園

空際格致二卷附地震解　高一志及龍華民作也一志華民皆耶穌會教士明季來中國其論空際格致雖與今之科學家較尚在幼穉之時顧大本大原總不外是矣上卷首引其言曰空際所視變化之蹟繁矣奇矣明著矣而究其所以然者古格致之學恆以爲難茲余將測其略須先推明其變化之切根然後可切根者惟四元行所謂火氣水土是也次元行性論行之名義行之數問金木爲元行否行之序行之形行之厚行之情行之動行之純以下爲地論以及氣行有無火行有無下卷首元行生物火屬物象流星隕星飛龍雷電彗孛天河氣屬物象虹霓雲窟風雨霧雪雹冰露霜以及海之源派海水之動海之潮汐江河溫泉土屬物象地震地內火等等是爲一志作而以華民地震解附之高氏之說主四行與中國向主五行者異龍氏之解地震凡十一條亦皆言之成理此鈔得於舊家蓋始刻於天啓六年重刻於康熙十八年舊家所藏乃依此鈔出余又藉以錄副者也甲申十月二十日約園

道書二冊不分卷　不知何人輯此爲天一閣舊鈔本其中雖多養生家言然有鍊丹諸法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即指此也唐之末世帝王誤於此者多矣即韓昌黎之死說者不一而謂以丹藥亡者有之不特昌黎也吾鄉仇滄柱先生兆鰲且有謂以參同契試之探而死於

是者矣二十年中吾老友因修煉求效過速由是得病而歿者亦有之顏氏之推家訓所以諄諄禁戒子弟者豈無故哉余藏是書余不得不書此爲後人告焉乙酉春約園

經咒序彙一卷　不知何人所輯自唐宋以迄明清凡經咒序皆錄之卷末錄康熙甲辰歲金剛般若經疏記會編序止意者清之康乾間人乎此亦鄧氏羣碧樓鈔本余於辛巳秋錄副者也邇年余於佛學稍有研究讀罷宗鏡錄以後（間及禮記以發心性）廣及諸經苦向無門徑耳佛者覺也惟覺最難覺之一字割愛最難今且不談割愛先談金剛經所謂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而已住者即儒之知止之說降伏其心者即儒之有定之說也知止而後有定大學功夫首此佛學功夫亦豈外是余體之久矣爰誌於此乙酉春約園

硯箋四卷　鄞高似孫撰卷一至三題似孫修卷四題似孫集然則前三卷就古人之所記述者而修之也後一卷乃自輯之文分別誌之亦見昔賢實事求是之意矣有自序作於嘉定癸未四月十日此爲明鈔本乃朱氏潛采堂舊物印章纍纍幾經名人之手庚辰夏余得諸海寧許氏把玩不置疏寮之書如史略子略騷略已刊入四明叢書第一集此宜刊入第九集者也抑疏寮父子事蹟往往不詳近人洪氏業（字煨蓮）作高似孫史略箋正序（登入史學年報第一卷第五期）爲之博攷詳稽不特高氏父子著作之大源於以可見即疏寮居處之地當以全謝山謂疏寮乃憲敏少師之從孫居甬上爲確而謂晚年始遷姚江者應改爲晚家于越乃合藍建玉峰堂藏書寮固慶元中入剡之後爲之者也乙酉春約園

郁氏書畫題跋記殘本六卷　吾鄞煙嶼樓舊藏往年得之於海上柳泉氏跋中所言有關於

四明掌故者數則袁正獻公道學家也當時趙節推稱其嗜古所蓄前輩遺墨甚衆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朱子注楚辭邵康節耽吟詠此正孔子吾與點也之意鳶飛魚躍活活潑地豈尋常所能拘縶乎爰錄徐跋於後而識之甲申孟冬約園

通文館志八卷　朝鮮國漢學教授金慶門作也取材宏富文筆斐亹余見友人有此書取而錄副書中分十類曰沿革曰勸奬曰事大曰交隣曰人物曰故事曰庫屬曰什物曰書籍曰紀年攷紀年一門錄至肅宗大王四十六年庚子止是爲康熙五十九年而書籍一門有通文館志三本題庚子漢學官李先芳卞廷老淸學官南德昌捐財以鑄印者此也金氏作之李卞南三氏印之是書於事大交隣可見一班撫今思昔感慨係之矣壬午秋八月約園

# 集部

鹿門集　庚辰春見寒瘦閣所藏張充之德榮手鈔鹿門集因借章屈㲽錄副更爲手校之鹿門之詩伯仲韋浣花究非初唐之音然可取者亦正多也約園

附錄鄧孝先二跋　鹿門集四庫未見諸家亦未著錄此鈔本乃吳中張充之手鈔充之爲胄芝先生子胄芝嗜書手鈔極多充之承家學蓋父子俱以鈔書爲藏家所重者充之與吳枚庵同時友善得一異書往往通假互鈔余藏九僧詩一卷卽充之手鈔而枚菴跋後此書字跡與九僧詩相同亦稱鈔於枚菴許並寫枚菴續補遺一卷是集乃爲完本矣枚菴底本則云借陸氏所藏金孝章手鈔本已先爲拾遺一卷枚菴乃據戊籤又補二十三首又一行云爲王乃昭

儁明枚菴充之前後皆嗜書而又能手鈔者宜秘籍之幸存也余每遇昔賢手鈔之帙愈爲珍異以其人精氣所寄亙數十百年而猶存不僅如棗木流傳罕見之足寶也辛酉三月得此書後即題余貧不能舉火而質貸以收之殆亦佛家所言貪癡之念猶未除耶

羣碧居士記檢茂蘖詩載戊籤者五律最少而此編獨多又戊籤云鹿門先生集三卷同時禮部侍郎薛廷珪序此乃有武城鄭貽序而無薛序又牧齋集唐詩七百十卷所載茂蘖詩共七十八首較此編遺者實多是牧翁當時亦未見此編也唐賢集傳世極少於無意中得此秘籍是可爲羣碧賀矣正闇又記

宗玄先生文集二卷　唐吳筠作也筠字貞節華陰人集首有權德輿序鄧孝先得明鈔本乃汲古閣舊藏余因錄副而手校之余耽岑寂久矣更讀斯集刳其所有契其所無益將通乎造化之祖達乎乾坤之心矣貞節先生誠千載異人也庚辰暮春約園題時年六十五

釣磯文集　張金吾愛日精廬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均題唐秘書省正字先輩徐公釣磯文集十卷與此鈔合族孫師仁裔孫序識亦同此鈔爲同治癸酉歲楊雪滄（浚）借陸存齋藏本錄副即皕宋樓主人也皕宋志錄張金吾識即取愛日志者也然則陸鈔本於張鈔未可知也鄧氏羣碧樓主人（邦述）又得之於楊雪滄余則從羣碧錄副羣碧之書今歸祕閣此鈔展轉傳世不特可補五卷之缺（清四庫所收僅五卷就元刻逸十卷即此鈔所錄者也）而清之所輯全唐文固有可據以補此者而可據此以補彼者亦多矣詩以體物爲多如白髮隨梳少青山入夢多七言如月明南浦夢初斷花落洞庭人未歸鶗鴂聲中雙闕雨牡丹花畔六街塵皆佳句也賦亦秀麗雖其人不足與司空圖羅隱比而其文

要有可觀者在矣甲申中孟冬約園

東觀集　余得鉅鹿東觀集鈔本極多此鈔本之最佳者也碧琳瑯館未知主人何人而此鈔疑即源於陽湖孫氏影宋鈔本也然邵亭書目所謂亦七卷今前七卷無補字後三卷每卷注補是七卷乃舊鈔而三卷乃見後人所補而合鈔之足成十卷於此得見七卷十卷之實矣邵亭所云十卷本乃後人所改猶未得其真也安得集各本而細校之甲申秋後六日約園

斜川集　此鈔本乃依杭城興忠巷陳立方繕刻本及知不足齋叢書本錄之惟將原刻卷第四至第六之文移置於卷一至卷三爲不同耳兩刻有遺事及攷證此鈔且無之當時因鈔手字費端整以二十餅購入今與兩刻細勘轉悔多此一購余曾見舊鈔與陳立方繕刻本曾校已記於此本上或有或無有者別鈔一册訂於此册之後庶足爲斯增采矣李尊客越縵曰叔黨詩文俱有父風其田布論志隱論海南黎事書祭叔父黃門文颶䫻亭上梁文諸作尤可觀云見同治辛未十二月二十三日記甲申夏曝書約園

廣陵集二十卷補遺一卷拾遺一卷附錄一卷　宋王令作也令字逢原元城人才思奇軼所爲詩磅薄奧衍以韓愈爲宗而出入於盧仝李賀孟郊之間古文亦自成一家年二十八而卒妻吳氏王安石之妻之妹也遺腹生一女適錢塘吳師禮生子曰說廣陵之集題曰外孫吳說編次是也攷四庫著錄爲三十一卷邵亭書目云三十卷拾遺一卷注又云昭文張氏舊鈔本四十二卷今余所得此鈔則二十卷補遺一卷拾遺一卷附錄一卷與四庫所著邵亭所題初見似不相符然四庫提要云凡詩賦十八卷文十二卷今斯鈔十一卷以前賦與詩十二卷至二十卷文也

二十卷以外曰補遺（不曰拾遺）文也曰拾遺詩也（惟祭文二）更以附錄殿則荆公贈遺書詩也（惟卷末有張舜民郭祥正哀詞及邢恕之奏狀行實列之惟徐吳夫人傳節）綜觀前後的爲完本然則卷之不符乃分合不同耳是鈔有一本作某作某云其淵源遠矣甲申秋約園

盤洲全集　此鈔本訛字極多但以嘉慶癸酉涇縣洪氏刻本校之所謂拾遺劄子第三篇殘損特甚者（見四庫提要）今此鈔亦皆殘缺是必從舊本錄副可用洪氏本校勘記一一細校亦未始無裨也癸未檢書特書此約園

此鈔凡關於宋朝君上皆轉行乃據宋本也未可因其訛字極多而忽焉甲申中秋曝書又識

宜與別一鈔十三卷本合校乃可糾正謬字約園又識

呂東萊文集　淸四庫著錄東萊集爲三十九卷然提要云其生平詩文皆祖謙歿後其弟祖儉及從子喬年先後刊補遺稿釐爲文集十五卷又以家範尺牘之類爲別集十六卷程文之類爲外集五卷年譜遺事則爲附錄三卷與全集相比而行云邵亭書目云持靜室有元刊東萊呂太史文集十五卷外集五卷十行行廿字今此鈔爲文集十五卷別集目列十六卷而鈔本少十卷但無外集按每行字數實廿字每半頁十行當本諸元刊也他日宜先就別集所闕十卷補鈔更別鈔外集則可與全集相比矣甲申中秋後六日約園

謝疊山集　嘉慶辛酉余先得此本謝文節公後裔印塘偕其從叔竹軒合同譜醵資重梓公遺集會稽梁承嶨序之曰遺集初刻於明景泰甲戌敘之者吉州劉公也再刻於萬曆甲辰敘之者按察副使上饒縣朱公也三刻於康熙辛丑敘之者學政前弋陽縣呂公豫章書院掌教前少

司農陳公也顧未及嘉靖乙卯揭陽林公光祖字益軒來守是邦裒集文節公批點諸書與所自爲文而刻之者則梁氏考之未詳也幸得清四庫提要有揭陽林光祖嘉靖中爲廣信知府始以黃溥所輯疊山集校刊行世僅分上下二卷云云始知首刊者乃林氏始編者乃黃氏更得此鈔本敘之者爲餘姚王氏守文意者陽明之昆弟行乎而書邊有也趣軒三字未知是林氏之書齋之名否耶顧即四庫所稱之始刻本而依之臨鈔已無疑已是則可貴者也甲申中秋後八日約園

鄱陽集十二卷　宋彭汝礪作也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治平二年舉進士第一歷官權吏部尚書出知江州立朝多大節極言敢諫在熙豐元祐間稱爲名臣事蹟具宋史本傳[illegible]此鈔即四庫所據本部亭書目胡心耘有惠定宇藏書鈔本盖展轉錄副者也卷十二之後有王阮亭云疑即定宇所錄余讀其詩及詩序忠愛不讓工部而沖澹有如淵明如七門堰序云後世議論太高而亡其實視民事藐然矣萬一有爲則利常不勝其弊而民卒窮困以死而不救也正中今日之病栽竹詩云夏葛冬裘我便足由來世間無可欲嗚呼世間大欲者多畢竟百年同一死欲安在哉再用前韻書呈諸友學士詩云凡花朝開暮即老仙桂春花秋更好幽砌終年看不飽洞門無日春不到玉樽一挹把筆埽立脚詩成不立草醉到淋漓飄落帽月明冠濕雲如膏與圃雜詠十九首尤覺瀟灑絕俗其覺軒一首云本覺不見覺大夢非是夢覺夢非覺其歸理則共兔魚亦既得筌蹄視無用浸浸乎南華矣天下惟靜者乃能致遠器資之所以爲器資者爲此也甲申孟冬約園

龍洲集　宋劉過作也過字改之廬陵人當宋光宗寧宗時以詩游謁江湖韓侂胄嘗欲官之使金國而漏言卒以窮死蓋終身爲游客也（四庫提要）余讀其寄竹隱先生孫應時詩有云爭如老劉子落魄一狂士半生不識書頗能會其意寒泉驥馬飲平陵蛟龍起得非久幽憤於以發奇氣政使鍾鼎疏自足名一世其人可知其詩可知蓋狂者也集十五卷乾隆中刊本余未見僅見羣賢小集詩一卷此鈔爲上中下三卷坊間冒以爲蘇斜川集者卷尾印溪愚畦氏已詳識之自吳氏長元校錄斜川集以寄飽以文頓還劉集舊觀（見斜川集跋）今見此誠爲愚畦所謂改之之大幸也甲申孟冬約園

履齋遺稿　原目題奏議卷之一至卷四宋丞相金陵郡公吳潛作也此爲朱述之（緒曾）所藏自其祠堂中傳鈔者羣碧樓鄧氏得之余又依鄧書錄出鈔書多謬訛待校余讀其文有經濟才奏論士大夫私意之弊其言曰理有是非私汩之則是者非而非者是事有可否私乘之則可者否而否者可人有賢佞私怵之則賢者佞而佞者賢諸如此類尤爲金玉之言嗚呼履齋誠良相也甲申孟冬約園

退菴先生遺集二卷　宋參知政事宣城吳淵作也卷上賦詩詩餘卷下序記篇幅無多詩文皆極秀麗如登南城詩云衰草寒煙梅老墓敗垣斜日謝公樓江山有恨英雄老天地無私草木秋萬古興亡俱是夢丈夫何者爲身謀如官梅亭詩云每約松篁堅歲晚肯隨桃李競春芳尤徵氣概文如鶴山集序虞忠肅公祠記亦復卓然大家退菴集不多見此鈔從鄧氏羣碧樓錄副至可寶也甲申孟冬約園

安岳吟稿八卷　宋馮山作也山初名獻能字允南安岳人嘉祐二年進士官終祠部郎中山詩文本三十卷嘉定中瀘人周銳與子澥集合刊之前有劉光祖太師左丞合集序及何慤固二馮先生文集序以上係四庫提要四庫著錄爲十二卷今此鈔僅存詩八卷有和陳闓南道中見寄詩是與希夷先生同時矣其詩皆平正條達無翦紅刻翠之態卷末有千山曹濬跋知是稿即從傳是樓徐建菴家錄出四庫所謂徐氏殘本是也鄧孝先得之余又從羣碧樓錄副爲後附無爲子小集楊傑作也四休堂詩集吾鄉先生周諤作也惜僅二三頁耳甲申孟冬約園

宋黃幹勉齋集　四庫著錄者爲四十卷邵亭書目云汲古閣舊藏其裔孫若金手鈔本康熙四十三年福建刊本今刊本未訪得而此鈔本僅有四卷題書一書二書三書四始與晦庵朱先生終與恭總郎定皆書札也其中闕字皆空格原鈔藏鄧孝先羣碧樓今依鄧書錄出汲古藏其裔孫手鈔不知若干卷此或其一部耳勉齋闡發師說文章質直不事雕飾已可得其大概矣甲申十月初四日約園

茗溪集五十五卷　宋劉一止作也自卷一至八詩卷九策卷十講義卷十一狀劄子卷十二劄子卷十三四奏狀卷十五故事卷十六七均闕卷十八九表卷二十二十一啓卷二十二三記卷二十四銘疏贊偈箴序卷二十五疏語卷二十六祝文疏語卷二十七請疏題跋卷二十八啓狀致語卷二十九青詞祭文卷三十祭文行狀卷三十一至卷四十七外制卷四十八墓碑卷四十九至五十一墓銘卷五十二雜著卷五十三樂章卷五十四劉公行狀卷五十五告詞此二卷爲附錄目錄後有宣統庚戌三月十八日校十字書卷第一下有繆荃孫藏印知爲藝風樓舊物

惟第一頁有雪广逸叟識語誤以爲著漁隱叢話之胡仔作品咄咄怪事按四庫所錄爲朱竹垞舊鈔今此鈔與杭州丁氏舊鈔同出一源亦朱氏本也劉行簡號苕溪先生見於韓澗泉日記倘在陳氏書錄解題馬氏文獻通考之前然則謂之苕溪集固當也甲申九月十六日約園

陳止齋集五十二卷附錄一卷　余既得弘治乙丑刻本又得此鈔本初以爲弘治刻無王瓚林長繁序跋而鈔本有之鈔本無曹叔遠序而刻本有之必非同出一源及兩本互勘不特行款同而誤字亦同（如目錄太常誤太胄之類）恍然於刻本所以去王序林跋者以弘治依宋嘉定刻曹之後序有嘉定壬申郡文學徐鳳鋟板於永嘉郡齋十六字欲冒充宋刻以售也書估作僞往往如是顧余既購此鈔本矣留以備閱亦得也至弘治十八年爲乙丑次年丙寅卽正德改元林長繁之跋與王瓚之序相去僅一年耳跋中有云王內翰先生已序其端則弘治正德更未可誤以爲有兩刻也甲申秋八月二十三日約園

龍雲集　宋劉弇作也弇字偉明安福人事蹟具宋史本傳集名龍雲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龍雲安福鄉名弇所居也其集初刊於浦城僅二十五卷紹興四年其鄉人羅良弼搜求別本益以彭德源曾如晦等所編又得宏詞時議諸篇於郭明叔家總六百三十一首釐爲三十二卷後附誌銘及良弼跋歲久板佚明弘治中劉璋復序重刻云（四庫提要）今此鈔依弘治刻但僅有二十四卷實闕八卷郘亭書目錄弘治劉璋刊本又錄裔孫有恆重刊本龍雲集汴京及麻沙先刊二十五卷紹興初羅良弼增編爲三十二卷嘉泰四年吉守胡元衡平一刊之卽四庫所述者是此鈔所闕八卷可取今豫章叢書本補之豫章本據弘治本付刊用問影樓鈔本及李振唐所藏乾隆

殘本覆校且有校勘記其所據之弘治本均與此鈔同也則雖殘亦可貴矣抑余讀是集第二十四卷講春秋序講論語序不特文筆斐然其湛深經術亦爲人所莫能及宜周益公許之以爲繼歐陽文忠又以爲韓門籍湜也甲申秋九月十七鐙下約園

都官集　宋陳舜俞作舜俞歿後其婿周開祖編者凡三十卷蔣之奇序之慶元中曾孫杞知慶元府復刊板四明名之曰都官集樓鑰爲後序原本久佚今斯鈔爲文十一卷詩三卷與四庫所錄正符蓋依四庫本傳寫而四庫輯自永樂大典而益以厲鶚宋詩紀事沈季友檇李詩七首者也卷首蓋有翰林院印及平江黃氏圖章固曾藏於舊家矣邵亭書目云有西谿舊鈔本而未著卷數又不知是否周氏初編三十卷本否耶甲申中秋九月十六日約園

盧溪集五十卷　宋庭珪作也庭珪字民瞻廬陵人年九十三卒著有六經論語講義易解語錄及滄海遺珠鳳停山叢錄等書今多散佚惟此集猶存庭珪抱經濟才鬱而未發故雄直之氣時流露於詩文間此本首載古近體詩二十五卷次載文亦二十五卷其脫不全者則附於篇末云（以上采四庫提要原語）余所得卽四庫所錄者也胡銓序後有劉氏晉齋重刊印謝鍔序後有吉州東岡劉宅梅溪書院善本一行楊萬里序後有（吉州東岡劉宅梅溪書院善本）長方印及鼓方印此宋刻之舊式也然又附以至正壬子十一月二十一日歐陽玄跋盧溪先生手簡則非本諸宋刻矣攷卷末嘉靖五年八月崑山張寶及常熟鄧韍蓋明故吏部侍郞葉文莊公獲劉氏刻本錄而藏之張氏寶因借得以示常熟縣令梁英刻而傳之今此鈔又本諸嘉靖五年刻本亦可貴也甲申中秋九月十六日約園

溪堂集十卷　宋謝逸作也逸與薖並爲江西詩派二十五人中之一逸字無逸所著文集二

十卷詩集五卷補遺二卷詩餘一卷已久佚此爲四庫輯自永樂大典者而此鈔又依四庫所藏後錄者余讀其文清真雅正誦其詩雋拔蒼老可謂名不虛傳矣世無刻本斯鈔亦足貴也甲申秋九月十八日約園

陳后山集　四庫著錄者爲二十四卷宋陳師道撰邵亭書目云雍正庚戌雲間趙鴻烈刊本二十二卷又云拜經樓藏舊鈔爲秀水濮氏校何義門評本復云昭文張氏有何義門手校弘治間刊本謂以嘉靖前舊鈔校補正刊本之錯不少但邵亭未言卷數若何今此鈔余得自滬肆爲眞州吳氏舊物卷首錄有拜經樓鈔本目次爲二十卷也目次卷十九下雜著三十六首注云此卷與刻本作三十九首此少三首或是致語中不數口號耳然三十六數亦未合下又注負字則爲負校也目次之後又錄何義門跋八則每則均注右在卷某後何跋之後則取后山集卷第九始至十六訖凡書卷九十序卷十一記卷十二論卷十三策問卷十四表啓祭文卷十五墓銘墓表行狀神道碑卷十六咸錄爲義門所校皆謄錄錢氏泰吉所校亦錄之硃筆燦然一一端寫書縫題無彫琢齋寫本其人待攷焉蓋取義門所校弘治本寫於趙鴻烈刻本此鈔卷九第三行題雲間後學趙鴻烈刷川齋校但此爲轉寫也舍第八卷以上之詩而專存其文也后山之文受業於曾南豐宜其斐然成章無一點塵俗氣謂之不在李翺孫樵下誠哉誠哉甲申十月初一日約園

盤洲文集十三卷　爲舊鈔本有古香樓休寧汪孝青家藏書籍印印章寧字不避諱則藏者必在道光以前矣余既得此集又得盤洲全集八十卷附錄一卷亦爲舊鈔合兩書勘之此集卽全集中自卷一至卷十所錄之詩及卷七十八至八十所錄樂章也故合之爲十三卷耳宜侯暇

日以此兩舊鈔與嘉慶癸酉經縣洪氏刻本互校則舛謁一一可糾正矣甲申秋約園

蛻庵集五卷　此依四庫鈔而四庫所據爲朱竹垞藏明初釋大杼手鈔者也按王士禎居易錄云元張翥蛻菴集四卷銜山釋大杼北山編集洪武三年錫山郞成鈔本成不知何許人書法姸妙逼眞佛讚敎經蛻菴元末大家古今詩皆有法度蒼辣不及虞道園而情致殊勝無論子昂伯庸輩即范德機揭曼碩未知伯仲何如耳推之者至矣余讀之誠然（金明昌承安間亦有張翥字仲舉劉祁歸潛志所載者乃別一人詳見提要）甲申秋八月二十八日約園

勤齋集八卷　元蕭𣂏作也𣂏字維斗奉元人元史入儒林傳順帝至正四年蘇天爵官西臺裒輯其遺稿得文八十篇詩二百六十首樂府二十八篇分爲十五卷刊於維東今是鈔爲文四十二篇詩二百六十一首詞四卷釐爲八卷蓋清代輯於永樂大典藏諸四庫而後人依之錄副者也故首行題曰四庫全書每卷有攷證按張沖原序稱其見於雜著必本經術一出自然不泥乎體裁不資乎雕琢不尚乎誇靡窒而不俚簡而得要雖詠物適情隨意信筆每有至理寓于其間有裨于名敎不累於習氣所謂蕭散之文也余讀之誠然甲申秋八月二十九日約園

鄧文原巴西文集　元鄧文原作也不分卷文凡八十四首乃展轉鈔錄之本且訛字極多均待細校本不足貴知不足齋及以文印作僞更可嗤也惟巴西集世不多見郘亭所云張金吾有明初刻本余未之見四庫提要謂是編錄其記序碑志等文七十餘首無序目似非全本亦不知何人所編而近時藏書家所有皆同則全集之佚久矣吉光片羽亦可寶也其文精深典雅尤爲義烏黃溍所稱云余考黃文獻集（卷十二）有文肅鄧公神道碑稱其於經史百氏之書無不究極其

根柢爲文精深典雅東南遺老凋落既盡文章之柄悉歸焉及在朝廷施于訓誥者溫潤而有體志于簡册者確實而有徵詩尤簡古而麗逸凡所著有讀易類編若干卷內制集若干卷素履齋稾若干卷行於世然則是編雖非全本未可因其鈔筆不佳而忽之也提要云七十餘首今檢之爲八十四首亦可得其實矣安得取它本而細校爲甲申秋八月二十八日紉圃

玉斗山人集三卷　依四庫鈔本訛字極多本無足貴而趙氏所記稱之過當或賈僞爲未可知也王奕字敬伯玉山人是集本名東行斐稿明嘉靖其鄉人陳中州爲刊板佚其詩四首而別附以遺文二篇始改題今名四庫提要余讀之文失於雜詩尚可取但元人工詩者多矣玉斗山人雖偶有磊落氣概如元遺山十詩之類究與遺山相去甚遠也今沈氏家本所刊枕碧樓叢書有是集可資以讎校爲甲申秋八月二十八日紉圃

所安遺集一卷　元陳泰撰泰字志同長沙人延祐二年進士此鈔依蘇碧樓鄧氏舊鈔錄出卽四庫所據成化丁未其來銓重刊者也卷末有題後卷葉損四字惟無惜哉當爲鈔手省筆卷首天馬賦考官原批俱載則同出一源無疑矣余欲求蕩豁心胸之詩讀之輒不可得今讀斯集如秋江釣月圖歌富貴知君已累骨翠蓑紅樹舫中舞　朔方歌無復悲歌慷慨聲盡能使氣屠龍狗　望太行山君知風塵非死生我亦空嗟歎衰衰　雙瑞吟封侯作樹而不厭但厭多種南山田　皆足以蕩胸生層雲也甲申孟冬紉圃

默菴集五卷　元安熙撰熙字敬仲稾城人少慕劉因之名欲從之游因亦頗傳所學於熙會因卒四庫提要熙爲文祭之曰孰謂難期不就此志又曰某雖不肖敢負初心其仰慕者至矣是鈔有虞集序云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輯錄者天爵又作熙行狀今未附錄適園叢書滋溪文稾卷

二十二首錄安君行狀可取補之行狀稱集十卷今惟於目錄後見其子璽識云蘇君伯修(天爵)錄得凡若干篇類爲內集五卷外集五卷而斯鈔僅五卷或爲後人重編者歟鈔後有苕溪漫士佚存未備之書鈔錄書目是集在其中注云五卷季蒼葦藏本重錄則其源出於季藏而與四庫所錄同矣余讀其文如齋居對問洋洋千餘言於濂洛閩之學守之彌篤慎獨一箴云可尊者德可畏者天又云天理弗存利欲紛拏厥心則昏所以自警警人者深矣更誦其詩古雅沖澹和陶詠貧士七篇尤徵天懷寥廓奇士也甲申孟冬約園

三元人詩　三元人者盱江揭祐民(字希韋)豫章揭傒斯(字曼碩)汲郡盧亘(字彥威)也元人之詩勝於宋而此三人又元之最能詩者也三人之詩編者誰建陽蔣易也藏之者誰江寧鄧邦述也二揭以曼碩爲顯希韋次之彥威則有不知名者卷末錄胡編脩文集序及君集中自序蓋受知於姚牧菴者嘗著藏書記云余少年輕脫喜爽邁不樂沈靜或天日清淑時入書室巡架而視抽所喜讀較之他人章分句析而余數十卷已過目矣斯其陶淵明之倫歟宜其詩之無塵俗氣也甲申孟冬約園

桃溪百詠鯨背吟　桃溪百詠一卷元崇陽嚴士貞(字正卿)作也楊翮序云昔在元時予鄉多隱君子若寄菴(嚴則)嚴先生其一也予年弱冠侍先君子嘗閱是編初不省作者之爲誰從學之暇取誦之知爲桃溪百詠重念手澤保之惟謹一日有某好事者借閱之乃掩爲己有頃自瀏歸休復從某之子得之宛然故物也序作於明正統二年是刻之時在此此鈔後附鯨背吟爲元朱名世作末頁有乾隆乙亥八月三十日寫畢歙西鮑氏渭風萬卷堂藏本博記二十四字博者廷博也

卽鮑以文也余鈔自鄧氏羣碧樓而鄧氏又鈔自知不足齋二詩自以桃溪百詠爲最勝所謂沈著典雅無一蹈襲庸腐語者見前序誠然誠然甲申冬約園

瓊芳集二卷　前有西江頤仙序後有慈谿馮厚序清四庫總目存目均未錄馮後序云吾王慮士君子不能徧覽諸體書嘗命臣等纂脩文翰大成梓行於世今又集是詩云攷四庫存目錄文翰類選大成一百六十三卷題明李伯璵馮厚同編而是書亦奉淮王之命作也文翰前有淮王序序見慈谿藝文志馮厚著文翰類選大成條下自稱西江頤仙案明史仁宗子淮靖王瞻墺以永樂二十二年封宣德四年就藩饒州瞻墺子康王祁銓以正統十一年嗣封此書作成化弘治間則所稱頤仙者卽祁銓也余因詳攷明史傳於祁銓事實多略四庫所取者外第著弘治十五年薨萬季野明史稿亦第曰弘治十五年薨諡曰康王世子見濂早卒無子弟清江王見溉子祐棨嗣查東山罪惟錄則僅云墺薨傳曾孫定王祐棨且併祁銓之名而略之矣甚矣作史之難也余又攷馮氏後序題成化十四祀距弘治十五年康王之薨實先二十五年王好風雅其年當在四十餘而薨所謂天風環珮之琴必王所著者也棨不肖轉以此買禍惜哉此集之全輯梅花詩有明刻本余於友人處見之亟錄副藏之爰稽諸明史及四庫慈志而誌之如此馮厚慈志有傳其著作見於千頃堂書目者有春秋皐論坦庵中都南陽三槀壬午中秋日約園

金子有集一卷　明金大車撰大車字子有自號方山子其先西域默伽國人也後居江寧遂爲江寧人父賢仕終延年平府知府子有博學其文得之左氏戴記南華其詩法孟襄陽劉隨州卓然唐音嘗偕其弟大輿受業於顧璘璘固詩壇老宿也與謝應午會于清溪時高近思承道皆

有詩名予有兼燬長詞戔雙奐年四十四陳鳳與友人共定其遺詩千頃堂書目作二卷今秋清逸士所見本宋牖搨藏舊鈔本與黃目不合蕘黃蕘圃得之於宋氏者也凡詩八十三首與子坤集合裝一册余從友人錄副爲金子坤集三卷明金大輿撰大輿字子坤與兄大車同師顧璘通覽六緯窮研五際於詩古體非建安元康於近體非貞觀開元不涉於目也觀黃姬水贈詩云豈因貧賤事干謁閉戶著書無斗糧其志可知壬午秋約園

朱文肅詩集。朱文肅公諱國楨丁魏璫竊柄之時爲逆黨李蕃所劾引疾告歸崇禎元年遺人存問卒年七十六著有明史概皇明紀傳大政記湧幢小品收入清四庫未及其詩朱氏彝尊輯明詩綜竟隻字未收豈其子若孫鑒於莊廷鑨史禍之烈幷其詩亦未敢流行耶今此册題朱文肅詩集曾藏吳氏彝拜經樓移歸姚虞琴而張琨玉新又得諸姚氏余又從適園錄副殊可寶也約園甲申孟冬

休休齋集七卷劍溪謾語七卷。同爲晉大勳慕雲氏作余兩鈔之余君房序均闕首頁從鈞也起初以名異而實或同及取兩本互勘休休齋集可貴矣謾語未鈔全之書也卽以謾語七卷之末七言絕句登分水關城樓一詩言之有題無詩余因取休休齋集補鈔三首而三首以外七言絕句尚多況如休休齋集第一卷之樂府全未入謾語乎然謾語之詩不見於休休齋集者亦多矣謂宜兩存之甲申秋約園

鳩茲集選　余鈔有鳩茲集此鈔本乃張氏萱所選更鈔之先所鈔者乃依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刻本有張應泰序凡八卷與此七卷本略有出入此本亦爲萬曆刊而卷首湯賓尹序題庚子

不過去已亥一年耳何以兩刻不謀而並出且選者均非精品殊不解也攷鄞藝文志徐時進鳩玆集十五卷附雜著一卷註云六一山房藏本六一爲董氏沛齋名其刻本必有存者俟蒐得彙校之壬午南至日約園

賛疾唱和詩二卷　題恆軒居士歸莊攷千頃堂書目（卷二十八）歸莊有恆軒集又山游詩並注云字元恭崑山人上卷選詩一百四十五首又三十餘首下卷選詩一百六十二首又三十餘首唱者歸氏和者陸道威世儀以下數十人一時詩人雲集自題甲辰四月賛疾嘉定寓族弟家作蓋去明亡二十年矣此爲舊鈔原稿應留應刪注於書眉去取尤嚴爲歸氏之親筆余於壬申秋得之海上把玩不置邇來余適病欲尋唱和之味愧未能也讀歸氏病詩有云辟穀空嗟韜略在著書終慮姓名埋塞兒墮馬寧非福扶杖看雲且放懷誦此聊以解嘲而已乙酉春約園

嬀蜼子集六卷　明王彝撰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王彝王常宗集四卷其注云一名嬀蜼子集一名三近齋文稿常宗嘉定人以布衣召修元史賜金幣遣還尋薦入翰林以母老乞歸洪武七年坐大守魏觀事誅云今此集從舊家藏本鈔得爲六卷前五卷文第六卷詩不知黃氏所錄四卷者據何本斯錄有洪武乙亥俞楨序攷乙亥爲洪武二十八年序中有云迨至國朝嘗用薦入京修元史畢卽引疾東還亦莫能展其用並未言坐事誅又不知黃氏何據也其詩文確有根柢可寶可寶甲申孟冬約園

愚谷詩稿六卷　徐開任撰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云字季重崑山人未著卷數首有錢謙益序題上章困敦歲是爲庚子（順治十七年）蓋距明亡十七年矣次朱鶴齡吳偉業序季重拳拳故國如癸

巳三月十九二首哀金陵憫時烈皇帝誄題謝皋羽登西臺慟哭記哀長平公主辭孝陵感懷冬青詞之類其顯著者也詩頗清超如遣興人生當曠達行止任乾坤即事升沈自是尋常事得失何須旦暮憂失題傍人莫笑無知物世上虛名總未真雨中觀梅安知今日妬花雨不是來年護花天病柳高柯猶自出風塵匪類轉難容假託皆可玩誦此鈔從舊家藏清初刻本錄出吾愛其詩且愛其人甲申中冬約園

㝠娛齋詩集五册不分卷　明王嗣奭撰余於癸亥秋得此書與管天筆記外編於廖詮亭所詮亭年少於余當童丱時余居縣學前柯宅（戊子冬以從族賃狀）與詮亭望衡對宇其後蹤跡極疏闊而其刻苦好學收藏頗多余固早知之一日以友人之介讓書於余余固樂助之況斯爲舊鈔與刻本不同或右仲自定亦未可知前四册爲詩集後一册爲後集其詩壘壘忠孝有工部風蓋所習然也管天筆記外編一卷歲壬申巳刻入四明叢書第一集（丙子又刻爽因文編於叢書第四集）此詩集既得諸老友又爲舊鈔完全本洵宜寶也（余別有鈔自張伯岸者王右仲全集即據刻本鈔者）

附錄廖詮亭壽慈跋

鈔本㝠娛齋集四本內分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長排七長排六言三言詩餘又後集二本明季鄉先輩王右仲先生作也先生嘗執贄劉宗周之門縣志稱其博通文史尤嗜杜詩故其詩有壘壘忠孝之音藝文志集部王嗣奭㝠娛齋集十五卷㝠娛齋後集案曰後集不知幾卷今存二卷始丁亥止辛巳當是崇禎十年至十四年也此抄本不著卷數子細檢閱似爲完全之本亦可寶也民國二年正月三十日壽慈識

趙尚書集　曩歲張冷僧輯錄以手鈔趙氏家藏集八卷附錄一卷贈余卷一賦雜作序卷二紀卷三卷四疏卷五提督咨論卷六督察書卷七祭文誌銘卷八詩每卷第二行題徐階閱選慈谿趙文華著則家藏集乃徐階選定者也張冷僧曰民國五年得明鈔趙氏家藏集八卷脫誤至多借鈔後得秦氏石研齋鈔本校勘一過略可觀覽秦本卷三卷四卷五末頁皆脫亦非善本今此本雖參校兩本然誤奪之處兩本相同者明知其誤未嘗臆改懼失真也又曰閱選列華亭銜名且已爲中極殿大學士是在介溪已敗之後華亭未必肯爲此又趙銜有賜祭賜葬賜諡諸條正史實錄皆未見不知何故云頃又從嘉業堂劉氏鈔得趙尚書集一卷僅僅九十三版奏疏而外雜文寥寥與家藏集同者三篇然文詞亦小異也宜合兩本互勘不以人廢言可也甲申重九約園

萬氏家寶九種　歐陽子曰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余以爲常聚所好是也必謂常得於有力之彊則非矣余好鄉先生書而尤好萬氏書凡萬氏書刻入四明叢書者灼艾集八卷續集二卷未刊入表之作也續騷堂詩集一卷泰之作也深省堂詩集一卷斯備之作也石經考一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儒林宗派十六卷石園文集八卷歷代紀元彙考八卷補歷代史表十四卷斯同之作也分隸偶存二卷經之作也晉村文鈔內編三卷言之作也千之草堂編年文鈔一卷承勳之作也其世五其人七其書十二不可謂不遠且廣矣然遺者尚多焉如斯大之經學尚未爲之表彰尤深憾者也萬氏之遺墨余嘗見之跋之矣非吾之所藏吾所得萬氏遺書大者如上所述皆已付梓而殘箋斷簡有得之於胡梅庵者胡住萬氏舊宅因收其殘本有得之於蔡芝卿者謂琴孫所收移以贈吾余有友忘其姓名取以相惠者今合而裝斯册其一曰萬氏永思紀略 紀

入覓鹿亭前附錄其二曰金波園集送鹿園先生入山孔天胤嶽趙翰起其三曰僧郵詩稿其四曰僧郵和蘇詩其五曰越中草以下承勵齋其六曰冰雪外集冰雪集卷七附最後其七曰勉力集附萬歆萬鍾潮軒存稿卽承勛之子也其八曰西行前集其九曰西行後集散而復聚諸公有知當含笑矣甲申重九約園

陳新涯銘海補注全謝山句餘土音三十二卷　全謝山句餘土音序中述吾鄉詩社之源流由宋元祐紹聖閒以迄有清之初既詳且備而土音之作乃與同人爲眞率之約有感於鄉先輩之遺事多櫟其節目以爲題藉志枌榆之掌故者也余所藏刻本爲嘉慶甲戌閒雕者其鈔本二册余得之者又與刻本不同刻本不載詩話而鈔本則有之鈔本且有校語刻本鈔本皆有註惟未詳備耳陳銘海字星厓又字新涯號鐵槎諸生吾鄞人嘉慶十年館於慈水陸氏始有意補註斯書日積月累漸成卷帙觀其自序蓋成於道光九年也凡三十二卷憶辛酉夏在燕京遇沈子封年伯曾桐其子欽爲余癸卯同年謂有此書因以貳百番得之今閱嘉業堂劉氏壬戌歲刻本跋謂於書肆中見舊鈔本三十二卷則與此同源矣劉氏刪爲六卷此舊鈔猶可見其真面目然平心論之陳之補注固大有可刪者在耳全書今僅少三十一三十二兩卷計四冊待補鈔　乙酉春約園

雲石居詩稿官梅閣詩稿各二册不分卷　吾鄞何孝廉琳之詩也琳號韻仙字珉吾二集俱精鈔本一字友珉見四明詩幹岱從子岱字青甲一字椒畬嘉慶癸酉舉人著有椒畬詩稿咸豐乙卯舉人斯稿得於海上細檢之號爲雲石居者道光年閒作號爲官梅閣者咸同年閒作鄞志錄徐柳泉之詩而不及君詩豈其時君尚存乎忻紹如輯四明詩略采其詩五首恐當時但見雲石居稿而未見官梅閣稿然所選懷徐舍人詩實錄官梅閣則雲石可概官梅故注未及耳孝廉之詩雖傷於易然出於眞性情者也斯爲原

稿宜寶之甲申重九約園

十二山人文集四册　清無錫安吉撰吉字古琴道光己亥舉人所著又有韻徵夏時攷等書是集凡四册其卷一題卷數以下則否其目分十二余所見者爲鈔本中有殘缺首道光壬寅呂榮序稱其攷證以精確勝辨論以奇闢勝記敘傳誌以超邁勝雜記詩歌以恣肆奧衍勝今集中無詩歌余讀其攷證辨論等等誠有如呂氏所許者然於張魏公論實未攷魏公之生平魏公始終主戰者也魏公之忠君愛國宋之未南渡前及南渡初果誰能與之比哉古琴斥之謬矣統觀全集瑕不掩瑜此等處呂氏所謂奇闢勝者正以奇闢敗也余未知此集果有刻本否壬午秋倩友錄之其精覈詳贍有裨掌故要自有可存者在乙酉春約園

不忮求齋文存四卷詩存一卷　吾老友杭州陸勉齋懋勳作也憶余需次吳垣勉齋以編修分發江蘇爲知府與余時相往返文筆斐然歎爲不可及辛亥余既離蘇而君亦歸杭至癸亥余再主浙計而君逝矣後人潦倒以遺書求售於是兩浙書舊傳明遺獻傳暨斯詩文存咸歸於我文中關於朝章國故鄉閭學術皆足以備采取而登史志如汪穰卿康年傳其尤精者也詩亦清逸倘有勉齋舊友願合力爲之印行余願分任之乙酉春約園

雪汀詩集殘卷　此亡友勵建侯舊藏其子寄洲贈我者也寄洲且將持先人遺書捐贈光華圖書館今已付諸劫火矣此册與姜西溟未刻稿（建侯在日贈我也）及建侯所記四明人書目乃猶存焉幸不幸齊可歎也史雪汀註李長吉詩稿在孟顓伏跗室昔年余曾欲刊諸四明叢書以字數過多躊躇未及今益難矣並誌於此癸未夏約園

元本張小山樂府上中下三卷外集一卷　元張可久撰可久字小山四明人此余於壬午秋見故家所藏經黃蕘圃題跋而依之錄副者也書面有味經者不知何人識曰李中麓藏詞山曲海獨未見元刻樂府小山辭傳本之稀可知毛氏秘本書目所載是册影元刻鈔寫尤爲善本云攷丁氏善本書目有明嘉靖刻本爲李開先前有開先序亦爲蕘圃藏書此則卷末有蕘圃二跋更不可不寶視者也乙酉春約園

附錄黃蕘圃題跋

余向收得舊鈔元本張小山樂府止上中二卷其下卷闕焉錢塘何夢華藏有是書求假未得深以不全爲憾今夏有便人至杭作書促之遂攜以歸鈔所闕者行款正同當出一源惟中卷尾缺一十四行爲附錄於下卷之首因余本係舊鈔不更增紙續之也嘉慶庚午八月秋重爲補錄并記復翁

越歲丙子季春十日重展是書已隔六年矣其鈔此書之門僕張泰久已去他所因補鈐入門僮僕盡鈔書之圖記於卷尾云

任則明樂府一卷　元任昱撰昱四明人也此爲近人金陵盧前所輯前字冀野癸未春有友人以鈔本相示余因以錄副焉凡小令五十八首雖不能與張小山抗衡要亦有其佳致冀野輯之亦雅人也乙酉春約園

附錄盧冀野原跋

任則明樂府一卷小令五十八首見類聚名賢樂府羣玉卷一套數一篇見朝野新聲太平樂

府卷八犀玉盧有四明天一閣范氏舊藏明人影元鈔本太平樂府則有孫唐卿陸心源何夢華三校本今所習見者惟涵芬樓影印蔣氏密韻樓藏本鍾嗣成錄鬼簿云任昱字則明四明人少年狎游平康以小樂章流布裙釵晚乃銳志讀書前此來湖上問張小山之遺風流韻因思則明亦小山之儔也燈下乃萃錄犀玉太平兩書所載爲一卷仍犀玉舊題曰任則明樂府云建國二十五年歲次丙子八月盧前記於杭州刀茅寓齋

錄鬼簿二卷　元鍾嗣成撰千頃堂書目爲二卷與此合首至順元年庚午鍾氏自序卷上（一）前輩已死名公有樂府行於世者（董解元等三十一人）（二）方今名公（鄧尚書等十人）（三）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於世者（關漢卿等五十五人曲目附於每人之後）卷下（一）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曾作曲弔之（宮大用等三十餘人）（二）方今才人相知者記其姓名行實幷所編（黃子久等二十餘人）兩卷所錄凡一百四十餘人元之詞人庶可考焉今歲二月得一舊鈔本儘三日錄訖原本還諸藏書者庚辰春約園

四明人著述鈔本彙跋　凡題跋所未及與未刊入四明叢書者著其積年所得而來自何方者如左

一鈔自北平圖書館者

周禮天官地官注殘本（宋史浩）盧月漁詩一卷（明盧[illegible]）呂山人稿四卷（明呂時中）少石集十三卷（明陸[illegible]）李山人詩二卷（明李生寅）蒯緱集二卷（明沈明臣）冷然草詩編二卷（明王[illegible]）東征漫稿二卷（明包大中）東巢雜著一卷（明倪[illegible]）皆非集（明萬[illegible]）一枝軒吟草一卷（明萬邦孚）定齋詩集二卷（明王[illegible]）柳莊詩集一卷（明袁珙）綠雨樓詩集六卷（明吳[illegible]）西清閣詩鈔不分卷（明楊承鯤）雪松詩略八卷（明[illegible]）劍谿謏語七卷（明曾大[illegible]）

京寓稿一卷（明倪埴） 越吟（明包大炣）

二鈔自東方圖書館者

煙嶼樓徐氏時棟四明叢集初編七種　斷山吟一卷（明慈谿朱祖文） 游二嶽草一卷（明慈谿朱祖文） 望雲稿（慈谿姜宸英） 東廬詩鈔一卷（鄞錢廉） 雪卷一卷（鄞錢中咸） 錢氏世蹟詩一卷（鄞錢中咸） 四明人詩錄一卷（無名氏）

按初編原目十五種內已刻不再鈔者八種　勉齋遺稿三卷（明慈谿鄭溱） 南征集五卷（明鄞錢肅樂） 句餘土音注一卷（鄞陳銘海） 野雲居詩稿二卷（慈谿鄭梁） 雪橋稿一卷（慈谿鄭甲） 虛籍稿七卷（慈谿桂廷樹） 續耆舊詩四卷（鄞全祖望） 同音集三卷（慈谿裘璉）

二編三種　翠瀑閣集一卷（明慈谿馮文瀚） 綠鷄吟一卷（明慈谿馮文瀚） 施都督詩一卷（明鄞施邦曜）

按二編原目二十三種內已刻不再鈔者十六種　明史新樂府（鄞萬斯同） 霜猿集（海虞周瑞） 閑閑閣草一卷（明李瓛） 僅真集一卷（慈谿鄭性） 見山集一卷（鎮海謝泰章） 冰雪集一卷（鄞萬承勳） 苦吟一卷（鄞萬承勳） 鮚埼亭詩十卷（鄞全祖望） 習靜樓詩四卷（鄞張瓛） 樗菴存稿八卷（鄞蔣學鏞） 東井文鈔二卷（鄞黃定文） 澗園詩存二卷（慈谿裘日和） 白華山人詩十六卷詩說二卷（定海厲志） 蛟川耆舊詩六卷（鎮海張本均） 蛟川續耆舊詩二卷（鎮海張甲） 寄軒草一卷（鄞李瓛）

未刻之本應鈔未鈔者四種　石軒詩鈔二卷（鄞黃定衡） 蓬島樵歌二卷（象山倪象臣） 漸齋詩鈔三卷（鄞董史） 青箱齋停琴集（鄞王鵬高）

三編六種　蓉洲詩鈔一卷（鄞顧祖禹） 蟾齋吟稿一卷（慈谿鄭從鳳） 蛟川竹枝詞一卷（定海無名氏） 韠垞詩稿一卷（慈谿鄭大節） 藥房偶存三卷（慈谿鄭辰） 現成話一卷（鄞張嶽其後伏此本刊入四明叢書）

按三編原目九種內已刻不再鈔者一種　春酒堂文集一卷（鄭周容）
未刻之本應鈔未鈔者二種　雪巷手稿二卷（鄭貞中藏）　綦氏詩稿一卷（慈谿綦棨）
叢集小本三種內已刻不再鈔者二種　月船詩稿四卷（鄭直峯）　入磚吟館詩一卷（鄭李忠愍）
未刻之本應鈔未鈔者一種　東門小稿五卷（慈谿葉恩）
附錄馮孟顓貞羣記
四明叢集初編三十五卷十册（同治七年六月編）二編七十七卷二十二册三編十二卷六册小本十卷二册凡五十種一百三十四卷四十册鄞徐柳泉舍人時棟編於煙嶼樓中時爲清同治七年季夏之月也煙嶼樓藏書得之吾鄉鄭氏二老閣爲多故其著錄者慈谿人所作及二老閣刊本幾居其半（計二十三種）逮清季世樓書流出貞羣欲購而力未逮乃寫其目於策今得北平圖書館來書言此集歸日本東方文化圖書館矣遠適異國昔人所悲雖然人遺人得何必楚也二十二年四月馮貞羣記
三鈔自吳興劉氏嘉業堂者
張文定公全集五種觀光樓集十卷行玉樓集十卷環碧樓集十八卷靡悔軒集十二卷四友亭集二十卷（明張邦奇）鳩玆集八卷（明徐時進）趙尙書集一卷（明萬文華）甬東詩括（明陳朝輔陸寶輯）南湖詩文集九卷隨筆一卷（清葉謙）范鄮公集兩種試秦詩紀二卷鄮公詩選一卷（清范光陽）南谿偶刊三種南谿夢寐一卷南谿寤歌二卷南谿不文一卷（清葉性）黃南山家傳集五十六卷（明黃潤玉）陸敬身全集十六種霜鏡集十七卷辟塵集四卷悟香集三十卷開化游一卷胥溪小草一卷明山游

籌一卷補陀游記一卷青輸吟一卷湖草一卷小物二卷舲草一卷台岩游一卷再來草一卷三全韻三卷雙索影三卷四課一卷（明陸寶）適可軒詩文集四種疏稿一卷李贄一卷淮嵯本論二卷詩集一卷（清胡文）師經堂集十八卷（清徐文驄）芝園集二十二卷（明夏時徽）寒村年譜不分卷（清盧鎬）四明風雅四卷（明戴澳董編）董蕃類纂十二卷（明林時對）

四鈔自各家者

句章摭逸八卷（清鄭及）小溪志八卷（清榮漆）觀海衛志四卷（明周粟）使琉球錄一卷畜德錄附（明陳侃）鄞獻表二卷（明薛岡）董巽子詩六卷（清董道權）唐詩叩虛四卷（清陳僅）詞學標準不分卷（清姚燮）以上依伏跗室馮氏藏本鈔

二十三母土音表一卷（清萬□□）王右仲詩全集十四册（明王嗣奭）朋鶴草堂詩文集十四册（明林時躍）以上依張伯岸藏本鈔

雪交亭詩文一卷此爲坊輯錄者姑存之可作輯高氏宇泰集之底本

豐南禺遺稿六卷（明豐坊）此爲馬叔平以鈔本贈者吏有油印姚燮今樂攷證十二卷亦爲叔平兄弟贈者

貽令堂家告不分卷（清陳康祺）依貽令堂藏原稿陳公範鈔本鈔

二百八十峰草堂詩稿一卷詞草一卷（清徐□）依原稿鈔

餐霞僊館詩詞稿一卷雜稿一卷（清徐□□）依原稿鈔

戚太史試帖詩一卷（清戚□）依家藏鈔本

日本國攷略一卷（明庫鈔）依某家藏本鈔

編製書目彙誌　欲誌書目之編製宜述購書之經過余自幼好書年甫冠見楹書中所有經學爲多時方探討文學於是自二十歲至三十歲所得皆文集也然爲普通本三十歲以後需次吳垣祿尙不足以養家爲有餘力及此雖有購置亦僅耳壬子以後三年在浙三年在鄂政務冗雜閱書不暇更何暇於購書購書之廣自庚申年始善本之得亦肇於是乙丑而降久居舂申所獲益精而以己巳之收陶氏涉園書庚午之收歙縣宋氏一覽樓書（書僅二種卽阮校太平御覽及天曆本范文正公集也）爲最足備意者至庚辰以至壬午訪書所及於故家鈔本皆迻錄爲今所藏鈔本皆斯時依之轉寫者也追溯既往歲月不居積五十載之時光儲十六萬之卷軸（置者不刪除）以私人之力而欲與秘閣抗衡可謂癡矣然吾願我子孫多作書痴不願我子孫習爲宦巧也至於編目第一次則書賈老丁爲之時在北平西安門內謂之丁目（專收善本）第二次則由平至杭由杭至滬友人劉慶澄爲之謂之劉目（時在上海[illegible]）第三次則移居覺園先爲之者族弟壽孫（字受匪）也謂之張目次爲之者陳生楚善也謂之陳目再次爲之者費生和笙也謂之費目凡開帳式之目錄今存者五種卽丁目劉目張目陳目費目也余之手自編訂之目最完整者爲元明刻本編年書目二册丁丑秋居台拉斯脫路時爲之其次則善本藏書志二册實先編年書目爲之時在十餘年前故續購者多未及焉其次則藏書全目合善本普通本編之經部集部較有眉目而集部尤完（本居台拉斯脫路時爲之）史子則略樹基礎而已去年命孫鑒先寫分藏書目然後由分藏而編爲分類書目更由分類書目而分編善本書目普通書目適五兒芝聯來滬正在督促爲之然不知何日能蕆厥事也至余癸未甲申檢書記

及棃星手鈔或託友人代鈔（如王伯申之善本目錄之類）關於書目之整理者要宜彙集勿使散佚則尤有裨於編錄者也乙酉約園

# 約園雜著三編卷四

## 約園元明刊本編年書目上

### 元刻

大德

丙午　吳越春秋十卷 漢趙曄 元徐天祐注　紹興學刻本

至順

壬申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二十二卷 宋范浚　明補本

未著年代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 宋范仲淹　翻刻宋嘉定本

通志二百卷 宋鄭樵　明補本

後村居士集五十卷 宋劉克莊

### 明刻

洪武

丙子　玉機微義五卷 明徐彥純 劉純續　步月樓刻本

壬午　陳剛中集三卷附錄一卷 元陳孚　浙江布政司刻本

永樂

己丑　聖學心法四卷 明成祖

戊戌 洪武寶訓（明呂本校）

宣德

壬子 道德經講義十二卷（明呂知常 鳳恩得校）

未著年代 大明令一卷大誥武臣一卷洪武禮制一卷禮義定式一卷稽古定制一卷教民榜文一卷孝慈錄一卷（明太祖敕撰）

正統

乙丑 吳刻醫書十二種 吳勉學刻本

未著年代 別本韓文考異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宋韓愈 王伯大重編 宋朱子注） 仿宋黑口本

增廣注釋音辨柳集四十三卷別集二十卷外集二卷附錄一卷（唐柳宗元 宋韓醇音釋） 仿宋黑口本

黃文獻公集二十三卷（元黃溍） 修補本

景泰

庚午 大全集十卷（明高啟）

辛未 水心文集二十九卷（宋葉適）

乙亥 古廉先生詩集十卷（明李時勉） 吳節刻本

天順

| 年 | 書 | 刻本 |
|---|---|---|
| 壬午 | 東岡集十卷明何遷 | 胡一奎刻本 |
| | 成化 | |
| 庚寅 | 圭塘小稿十七卷附錄一卷元許有壬 | 五世孫許顒刻本 |
| | 誠意伯集二十卷明劉基 | |
| 癸巳 | 張子壽集二十卷唐張九齡 | |
| | 張曲江集二十卷唐張九齡 | 丘濬刻本 |
| 甲午 | 李古穰集三十卷明李賢 | 程敏政刻本 |
| 乙未 | 伊川擊壤集二十卷宋邵雍 | |
| 丙申 | 貞觀政要十卷唐吳兢 | 崇府刻本 |
| 庚子 | 張翠屏集四卷明張以寧 | 嗣孫張維刻本 |
| 丙午 | 小學集說六卷明程愈李鑑李承祖編 | |
| | 御製釋氏源流四卷明憲宗 | |
| 未著年代 | 奇效良方六十九卷明方賢楊文翰等校 | 方賢刻本 |
| | 桯史十五卷附錄一卷宋岳珂 | 江沂刻本 |
| | 弘治 | |
| 庚戌 | 道一編六卷明程敏政撰 | 李汎刻本 |
| 辛亥 | 禪宗正脈五卷明釋如卺 | |

| 年 | 書名 | 撰者 | 刻本 |
|---|---|---|---|
| 癸丑 | 春秋屬辭十五卷 | 元趙汸 | 保定高氏及程克勤倫偏校刻本 |
| | 金文靖公集十卷 | 明金幼孜 | |
| 甲寅 | 儒志編一卷 | 宋王開祖 | 陳宣刻本 |
| 丙辰 | 五經白文十六册 | | 梁川周木刻本 |
| 戊午 |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 | |
| 己未 | 篁墩文粹二十五卷 | 明程敏政 | |
| 庚申 | 陶學士文集二十卷 | 明陶安 | 張祜刻本 |
| 辛酉 | 百川學海十集一百六十八卷 | 宋左圭 | 無錫華樹德重刻本 |
| 壬戌 | 文中子中論二卷 | 隋王通 | 黃華卿刻本 |
| | 李長吉詩四卷 | 唐李賀 | |
| | 陸宣公翰苑集制誥十卷奏草七卷奏議七卷 | 唐陸贄 | 重刻陸全忠刻本 |
| 癸亥 | 蛟峰集七卷 | 宋方逢辰 | 陳渭楠刻本 |
| | 薛文清集二十四卷 | 明薛瑄張鼎編 | 曾世亨刻本 |
| 甲子 | 金文靖北征錄一卷 | 明金幼孜 | 劉氏安正堂刻本 |
| | 楊文敏北征記一卷 | 明楊榮 | 仝上 |
| | 歷代名賢確論一百卷 | 明吳寬 | 錢孟濬刻本 |
| 乙丑 | 陳止齋集五十卷附錄一卷 | 宋陳傅良 | 張璡刻本 |

石田詩選十卷明沈周　吳樹德刻本

正德

戊辰　山堂羣書攷索前集六十六卷後集六十五卷續集五十六卷別集二十五卷宋章如愚　劉洪慎獨齋刻本

煙波釣叟歌一卷宋趙普　沈紀刻本

匏翁家藏集七十七卷補遺一卷明吳寬

己巳　唐忠臣錄三卷郭晉編

辛未　金華文統十三卷明趙鶴

壬申　熊士選集一卷明熊卓　四明范氏刻本

癸酉　歲時節氣集解一卷明洪常　男洪寬刻本

甲戌　宋學士文集八編七十五卷明宋濂　張縉盧修洪武本

王南郭詩集六卷明王祥著　男王坊刻本

乙亥　唐六典三十卷　蘇郡刻本

丙子　李忠定奏議六十九卷附錄九卷宋李綱　胡文靜刻本

丁丑　元次山集十卷唐元結　湛若水刻本

嚴滄浪集宋嚴羽　李堅刻本

漢魏詩集十四卷明劉成德編　陳堂刻本

戊寅

楚辭章句十七卷 周楚屈平 明黃省曾校　王鏊刻本

會齋全書七卷 元許衡　高傑刻本

己卯

楚辭集註八卷辨證二卷後語六卷 周楚屈平 宋朱熹註 明吳旭校　平湖沈子京刻本

李太白外集十卷 唐李白 宋樂史編　袁翼刻本

林見素詩集八卷 明林俊　楊一清刻本

庚辰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五十一卷 宋真德秀　黃鞏刻本

辛巳

楚辭八卷附傳 周楚屈平　馮惟訥刻本

象山文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語錄四卷 宋陸九淵　李茂元重刻本

未著年代

蔡虛齋集五卷 明蔡清 葛志貞編

洪武正韻十八卷 明太祖敕撰　張淮刻本

嘉靖

壬午

白虎通德論二卷 漢班固　冷宗元刻本

橫渠理窟五卷 宋張載　黃伯固刻本

椒邱文集三十四卷附外集一卷 明何喬新　余宗器刻本

趙清獻集十卷 宋趙抃　林有年刻本

癸未

經史證類本草三十卷 宋唐慎微　陳鳳梧刻本

皇明風雅四十卷 明[illegible]徐泰編　嘉定張沂刻本

甲申

顏魯公集十五卷唐顏真卿　無錫安氏刻本

周禮鄭氏註十二卷　吳郡徐氏仿宋刻

儀禮鄭氏註十七卷　仝上

禮記鄭氏註二十卷　仝上

右三禮並經顧廣圻依宋單疏本校

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元馬端臨　經廠大字刻本

太玄經十卷漢揚雄晉范望解贊　郝梁萬玉堂刻本

張文潛集十三卷宋張耒　仝上

乙酉

重編廣韻五卷　明益藩刻本

史記正義一百三十卷漢司馬遷柯維騏校　金臺汪諒刻本

申鑒五卷漢荀悅　黃省曾刻本

慈湖遺書十八卷補遺一卷宋楊簡　秦鉞刻本

岱史十八卷明譚耀

秋厓小稾文四十五卷詩三十八卷宋方岳

丁亥

文選註六十卷梁昭明太子蕭統唐李善註　晉王知烊審院重刻張伯顏本

皇明文衡一百二卷明程敏政　盧煥刻本

戊戌

素軒吟稾十一卷明傅侖　朱肅齋刻本

東垣十書 金李杲 元王好古編　博文堂刻本

内外傷辨惑論三卷

脾胃論三卷

蘭室秘藏三卷

崔真人脈訣一卷

湯液本草三卷

此事難知二卷

局方發揮一卷

格致餘論一卷

溯洄集一卷

外科精義二卷

唐文粹 宋姚鉉　晉王知烊刻本

宋文鑑一百五十卷 宋呂祖謙　仝上

老子道德經二卷　顧春世德堂刻本

南華真經十卷　仝上

沖虛至德真經八卷　仝上

荀子二十卷　仝上

辛卯

新纂門目五臣音注揚子法言十卷　仝上

文中子十卷　仝上

古直先生文集十六卷附錄一卷明劉崧　蔣氏刻本

章楓山集九卷明章懋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宋呂祖謙　陸釴刻本

周子鈔釋三卷張子鈔釋六卷二程子鈔釋十卷明呂柟　門人程爵重刻本

王渼陂集十六卷續集三卷碧山樂府合詩餘南曲次韻遊春記中山狼八卷明王九思

崇禎庚辰張宗孟修補原刻本

壬辰

周易程朱傳義二十四卷　吉澄建寧刻本

尚書集傳六卷　仝上

詩集傳八卷　仝上

春秋四傳三十八卷　仝上

癸巳

高士傳三卷晉皇甫謐　五嶽山人黃省曾刻本

列女傳七卷續列女傳一卷漢劉向　仝上

列仙傳二卷漢劉向續仙傳一卷唐沈汾　仝上

以上世稱漢唐三傳是書刻竣於次年甲午凡十三卷

甲午

初學記三十卷唐徐堅　晉王知烊刻本

六臣註文選六十卷 梁蕭統編　吳郡袁褧嘉趣堂仿宋張之綱刻本
乙未
明太祖集二十卷 明太祖　揚州王惟賢刻本
定山先生集十卷 明莊昶
丙申
陽明文錄五卷外集九卷別集十卷 明王守仁　錢德洪刻本
分類補注李太白集二十五卷 唐李白 宋楊齊賢集注 元蕭士贇刪補　玉几山人刻本
集千家注杜詩二十卷 唐杜甫 元高楚芳編　仝上
岳武穆遺文一卷附錄四卷 宋岳飛　宛陵焦煜刻本
辛稼軒長短句四卷 宋辛棄疾 明李濂評
王氏家藏集四十一卷內臺集七卷慎言集十三卷雜述一卷吉禮備纂二卷 明王廷相　家刻本
丁酉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十卷後集十卷 宋林駉黃履翁　黃履翁刻本
張燕公集二十五卷 唐張說　椒郡伍氏龍池草堂刻本
謝宣城集五卷 齊謝朓　黎晨刻本
二張文集 唐張九齡張說　衢正夫刻本
鳥鼠山人集十六卷擬涯翁擬古樂府一卷擬漢樂府八卷 明胡纘宗
元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 元蘇天爵編　晉王知烊刻本
文苑春秋四卷 明崔銑

漢任奕任子一卷唐虞秘監世南集三卷賀秘監知章遺書四卷宋豐稷清敏公遺書六卷楊簡楊氏易傳二十卷高似孫史略六卷子略四卷目錄一卷騷略三卷吳文英夢窗四稿四卷補遺一卷校勘記一卷小箋一卷校議二卷王應麟四明文獻集五卷深寧文鈔摭餘編三卷年譜三種三卷黃震古今紀要逸編一卷戊辰修史傳一卷元程端禮畏齋集六卷程端學積齋集五卷戴表元剡源文鈔四卷明王嗣奭管天筆記外編二卷周容春酒堂遺書十一卷外紀一卷清李鄴嗣杲堂詩鈔七卷文鈔六卷萬斯同石經考一卷全祖望漢書地理志稽疑六卷蔣學鏞樗庵存稿八卷黃定文東井文鈔二卷陳僅詩誦五卷羣經質二卷是爲第一集二十四種壬申冬書成

唐孫拾遺郃文纂一卷外紀一卷宋孫夢觀雪窗文集二卷附錄一卷元黃玠弁山小隱吟錄二卷明錢啓忠清溪遺稿一卷不朽錄一卷題詞一卷陳貝誤

忠貞公遺集三卷附錄二卷華夏過宜言八卷附錄一卷錢肅樂忠介公集二十卷首一卷附錄六卷年譜一卷魏畊雪翁詩集十四卷補遺一卷附錄二卷宗誼愚囊彙稿二卷補遺一卷張煌言蒼水集九卷附錄八卷馮侍郎京第遺書八卷附錄三卷王侍郎翊遺著一卷附錄一卷馮王兩侍郎墓錄一卷屠獻宸六經堂遺事一卷毛聚奎吞月子集三卷附錄一卷高宇泰雪交亭正氣錄十二卷清翁洲老民海東逸史十八卷萬斯同宋季忠義錄十六卷附錄一卷補錄一卷羅迢現成話一卷萬言管邨文鈔內編三卷萬承勳千之草堂編年文鈔一卷先公編輯寸草廬贈言十卷是為第二集二十二種一百七十一卷

甲戌秋書成

宋高閌春秋集註四十卷史浩尚書講義二十卷樓鑰范文正公年譜一卷無名氏補遺一卷楊簡慈湖詩傳二十卷附錄一卷先聖大訓六卷桂萬榮棠陰

比事一卷張虙月令解十二卷魏峴四明它山水利備覽二卷校勘記一卷袁甫蒙齋中庸講義四卷元舒天民六藝綱目二卷附錄二卷校勘記一卷明烏斯道春草齋集十二卷黄潤玉寧波簡要志五卷海涵萬象錄四卷董守諭讀易一鈔易餘四卷清萬斯同儒林宗派十六卷蔣學鏞鄞志稿二十卷周道遵甬上水利志六卷是爲第三集十七種一百八十卷乙亥夏書成

宋舒璘文靖公類稿四卷附錄三卷沈煥定川遺書二卷附錄四卷楊簡慈湖遺書十八卷續集二卷補編一卷新增附錄一卷年譜二卷著作考一卷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四卷正獻公文鈔二卷附錄三卷戴埴鼠璞二卷仲培先生詩文一卷王應麟困學紀聞先公補注二十卷元丁鶴年詩集四卷附錄一卷明賀欽醫閭先生集九卷張琦白齋詩集九卷竹里集三卷文略一卷陳槐聞見漫錄二卷陳沂拘虛集五卷後集三卷詩談一卷游名山錄四卷余本皇

極經世觀物外篇釋義四卷豐坊書訣一卷陳東后岡詩集一卷文集一卷楊承鯤碣石編二卷楊德周銅馬編二卷王嗣奭夷困文編六卷周齊曾囊雲文集二卷補遺一卷黃宗羲四明山志九卷淸萬斯備深省堂詩集一卷萬斯同歷代紀元彙考八卷續編李哲濬輯一卷石園文集八卷萬經分隸偶存二卷史榮風雅遺音二卷陳撰玉几山房吟卷三卷全祖望讀易別錄三卷盧鎬月船居士詩稿四卷董秉純春雨樓初删稿十卷范鵬存悔集一卷陳之綱四明古蹟四卷袁鈞瞻衮堂集十卷孫家穀襄陵詩草一卷詞草一卷種玉詞一卷王梓材世本集覽原起一卷提綱一卷條例一卷目錄一卷通論一卷包履吉補園賸稿二卷陳康黼古今文派述略一卷是爲第四集三十七種二百九卷丙子春書成

淸王梓材馮雲濠宋元學案補遺一種一百卷是爲第五集並補序錄一卷丁

丑秋書成

晉虞聳穹天論一卷虞徵士喜遺書六種六卷陳虞荔鼎錄一卷宋劉應時頤庵居士集二卷元許名奎勸忍百箴四卷明馮柯貞白遺書五種十六卷秦舜昌林衣集六卷林時對留補堂文集選四卷清秦遵宗小天集二卷董華鈞純德彙編七卷董景沛續刻一卷董琅甬東正氣集四卷董慶酉四明詩幹三卷董濂四明宋僧詩一卷元僧詩一卷王楚材全校水經酈注水道表四十卷胡賁明明堂考附射侯考一卷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二十卷切音啓蒙一卷大衍集一卷附胡中正約仙遺稿一卷劉慈孚四明人鑑三卷盛炳緯養園賸稿三卷是爲第六集三十二種一百三十卷己卯冬書成

晉虞預會稽典錄二卷宋魏杞文節公遺書一卷附錄一卷袁燮絜齋家塾書鈔十二卷附錄一卷趙善湘洪範統一一卷陳允平西麓詩稿一卷西麓繼周

集一卷日湖漁唱一卷元趙偕寶峰集二卷明袁忠徹符臺外集二卷楊守陳文懿公集三十卷楊守阯碧川文選八卷張邦奇養心亭集八卷萬表灼艾集二卷續集二卷餘集二卷別集二卷玩鹿亭稿八卷萬泰續騷堂集一卷清萬斯同補歷代史表十四卷朱緒曾昌國典詠十卷姚燮夏小正求是四卷張恕漢書讀十二卷漢書辨字二卷漢書常談二卷張翊儁見山樓詩集四卷徐時榕季仙先生遺稿一卷補遺一卷先公寸草廬奏稿二卷註彭兆蓀小謨觴館文集四卷陳漢章孔賈經疏異同評一卷忻江明鶴巢文存四卷詩存一卷是爲第七集二十七種一百五十卷以庚辰秋刻竣猶未印行也

自第一集至第七集凡一百六十種都一千七十七卷淸四庫著錄者約十之三未著錄而得諸馮君孟顓伏跗室者約十之二其乞諸友朋者與夫子孫獻其先世遺述者約十之一壽鏞積四十年之搜索而得者十之四焉矢願於民

國之初時張丈讓三猶在也一再勸勉實踐於庚申其始以寗波人著述要目見示者王君書衡也繼以陳君伯弢作遴選之商榷忻君紹如與凡例之訂定而往返討論書牘盈尺則馮君孟顓助我尤多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屠君康侯爲王氏庋藏者也錢忠介遺集二十卷張君伯岸借諸慈谿葉氏者也向非二君之賜斯二書將何以求之版庋於嘉業堂其主人劉君翰怡既相與有成而總任勘校者施君韻秋尤盡心焉其它友朋不及編書若夫一集必有總序後序一書必有一序所以著書之淵源也第五集則總敘宋元之際四明學術而學案補遺之序錄攷證不厭其詳聊補黃全之未備獨憾文字弇陋未足闡揚幽隱則才限之耳是爲記時庚辰暮冬也

先妣柴太夫人事略

先妣姓柴氏曾祖諱必䖍祖諱永潾考諱權世居鄞之天甯寺橋潛德弗耀自

我外祖始以貨殖起家生子四有煒有煜有焜有灼女一卽先妣也外祖凡三娶曰白湖張氏曰文新張氏曰同泰張氏伯舅最長次先妣次仲舅叔舅皆白湖張氏出次季舅文新張氏出而壽鏞及見者則外祖妣同泰張太夫人也先考給諫公年十一而孤賴祖母李太夫人以養以教以至於成立家無甔石饔飧不繼勤鉞黹以易饘粥先考年十五卽以館穀餬口先妣應太夫人未及來歸而歿歲在丙寅四月祖妣病劇少閒爲先考聘婦卽先妣柴太夫人也不一月而祖妣遽歿先考撰祖妣行述嘗及之先妣少先考四歲戊辰冬先考服闋始來歸時先考以諸生授徒於家門人衆多先妣旣撫其寒燠而廚下炊爨皆躬任之事無鉅細不以相累由是先考益壹意於學及丙子舉於鄉丁丑成進士選庶常散館授編修辛巳挈我兄弟姊妹赴京凡伯姊及壽鏞壽鎬仲妹四人而季弟壽鏡始生於丙戌京秩素清苦僅置老嫗一人衣履皆手自縫紉焉

及戊子南歸明年嫁伯姊先考先還京供職壽鏞等侍先妣居甬者年餘先考每寄家諭必以稼穡艱難諄諄提命先妣節衣縮食以勤儉爲子女率時時舉祖母昔日苦節以告子女時壽鏞等雖幼猶能記憶之歲庚寅又入京迨辛卯先考典試湖北歸省墓凡至親之貧乏者量力佽助之回京以告先妣輒喜顧謂壽鏞曰汝父三次襄校春秋闈今得典鄂試鄉之人望之久矣窮乏得我非示惠也報施之道宜然也及癸巳先考又襄校秋闈且以御史巡視中城案牘悉皆親洽先妣坐榻上目挂鏡手刺裳先考批牘手不停揮此尤壽鏞等能記憶者也乙未春爲壽鏞娶婦先一歲歸居滬上先考以中東事起抗疏論事有言責不敢乞假壽鏞之婚事皆先妣處置之也夏和局成先考請開缺於是居於鄉者二年丙申壽鏞與壽鎬同入泮吾考妣顧之色喜不幸天花流行吾仲妹亡而吾仲弟幸而獲免吾考妣驚心動魄壽鏞奉命避居於外迨歸惟見雙

親形瘁神彫先妣終夜不眠者幾一月痛定思痛相聚而泣而已戊戌先考還京先妣挈仲弟季弟繼往先考精神漸減於昔而風痺又乘之明年冬仲弟歸而壽鏞又往先妣日侍湯藥往往衣不解帶壽鏞默察先考幼年孤苦持己以儉賴我先妣相助無內顧憂然值國家新舊交訌先考素性剛直時時憂鬱雖多方解譬輒怒不可抑庚子春而病劇卒致不起年五十有六也蕭條旅邸先妣含淚整理行裝其時義和團已浸漸於京師先妣謂壽鏞曰汝父一生清廉雖無宦囊尚少債負其速歸其速歸三虞既畢扶柩出京蓋先考歿於二月二十六日而離京則在三月十七日安厝既藏而北亂蔓延矣自是壽鏞與仲弟季弟日侍先妣側依依不忍離顧先妣則訓壽鏞等讀書不必在家汝父十五而授徒汝等宜各籌所以謀生於是壽鏞充文案於上海製造局壽鎬授讀於上海李氏我兄弟併計所得月不過四十番先妣以甬滬往返不便許迎養焉

賃居於滬西桂墅里者又二年及癸卯春壽鏞充潁岸分銷局壽鎬就幕於粤是秋壽鏞以北闈獲薦先妣望子成名至此稍慰甲辰冬壽鏞需次蘇垣明年迎養於吳戊申壽鎬奉檄權湖北施南府篆遂迎養於施施南在萬山中道路險巇壽鏞固深慮之然以先妣素體強健不欲稍拂其意卒成大錯先妣初尚相安後以水土不服輒患肯膈春去冬歸而病日甚時壽鏞任淞滬釐局提調迎居於局中迭醫無效以己酉二月十二日歿年六十有一嗚呼蓋於今二十有九年矣綜先妣一生持身以嗇待人以寬自歸先考其始同甘糟糠其後雖仕宦而荊釵布裙猶昔也先後居京師十五年雖同鄉戚屬絕無往來酧逐嘗以俗語告壽鏞曰開一頭門多一頭風吾不爲也及先考既沒所以體貼壽鏞等者無微不至所以教導壽鏞等及諸媳婦者更無微不至嘗詔壽鏞等曰吾母家始極富吾不以富而惰自幼操勞故能佐汝父以治內自爲汝家婦痛念

汝祖母年二十八而汝祖父歿苦節十一年使汝父成立汝父特敎讀養家吾何忍而累汝父也汝父旣官京曹歲入數百金而已性復耿介一袤十年吾何忍而厚自奉也今汝兄弟始而敎讀繼而仕爲貪吾之所處已優於汝祖母吾更何忍累汝曹也汝父嘗於己不嘗於人汝等宜效之汝父居官淸廉無絲毫俸外之入抽查漕糧有陋規千金汝父拒之巡視中城貴介請託汝父拒之凡一切結與援通聲氣者汝父不爲也吾願汝曹效之垂老治學以爲學無止境至死信天以爲天不負人吾更願汝曹莫負先志也盛衰者時也志氣者千秋也有志氣則雖衰而必盛無志氣則雖盛而必衰汝父之能自立者志氣也憶昔汝父貸米數斗於族人諾之其意若謂假而還可後假者汝父飲泣負米歸語汝祖母曰兒不願受此惠也汝祖母乃積鍼黹資反還之此吾聞之於汝父者汝等尤所宜誌者也汝等居官宜思官所以爲民也發號施令一不中肯民

受累矣職無大小宜盡其分吾之不願以家累汝曹者懼汝曹之爲非分之求也諸媳婦助汝等者也吾待之如女諸媳婦亦能事吾如母諺云屋上檐頭水點點不錯沿吾之不辭勤勞者吾既有感於汝祖母汝媳婦其有感於吾乎尤吾願也嗚呼吾記憶於吾先妣之言什佰之一而已即以什佰之一者已足爲後嗣法矣夫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壽鏞養之薄終身憾之祭而豐虛文耳況豐亦安可得惟懍懍乎君子五世之澤無一日之敢忘而吾先妣譽庇之大且深教養吾子孫者誌之久矣先妣而在今年九十矣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又曰祭如在又曰事死如事生俗例父母雖亡每逢十必隆其祭祀識者非之然父母生諱日必設祭禮也至父母之年逢十矣隆其祭祀又何不可顧不宜鋪張揚厲一若慶祝者然以失聖人一喜一懼之意可矣壽鏞無似謹於戊寅夏正十月二十二日吾先妣九十誕辰追憶在日往行及教訓子孫者書之

於壁俾子孫無忘焉男壽鏞謹述

## 伯姊李母夫人家傳

姊夫李如山先生既卒之十年吾伯姊復歿於滬上伯姊病癌已兩載百方療治卒不起病篤時顧壽鏞曰吾殊不欲久病累兒曹蓋其慈惠之懷至悃愊而靡已也既殮甥祖恩等泣請爲之傳念吾張氏自先祖母苦節撫吾父肖莾府君成立由詞館遷諫垣吾父嘗繪秋鐙課讀圖以誌母教吾母柴太夫人躬縫紉親瑣屑以鞠育吾姊妹兄弟五人迨庚子喪父己酉喪母丁卯哭仲弟皆與伯姊共之今伯姊又逝妹先父母卒存者惟壽鏞及季弟壽鏡耳尙忍傳吾伯姊乎然百祥惟善三寶曰慈積德者昌躬化者遠有固然者鎮海泆江李氏自也亭先生以潛德崛起於商梅塘先生繼之世傳忠厚梅塘先生丈夫子七人如山其三子也長雲書亦嘗繪入徽圖以述張太夫人母教是爲伯姊之姑張

太夫人一本所自出者至百數十人世嘗推以爲瑞吾兩家議婚時如山伯姊皆在稚年伯姊十歲侍親於燕京曹素清苦伯姊日與吾母一鐙相對勤鍼黹午夜不輟年十八于歸李氏貲算雖豐門庭整肅伯姊隨嫜姒黎明卽起至廚下察視米鹽佐理饔餼既平亭屛息侍堂下嚮晦復如之更視戶牖下鍵日以爲常姑姒不言嘿不先發及有勞役劬躬捷往不以他諉羣稱其賢歲甲午海口戒嚴避地滬上繩床竹几一屋七八人各保抱子女壽鏞以告父母喜曰家風可法也歲乙未泱江居宅不戒於火姊扶老攜幼既震撼於臨時更撫慰於事後壽鏞往見憂戚形於色邀之歸寧曰吾不忍離嫜姒爲告我父母併屋而居尙適也己亥冬梅塘先生捐館其後兄弟分居如山官法部員外郎伯姊以邁姑在堂未敢遽離歲戊午張太夫人逝世伯姊侍病時吻不張氣衣不弛結終宵警惕先旦而興至謹至虔羣歎其孝張太夫人既歿伯姊謂壽鏞曰吾遽

失稟承常皇皇若無措然葢姊之事姑如母張太夫人亦視之如女也如山嘗官閩嶠再移楚中壽鏞適司鄂計伯姊乃至漢上未幾歸而如山遽病類猝中姊復至漢上侍湯藥疲苦甚人所不堪如山病竟獲痊人尤難之會祖恩官財政部迎養居燕又厭風塵之苦復南歸其後如山再出司榷廈門及浙寧未二年以病卸職丁卯卒於滬上時處境稍稍不如前矣伯姊旣含淚畢喪葬而祖恩兄弟幸能克家有養伯姊念物力之維艱嘗引曾南豐之言以戒諸子謂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往往以家爲累吾望汝輩境裕然後養我以豐今當適可而止壽鏞聞其言不啻當日吾母之詔我兄弟也祖恩嘗游學英吉利祖楨游學日本祖薰游學德意志祖齡游學法蘭西畢業德意志而祖基則先習商令其侍左右諸子各執一藝當出游之日未嘗不倚閭佇思旣就學則諄諭肫切務使各精其業毋騖虛名於是人又稱賢母之善敎也綜姊生平其爲女也

隨吾父母安淡素勤操作爲婦孝舅姑順夫子和姒娣豈唯無非無議酒食是宜凡所以嗣徽音而矢勉焉者本於素修而竭力焉及其爲母責教惟嚴愛不逮面而尤懔懔於禍變之無時良田美宅之莫能久據必以先世忠厚訓勉子孫而已心之所惴惴數十年來日夕惕懼不敢懈則一循守吾父母及梅塘先生張太夫人之遺範而弗使墜也今論其行初無赫赫異於人者然究婦德安從有赫赫之行卽古所謂陰教者就以繩姊之行吾未見有媿也已姊以丁丑正月七日未時疾卒年六十有六子男五祖恩祖基祖楨祖薰祖齡女四長適王家襄次適胡以庸次適章志誠次適張立勳孫四民偉民漢名球名慶曾孫維綱

胞弟壽鏞曰昔聞惢泉爲仲姊張母孺人作傳以爲安節之亨以承上道富家之吉以順在位有合乎大易之旨不可不傳吾謂伯姊有餘不敢盡不足不敢

不勉其信且謹則有合於中庸也歟且亦濡染者然也因謹述而傳之俾志家乘者有採焉

表姊舒胡夫人家傳

吾家自曾祖以下三世單傳當吾祖父母之沒形影相依者吾父與吾姑耳洎壽鏞以光緒二年丙子生明年丁丑九月初二日吾姑丈胡耀卿先生沒又明年戊寅十月初五日吾姑又沒姑產一男二女男先殤次女年十五又殤孑遺者惟吾姊耳吾父嘗詔壽鏞曰汝姑之後祇此一人汝善視之今歲戊寅閏七月初三日吾姊又亡姊長壽鏞五歲老年姊弟一旦分離能不痛哉然距吾姑丈之沒於今六十一年距吾姑之沒於今六十年而距姊之生則六十有八年矣剝復之理非偶然也爰拭淚述之姊諱采蓮適舒執甫舒氏世醫而執甫則爲儒顧鬱鬱不得志奔走四方以餬口家政大小一由吾姊任之自歸舒氏勤

操作善事舅姑邁姑年九十二而歾吾姊侍奉幾四十年執甫於癸亥歲亡家益落姊彌矢勤儉嘗與壽鏞相對欷歔以爲幼年喪父母中道失所天命之薄也如是所冀者後嗣之賢耳壽鏞多方慰之子女婚嫁既畢往來甬滬間長甥覺先任職鹽務稽核所次甥聿先任職中央銀行皆崢崢有以自立方謂由苦入飴得補桑榆而姊遽沒其亦命也乎雖然姊氣體素弱遭厄者屢矣儻非樂天知命克自保持又烏能臻斯年哉當吾姑丈之歾也薄有資產姑丈有弟曰延潮尚未娶有遠族覬產欲強入嗣吾父以正義折之不聽吾父怒將率親族揮之出偶不戒跌焉齒陷於石故終身齒內撲歲甲子姊謂壽鏞曰胡氏近族已有昭穆相當之人盍償舅氏願乎於是親族集議以宗華爲姑丈耀卿先生嗣榮章爲延潮先生嗣今宗華已生子矣姊嘗與壽鏞言吾父母無子而有子且又有孫不特可以慰吾父母亦可慰舅氏矣舅氏爲吾家體幾殘而非昔日

之爭何能有今日吾但求吾父母之有後些微之產決不願分沾也其明大義又如此嗚呼以吾姊之賢吾知其後必有奮然起者則天道不可知而猶可知也姊有子二長覺先次聿先女三長適李馥卿次適羅春芳三適繆靜波孫二昌頤昌顓先是姊丈舒執甫沒葬於鄞西武陵鄉之原今將合葬焉姊以同治辛未正月初九日生丼誌之

論曰禮順人情法由禮起宗法者禮之本也吾於胡氏觀之積四十八年之久待子又生子之後然後得昭穆相當者爲之嗣產雖薄而祭祀以緜豈非以其人哉今天下之爲女子者親沒而爭產比比然矣如姊之賢何可多得抑有感於吾父之所以愛吾姑者深歟雖然姊賢矣姊之叔母李太夫人固吾祖母之同族也守節三十年兢兢以宗祏爲念其淑德亦烏可泯沒哉因傳吾姊而及之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不益信乎

季弟壽鏡小傳

戊寅端午之前一日余游蜀季弟送余於江干意戀戀也越七十五日余返海上而弟已病病遂不起余旣爲文哭之嗚呼知弟者莫如余其可忽忘焉乎弟字鑑秋以丙戌六月二十四日生於燕京吾父因名之曰京生弟之生也實後余十年憶弟九歲時從余學弟偶逃學余追之於其室弟哭余曰雖哭不能饒吾母曰汝姑待之余下樓而弟亦繼至曰不敢再違命其後從他師吾父來論授以朱子小學擇其淺而易明者爲之講解見家書弟聽之不倦自是根基旣立益趨於厚矣歲戊戌仲弟與弟奉母侍父京邸明年仲弟歸弟留京仲弟之歸也弟哭二日吾父諭吾曰京生天性固好惟不肯讀書耳見家書嗚呼以吾父教子之嚴而獨以天性固好許弟非余有私於弟之言也及庚子春吾父捐館弟年十五哭泣之哀逾於恆人由是始向學一應童子試不售欲學幕苦無師日

以曾胡尺牘爲課筆墨遂大進戊申春仲弟壽鎬署湖北施南府事迎母往弟隨之辦理施南電報局以勤慎自矢及冬奉母歸長途跋涉絕口不言苦己酉春母沒其哀更甚於喪父好與人談命自謂吾一生命與運違君子宜安命余嘗責之曰弟之解誤矣所謂安命者不作非分之求也若分所應爲之事一切委之於命是自暴自棄也弟對余曰暴棄固不可然人有千算天只一算安見營營者果有所獲乎且父兄做官子弟輒相依賴甚至損父兄之名譽吾甚恥之余聞其言爲之悲又爲之喜焉吾父門下士衆矣輒問及弟欲有所薦弟每以無才謝生平志氣極高而不諧於俗不屑屑於文字而於立身處世待人接物時以古人爲師蓋秉於吾父孝弟忠恕之教而克實踐者也弟既自甘家食家庭之事身任之鹽米醬醋雖細必檢養育兩女父而兼母自謂此亦命也顧於親族之貧乏者或有患難者必多方設籌達其心之所安而後已嘗舉先人

嗇於己不嗇於人之言相與交勉余自知失於厚者也而弟又過之矣比年天下多故益自節約雖甚困絀處之泰然兄弟而外絕口不與人言貧獨於國家艱危時時抱戚更於世道人心之變輒謂吾父若在不知若何悲憫一日有戚不別其父母而行者與余與言怒形於色曰豈有不孝而能忠者乎弟論事平允而涵養極深余與兒輩言三叔得黃老工夫有時余未之逮也嗚呼天何不假之年耶方病革時伏枕對余大哭謂數十年手足之情無以相報豈安命之罪歟余多方勸慰之又曰朽木不可雕昔父謂不使成廢物今卒至於此又大哭余因更一詞曰弟信命者命之短長時也兄弟不可言相報弟昭質未虧若不幸亦可見先人於地下矣弟頷之不半日而永訣痛哉時戊寅七月十三日也得年五十有三娶李氏女二未字先五年弟大病余以第二子康澐為之嗣並營生壙於鄞西山繆家嶴今將擇日葬之

論曰弟以孱弱之軀命與運違困厄終身而不怨者豈不以其秉性敦厚善自涵養哉夫惟不以浮榮動其心斯能以濟物動其念先人所謂嗇於己不嗇於人者蓋先知嗇己乃可與言不嗇於人乎是亦可以勸後世子孫矣

何肖雅先生家傳

先生姓何氏諱剛德字彝毅號肖雅晚號平齋福建侯官人曾祖諱桂殿祖諱恆琮考諱兆荃先生其長子也少孤事節母以孝聞自幼嗜學耽經史更承庭誥悉心宋儒義理之學爲文閎深蕭括每一藝出儕輩咸斂手歲乙亥補縣學生丙子鄉薦丁丑連捷成進士官吏部由主事洊升考功司員外郎簡授江西建昌府知府調贛州南安撫州改蘇州遺缺知府旋坐補蘇州府知府兼理蘇州關監督共和之明年再起署江西內務司司長改授豫章道道尹護理江西省長方先生之任銓曹也簿領餘閒資讀政書時或溽暑汗著茵席如雨而程

功弗輟尤留心典章制度吏畏服如神明莫能爲奸利紀綱爲之大肅遇有重
案當事率倚辦先生故其身預查辦之役者以十數計然先生夙夜在公屏絕
游讌人固莫能干以私時亦多所矜全洎宦贛迴翔四郡所至有惠政治行尤
異任建昌時嘗書官須自做四字於郡齋調守蘇州勤政愛民猶之在贛創立
農校召耕夫野老講習其中吏之抱牘者隨而往焉頗有冷泉判事之致時壽
鏞同官吳會以年家子晉謁自以氣尙惑遇事思改革先生則首以黃老清靜
寧一爲言至今思之雖若抑之實進之也其後先生重游章貢贛居腹地數歲
未啓兵釁先生一意休養民獲舒安終以長安似奕世事堪悲屢欲乞退會贛
南軍興官吏多避走當軸因屬先生以長民之責勉爲措拄閱三月軍事平引
疾去居滬壖自是遂以詩書老矣先生在家竺內行居官敦氣節處事勤敏果
決持身淸介儉樸人多知之獨其學養淵深通明事變探原政本洞燭隱微則

猶有不及竊者壽鏞近十年中與先生還往密著書立說輒先相示其所論議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而適合乎今之國情民意雖百世有可知者嘗引莊生迹生於履而履非迹之言以論政又病自詞章與言與行離爲二唐宋以降言與言復相違誠士子必讀明道之書以爲道即人之行人而無行可乎人而不知道可乎復病屈原以奪稿起釁爲上官所譖以致行吟澤畔乃託言忠愛作爲離騷實屬無謂祇以六朝華士鶩爲摘豔以詩賦取士遂流傳至今皆舊學者因有所藉口意欲詘詞章而崇經術凡先生論政與學之旨大要即是可見矣去年先生將歸故里謂壽鏞狐死猶正首邱則敬對曰死何所而不可奚必戀夫故土先生竟不歸而今死矣嗚乎先生以乙亥年十二月十日卒春秋八十有一配黃氏繼室薛氏子錫齡起常其章心暘心坤均前卒孫聖祐孝續曾孫友善友植友健友安所著有呻吟語節錄論纂課孫草撫郡農產考略話夢

集二卷平齋家言四種分爲春明夢錄二卷郡齋影事二卷西江贅語一卷客座偶談四卷更有平齋臆說二卷平齋詩存三卷續編三卷再續編二卷

贊曰少年取科名如拾芥垂老嗜詩書如調飢中歷仕塗有才而不衒且儼然以氣節任拙宦沈淪家無長物感慨時世悲憫天人是命之蹇耶抑斯民之屯耶一身退老意寄天下遺書俱在異日必有起而行之者庶無負其志矣

夏同甫先生家傳

吾友夏同甫易簀之前五日以書抵余曰吾輯四明經籍述要稿九册煩致之文獻社余驚訝趨往視之因語君異日必爲梓行君頷之而已而君遂卒嗚乎君以承明著作之才一持使節得士稱盛出爲良二千石勤政愛民退隱滬壖窮且益堅勤文字於一生而所留遺者止此可哀也已當光緒中葉吾鄉有四太史先後少長十年陸鎮亭先生及先公盛省傳先生及君相與砥礪文學領

紬後進其著述則鎭亭先生有鎭亭山房文集先公有困學紀聞補注小謨觴館文集註及奏草省傳先生有養園賸稿今君以世擯不用退而留意鄉邦文獻若華嘿農過宜言鄭千之四明文獻君既一一讎校若王履軒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君且校且讀曰朱子所謂盪滌邪穢消融渣滓者在此矣又曰鄉先哲遺書於此中求之實有裨於世道人心更以余輯四明叢書每書皆作序言君謂余書多難盡刊曷不用四庫總目例提其要略俾資參攷余大韙之由是集鄉人創四明文獻社於滬瀆先以編輯四明經籍述要爲入手推君主編凡淸四庫所錄者爲甲集載鄉志未入四庫者爲乙集鄉志未載者爲丙集二年以來甲集粗成皆出君手君屬致之文獻社者也嗚乎士不得志於世退而著述而天復靳之以歲月則又何者夏氏先世業農曾祖諱蒼棪祖諱祖芳考諱慶增工畫精堪輿貧而樂道孝於親友於兄弟以諸生老浙江通志採其行入

孝友傳尤嚴於教子故二子皆以科第起家君其長也君自少守禮法藹然之貌人人引爲可親幼時遇姊弟偶拂親意輒長跪代任九歲侍父疾奉湯藥如成人廢學者幾一年十四歲入邑庠旋食廩餼己丑舉於鄉甲午成進士改庶吉士明年授編修丁酉簡甘肅學政君校閱試卷務拔取真才無苟且甘省民風樸塞試優等獎以書籍更於學署之東重建采蘭精舍課高材生時陝甘總督爲陶公模君方按試回相見即三揖君君愕然陶公笑曰使者按臨各郡吾必屬人偵察士論翕然固無待言減車馬省夫役深恤民困使者年少能如是可賀也辛丑任滿乞假省親越三年丁父憂服闋充國史館纂修編書處詳校本衙門撰文協辦院事武英殿協修功臣館纂修實錄館纂修憲政編查館考核專員掌院孫公家鼐尤契重之常親造其廬商榷經筵講義君代屬稿多所匡救己酉冬授江西吉安府知府君以文學之士遽綰郡符自以爲非習兢兢

於吏治民生先是君未赴任吉屬永新縣以省派兵拔罌粟民與兵鬨撫使者馮公汝騤謂君儒者何以善後君謂不教而誅心有不忍計莫若召鄉耆條誥之使曉利害既蒞任本前意行之復檄屬改藝木棉而永新罌粟之害亦除吉水民爭山田械鬬十年不決君詳察案情一判無異辭民以是皆愛戴之辛亥丁母憂去任民國成立以簡任職存記充江蘇沙田局總辦江蘇印花稅處處長不矜明察罔涉苛煩其素存者然也君諱啓瑜浙江鄞縣人生於同治乙丑十二月十二日卒於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一配李氏先君七年卒子宗瀛宗瀚宗淮宗淮前卒女三長適馮保功次適蔡同瑺三適朱奮熙孫功模功樑功權君先營生壙於鄞西馬八橋將歸葬其子來乞傳余交君久因敘之如此

論曰昌黎謂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

必傳於後今君之仕始若少遂矣觀其決難操成算斷獄無疑滯則雖使之任方面恢恢宜有餘也矧其從容肆應儼有古經術飾吏治之風焉然而外補不過一守卒乃爲時所棄窮而著書又若天故開其爲此而抑之於彼垂老所僅欲成就者亦復莫能竟業嗚乎雖欲莫謂之天不可得也已

朱節母汪夫人家傳

壽鏞以次女妻朱公擇熟聞餘姚朱氏累代詩書篤守榘矱循循不敢僭越禮法無男女一也甲戌之春始游姚江既訪陽明洞登棃洲祠堂瞻舜水遺像因與燕生湘生諸昆弟縱談忘倦宿於其家更拜見節母汪夫人時夫人年七十有七矣貌莊嚴而性和藹子弟彬彬悉秉命而行發一言無不中向之聞所聞者乃得見所見越歲冬而節母卒壽鏞往弔之則見舉家皇皇然如失柱石長幼哀感蓋德之入於人者固深且久矣公擇爲燕生之子出後伯鼎茂才者也

伯鼎諱定基幼年劬學以縣郡院三試第一入泮儳所謂讀其世書揚於文辭
者歟是爲詩南孝廉之曾孫久香侍郎之孫肯夫詹事之長子而節母則伯鼎
茂才之配也姓汪氏世居安徽盱眙考諱祖綬以咸豐丙辰進士官江蘇吳縣
知縣節母幼敏慧讀書明大義文字鍼黹靡不工年二十一于歸時翁姑均在
堂君姑李太夫人善治家見冢婦生長華門而習於勤儉益愛之重之無何茂
才患骰疾臥牀踰四年日夕侍奉衣不解帶而病卒不起歲甲申十月也茂才
年二十有六節母長茂才一歲耳人生而失所天天性之所激盪痛不可止而
思一死以遂其志烈士殉國烈婦殉夫其心一也節母既卒哭潛懷白刃猛刺
喉遇救未殊復絕食追君姑李太夫人持糜泣告之曰汝死吾亦不復生節母
默無語久之幡然悟以爲身死而家無恙則身可死身死而累及家求節之名
負孝之實吾其無死乎於是稍稍進食而李太夫人之心始慰嗚呼歲寒知松

柏不幸遇此歲寒而又不敢相隨於煨燼悲夫自此以奉姑持家爲己任李太夫人亦一以家事任之諸兒每日自塾歸輒命就嫂讀節母爲正其句讀審其音韻又間述舊聞軼事以娛君姑自戊寅以迄乙未事姑十八年凡賓祭婚嫁錢穀烹飪有勞役劬躬捷往無他諉姑臨歿以事嫂如母諭諸兒鄉里皆曰宜也當斯時上受遺命之重下念夫弟猶有未成室者一家之責繫於一身節哀順變躬任鉅艱規畫井井一秉遺法無或墜丁酉戊戌爲夫弟湘生鄂生娶婦夫弟仲立出嗣詹事之弟鎮夫久異居夫婦先後卒節母復經理其家先撫仲立之次女爲女詩書女紅皆親敎之洎己亥公擇生遂承其嗣及晚歲見諸夫弟卓然有以自立生齒復日繁後嗣皆有志讀書節母顧之色喜蓋由沍寒而復一陽天道然也然秉性謙抑窅然自以爲婦職所宜盡而時時稱揚世澤且以爲一門鼎盛皆食舊報無絲毫德色惟諄諄以守祖訓勵所學勤所事戒子

孫此又大丈夫之所難而得之於巾幗今之世有幾人哉節母春秋七十有八先十八年以節孝褒揚如例著有瀟碧軒詩草一卷子一善鈞卽公擇也女一適南陵何崐華孫鉛泉任泉蒙泉孫女頤祖頤雲公擇持狀乞爲傳因論次之俾誌家乘者采覽焉

贊曰語云死節易撫孤難節母年二十七而寡夫弟既衆下無遺孤遂其志而死死又何憾顧聞邁姑一言幡然知所輕重卒能以一身之不死劬勞五十有餘年維持家政於不敝一門稱之爲母鄰里鄉黨咸曰斯人也足以母斯家矣而其家亦以母德歸之孔子曰天下之民歸心焉夫歸心云者豈能強而致哉雖然亦苦矣

蔡君雨潮家傳

吾鄞蔡氏其先出自莆田唐時有諱元偉者始徙長洲其後人避宋建炎之難

乃卜居鄞之豐樂鄉至六世諱海康遷居潘火橋洎峴苔先生由貨殖起家好施與依范文正公遺規建義莊創學校設育嬰堂以義行旌於朝邑乘有傳南皮張公之洞嘗志其墓曰積之錙寸而斥之以千億薄於自奉而厚於養人者是也義行公生二子長卽先外舅嵋青先生次萊卿先生是爲松柏兩房余侍外舅久不及見萊卿先生及其子月笙自外舅沒兩家有事輒就商數歲以來與雨潮琴孫往還益密雨潮主松房琴孫主柏房方喜義行公一脈繼述有人不幸而雨潮遽卒是可痛也其子同珪來乞傳因敘其概君諱和賚字雨潮先外舅嗣子也性純篤持躬謹恪少習商既長能矢敦厚以從事其業嗇於己而孳孳赴義自以早歲讀書鮮所得遇稠人廣坐文酒燕敘退然其間不敢稍出論議衆咸推爲長者嘗造余見所印明本釋讀之大喜攜以歸他日語余曰夫人生世要貴種德劉氏云浮世功名蠛蠓耳卽財之去來與功名之得失亦奚

以異吾輩席先人餘蔭惟有兢兢守厥規矩不敢稍有外慕也先外舅遺產僅足庇子孫嘗設蔡同德藥肆同懋參肆旨在濟世逮君繼業務承遺志選品必精資費罔惜復設酒廠以防火酒羼雜設膠廠期陳陳相因久而後市其效彌宏族有十八房祖堂義行公生長之地屢厄於火久燬不復謀諸族人旣相率讓產歸公君遂出二千金爲創於是踴躍相繼堂乃復成義莊本義行公首創君尤盡心規畫不遺餘力有族母老而失養君事之如母周其孔乏無或懈邑中修通志滬上獻飛機君皆量力從事罔所顧惜人或以是稱之要不足爲君多余交君久每聞其言藹然仁者及覩其行則皆用仁術之效又名其堂曰光裕益可以見其志矣孔子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如君勉竭其力於親於仁不亦君子乎哉年猶未也而遽死余於君之死又安得而不悲也君體素弱往歲病經年而愈今年丁丑夏偶感風邪因而嘔血余方以嫁女至燕市比歸

見君病甚六月二十午復視君疾益審其不可爲君遂以身後事諉余余旣受君囑而君遂以是夕卒君以己丑生春秋四十有九元配陳氏繼配趙氏子一同珪女一菊芬

論曰先外舅年五十先君贈以言有曰義行公沒逾二十年撫孤恤嫠之不懈昔之族鄰待舉火者如故也贈袍分金之相繼昔之孤寒資廈庇者如故也橋梁道路之或阤錢米衣藥之必需昔之仰成而受施者如故也今距義行公之沒已五十九年卽去外舅之沒亦二十九年有賢子孫奉承弗失能以義行公之心爲心義行公之行爲行倘所謂無改於其道者與而天不予雨嗣以壽又何也雖然壽有所限澤乃恆積勗哉後嗣邁種厥德用慰先人卽亦君之志也夫

方君選青家傳

余伯姊歸鎮海李如山如山仲妹壻則方選青也選靑席豐厚而行敦飭又好黃老家言知攝生術尤慷慨急人之難余嘗歎以爲難能久與之游逮哭其死可喟也其孤傳沆持狀乞爲傳雖不文寧忍辭按狀君諱啓新譜諱積銓姓方氏選靑其號也方氏先世居閩之莆田宋時有諱軫者官於鄞因家慈谿之鳴鶴山再遷鎮海之柏墅遂爲鎮海人君祖潤齋先生用貨殖起家義行著聞上海之有四明公所先生始之考黼臣先生繼志述事家益隆盛生四子君其仲也性仁厚與兄式如弟叔陶季揚最友愛自黼臣先生捐館式如出爲幼鹿先生後家事悉由君任之方氏以樊遷著於時凡蕪鏞質庫錢肆之屬世傳其業而錢肆設於滬瀆者四設於甬上者二君顧不屑屑家人生產而有事乎詩書又能不墜厥業因時推變督教其子益弘大之儻所謂擇人而任時者非耶嘗謂鄧禹子弟使各執藝非惟守業且所以立身也因使傳沆從德人賓伯來受

化學傳沆既精其學爰設化學工業社及國貨公司不獨弘其世業駸駸能持商戰之籥而收裕國之效矣余每慨互市幾百載出與入莫之衡天下攘攘羣玩巧而事末國以是蒙其病而或莫之省也彼務長子孫守富貴者則唯較銖黍競錐刀效賤丈夫之爲然則如君之志行寧不足稱哉寧不足稱哉君垂老既絕塵氛日以蒔花藝木自娛會海上變起君憂憤成疾竟以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卒距生於同治十三年甲戌春秋六十有五配鄞陳氏繼配同邑李氏梅塘先生女也側室歸氏陳氏陳氏子二長傳沆李出次傳㮾陳出女三長適慈谿裘光熉餘待字孫二之渠之㮴孫女一

贊曰昔太史公傳貨殖稱陶朱公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君與友同貿易畀其貲獨任之無吝色又喜講求醫學遇貧乏勸之醫而君任其費無識與不識皆然也君貌瘦弱如不勝衣臨大事決大疑定論不可搖惟宏毅者能任

重非仁厚無以發身彼性天之所篤固如是夫

## 高子白先生家傳

壬子之秋壽鏞始司浙財政承胡君銘槃之後而先胡君者高子白也初浙省光復以湯公壽潛爲都督子白長財政愛惜物力食寡用舒子白自始涖官以至去職出入惟謹攷稽簿籍不苟絲毫壽鏞於是得躡舊規從容而理之及癸丑風潮陡起金融杌棿子白方總理浙江銀行集議平定自未達丑卒能轉危爲安此皆壽鏞躬與其事患難共之者也忽忽二十七八年一會晤於滬濱再傾談於杭之彌陀寺其跡雖疏而交合無所間今不幸子白死矣其配高楊石君與其孤維勳等持事略乞爲之傳雖不文奚敢辭按略君高氏諱爾登別號君鰲子白其字也先占籍浙江紹興清乾隆間始遷杭遂爲杭縣人世以仁厚著於鄉考諱雲麟字白叔同治丁卯科舉人內閣中書重宴鹿鳴嘗於西湖花

港側築別業曰谿廬時集文人詩酒爲樂泊如也姚金太夫人於清季首創天足會設產科學堂實爲女界先道昆季六人君行五秉性穎敏年十九東渡日本先肄業成城學校旋入陸軍士官聯隊卒業於第十六期騎兵科爲中國派遣士官留學生第三期也與蔡君松坡蔣君百里蔣君伯器許君汝爲同卒業而二蔣與君時推爲浙之三傑焉甲辰歸國年方二十三會値國家多故北洋方練新軍袁項城主其事段合肥爲練兵處總辦君爲幫辦多所擘畫及岑西林督兩粵檄調至粵充廣東營務處會辦兼陸軍學堂總辦岑公卸職君入都任陸軍部協參領旋復入滇任督練公所練兵處總辦兼講武堂總辦滇之有講武堂實自此始將材輩出君之力也然亦以此爲上官忌浩然東歸未久武漢革命長江響應君與陳君其美夙相契會攻上海製造局幾瀕於危終克之顧君浙人也以爲桑梓之事宜身先之乃與周君赤忱等率志士由鐵道進浙

撫增輜閉城爲備卒毀城入遂光復杭州君先被推爲財政部長嗣改爲財政司長創設浙江銀行省之有銀行濫觴於浙而財政調劑得宜諸多匡益昔熊君秉三嘗謂自治之無負於民者惟浙耳然則前所云云固非壽鏞一人之私言也無何項城稱帝君間關走滇與蔡松坡李協和唐蓂賡方韻松諸君同舉義旗即今所謂雲南起義是也君任護國軍總參議時滇軍由桂入粵廣東嚮義君贊畫獨多西南臨時政府成立方公韻松任福建靖國軍總司令君任總參謀長兼第二混成旅旅長駐軍閩粵邊境時督閩者頗增兵對抗君與呂戴之陳雄甫相聯絡以浙軍爲犄角漳泉各縣望風來歸軍勢大振閩南粵東始得爲國民革命軍之肇基馮顧君淡於榮利尤以軍閥恃功驕蹇爲恥會陳某專權跋扈侵淩友軍遂託故引去壬戌四月君父母重逢花燭由是得朝夕定省而浙督盧君永祥爰聘君爲督署參議時值直皖不和江浙私鬭將起使者奔

走道路浙之人士創設西湖博覽會君實佐其事壽鏞時再司浙之度支亦預
斯會孰意會之成立之日即爲五省出師之秋未幾而壽鏞亦去浙矣君被任
甌海關監督未赴再任徐海道尹強而後就徐州當南北之衝縮轂摩擊連年
疊遘兵事民生凋敝君刻意撫綏既興學校又治水利視事凡十有八月民歌
惠愛既引病去頻歲蟄居迨國民革命軍統一南北奉化蔣公與君始相識於
留學赴日之始繼相契於滬軍樹功之會欲以鉅任畀君而君屢病未愈不克
出山延充顧問朝野利弊多所密陳蓋君愛國之忱老而彌篤也君承家學氣
象雍容少年即以善奕名中歲致力詩文兼擅詞曲詞法辛幼安文摹王半山
三十八歲以後潛心內典尤重禪宗故其晚年屏棄浮華得力又多在此七七
事變以後居常鬱鬱而病益不可爲易簀之日神識清明猶殷殷以報國勗兒
輩以生寄死歸無所繫戀純任自然念誦佛號詔告家人不得悲哭以擾靈魂

此非有所受之耶君卒於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二日卽夏正己卯十一月二十三日卯時距生於光緒八年壬午二月二十三日辰時春秋五十有八子維勳

嗚歧女斌儀

論曰嘗聞君言大丈夫宜磊落光明有公國而無私雠生平蹈死者屢矣而卒不死天其恕我無他乎今君以天年終縱不云壽而堂堂正正不爲詭譎見道既篤一不如志浩然而歸雖處困窮不恤也其將兵也有儒者風其勤政愛民也以廉以惠又與余言某歲病甚忽夢某弁相告死於滇之某村乞歸骸骨馳電蔡松坡杲得之由是不敢持無鬼說嗚呼卽此以觀君之與士卒同甘苦而一生惠之入人者深可知已四大皆幻真如常存道在然耳嗚呼可以傳矣

贈金君筱孫序

昔李杲堂述其大父參軍公言曰不讀史不能見古今是有目無視也不言詩

不能申唱歎是有口無聲也更自言初讀史記意搖搖無所定少學爲詩諸公謬相推及與舉公狄定交徧和其詩每見一篇即報書曰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今讀杲堂集未嘗不與史漢相頡頏而其詩血脈一絲微茫關合然當時公狄勸其勉進德業留心第一等學問即文章氣節尚屬第二義耳古之人所期於友者遠且大如此兄數十年前之得失毀譽乎哉余持此以告吾老友金君鐵孫余與君交三十有三年往者示余以所作詩四卷且舉先世里居自署曰安樂鄉人余盡讀之其贈余詩有曰議郎鹽鐵成書易計吏租庸報最難子美馨香三嗅泣堯夫安樂一分寬不禁慨然於理財之官之不易爲也而回首夙昔余與君共事海上是爲厠身計吏之始歲月易得素髮皆霜境隨事遷俯仰陳迹我兩人復得持頤而笑往事縱談向之相期可謂無負矣晁文元公曰天時之順序本乎天也據理則有常而或有不常人事之得失本乎人也據理則有

常而或有不常方君榷貨於滬二載有餘績報最歲庚戌夏江蘇度支公所創立布政使者陸文烈公也檄君莞榷時撫使者爲雲陽程公並將延君入幕爲財政僉事未一月遽登白簡及後知爲君榷貨時桐油認捐案也人莫不爲君寃且莫不爲君異夫契之於先矣而遽劾之於後何也豈得失真不常乎抑亦逢其知音千載其一固難其人乎故事院以事下司司必檄員往勘時勘者爲福建陳某本書生謂桐油銷滬及鎮江下游滬認捐則下游額必絀又謂認捐不及額利在商司據其說申於院屬稿者爲幕僚吳某左右莫之知亡弟子京時方在幕聞而告君其後君上書辨亦莫之省余嘗佐榷淞滬攷其實矣所謂桐油捐者官徵歲僅七百金商認則三千五百金認捐數月下游轉盈五百緡及改革之明年又由商認減爲二千四百金至裁釐方罷是二說皆破矣假使勘者不粗心以掉則君可以不寃又使屬稿者能辨別是非則雖處之罰而何

至於罷廢蓋文烈性剛毅非嚴酷者比更非欲周納君之罪也顧雲陽時方以察察爲明羣下莫敢進一言彼賢則賢之彼否則否之是可怪也今君年七十矣德業日進公狄所謂第一等學問已盡之矣其文章稱於世尤在任史館時表彰氣節之士則又有合於第二義者况其事大白於後君又從政十餘年人莫不知君謹厚廉靜乃於其壯時事不能無憾抑若搖搖無所定意者將謂理財之官之不易爲士生於世知己固難逢歟昔蘇子美以一飲食之微坐廢爲民歐陽子深惜之然不失爲子美邵堯夫非唯自樂又能樂時故名所居曰安樂窩如君精熟史事非無視者工於詩非無聲者見古今申唱歎而已余辱與君相處久因以公狄勉杲堂者爲君勉焉君以安樂自號家有佳子弟毫釐而好學康彊猶昔余雖老猶得從君以勤文字爲樂然則絀於彼者優於此天道之無往不復不益可見乎因書以贈之

游蜀草序

憶辛亥秋岑西林使蜀檄余偕未果也忽忽二十八年余六十三歲矣乃得徧攬川蜀東南之勝豈非天耶諺云老不入川意有所懼乎夫有所懼則寸步難行矣况蜀乎哉蜀道之難非論於今日由歇浦達香島二日耳航空一日耳三日即至難於何有空行平坦縱遇雲霧稍稍顛簸而已余以戊寅端午前一日出門凡七十五日而歸意氣慨然不自知其老斯行也爲光華之復興也所事既畢一登青城山再登烏尤山更登峨眉山而其它目之所接者不計焉西蜀稱雄都古昔英豪建功立業山林隱士藏器待時餘韻流風千載如昨境之所觸因發爲詩不復計其工拙焉凡得詩若干首而以九老洞記附之則寓言也名曰游蜀草藏諸笥歐陽子曰物聚於所好而得於有力者之彊余曰物聚所好則有之必得於有力者之彊則非也事成於所志能無懼而已矣無懼之力

勝於有力能無懼卽所好聚之矣余不能詩脫口而出者亦無懼也讀者有以諒我戊寅秋九月游蜀草先已付印自註

戊寅光華年刊序

自有光華於今十四年矣歲皆有刊獨壬申無之曰有故其故何歟曰與今歲同今歲旣與之同矣而不廢刊何也曰今歲更甚於壬申矣自壬申至今凡六年此六年之中銖錙纍之者更越於前八年列子所謂變物之形易人之慮智勇之力由化而成孰測之哉一旦而形動矣實破矣隨起隨滅矣其幻耶其夢耶約園子方治列子豈病忘者耶則斯刊之不容已謂之學幻可謂之記夢可謂之示不忘亦可矣約園子人僕耳其與約園子同爲役夫竭其筋力晝則呻呼而卽事夜則昏憊而熟寐心形俱疲蓋有不求慰喻其勲者矣卽從約園子游者學操舟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非

重外者也凡重外者拱內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令天下皆呂梁也而並流承之矣是何也蓋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則被髮行歌也固宜雖然既其文猶未既其實也試觀三年之不敢念是非言利害者何若五年之更念是非利害者又何若七年之更死是非利害者又何若九年之不知我之是非利害彼之是非利害者又何若吾願從吾游者之外內俱進也昔者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釋之者曰至純至真卽我之性分非求之外慎而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冒步艱危哉夫智計勇敢固難能可貴矣然冒艱步危則更有進於此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所謂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奚由而入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

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嗚呼彊弱之相互禍福之相倚亦在覺之悟之而已矣夫能覺能悟則天下皆將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莫覺莫悟則與游者且莫汝告也而孰相濟也列子更引惠盎之對宋王曰孔墨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諸先生皆可爲孔墨諸弟子皆得爲孔墨之徒昌黎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何爲此皇皇也誠欲愛利天下也入水火貫金石變物之形而易人之慮者尤在乘虛不墜觸實不硋且知劍之不足殺人矣列子曰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能辨其游者壺邱子曰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然則視爲幻非也視爲夢更非也好惡不亂吾心忘非真忘則得之矣爰繹斯義爲吾光華同人進一解焉斯刊之編約園子聊盡人僕之

職也若夫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則望諸天下士矣因書以弁首民國十七年六月

光華附屬中學戊寅級紀念刊序

吾光華大學附屬中學戊寅級畢業生將出刊問序於余余適兼領中學諸生之請不敢違也憶今年夏嘗有事於蜀矣瀕行大學畢業生以畢業紀念刊屬余序之余方治列子以列子之說爲之序矣今余自蜀歸以其游蜀之所得序斯刊可乎余東西南北之人也既登泰岱泝黃河攬漢水登萬里長城於歙則黃山於贛則廬山於蘇則金焦及天平於浙則普陀洛伽山金華之北山顧所謂峨眉山者其高超五嶽青城山號曰五嶽丈人登峨眉則青城爲培塿矣獨未得一至今之有事於蜀將以煥發吾光華也非以登臨山水爲樂也然瑰偉絕特之境益欲往而觀之於是先就薦紳先生考問所以斆學之方與夫因時

制宜之道又覩其地學校之固有者若四川大學若重慶大學若華西大學若歌樂山下之教育院更覩其遷徙而來者若中央大學若復旦大學若武漢大學其規模不一其莘莘學子有志焉則一也荀子曰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誠哉是言也己之所事旣畢不得不勤館人而償吾願之欲得者因泛舟循錦水而下過彭山卽李白遇老嫗磨鉞處也過眉州卽孫書石畫之所藏庋者也過青神卽所謂裴歐而後有誰覩者也至樂山少休焉則見青衣沫水雙流相鬭卽漢之平羌地也遂上烏尤訪淩雲郭舍人爾雅臺蘇東坡讀書樓在焉越宿而達峨眉其下纔五百五十尺耳高者則三千尺凡四宿而至金頂寒氣慄慄逼人夏日著綿衣猶薄夜則圍鑪復遇雨天霽登最高處東觀雲海西望雪山觀止矣余每攬一勝輒繫一詩今不贅夫登東山則小魯登泰山則小天下觀於海者難爲水山水之情聖人所

不能已卽以余登峨眉言之始則平坦繼而險及至頂則艱難曲折幾墜者屢矣人第知游峨眉之樂而不知千辛萬苦乃能至其地則凡欲償吾願者大率類此諸生之求學也固莫能外推而至於家國事夫豈有異哉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庶乎近之且中學之卒業也猶望峨眉而僅至山脚方五百五十尺耳及於頂三千尺所謂千辛萬苦者更不知幾許倘中道而廢欲求瑰偉絕特之觀更安可得諸生勉乎哉知良農良賈之耕與市不以水旱折閱而輟則知士君子之道矣知勞苦之事之爭先則履險若夷不達不止矣智者樂水仁者樂山隨在皆樂也於富貴於貧賤於夷狄患難曾何間乎況山魅水怪無處無之吾不以魅怪而傷吾志可矣抑余登峨眉方及半聞有獵者獵猿猿去羣猿號呼徧山谷必得其人攫之獵者不敢至羣猿自是出必相聯結後無聞有獵者嗚呼物猶如此可以鑒矣因書以爲序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

己卯光華年刊序

己卯冬光華年刊成畢業同學循例問序於余余默然久之光華成立十有五年所處之境月異而歲不同然有史以來艱難困苦未有甚於今日者也今以吾中國一百年中大勢論向之所謂藩籬者今皆撤廢無餘向之所謂海防江防陸防者今漸漸移而至於腹地向之所謂財源與夫貨幣等等今或左右於他人之手向之所謂工商者今無一不與鄰國相連繫甚且得操縱之極而至於文化風俗亦時時影響於他邦卽以農言北宋之時東南膏腴畝值百緡今且貶其半矣我以生貨往彼以成品來盤剝之餘幾何不取膏血而盡之也然則今之艱難困苦固甚矣他日之艱難困苦更有甚於今日倍蓰者矣學校者所以植人才應世變也應一時之變易應未來之變難一時之變狼突豕奔有時而息未來之變鯨吞蠶食其患無窮吾將擇何術以處此乎就吾校之學系

言曰中國文學曰外國語文曰政治曰教育曰歷史曰社會曰數理曰化學曰土木工程曰經濟曰會計曰銀行曰工商管理茍人人而深造焉其足以應變乎未可知也倘僅得其皮毛焉其有負於植人才之意則罪大矣往者余嘗謂世界言商戰而我無其備遑論戰今推言之世界皆以學戰而我無其具遑論戰然平心言之非無其具也有其具而人莫之究也古人云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則爲物格夫忽然識之者非學何來以古人之說合於今日其理同之就其理而合於事千變萬化將何所適其宜乎孟子云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欲變其俗首在懍懍乎匹夫之責兢兢求事理之真負責則可經可權合理則宜今宜古知工商之足以救國則必無忽乎理化知教育之所以濟世則必普及於社會知勞動資本之調整則銀行必審其運用知生產消費之支配則經濟必探其本源大之則歷史政治之變化必

期合於時代小之則土木工程之建設則必宜精其技能夫五官當簿其類此一身之會計也十年生聚十年敎訓此一國之會計也司馬遷曰會稽者計功也閉門造車不必出而合轍凡吾同學畢業者其何以求轍之合吾同學未畢業者又何以於造車時求其合轍之道乎余爲世變懼因大聲疾呼爲吾同學告此其使命吾同學負之雖然豈僅吾同學所能負之哉爰書以弁端時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也

贈效實己卯畢業同學序

鄞之有效實中學二十八年矣滬之有分校又復二年主之者馮校長威博也輔之者諸名師也國難愈甚志氣愈堅實方實苞於鑠盛歟茲者畢業同學屬余一言爲介余惟學之爲言效也墨子曰實榮也孟子曰篤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效實之命名也實取諸天演論夫物競天擇理固然矣物競至於今日更甚

於昔今之科學皆昔之制器尙象之遺也顧自三代以後人莫之講而歐美之士得夸於世以爲獨擅然形下者必有形上者以御之則庶乎非僅僅挾以爭機利己也此效實意也且形上之學就吾鄉而言自漢任子創治己之說唐孫拾遺好孟荀之書宋慶歷五子正學四先生以逮厚齋東發元之二程明之南山文定其尤著者也洎乎明清遞嬗之際錢張諸先哲六狂生五君子者出蒼燐碧血氣壯山河偉節凜然尤足爲世法有淸之初證人講學諸萬迭興以迄全謝山繼以袁陶軒王艧軒經師人師綿延不絕今豈異於古所云乎是又在同學效其實矣且學無止境自幼至老皆學之時也中學升之大學草木萌芽之始也老子曰作始也簡將畢也鉅譬諸農夫但問耕耘不問收穫天下未有實至而名不歸者也抑余讀史記蘇秦傳彼亦有所謂效實者曰事秦必割地以效實蘇秦策士也僅知割地效實之爲害吾反鑒之而得其道專心并力壹

意而效學術之實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不亦可乎因書以爲贈

陳母李太夫人七十壽序

吾鄞迎鳳橋陳氏以詩禮傳家世科第同光之際尤盛丁卯一科兄弟叔姪賦鹿鳴者凡五人及乙酉秋闈又復兄弟二人其一人卽吾太親翁子深先生也洎後艮初以壬寅舉於鄉君貽以己酉拔於省科舉既廢余長光華大學式圭爲吾門入室弟子今以文學士爲吾光華中學國文師則皆子深先生之子也斯固由於涵濡世澤者深而不徇於外物不競於邪侈其得之於母教者更有足多焉李太夫人爲讓卿先生之女子深先生之繼配也先是江太夫人生子三艮初方十二歲君貽方八歲幼泉則期歲餘耳自太夫人爲之母養之撫之恩勤無已以至長成艮初嘗告余曰吾父嚴而母慈幼時背誦偶失記則施以夏楚吾母必勸止之不獲則繼之以泣慈愛之篤與先妣在日無少異也及生

熙徵式圭則督敎之與諸子無異也憶余方冠與艮初爲文會往來始密其後包補園先生館其家余更時時以文字往請益則見君貽與諸弱弟衣布素或暢論文體或朗誦經書彬彬有禮法余登堂拜謁子深先生挹其道貌敦朴渾厚於世之所侈大者一切屏之不爲意余以禮稱之曰太親翁而先生謙讓者三顧未及見太親母耳由今溯昔忽忽四十有餘年而太夫人年七十矣艮初爲姊丈李如山之妹壻而余又與陳鳳三有連鳳三艮初之從叔也遂交相謙云吾鄉風俗樸茂世家大族雖甚豪富非惟不以斯驕人而相攸必求諸讀書種子及成家室降心相從躬親箕臼無絲毫德色流風餘韻往往然也況讓卿先生以勤勞起家父老相傳每出門遇風雨手一傘足兩屐人莫知其爲富家翁也太夫人一秉家教門鮮臧獲有患則同其戚有喜則同其慶此豈有所僞飾者耶艮初又與余言當辛亥改革家有典業貿多贖少業將不繼吾父有難

色吾母立出外王母遺金數千助之先業賴以不墜則又大丈夫之所難而得之於巾幗其過人者遠也艮初又言吾父體素弱吾母護視歷三十年如一日吾母年五十吾父見背舉凡內外上下委曲周旋吾母以一身任其責中經國家多難家業變遷相機以應裕如也小子與諸弟尙能各安其業非吾母之力烏及此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不啻爲太夫人詠矣今年夏正十月初三日爲太夫人七十帨旦戚友將奉觴上壽艮初上請不許於是謀所以爲文壽其母者而屬之於余余往歲於艮初六十嘗以詩贈之雖不文何敢辭爰就所見所聞者書以爲太夫人壽歸震川引王半山之言曰賢者道𣶒於中而𤂎之以藝無祿與位以爲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今世事蜩螗矣艮初方僕僕於道路幼泉侍親在家熙徵逭在巴蜀式圭躬執敎鞭皆有以綿延世澤鄉之人既稱道陳氏之所以教子孫者如此復稱道外家李氏之所以垂範者如此

更稱道太夫人所以相夫教子使不以家自累者又如此而艮初昆季道弸於中而藝襮於外則固不在祿與位也且子若女與夫孫男女三十一人曾孫男女二人環而侍側斑綵齊飛甘飴嬉弄太夫人顧之喜益可知已繼自今願歲歲祝太夫人壽更願由剝而復時和年豐不僅爲一家慶也是爲序

## 平齋詩存三續編序

何平齋先生以乙亥十二月十日卒壽鏞既爲文傳之其後孫聖祐孝續更以詩存三續編一卷鈔示荏苒五年餘矣今始刻之其故何歟當先生之刊詩存正續編也歲在辛未之秋及再續編刊於甲戌冬自序既述壽鏞強促付梓而又云傷時濺淚所作多得於兵間天災人禍擾攘倏四載時勢阢杌幾於萬方一概抑知先生沒後其情景有甚於昔者乎然則亟亟欲刻先生三續稿更烏可得雖然壽鏞之於先生以道義相終始者也往者始需吳會少年意氣視天

下事任吾所爲而先生折之以寧靜及年五十六退休滬上絕意不復問世事先生諷之以詩曰讀書萬卷關何事對此元元只引慚和壽鏞漫游三天竺詩壽鏞故不善詩嘗漫詠之而先生輒和焉有所作必以示往來函札成帙固無時不互相探討也憶甲戌歲先生著政論謙曰臆說蓋從偶談中别闢蹊徑取諸子百家言舍空談求實用分論政論學爲二卷思而以醫薄俗書成之日告壽鏞曰十年工夫未得一當今日息心靜氣研誦一過乃覺平日所注意處歷歷如在適如素願云又曰今日之爲王充者必多但有王充之學則可嗚呼先生豈僅今之王充哉自乙亥秋先生病旋稍愈由是精力漸不如昔每談家國事輒嗚咽流涕壽鏞轉引先生放言詩所云正惟震盪甚適可圖共存者以慰之先生亦破涕爲笑然不數月而曳杖逍遙矣豈非天耶先生之詩詩史也醞藉和平老而彌篤壽鏞亦既一再跋之今讀三續編尤精粹誠可謂究觀天人之際知命而

不惑者歟顧壽鏞自念憂患餘生漫漫長夜撫此賸稿欲刻而未刻者屢矣一日忽讀先生遺札有隨時刪改期於瞑目爲止將來仍以奉託之語雖非爲詩存言而揆諸始終之義豈可忽諸爰倩王彥行讎校三月而梓竣感慨夙昔乃復爲序以誌痛云辛巳孟春

## 讀易臆斷跋

右讀易臆斷三卷余老友沈瓞民作也自余與瓞民交忽忽三十年矣相處皆在憂患中而憂患於今尤烈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讀易於憂患之日而其旨愈永是書以君子終日乾乾始以豐多故親寡止其有合於吾兩人相交之意焉夫易之道大雖孔子猶有假年之歎豈易言哉瓞民每讀易見章句異義抑於胸臆不能不斷筆之於篇名曰臆斷其關於象數者別撰釋疑二卷余未見釋疑今盡一月之力就自謙所謂臆斷者讀之皆取諸古籍碎金片玉豫是有益

悉皆抄内載自李唐不及趙宋逞論元明顧於清儒之言漢學者則又往往辨之蓋既談漢學一一宜得確詁未可輕心掉之也用力可謂勤矣其尤精者如辨河圖洛書如釋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如解參天兩地而倚數皆爲不刊之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至於昔人斷章取義而黠者更假易以逞其私又排斥不遺餘力於世道人心裨益鉅矣蓋自竹礽先生諱紹勳撰周易易解十卷周易示兒編三卷周易說餘一卷於易學得其統宗𠁊民秉承庭訓朝夕於斯合象理數三者會而通之求易於易之中不於易之外倘所謂即物精思體用相涵者歟抑尤有感者其註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述先德之言曰樂天者知天時也順其序而修身是樂天之本旨也余宜與𠁊民共勉之校竟因書於後庚辰春

曾子瞻斷跋

余讀沈君瓞民所著讀易臆斷校竟既爲書於後先是瓞民嘗以管子校正之稿屬余余就所蓄管子諸本略爲比勘一知半解別紙書於眉端而瓞民遽以入諸編慚愧無地矣夫讀書難讀先秦諸子尤難諸子出於王官與諸子救時之說本可並存管子一書其源爲道家其流爲法家而儒家陰陽家名家墨家以至縱橫家雜家農家後之所謂九流者無所不包詆之者爲譎策譽之者爲寶書其書非出一人之手其言非爲一時之說固可斷言顧其精神所寄卽班固所謂股肱材者莫管子若也欲信管子宜信周禮余嘗就論語齊至於魯魯至於道一章反覆推闡而推原於周公制禮作樂之精與太公三寶六守之大爲今之言治者所莫能偏廢救一時與垂萬世其道雖異其意則同周公欲垂萬世而禮樂之功緩太公欲救一時而簡易之效速管子者法太公者也而周公之法未嘗不取焉首憲之法本諸象魏幼官之圖原於保章軌里連鄉卽鄉

遂之制民無雜處卽體國經野之遺種種妙用而濫觴於使民知政之深意而尤在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正使諸侯不吾虞而吾獨得安國富民取盈於天下也故孔子雖斥其器小而深許其仁仁何以見見之於其書然則謂管子書僞者謂之未嘗讀管子書可也天下之斥爲僞書者以爲書僞則可不讀矣執此論之公山以費畔謂之後人僞竄而將使後生小子遂廢論語可乎老子謂爲戰國時人而使五千言河漢置之可乎孔老之書既不可廢則管子一書與其謂之譎策毋寧謂之寶書既謂之寶書矣大義所在固不可忽一字一句亦在必研差以毫釐謬以千里讎校之學尙已戕民精心結撰一一求其可證不爲高談闊論而能平心靜氣得其窾窔夫豈苟焉而已方今天下多故欲求管子其人又安可得然則其書尤不可不讀讀之而孟子之所以卑管仲與孔子之所以尊管仲者益憬然矣庚辰夏

語譯廣解四書讀本序

沈知方先生既卒之明年其子志明持語譯廣解四書讀本請序於余余與沈氏有姻婭之雅顧未識先生也志明且以粹芬閣藏書目贈乃知先生平昔收藏富不惟詩書啓後而將以先覺覺世之後覺者也低徊之不忍置先生之於是書也自序曰聖訓出於體驗事業根於學問立身之本誠正二字足以盡之處世之道忠恕二字足以概之嗚呼余二十五歲而孤當先君子易簀之日執吾手曰堯舜之道孝弟夫子之道忠恕持此以往庶乎可以爲人深誌之不敢忘及建光華大學其始也以知行合一爲校訓其後易以格致誠正先生所謂誠正忠恕者適相合焉爲得無言先生又曰四書非救人之藥石乎身由之而修業由之而建政由之而成教由之而興譯得其當理隨事解語或乖迕差以千里嗚呼天生孔子爲萬世師孔子聖之時者也曾子子思孟子皆得聖人之

一體其言所以救時也自春秋以迄戰國天下汶汶矣其禍始於身之不修故孔子曰修己以安人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子思曰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孟子曰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渺焉一身而事之建政之成教之興皆其責焉危矣哉重矣哉故大學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然則四書者其修身之本歟由漢以來註四書者衆而集大成於紫陽朱子謂紫陽不講訓詁而學之爲效習之如鳥數飛其註論語開宗明義精切如此謂紫陽再三易稿求無弊而已聖意轉隘不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聖人多爲中人以下言也高而無當奚取焉余自幼熟讀四書而學庸論語且讀朱註及長取孫夏峰四書近指李二曲四書反身錄黃薇香論語後案更讀之益有以發揮旁通然非所以語初學也先生於四書可謂勤矣先之以王緇塵先生之講解繼之以碩學名儒之校訂終之以

蔣伯潛先生之譯述廣采漢宋諸家之說間爲朱註補正其兢兢於語或乖迕差以千里者誠鄭重之也雖然非王蔣諸先生好學深思精心結撰使讀者明白曉暢而得津逮之功何能成先生之志哉惜乎書出而先生逝矣然書在而先生不死矣抑余尤有言者曾南豐曰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今也利害得失之間顯著於寰海矣豈惟我中國哉而中國自唐虞三代而下莫不有學其人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也者小而六藝大而天下國家無所不包形上形下格致與誠正並重其學詩也與觀羣怨而外必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又豈以空疏無具之躬漫焉而談民人社稷哉今海外且譯四子書矣彼亦豈無所見而爲此迂闊乎誠亦知其有不可少也人以爲不可少而我忽之傎矣況斯讀本明易淺近溫故而知新下學而上達古之語錄求人人能曉

其意非異也吾願學者手此一編以正其心以修其身以端其趣以去其蔽措之天下國家其本既立知識技能亦遂之而餘裕矣質諸邦人君子以爲何如
民國三十年四月

今古輿地圖跋

今古輿地圖三卷明崇禎十一年十月沈鳳舉進呈之書也攷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有古今輿地圖二卷注云述古目作歷代輿地圖卷數同也是園目作三卷卽此本遵王所見非全書也豈惟非全書其云起帝嚳九州至元末羣雄是經顛倒割裂之後因以今古作古今而遵王未之審也至四庫存目題曰今古輿地圖名則是矣而云此起元末羣雄至帝嚳九州爲小異又云蓋此書本無卷數曾所藏蓋以篇頁稍繁分爲二册故以二卷著錄仍是想當然之詞耳抑知原書固起自今古華夷區域總要圖次以大明肇造圖再次以大明萬世一

統圖更次以九邊圖然後及於帝嚳九州圖中因忌諱而埋沒作者之姓名割裂其輿圖於今幾三百年矣殊可慨也鳳舉之名雖不登於郡縣志卽選舉表副榜亦竟漏列然其父九疇爲萬曆五年進士鄞志固有傳也九疇之子鳳起字可凡萬曆四十一年進士亦見附傳張懋忠序余友明州沈伯子定之氏究心經世起而修輯之既曰伯子則鳳起之兄也向無是圖之傳天下後世安知有沈定之其人哉曩者金君籛孫借是書於葛君詞蔚展轉眎余且曰李申耆之沿革圖其本此乎余應之曰余藏書中有所謂東坡指掌圖者申耆實胎於此今讀鳳舉進呈表有云乍本蘇文忠指掌遺文則固未嘗攘美也去冬余取是編對勘北宋以前多就原文竄易南宋以後則別爲攷訂蓋沈取諸蘇李取諸沈余與籛孫見相合矣余謀以是編梓入四明叢書而原圖縮小不易未果也爰景寫一冊將此冊返還葛氏不幸詞蔚墓木久拱所藏之書多付刼灰而

是編獨存豈非天乎庚辰十月

題餘姚朱氏收藏墨跡

姚江朱氏爲西漢僕射文季苗裔系出南陽其以忠信報知己以任俠撫遺孤以誠篤敦氣誼流風餘韻垂諸千秋還姚之始祖諱正泰生南宋寧宗嘉泰四年卒帝昺祥興二年蓋宋之季也二十傳至諱金鐸生文治是爲少仙先生文治生蘭是爲久香先生蘭生逌然是爲肯夫先生亦曰味蓮先生三代相繼道德文章彪炳於世名公碩士往來函札一一具存先二女送觀者二本爲諸名流上書於少仙久香肯夫三先生者嗣公謹又以二册見眎一題曾文正公墨寶一題李愚齋赤牘裝璜成帙則湘鄉合肥致久香先生書也因竭十日之力略爲攷訂凡有關朝章國故先哲著述鄉邦文獻及朱氏三代立身行己出處者則别錄之更證諸久香肯夫二先生日記俾他日珂版傳真讀者有所稽攷

而壽鏞耄老幸覩此册亦非偶然而已若夫二先生日記余將盡讀之其有裨於史者更別誌之以傳焉時庚辰重陽後六日也

與四明學社諸君子書

雨瀟風晦之中得諸君子相與聯結精研學術不啻證人社重建於白雲莊也甚盛甚盛壽鏞雖老竊願隨諸君之後略盡棉薄顧茫茫大海不知何塗之從輒敢就夙昔之所搜羅與今後期望於諸君子者略陳一二幸垂察焉壽鏞搜索鄉獻之書垂四十年淸四庫所錄之四部已得者十有其六七其未經收錄得者又在百數十種而零星假諸友朋錄副者尙不預焉自庚午春始刻四明叢書訖戊寅夏已刊者凡七集印行者凡六集第一集二十四種一百三十七卷二集二十二種一百七十一卷三集十七種一百八十卷四集三十七種二百九卷都一百種六百九十六卷其第五集爲宋元學案補遺一種一百卷是

書爲馮雲濠王梓軒兩先生輯卷帙浩繁當時請諸浙省府官爲之刊而未獲如願不得已而自爲刊布壽鏞於是書費四年精力尤賴友朋協助乃克成書旣於學案作序錄更於第五集總序臚列宋元之際四明學術之源流派別差堪作四明學術史觀今先檢送一部存諸學社供諸君子披覽焉第六集二十五種一百五十二卷皆已行世七集十六種一百五十五卷爲時勢所阻猶未出書也四明作者浩繁區區百四十二種一千三十三卷僅存什一於千百耳於是欲編四明經籍目與四明經籍述要目者存其名而不必盡有其書述要者必有其書而仿提要之例考其源流者也經籍目已就郡縣藝文志中錄出當時稱爲經籍志今擬改稱目他日當錄副送上述要則凡清四庫所錄者爲甲集已由亡友夏同甫先生編成但尙待細校也乙集則四庫未收而郡縣志所錄者丙集爲郡縣志未錄者此二集較甲集旣難而重要則過之乙集雖略爲編輯而僅得十之二三丙集

則未著手未知諸君子能分爲肩任否此外凡壽鏞已刻之書雖各有敍言而四明作者列傳正與嘉應李君績川商酌另撰此願必欲償之昔讀萬季野與李杲堂書云吾郡人才至宋而盛至明而大盛近者鼎革之際更有他邦所不及者是不可無以傳之嘗有志焉而苦力不能爲也今壽鏞雖量力而爲之然如蚊負山他山之石借助正殷季野寄范筆山書又云願其事非一人之所能亦非數年之所能就又自苦記誦不廣觀覽無暇非得高才者相與共事亦安能以有成壽鏞老矣學識不及季野萬一而有望於諸君子以杲堂筆山自居者多多矣此就蒐輯文獻言之也諸君子卓識宏謨必有超出壽鏞所見萬萬者今日何日時勢遷變月異而歲不同學說之流傳昨非而今未是將欲淹通新舊必先適協中庸道與器不能相離舍器而道何由寄舍道而器亦失其靈矣昔吾鄉袁蒙齋先生釋中庸生今反古一章有曰合天下之智以爲智而不

自用其智合衆人之功以爲功而不自專其功至爲明切學社既立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諸君子更就所見斟酌損益著爲定論庶與昔之賢達相比量如何筴畫並候明教承囑題發刊詞即以此函代之何如

王省三先生墓志銘

余與省三爲友今且三十載君齒長余十八垂老乃以埋幽之文相囑既殁逾歲其諸孤再三請益堅徵諸孤之請余甯忍不銘君藏哉君生八歲就外傅下筆驚塾師家貧幾莫能竟學稍長課徒資衣食棲身繩戶隱燭世變益肆于學兼治歐羅巴文字究中外之務以經世自詭光緒六年補博士弟子員久之走京師肄業同文館試第一諸公貴人交口譽之十五年遂從薛叔耘太常出使英法義比諸國二十一年秋歸以才能見賞盛杏孫尙書委辦鐵路煤鑛二十七年再從蔡和甫觀察出使日本始任參贊繼改横濱總領事官尙書一再奏

調復歸國明年中鄉試式再膺經濟特科之薦三十年復從戴少懷尚書端午橋制軍出使歐美各國歸爲制軍輯九國鐵路志制軍督兩江君主辦江寧鐵路三十三年以道員分發浙江始任警察總辦宣統元年總理洋務局農工商鑛局電話局禁烟公所總辦警察如故明年署浙江交涉使司交涉使三年實授會鼎革里居六載民國七年再奉簡命出任外交部浙江交涉員十四年去官今政府奠定江南復以耆宿權淞滬督辦裁缺歸十七年長湖北郵包稅明年病免又五載遂卒當君之初涉重溟也舉國猶瞢然昧內外情勢君獨奮起孤寒佐羣公馳走萬里外因應折衝罔或有恧人固以此多君然君垂老謝官歸國勢益蹙隱憂蒿目以爲今環海邦國林立各控形勢犬牙錯互因應誠非易顧中國墨守成規不與民變革乃欲坐致富強斯緣木求魚也然高明者躐等求殊常之效其謬妄尤可慨審情勢之宜融中外而適于至是舍振學育才

靡由故君晚歲矢志辦學而人或不盡知焉會乙丑夏五卅案起約翰大中學諸生羣憤起號庠校長盡斥去之都五百五十餘人實侮中國甚君大痛立捐地數十畝督余淑光華大學幾用是毀家不顧也即此可覘君志矣嗚乎以君之才與其所遭之時顧乃莫能大有爲于世而止于斯豈不可慨也哉君諱豐鎬字省三晚號木堂江蘇上海縣人考諱景道祖考諱桂林曾祖考諱德周妣張氏祖妣唐氏曾祖妣金氏以君仕途贈官封如例君生于清咸豐八年九月四日卒于民國癸酉年十月六日春秋七十有六配孫夫人前卒繼配費佩翠夫人子七臨照明照孫出德照榮照福照恩照華照費出臨照明照榮照前卒孫四人立人正人志剛志敏民國甲戌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杭州石虎山之原其友四明張壽鏞謹次而爲之銘銘曰

謂莫庸施觀厥初始乃不大顯于斯焉止囘還萬邦建學湔恥杲杲光華公其

不死我文象德昭茲銘詞

## 尹連三先生墓志銘

君諱德乾字克修晚號連山始祖諱性真由江西泰和遷湖南常寧之磨石七世祖諱才庫更徙居邑之天凹遂稱天凹尹氏逮諱一和復徙澹雅沖以力田起家君之祖也考諱臨川善岐黃鄉里推爲盛德君子生子二君居長自幼勤讀性穎異年二十四入邑庠旋食廩餼爲貢生時王湘綺先生講學衡州船山書院君從之遊洽羣書論孟三禮春秋公羊尤探討焉它如爾雅說文管墨商韓鬼谷皆有論說自甲午庚子而後外患頻仍國勢日弱君奮然鎔舊鑄新於是東渡日本入東洋大學暨宏文師範肄習法律經濟學兼習師範始丙午迄戊申凡三年歸以所得餉學子且以法學鳴於三湘共和紀元出任東安縣司法署司法官兼籌備法院事宜在職兩年斷獄四百餘無枉縱時有尹青天之

稱會葦符不靖設清鄉處君任軍法處長清剿事竣敍績以縣知事存記壬戌
任常寧北鄉團練局長晉任縣團防總局副局長蓋時以縣知事兼正局長而
君副之也戊辰解職歸隱居夏和平其地在宜水之陽四周皆柳因構別墅曰
百柳堂君喜而作記遠近人士以詩文賀之今百柳堂文學錄附刊賀新宅詩
文是也君居鄉多義行如拱辰公所育嬰堂籌防局賓興局學務分處主其事
先後十餘年整齊畫一厥功尤偉其任北鄉團練局也節餘至三千餘貫人尤
稱其廉愼居家懍孝敬遺訓建宗祠修宗譜並命其子桐陽籌捐十三族學族
之子弟彬彬興起矣爲學由博反約釋論語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謂以卽已止
也言九合不止兵車之會亦尙有乘車之會三釋史記注與顏氏女野合謂與
同與親迎之車也野合猶云予合謂與配也釋商子法立而不革則顯民變誅
謂革急也顯憲也詩顯顯中庸作憲憲顯民若今立憲國之立法議員以齊民

當選故曰顯民變辯也誅討論也言立法當審愼必經代議士之再三辯論讀者歎爲發經史子之秘而爲諸傳注家所未及其論文則以用本義字爲質用叚借字爲文蒐徵古籍以爲之證其於史則喜讀循吏儒林諸傳嘗訓其子曰吾之居官以往哲廉謙勞三字爲主汝等宜效之嗚呼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君庶幾焉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八日即夏正乙亥十二月十四日卒春秋七十有七所著有管子劄記五卷墨子劄記四卷商君書劄記四卷韓非劄記八卷百柳堂文學錄三卷法學通論一卷子長桐陽署湖北大冶縣知事次鳴陽湖北漢口襄陽地方法院推事葬於常寧夏和平西南鳳形之麓桐陽積學士也以寅僚爲結文字契來乞銘不敢辭銘曰

夾輔周室風穆如貽厥燕謀惟詩書彭蠡洞庭先田廬澹雅和平遷厥居於鑠先生生有自幼學壯行志爲帥引經斷獄漢循吏矢躬廉謙勞三字皓首窮經

辯滔滔百柳環室處士陶門下弟子成李桃荀淑舊里推西豪傳家二子轍與軾适适厥緒承無極我敬其人懷其德篆此銘詩貿幽刻

郭亦伯先生墓表

公姓郭氏諱溯适字亦伯河北東鹿人曾祖諱芳祖祖諱遐壽考諱遴鄉縣學生鴻臚寺序班妣陶氏生二子公其次也郭氏世居縣之周莊其地爲滹沱河尾閭當清乾嘉閒曾祖以懋遷起家性任俠好施會河災羨溢業折閱迨其沒也鴻臚公至鬻田以治喪喪事畢持橐簪筆客游四方退儉不矜伐不期人知人亦莫知之鍾其慶於後實生士伯及公公沉靜詳審讀書穎悟過人鴻臚公既客游家事悉付公公年十七遂輟學晨炊暮食與庸保儕發縱咸宜不失主撮業復隆起慨然曰通于世務惟學是基幼者爲延師長者敎使出游歲所入專餉於學不足舉債益之有憙爲商賈者勸公使子弟兼習公堅拒之足覘公

志焉鴻臚公暮年患痿痺公與伯兄更迭侍未嘗跬步離時或椅舁之就鄉老故人談軼事伯兄在前公在後趣步愳愳唯謹鴻臚公欣然樂之每忘其病之在體觀者嘖嘆之曰誰無父母卽病涵不患苦猶獲樂焉于是公年五十矣父母先後歿哀毀盡禮人尤難之其後推之以事兄兄歿復推之以養嫂撫兄子逾己子懇懇無已終公之世兩支同居枝葉蕃滋親疏相錯內外無閒言至如姑姊妹謂皆一體厚遇之常逾所望既得祿養益沛厥施歲己未邑大祲飢寒不活者衆立出萬金以振又憫孤寒失學歲助資爲圖久永鄉里傾慕共致振災興學匾額國家亦頒錫綠綬銀質褒章公視之則以爲分所宜爾未嘗敢以是自多也嗚乎漢重三老孝弟率之以道民故其風俗猶近古今公居不出里巷而日勉盡庸行於茲世孝弟施於家義俠稱於鄉易曰同人于門無咎傳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如公之行似之矣公配趙夫人寧晉縣學生鴻臚寺序班

諱仁波之長女性敏愼年十九歸公相夫教子有賢稱公生於清咸豐九年五月三日卒於民國十六年九月六日春秋六十有九夫人生于咸豐六年十二月二日卒于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四日春秋八十有一子四幹卿湖北財政廳長廷桂陸軍講武堂教官廷梅河南軍署諮議廷楠未仕女二長適寧晉王振岳次適同縣賈振玉孫男七浩然蔚然毓然煥然寧然惠然怡然孫女八長適閻鍾文餘幼曾孫二增瑞增輝曾孫女二幹卿等卜葬公與夫人於束鹿縣長吶之原持狀來乞文表公墓壽鏞與幹卿昔同官今又同僑滬瀆爲道義交而景行公盛德久矣不敢辭既次公質行復爲之系曰

滹沱之尾閭兮曰周莊俶儻權奇兮奮于商厄河災兮田疇荒繩祖武兮艱苦嘗矢勤儉兮業重光勉孝弟兮砥庸行受祿養兮施彌汪散金娛老兮旌於鄉爲善無不報兮有餘慶金支秀華兮駒騰驤佳城葱鬱兮世世孫子受纍庇而

毋忘

## 趙豫生先生墓志銘

余三從姑夫趙文光先生之弟曰豫生爲先君之弟子狷者也予㓜時嘗與君相處見其布衣冠口吶吶如不出顧廉介不輕求人人亦無知之者民國紀元之始余司浙之財政君與余縱談象山形勢謂先君開闢三門灣之議其可施之於斯時乎余答以尙非其時顧南田已設縣治屯田之制應廢租重於賦宜與各邑均庶乎便民君深韙之由是持斯策獻於省三年清丈畢改租爲賦今南田獨有魚鱗册君之功爲多嗚呼孰知君以此而死耶君諱逵熙浙江鄞縣人也趙氏先世居鎭海之泥灣君考諱世阜始遷鄞之采蓮橋妣金氏邵氏陳氏君邵氏出也先是南田始放墾舉凡勞來安集君考預焉君既入泮食餼於庠自念書生不治生產爲世詬病遂遷居象山之石浦從事農田會君考卒繼

志述事如敦仁堂開泰社皆君考創之而君繼之者也君居斯土久熟於利弊性剛守正不阿方清丈設局之初縣官主之君副焉良善之民皆以爲便一二豪猾習於隱匿甚者包糧緣利而自恣君一切以法繩之省復督之嚴奸者無所逞行之二年忽造誹言謂君侵蝕善堂款君晉省述於余余曰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君復上書一再辭余以清丈事已過半豈容遽易生手終未許於是豪黠既求君過失不可得因嗾縣官時時掣其肘且辱之百方傾陷繼以恫嚇索詐威迫居恆長歎以己之皓皓處俗之汶汶自書曰無端受毀惟有一死而君竟效三閭大夫之所爲嗚呼慘矣余既得報分電行政司法長官且檄員往勘而罪人斯得不三月余調鄂又一年而清丈竣向非君排衆難爲之烏能有成然則君之死可以無憾獨余私念之所縈結固無日忘之矣君以民國三年二月　日卒享年五十有四娶信氏子四繼□繼鈞繼銓繼□繼□繼□先卒

今將葬矣其子繼鈞繼銓來乞銘余奚敢辭銘曰

嗚呼自好之士而毀辱之至此寧赴常流潔己不甘溫蠖蒙恥雖三閭之可擬

痛伯仁由我死幸罪人付司李天茫茫而堪視原經界之所始咸謳歌於梓里

道既泰而遇否不於身於孫子翳昌國之遙企惟水長而山峙

徐君菱舟墓志銘

徐菱舟少余四歲往者余始筮江蘇提調仕學館一時文吏稱盛菱舟其一也

菱舟既以余爲師余復命予女師事之一從余之鄂州再從仲弟之台州所司

者筆牘耳未足盡其長也及先後執法二十年宅心仁恕聽斷明決乃得稍稍

展其懷抱不幸死矣能不痛哉按狀君諱景驥菱舟其字也浙江鄞縣人蘭孫

先生官爲程縣教諭以學行著生三子君爲季君自幼好讀書過目輒成誦善

屬文隨任肄業湖之潯溪愛山兩書院山長湯公蟄仙吳公左泉稱其能歲丁

已入仕學館肄業講求吏治惟日孳孳館儲政書略備君一一披覽自曉達夜深無閒也既以最優等畢業更求深造入江蘇司法研究所民國紀元又入浙江私立法政專門學校君之好學可覘矣其後歷任浙江高等審判廳一等書記永嘉地方審判廳推事杭州法院推事浙江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推事卒於官自行政與司法分而法之能行與否繫於法官自刑庭與民庭分而人命之枉與縱重在刑庭君嘗言凡盜匪足以擾治安者殺無赦然後政得理而奸究得懲小仁小惠重罪輕刑是謂獎盜而民不得安枕矣顧自謂刑事非所長苟枉斷則於我心戚戚焉故寧理民事民事雖繁複而易尋其緒也君又謂今之司法者每斤斤於法律中之字句而不顧情理要知法律悉能活用是以各國法例皆有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其無習慣者依法理之規定務求得其平正不必過於拘泥字句反致舉棋莫定此則執法而能得法外意者也今人不

盡知之君獨能得其竅焉君於司法制度多所建議處理破產案件尤最官推事時不與律師往相還即相見談風月而已性敦篤孝於親友於兄嚴於課子生平無嗜好公暇以蒔花木自娛泊如也邇年以來國家多故憂憤填胸居常鬱鬱以孱弱之身膺艱危之局卒病而死悲夫君生於光緒五年己卯五月初五日卒於民國二十七年戊寅五月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一娶朱氏子二世鈐畢業於光華大學世鉅畢業於杭州蕙蘭中學孫二烈淦烈淙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　之原余與君交三十有餘年矣相契在道義微其孤請猶將爲文紀其行今乞志墓何敢辭爰銘曰

幼承義方詩書濟美執法侃侃盟心如水好學敏勤逢時傾否廉吏可爲幸哉有子

喬蔭堂屠氏兩世墓志銘

余以四女妻屠伯系甫十二年而伯系遽卒伯系之卒也在庚午夏其春方謀葬其嗣父子業先生孰知事方始而身先亡豈非天耶余哭之慟非慟伯系也慟仁人之不永其年也昔柳柳州爲獨孤子重作墓碣曰烏乎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蓋子重居父喪未練而沒方二十七歲耳以爲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友而未信於天下因記其友之姓名於墓今子業先生年二十八而卒伯系年二十九而卒且伯系欲葬其父而未果與獨孤君喪父未練幾相若不重可哀也耶四女既痛伯系之逝又念其舅浮葬者三十七年思竟夫志是年冬隨其本生舅康侯先生徧覓山壤爰卜吉於仲夏鄉王山頭之原明年辛未四月葬子業先生暨配方夫人而以伯系祔焉昔獨孤君祔于其父太子舍人諱助之墓之後仁人不忘其親其志一也屠氏先世居汴之尉氏縣敦仁里宋開慶間諱季字邦彦自無錫徙鄞卜宅桃花渡北是爲一世祖至教授諱珙自號

秉彝老人卽以秉彝顏其堂堂至今存是爲六世祖洎諱之震字鳴夏以諸生
游粤歸始還鑒橋實儀部赤水公娑羅館故址是爲十五世祖之震生可標
諱可材道光辛巳舉人官湖南龍山縣知縣其弟諱可棟號芸譜官山西介休
縣典史慷慨多大節又復慈祥愷悌琅琊年公衍駢誌其墓是爲十六世祖卽
獻貧廉訪之父也廉訪諱繼烈以父命兼承從伯諱可權官署廣東督糧道按
察使既解組承父志仿范文正公遺規置田贍族規畫粗具而卒其配王夫人
爲吾鄉大儒艧軒先生女也與其嗣子宗增宗基踵成之事詳屠氏宗譜暨廉
訪自撰創建喬蔭堂義莊記略張公恕義莊記宗增生用鏄字子葉宗基生用
錫字康侯子葉生十五歲而孤母與繼母先後亡賴祖母王太夫人以養以敎
天性孝而材不羈廣交游復輕財好施然繩以禮法則唯唯從祖母命無或違
生女二長適同邑李慶坊次適慈谿葉問研配方氏與子葉同歲子葉卒之日

方氏泣不欲生王太夫人命俟用錫生子以長者爲之後于是痛稍抑焉壬寅伯系生名曰潤規蓋宗增公原諱宗潤期其規隨之也字曰伯系卽唐虞公世南出爲叔寄之後字曰伯施意也伯系秉性篤厚孝於親復能好學委以事處之敏捷而安詳年二十二赴德入柏林大學工程科留德四年以父召歸自以學未深造家復多累一試漢口建築工程再就江海關及交通銀行職非其志也居恆鬱鬱且嘗謂世風澆薄巧取豪奪衆醉我醒難乎爲今之人矣故其待友接物一本於誠余往往嘉其志而歎其不諧於俗也沒之日友之受其賜者多哭臨之烏乎孰知其仁而不壽竟止於斯子二長柄恆次校恆余嘗以獨孤子重年雖不壽能信於友又得柳州者爲之文其名長存於世子業父子道信於友獨余未能望柳州萬一然子業之配方夫人者持苦節二十二年不負子業矣余四女有待而守者既踰於方夫人其責愈重而其自勉也宜愈力信於

朋友行於妻子其道尤可推而知者也子業生同治六年丁卯正月二十六日卒光緒二十年甲午十月四日方氏褒揚節孝生同治六年丁卯十二月三十日卒民國四年乙卯十一月三日伯系生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九月二十六日卒民國十九年庚午閏六月十九日先是康侯乞余誌其墓余哀不能文忽忽八年矣四女復請之堅爰銘曰

烏乎是亦仁人之幽宮莫謂壽厄於厥躬此之裔彼必豐義田贍俗肇廉訪公皝皝大儒之女王夫人爲之終兇詩三百周召以後再錄柏舟冠邶鄘風戚儀棣棣靡他靡慝以利其嗣沖佳城之安固其水長而山崇

朱公擇壙志

公擇既卒之明年余次女韻荷請志壙且告余曰自女歸公擇二十有一年公擇局于時限于齡其設施僅耳顧兢兢于先世之所昭埀後人之藉以啓牖者

則守之弗失且自以爲嗣伯鼎公固小宗之大宗也其責尤重方欲整齊少僊公以迄伯鼎公五世僅存之名人手札與夫久香肯夫二公日記思有以傳世不幸賫志以歿父其將憐之乎言之嗚咽余既慰之他日盡攜所藏送觀焉余竭十日之力證諸二世日記攷其大概仍返之于是知公擇之爲人其來有自姚江朱氏以宋兵部尙書致仕諱廷碧爲始祖七傳至諱正秦生子端二當宋元之交由冠珮鄉遷邑之龍山更自正秦公十八傳至諱承勳是爲六中先生有紫竹山房詩承勳生玉堂玉堂生金鐸是爲驚寰先生邵二雲嘗贈以序金鐸生文治是爲少僊先生有繞竹山房詩稿益壽瑣言鐵簫樓自訂年譜文治生蘭是爲久香先生官至內閣學士署兵部右侍郞有孟晉錄犀籍摭聞師友言行錄餘姚文獻姚江事蹟補讀室詩文鈔日記自訂年譜蘭生逌然是爲肯夫先生亦曰味蓮先生官至詹事府詹事有莊子列子輯注急就篇補注孱守

齋日記逌然生子七長定基即伯鼎也有潭影留雲館詩詞五倫基字燕生即公擇本生父也當伯鼎之歿年甫二十有六配汪氏潛懷白刃猛刺喉未殊復絕粒姑李氏百方慰之始稍稍進食公擇既入嗣每念節母辛劬與余言有不勝悲戚者余于汪氏之卒嘗爲傳以紀其事云公擇自幼聰慧父母與嗣母愛之甚八歲入實穫小學試輒前茅十六歲入寧波效實中學十七歲改入蘇州東吳中學公擇弱不勝衣東吳向重體育每操練輒憊在東吳未半年以病歸十八歲入四明銀行由是與銀行相終始非其志也自公擇爲吾壻一走燕再走吳余喜其誠且愼也假以事必反覆詳盡與人交久而必敬顧性耿介不諧于俗自余解組歸每與客讌談而案上庋書紛雜則必抽所喜者讀之終客散未已也尤好書畫余所得姜西溟墨跡姚某伯畫册皆公擇爲之搜訪者李越縵與肯夫先生爲至友其日記錄朱氏先世事爲詳公擇因日讀之以爲課顧

越縵于文學掌故攷訂勤矣而牢騷伊鬱之情時時見于言論其有爲而發者未必其果有所偏公擇信之以爲拘士繫俗摑如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以屈賈視越縵而引越縵爲知己此則公擇之蔽也憶甲戌歲余往游姚江登勝歸山訪陽明洞見雙雁石倉之美攬四明閣展點滴堂深流風餘韻之思公擇一一爲余記其實昔李杲堂得萬允誠而耆舊詩多所搜獲此游之壯公擇之力也而今又安可得天乎公擇雅人也而生于俗世既無以展其志惟日記其事雖小必書法先人也孝于親友于兄弟硜硜自守不失爲佳子弟其父母昆弟能言之非余一人之私言也余獨憾相從二十一年知公擇之所長而爲之謀者適形其短是則耿耿者耳所藏先世舊稿爲余所見者別爲之跋皆有益於國故鄉閭宜刊以傳世公擇有叔有弟必有起而肩其責者尤余所望也公擇名善鈞以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初七生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十一月初三卒葬于上海永安公墓配張氏余次女也子三鉛泉任泉蒙泉女二爰爲銘曰

世家克禮何媿于天天不眷顧胡靳其年撫情效志方難㓨圓未虧昭質可表斯阡

## 忻紹如誄辭 并序

忻君紹如長余四歲余兄事之自爲諸生文名藉甚董孟如年丈淹通經史君之外舅也君傳其學旣於其卒校刊正誼堂文集二十四卷又刊四明清詩略三十二卷更輯續稿八卷仿原編一一綴以小傳附姓氏韻編一卷俾讀者論世知人當君爲續稿時向故家子弟多方搜索不辭煩勞時吾家寸草廬贈言方刊布諸鄉先生之作在焉君旣甄錄及之而先君子之詩亦賴以傳君卅載寒窗壬寅甲辰旣得科第作吏皖江又復不久退而集羣弟子授業清約自持

其爲文也兢兢義法余見其爲張蓺齋作傳置之方望溪集中幾莫之辨顧以病胃久每作一文夜必失眠余雖時有所請未敢彊也歲在辛未海上創四明文獻社推君爲社長君雖再三謙讓然四明叢書凡例之訂君爲余一再斟商乃定蒐輯叢殘多所匡助尤以爲春草齋集爲最余方刻魏白衣詩君訪有全謝山原校殘本因得互相勘比且舉謝山撰萬九沙神道碑雪竇山人集爲人冒爲其先人之作購而正之一事告余其平日留心掌故於此益見定海胡友雲昆弟攜其祖止三先生論語義疏集解及大衍集切音啓蒙明堂攷附射侯攷諸書來滬特介余爲之刊刻余每有所疑輒就君商之出一集君必爲之校讎戊寅秋海上有事乃止嗚呼孰知君暫歸故里與余分手竟成永訣耶君內耿介而外和藹與余最契言念良朋能不欷歔爰賦七律二首以致哀云

館甥六一憶當年正誼堂中薪火縣博得科名仍下吏拚將塵俗賦歸田鄭門

馬帳停車滿島瘦郊寒鍊石堅一代詩人留小傳死前文字尚精研君病劇其孤在滬家人以病篤二字電促歸君改爲淹滑精研文字至死不懈祇欠三年是古稀鄉邦祭酒仰歸巍鉅編補綴烏春草晳籍丹鉛魏白衣淞剪無情雲破碎海巢何日鶴歸來幾封遺墨今猶在使我悽涼對夕暉

胡君其炳哀辭

胡君其炳世居江右誠篤君子也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自游學德意志美利堅歸一生盡力於教育而在吾光華大學爲最久余倚之深諸生皆推服夫法立則人從法法敝則法從人一校之有規猶一國之有法也校規之行其發源在註冊而總匯在訓育註冊者自始入學以迄卒業班班載之訓育者按其性之相近誘掖獎勸所以裁狂狷亦所以嘉善矜不能也君司此二職先後幾十年諸生有怠業者繩以法不稍苟其優者則按其所錄請敘獎亦如法以是人

無間言余嘗謂諸生曰師嚴然後道尊胡先生之不媚諸生其道尊矣且胡先生執法者也縱欲媚諸生其安可得諸生皆唯唯嗚呼君今其死矣其事實別有傳余失君如失左右手猶憶君坐一室中目戴鏡手持表册終日追追如不及有欲代其勞者必曰我自辦我自辦此其忠於職而自責者厚非誠篤君子其孰能之嗚呼君今其死矣後之繼君者毋忘君之志爰爲辭曰人誰不死兮死未足哀抒厥懷抱兮樂育人才惟其壹志兮狂狷是裁我行我法兮何嫌何猜誠心貫澈兮金石爲開天胡不憖兮老成遽摧萬方多難兮安危仗材我思老友兮景仰低佪象賢四美兮丹臒勿隤植根深極兮松生徂徠法守勿失兮宏綱恢恢忠實可慕兮作則將來寶劍掛樹兮難忘岑苔

祭徐新六先生文

維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致祭於徐新六先生之靈几前曰嗚呼

皇天無親惟善是親斯語果真何解斯人斯人和靄遇事率真今也云亡天將何親嗚呼天道難知豈有其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未中何昃未盈何虧君將及艾正值有為嗚呼時方有為忽焉長逝逝不由天逢彼之戾彼何人斯摧厥蘭蕙蘭蕙終芳千秋不朽嗚呼青青子衿憂憂我心不遺在遠錫我南鍼摩摩遺墨惆悵人琴遙思夙昔有契苔岑嗚呼百年同盡泰山鴻毛如君之死鉅典孔褒沙場馬革媲美澤袍繼君之志優優莫撓嗚呼莫謂難測天道可憑山岸為谷深谷為陵終風且暴春至泮冰絕續之際艱難躬膺死者已矣奈生者何賢妻弱息慈母髮皤縱云其事可泣可歌我思故人涕泗滂沱況在黌舍黯然無光鴉來毀室燕何集堂嗟斯殄瘁莫予匡襄聊憑几案一抒衷腸嗚呼痛哉

尚饗

祭胡肇江先生文

維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致祭於胡華江先生之靈几前曰嗚呼天空霹靂折我雲鵬湯湯粵水岸不誕登孤鴻海上竟罹弋矰此景此情孤疑戰競嗚呼行路固難天驕何恣鏞也聞之爰電令嗣夢耶真耶捶胸酸鼻噩耗果傳蜉蝣若寄嗚呼自鏞識君廿年情素昔在春申朝夕樂數香水重逢傾心談故別甫浹旬逢彼之怒嗚呼千秋事業敎育爲先光華肇造十有四年羣策羣力惟賴諸賢一朝梟毀君復周旋君言在耳君身云亡君爲國死馬革沙場英光灼爍國典斋皇社會之惜青史之光嗚呼蕭楊百里野哭千家全寰鹿逐人命蟲沙死者已矣生者無涯況我黌舍能不咨嗟君之才勳未可殫述溯斯海風一劍一筆山高水長返魂乏術一奠遙伸以慰幽室嗚呼痛哉尙饗